誠齋集卷第六十九

奏對劄子

壬辰輪對第一劄子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臣聞國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氣國之命在民心故君之愛養斯民如人之愛元氣也然愛民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吏也陛下自居乎九重而心周乎比屋儲神于蠖濩而見民情於耕桑隴畝之間頃嘗捐半賦以與民古者艱難之時所未嘗有也近嘗出官帑以賑饑古者匱乏之時所不能為也有愛民之君如此為監司守令者其忍負之顧乃不然或郡境實旱而不度民之訴或縣無上供而預借民間來年之租甚者攘肌而及骨剥民以進自而稅自有猶

限也或先限而責其至足常賦自有定數也或厚歛而獻其羨餘
不稱陛下憂恤惻怛之意也澤不下流感召旱暵江湖之上旱徼
州矣意若曰遠民有不被陛下之澤者也吏之壅閼上澤如此可不
昭然遠照哉臣聞令不自行不有所勸則令不行惡不自止不可所
阻則惡不止唐代宗之時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
代宗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嘆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
猶應言損乃貶南浦尉若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唐宣宗之時補闕
張潛上疏以為藩府每以羨餘甄奬窈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
賦歛過差及減刻將士衣粮則羨餘何從而至宣宗嘉納之若宣宗
者可謂知勸沮矣臣謂當今監司守令有如劉澡之所謂張潛之所

論者願陛下有以深沮之仍詔臺諫以論列之勸沮一明則聖主之
澤如流水之源沛然而下無取壅閼矣取進止

壬辰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人主之要道有一而所以為要道者有二何謂一曰用人是也
何謂二曰任賢曰使能是也有正直中和之德者謂之賢有聰明果
敢之才者謂之德賢者有所必不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無所不為
故可使而難御漢高帝之于蕭何張良托之以國托之以子托之以
心腹至于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敢以
托之此任賢使能之效也至于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之而乃使之
故使商浩將兵而無成功所謂能者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桓溫

以國柄則幾僭竊此失于任賢使能之效也陛下以英明之資當艱難之極廣覽豪傑博延俊乂蓋將紹開中興坐致太平任賢使能道兼舉而並得之視周宣有光焉漢高帝之事不足進也然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而知能為難故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人不易知侯嬴亦嘆之如臣之愚何敢措其說抑嘗參稽古先酌斟聖賢而得其至精至粹之要矣敢以為陛下獻臣聞觀賢者必觀其所主觀能者必觀其所試主司城貞子所以為孔子主癰疽瘠環則不足為孔子然則人主欲知其臣之賢德欲主于司城貞子則其賢德無疑矣欲知其臣之奸邪欲主于癰疽瘠環則其奸邪無疑矣賢者任之奸邪者不任之則任賢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賢者必觀其所主嘗夫之利口而無補于漢周勃之木訥而能安劉氏然則人主欲知其才能欲不能言而能立功立事者其才能無疑矣欲知其臣之誕謾欲敢為大言而不能成事者其誕謾無疑矣能者使之誕謾者廢之則使能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能者必觀其所試臣區區千慮之一得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恭遇陛下親郊底於休成而臣得駿奔其間國之大慶臣之至榮也然臣竊觀其初微雨既降而陛下惕然宵興憂形天顏既而天表之應步自太室而瑞雪紛至燎重紫壇而雲物開除肆眚丹鳳而光清照此蓋陛下一念之誠而天應之速也且夫雨暘者天也變雨

而暘者陛下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而變災為祥者實在乎陛下矣然臣竊觀比年以來江湖之間水旱間作陛下勅監司輪守臣捐納內帑之錢發太倉之粟所以憂民者盡矣而嘉氣未應豐年未屢此豈天道之遠有所難格欤臣聞之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昔者唐太宗即位之初元年飢二年蝗三年水宜其活之難也然太宗聽魏徵仁義之言黜封倫刑名之論導人使諫勤而撫民未幾大稔米斗三錢蓋太宗不以天之未應而少怠亦不以天之既應而自足此其所以致貞觀之隆也今以陛下畏天之誠憂民之切以念郊祀雨暘之心為念斯民水旱之心以郊祀三數日寅畏之心為純亦不已之心聖心不息天意自格變水旱為豐穰銷氛祲為泰和豈特致貞觀之治而已臣不勝愚忠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二劄子

臣恭惟太祖創業太宗繼之真宗仁宗守之四聖相承所以酌百王之制立一代之法雖堯舜復起不能易也自王安石變法而天下始弊自章惇蔡卞和之而天下始亂光堯中興盡復舊貫陛下紹統一遵家法社稷之福然臣竊聞乾道新書猶有牴牾陛下有命再修飾之臣嘗思牴牾之說大槩有二有因一人之請而改法者如利害劄子是也有徇一人之欲而改法者如援例陳請是也且夫陳利害者志在於對揚之塞責而已或聞之道塗或假之他人豈可輕信其請

議從舊例者志在于恩紀之倖倖而已或不應得而得或不應貸而
貸豈可經用其發哉臣願陛下深詔有司于修法之際凡有此類也
如范仲淹之論凡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
如事關刑名更令大理寺官參詳之如此則祖宗之法庶盡復其舊
矣臣又聞之立法不如守法今新法再修之後臣願陛下與大臣力
持之于上凡法之所無者一皆執而不行又詔給舍臺諫之臣力糾
之於下凡法之所無者一皆議而不阿有害吾法罪在必罰此又非
特有司之事而已也取進止

得臨漳陛辭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聖心惻怛視民如傷知為民之蠹者莫大于貪吏有犯
罪者必實典憲甚盛德也然臣又有愚見欲上裨朝廷之末議臣聞
將欲閉不善之門必先開為善之路示以所畏者所以閉不善之門
也表以所慕者所以開為善之路也今夫某貪吏某貪吏上之人從
而刑之則貪者將懼而曰貪不可為此所以閉不善之門也今夫某
廉吏某廉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而曰廉不可不為此所
以開為善之路也為善之路一開不惟廉吏有所勸而貪吏亦知所
慕矣廉吏知所勸則廉者衆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為廉風俗一
變貪污自戢臣願陛下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
吏一人必有實狀勿為虛美與其人則賜之陛下親擇其尤者而旌
異之或增其秩或賜之金庶于廉吏之俗盛貪吏之俗衰矣惟陛下

裁擇取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二劄子

臣窃聞比年大農廩食歲計每患諸路綱船不以時至及其既至又多折閱之者之獎其咎安在臣聞國朝之法綱舡不許住滯一時所過埸務不得檢稅蓋以舟不住則漕運之至者甚速稅不檢則商販之徼者可附雖無明條許其商販而法意則稍許之矣大抵小人之情嗑以利則喜而易使奪其利則怨而難役有以利之則其利足無以利之則其用窘私其私乃所以利於公也今則不然綱運所過稅埸類多苛留以檢稅為名冀捏細索秋毫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其私則不得不取于官于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粮扉屨之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綱運之至多不以時既至而又多折閱其原蓋出於此臣聞藩左揚州日陳綱運之獎諸羅隨船檢稅臣愚欲望朝廷行下之諸路綱運所過稅埸不得苛留以檢稅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大議其罪庶其于艘銜尾日至中都無住滯折閱之獎取進止

甲辰尚左郎官台還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安民莫如弭盜弭盜莫如素備臣窃見天下郡縣有外砦巡檢或以鎮荒林或以扼險要者所以為弭盜之素備也今則不然名為外砦而將士實居城中者若潮州之外砦惠州之外砦是也潮州之外砦其地大樹茂于千里大木百圍在潮梅之兩間人行其中終日

不逢居民不見天日盜藏其山而人莫之覺朝廷于此設一砦者所
以鎮其荒林使盜不得而發也惠州之外砦其地右背崇山前阻大
海其間僅通一路自循梅及潮三州来者必由此途朝廷于此設一
砦者所以扼其險要使盜不得過也臣前任廣東提刑嘗因求盜經
從之外砦問其巡檢公廨則化為瓦礫之場矣問其兵之屋廬則鞠
為榛棘之墟矣問其將士所在則皆居城中矣盜賊每起于山林而
乃居于城市此盜賊所以無所畏懼也潮之外砦臣雖未嘗至而見
其將士亦皆居於城中臣嘗符下兩州委守臣興脩各砦廨舍營房
起發將士移屯復歸舊處不得依前安居城中未幾而臣去官其復
舊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愚欲望從朝廷行下廣東憲司催督潮惠
守臣照臣淳熙九年内借置官府砦移屯事理施行仍差官核實保明
以聞及行下諸路憲司稽考郡邑外砦有僑居城中事體相類潮惠
二砦者並令盖造廨舍營房移屯復舊使荒林之處有所鎮而盜不
敢發險要之地有所扼而盜不敢過庶幾山林之遠柂鼓不鳴田里
之里閭民畋安業取進止

上殿第二劄子

臣仰惟仁聖在御一意加惠百姓每發德音下明詔為民而下者十
九而州郡不能宣布德意取民無制其害尚存其尤害民者改鈔一
事是也何謂改鈔縣以新鈔而輸之州必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
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今也不然今歲所輸往

改鈔以補去歲之虧甚者或以補數歲之虧後政所輸往ㄴ改鈔以補前政之欠甚者或以償累政之欠是以歲ㄴ有負在ㄴ有逋廣左已有此弊矣江浙又甚為主有一縣必令償十餘萬緡之逋者揭浩穰之數以為督責之符又豈容酌中制而免害民之患哉夫所謂積欠者或以凶荒而咸免或以恩澤而蠲除或窮民逋負而不償或貪吏奄有而不可校是特其名存耳以其名而責其實從何出哉不過驅縣令以虛取于民爾臣愚以為莫若截然自今日始今歲所輸止為今歲之數後政所輸止為後政之數取其累政舊欠之虛數而與之蠲除覈其任內逋負之多少為之殿最庶幾縣令自此可為而民力不至重困臣之愚言儻可仰裨聖主恤民之德意願下其事推而行之以禁戢州郡改鈔之弊仍令監司覺察毋致違戾取進止

上殿第三劄子

臣聞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ㄴ無黨無偏王道平ㄴ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言王者之平心稱物當如是也蓋偏陂也好惡也偏黨也反側也皆人欲也非天理也皆人心之私也非道心之公也然是數者皆一言以而偏黨ㄴ偏獨再言之反覆言之豈不以是二者尤害心之大者乎蓋執己之見之謂偏好己之同之謂黨執己之見則必舍人之長好己之同則必惡人之異以此處事皆昏ㄴ矣而用人者尤不可有此心也後之用人者不然某人進則某人之所引其類者皆進

某人退則某人之所引其類者皆退如其所引之不善也皆隨某人而退也不亦善乎如其所引之皆善也亦皆隨某人而退也長可悟也人才之所以難得其或在此欤此偏黨之一也古人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後世則不然天地四時尚有易也法令三年尚有改也人有百善而不幸有一過或以其一過而廢其終身之百善鋤人沒世已可惜矣其人豈無片善一能可以濟國緩急之須乎此偏黨之一也人之才有短長已之心有好惡當其惡之也或以有功能而廢當其好之也或以無功能而遷有功能而見廢則人自此情于趍功無功能而超遷則人自此躁于倖進此偏黨之一也人主之心天之心也何謂天心無親無疎無近無遠是謂天心後世不然親且近者則舉信之疎且遠者則舉疑之信之則欺者皆以為忠疑之則忠者皆以為欺此偏黨之一也臣生當聖世覩觀聖主之設施固未必有此慮然臣蒙陛下之收用受陛下之教育君父之于君子非止責其效一官勤一職而已也必將以古人聖賢之學責望臣子之報上然則三代聖賢之心後世偏黨之失臣豈敢不以聞于君父乎唐太宗云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仁之于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人以己占天而不以天占天大戒修德

而桑木即枯成王坦然而優永晝起故夫警懼聖人所以畏天也仰惟陛下聖仁之資與天同德寬大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享國攸長固無遠而不得乎天意矣然乃者上天見異時則有星變地震之災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患外夷多詐時則有邊防危疑乎慮陛下法堯之兢ㇾ體舜之業ㇾ恐懼修省夙夜靡遑是以一念禱于此而天星退于彼前日之災異一變而為清寧前日之水旱一變而為豐穰前日之危疑一變而為安靖至于告廟郊天前期而雪既雪而霖既霖而霽而欲雨而復霽頃刻之間感召轉移訖成熙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惟至畏天之明效也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日之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為今日之修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違嫌顧身而不敢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不聽言也得無猶有避逃畏禍而不敢深言者乎中外臣子不論小大無不剔對許以盡言此固善矣豈無聞見輕信得失相半或犯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疎苟有奸權即從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進陰而言政無形者乎朝政脩明矣必思或舉其小者近者而遠者大者未有講也邊備整輯矣必思或先其虛名末節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贓吏以德民非不嚴也必思以懲疎遠小吏之法為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軍債以惠軍非不峻也必思以禁軍債剥之意為禁債帥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類非一惟陛下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聖德日新天命永保實宗社無疆之休取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事君者又嚴進退之節司人者必養其進退之節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誘之以爵祿之利也退人以禮言其不毀其廉恥之操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自廉如執玉而憂其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恤如藝苗而望其成進退嚴然後廉恥立廉恥立然後名節全名節全然後國家重故以西漢之盛治至于單于入朝而王莽以一孺子而取其圖以東漢之興徵至于

獻帝不能自存而曹操終身不敢去臣位何也名節之立與不立而已然則名節之關人國家豈細事哉臣竊觀近世之俗駸乎嚮於名節之不立矣公卿大夫以諂恭為大體有將順而無獬逆百官有司以柔伏為厚德有依回而無奮發政事之得失眷舌而不敢議人物之邪正閉目而不敢分以守正為拙以敢為狂以中立而不倚為後時以處穢而由徑為速化古人進退之節往往視為迂濶無用之具矣此風一成豈國之福哉臣請試言其一二州縣之吏有以滿秩而去者有以成資而去者官期及代而不求去則士皆賤而笑之今朝廷之百官未嘗聞有以秩滿而去者亦未聞有以成資而去者幸而其間有知廉恥者謁朝廷而求去然其意未必誠也有以去

為留者有以退為進者朝廷未必信也幸而有誠欲者朝廷亦併以
前之不誠者視之亦未必信也懷祿顧位惟恐失之此風一成豈國
福之哉臣愚欲望陛下明告大臣凡在朝之百官或以三年而滿秩
或以二年而成資其及代者朝廷以其賢而欲留之則俾之以再任
不然朝廷隨其才力因其資格而畀之以外任何必以爵祿羈縻之
使之徘徊徬徨欲留不可欲去不能進不以禮退不以義以壞其進
退之節而納之以苟賤之地哉此亦長養名節之一端也取進止

輪對第三劄子

臣聞法不難于立而難于守立法而能守雖非良法亦無不行立法
而不能守雖有良法亦無不壞未必下之人致壞法也或者上之人
自立其法自壞其法也故賈誼曰執此之故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使金石有時而踰四時有時而反天
地有時而私亦何足取信于天下哉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尤嚴
銓試之法上至于公卿下及于大夫士近至於權貴遠至於寒畯其
子弟以門蔭補官者非中銓試不許出官此非特為國選才也乃所
以為公卿士大夫教養其子弟之才也此非特為國惜名器也乃所
以為權貴寒畯之子弟得之亦難而愛惜其官也人惟教而成才然
後可以使之臨民人惟愛惜其官然後可以責之律己此近世之至
良法也然臣竊怪有國戚而與宮觀差遣者如張似績有以勳臣之
後而時差帥司幹官差遣者如楊文昌有時　吏部差充憲司幹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差遣者如劉球此三人者問其皆當中銓試乎則皆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者必自貴近始舍貴近而行于疎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今有未當中銓試之人而出官是銓試之法為虛器也上之人自立其法而自壞其法欲法之必行得乎臣恐銓法自此而壞倖門自此而開不學無能貪鄙不自愛之人自此而 他日雖欲塞之烏得而塞之哉臣願陛下深詔執事自今以始有出于一時之除授而未察其嘗中銓試與否者令吏部勘當由尚書省及給事舍人臺諫如係未經中銓試之人許宰執得以執奏給舍得以駁駁臺諫得彈罷雖嶽廟宮觀帶貼職者亦不在所不與蓋貼職者天子之優恩也非可假此而免試也嶽廟宮觀者雖非臨民也然已經出官則臨民之漸也非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嶽廟宮觀而出官則倖門塞矣夫然後銓試之良法可以經久而不壞出官而臨民可以得人而不濫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論吏部恩澤之敝劄子

臣聞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以人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欲止以法從人則公道止而私欲行私欲一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四闢而不可禁胥吏受賄之淵所以百孔而不可窒也法之弊莫不然而銓法為甚士大夫之有任子此本朝之仁恩至深至渥也為人祖父者宜體朝廷之意均雨露之恩可也蓋鳴鳩之哺子也旦則自上而下暮則自下而上欲其均也今則不然有所謂父祖遺囑者聽其

奏補且夫奏補自有成法又奚用遺囑乎愛憎之或偏則有遺囑死生之或亂則有遺囑故有奪嫡以與庶者有舍子而立孫者其弊至衆也倭其任偏愛出此命猶不當從也況有偽托而偽為之者乎此以法從人者一也又有諸子已補官而奏孫者甲房之孫補官者乙房之孫補官者一猶有餘澤之一而甲孫之三者又欲得之問之則曰甲長孫之官者生前之奏也此不當理為輪房之次數也甲次孫之官者亦身後之奏也謂生前之奏不當理為輪房之次數身後之澤甲乙二孫既各得其一則其餘澤復當歸于我矣不知夫身前身後之所奏皆君恩也豈有身前者不理為次數而身後者乃理為次數乎豈有甲孫之得二人者而乙孫之得止一人乎此以法從人者二也又奏孫之法有輪奏諸房已足尚有餘數恩澤却依長子房分奏補者此亦不均之說也且如甲房之孫其數一乙房之孫其數五而祖之恩澤其數六必也甲與一各得其三斯均矣今也甲房之孫奏一人為乙房之孫奏一人為其三則誰得之甲房之曾孫曰我當得之乙房之孫爭之曰不有法乎法之說不曰輪奏諸房已足然後及長房乎今我本房孫之未官者尚四人為奏未足也何得舍孫奏曾孫乎爭之不決訟之不已蓋以不均之故也此以法從人者三也又被蔭補人已命未受者聽改授餘親未有期限之說也既而申嚴之曰未受而身亡之者限一年別奏此法善矣既而又申嚴之曰持服人不應受命而寄納未服闋而身亡者

方許改奏其餘巧說緣故紏隅年歲等事不合改奏此法益善矣而近時議者乃請曰如實有事故者乞與改奏且夫所謂事故者自知其出一年之期限必巧為多方之故容挾情以破法者也安得所謂實者哉此以法從人者四也臣愚欲乞痛革其弊凡奏補恩澤有稱祖父遺蔭者不與有稱生前祈奏不理為次數者不與有一房之孫獨多引輪奏未足之說者不與有被蔭人未受身亡而出違一年之限者不與如此則爭者息而訟者服矣不惟長仕族遜悌之風亦以宏聖朝均一之澤又以塞昏吏受賕之一孔如有秋毫可採欲其裁自聖斷詔有司推而行之取進止

論吏部酬賞劄子之啟

臣聞春雨秋霜同夕而降上天不能以宰萬物賞慶刑威同日而施聖令不能以馭群臣　党之斥共工不以其方命之罪為可恕而復行儆功之賞舜之殛鯀不以其汩陳之罪為可略而復旌其治水之勤何也賞罰固不可同日而施也本朝之銓法若監司若守貳若令錄而下在官之日有某勞者賞其某事者賞皆報其一任之勤而不以罪行也賞典之說曰諸任滿應賞而本任犯贓及私罪重若公罪降官或本職贓闕者不賞此法善矣至于有以臺諫彈罷者有以監司守臣劾罷者亦請于吏部曰我在任有某賞令當與我也又我雖非善罷而未嘗經取其體究也又曰我之賞以某事我之罷不以某事也且夫或臺諫之所彈或監司守臣之所

劾朝廷從而罷之必以為有罪而罷也或未嘗經體究或未嘗經取勘朝廷所以保全一吏而與大獄也其在銓法以言罷者監司守貳則踰年而後得祠祿其餘則久而後得謁吏部或赦而後謁吏部其所踐歷考不理為考任不理為任也何也有罪故也夫考任且不理而獨欲理酬賞乎有罪之未發而論其功行罰之方新而畀其賞是春雨秋霜同夕而降也何以示勸懲于群臣乎臣愚欲乞自今以始凡監司守貳令錄而下凡以臺諫之祈祿監司守臣之祈劾而罷者在任之賞不以何等名目令吏部必不得推行以革濫賞之弊取進止

論吏部差注之敝劄子

臣聞銓法之要在于使通者塞塞者通如臣前之二說欲革恩澤之敝革酬賞之弊使法不出于一而出于一吏守其一而不得賣其二是使通者塞也然則何為使塞者通乎尚書左銓差注之闕未者以格而得注者以格而受既流通無滯而不塞矣然猶有小塞而未通者京朝官授諸司幹官是也幹官之格有以通判資序而授者有以第二任知縣資序而授者當其與所以重其官也然通判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太守秩第二任知縣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郡丞彼豈昔折而入幹官乎是故尚左之幹官高者不肯入卑者不得入于是揭糊于墻壁有九年而不授者若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是也有七年而不授者若廣西提舉司幹辦公事是也有六年而不授者若廣

東經畧安撫司幹辦公事是也此所謂塞而不通者也臣愚欲乞用
吏部通差之法如諸路帥憲曹掾茶鹽之司徐參議機宜主管官
等闕差注無滯之外有所謂幹辦公事一闕如或在近地而出闕半
年不授者任遠地如川廣而出闕一季而不授者許令尚書左選權
發下侍郎左選差注經任有舉至闕陞職令者一次庶幾尚左不至
于有闕而無員侍左不至于有員而無闕是則臣之所謂塞者使之
通也臣所領尚左銓綜之職其事有三曰差注曰酬賞曰恩澤三者
之弊去銓曹之法清矣取進止

己酉自均州起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禍非盜賊而禍于盜
賊强非夷狄而强于夷狄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
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
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于一士而已矣至舉而
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
之牛李是也本朝仁宗之世始于宰臣呂夷簡與諫臣范仲淹交論
上前逐出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歐陽修尹洙之徒為仲淹之黨
一切貶逐未幾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名用修與洙不惟黨禍遂息
而與仁宗同致慶歷之治者乃前日所謂黨人者也其後紹聖崇觀
之間宰臣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藉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
三百餘人目為奸黨斥逐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馴致

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欤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相攻相擠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于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建皇極于聖心酌大公于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資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在廷諸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罪其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美一賞一罰春生秋殺一號一令雷動風散總攬天下之大柄而之以獨斷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已攬其權而不知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蓋

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君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ㄷ未語而諾ㄷ此其所以能測人主幾微之旨而遂至于窈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窈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窈之矣甚者至于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去取群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裡事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奪之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窈之矣至於此豈非私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窈之矣周之聚內史秦之景監趙高漢之洪恭石顯唐之鄭注王叔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日威福玉食莫不惟辟禮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而近習者乃有以招採用事自祇譴黜陛下赫然震怒屏之外服此天下所以詠歌奮激仰服聖斷而不能自已也大抵近習者便嬖使令之臣也宰執者輔贊彌縫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臺諫者箴規君德糾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私而不相妨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在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其隣官官陳衍園亭在焉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臣而不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隣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遥見其後戶與師成後戶相同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內廷之近習與外朝之近習合而為一則人主之燕私人主之頻笑下皆得而知矣群臣之奸邪天下之情偽上皆不得而聞矣唐庚曰奴

婢同則衆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慎哉可不懼哉惟陛下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防之防之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於當世之利病既略陳一二矣請復陳帝王治道之要其大槩有五一曰勤二曰儉三曰斷四曰親君子五曰黜直言惟能勤則一日之中親學問機務之時常多親燕游逸樂之時自少矣惟能儉則浮費自省而用自足國用既足而民可寬矣惟能斷則依違牽制之情皆不得而奪險詖私謁之事皆不得而至矣惟能親君子則正言日聞正行日見而小人自疎君德日進矣惟能黜直言則不遺之門開敢言之風振下情日通奸邪日消矣雖然治道有五而行之者一日誠而已矣必也自信之心先立于內自之行不著于外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以帝王之治為必可致力行之而不息固執之而不移此之謂誠不然迹試之心勝之初行之終違之或先之以勤儉而繼之以驕奢或言之以寬恤而行之以刻剥或外示親賢而內憚其正或陽為好直而陰惡其犯皆非所誠謂也其去五者之治道愈遠矣故記曰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心法之至要也陛下聖質天縱聖學自得亦何待臣愚之言臣願陛下遵其所聞行其所知先立一誠于聖心以力行五者之治道則二帝三王可一舉而至矣惟陛下加之意取進止

輸對劄子

臣聞保國之大計在結民心結民心在薄賦斂薄賦斂在節財用臣伏見陛下深詔執事會計財賦出入國用虛盈之數臣仰測聖意將有以節財用薄賦斂以結斯民之心此宗社生靈萬世之威福也然臣嘗為陛下深思其說以為陛下雖有薄賦斂之心而未得薄賦斂之道雖有節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策也何以言未得薄賦斂之道且今之財賦有地基名課之征有商賈関市之征有鼓鑄榷酤之入有鴛爵度僧之入猶曰非取于農民也而取于農民者其目亦不少矣民之輸粟于官者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也今則以二斛輸一斛矣民之輸帛于官者謂之和買舊以正絹為稅絹也今則正絹之外又有和買矣民之鴛帛于官者謂之和買舊之所謂和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則無錢與鹽矣無錢尚可也無鹽尚可乎今又以縣估直倍其直而折輸其錢矣民之不役于官而輸其僦直者謂之免役舊以稅為錢也稅畝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歲增其役而不知所止矣民之以軍興暫佐師旅征行之費者因其除軍師謂之經制使也于是有經制之錢既而軍制已罷而經制錢之名遵為常賦矣因其除軍師謂之總制使也于是有總制錢既而總制之名已罷而總制之錢又為常賦矣彼其初也吾民之粟止于若干斛絹若干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數倍其錢之名矣而又有月樁之錢又有板帳之錢不知幾倍于祖宗之

之舊又幾倍于漢唐之制也此猶東南之賦臣所知者也至於蜀民之賦其額外無名者臣不得而知也陛下今欲薄賦斂有司且曰無以供經常之費也臣故曰陛下雖有薄賦斂之心恐未得薄賦斂之道也何以言未得節財用之策蓋國家之用有可得而節者有不可得而節者如宮室　車服之用如祠祀之用如交聘之用如餽師之用此不可得而節者也若古者國貧則君服大布之衣年飢則輅馬不食穀君不祭祀八蜡不通然則宮室祠祀衣服之用亦有可節者矣而況今之祠祀又非古之祠祀也車服之飾兵衛之衆錫賚之恩幾倍于古耶雖然猶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是不可節也至百官之冗百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不可求所以節之乎高宗南渡以來如節度使不畀真俸矣雖然猶曰某有某戰之功不可減也至于將相積官而除者王族戚里近習宦寺積恩而除者是獨不可減乎如國家之宮帑有左帑矣天子之私藏有內帑且天下之財孰非天子之有今也有私藏焉已非先王之制矣而又有曰封樁焉又有曰南帑焉今為西上帑之用西上帑之用則朝廷之經費也所謂封樁何為者也不過浚所入之贏以入封樁又浚封樁之贏以入內帑而已天下之財入于內帑則豈復可得而稽又豈復可得而節哉內帑所在人有覩心致使人主不敢一嚬一笑也一嚬一笑則宮闈左右望睨矣人主不敢一飲一食也一飲一食則宮闈左右望睨矣人主之奉幾何而浮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矣此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可節也而臣見其費之增也未見其費之節也臣故曰陛下雖有節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策也今竭東南之財而支天下之全費見內帑之富而忘斯民之日貧而議者乃曰有司之不能為陛下節財也不知有司安能節財在陛下而已臣願陛下明詔大臣立為法制凡內出入皆令領于版曹而經于中書制之以印券而覆之以給舍其太過之恩幸無功之錫予皆得執奏而繳駁之太祖皇帝嘗令後苑造一薰籠數日不至帝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故也帝怒問宰相趙普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好仁宗皇帝寶元慶歷四歲之間兩命群臣議行減省韓琦言欲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于是內廷不急之用悉行裁減惟陛下推廣太祖仁宗之德意而立經久一定之法度此亦節用之大端也至于宮室車服祠祀之過制百官百吏三軍之冗食中外官吏賜予之濫費亦皆議所以裁節之者陛下厭幸以平恩有司執法以任怨下之人亦曰非上之不與也有司之法也亦何怨之有浮費既節　帑自充則不惟不取外帑以入內帑而已亦可如祖宗之時間出內帑以佐外帑矣不惟內帑可出以佐外帑而已如封樁亦可併省而歸于左帑矣

不惟封椿可併省而已如印造楮券之數亦可少減鬻爵度僧之政亦可暫罷以待軍興不時之需矣益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惟陛下夙夜憂思而速圖之臣不勝愚忠

貼黃云

臣近來接送虜使往來盱眙聞新酋用其宰臣之策蠲民間房園地基錢又罷鄉村官酒坊又減鹽價又除田租一年窃仁義假王政以誑誘中原之民又使虛譽連于吾境此其用意不可不察

誠齋集卷第六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七十

奏對劄子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秘書省自劾狀

臣契勘本朝之制日歷之書必有序ㇾ篇舊例委秘書監少撰述如高宗皇帝日歷序篇係權監修官參知政事龔茂良從舊例委秘書監李燾撰述今來至尊壽皇帝日歷告成所有序篇係前權監修官參知政事王藺照例委臣撰述修寫入冊近蒙聖旨改差左丞相留正監修臣亦皇上作序篇訖而今月初二日左丞相留正別委官撰序篇一首送下本省臣即時奉行令日下寫換仍將臣所撰序篇即行毀去臣聞之蔡墨曰物有其官ㇾ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也撰序篇者臣之職也而文辭不足采録可謂失職矣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今也撰序篇者臣之官也他官乃復改撰臣可謂不得守其官矣臣之二罪何敢自恕臣愚欲望聖慈將臣罷黜重行論罰以為有司不稱職者之戒乃臣舊有肺氣疾嗽之疾遇秋復發見請朝假將理所有秘書監及進讀官不可闕人亦乞別差官施行臣謹退私室待罪恭俟威命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奏報狀

臣近以撰述日歷序篇不稱職具奏自劾今月初五日已時伏準御封退還奏狀仰見陛下春憐之隆赦其罪而不論臣啣感之極至于涕零重念臣愚戇自信逐主輒發換之進退豈容無罪難以復玷朝列欲望陛下曲垂矜念保全孤遠之跡特賜眷音與臣宮觀差遣兼臣見以疾疾在假窈恐有廢職業益重過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臣干冒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辭免著廷轉官劄子

某伏觀今月某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至尊壽皇聖帝日歷書成經修經進官特轉一官減二年磨勘者某聞命之頃大懼弗堪伏念某學不名家文非華國晚點漢渠之長遠逢虞典之成上則繫家司之提綱下則勤著廷之載筆蓋因人而成事難同日而罔功矧賜帛賜金既拜嘉於介爵若懋官懋賞敢孤奉于明恩再念某屬常貢需頭之章句列以上氣之疾慰祈祠禄未賜帝俞方將少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且復申告儻受爵而不遜必會位而疾顛須至其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某轉一官減二年磨勘指揮日下追寢庶安愚分侯鈞旨施行

薦劉起晦章燮堪充館學之任

奉狀準令諸監司到所部半年或因赴闕奏事許舉部內所知二人

右臣仰惟陛下龍飛之初首軫孤遠之跡名從外郡擢長書林臣以坐縻為慙異從外補陛下畀以倍郡之漕寄寵以延閣之陰名臨遣丁寧恩意備極臣朝夕凜凜思報萬分惟有薦進人才可以裨益聖世在法監司到所部半年許舉所知二人輒緣公論冒瀆聽聞臣窃見承直郎監建康權貨務到起晦前秘書省正字劉朔之子名又之後能以儒科自奮其人氣質端凝識度宏遠外若柔巽內則剛方初為福州福清縣主簿帥趙汝愚深器重之今為務場責重事繁從容而辦知建康府章森亦嘗露章薦之若置之館學必能上裨國論文林郎監淮西總領所西酒庫章燮操行甚脩問學甚正蚤歲里選高擢省闈其于文詞尤工賦奏不越駢四儷六之體而行以古雅議論之大有前輩風至于吏能尤復精敏無為軍與和州嘗爭一鎮稅場務兩郡太守移書請託却而不視辛畢所應得之郡建康嘗有大家奪細民田漕臣林折委以裁決竟還細民前淮西總領張抑嘗以賢業薦之于陛下登極之初此亦館學之奇才也此二事者臣平生行

天下寡見其比不敢蹈滅文仲窃位之罪恐復詒孟軻蔽賢之請謹冒萬死以聞伏惟陛下裁擇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紹興二年五月初七日發奏

薦舉吳師尹虞俟徐文著毛宬鮑信叔政績奏狀

臣聞人臣之報國忠莫大于薦士而捐軀為下臣嘗伏讀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四日陛下制詔以臣察建請令監司見有賢才可用者熟試精察告於上臣自到任以來所部九郡官吏至衆非他部比其間人才亦必不少今以臣置司之地及臣清行之州或試以事功或採之衆論得數人焉請為陛下補之臣伏見朝奉大夫江東轉運司主管文字吳師尹有賀直之資有廉茂之行試中大法嘗為大理評事次歟平恕人無異詞其在本司凡財賦之職皆能鈎校其源流而吏不能欺凡民訟之事皆能灼見其情實而民無不服至于饒信等州秋苗夏稅民間輸納往往久倒收縻費等錢太多師尹首請蠲減又如江東州縣民間牛死官司不受納筋角而抑使重納價錢民間苦之師尹首請禁戢九郡之民皆以為便每以儒飾吏以經傳法允謂今日之實才朝請郎通判建康府事廣俟學優行副才贍氣劉吏事通明民情練達臣初到任暫掛府事聽其贊畫細大合宜直而不表襮以近名通而不苛察以窮物頃寄居會稽之日常平使者朱熹奉詔皇之詔以抶荒延士夫之賢而博議首選俟而分 之措置有方民無流殍及通判撫州前俟常平使者皆以廉吏政績薦之于朝未蒙擢用允為今日之遺才朝請郎通州廣德軍徐文著裕于才力

而養以和精于吏事而濟以恕俾而貳小邦力贊其長期于集事而不侵郡權雖以盡心而不矜以功自寄臣沈樞名去拊事數月遭當旱傷之後蠲放無餘凡祲荒之政等舉節用之策必講畢如通容之黃曈經常之燕集一切罷去官吏軍兵之廩給賴以無　民譽甚美惟恐其去丞議郎添差通判池州毛宬經術醇儒師授鄉黨頃倫朝列嘗為大理司直繼因補外添貳池陽自到任以來廉仁之譽洽于衆口近奉憲司之檄疏決諸邑因徒乃能盡心疾懷探索情偽一時疑獄有若無主死人吳三而濫及無辜者有若醉人傳百乙自經而証人逼死者有若胡大被劫不獲正賊而執平人者宬至之日一問而得其情即時釋放其他滯囚從宜決遣曾不旬時其在獄者及追未至者放三百八十有六日莫不驩呼而去丞議郎知太平州繁昌縣鮑信叔吏才高于一州治行冠于諸邑到任之初首減罷吏員以除民之蠹整齊簿書以立民之經樽節浮費以惜民之財邑小民寡而困於稅務錐刀之畿征信叔乃為稅務抱認稅額而盡捐之夏稅民間輸納病于收取縻費之過數信叔乃立為至薄之則例而痛減之去歲本縣少旱今春民頗艱食信叔乃以樽節用度之餘粟擇其貧不能糴者不收民錢而賑濟之繁昌累政不治一邑敗壞今茲遂為壯縣此五人者臣皆精試而熟察之矣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以為一路官吏之勸異時趨事赴功必有可觀　紹熙二年九月十七日發奏

薦舉徐木衣采朱元之求揚祖政績奏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屬者祇奉明詔問因上饒之得以循行郡邑自當塗歷宣城道新安至上饒歸塗經鄱湯諸邑南康池陽殆徧一路九郡之境用民氓之休戚康察守令之能否得賢令四人拔以聞焉伏見朝散郎知饒州樂平縣徐木上庠名士文學有聲而能詳練民事秉心明恕治行尤異初知當陽撥煩無滯理財有方民不加賦而官府充羨及来樂平豈弟之聲為一路縣宰之冠臣不識其人而聞其政近過樂平其人已秩滿上印而去採之民言去思方深有近古循吏之風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衣永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勵操堅正顧行清苦三作牡縣皆騰最聲及来婺源察見徽之諸邑其敝之尤者專以糾法為理財之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謗陳平之帷簿至其涼者不可殫舉采首摘其敝白之監司太守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安堵承事郎知信州弋陽縣朱元之兩學知名歷試能官一如土夫人子求過客餽矘經當道集並分俸以應撙節浮費洗手奏職不以一錢假人至于校曹之供諸軍之餉官吏兵人之廩悉不給足催科有法而稅不愆民樂其輸不擾而整聽訟録囚邑民自以不寃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永揚祖惠而能斷明而不苛頃為婺女幕察已著能稱今為留都郭內之宰事之繁夥視他邑十之公廉自持人不敢干之以私至于剖析民訟庭無留事拊摩鰥寡囹不得瞷行且辭一邑之民惟恐其去願借留者不翅百十人茲四人者臣自到部即聞其治行俟之兩年不變

益賢觀之甚久察之甚詳委有績用不可掩抑如蒙聖慈特賜旌擢異時必有可觀後或不如所舉臣　坐繆舉之罰　紹熙三年三月十三日發奏

薦舉王自中曹集徐元德政績同安撫司奏狀

臣等日以乏使孤奉明恩畀付一路條察之寄其惠綏黎庶乃宣布君仁略勤職守乃凡　常事至于報天　之大願惟有推賢揚善之一節臣等凡職各以踰年旋觀列郡之太守治中得其尤　而不以上聞是蔽賢不祥之實也伏見朝奉郎知信州王自中文詞俊發才氣高秀初以王龍薦見壽皇論天下事如指諸掌風旨頴脫有過人者壽皇以為奇才出典近郡志心畢力峙粮訓兵常若寇至今典上饒除苛尚寬一洗積弊如諸邑通負州家錢斛為緡者三千餘萬止供失時郡用告匱前後太守往往劾一二縣令黜諸邑胥徒以塞已責而不贍如初也自中之既至與諸邑宰握手吐誠寬為之期而薄為之取不遣一卒不移一檄率以手書致其勤懇縣令至有感泣者自是諸邑吏民翕然感之輸租輳集遂以無乏朝散即知南康軍曾集曾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學以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箇實字再立朝列皆監六部門不事干謁不肯附麗往往皆以為次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請于朝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為而未及盡行者南康者地福民貧每歲流徙樂郊者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嘆宣教即添差通判徽州徐元德浙東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提特立不阿出貳名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員外置凡州郡迎勞之數厨傳之儀皆無故實出于創為縣最者
如擎携囊衣則有僕之幣加下禮宴集則有折俎之幣率為緡錢者
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為養士之費于
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訟牒歲為尤劇民訟至諸部使者之廷
皆以委之審決元德一一翻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
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此三人者一路守倅之選欲望聖慈特賜旌擢
以為良吏愛民之勸以收異時待用之才後或不如所舉臣等甘坐
繆舉之罰紹熙三年四月初八日發奏

薦舉眉州布衣程侯應賢良方正科同安撫司奏狀

紹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準行在尚書禮部符速到紹熙三年四月
二十五日制可令歲科揚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
中丞學士侍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
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者
右臣等伏觀眉州布衣程侯經明行修通達國體其探索王霸有仲
舒師友淵源之淳其議論古今得穆聞父子治亂之宇淳熙十三年
間嘗游都下有所著帝王君臣論及時務利害策凡五十篇皆造于義
理切于事機非腐儒文士之空言朝士爭傳為之紙貴未幾歸蜀計
其年齒今亦五十計歲若遂淪隱恐他日聖世有遺賢之恨今保舉程
侯堪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謹録奏聞所有本人詞業乞從
朝廷行下本貫眉州宣取正本伏候勅旨紹熙二年四月
二十六日發奏

乞罷江南州軍鐵會子奏議

臣伏覩朝廷近降揮指措置行使鐵錢會子令淮上屯戍官兵月給食錢除舊用行在會子者並聽依舊量度每歲支屯戍官兵諸軍鐵錢以為權貨務入納分欠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錢銀會子分數難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錢會從已降指揮並聽仍舊其合支見錢一歲止有一千二萬餘貫淮西州軍遞年朝廷科降應副薦司支遣錢三十七萬餘貫係鐵錢并行在鐵錢會子中平起發內鐵錢一十三萬餘貫就撥支使已是足用若將折降鐵錢會子干權貨務算清季實別無項目可以支遣在窃詳朝廷支降新印書子止為兩淮鐵錢艱于行用今來一例令江南八州軍衆同流轉非唯先有折閱之患設或通用不行其間屯駐大軍田處軍民之情便見擾亡比之兩淮事體尤重伏自此令一下軍民心皆惶惑蓋見錢之與會子古者母子相權之遺意也今之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鐵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會子之法曰會子並銅見錢行使今新會子之法曰每貫並準鐵錢又百又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交子止許兩淮及沿江八郡界內公私流轉行使且會子所以流通者與錢相為兌換也今新會子每貫準錢鐵又百又十足則明然為鐵錢之會子而非銅錢之會子矣淮上用鐵錢用新會子矣則有會子斯有見錢可兌矣是母子不相離也江南禁鐵錢南行新會子不短軍民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C.

此會子而兌于市欲兌銅錢乎則無一錢之可兌也有會子而無錢可兌是母之子也是交子獨行而無見錢以並行也一錢兩錢之物十錢五錢之當交易何自而行無商旅何自而通乎又兩淮兌發會子三年而江南無兌發之命江南官司以新會子發納左帑內帑左帑內帑肯受乎左帑內帑萬一不受則百姓之輸官物州縣亦不受矣州縣不受則是新會子公私無用上下不受而使鎮江建康兩稅入納雖入納百萬而行使不通不知將何用也若止于用之于軍人之支遣百姓之交易其肯受乎萬一有受不受之用間此喧爭之所從起而紛紜之所從生也臣非不知時暫兼拌總司之職奉承朝廷之命可以免目前方命之罪然萬一鏤板揭牓及交收新會子他日

正官到任將新會子與軍人支遣民旅交易之際儻有如前所謂喧爭紛紜之說則朝廷推其所從皆臣阿諕順旨交收會子之罪雖斬臣以塞責于國何益哉淮民兩年已被抹擇鐵錢之擾怨咨之言有不可言今幸可寬抹錢之禁以安淮民若江南八州復欲力行鐵錢會子是江南之民又將一不勝其擾也臣欲乞聖慈洞察經久之利害先事而改患猶可銷事至而收則無及矣緣有此利害不敢鏤板曉諭若將來降到會子亦不敢交收此事必出聖斷力賜寢罷江南八州行使鐵錢會子指揮庶幾沿江軍民安得以安靖須至奏聞者

貼黃

經傳聞乾道初間常降鐵錢會子于兩淮軍民都不行使一兩

日間朝廷盡行收止今來竊恐復蹈前轍乞下有司檢點寢罷
工作指揮

辭免名命公劄

某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楊某名赴行在者某
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恩來自天感極至骨伏念某頃居列著莫效萬
分既與世以相違得補外而已幸仰辱壽廉之臨遣俾司江介之轉
輸猶直情而徑行或觸事而妄發謝歸已矣潛伏終焉忽名節之下
頒力病自而亟拜寵光所逮故應不俟駕而行筋力已衰況復有採
薪之疾左趾跛曳而將廢右臂痛楚而未瘳倘黽勉以載奔殆顛
隮之可必方命之罪當刑敢辭遲須至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
賜敷奏追請名命再陶鎔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俾竊祿食以安餘年
不勝哀祈懇迫惶懼之至

再辭免劄子

某五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楊某名赴行在某已
具辭免七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
許辭免者君命至重何敢再違品秩既卑豈應辭避伏念某才疎用
世景迫凋年入朝者三首見九歲隨牒且入奔走四方祿食徒優補
報何有晚抱危疾乞歸故山造聖主之勑與發德音而收名煖如春
日覺枯木之欣榮隱若新雷啟寒虫之久蟄感恩字骨流涕交頤而
某老益不支病且垂死且不願再瞻于觀闕正恐先已隕于道塗不

能力疾以造朝已瀝忱辭而祈免夫下土之賤莫勤惟天之聰瀆煩敢必于再三俞允終期於萬一輒再具劄子投誠廟堂欲乞力為敷奏追寢名命政　外祠庶叨空祿以卒晚歲不勝哀懇惶懼之至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恩命劄子

某今月初四日某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台命乞左外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係太上皇帝官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使居住者萬里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涕交零蹈踏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願仕而志早衰賜第紹興之年將閱時於四紀就列淳熙之旦俾奉帙于重明仰慙三聖之恩莫效萬分之報晚嬰流痼力請退休逢尺地之重閒頒走趙之一節政生有棘薪之疾游辭不俟駕之行令出再違罪應九死意上聖畀矜下臣謂其太安儲隸之餘念茲正元朝士之舊超出次對囿任真祠招虞人以旌已寬不至之戮持從臣之素更冒非常之榮近比絶無蹤等是懼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新除待制恩命止差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臣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臣合于今年三月陳乞致仕蓋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禄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災生入夏感濕臟腑之大作

服藥不痊惟有納禄辭榮庶可緩死須臾哀告君父敢乞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裁減恩數特與降職各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未減灾疾大輕萬一餘生未填溝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困發中哀泣交下不勝祈天望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公劄

某皇恐輒有迫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某天禹之嵩在官簿今年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其合于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蓋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禄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濕臟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禄辭榮庶可緩死須臾哀告大丞相欲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某引年仍降職名一等豈本官職仕某不勝懇迫祈望之至

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緣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禮經皆應得謝遂于慶元二年六月十一日具狀奏聞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深厚未彔惟蓋顧臣疎遠何以得此祇拜成命感極涕零跼蹐久之不敢繼請今則臣年已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無復聰明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舉動艱難疾苦無聊伏枕待盡不避鈇鉞再瀆冕旒欲望聖慈曲垂天聽臣庶

疾之久寒臣哀懇之真俾無違於禮經庶勿犯於科典特降眷旨許
臣守本官致仕或消災沴少　死亡仰蘄始終保全之恩不勝迫切
控告之情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俟命之至謹奏聞
伏候勅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奏狀

臣昨于慶元二年六月內具狀陳乞引年致仕奉聖旨不允至三年
七月內再申前請俟命兩年今月初四日伏準省劄以臣陳乞引年
致仕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與臣轉一官除寶文閣待制致仕
者臣聞命驩喜省躬震驚伏以先漢李宣以曹秩而賞良吏本朝列
聖以進職而勸有功而臣猥以顓蒙加之耄病晚會逢於聖主蒙被
於鴻恩扳自庶僚之卑誕膺法從之峻七十致仕蓋遵禮典之大閑
再三叩閽始辱命音之丕降荷天地曲成之施全桑榆暮景之歸然
非良吏而曹秩一陞允為既溢之數非有功而進職四等更出非常
之恩倘冒昧以居焉恐隕越于下矣願回成渙以保凋年所有轉一
官仍除寶文閣待制恩命臣不敢祇受止乞守本官職致仕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奏狀

臣于七月二十五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楊萬里歷事四朝年高德茂除寶謨閣直學士者臣聞命震懼措
躬顛危臣一星卧痾七秩謝事荷上仁之懷舊至三乃從加異數以

勤歸不一而足方涵天澤幽屏雲林未省何功誤蒙進律雖歷四朝之久然初徵丰髮之勞沉痾餘七良厭餘生之苦老諄燭憒敢承德茂之褒驟聞尺一詔之頒誕實十八人之列顧寸心而有愧捴公議以何深非政刑之勸懲止繫賞罰之當否恐此舉之踰甚為公朝而惜之敢以凋年仰誇聖治所有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祇受欲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于九月二十一日伏準省劄九月二十日奉聖旨楊萬里召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省躬惟咎伏念臣齒幾八十灾亦頻年伏自去秋偶嬰淋疾當平居則似乎無事遇登作則痛不可堪慘毒甚于割烹呻吟達于隣曲敢期聖主之念舊時招徵臣而趣行禮有大經名不俟駕使應駿奔而出宿死于道路而益榮顧犬馬瘞藏豈惡無蓋帷之賜然草木摧折恐上惻乾坤之仁一瞬敢欺萬死無赦願回上天之哀眷曲全小物之餘注須至具奏以聞欲望聖慈矜憐追寢召命令臣仍舊官職致仕不勝懇迫惶懼之至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召乞聖慈追獲恩命于十一月二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詔書不允者臣切惟一節以趨已違無諾之召再命而徊洊豪有詔之溫心魏闕以先馳駕柴車而復返伏念臣半生蹇薄暮時升自逢賡日之初寵盼芝眹首預容星之列誕寘杯階未瞻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天之青光亟進十八人之遞直歲才更籥帝復賜環拖紳荅楊奏
贖新免非有白雪之廟住曲丞紫渙之趣行光武側席于幽人芬馨
千載簡闕致詞干使者沉痛一身情與願違涕隨言出須至再具奏
狀以聞欲望聖慈察臣老病之實赦臣稽違之辜特賜追寢名命次
自餘生不勝震懼懇祈之至伏候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公許之纓而以朝仲尼
之所甚惜掐以旌而不至齊君之所必誅恩威兩隆今古一貫而一
退惟老詩仰辱掐延屬以有秉新之憂遂違不俟駕之禮釋辜以幸
進律何名豈其小人儒之微被以真學士之寵有虞人之罪而幸免
天下將以為失刑無干奚之功而示褒天下將以為僭賞致公朝功
沮之桑皆徵臣瑕玷之由煩言必興萬死無赦敢恭懇迫上冒聖聰
祈免誤恩以迓大譴須至具奏以聞伏候勅旨

誠齋集卷第七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奉新人士王模袁去非將仕郎魯商英移書合辭來請於余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武夷劉公嘗請於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上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疇之汙萊民之荒棄者也于是官無日不討其民孰而授之曰惟種惟糧于我乎取惟犒惟柔于我乎貸惟舂惟更于爾乎復厥田畝賦米斗有半厥土敢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耕競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于是民

之田此田者以泉仇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吏于民田之賦于是兩稅二後繭絲貿買為累為弟舉重其佐易而為泉民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謁之州州諏之吏ㄈ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琯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者在此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于是君孤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即後有賢帥與賢宰意合則必可已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妄去今謁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於公ㄈ忻然行之吏猶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十戺者舒凋者蘇疾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稷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兩公玉立二碑對峙式永厥垂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余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梶旁無牽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是以難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圖官其大圖勳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說以荅三士慶元戊午人日記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衆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姪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為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產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欤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貶臨絡興十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張丞治奕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來一家而已景伯叔科之年蓋孝宗之季王道卽隆之時也如唐之正觀開元如本朝之慶歷元祐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聖心臚唱之日參政以疑丞侍玉座觀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出班再拜謝恩畢參政自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上皆咨嗟歎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目覩盛事謂景伯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既以衣冠挂神武門上而景伯方為國子博士兼史官遺予書

曰達嘗讀易窃有志於靜之一字則以名其所居之草菴以自儆焉
敢讀先生一言以記之予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以靜ㇾ動之
義也故其卦曰頤ㇾ者養也貞山而其悔雷以動ㇾ靜之義也故其
卦曰小過ㇾ也知以靜ㇾ動之為養又知以動ㇾ靜之為過則
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頤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
則靜終不可動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日具位楊
萬里記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ㇾ也昔乾道間文仲武仲弟兄好義喜
賓客治樓觀築園圃與往來士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
武仲之樓命曰憑虛皆求名於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
自石井來者予必問二樓無恙否為我寄聲樓中風月客曰霽月故
無恙憑虛今為烏有先生矣予每嘆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
爾其速也客曰憑虛雖廢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房者種學摛詞
尤工詩句即其舊址作新一樓靡汰昔宇靡遁今覽宇前有嶼ㇾ上
有範嶼外有沚ㇾ中有藻沚外有疇罫若博局疇外有溪橫若羅帶
是皆未足為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觀之則佳範美
木繁蔭參發秀色奪目奇芬襲人予為驚喜容曰未也容以右手卷
其軸而左手舒其繪樓隱ㇾ沒而範草亦翻ㇾ退藏忽有萬峯橫
空起立邇者如黛遐者如黛濃者如濕淡者如無銳者如簡卓者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屏跳青躍碧吋雲翁霧或向而來或背而去或傴而倨或倭而揖或奔而追或凝而迫居予不覺睜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之來也希房九頓首奏記願徼福于先君武仲敢請先生名此樓且記其後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鳥啼山光夕此古今絶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甚年月日具位楊萬里記

章貢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垂故裏頴一路之兵鈴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十而大彊衷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小詘必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愚其俗古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艱慶元五年

前尹直秘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鄉雲川俞公兼領府事蓋弄印不畀者將暮逮十有一月以畀令尹右使舍人括蒼張公ㄈ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謠爰其質直信其無諼則顧其耆老而諗之曰而大欲將無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無在於衣食飽溫之不匱乎將無在於刑憲頒繫之無麗乎皆對曰諾公退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于上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者良吏之為吏斯言一出一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誦楮毛生頴其價十之于是一令無出ㄈ而必承一政無行ㄈ而必傾無改民勇ㄈ於孝悌無息民爭ㄈ於耕織年穀大穰盜頴頻清未暮年而贛之治聲以最

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人而公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採木之柱以心化者以柏台獨公矣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宜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知與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八日具位楊萬里記

湖北檢法聽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盡紹興名臣之并晁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乙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乏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輦流早踐世科趾美續聞方當聖上體天大德踊舜好生妙選庸使桂林唐公為祥刑使者又差擇語椽如君者以賓賛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偏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亡繇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寮於斯將有請於斯乙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例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ㄴ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獄議云者將議而入之欤抑亦出之欤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欤抑亦求其生欤而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遹之若君之盡心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楙之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縈凝為天鏡涌為車輪行為察紈魯縞之紋激為金篁玉磬之音人士周奕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閒旁治良傳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嗚彥博來問於予曰奕也聞先生之於後學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ㄴ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繫理義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任者非此其出也緊文辭乎或曰若是乎其淺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攡張謝公大書ㄴ院之旨以啟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ㄴ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察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烏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烏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閒金石表四海範百世奠大乎忠孝昔者孔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謂古之學者為己矣欲知古人為己之學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
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脩辭者主誠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獻
先言昔者子張嘗學干禄矣欲知今人干禄之學此其是也曰涔可
乎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厭其抵也將由夫或者後之說
乎是穀茹而訕其耘也子於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
子之所後者勿訕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劇其抵涔者其不隆乎子
盡於孔子ㄈ張而問之乎彦博嗜學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云
伯紀承勗委之以詩學首選於膠庠餘皆競奬嘉泰壬戌人日通議
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萬里記并書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葉五傳者曰琮刺吉州子若孫
逐家焉琮之葉又八傳者曰萬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於吉者派
為三支一支為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為廬陵之歐近世詩
人伯威是也一支為安福之歐今奉議郎賜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
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申
乙至鄉舉輒不雠乃拜王父滕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曰四轉而
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風
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垂楚之酸
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
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峰之西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三徑壑九畹垣一圃罫千畦晝圖于行宵圖于營某所高寒亭之
榭之某所深窈沼之沚之某所演迤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霊均
其菊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游岩日與方外之士觴咏其間
乃作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與客落之容曰醉翁
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
他日紹之名似得謝令十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寶文閣
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又百戶楊萬里記

永新重建寶峰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五千丈其袤數
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束珪佩玉坐於廟堂之
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近而視之澹乎若岩壑幽人被薜荔帶女
蘿餐菊為根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挹挲雲煙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
故老相傳其名曰萬寶峰云距山不遠有浮屠氏之宮曰寶峰寺飲
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要里人云樂遊焉而樂之尤者槎江居士
朱君諱戩也始游而愛其幽遂昕而來夕而返超然有會於心久而
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隤漫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
一夕夢至某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屋金銮其浸芙
蕖其林多羅其禽頻伽其牧麐麂狻猊其人褊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往
往或跨龍鳳以為駟或坐蓋茵以為床駕雲騰空超忽變化須臾山
川草木異彩炳煥皆石金色光奪人目霍然驚起因悟曰茲非予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許而未言者耶則倒橐名匠斲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墻為囿為像模斲堅好琱飾備具金碧有爛鼓鐘有鐘市腴田以業其生置度牒以世其徒遂為衆山佛宮之冠至其子良肱真繼葺焉近歲戊午燼於鬱攸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壞之無者葺之庚戌一新於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百萬云既成知微介予倩劉億來謁予記之予喟曰天下事患莫之倡已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術業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父祖之志者予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記并書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為郡八執難理曰汀ㄴ之為邑六執難理曰長汀昌難乎汀曰其山峭屹其川怒湍其民悍堅昌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印組至之日顧而嘻曰地罔險易險易在氓ㄴ罔悍願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氓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裡先是邑以驚盜為田外之賦盜以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巡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墻東問其闔扉上兩旁風問其帑庾户索蠹壁空初而戚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懌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
硯甓廼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圜扉之屋十有
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為易故又以其贏為燕息之所其
肇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靜節之祠亭曰森無閣曰蓬萊其更造者
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紓若卷若舒暮年僅功無糜公藏無
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
不費捐以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其贏不
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疾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
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萬
里記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乃治祖考襟帶詩禮耕獵陶楮士之良也少之
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
而是曰不足為歸而通其光遣其子異負笈遠從侍郎張章公學焉
其文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房之前池中生蓮一莖
二葩章公聞之曰煉耿社哉為之兆矣是秋有司薦異詣太常又
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弟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
蓮齋三字以遺季隨乃遣異來謁予記之予曰章之所謂瑞其
止一蓮而已乎將不止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
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楸焉者而家在唐曰瑀自遇持國秉者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于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楸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瑀之忠復之直瑞也嵩之貴俛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于而家也前之瑞不惟瑞于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日具位楊萬里記

山居記

山居者侍制侍郎雲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或于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遠而非山也賓王酋次洒落如風檻月牖韵致清曠如雪山氷徃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瀟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庚信之宅有晏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庚子林晏子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庚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爱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愚觀所謂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清望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岩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黄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氈氅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於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會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岩萬壑至今磊
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暉其巉然者非崆峒
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瀑布廉泉乎吾居無
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
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

記

龍伯高祠堂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零陵龍尭鄉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尭鄉乃克有就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尭鄉云相傳伯高葬於成市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諜亡矣問以伯高之行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長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於今幾年矣莫詳伯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入人深也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不幸也哉無有得因伏波之書而問之也豈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寶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自以為固蒂也未徙蔭而向之充然者玉承福為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於配湘流而無窮豈充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欤抑亦繫其人之賢否欤不然權勢者必爭而僻遠者不競故難守而易失欤易守而難失欤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于民於禮從 竟鄉既倡郡民作堂民爭先為事固有古於作而今於 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已之所自信而使時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某年某月某日當成于既為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辭曰愚溪之委兮瀟水之末流有肅其山兮道大路之石陬玉立萬碧光鮮兮造時回而修亡居者勿肅兮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旄倪俯僂以明祀兮謂使君兮惠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唯諸龍荷杯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颯然精霊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守兮光風泛芙蕖之旂

玉立齋記

零陵法曹聽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甚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于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戊者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蓋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日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與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斯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無不及乎之過獨失士也欤哉德明治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不　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艴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也然則其類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雪霜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避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為之媿予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而折之退無一言平居詹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耶隆興元年廬陵楊某記

景延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楚之估則楚之羈也大者宜遊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崖有市焉予躡芒屩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蓋水自言水之同川入峽匕之兩崖對立如削山

一重一掩而水一縱一横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謀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潭激瀨黝而幽函白而濺々過者如經灧澦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絶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面覿則玉笥之諸峯也泝而顧則予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壺若停者時苦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來其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願學作楼於峽水之濵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憇者楼成乞名於故叅政董公々取鮑明遠凌烟銘之辭而揭以景延

公之意欲屬予記之而未及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楼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々者不樂貪者不與康者不奪也故人與山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謝太傅李太白輩非一丘一壑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猒高寒而病寂寞欲脫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康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為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雁字彦濟次曰發字舟祥有母老矣其家睦祖光云楊某記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彦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徵仲者翩ㇾ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徵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経詣太常晩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第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今主衣之宜春簿徵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遭作堂叢書以教其子四人取之韋氏而命之曰一経介吾書以乞予言予於是歎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興乎為子計者不可守不為也世之君子門戸失守而後以貴ㇾ又失守而後以田ㇾ又失守而後以書蓋門戸有寒有奕而田與貲有去来逐之莫去損之莫取者書也三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於書然予嘗見好書者以謀書矜曰此乃某相之家蔵也又以其書矜曰此某相從官之蔵也予視其識欵則果非好書者之故物也亦非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乃前此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好書者之自逆而数之率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恃也書蓋有可恃者矣不家於蔵而身於蔵則幾矣今致政公得之朝奉公傳之徵仲徵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徵仲子皆能讀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興乎故老相傳義山禾水之秀氣嘗出相者三其信然也耶是氣也沉而不升黮而不光者幾年譚氏之居吾聞義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嘗能候之彦純蓋因以告予也戊

懐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國勢（聚）大競天下仰目指其中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公孤忠崇嵓不少斲和疾視嬖邪畢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嘆道行則吾止曰道止則吾行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為疽根弗彌弗蓘我則滌除俾罔後灾首得奉新縣三鄉寓稅之弊欣然上聞其明年將下轉運悉蠲除之為三十五萬錢有奇為米若干為泉若干命下而公已遷荊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有鄉而無民者今有其所無又明年五月予来令奉新三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于閒以致瞻守之敬十一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某以三鄉之民来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德懷言民也于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守正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于是民皆不悅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君乎聞興民之害則勇于敢闢除民之害則勇于不敢今公之言朝奏而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上之恩也於是民始悅予曰亦公之恩也于是民皆大惑予又重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也不言可也而觀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欣然其人猶咎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日夜摇其所恃以忠其主是果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于是民始大悅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

竹所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猗定落月滿屋梁也邐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遊汗漫也予頃識之相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〻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于新吳公叔實膺洪府相見談相事予老盖且病矣折腰走堦下非其好也公叔復持酒以蠲濯泥之予逢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渡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為我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往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耳雖然此非公叔事也楊子時為事也楊子時為子猷之徒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宏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庚寅歲十一月四日記

水月亭記

予既宦遊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內美俊兼友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向所志不同其行者往〻一見即定交既交必久要盖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淳粹如吾友劉君承禧彦純者加少始予之少也貧且拙〻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之多故無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彦純彦純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非今之所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人於吾鄉則艱乎爾得斯人於天下則艱也今其然矣乎今其不然已乎不彦純之為見〻年矣余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宿南宮同舍郎上馬去雁鶩行亦散悶窓雨雪落修竹間一風北来
崢然有聲家僮以彦純書来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覽書危坐獨
想忽如登斯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獨笑也當予與彦純共學時每
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擁池水美霜月自以為吾二
人之樂舉天下之樂何以易此樂也誰有語之以今日離索之悲昔
信不肯信也今何地無水何時無月而吾二人欲追從昔者登亭之
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抑不知吾二人復相求登斯亭猶如昔者
之樂否也癸巳月日記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予詩語也堂之紝
始治中張定叟謂予予盍賦之蓋侯志也詩既就侯取以命堂且徵
予為記初予官於朝以老母乞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七人忽
挾柁回櫂望潮波之来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
四顧豁如甚快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鸕鷀灣歷胥口則兩山耦立
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巷止若墻面偪阨亥塞使人
悶七又一日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七之外有野七
之外有峰七之外有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倚
畫屏南山隔水若来衆賓玉泉若几研而九峰若芝蘭玉樹也於是
予之快者復而悶七者去矣予以呼家僮来来假館於曹侯者暮月
嘗從侯散策郡圃初予登峰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委蛇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至夫所謂正己堂者築高而趋之庳宇敞而見之隘悶ㄈ然復如在
鸕鷀灣舊口舟中時也侯曰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
地以為新堂子豈識之予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壞垣所偶跋
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來衆賓者賓乎此若几研若芝
蘭玉樹者畢集乎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
晚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耶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
書其說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又既葬其父主簿公于某山作亭于前春秋率子弟展省
竣事則休焉誥其友蕭如塤門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亭而
告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
不然本乎責者不加納苗乎責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
窮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
其山及其宵曰某山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
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贛陽之亟曰茲
亟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于爾家宜陽之亟曰茲亟不賜
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于爾家是數亟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
豔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
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乎爾之二
亟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亟乎將先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塋也皆覿夫所謂告月之立乎
皐夔稷契其先之塋也皆覿夫所謂賜壎之立乎物與立之有無古
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令之人足愴不足愴也王氏子
孫皆劬於學而好修自業葉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令之墓
乎願以此記

霽月樓記

予頃官于朝得予叔祖彥通書誥予以石井張氏之樓且為之記
予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以名之者乃復書彥通訊以斯
樓何宜彥又通以書云暄涼靡不宜而尤宜風物靡不宜而尤
與月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與霽宜予乃大書霽月樓三字以遺
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見詩家者流多喜談霽月余以為萬象皆有
新故無新故者月也顧曰霽月焉及余為博士于奉嘗時秋且半
吏白余當祀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黃仲秉齋宿于西湖南山之淨慈
禪寺是夕雨作松竹與荷葉終夜有聲騷騷然也五鼓風興登壇將
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洗殆不數人間有也蓋詩家之談猶信張克
劉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斯樓又勝絕予安得月前霽後御
風往觀焉先作此記庶幾與斯樓有一日雅也年月日某記

宜雪軒記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升其堂嚌其酸也人
馳而我止我所佃人所嚮也顧獨有所癖昔于猷癖於竹靈均癖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疇昔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壺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記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辭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與竹與蘭與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而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會處於劉子軒窓之下並馳於歲寒風雪之會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掩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推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蓋自比而名白似鄭子真鑑中而鍊外似嚴子陵群淸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弟之賢者多從之遊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嘗薦名禮部年月日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記

石泉寺藏經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下泳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饗飧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已蓄之多而不饜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吾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漬溪後平林脩竹在左右古松在右尚了亡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於予且曰我舊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書耳夫道性之而至聲之而書矣不然廢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民望其為我問也

長慶寺十八羅漢

大種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遠右皆碧岑左湘溪水水曲茂望之蔚然也舊有十八羅漢像蓋拙工為之儀容俗下神氣昏頓類道傍叢祠中捧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若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聘良工改作之紆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納衣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麈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掣瓶玩爐者其意遠擾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若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間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其未見佛也若吾子路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捺也然為彼而不為此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出此乎入庸知其不由欤以寂廢動以躬　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之於世則　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滓超然無麗世味不能誘其衷人憂其能寇其崖而況車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迪其二弟早世而諸孤不
孤者有長吉之賢字壽之樂善而喜士里中莫我長吉之似者

怡齋記

乾道丙戌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ヒ舒予于其
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
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是長沙始也予既羈
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舊然偃卧南軒之東窓足未出門而心
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聞予至夜與和魯仲來見詰朝侯彥周又與
予里之士劉炳先兄弟來見于是人事始擾ヒ矣炳先一日約予欲
彥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好學而又雍睦怡ヒ如也索筆為記

書其楣間曰怡齋炳先求予記之予以行不間辭未能也後九年炳
先試南宮過廬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矣又三年友人
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失一見甚恨且促迫怡齋記予
得書喜甚問訊長沙故人則彥周魯仲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之集
惟侍講與予炳先兄弟四人在爾今侍講入桂予居廬陵炳先兄弟
在長沙交遊之存亡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
先兄弟其尚少也予其亦似予也乎炳先名紹祖弟維先名述祖吾
州安福人也從長沙今五世云淳熙三年月日記

無盡藏堂記

永新縣東郭外右十里曰橫江張司理德堅居之近無邑喧遠不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荒乃築山園于郭萬家剗壤為址實以芙蕖布礫為徑夾以海棠為亭為軒以憩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遊焉德堅若不滿意者顧曰是非不佳然人為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杖芒屨循海棠徑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濵德堅却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蓋江水西來淑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為兩中躍出一洲如橫綠翠咏昂尻庳美竹異樹不莓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欽服勢若競驚聲若相應若將胥命而會于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散之不見膚寸義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巔者蓋月已出矣景明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為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功者窃藏以逃嘗誡與子追亡收逋而貯儲於斯乎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誚予曰宜州太守韓侯壁直諒士也初抵官其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蓋山谷之貶宜州崇寧甲申也館於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辛酉為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國大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向湫隘屋廬壞隤徂不成列拜廡屑貟今侯庚止顧瞻而矚爰出其閫距城不遐得地閒盱湖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峯嶔奇駿奔　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屋六楹以妥神居刻木肖像是似是享俯湖為門于登于臨湖山清空雲烟高寒神則降集人士嘗遊既成東門亦名若記拭既以清風名門矣于學詩山谷者徵予莫能記之予執書嘆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甄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戍樓蓋圖之也卒於所館蓋饑之寒之也先生之既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庇之南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扶是以　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為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表不者思云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　烏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乎韓侯也先生之沒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而燠休之則主賔之賢牽聯俱傳也惜也韓侯之後乎先生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達茍達矣前後足校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門其傳立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韓公云

興崇院經藏記

安富縣南出為十里者　地曰烏村有寺巋然者興崇院也作於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迎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眞與惠崇者又作之殿有　庵湢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〻而居繼

繼而不絕者二釋力也釋海璿今居之璿良於醫得錢無可所用獨用之於其師之教所宜為者宮廬之歌傾佛像之漫漶既首既考既板既漆則與其徒蘊賢　計曰有寺百年而無一卷非不末而農不書而士乎蔬其腹袖其軀焉而已矣吾徒藉弟今自寂自將廉靦廉忸其若後之敏惠秀辨求心問性者何于是傾索之羸勸里之俠得錢如干蘊賢乃杖竹履草風飡露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紙于開元寺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為甌者數十百承以耦輪博以崇殿金碧煒燁丹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訊庶罔不尊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倫璿因文士劉崇芝及吾外弟周世通來求予文以記其成予曰彼於其斯之紙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甌之矣能如是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是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是固也抑不寧惟是釋能以無紙為作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能傾貲以市紙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而殉色釋能辛勤千里而求紙固不如士之重所以附炎奔命以死權子無以詰因併書其語蓋殿成于淳熙戊戌之冬輪藏成於己亥之春貲出於璿力出於賢與淮云淳熙己亥十月三日記

愛敬堂記

富州鄒虞鄉豐其室而歡其心曷歡其心也欲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蓋亦以競與其子長如嘉木焉既條既葉蔚如其茂也其幼如釋苗焉既露既雨焰如其秀也虞鄉作一堂叢書於閒歲聘良師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淑其子問名於艮齋先生謝昌國命以愛教虞鄉又介子弟延徵謁予文以記其堂以範其子以諗之曰有子而教之非愛之矣抑今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今之教子而舍曰仕云仕云者稀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鄉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鄉士其位者問其位則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楮有瑞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嵲夫果俟於外乎哉今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鄉大夫之逢而出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為二三子者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欤哉虞鄉名時舉年月日記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大皇天壽于萬有開七秩是將成義黃登堯似天齊日昇復無亟極自商三宗用之武而下藐乎無以頌為也聖天子穆然謂茲盛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閎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峻極鴻號對越夫紫昭天同符親亟老亟流眡厥慶溥將有截以章表不匱之孝臣孚有母某氏厥齡若干僉曰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書玉軸山輝華鎮榆狄命脈斯堂也里趙諾來賀塞門於是宣溪之人始知王氏有子矣孚臣迺作新堂以侈君賜以怡親顏以詒孫子取緑綸之辭榜以慶衍既落成屬某記之窃惟孚嬰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

未更事而孤其母夫人蒼簪舊制雪鬢冰歛夙宵連如憂子無立孚念及所付感母已憂我將何修以懌母懷則致身書林蓄畝曲墳膳服禮言將擷其根不寧其芭范淑其心不寧其啄凡當世鉅人長德是惟不聞世軽千里師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數談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用光厥親是不特書閎克用勸則擬張厥初刻石堂上淳熙七年正月日記

韶州二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粤產古不多見又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粤產亦盛矣哉蓋自唐 德於 今五百有餘歲粤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英誅安禄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二言用天寶之數慶歷之隆豈遽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襄公感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漠爾相與吾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數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為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諏諸往度諸来必有超然瞉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德明在職數月為兩公廟記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厲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 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

成屬某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二三子廬於斯墾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殂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年月日記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褒室廬之夥名數之籍粟米蘭絲之征視乙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輕而重昭上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而士大夫顧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彦士也文行之譖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且止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上至于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已以秩民癉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綏垂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悅隨若已之饑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卑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如　晝夜無止某人顰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民能文辭如陳果卿者如徐徹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暮年政洽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勖其志移書謁予其說記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其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年月日記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圮予老里之士陳懋簡徹而新之其經為尺六緯稱之為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為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介椿以請謁焉某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絶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

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為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讐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至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歷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不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乎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不然然者衆不然者寡不害其為齊也後此百千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寡則可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沒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遇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豈宰惟廬陵之鄉

先生也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為ヒ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修斯堂而尸祝之其誰為也生而有為其不以此而易彼乎楊某記

誠齋集卷之七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七十四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魯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叅六十年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之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式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裨也下無以裨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蚡蘧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吾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吾則曰吾裨其上足矣至于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其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乎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十有五日廬陵楊某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録今安福縣以狀曰稱奉議郎即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遂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曰言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閭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弼籲天實絶願以身代父蹙然而穌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絶甘分少以助之同産弟永弼受業于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没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王禄丞劉毅死官下卧在地承弼為棺斂尤窮至幼弱女承弼聞之即庾其直鞫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及嫁後已女先亟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祧亦任之
嘗屬年氣道館相望公私赤立承祧曰勸公分實難請從我始幸子
第倒廩賑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過雜活者萬數
承祧所學雖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襆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牆才
高士小大有就承祧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嘉士
承祧執詩文謁之佐遣　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祧不惟
能文亦復自重自此邦第一人宣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
於轉運判官劉焞以承祧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報閒某
人孝行鄉義宜在旌録誠如尚書證昧死以聞事下比部禮部尚書
王　權侍郎王素員外郎臣端臣言劉承祧宜旌表門閭尚曰可仍
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
州下安福縣於所居　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匕西有十二尺飾以
丹堊藏以嘉木云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椽官寺之　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而小若黝若堊
蒼若　若翼斯擊若咮斯章若綬服巍弁之旋飭者范公亭也公之
逸事孫莘老詩之江彦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　戒仲刻之趙君亮
夫懋德惜亭之圮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之當公伏閤以死爭
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為
獄椽時抱爰書觚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將立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如不聽何然則公之所易人之所難而况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傍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嚮之步而歸哉何不為今之仕者之笑也然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之之心豈矣抑嘗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楚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怒公者否亭之作與否損益云乎哉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顧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廣屋雨雲穿夾桷叢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無所取貲思悟曰四隣來修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融之於黌舍其可迺斷迺度迺陶迺斵迺塈迺雘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　有檻有雜有簷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口誦絃鏘如有嵩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闔釋公移言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州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齋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修而入至于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畧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彫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故自不可以不修也琢且彫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工倍而器無就故修已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磻也則祿肖而裡不核故

正心在誠幸而玉也非磨也而主人猶焉莫之識則亦或毀於塩或
捐於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矣間其所以
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淡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
之學盖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條有四其曲有五是物也天生烝
民之則者非欲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君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
於賢自賢而跻於聖潜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艱公不
在此其將焉在月日某記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彦與以書来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于文之胡先
生以浩名齋宦遊北南清貧没喪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
得中追惟先志大懼實墜以貽前人羞懸鶉棲茹鉢積取餘以作新
此齋于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
不御于九京矣某得書拜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惜學先奉直令
求師於安福拜清縄先生劉公為師而廬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
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于清縄入而聽誨于浩齋一
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頻足歎曰
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
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而無聞而已然不虚此生者猶
粗以有聞於浩齋也彦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于是為有後矣是
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盖將天地之塞令齋房乃爾隘耶某曰此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建宜宇謚鄉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即致其仕淳熙己酉年閏月十二日門人楊某記

高安縣上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于州學之西廡一小窯房號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于己酉歲七月八日落成于今年三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數于列者曰奎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窶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奎之陋不陋于顏回之卷茲宇之庳不庳于原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于陋荼之厄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九軌扇以千區餽以萬鍾于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于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何不可也學職吳泛周崔仁本孫天成謁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記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

予同年何同叔謂予曰　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物瀑泉漫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葛紘之舊宅與王方平麻姑遊宿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之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予不可知也余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來興孤往至宮之西絕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歎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二山房使來遊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於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襄逢今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後一年郡事畢蓋盡者餘湊者舉後一年迺　其地蹊

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贊一室前作重露迺閣其上月扉風櫺縹緲飛動若出天半迺斲文木迺架縹緗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物道士李惟肖節本度相與効力春杪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書之俾來遊者知賢太守之大雅二道士之勞勤余曰諾為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民不飭厨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少出拜同年坐一坐皆屬目之余與之合而離亡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孤懷勝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縣矣紹熙初元九月望具位楊某記

郴州仙居轉船倉記

嶺澳惟梆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氓窶　氣屬濁蒸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置鎮抑哺於衡董七廉毉孟其川元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瀕益險厥土益蠢厥寸步息退里許舟至鯉圍膠而不前州家於焉慶於茲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郭復道山蹊犖确鬻足棘茨留行泥呻擔啼過信乃違人勘費倍險踰於磧估踰於羅猗欤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詠傳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廉一葦可杭迺詥州頴我來自東書笈衣囊不賃不庸吾以私人挈携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盍以名匠三十緦觶往庚也楹迺廡其前爰受米粟迺墉其環　爰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李卅是經李夏斯成罔腹于官罔扃于氓師飲其逸歌舞侯德梆山之名迺俠迺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紿熙初元九月望具位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　尚書謝公謂書也橋作於何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僦功於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郎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浸畎萊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沈以聞詔行賑貸公奉詔錯事下二尺木書諗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畎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詞以告于縣尹曰丁君某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

於常平使者曰飢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賙則眠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飢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與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僦眠為工造舟為梁遐道奔輳運木為土日千其人刳刳舟艇二十有奇于之右載堤橋成沂而望者若鳧鷗之泛清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鳥鵲之梁入漢而不沒也於是畎之楊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来之濟者視淵為陵視冰為炭視驚濤為坦途縣人録其役謁予記之予曰是可書也今夫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涉者其顙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幸之也士君子旁觀動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幸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飢氓飢氓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飢眠利而舟子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眠始大利然邦眠之利今之難乎抑久之難乎今而不久邦眠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無忽紹熙初元十月二十九日記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遊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居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若滙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迎大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長天蓋東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

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裡皆立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緲於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紫騮綠駬競奔爭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陽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迨暇則徘徊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大于崇虜再葬至紹興辛巳又大于崇虜雨簾雲棟剪為荒烟野草垂三十年惟人過者罔不嘅嘆今太守左侯昌時作籓之數月因長齋先生謝公過運相與談斯亭訪遺趾披榛而上鬱然獨存迺謀草茅迺屬二徒為存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遼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今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庳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厲於民又種萬松以遶其西北又蒔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牧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而樂之相與謁余記之且曰吾侯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非使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于府庾溝壘訓兵戍虞惕彊圉風夜畢以力整以暇江海盜悉縛致麾下奸慝跡熄不敢窺竊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比塗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遊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我淮上以詔予無止予曰諾紹興二年四月六日記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江右甲朝廷視邦選使
其重視姑藐雲川諸郡云紹熙元春　皇帝于相廬陵調守孰可
于是莆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荐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
月教條既給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僚商畧曰是邦六一
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記焉非闕欤捐布三十萬名匠視成官無
所預誅茅于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而落之名以六
一巫相益公聞而賛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烏得而易于是旁搜先
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葺
先生之先所以存是邦之故事以留先生之緒風以荅士民之去思
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予於先生獨無情乎記斯堂子獨
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昔在潁今在廬陵是非先生
之志也予然在潁之華屋今為荒烟野草在廬陵之荒烟野草今
為潁之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
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當時敬之而后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然則鄉
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閒六
一之堂其存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
生者鄉里反薄而后世反厚欤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没距今百有
餘歲矣堂之在潁者化為荒烟野草矣而斯堂自潁而歸廬陵
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今侯斯堂其能歸乎然則
天也亦人也既以為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日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七十四終

某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七十五

記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畝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庳且隘顧可謂稱矧是　宮古以擇士而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極嵗陋月隤至者千人項背駢絫至葦莚為廬架以蒼筤風雨驟至傴僂蔽遮僅全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實來居守幕府肇啟一新百為劬躬

疚懷于夙夜仁聲美教實允洽盱庶文令武競兵戎肅然靡故不葺
靡敝不革孚於九郡水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干人先庭
果以為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扳級更棟折榱傾凜乚
將壓顧謂紹中廖君侯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湫隘吾不簡隨
否其宜稱否迺徹厥舊迺塗斯新意匠是斷畫堵是度棟栗崇乚柱角
奕乚率仍舊貫蓋四之一考宮有舍揖士有堂爰廊兩廡爰拱二
掖可按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墺中開以南前後仞墻內外有閑自
閒之表絨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員左次右局不殺不併 為閨
啟閉維時職誰何若於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
徂門自門徂衢皆覩其地士之集者暄則不宴霖則不淖經始于是
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落之公屬予記其役予諗
于諸生曰公之予諸君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來試於斯盍亦
斟長江以為渝挹三山以為觴以寫胸中王謝康濟之長策以答鍾
山草堂之英靈毋梳毋疎毋譙毋玩以毋負余公延佇之至意公名
端禮字處恭其仮廬陵楊某并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他好獨好
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乚林艘永
新怪石以遺予乚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斫艎為假山友
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紿予笑曰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敢紿人耶自紿耳才旦曰有石而無泉非缺於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埋即命浚焉果泉洌以猛因鑱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鑿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蓴荇每疏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為機泉貢珠躍玉飛空而上若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　叱然後湍然而上決ㇾ而流ㇾ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遊而喜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予後毋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余用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顯其後漸與人習圉ㇾ洋ㇾ若與人為戲既而復隱若恥以自供人之戲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ㇾ之每食至不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己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之不可為緩也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艾可艾予亦可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玉隆病叟楊某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趼觸熱走百有二十里訪予於南溪之上踧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槎江朱生知徵德全者嘗於先人予從學湛與之同硯席緒書策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為人湛能言之寅旦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

之悅口泳仁義之洪瀾而不知江海之沃日獵道德之具圃而不知雲夢之獲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言乃取以名其堂敬介湛乞先生一言以記之上何　而不涉下何濟而不願願約以為後學惠不寧惟朱生之福抑湛也實與被焉昭七之不揭昏七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嘗從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界也有罔其承也有系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夫豈雖告不知所以告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楊某記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於中路約予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曰已旰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而走九曲謁親舊家寂七門未啟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啟矣予入坐廡堦有頃信臣攬衣猝七而出是時風雨昏七淳淳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處修廡步窮巇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嶠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嚮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知治所謂雲端甚堂者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嵬起堦盎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闌闇數十萬家如在井底下視瞻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遂蔚者青原

也其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而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欻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年月日誠叟野客記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渾之瀏陽李氏度書之地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趾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君彥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誥以名之復為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　才也既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教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制待侍講晦庵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蠹

攸致政君嘆曰灾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日造暇携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　地於大湖山之旁曲邃演迤改築有日矣而父祖相繼以逝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齎志未攄則又喟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為人子為人孫矣則惡衣絕甘圭積黍黍匪閣弗為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趾正方厥廬高涼自地視閣鄰在天半自閣視地濟在谷底湖陽三峰吾山相臺排霄爭高摩肩亟馳後先低昂互為崛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是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書皆今代無價手作也新記徵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謁於予予謂儼曰為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栗帛金玉固不棄也之傳遺子不以是遺而以奚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於其貨于其書不既左乎其異乎今必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賀李氏子孫之遺也不寧惟李氏子孫之遺也亦謂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遺亦謂我賀茲閣之遭也致政君名作乂淳熙甲辰遇　康朝慶壽恩授迪功郎致仕德廣名　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稱有於州里云紹熙甲寅年閏月五日記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泊跨牛庵據胡床小極睡思昏乚也縣尹李公垂簿公趙昌父傳呼而來予攝衣躡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往是時春欲半亮欄送目一望無際綠楊拂水桃杏夾岸澄江漫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平野自獻視山谷登臨之時晚晴落水之景其麗絶過之而公程嚴奔不得久留怱乚留兩絶句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復十年予宦江東予之倩安福劉介以書來為言西昌佳士陳誠之所居距快閣不遠而距澄江又加不遠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闌闇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有語誠之者曰盍樓其上既蹟予成呼酒　二三詩友落之開牕捲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凄神寒骨便覺目斷珠宮去人不遠因擷山谷語偏曰遠明願先生記其説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于居城之巽小舟二百里冒暑而訪予於南溪之上投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

往予讀之驚異外閣快閣無遺予誠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榮白鷗老矣因跼而請曰先生于恂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嗟吾為子懼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爭墅公去我來應屬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爭埭割我鍾山一半青之詩是也今茲以子棲偪快閣非誠虎牢之策予山谷猶有鬼神嗟爭物自此始矣年月日誠叟老人記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餘人合詞請於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百年於茲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宋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郡一為加多而其租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為稅畝于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滅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謀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鄉趙公彥逾亟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聞乃紹熙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日百里之民如痗起行歡聲正同升聞於天願先生詩書以語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楊某記

卻州希濂堂記

余謝病免歸儻卧空山與不世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卻陽史君藩

侯盡獨不我數遺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卯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　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盡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湍公興嗣詢其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乃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首闢而為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間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不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子於此當深發矣因為盡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徵(徵)之意湍公疇能發之徵晦庵疇能領之徵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譝似密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徵者矣抑　請大之者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濂希其四也盡充其四以上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哉余聞侯之為即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年月記

譚氏學林堂記

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郡博士始策上等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員選試大學知言載在選中當築一堂叢書於閒絕甘屏棄而以詩禮為膏粱捐綺紈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為笙鏞閒堂名於良齋先生謝公匾大書學林以扁其楣又問學林之說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豫章擷之以論學者也予嘗觀於高山深林予覺𠂤乎其陟而彌峻也蔚𠂤乎其眺而彌廣也窈𠂤乎其顧而彌遠也予也入焉將奚乎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又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遠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途悠趨名爵者其蹊捷予能不誘於腴不厭於淡勤於捷不惰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恐榮華之勝而根柢之負也文詞之深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偭也嚮聖賢而偭名爵苟不至其嚮必至乎爾也嚮名爵而偭聖賢雖至不止其嚮亦必至乎爾也子將欲入其林願聞其嚮知言字養正年月日記

友善齋記

大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其為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於友人張功父坐間未知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講詩文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怪而問之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杞菊賦語也子方與四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於賢科之中於寒綠奚取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堯臣之所以深取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為賦之予既謝病退休於居自念平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許子紛紜然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走一介遺予書以道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以道亦豈有求者乎而其書詞乃曰竟臣嘗受孟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竟臣有一齋房名以友善願先生記其說以迪其衷以就其學予曰善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蓋有以其善者友有其善者友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者子之所欲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善者善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鄉有千金之璧我將假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璧也而況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璧為子之璧則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於子者也年月日記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　陰慈倫福皇太后聖壽八十迺春王三朝　皇帝鳴和鑾倫法駕詣奠夙興皇陳天行朝於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壽皇拜前　皇帝拜後　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驩浹昭七愉愉如也縉禮告璽慈顏有喜　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宗祐我王母受茲介福施邦家予一人敢專嚮之其錫類介眷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員吉州泰和縣進士臣胡銓父臣諮封迪功即致仕毋歐陽氏孺人贊言寵嘉命服淵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邑里交賀族親相艷乃偏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　君賜蓋取諸彖
書語也　維吉之胡其先肇自五季避地實來其別有三若資政殿
學士忠簡公是爲值夏胡其祖伯也若諱衍策慶歷六年第仕至朝
奉大夫者是謂大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燮之父子是謂黃潭之
胡其祖季也伏而未騫治而未昭其昭其騫不在燮予惟諮里居有
稱嗜義若渴教子若琢切而箴也允迪其訓勗其業將以樹其家
而光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屢書於月成高擊
皇上錫類之恩配于至天曷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于親
者以忠于君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也師之則
是其効曰吾家子雲而外求者焉則幾矣豈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

親三月既望楊某記

誠齋集卷之七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第七十六

記

五美堂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安城歐陽巨卿無他嗜好顧獨以為善最樂擇地而趾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授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一善則不可不迹以善　不可一日掃瀝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為則手種雙桂于其地二子相顧喑曰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　我伯霜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長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為記其事且舉王氏種槐之意以攡張其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假歐陽氏光以策勵二子考德進業以顯揚乃父巨卿素後遺趾之達謀予得艮齋之文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卿之積善二子之繩善艮齋之樂善一記而其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扁一堂未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来請曰成務成文蒙被先人尋訓夙夜遺墮是懼先生不以兄弟為不可教也以五美先生不尚有知乎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願更乞言以終其惠予答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子產復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尼之五美則兼子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惠歐陽氏不既大矣乎問一五得三五問二五得一五成務字幾先成文字昭

先幾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熙五年十月日

卽州重修舊學記

庠於黨序于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来古矣卽諸侯國也鄭學獨無慶歷間天子有詔乃造自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誣置罳湫獄左廋右用遷於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允與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與壞廢常陰陽者流實汩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度閣塞門峻級塞途非其舊也礎峻而庳徹蔽而通翳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習之堂或造或因縈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溪之舊自今黃侯汰始也經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君岐卿博士　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後萬里復侯曰侯之再復學宮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　之舊地乎將不止于斯而已也如其止于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其不止于斯而已也其為萬里諗卿之學者曰盡以其所以遷乙于善以其所以復乙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矣試參記

羅氏萬卷記

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于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今廬陵之羅其後也出疑歸門北東四十里而近為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泊澄演迤之學蘄刻卓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族遂昌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之遥為印岡之羅自鄉先生天文以詩一經為三舍八邑之師其于若孫若曾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又人其薦于鄉者何數至今遂為士鄉家章甫人誦絃也自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為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關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長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書扁以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每月之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昏霄亡寢廢食記覽簡策日誦萬言追琢詞章月充千毫以書來請曰宗孔刻意願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涯奚而可航聖門奚而可堦予復之曰服飡仁義蓄經訓學也誦數訓故摛艷文詞亦學也薄陋藏修游談空虛亦學也擇於斯三者在楙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為數其然豈其然乎譬之田烏水旱救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文先生之永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猶殊于東西塘之羅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故夫而為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楙烏後出蓋可畏晚發愈可仰豈惟印岡完塘之而已故夫與予叔父侄皆親也予以隨牒倦遊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醉經有軒曰遠俗曰默曰南曰北皆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詞移書于余曰豫章學景佑肇造治平遷焉火于建炎而復于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莫取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僅僅草創時則葺為未周後人承之歲增年培于是面以櫺星中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貢歲在乙丑侍郎李公延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郎張公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圮講堂最久則最先圮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為也齋房久則又圮重門久則又圮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為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輒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踟躇則見殿宇將壓兩序窘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于是喟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誕寘之隘巷予于是市地斥壖名匠屬役殿宇腐矣乃徹乃新櫺星禘矣乃拓乃曠戟門隘陋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幾其出入廣廡一序增之四楹端委庋左犧象庋右罍不于官于學之庾工不于貳于市之傭執朴不于吏于學之職厥布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有奇者厥銑也昔歲之季夏紝之而落之以今歲之暮春高明奐墍美輿孔碩可百年不蹇不啻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予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予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乎入自櫺星若至閾里趾于戟門若覿孔門墻牆彼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若此其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盍退而日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充者家蹈而國達者孝與忠與仁與義與得諸心矣充於其身者及吾鳥而謂得于心也可乎不可也充諸身矣蹈于而家達于而國而及天鳥而謂充于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于公不然公何負于二三子公名戴宇定天莆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

喚春園記

新喻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鄉曰臨川其山深秀其水紆潔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峰孤聳如有人自天投筆于太空至天半翔舞翻倒而下至地躍而起卓爾而立其附豐而安其顏銳而端又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人卧地仰空醉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之人名之曰卓筆峰云
士之居于臨川者皆爭此峰而面之面之者衆而莫有止焉者面之
而止焉者惟文士周仲祥之居為然餘皆不然不然者皆仲祥之為
嫉ㇾ仲祥不懼又加貪焉又築一小園于居之旁其求多于此峰未
已也一日介吾亡友之子劉廷杞繪畫其所居與園與此峰以来求
予名其園且記之予歷指以問曰彼園山之椒有亭翩然其上如張
蓋風中勢欲飛去有掣而止之者何曰此靜庵也彼山之趾有大屋
碧瓦承覺風屏月檻閣其上而齋其下學子往来操琴枕書吻口鳴
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以進修之齋左以醉隱之軒而冠以翻紅
之閣也彼園之植高者雲倚果者地覆纖者華如茂者渥如丹者素
者黃者碧者畦者泓者又紛然如時女之出闉闍酣遲日而拾瑤草
者何曰水者蒲蓮陸者卉木也予歎曰又多乎哉仲祥擬此峰于懷
袖多矣而園亭卉木之幽茂盛麗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
寶劍乎予恐造物者亦將仲祥之為嫉ㇾ之者不寧惟臨川之士而
已園之景名其一遺其百則總策而命之曰喚春蓋取諸劉夢得之
句聯云仲祥名瑀喜教子如　容長齋先生謝公為記其堂亟稱其
賢其二子未冠以秀警誦書如水倒流下筆翩ㇾ有可愛者其筆峰
秀氣鍾美于是乎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慶元二年月日楊某記

委懷堂

宣溪黃介甫淳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與之語如江吐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山出泉如琴走盤也蓋其家自察判公旁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萬卷無日不討子若孫立于庭而訓之于家ㄴ之不易樹身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蓍之我有師友汝其範之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劬于學者耶使子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他日遺書于予曰維藩于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ㄴ然去之至于欣ㄴ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于淵明之口者也故以名肆業之堂願徼福于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為扁之未暇記也今日皮仲久歸自南溪者踵而請曰介卿之委懷記先生忘之否先生首作之否予笑而曰東坡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后還予逋介鄉之債今十年矣其可不還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人徒手復命乎哉

趙氏三桂堂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于綺繡金貂之林而爭行于秀孝文儒之園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ㄴ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乎延平和烈獻聖武仁宗皇帝是以有務學秀出之詔宗學方新經術首選英宗皇帝是以有文義異等之擢學洞書禮傳釋孝經神宗皇帝是以有究厥徵言之褒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子正議公每曰五十二子可教惟汝ㄴ可不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義公感父之訓念祖之業耕獵種績溢為偉辭儒光推表厥聞允焯遂中紹興戊午科正議公又傳南陽侯之業以訓其子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為文臣汝今未官可不苦讀徽州公于是鑽慮殫思繽承先業遂中詔興戊辰科徽州公又傳正議之業以訓其子亮夫亮夫以訓其子時侃時俊二子皆以文詞薦名而時侃遂中慶元丙辰科是歲六月時俊来為吉州戶曹椽徽州公遺書予曰彦恂愚不肖不能大先公之門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受授不敢汙茅嘗勵諸孫曰汝黨世科當為議作三桂之堂今不踐言用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着盡為我記之說用先前文人以 吾子 孫子獨能辭予 之曰自晉人以桂林一枝自況相傳至唐乃以棨第禮闈謂之擢桂歌于杜氏之詩今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之盛事矣哉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之書當正一卷之書未易已也顧所用何如耳取科發身一卷之書也惟忠惟孝以維持王室磐石國祚俾宋萬嗣復無極則君家子孫久大閱遠亦與宋罔極亦一卷之書也顧所用何如耳惠國諱 南陽侯諱 正議公

正議公累治劇郡紹興間其治天下 晚守京口獨當辛巳虜寇之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沒至今屈之云

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亦廢其地入祥符宮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即舊趾作新廟即廟廡為學舍至紹興庚

午大于叔辛后六年予為州戶掾武吏陳君爵為宰盱江黃文昌世永為主簿一日二君約予登賢縣學之趾則榛棘生之瓦礫翳高二君慨然欲立之未能也后四十二年黃君之弟文昌來為宰其治明而寬惠而能維暮年民訓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終乃斥其贏為錢百萬攝守黃侯濬復佐以五十萬中時大成之殿繚以文十餘區之房講席有堂入直有廬肄業有齋東西有序庖湢有時兆修胡篹繪事從杞百爾文物麗列一新釋菜之容觀者起敬弦誦之聲聞者勸學屬役于紹興甲寅之季春而考室于仲秋黃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凡天下士也予之畏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凡嘗有志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今則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凡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亭有至易而人之難之者于抑聞之乎贛之為邦其山聳而勵其水湍以清聳而勵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化之易也彼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於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于節與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楊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為淵章貢為山曰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之聞也乎故曰因則易今

子出言已得之矣異時恃有磊落光顯于朝以名義聞于天下者其必贛之士也夫豈非子之教也夫子老矣其猶可得而見也夫

廣漢李氏義槩堂記

予自少從子嚴先生父子講學側聞先生同郡有君子為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為空言業文不為譬如農夫耕以忠孝而種以仁義視君以親不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不以莊不滋而異其惻君實恥之予私竊起敬焉後班于朝見蜀之賢大夫士益衆問以所聞則又益詳咸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報聞而歸可以已矣君則喟曰苟可以報國吾何愛焉始興丙辰之旱傾家以食為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則又喟曰吾自為善耳吾何憚焉如是者三十餘年矣五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蓋畎之枯而補瘠而腴稿者奇斛計其粟至一萬四百六十有奇於是里之旰且怨且譁相與謳曰我有耆老李君弼之我有髫髽李君穀之孰旌李君吾尸祝之是歲之冬廣漢新太守余侯時言至止聞而忸曰州有斯人而壅于上聞咎不于在則以其事上于部使者轉運使趙公ㄈ說亟以聞宣撫使樞使王公炎又以聞後宣撫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瑞趙公不息又以聞孝宗皇帝嘉之曰爾以布衣居于下土乃因年

飢多所全活仁心義聲徹于聽聞乃錫贊書官以九品時乾道九年閏
正月九日也于是君之名一日布海内君既拜上恩則扁其堂曰義
槩以侈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仲以奉大對愷切第甲科佐著庭
史成增秩復請于朝願移榮于君太上皇欣然曰孫知曽祖秩之
所嘉再贈承務郎然後里之旺怨者釋諍者息譴者默今年三月寅
仲以書及圖抵予曰義槩之堂先祖名之未暇作也重惟晚志其可
弗承兹堂其可弗築端策面勢得其址于先人敝廬之側西山之
益再一終乃克有就復閣其上扁以尊祖執事嘗為賦詩今不為記
其後以此諉誰則諾而書之其高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之
二閣以尊奉兩朝之賛書君像在焉胖賢之詩則刻石堂上慶元年
月日記

玉笥山重修颯馭廟記

惟泰元尊幬下土鞠萬生俾發育亨嘉罔有札瘥豐楙預粟罔有捐
瘠怡愉介熙罔有哀籲是惟皇上后帝之心然高居霄極下視毫端
或關兩間或壅聲聞則有伯強繙狂崇降威虐我民于是乎有疫癘
之眚虐魄支祁僭陽逆降我民於是乎有燬霾之眚我民披肝為紙
滴淚到泉叫閽排雲將焉攸訴維天一　必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
臨徹帝省挈携陰機肅灼民瘼孰夭孰夭疾威睒閃睢盱孰曠孰塾孰噫
孰欠孰逸厥酸聞而藥之膏之濯之淪而流之潛之灰之駕彼飛龍
乘彼白雲秉蓬旂提青蒲揭訶百神詰誅萬祆惠解我民會歸和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迪民之康樂帝之心惟大江之西吉之吉水出縣北東六十里所鄉
曰某鄉山曰玉笥廟曰颿猷者帝心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茲或曰
西嶽華山之離宮也或曰吳史居雲儲之神受后帝弟立于茲山也
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今曰颿猷自皇朝之宣和徽皇所
賜也上沂章貢下沿洪撫旋倪奔七農商梵七士夫欣七相踵于途
晉會于祠被以祈年此以祝釐帛拴弗營惟道惟粢祝史致告如鼓
答桴償阯山則疵厲不作霖霖時叙娄豐孔碩潦反其壑火熄風
寂頻年泰和我民舞歌則相與視廟疏鑄諏其壞償某殿某室某像
某服是建是築是葺是縮于兎于木于堵于屋昔故今新今燄昔塵
匪神我勤繄我答神用永賴于我民其費出千里之人其倡之者于

友生鄉貢進士曾三異云慶元五年十月既望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七十七

序

施少才蓬戶甲藁序

蓬戶甲藁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讀其文槁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庾乎其有詩矣讀其詩杳乎無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詩矣無文與詩今人以不嗜則宜有文與詩古人不嗜之耶嗜與不嗜非施子之所欲知也吾獨有嘆焉閟焉而不以覿市焉而不以亟施子之為人則然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施子當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

廬陵楊萬里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而彼又何辭焉藉曰不受則吾為妄人矣吾妄則施子又大妄矣施子妄也欤哉不妄也欤哉吾不妄也欤哉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亦且至矣吾猶以為施子贈勤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忘其至焉則詞泰矣思逸而詞泰則古之人其去我遠者乎抑近者乎既以為贈亦以自贈絡興壬午秋九月五日書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更禮闕以肆欲天下不昏而移者否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更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非乎五胡耶律之禍亦烈矣吾民不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自智也而樂禍也則亦無所主有所懼焉為無所主而求道是故無得於實而有得於妄有所懼而畏死是故妄之中又滋其妄焉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訓憂乎妄之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無有而有無此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信半愚者信乎爾疑也疑信半也則於此塞其哀信也則徼以福其親矣不有家者豈里者議矣嗚呼更禮而親焉瀆之大也更俗而自焉亂之大也然下達乎細民而上通乎王公大人安焉乎瀆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為之者之過欤抑有所不欲為而不得不為欤不豈于迫而讓于怵者幾人也佛足道哉求夫特立獨行舉天下非

之而不顧者又幾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蔣安行其家故貧喪其親哭踊奠祭甚禮而零陵之人不稱孝焉問焉則曰佛無所禱也安行聞之若未始聞之也嗟乎不能于王公大人而能于匹夫其賢否何如也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中國幾年矣佛之俗將移乎夏矣人之聞于古也佛絶而絶矣而安行殺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無安行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王中正之道而禮復于古言異有禁街異有誅以攘佛者之妄而謂天下不復于先王之治可不可也吾既于安行乎嘉之而又以深有嘆焉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

送郭慶道序

萬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徧也大抵夕痊而朝發萬里有憂之永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召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他日問之曰卿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咲曰醫不必言也且子以多貴乎則湘水之役符堅法當勝謝元也且子欲已病乎欲嘗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于其成之待而于其初之貴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樂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樂者何數也醫不必言也萬里聞其言欣然有會于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為書其說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于南溪之北涯三年戶不閉而無客未嘗掃迹而出無所于往閒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嗚呼傳呼則又伏匿草閒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商有無議什伯紛如也聞予來則汎默罷若去燥濕若調酸鹹至于時之所指以為迂儒寒士達不多于予而窮不少于予者則往日未而月未去晨坐則除夕宵主面有饑色而談有餘味人不惟以噪居者亦以噪來者不惟人之噪也予亦自噪且自惑焉謂予與人相同則後之稱奚以合謂予與人相異于無相異則後之稱奚以睽使予不惑而不得也最後得王生于

後才臣者其于古聖賢書一見便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哉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于有司願請所以贈生之是行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於得科目而已耶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之驚時之售有餘也科目足道哉其志將不止于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上之不置于士匕之不遑于上生以為匕何等事耶靜則道動則功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自則福之是之為也塲屋之文奏以價驚麗以媒欣抑末矣是之為也士之言曰我將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末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其終不取士不與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爾古之人不介不逮不摯不見

塲屋之文其士之介與摯也與介之辭若吃也摯之悉若嬓也于賓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愚良不繫於塲屋之文哉種玉者不碪藝稡者不禾奈之何以禾先以本繼也生其力乎其所以植以堪乎其所以計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乎于生乎觀與麗乎爾則生之得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乎于生乎觀

南溪楊萬里序

歐陽伯威醉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于傳彦博之座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乎故之慕之私窃其媿自不如也後二十年閒吾里蕭岳英為予弟撰師得與人為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鬢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凋剥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凛ㇾ為不減于昔獨其貧增為耳不以增於貧而減乎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胜醉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佳ㇾ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麗秀逸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闖殆徧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曰窮之療與否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為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療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威名鈇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五者附入元裕黨籍其尊公彥美終于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充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為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稻粱吾猶以為淡也而欲求薺于荼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糧而窶也天下可無稻粱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日而無稻粱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況未必死乎然則稻粱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于是書一日而無之天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亦非止于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然讀之亡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遲知之ㄈ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欤食之而淡也食如不食也吾友
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為三年也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
幽矣忘其為淹且幽也不惟忘之又且樂之問之則曰吾方論語之
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覿而不今人之覿是以樂也始吾之讀是
書厲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紲也已凝乎其瞻其若失亡而不可
補也已今也勃乎其辭其若決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乎書以
其副遺予ㄈ取而讀之欣然嘆曰是非所謂苦而甘者欤是非所謂
淡而非淡者欤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欤甚矣乎習齋子之于斯
道其幼若此其得若此其發若此也予聞書與人必相變也書變則
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孔顏
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奚以亟此之變也奚以舒願
子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劉先生為師
而友于劉子彦純一日彦純與客過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舉酒百
酹皆醲呼吁大笑坐上索紙筆為古文辭詩章百千言頃而就飄然
不可羈予驚且奇問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也亦劉先生之門弟
子也於是定交居二三年亦不自以為樂予既白劉先生去歸其家
日夕非彦純景明之為見於是始悲已而予官於贛又官于永中間
與景明遇者一再今年秋景明訪予于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問則相泣相懇以皆失所天於是相弔當予與景明居年少氣銳各未更事視天下哀樂泊如也豈今日之弔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友相友而不相樂ㇾ而離ㇾ而悲ㇾ而不見ㇾ而相弔人生之不變慨乎其有感于予心也數日景明求歸予曰子留予留也予與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復幾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幾使予與子皆中壽率八年而一見則其見者又有幾乎不子留子猶子留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學而得貧以嫡長而青不輕吾父之窀穸有期而所為窀穸之貲無期吾將道宜春以之長沙以謁于焉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貲乎因賀之曰子行矣或曰初留而卒亟其行弔未既而賀及之禮欤予曰非禮欤父病無教子病無學教以畀之學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貲多矣乎是以賀事親者不于其豐于其勤豐言物勤言躬也景明之諸弟子未有立而景明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乎是以又賀景明之故人賢也而厚祿之為食見以貧猶將勸於分而況為親而見耶其不勸乎吾也乎是以又賀無或人之說無以發吾說吾無說無以為送景明之說乾道二年八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送羅永年序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為可教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遇款且久而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ㄈ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兄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為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嗾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嗾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嗾夫命儒者乎永年曰非嗾夫命儒者也嗾我之所用儒變吏也予曰然則嗾之所在ㄈ于不加多在彼者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隸而變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客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槭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悲夫嗾子者吾以悲夫嗾子而不自嗾者彼不病其悲子猶病其嗾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于數其談禍福多奇中其言移溪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辯如軒轅彌明之長頸楚語也於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漢庭諸老生之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病也予驚且奇之與舊所聞無所不及而有加焉予問之曰子之技前于人而子之貧亦前于人獨何歟銀河仰而笑俯而歎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狥技而不以技狥人其於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攖以至于斯也然予之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奇之如銀河者其隱于技者歟挾技者必有求ㄈ不得則罪其技自技而之貧自貧而之悔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悔而無所不之也不為此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于技者欤謹序

送馮相士序

楊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亡也強取故書讀未竟篇童子自外来云有客子亟取其謁視之則永嘉道人馮君亡與子別四年別我時自言將上九嶷歷蒼梧以遍覽嶺表之山川與南海之波濤未返也忽至吾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恙外馮君悒然不樂問之則曰俗情蓋不古之似矣吾厭之吾將脫冠巾祝髮鬌以去之子謂之何楊子曰子知去俗以就俗也子以佛之說者為不俗正使文暢浩初之與曹猶將俗乎爾世之人為俗也文暢浩初今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俗果佛不佛之謂耶冰雪也塵埃也孰潔孰汚也使冰雪之所棲必塵埃之地之為擇則地之有冰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與吾之冰埃者自埃何與於吾之雪子之俗不俗在子之內耶在子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則無厭矣此未可以言辭得也馮君憮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相予在衡湘之中其言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是名益聞因併書之

誠齋集卷之第七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藏

誠齋集卷之七十八

序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於今以文學登甲乙者凡有十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嘗題殿柱云楊王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仁和縣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　蔡氏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為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隂山寺讀書同學森名者其族弟鱣堂先生也當二

公同學時每相勵曰爵禄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恤其孤以歸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於國弟忠於兄不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殺亡頑亡任率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會判先生既沒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詩文章為若干卷命某序之曰先君之才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君奚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也趨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後於氣強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白之風茲非其躬之達欤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遁其均乎哉次山曰是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孫其位萬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袁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間其醫之所自起則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壯有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病老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良於奇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鏃刀七為道也世昭不犯至危勿求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在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苟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范陽彼其審者欤哉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常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籌予曰此於何徵世昭曰吾以易也不廢書又不可欤予曰子之妙于醫信矣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予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為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復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憾焉其二可以為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為不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風痞太息湊隆根株是在爾吏ㄈ最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蓋薄厥官為葺為捍乃簡其良差擇其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風捍雷行至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滿將選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ㄈ邑亦未易蓋治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為侯之難也侯嘗為零陵宰予嘗為丞全州兵執其守臣以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懼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前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獨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亟下教　其守臣鎮撫獞徒亂庶可以姑徐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靜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靜而叛自無事而之

有事也叛而靜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已然是役也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也使全辛叛而不靜不靜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幾兵費粮幾何閱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呂侯為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亡功有事而無人則歎焉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呂侯欤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薦士也呂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四月二十六日廬陵楊萬里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証也有来蓋漢書之幽者白紛者釋險者不險也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家使其人自為寄家自為詳矣及顏師古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倫于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為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窮哉漢書之為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於道也末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況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說以為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起衆擊易趙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況有難讀之書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誠齋楊萬里序

李丟非愚言序

人異ㄈ習世異ㄈ承文之遠者傳必偽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偽也然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之矣偽不在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口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ㄈ傳之書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救也至於道天授之聖ㄈ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超萬古而合聖轍使無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真也偽是未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號之曰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傳之至今不絕曾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乎讀而驚焉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之子言大抵書如口ㄈ如心能以秋毫為太山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其細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矣以為哉矣以為哉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厭饜也子盍序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

陽地益遠書問益疎今年八月忽得晞顏　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篇益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顏猶喜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篷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舡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效之疾驅急追目未至而足已返矣而況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岳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藁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効哉予嘗聞晞顏言少從後湖先生游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欤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疾於窮者其詩折惱於達者其詩衝折則不充衝則不典幽是故非詩矣至侯求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恙乎晞顏有新作否予序既往晞顏詩當来予盥手以俟年月日楊萬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毘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名醫也今年五月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世言効驗者必求之於所常用予欲勿用焉得勿用然醫藥紛如效驗蔑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無其人欤病至於五易醫

病蓋壞矣壞而後使葉君為之焉為之而効焉如葉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為之固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為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贈於良不良之別歟且良未壞而使良者為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贈於良不良之別歟且良不良之別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諏者耶蓋予之名醫前之諏乎昏後之諏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曰因諏之定夫曰莫葉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諏信不可欺予既感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楊萬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予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未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為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始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往還且久既同為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殘残月日之穿漏歷舉之無倦聽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戸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於手之乎此予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毘陵蓋延之亦州里也延之持南淮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郭訪予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閒居何為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衾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當金石琴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抄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幼彼其淳之為道德流之為文章博之為事業深矣而猶脫腕於傳寫焦唇於誦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祇其為不可及欤延之屬予序其書目余既序之且將借其書而傳焉然使予盡傳延之之書傳猶不傳也蓋世有得易牙烹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為也且得其方不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嚼其蔵治其飪而不嚼其滋飪猶不飪也而況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飪者耶予老矣每觀一書口誌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延之之書其曰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矣其曰嚼之云乎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服延之亦以是服延之年月日楊萬里

序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録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楸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徵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寇而撫其究遐而邇其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以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哉如水之注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表子此書如生乎其
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歌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
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
吏狄藩鎮亦不一哉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
鎮之禍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ㄷ源則得其醫之ㄷ
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好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
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
鑑之戶欤雖然覩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自之
病不憎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謬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閻而
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自可哀也夫子表子名樞字機仲其為人也
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蓋析而不靡躓而
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表子有焉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漫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清麗奔絶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
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
者不知有唐人或人有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
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
可難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決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
廢江湖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難乎讀漫桂一編之詩吾甚
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為之祟耶是吾之所甚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
詩壇吾將老焉然則吾子長正愚彼知之爾彼而不知其足難也夫
其不足難也夫子長名頒洛人今居嚴陵之浚桂坊為江州通判云

試齋集卷之七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文十九

序

黃御史集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余在中都於書館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畧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貧矣遠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蓋予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彼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偉之文於是隱括其偉辭以為詩五文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

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寒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七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卿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

于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啟中為四門博士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七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耕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攜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為也穡者為年賈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丞溯洄於顏滁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爾也借曰未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不遠乎爾也顧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高而已矣韻高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高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高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絕百餘篇而已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高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蒼荅友士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黃賡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高者安賡高者勉故欲不惟勉也而又困高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高得而不困今晞顏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於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所艱晞顏之所易豈惟易乎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吏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高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益病行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棘之蹊二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饑餓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

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與簡齋競於險以搴其奇此其心必有所欝於中而不快而其詞必有所淫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與簡齋爭言話之險以出其奇則證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鋭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晞顏之黠也祇其為癡也晞顏之癡也祇其為賢也晞顏此詩既成集也請序於澹菴先生胡公而復諉某書其後年月日楊萬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来毗陵之数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簪者来謁予貌甚野氣甚静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ヒ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絶其後無嗣ヒ千有餘歲之絶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致知為力以仁為窟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来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為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簪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逸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ヒ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

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欤既歸其書於篋而
篋請序於予ㄧ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
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子者豈非所謂其人乎然士
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
生此書乎序此書乎不知其可也一言以誚學者乎不知其不可也
先生諱淵字幾叟常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丁翁之猶子云
年月日楊萬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
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之善於書後因永州之碑板首得于城記
亦隸其書古其辭聲牙恢奇書之初則戛ㄧ已而瀏ㄧ亦德輝作也
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暮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椽
高君諏之又得其為人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太學
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
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召用
常為郎又以忝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飢寒困窮以
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
德輝之謂哉屢蹉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為
德輝嘆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其有
遇者天也其有傳非天也久也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者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也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哉而其殁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期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ヒ予所以為德輝而歎也嗟呼德輝其然而況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輝之文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予亦安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埕世為毘陵人云年月日楊萬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白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欤然華如桃李顏如舜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蕙蘅盡掇天下之香草嘉禾以茲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蘺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欤抑亦梅之未遭欤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藺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蘭籍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彌章用彌晦花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遺其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晞顏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不止也子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豐而不奇則亦長耳一何奇也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燕子鄉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韵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疎影橫斜之句哉令晞顏之詩同梅而清ㄈ在梅前同梅而馨ㄈ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荃則妖興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禍晞顏而語也或曰非彼禍此予爾繄此即彼予爾夫語怪聖門所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因併書之

似刻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興賢自紹興丁卯予同學於清純先生之門是時子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自玉立大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每閉齋房

呻稿簡劇心斲肺於文字間若痴若迷若傻若癡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與賢剌琢竹戶一見則抵掌絶倒如見何乎叔衛叔寶于幽憂昏昏之病不知釋然去體也既而予以官游南北西東與賢之為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以予嘗謁太常遭值壽聖慈闈又秩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蹟門三十八年之契潤欣戚把燭相對申旦不寐蓋予與ㄈ賢皆為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豪放壯偉蕭然如蜕者蓋索然如秋矣而與賢之談笑猶尚在少也間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剌正論示予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獄者欤平反古今之罪功者欤世無此作久矣惟晚唐劉蛻沈顏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

斯喜於斯亦寫於斯者也其此味續此風得此體者不在吾與賢乎
嗟乎大獻鉅膴甘臘豐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歜楚之芰王
戎之李陸羽之茶其冷然之芬超然之韵獨可廢乎與賢此書若以
示求飽之士及韵勝之士必有嗜者矣與賢亦謹其示哉與賢名墉
嘗與其子偕薦名晚當特奏名不就似剡蓋亦其所居似剡溪故自
號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遠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遠齋先
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
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畫為慕蘆矣問童
子釣游之地則茫哉不可尋矣遠齋憫然字謂予曰廷秀乎予吾鄉
廷秀也非異縣廷秀也子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某始有
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椽辭滿乃歸南溪下築於遠齋之西自是日還
往相唱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遠齋
宰麻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收名為國子博士入脩門見朝士一
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顧戲曰子得遠齋消息乎諸公間方議薦
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遠齋之子璧始能叙
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
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人欤天乎雖然斯
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之

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連齋諱輔世字昌英連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得年五十壁其長子也次奎淳熙甲辰十二月姪日具位楊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嘿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嘿然也非嘿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嘿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胾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婁人子崛起婁巷而一旦行以銀黃纓以瑞婁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遠矣也然唐云李杜宋言黃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一其法若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霊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霊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璐其珮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閶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藴似李黃似杜藴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霊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者欤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欤嗟乎離神與聖藴李藴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藴李不杜黃杜黃不藴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飽如秋而肅蓋二年如一日也退暇則把酒賦詩以藾蕨乎翼軫而金玉乎洛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渡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云仍其詩往往於逸非闕欤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稔移書稔予曰子江西人也於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子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乘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亡則

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欤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則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隠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畧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敌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畧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没則有傳於後豈夫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矣豈有司之者欤抑有幸有不幸欤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造然欤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欤達臣既没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諱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之七十九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

序

盧溪先生文集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痴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爰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ヒ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遒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娟於明必見娟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
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
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
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初名除國子監簿再名除直敷文閣
年踰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
采天下傳誦其詩　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
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尼
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王氏諱廷珪字民瞻登政
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盧溪者五十年自號
盧溪逸老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

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
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躋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徵及其門人劉
江銓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來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
其詩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淳
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廬陵楊萬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墟市兼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儕以
蹇齋主以脫粟紛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
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余仰屋嘆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
送至新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嘆曰既得

隴復望蜀乎　因慨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予亡友西溪
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閑居淵明云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東
坡和云鮮ヒ雙菊艷溜ヒ糟床聲西溪和云境人亦寂觴至壺自傾
則又喟曰四者難并之難今古如一坯之豁也兒跪而請曰東坡西
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
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飲木蘭之墜露餐秋
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捺破琴鼓斷絃以瀉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
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乎問焉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純嘗再與計
偕報聞歸隱於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謝公謂嘗倡郡士百千人列
其孝行節義于朝有詔旌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
大夫新知筠州軍事楊萬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酉一別至淳熙乙
丑戊申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
苦外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吾道德之粹精
義理之淵永始未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詁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
出其補注韓文八帖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　下迨漢晉之文史近
至古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抉殆數十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
雅語奇字發摘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録而知上李實書之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緣吾又不傳而知送郭權序之有自三年氣南歸句秋月吟痴等語不可理詭者設註亞白其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焉不少也昔程子以美呈祿講華子得文三之心以新然不習王厘爲程子見之識之之大此因請華文之大觀述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恭于學者以文蔚之志求程子之意而讀程子之文程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大笑之是蔡於無程子乎後世有程子程子之幸也後世無程子程子乎十許文蔚屬予序之因書其說之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當具拜以請

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呈中書遠遠訪循之旨於約齋子有能詩譽今因心慕之豈猶以爲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于西湖之上遂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眉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壑雲月之外者蓋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過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臞又甚於其貌之癯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藴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曰彼其先 翼真王以再造王家大忠高勳塞兩儀而貫三光爲之子若孫者謂宜棹馬箠鳴孤劍畧中原以還天子若夫而有獻推之容而吻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予之所以笑約齋子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祇所以嘉

約齋子方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諗余序之乃書其說於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鎡字功父淳熙己酉誠齋楊里序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濬思其通而逆細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僨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ヒ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愚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惟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求通變于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於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之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予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尤延之如露窠蛛卹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疎星煜々沙貫月綠雲擾々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然焚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錄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屢求之不置因以寄之

誠齋荊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嘆之謙之云擇之々精得之々難又欲作之々寡乎予謂曰詩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於予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荊溪既抵官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往日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王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於予口占數首則瀏焉無復前日之軋々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

後者已迫洪荒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得
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
予合符而去試稽其稟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
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倫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
予曰荊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州者今雖十倍不啻予荊溪之詩
未可以出欤予一笑抄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萬里
廷秀序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毗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
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之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
城市是二者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荊溪集者窈
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僅二百
首題曰西歸集録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
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
又厭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毘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為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
首如竹枝歌等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為有劉夢得
之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淵伯順為清遠宰時嘗為余求所謂南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辭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
未知維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
否他日觀此集其義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
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荊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餘四集伯順尚欲
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朝天集序

予游幽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嬰戚還家詩始禾
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後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
作矣乎予戄然曰三年不為禮七必壞三年不為詩七必頹善如爾
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名之命後十日就道

入京道途僅七得二十餘詩然自覺其于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
既至中都就列尤職明年二月被旨為詮試考官與友人謝倡國倡
和忽混七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
南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彙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寄集之
云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第八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八十一

序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壽皇聖帝有上昌郡尋賜江西道院盖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藪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旬皇上有詔令奉計詣北闕駿奔道塗踰月乃至修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途及在郡時詩録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結局之句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并書自笑云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留淪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何去非之亞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欤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謀居者曰盡垣焉盡門焉盡甲而衛焉或曰垣乎衛未若門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衛未若無乎衛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却之里之外盜迫吾鄰吾猶却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無易門乎而三言者乃爾為主人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丐而後知其可不可也今也殿上焉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而門矣而為之計者日持中者終者之而詆初者曰迂不殆於以家為戲乎哉和卿此書蓋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相而勿曰迂乎爾進之乎吾君亦勿曰迂乎爾子猶有賀焉不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以告當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予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曰其猶有焉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之良若寇也甲者之兢若羸也與其資之麥若裕也和卿之書慮之蓋詳矣其亦止於此乎哉曰猶有焉和卿名筐京

口人登陰興元年進士第自軍監器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乙酉
十二月十三日序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鱷溪益太史公韓退
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轍馬跡予皆畧至其地觀余詩江湖嶺海之
山川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名歸册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
於是始得觀江濤歷淮楚盡在東西之奇觀於渡楊子江二詩予大
兒長孺舉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予詩又變余亦不自知
也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
沙劉繼先来訪索余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遣
之俾携以示其兄炳先余詩自壬午至今凡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
元年四月十九日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崇恩除江西副漕辭行諸公間參政胡
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夫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
朝(出)修門友人鞏豐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
朝故國句固未易着人經半山品題着句亦未易豐也先生何畏焉
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絶固也抑詩人未有勍
者欤有勍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焉
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欽饒信南康太平諸郡所作詩得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
烱先繼先伯仲

羅氏一經堂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勝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鄉先生曰羅天文
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序從之傾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
蓋來者必受ㇾ者必訓ㇾ者必成也於來修之間雖不郤亦不責往
往貧者從多于富者之從之也嘗薦名至京師聞報而歸自是不復
試有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晤又登
第後幾年其　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
幾年全德又登第後後年其曾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遠先生
之長子也曰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澥亦先生之曾孫也維申
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至瀛薦名得官皆以詩
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
有儒其躬儒其子而農其孫者矣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儒其孫
又儒其曾不亦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
以詩學世相傳焉所謂積而精傳而永者欤里之士見其業儒之盛
明經之專爭求其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余叙之因名以羅氏一經
集予之于天文親也猶李漢之於昌黎云叙其可辭紹興元年六月
十日叙

千巖摘藁序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餒飽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貪列爵賤
黜憂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
窮仲舒過衍是也人說無禍己則鰥居人孰無子己則哭　茲謂災
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一
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茲謂疾丹
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
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災之可也窮之矣又貧
之矣又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舉其四不必者而集之於一
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屬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
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于零陵一語意合即僕被往其舘與
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早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
有營者予亦起視之益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予別也予即和以答賦
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
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畎陵東夫丞龍川相遇於上饒之西郊
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東夫官滿歸訪予於南溪之漱廬自是
吾二人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屬僚相王公問今孰可
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
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岐州不能行羞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
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四
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者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夫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遠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予書其詞充然自得其意泊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岩摘藁屬予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災疾者予愧謂次公曰東夫其樂而不憂予淺之為丈夫也予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岩之工緻皆予之所畏者云

雪巢小集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ㄧ論也然至如雪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退可追其卓不可跋矣使李太白而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憫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其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其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予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即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予郊島憐涯餗予未可知也予不見本朝黃秦予魯直眼死宜州少游眼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人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之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予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為過也余舉延之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予問之

順寧文集序

余紹興己卯之冬自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云為永之決曹掾以

與大守爭諫獄而棄官去者曰劉子駒予固起敬恨不識也偶張敬夫談問及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于歸亦無所於食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焉嘗有卻桂林者是時秦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見賓客寫公集府庭則大唱曰某夕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醵曰秦城者有光焉天某願與諸君賦詩以聞焉坐者曰唯亡不賦者二人曰李氏叔其一則子駒也余益起敬亡天曰子駒行且至此未敢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館士於此也余於是初識子駒望其容寂如也聽其言謙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誰其殂學原委茫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確乎有所不可易余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交立法端有二者當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以仲秋之望是以使立法皆然豈簡而易守余每思斯言每懷斯人也子駒没後十有三年余官於金陵子駒之猶子無玷遺予書曰伯父有文二十卷文目曰順寧集湖湘中學者欲屬士人劉光祖刻梓以相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義者伯父之交游盡矣惟在君耳君其毋遜余得其文集且披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咏之似其書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名芮河澗人忠肅丞相之魯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家奇父尹和靖終官員外郎刑部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抵子駒長於嗜古而短於諧今工於料事而拙於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流靡之憎而強殺之悅故其落亡而其心優亡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平無所好而獨好文詞好如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傳唐人詩數百家多至千百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珍詭寶畧無遺矣晚讀李兼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烟殘編有煙雪感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酒來花施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聞先為洛時悲蓋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窮淒之聲驗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景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洽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慷慨之感於談笑方懌之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弦絶而不可煎膠欲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大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寶哀梨之論也或曰推官之言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書無靈寶推官公無已矣予則有憂矣不然推官公其已矣予何憂哉推官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孟達亦能詩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楊某序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席捲萬帙包舉事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

其誦數也苦若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齋賢陟彼樂山瞻彼
令芳既擷而擔之復漉而淅之既碓而屏之復採而剔之舉二百九
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四年之事而納之于四言之詩目曰通
鑑韻語既成以　六百里緘其副寄予且介艮齋先生之書求予
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書苟出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弦
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記覽之艱今則艱者更昔也病誦數之苦今
則苦者懌然則齋賢三十年成之勞學者一旦享其逸也齋賢無
負於學者矣紹興癸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之八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八十二

序

范石湖先生文集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予疇昔之晨興客坐堂上遥見一綺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實自曰自參政公范氏發其笈公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萃叩頭請曰萃不天不自殞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萃欲死而不敢者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簀執萃手而授之且曰吾集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徵斯人疇可以嘱斯事小子識之若萃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泣萬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登坐廟堂進退百官而萬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萬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侯公也今忍死丁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學材氣受知壽皇自致大用至扶漢節使稼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　其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　閣之嬰窈樞位之臣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劇心於山水風月之場雕籠於言語文章之圃此我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肯乎哉亦不肯也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敖王公大人之所樂也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教夫士而士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噴呻噫吹之間猝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離於古雅之風戛戛奏與記序異由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訓誥其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駿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

芒繹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婉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髣髴之陳七一唱之嗚七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方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倫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惠子不生莊子不死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盛東西絕境也壽皇嘗為書兩大字以揭之號石湖居士云公諱成大字至能世為姑蘇人世次言行職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國周公之銘詩在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詞最直其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放於今學者每病乎其通之難者何也訓詁家者流曰象也有類義也有比不釋其類某也不解其義其比某也其學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為之若問津焉取信於言者之咻而不取至於行者之趾不迷焉則窮焉義理家流者曰訓詁糟粕也義理精醇也守訓詁忘義理是謂糟粕而忘精醇也其學能使人自流而沂源及躋者為之至指秣稱為糟粕而水泉為精醇廢秣而飲泉以求旨酒之味可乎師傳家流者曰斤必般奕必秋而況經乎其學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蚩者為之如得傳野舊張老食棗之方秘而藏之他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家者流曰道欲自得其有承教者雖盡善猶非自得而況未必盡善乎

其學能使人見獨而超詣及鑿者為之如幻人之吐大可曜不可以
燎也今有人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詁而不勝為義理而不鑿
為師承而不蔓為心會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集四家者之長使
學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者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
集說之書予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
興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徵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于文義
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
說謂賦之有正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
言也如論三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
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　豈有不合哉如論
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
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導之也
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
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於亳思庸如論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
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為未必死而
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為未必亡而不憂此說子元爰之可
以為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
也允中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心者
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矯云

送郭才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用ㄦ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ㄦ而達物何堅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于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教者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逃于人乎哉吾友郭克明之子才舉書生也以賣文授徒為生產作業今乃得取中丞張平子之學製一器於此而畫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十八經焜耀磅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正也常也變也皆不遁吾盈晝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達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于是乎感有慶元丁巳三月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戶曹椽趙君參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闕典歟近已旁搜還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鋟梓命以傳諸好詩者耳以為寒廳之寶玉大方願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說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人畏謝公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予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為之孫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扶其孫乎三也鳥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壬自以其言為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學無種乎今觀必簡之詩若帷風紫鸞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元鳥變自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詩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於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攬獨愁客佳句也三世之久莫與京也宜哉然則仲壬之言必未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則仲壬之言夫豈不然乎哉

定齋居士孫正之集序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比興能士之群試於有司者至於盈數蓋有過之無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廬陵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魯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尤者也至于邇年収科相望者羅氏尤多人魯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氏若加少然二氏者或散而群從至於同庠三人相繼収科者惟羅氏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又盛之尤者矣然士之盛者羅氏之一人今為二千石魯氏一人為二千石一人為二千石一人為天官少宰豈不又盛

矣哉孫氏三人以文行相高以聲名相摩將皆光顯矣而正之獨不幸早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之尊公立誼大夫同爲於鄉阮又與從之同爲相識最早晚乃識正之於中都是時歲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殿下考官國子監司業林謙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也將置之異等而其中用魏鄭公名遂不果然林公見予每屢嘆也正之自是名滿中朝都士以不識為恨正之既與予別學日益進文日益奇名日益著其文稚而肆工而不雕多至百千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其詞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距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而察之無一詞半語越準繩踰律令者此集是已亨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得之既喜其文又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逢可也未有逢少假之猶不可與既無逢於人復無逢於天予是以重悲之後覽斯文者必有與予同其悲者矣必有悲之甚於予者矣雖然同歸於盡物之究也使正之ㄈ富貴壽考得志於一世其究不歸於盡哉彼皆歸於盡此獨有不盡者予又何悲焉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有五終宣政即南安軍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云慶元乙卯十二月朔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高宗皇帝勵精更化載震乾綱總攬福威四關言路凜凜乎慶歷元祐之未遠也而士習瘝潰嘿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ヒ歷詆諸公移書執法　以死義其言廉切痛心刮骨見者誦
聞者逓告傳之紙貴於是任公之名一日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不
識皆想見其風采予時為贛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而師尊之又恨
當時未有用之以咸唐虞而登禹湯後三十年予為丞相府長史而
公之子今新安寺丞清叟時為長掌故一見　定交首問公無恙則
已即世久矣問公終官何曹則內不過奉常簿正攝尚書郎外不
過詳刑使者而問公之文集則網羅放失詮次未就也蓋予之昔恨
有未以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於寺丞公別又十年今三月又日寺
丞公自新安不遠二千里走兩騎以抵予書曰執事嘗問先君文集
今已編就執事既愛敬先君以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及其
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不可也予再拜而三讀
之蓋其五七遂於追古其四六閎於駢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詩
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氣蓋將與有唐之貞
元ヒ和本朝之慶歷元祐諸公競鶩而先路非近世陳ヒ相因累ヒ
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病焉賦性病
太剛其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此三病者他人
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今公病其三坐此以不
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衰去
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言字元受忠敏公
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子至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

庚申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清一文軌貞宗懿文倬彼雲漢
仁宗深仁天地文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於神宗勵精天綱發憤
主道王靈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名文物
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楊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
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
為禮書一百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為樂書ヒ二百卷然未
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
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書抵萬里曰岐學

植荒落稽古刺經收則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詩業而問焉
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學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
問津焉則有鄉先生陳公晉之樂書在小子志之自是求其書老而
後得舒嗚昭兆不足為古璀璨紀麗不足為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
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於先生序篇之左俾
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
六朝上自六經下遠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
頑惡於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
金鐘天球之音鏗如於左右也案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
後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証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

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為禍大矣鄭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襄常疾愈虞二人邪政辭則軌綸而歎曰繇故言子其有國者之齊育而豎國者之王醴升砂子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

澹菴先生文集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言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之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誇詞以今揆古亡為誇以今觀今亡亦誇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强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誇未可知也若今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誇者今事之誇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于古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矣病烏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不無信矣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遠其記序古以訓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觚作時宰誕宾嶺海愁沉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嘯濤濤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者宜介于心而反昌其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視李杜夜郎子之音益加怳奇云至於驗詞涵茫斬萃鉢劖刻屈
扶天之幽洩神之瘦禍臞而不痺恫憾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
霊均以来一人而已是数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
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没後二十年其子澣與其族子渙族
孫秘裒輯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曾未能
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
刻之命郡文學周南振董之學校向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守
山陽雷侯孝友顧侯拭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於中國名被於吏狄
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
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
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
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
六経而未必六経者有之矣道不六経而文必六経者無之先生之
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詮字邦衡
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繫歴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於神道碑
矣慶元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
里謹序

龍湖遺稾序

予嘗観本朝登科記自建隆以放于今日其中甲科在前列十数人
者其不至於公卿者不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公卿也其不至於臺

閣也其不至于部刻史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遷之艱故握之政與吾交衡陽段昌世字季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茅奉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論切全以忠言當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惟十人之前而已不曰遠之乎艱矣然同年生其前乎季成二三人者或持鈞樞或掌綸紿而季成獨不幸早世終官於水衡都內而止耳哀哉季成天之生斯人也其無意耶而才且賢謂無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位且不壽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天而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皆天而後之不可者皆非天耶哀哉季成季成既沒其子光朝詮次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遺藁予嘗與季成同朝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詞清婉而其文清潤讀其集見其人了在目中也而其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豈亡也未可輟卷而永慨也夫慶元戊午十月晦

存齋覽古詩斷序

或問士孰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欤曰括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子嘗與公同朝嘗詳觀而察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彼烏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色其著在詞有弗干七之意必忤有弗違之色必改有弗兢七之辭必拂欲裕之能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其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欤或曰異乎吾所聞矣吾聞何公于之無忤意而意有威于五兵違之無改色而色有凜於秋霜兢之無拂辭而辭有厲於烈風何公亦有動矣靜者然乎哉予固心疑之

而未有以釋之今年九月公之子金江寧子穎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者遺予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其間天下國家之大事君臣父子之大彝其治亂其得失其淑慝其正邪其焯然者公以一弗議以為也有至善晦於裏而不白於其表大惡伏於隱而莫覩於其顯當時後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摘之於策書之外暴之於天日之下揭之市朝而公之以衆爾予謨且歎曰予之知公淺之為知矣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則信而或者之知公抑又淺於予也夫斷古之詩非靜者作之莫能也靜故明ヒ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遷是書也其在六藝其深於春秋者耶其靜之至者耶因書其說以答子穎德器偉倜存齋其自號也子穎名其賢有父

風云慶元己未十一月三日

誠齋集卷第八十二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三

序

陳僉判思賢録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吾友開州史君上蔡陳侯師史之子元勳好學而尚德初尉吉之永豐屬内王事按行田里道出六一先生之父崇公之墓次慨想先賢進科設奠退而周視其阡門牆壞損憫而葺之謝公尚書嘉之為記其役元勳於是作思賢録之書既又為春陵從事繼崇公所居之官宅崇公所宅之館又作堂繪其像而祠焉於是又作思賢録之書秩滿来歸宜春以二書寄予曰元勳官二郡皆故有元勳之遺跡尊其德懷其人矧有慕用之志焉二書所以見元勳之志願從先生乞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以發揚元勳之志予復之曰善如子之志也抑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不云乎見賢思齊景爲夫景行而不行則如勿景見賢而不思齊則如勿見子其懋之

送侯子雲序

古者醫不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精不神也宜春侯氏氏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於世昭駐伯又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睨之莫敢措手莫或能名其爲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愈故三十年間名震于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又幸而其子云云盡得其枕中肘後至精至神之傳世昭未死也猶有贈焉子雲勉乎哉吾願子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睨乎疾者之貴賤也勿二乎拍者之貧富也勿介乎讐言者之豐約也顧吾之技盡不盡耳吾技吾盡而療不功有之乎無也顧吾之療功不功耳吾療吾功而名不彰有之乎無也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說後數年有宜春之良醫名震于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必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嘉泰元祀六月末望

顧菴詩集序

夫詩何爲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爲在曰嘗食夫飴與蔡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蔡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是而已矣

昔者暴公諸藺公而藺公刺之今求其無刺之ㄈ詞亦不見刺之ㄈ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絶矣唯晩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楊柳怨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今)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叔向寄其顒父菴居士之詩藁予為之序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子影雲窗怕上短檠燈又燭與梅花共過人淡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聲婆餅焦又早行云雞犬未鳴潮半落草虫聲在豆花村使晩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

漱溪居士文集後序

鄉先生漱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諱道原其字也方其壯也以文明策上第及其晩也以治其最三郡及其老也終官朝奉大夫年未艾十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為達矣或曰以道原之賢且文而老於州縣不宏其施卒以廢錮不究其蘊非董子所謂仕不遇者欤予曰不然君子之仕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賢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乎遇者伊呂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冉是也歟乎遇不遇之間者孟子是也若道原者豈粹乎不遇者也其亦歟乎遇不遇之間者耶然道原之不遇者加少求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遇哉且夫三百有九人之籍奚病也病不籍耳後之人慕用其遷蓋有欲與禹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謂之仙籍而道原以上書北闕而得之非遇乎昔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而子雲不與彼李仲元鄭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錢不求一字而子雲與之二子之事後世無傳焉而其名至今與日月爭光者以子雲也東坡非吾宋之子雲乎彭賀之州啓其亦有求而不與者乎道原不求而與之非遇乎抑又聞之雖有南威之容匿蔓脩不妍雖有大冲之賦非士安不傳道原之文與詩質而玲而滋寥乎朱絃之音泊乎元酒之味今猶昔也昔無傳而今有傳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國周公序之亡故耶前之稱惟其賢後之稱惟其文曰賢曰文乃玉乃金誰敢改之者非遇乎道原奚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孫汝翼携澈溪文集以示予故書其後嘉泰元年六月庚子

周子益訓蒙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幾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者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為天地為鑪再變

而為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為四夷来
王再變而為以政以德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吾倩陳履
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而不　詞氣肆而不蕩婉
而壯麗而不浮駸乎晚唐之咏蓋以詩人之情性而寓之舉子之
刀尺者欲至于信符之一題獨非古題而詩句亦不為題所掣可謂
難矣蓋嘗試為我賦為政以德之詩予惟儀封乃見於王子之馭嘉
泰辛酉九月

應齋雜集序

淳熙季年海内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暎武衛電耀廷集孔鸞陸列
于朝雖師儒瑞虞濟華周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
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
無之帝蹙然嘆曰堯明峻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周姓孔庶今吾聖
神子孫枝葉疎後人　寡獨無一武誕寘文右是謂靈囿無麟太液
無鵠也可乎即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無幾何舒戚奮堪
間乎政駿茹枚鷺振大者台斗小猶郎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
方高卧南州狎眘湖之鷗奚山西之雲遠追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
酒于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者或曰其亦
無咎之才之未卓欤曰無咎才固先人文亦無後人也然則諸公不
求而薦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
杜非不才無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然無咎可以無憾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無咎為蕪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其十八年
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為幽人
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無咎既沒其子汝礪来為太和宰訪予于
南溪之上出無咎詩文一編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
淡更易不為追琢不立崖險要歸于適用而非窾非浮也至其詩皆
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於我嗚呼生
無遇沒而詩文可傳未為無遇也無咎可以無憾矣嘉泰壬戌仲夏
既望

魯無媿南北邊籌後序

蘭溪魯無媿閉門下帷三十年鎖飲索琲俊語對占以應明有司之
求亦既蒙有司薦之以詣太常矣無遇而歸人皆知其為進士也予
曰是淺之為知曾子者也或曰何如斯可謂知曾子者矣曰吾嘗見
其南北邊籌之書矣其於秦漢三國二晉宋齊梁陳魏周隋氏其地
利之堅若瑕也其國勢之競若贏也其兵制之銛若紕也如自詣其
國目睹其時手執其事而心書其策無俟於咨詢而逆折其枉直
無　於相角而前料其　也為人謀國者可不置此書一通於坐
右乎異時孝宗皇帝英武於鑠慨然有叱開四方混一兩儀之志反
席奇傑寤寐策謀使見此書當拊髀而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哉又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然則曾子之
也

名進士而已

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

古之君子道充乎其中義施乎其外故用於時者施也傳于後者亦施也然用于時或不傳于後傳于後或不用於時二者皆難并也是有幸有不幸焉生而用沒而不傳幸之幸也生而用沒而傳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沒而傳不幸之幸也至有生既不用於時沒又不傳于後豈非不幸之不幸也欤南豐先生之族子有二詩人焉曰臨漢居士伯容者南豐從兄弟曰子山名阜之子也曰懷峴居士顯道者伯容之子也子山嘗仕于朝出漕湖南後家于襄陽遂為襄陽人伯容一世豪俊而能文其詩源委山谷先生然以不肯眤睨于世有官而終身不就列顯道得其父之句法亦以氣節高簡嘗宰祁陽小不可其意即棄去隱於衡之常寧者三十年此君子之一不幸也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與韵見于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五言類元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皆無能傳之者此又君子之一不幸也然非所謂生不用於時沒又不傳于後不幸之不幸者欤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使雷公朝宗書寄予以二曾詩集二編屬予序之欣然盥手披讀三過蔚乎若玉之 日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瀉灑灒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廷排閶而入歷階而升者欤昔人之詩有詩傳而人逸者矣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拍是也有人與詩俱傳者矣載馳是也然蔡公謀夫之作雖逸于三百篇之外而式金式玉之句猶略見於檜杞之史者以子革之誦也二曽之詩昔無傳而今有傳不以朝宗能誦之欤不曰二曽之不幸之幸欤不曰後學大幸之幸欤因命之曰江西續派而書其右以補呂居仁之遺云

三近齋餘録序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宮講讀一日入講尚早輦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御覽書策有孟浩然賈島詩集二人相視而嘆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于當時而見知于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後矣然二子之可弔又未若當時之可弔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弔乎哉或曰二子亦過焉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欤嗟乎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于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為可貴彼其不求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求知豈終無知我者乎今日几案之上是以特知之者有遠近有遲速耳不見知于近必見知于遠病不遠耳遠非所病也惟愈遠則愈貴耳遲速奚較哉故曰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三槐王文正公五世之孫有詩人文士焉曰正夫清峻簡遠有二子之風偉矣不幸又中二子之病牢不可砭坐是落托是可歎也正夫自幼有宦然于世未汲汲也顧獨有汲汲者不于仕而于學閉荆扉呻稿簡不窺市朝者十餘年其學以忠孝為根幹以詩騷為

著筆以議論為顯栗觀其詞探其中可以知其為忠孝人也然其人深自韜匿也襲其芳弗之肯曜雖至切至寓彼一處顯則絶不與通度無我一武几無我一字他日其人退而歸正夫與之好如初也親者如此況疎者乎晚乃名為中都官歲滿應遷貧不能俟求郡丞以去後得郡期年又請祠以去亡幾何而後二十六年其詩文乃出士大夫爭傳之而正夫不及見也傳與不傳見與不見正夫何憾焉予得為正夫悲且嘆也其詩不減晚唐諸子其騷詞出入遠游天問幽通思元之間矣至于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使其遇合其功用可量哉其子高安詮次其詩文凡四百八十餘篇正夫自題曰三近齋餘録者作書寄示予求序其首予不得辭正夫

諱從年六十終官朝散郎嘉泰三年七月

杉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盖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于是煥乎之文日月爭光雲昭漢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絶矜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盖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廬陵有瀘溪之王杉溪之劉而先生身作金城以乳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継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度藏夜則繙閱伺同舍生息燭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寢必起坐大燈縱觀三書或哦詩句或續古　每一篇出流布輦轂
膾炙薦紳紙價為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折
楊騶歌而奏清廟之瑟鷁鼠冠胡服之競麗而覩黃收純衣之製其有
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
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杉溪而師
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今兩先生老矣予亦
老而歸休矣杉溪之曾孫一日訪予于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
溪集者示予ㄴ披而讀之見承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杉溪先生
被新領異之詩登峰造極之文既擒張叅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
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于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

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書獨一貴戚家刻印ㄴ之率黃金斤易
坡文一盖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斯文
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
皆泯然與草木共腐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
厄奚病哉至于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乃學衆人之所不
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欤杉溪諱材卯字美中瀘溪
諱廷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杉溪在衆寵詞科終官工部侍郎權吏
部尚書贈顯謨閣學士瀘溪為國子監簿官直敷文閣奉祠云

周易宏綱序

古有其事世無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為之說天下其信之乎曰罔

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既有一人焉為之說矣又有一人焉為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之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愕矣一人倡之矣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未嘗見也未嘗聞也亦未嘗和也復倡而為之說與夫前之倡者偶同焉天下其不信乎借令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矣非同焉之可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者曰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愕焉曰嘻甚矣其好異也予亦疑之今年三月吾鄉之士西伯劉文都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之書亦曰八卦者古之字也予然後釋然不疑夫予之說從周未嘗聞也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無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亦不可也君子之談經可不可之問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喜人之同乎己者亦私也予蓋喜予之同乎從周也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榮其親首來謁予予始識之與之晤語愛其壯而敏窈自嘆予之老且衰也今以老衰之思偶同乎壯且敏者之說然則予之老且衰其尚可少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揆從周之心獨不喜哉雖然此易之小學之事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於易之道者也既以易學鳴上庠中文科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仕為雷之郡博士雷之士無遠邇奔走而來學易焉惟雷之士也嶺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遂以其口講者緝而為此書其於天事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分仁義道德性命之蘊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天下國家治亂之柢聖賢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至白以鈞夫至元自至宏以察夫至纖其于學者之學易蓋涉鉅海之堅航陟泰山之修梯欤雖然其往梯航也其至非梯航也泰嘉甲子

遽鍾小序

劉敏叔得一古琴携来示予是夕霜月入簾寒欲墮指為予作流水高山中之以易水終之醉翁其聲清澈若出金石聽者聳毛酸骨

予命之曰遽鍾云

易外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倫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欤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于三紀之簡于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三繫之詞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弊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纖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徵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

中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重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欤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欤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欤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嘆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欤今乃得夫子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疎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見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欤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

北窓集序

北窓先生鄒公和仲紹興丙子為貢觀察推官予時為戶曹掾以鄉里故相得驩甚每見必論詩未嘗不移日也公之詩祖山谷記其誦所作如久霖云勸雷且卧鼓如讀人詩卷云聲名鵲作紫蘭穠詩句清於黃菊秋若置之江西社不知溫似越石乎越石似溫乎今其外孫曹叔遇盡得公之詩文若干卷將刻板以傳于學者豈惟學者之幸抑亦予之幸慶元庚申六月二十六日

誠齋集卷第八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四

心學論

六經

易論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論曰聖人之數不離於言而未始不離於言不離於言者言也未始不離於言者非言者道之詣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且得而離於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於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詣天下何從而詣其詣哉詣其詣則不因其因矣雖然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于言不離於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不廢則恃此之情彼之愚是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得不離於言離於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廢言見人之迷於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塗而謂之家者也莫指其塗天下自此絶指遂為家天下自此愚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以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聖人有憂焉欲廢言也而天下之人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恃言也則天下將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死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為聖人之言盡於此也天下以吾言為盡故捐其思捐其思故死其見死其見故貌信於吾言而心無得於吾言道非得於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者心之翳也曉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為聖人之意聖人自不能盡于言聖人之言聖人自不能盡於書也嗟乎聖人天地也今曰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物而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笑其妄者乎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易為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曷為不能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愚也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

以為江海夫豈若是澗溪者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莫也默乎其幽也是故求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聖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焉在其後有象矣辭焉在最后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於易則近於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之思也思則見ㄧ則悅悅則研ㄧ則詣故聖人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盡而求吾之盡則道也者聖人得而秘也耶夢飲食者覺而言之于童子曰奚而醒也彼以為真飲也不悟其夢也或者曰聖人不能言盡意也其見於童

子異不異也謹論

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瀆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于後乃至於瀆與棄瀆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維經首于易而後道不瀆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盡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薈於卦而形于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又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

不瀆矣天下于禹而稽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疎也聖人之紏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以多矣吾也則以不疎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下之進于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于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人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斧斤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契乎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觧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契其方遺乎觧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體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婚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之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察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晝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倚而踐ㄴ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足於道之外相敎相愛相安相養以至於今禮之敎也而老子曰求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禮以求忠信秘其機者也謹論

書論

論曰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檢也樂者道之安也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檢之以禮則肆者約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於吾道足而約亡而豫聖人于此畢矣乎曰未也道之聲固不親於道之形也且夫道未始有聲也而有形也耶道無聲也而聖人之聲有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啟天下之觀啓天下之聽而又有以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而形也信而從聲信道果無形耶道猶天也天果無形耶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于虛而颯然震霆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于萬物也使無耆亡者以麗焉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形信而後聲信雖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己之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

詩之寬為寬之嚴也欤盖聖人将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約天下之至情而随以矯乎安得不從盖天下至情矯生于媿匕生於衆媿非議則安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諒也於是舉衆以議之舉諒以愧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匕斯矯匕斯復匕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寬乎聳乎其必譏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惡於盜而懦於童子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怍也而東鄰之童旁觀而遥見之則怍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者則怍焉病焉不惟見也不惟吾也見者與不見者朋譏而群哂焉則不惟不怍也不惟不病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怍於奪而怍於見故曰矯生於愧夫

曷不啼於未譏未哂之先而歸其奪於譏與哂之後故曰愧生於譏
議生於教夫奪人者汙也奪而歸之者潔也其汙也可擯其潔也可
進奪於先而歸於後汙初而潔終君子將不怒其初乎將捨其終乎
則譏為譽根哂為德源矣故曰愧斯矯ㄈ斯復ㄈ斯善矣詩人之言
至發其君宮闈不修之隱慝而亦不捨匹夫匹婦復關溱洧之過歌
詠文武之遺風餘澤而嘆息東周列國之亂哀窮屈而憎貪諂深陳
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則議之者寡耶夫人之為不善非不自
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后自肆自肆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
人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
天下之肆者也今夫人之一身喧則倦凜則力十日之喧可無一日
之凜耶易禮樂與書暄也詩凜也人之情不喜於暄而悲于凜者誰
也不知夫天之保其倦強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於易禮樂詩書喜
其四愧其一就知聖人以至愧ㄈ之者乃所以至喜ㄈ之也謹論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必不肯者身焉
則優也家焉則戾天下焉則敗矣聖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耶聖
人之心非不欲喜怒之不作湛乎其正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行之
家子弟僕妾之善猶不善不善猶善也則其家　也而猶可行之
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
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於經係焉制焉作焉定焉刪焉勤矣哉而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獨在於春秋蓋老而不疲不就則不瞑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為政而夫子荅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人也而不知政于天也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今也而不知其政于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　而或國之天子之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賞政上亦不恕賞政下猶不損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免於罰也而奚以賞罰人為是不然夫子之自則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王則警與譴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則訓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天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與譴訓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又曰吾不復夢見則文王周公以是柄而與夫子知之矣至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昌為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儀封人者孰告之孰發之耶莫之告而告莫之發而發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天與文王周公其與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而緩其急辭其與
獨不得罪于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無賞
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無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職
以佐天子之賞罰也然則孔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
政也而夫子何道焉且經曷嘗曰此亖之為哉書元書春者天之臨
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臨也天不得臨周亡不得臨諸
侯魯不得臨國乎得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
以情也夫子之思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人之於天下後世教詳而
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出夫子之教者入夫子
之政者也入其賞政猶未逸于其教也入其罰政猶得入其教哉入
有三而學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學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幾矣

誠齋集卷之八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誠齋集卷第八十五

心學論

聖徒論

顏子論上

廬陵楊萬里廷秀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匪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樂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
能誘人也至則見ㄈ則樂人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
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樂焉而益厲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
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序之也
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無卑見ㄈ其
淺則非無淺見ㄈ非卑則卑者不足然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
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ㄈ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
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吾以為至ㄈ焉
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
而無天閒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

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撤藩墻去陛
級徹堂室而納之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之事何其
事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于視聽言動
之間儆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惟其大而不驚
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
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ㄈ而覺人者盡
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
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融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時之時一者非寡萬
者非衆澈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
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皆不見至矣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于一日而天下歸仁也雖然
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亡也
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儆非
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欤孟子曰仁安宅
也人有聞宅之安不得至則戚戚矣見矣而又曰吾將
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
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于居則動
目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亡不難豈大不哀耶是則顏
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
矣

顏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
何謂遇以吾道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亡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
受而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為粥也新可盡釜可穿而粥
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
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人傳於不相
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絜然有以與之彼則落然不知所
以受之受之而順亡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啟
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啟人也則難與言之重啟
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亡不以

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ㄧ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已頷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切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有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安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欤違生疑ㄧ生問ㄧ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為訓再失而為詞章言之感道之哀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感者衰ㄧ者感矣感者未衰而衰者未感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

顏子論下

論曰顏子勇者欤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ㄧ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ㄧ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ㄧ者惡不知而已顏子知不善則不復非行勇欤曰非也顏子知之極也勇足為顏子道哉今夫火樂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樂勃然發於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勇久而習則頹墮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所忘也使顏子之於不善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去其一急於罷其二則勇不如怯勇足為顏子道哉是故勇于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顏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顏子何以能安于去不善曰知之極也嗚之能殺人也明矣而過嗚以死者更然飲之而不顧非喜於嗚也非喜則易為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毫髮之隔哉有毫髮之隔猶足以為顏子病無毫髮之隔斯足為顏子賀夫子曰顏子有不善夫子嘗不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顏子者無毫髮之隔也歟

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易言也狂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傳之學者求其說不得則曰愚與魯得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若參也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于莊周之死磔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

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本敏欤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

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及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上妙上際於天下極於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積之於家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丐於其鄰自以為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驚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　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

望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壁而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自而誠樂莫大焉知倫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學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欤謹論

曾子論下

論曰無聖人之天而求聖人之天仁也者聖人之天也克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顔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辨于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然殆然廢舉其辨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后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辨也自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昔者楚人有慕

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金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不能勝ㇾ之而不能步ㇾ之而不能之秦楚強而趨焉不十步而絶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能勝ㇾ而不能步ㇾ而不能之秦也故夫烏獲可學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焉可乎烏獲之力于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洪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洪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于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遍天下之遠者遠而不知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矣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矣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ㇾ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ㇾ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于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

子思論上

論曰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渺然如天淵然如淵

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況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于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然則學者不入于此而入于彼無乃子思不示以措手之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固有在於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敬其獨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蒂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止耳則此言無乃鄰於不蒂而此道無乃墮于無用耶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也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而學者不詳之也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也不邇也則未有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致中則中至然則何以致

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致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之也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而不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懼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內不既其養外不既其實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乖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乖與肆相遭喜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是閑蠅蚋千百于一室而求其靜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內有　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靜者動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也已知之矣知而養之而閑則一妄起一察動一肆動一儆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儆與肆隨則儆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時此心瑩然貞而法矣未發而貞發而非貞未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妄去肆而一之于貞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所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肝之通也肝得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耶其有以養其中也耶

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微

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人
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
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三人必擠夫
一人者三人者亦何仇于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游聖門而先發
聖人之微則爾有憾後有忌憾與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欤
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為功也為道也或者不察以為學聖人而
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于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
競之說起競則異已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強
弱怪奇為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
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

於是荀楊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者以為夫子不立論
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豈不立
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智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
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
子之珠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貞而發其微不忍自私而分於
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
起之耶三子邀功之亟者也三子急功而孟子遜為過君子於此亦
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
何以處之者昔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三三子
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

其兄也以為不有異於兄則不得以同乎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于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欤性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水之寒而濕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水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燠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盖二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為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于西海而後盡也未至于西海而止也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天地者在焉性為善耶惡耶三子者亦當進于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為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

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

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乎妙亦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逆於見而不反蓋世有病于能俯而不能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為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行亦觀天不知逢荊棘蹈溪壑也躓而傷焉豈天使之躓而傷哉傷生於喜ㇾ生於見ㇾ生於不見故也學者其初患于無見也而盡銳以求于一見ㇾ矣其患及甚于不見何也不見則美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于高邇不二于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易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為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為深極孤絶以為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之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饑渴也不已疎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博論辨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吾見之為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于今亦不加于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于昔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戶論辨一口孰為高孰為下孰為遠孰為邇孰為大孰為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不明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于道矣而賢知之過之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

不明乃賢知者之罪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乎學至于此其所以為子思中庸之學也欤好游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為粮以求博觀于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乎而不反蓋游而不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

孟子論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辭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于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于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于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乙酒而彼以其聽乙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

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尚不一也烏乎而得歸于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至于此妙乎然則昌為惻隱曰是不可言也孟子之言及于惻隱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也痛則覺仁則憫仁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肢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于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體為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于人而不覺于自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于自而不覺于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于不憫不憫始于不覺不覺始于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

其澤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ㄜ則憫ㄜ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ㄜ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儈終日藁千金之賈而鬻金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盍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

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于定則難於守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ㄜ而不能奪自非聖人誰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天地之像某氣之至某地之震無不應者天也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末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益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萬物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

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也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而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悅于至乎悅于中乎射而不悅于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皆后羿是以中為悅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智非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于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ㇾ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ㇾ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于清任和也而離於清任和也不離于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于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為加乎聖則是為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止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樂集則正干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耳使遇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聖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子之不遇孟子也

孟子論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目之力竭智巧以爭刀錐之利人自以為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既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為汲汲于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固求無之所用之則安以求為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關焉而有作焉無關則何所加有作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取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之破富貴之鉅力也歟蓋簞食豆羹之非禮義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之有用者也何則簞食豆羹之不受則乞人者饑而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于死耶未至於死則曷為受之曰為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未也且夫蔬食曲肱聖人樂之啜飲菽水聖人以為孝也顏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為悅也今夫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為宮室妻妾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為誰計耶乞人能不愛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愛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江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追乎萬世之誅豈非明者而獲見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知識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也士君子之心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而失之也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嗇言孟子其痛惜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為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為也必窮其為之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學之不絕誰之力哉

韓子論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

有不合於聖人者欤若曰道與德為虛位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非以虛為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則虛與實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民之初蓋有所甚不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高而無別群高而無聽爭高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棄愧之故相惮由乎此者謂之道體此乎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則賢至則聖熟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為是以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也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於是道德之名卑能亡道德之實也天下亂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亂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所以安者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玩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亂以為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為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日用而求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奇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為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闚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野之室虛也而其位則虛久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耶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也之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徙而去也則私其主田而耕之他日其鄰者歸焉則將遜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為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也謹論

韓子論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焉者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其逐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敢而降也有不可以不盡殺者不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蓋聚姦究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虛之則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

爲者有畏爲者有利爲者士之爲高者則妄意以爲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則之爲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於死生報應之狂者則亦之爲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劬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于是則亦之爲此利爲者也韓子之爲者之不可奪畏爲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爲者之無以處先韓子之所大畏憂何也好爲者可以理遷舉先生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開其入而開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爲者可以爭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旦則夕生則死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

弔侍御武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爲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爲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坐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爲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而爲盜決而爲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爲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之又思所以處之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爲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一時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欤亦其所以

處民者盡國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為言之而不行
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得
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

誠齋集卷第八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

千慮策

君道上

盧陵楊　萬里　廷秀

臣聞言非尚于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賢謀國之大患歟昔之人蓋有長于談兵而敗於兵工於說難而死于說言非不奇也疎於用也蓋有知亡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料事非不明也暗於處也今天下之士乘聖天子求言急治千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豈無一言之切于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哉而未聞朝廷行某人之言而興某利也又行某人之言而除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害也夫言而無用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棄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其言之虛歟其言之棄歟言之虛者其責在下言之棄者其責將誰歸天下皆曰聖天子之求言者以為始初清明之美觀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所知者臣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過不量其愚而夙夜以思當世之故千慮一得慨然欲吐者有三十策焉願有獻也非敢謂有用也亦不可謂無用也惟朝廷裁擇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匕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歟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眩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眩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誅則先眩吳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傅奚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眩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
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
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辛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
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于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
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唐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
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
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
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
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慾於女子嬖于
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
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亡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
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
加之以典學之緝兢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遑聲色如湯不盤于遊田
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
者蓋聖人之防不特其天而盡其人不驚于危而儆于安今日邊事
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舒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
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戈獵游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意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球
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筑耶事豈必
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

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敎而獵田獵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倫也非責之倫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球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以名天下着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七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予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負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取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

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名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志而納之於鬱抑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益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ㄈ而沮也及其國力已殫兵氣已振事幾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ㄈ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豈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于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ㄈ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

遽至於飲恨以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尅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輅已駕紛紜擾攘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苻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治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急於先作大屋者屋未成也而家已貧則他日一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罅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籓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掾以復漢室此昭烈

之雄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于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依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夫昭烈者是將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一小折自沮而汲ヒ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絶望也

君道下

臣聞聖人之伸于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ヒ藏于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威不御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惮焉附焉則不離惮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脱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脱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威孰為神聞之曰表無當于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于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

淵而陸虎不山而柙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于淵虎不可離于山而人主不可離于柄ㄈ也者人主之山淵也勢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于下ㄈ窃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欤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忘是謂嘗ㄈ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証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ㄈ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割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烹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昌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而不陰求則姦不㠯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之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用明以

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愈明而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于己為矜以明出於人為愧疑者以親暱為可信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于人為愧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夫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于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禾敢賀也何則权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階子羣弒隱祿産亡漢朱異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盖當石顯王鳳裴延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盖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風里佞倖盖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此天下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為是耶非耶盡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所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狂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臣必蛇履霜必氷臣不勝忠憤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敗能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

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生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與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来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為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于江可以利涉也而于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摇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ㄈ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倫某處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駭然之色復見既廟堂晏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

父兄不戴天之讐而後有盡孝吾千金之産之意彼大蓋者日夕聚
惡少治兵及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我與若為
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梃及晏然盤樂飲酒而不
為之慮予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蓋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
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
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
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
曰應四曰墮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慼慼相顧以敵
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
之寶為大懼收召豪傑選馬磽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因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倒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定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
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
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修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
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有屹然不可犯
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
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肉其舊其國不至
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肉其舊其國不至
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
不慮其至者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
爾故其勝也倖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

謀又不能倫既不能倫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
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
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倫
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
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喻也謀
耶倫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知能應愈於不能應
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濬井得為善理家者
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
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
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為溝
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倫以待不
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

國勢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
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
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伺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
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
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
所定發擾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
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踞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元十里而興商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劒之外無他物光武之外無餘貲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嗟乎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荊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驅石荊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惴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西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頹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數之所可忌

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
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
凡所可忌者則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冤之所從召也昔者
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
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于秦地朝割而兵夕至盖六國之君臣
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
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
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傑冤而不傑
之於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為善傑冤者乎
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

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讓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
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及而解如此其
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
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
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
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
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
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
而今者狠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倘復如前日置淮於
度外則天下之大禍矣至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人者凜然

而又羅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後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羅與豹俱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之人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守可以無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可以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當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以塞虜之會如蜀如荊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淮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他州郡多以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衆而不可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乎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名江北之諸將以朝　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也淮者江之虢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修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

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陟所謂倫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乎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之而守之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倫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陟所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其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國勢下

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為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利焉而禍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于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也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墮於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

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中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犹也盍觀之東晉乎盖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盖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蕡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羽天與時相違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終與之初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降興之舉也符雖又嘗為吾有矣有則有而亡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求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謂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

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虧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上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農曰取米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強不過苻堅其君臣萬亡不及堅朝廷盡少待哉

治原上

臣聞為國有其患在於有敗而無暇有敗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胄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也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欤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眾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士於王大夫女士於大夫士女士於士勾踐不恥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栖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倫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之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於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王恃周冦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數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上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并隋則隋并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敖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交持強冦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

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未忘者何策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者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辭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毋與談常事問米價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落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治原中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于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夫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丈以堅而試十以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弭天下之試以齊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聽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愚不舉滿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志有其志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生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匄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偏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之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夏則變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而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于

政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陛下蓋繼光
堯者也繼光堯而變光堯可乎非變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光堯曷
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以作
天下之偷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已既久一旦
赫然黜奸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強敵授聖子出於一日之
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来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光堯之所
以變之ㄈ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ㄈ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
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
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
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

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刊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
之責以閑天下之遁而後天下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商辟
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
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
法果在於倫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卻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
至庾亮敗於張曜而商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
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坐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
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于主將古
之君子歸功于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
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兼歷代之憲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倫法倫而不治則非不倫之罪也倫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倫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茗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為不重矣而鬻私名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衆也衆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自存則絕肉食以求一糲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不必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欲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欲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欲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欲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欲既得其所欲遂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煌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七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即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級俾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容聚斂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多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辛然有

一意外之事天子呼某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
垂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
以速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
豈有身為上宰而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
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安得而使之則曰彼實為宰相予
焉能戰臣愚欲深詒有司删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
複而可以美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
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　不測而
擇一事大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
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
一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
取開中興起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之爾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
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
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
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哉令者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
一不審故可怯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乎怨不一故發
而悔已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
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者也令至於欺而欲民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信令至於惑而欲民之不疑是畫宮以與人而曰能館指于蹊萬侄以進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根詰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外至於九吏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通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威此二者何為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前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前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名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非誤為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文辭曰渙汗其大號其號令一也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之與水相遭也為巹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雪為湧山細則激ㇾ滌ㇾ焉大則洶ㇾ鞠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權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安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ㇾ而不出者欤然則令之必行欲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以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

其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釋於民而用夫所謂交于者此亦
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
之所忍為也利民則民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於民與民用之於
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釋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
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
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之名用之實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於恩
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朝廷試思之

人才上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ㄈ法愈密則愈疎取之ㄈ塗愈博則愈狹然
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
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撤藩墻去城
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
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
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
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
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
安事於寒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寒則必有所陽博而未離於寒也

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欤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ㄈ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索簡摘庾辭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于廷而又雜之以輿儛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蠹魚之散殊以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鱒鯉之筍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献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己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

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咕ㄈ者為哉張華能對于問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文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間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ㄈ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虱搏鼠而撟兎也可乎士之能庸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庸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輒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放宏辭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

才爲臣不信也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夫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欤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爲羞禮也蛙蛤以爲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爲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故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修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於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

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名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布衣搤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墓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樸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欣效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動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大[illegible]孰歟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之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斷而不惑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扳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稚而是風也成則閔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罷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扳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遵其所宜歸之塗故

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不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ヒ
在好ヒ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所好而爭
為之趨專逆其獨而莫為其他使天下趨而不他則雖捐肝腦踵鼎
鑊前者未既後者踵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
天下爭自濯摩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賢敢諫為
忠此風一振長 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
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猶在是也
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
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變而不反
喑ヒ默ヒ帖ヒ靡ヒ此風大 恐下有急不知誰為之死哉臣不勝

大懼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之
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禮非后稷而無歲無
粟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
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ヒ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
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之力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
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ヒ而老父兄之所訓詁君師之所長育不知
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
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陟風

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獨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營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一天下之才消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才者起而承之濯摩鼓舞而作則故者新儒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恥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歷再成于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闕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能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歷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既煉不復
為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宮威
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武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
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ㄈ然而來紛ㄈ然而起人ㄈ有自奮自喜之
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
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
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
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
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

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
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
與君子同則其譖不審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
之終陷之公孫宏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曰斯人可
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
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
后之言于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證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
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
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矍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
諧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干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

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匡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
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
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
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
乘馬遑匡而更索此臣之所以嘆也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八十七

千慮策

論相上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岩剔薮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著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憨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而我無與焉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也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之而必任任而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之而不敢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田千秋而取譏于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遺笑于孫權張詡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衰紹則取衰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數國或以不取于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遠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咂竟不拜唐李廓為宰相而廓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于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哺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其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也奸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　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可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求其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于皐陶湯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太公齊威之于管仲蜀先主之于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設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ㇾ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ㇾ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ㇾ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奸雄之相窺故輕發于吾之所窮而重發于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ㇾ則不窮天下安得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ㇾ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止亂者焉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止亂者焉有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強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止亂者焉有同乎止亂者焉有同乎遊飲博以當符堅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瑄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于破敵欤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撤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于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于解紛欤裴度答朱克融兵近速来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于止亂欲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翫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當閻冠準以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咨詢于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論將上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為用長治而

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茫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茫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茫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為今日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倫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聲被于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為車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鐲鐃如是而為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太閱者非真臨陣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處于暇豫之日與處于未誅三監之時無异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

其所不好才素脩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于治而為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于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于下君臣怠于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矣棘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狼狽大敗者未宰而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無責其鄙野之狀而毋恕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于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然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論將下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擇相上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卿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illegible]

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沉浸汩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爲往而不敢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則偏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櫪樟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爲見其鬱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壞何擇而尚伐病可以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壞何擇而尚伐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之中與卑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邠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與忠嗣及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郭李哉然則宿將之于新進未易以相軽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願欲文惠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為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沉雄者行陣之嘗有閫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异者果賤之有扶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論兵上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斂之說蓋斂之之說古之為斂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于古不可用之于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名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無策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

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上以為謹厚默上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温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鬬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窈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于大亂也夫與其至于猖狂潰冒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于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于奸慝而用之于功名此馭奸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上說蓋散之上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而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于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于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絶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于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

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予虛烏有之徒居其食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何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名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于為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則其死生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概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于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論兵下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于害狃于利而必為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害至而不思懲于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
不可行也民樂于為農而不樂于為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
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
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
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如此而已
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矣天下未有無害之
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者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
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于塗未有不匍
匐顛扑而可笑者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越人豈不害
哉諫者見燕人顛撲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
地七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為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
同之使燕者為燕越者為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危地有安地生於
安地者以危地為可懼而生于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慕內地之民
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況
于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興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
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
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于歸也非樂也勢也魚
以淵為歸鳥以林為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
為行于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
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因病于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于

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荊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塚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養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欤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故夫山西出將非天地也迫于夷狄而民習于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関中非借兵于西也陳慶之下取河南非募兵于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踔絶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于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于主而猶能拒敵而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搤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鬬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

勝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鬬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于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勿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于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獻吏上

臣聞厥今獻吏之難莫難于獻贓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恥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于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于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于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于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見聞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一曰公包苴之賂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

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皁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輿臺
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
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
子則尊之于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者所以
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
自臺省僚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
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
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
不為公卿而以皁隸自為侯伯不為侯伯而以輿臺自為也名為
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皁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
其身于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
都城之有門所以誰何奸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
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簏百金孰有問之者哉
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萬金亦不問也不敢問也
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簏之緘題或曰上之于廟堂某官也或曰
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
出哉將帥剥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
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剥而攘之天下之箱簏肩相摩于道而其入
國門如海水之沃集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
貴近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

此所謂公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每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于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于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于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靴之獎必至於金玉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不之禁而箱篋之大于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于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馭吏中

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貨也哉必有為之謀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為費己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飢己則綺繒而不卹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于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及宰輔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斗粟豐之為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于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以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然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饑而不能出戶

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為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浙之薄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荊湖則又往往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克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置之者上官之私怨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饑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願天下之君子以禮取之而有餘至于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為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于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作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笞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實者詔伏法于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敢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不敢為矣夫贓者干而敢者一幸而敢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

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贓吏予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

慮吏下

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　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暮又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于刑忠肅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誠篤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于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益于士君子而不可復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欤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贓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禄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使天下之懼于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于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為不威懼之怠則必反而為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

窮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為無春之秋聖
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
勸今夫某貪吏某非貪吏天子曰嘻為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
殺為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為貪者將曰貪不可為也于是相
率而不為貪今夫某廉吏某非廉吏天子曰嘻非廉吏吾不用爾至
於廉吏則亦不用為非廉吏者不用而廉吏亦同乎不用則吏之非
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于是相戒而不為廉
天下之俗生於勝心生于衆心生于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
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內委宰相侍從臺
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天子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為
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庶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衰
俗所尚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職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一八十八

千慮策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乙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奸而其用法也

廬陵楊萬里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ㄷ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于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倫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吏面可之退而問之吏ㄷ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法不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ㄷ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

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

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窮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也而有餘也又烏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于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于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一吏之與宰相不待智者而其智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其他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皆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所升階揖侍即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

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而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矣雖貪闒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爲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書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名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智愚賢不肖何

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即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悉委廓猶以爲失職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耶臣願朝廷稍矜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予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

三百五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絶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予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二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欤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于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不得不反而為殘ㄈ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冦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ㄈ命三公參聽之至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冦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冦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冦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王則為之徹膳為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行之未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止于三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ヒ焉夏而萬物油ヒ焉夫欣ヒ油ヒ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ヒ而春旦ヒ而夏也而必推之以風霜毒之以氷雪使夫欣ヒ者悲油ヒ者瘁何奪其所至願與其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予物旦ヒ而春夏也則無以來歲可也有來歲則有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欤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寃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寃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奸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為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其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焉而連逮者復與焉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破矣使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為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教路無寧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否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饑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一其里之千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焉此其費何名者其鞫之十則為千里者十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焉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惟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怛猶忍言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又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於三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為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慮詳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鞫之舊法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而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

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仁則民怨仁不可窮仁則民狎仁則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民怨仁不可窮仁則民狎仁則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生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倫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益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者恩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也然冬不寒夏不

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歧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于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于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

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鬬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鬬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況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窈冥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歧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亡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為空言文具是無法賢于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　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罪鞫大獄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鞫上之人則倶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奸民何憚而不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于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倘焉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倘則群盜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峻執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執不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詐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指之風其猶可及也欤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于求而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貪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亡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繁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獻其與下不獻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授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

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舟之力載萬舟則萬舟重而輕不善捨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衆而委於萬舟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出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鄭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悟至於吏部洒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內而省監司之僚屬於外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罷飛之恩無所於吝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倫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倫於三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于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脩身積學有老死而不得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乎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為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為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繻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于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未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

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暇則精無餘力則精明而不懈
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
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
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
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
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
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于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于位既定之
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于無位矣非材不
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于官而趨于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之干
祿者不冒于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ㇾ材而不官有ㇾ立而不
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窃取而素
餐之是之謂竊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于是有無官
而增人官有餘而位不足于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
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
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人
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皐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
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皐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豺教則斯人
焉制蠻吏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吏也寇賊也是
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如細事
也則天下之官有下于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事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于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于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領名常平者焉郡有常賦上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共一事以人勝事莫於此者老氏之官嶽靈之祠率逮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老者歸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惰者容焉高之為置使為提領卑之為主管為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于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于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己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治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于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

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于一員折衝名以綠於刑舉常平以歸于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于二而小郡則止于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于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覽且不覽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驅之於後功啇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胥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于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于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

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賜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辦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顧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于國者小於害國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敎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辛之變都民散走而賦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儲貲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予奉天之圍危于一髮而猶底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及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禮弁欺之以宮市利民則信矣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也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也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弦之瑟亦無全於矣開之道路徃歲梆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于朝乞市之于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部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

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總
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劃為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
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三　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
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
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
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衣耶且甲部欲市乙部之絹何不遣吏
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
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部之民也此
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
縣責訴者笞之以証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于紙曰官有錢償我
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儆百
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
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以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
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
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
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嘆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
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敝
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WW.NCL.EDU.TW

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令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蕪載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盖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也而有所擊至於縣令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令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縣以送某令是為守令報仇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寬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數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江西之縣有督馬數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不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昏橫守令之罷以暴吾民訴之者若拔山然盖監司既底其守令則併底其昏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怨而不洩則其怨有當之者怨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于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亦如喜謁元之清澤陳訪

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左者明著之以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以聳其懦臺監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于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辛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紜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為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所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能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乎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祇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一臣屯田之事而代憂之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型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刑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卿井無不能戰之農

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無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作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揣摩而使酒傲岸倨肆視農民為奴隸而尚肯為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不得而知也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拍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破家不瘦死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為濟飢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李泌之謀元國之謀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乎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農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

沒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問於江湖陸淅之民則行之可言ㄈ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之（別遷）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蠲內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多蠲其幾年之租則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ㄈ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咸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援且偽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直授為官其費民其倖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受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箭亘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程試論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代既往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風味隱而功能興則無以見孝文矣魏文帝曰漢文帝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人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毀而藥之既成而謂之玉視

之良玉也其光瑩然其聲泠玉則玉矣至於玉人之所藏初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玉也惟學亦然聖門諸子後辭如睨人以為仲尼不及也英氣如由自以為諸子不及也然是二子者聖人皆不與之蓋辯之俊也氣之英也非所施於聖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於二子之英與俊乃在於顏之如愚曾之訥而歸耳不惟學也惟君亦然是故論王者不以輝彩而以氣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不以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為文帝也強不如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如矣不爭似弱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何也蓋嘗間之快其念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

帝獨得辭其弱哉矜其察以寬天下之欺先王不樂也帝獨得辭其懦哉厚其奉以虛天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辭其褊哉以帝之用心求帝之風味溫乎其有所不可激也曠乎其有所不可隔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而其風味則三代聖賢中人也不如後世之君而三有代聖賢之風味帝味亦足矣帝何求哉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欤嗟乎是亦見其末而莫原其初者也隨其聲而莫睹其形者也肉刑何從而作乎其作於聖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與禽獸之未別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糾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

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夫堯舜復生必除之矣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過乎謹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於身而後可以言忠于君蓋忠于身者其正先身而後君忠于君者其正先君而後身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故其忠有名怨其身之不正而責其君之必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為也大人者無所責於君也無所言于君也非不責也無可責也非不言也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自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愧吾君之不正亦潛消于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吾何知焉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為最易欤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斜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後繩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後斜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斜非私吾君之過以為誦也消之於先其為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有過以為諱也救之使回其為力不易也古之君子以身諫者後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為從與凶之異也古之君子何修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于己者素厚而服于人者素著欤名為天下之正人而

心傳聖賢之正學身履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致也其在朝廷吾君忘其已之為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與有為也忘已之為尊則必深自憂其賢者之不可得而親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為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四五矣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六七矣則其立人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與之注措未幾何也吾君忽乎其為聖君矣天下見吾君之聖也不知其所從來也天下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為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欤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大臣之力欤自吾君有意乎吾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吾君有意乎其人而君德已進而況與之居也欤非孟子之所謂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嘗愛之而況於其君乎太宗袖鴆禽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愧也敬也夫為人臣而能使其君愧之能使其君敬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不言而心化者欤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公則近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諫之謹論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於道資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之資有遠近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返資之所不近君子不能勸而進太宗之行仁義人以為鄭公之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帝亦自以為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入也非言之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證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為非勸也天下之治亂其發在機其決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也蓋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之說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與墨並興而道與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從其所謂道則倦於難成將不從其所謂術則樂其有速効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効也者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忍心以勝其樂心見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亂之機一言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者果難矣哉秦堂上之一議甘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失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災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也乎唐之治不在乎正觀之後而在乎貞觀之初正觀之初太宗求治而未有所從鄭公嘗有言焉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言也倫之言刑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似安國似可倦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是時一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亂也君子憂之非憂其遠亂也憂其發也非憂其發也憂其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霸之資有漢武帝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勝矣公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乎近哉帝資之所近乎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堅入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故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發之也成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四夷來
賓非勸也資也非勸而太宗以為勸豈亦太宗之賢樂其言之忠而
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治之主莫難于有其天有其天矣莫大於
盡其人曷謂天資是也曷謂人學是也鄉人之憫孺子入井也齊宣
之不忍於牛也太宗之觀明堂圖而罷鞭背也禹湯之泣辜祝網也
其天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為齊宣齊宣之不為太宗太宗之不為
禹湯何也其人者相遠也充其人之學以極其天之資鄉人而不為
禹湯乎而況太宗之賢也哉君子于此是以為太宗而嘆也謹論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
喪者世以為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終
身之名節已定于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于偽定于初何所
負于終陸宣公自謂不負于所學其果不負于所學耶曰不負云者
公之謙辭云爾學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
不負之足為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爾天下有偽學而無
真儒以偽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
賤儒也學儒而欺于會此張陟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于奸此公
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於廢矣世主見一
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為之地是二人者皆
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之傾然是其言之凜然聽焉而

觀已矣用之且將為佞為貪為奸固無用於學也曲為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學以學為無用學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為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ㄈ用之學訓詁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偽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奸邪非偽而何又焉用曲為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有真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於世儒固未見有孔顏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己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專西平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秋蕭復以扶

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為出處學之力與公為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說吾是以知公之謙也嗟乎國患無真儒爾士患無真學耳洙泗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為儒者之參也不用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為儒者之倨也至於為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為賢也世俗之所賢者固誤

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也孔顏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國之安危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為夸與倨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之厚也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不治人君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不可也與則樂匕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成開元之治也而論者以璟為過於崇也何盖璟以其治與天下而崇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享其福與其君以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剛有可憚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不憂欤史臣曰宋璟剛正過姚崇親君子而疎小人匕君之心也親小人而疎君子非人君之心也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之樂必使之憂不欲其喜必欲其憚不待小人間之而君已病之矣非君子之過乎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愛而後能有所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憂不使之樂其所不愛者自之不疎也故欲其憚不欲其喜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之名無憂之實茲其所以有樂於君欤非不使之喜也吾得其喜君得其亂吾得其憚君得其治茲其所以無愛於自欤天下之治亂君子所恤也吾自之親疎君子遑恤哉嗚呼以治與天下而不

以治與其君比宋璟之到正所以遇姚崇欤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相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成開元之治致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權譎一則到正二公不可同也吾嘗觀于姚矣明皇之獵因獵以進皮冠之掊無是舉也太廟之壞以為偶然吏伯之震無是說也捕蝗之役不曰修德喙生之書無是法也姚之權譎一至此哉吾嘗觀乎宋矣中使之召不交一言孟子之所以遠王驩也倖臣之飲正色而起蓋寬饒之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淫亂周公之所以警成王也宋之到正一至此哉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吾意其一言必和焉一政必美焉姚之為人溫乎其可喜也明皇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政必到焉宋之為人凜乎其可惮也見姚而喜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以惮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宋則皆賢也開元則誠治也明皇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福明皇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禍不勝其憂明皇於是乎一而相林甫再而相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後知宋璟之可惮乃深可喜欤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爱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在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睡焉扶蘇不在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日之樂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為樂矣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為

樂也秦皇帝之秦亦變而為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
唐之所以未亡欤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之矣謹論

李晟以忠義感人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心之所回勢之所隨
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心以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心
以去其君天下之心已去于下而小人之寵猶不去于其上天下之
勢至此雖使君子為之若之何而為之哉涇原之變天下共應盧杞
之為也李晟欲以孤軍而復王室其勢亦難矣晟不求於勢而求於
心蓋天下之勢可以定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心易以散亦
易以收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己忠義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
心既回天下之勢自定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之言曰與死人
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為醫無愚良也其能
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工拙也其能有為者非
君子之能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
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
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
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
以試君子之能夫良醫所以能生必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之
國亦必有說矣人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
實係乎人之心良醫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能生必死之人也
君

子者有道以回國人之心是以能存至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必以忠義感人心此其回之ㄧ藥歟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下取河北亦未聞以河北制天下唐室何危焉盧杞一進殺真卿沮懷光士心去矣聞架有征陌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戍者復行軍心去矣且夫天下之權託於人主也人主之權託於誰哉一日士二曰民三曰軍今也德宗之託於天下也是三人者其心皆去矣涇原之役奉天之役興元之役不在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久矣當是時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ㄧ寡不敵也以我之弱當賊之強ㄧ弱不敵也懷光吾大將也則叛於內三鎮強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以一己之忠義回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忠義回天下之勢以寡為衆以弱為強以孤軍復京師醫必死之病而存至危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強國有強人有人而有國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吾未之聞也唐至於德宗大盜再起天下再定有人焉故也安史之亂李郭以忠義而相勉遂能回天下之心涇(辛)李之亂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訓辭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再小人離之也其收者再君子回之也大哉人心之人乎與其既去而回之孰與未去而留之吾故因李晟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謹

論

儒者已試之效如何

論曰道不難於用而難於信盖道也者用則為帝王之業不用則為
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
見儒之不可以小用則以儒為不適於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能用
其道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盍以古人已試
之效而信之乎唐虞三代已試之於一時者也夫子已試之於萬世
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可掩試之萬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
觀之可以少信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不計也而信與不
信其関人之國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書論儒家者流所以言其效
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於有功賤生於無功此儒者所以不如
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百家
者曰欲富而富欲強而強問其期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有功歟
儒家者曰欲帝而帝欲王而王問其期則曰必世也百年也何其無
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始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
矣儒非無功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一言出於儒則
誹之以為大也一事出於儒則笑之以為迂也大與迂相遭而賤與
貴不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不如百家之
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堯舜三代與吾夫子盖嘗以身試儒者之道
矣泰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王之業何從而致哉儒道之為也
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則亂而用之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父子
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也天下有之故天下忘之也一日而無君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子也無仁義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效可觀也已
秦人盡當以身試百家之說矣富則富矣君富於上民貧於下猶不
富也強則強矣有強於威無強於德猶不強也得地而失民取人之
國人亦取其國然則百家已試之效可觀也已世主觀之儒者有功
乎百家有功乎儒者可賤乎能移其所以信百家之心
以為信儒者之心則儒者之可用與不可用決矣班固之論儒者言
其道之最高此適所以滋世主之疑也人不吾高而吾自高焉誰其
信之至其歷陳唐虞商周與仲尼已試之效賴有此爾雖然言之可
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蓋嘗言儒者之與百家已試之效矣
其言於文帝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觀
之乎生之言不為緩矣而文帝若無聞焉有黃老以病其心生之言
何從而入哉固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
信者難謹論

文帝曷不用頤牧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
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而不喜於相遭是可歎也
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頤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為未善不可也然
當頤牧之時或以聞而擯或以詭而殉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其生
也莫知其往也始思乙頤牧而天下無頤牧矣使其復有頤牧其能
知頤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頤牧而已哉楊雄

曰文帝曷不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則澤其身用則澤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乎然其挾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從而必之自古聖賢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在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自與不負頗牧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其畧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況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賀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寇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不徒匈奴聞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耶漢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平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平則辭自婉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耶遇主而又云亡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捨之於今焉無頗牧則思之於古焉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帝則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也怒馮唐之言而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當悔之矣悔於廣則不怒於唐矣不怒於唐而悔於廣則頗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也謹論

文景務在養民

論曰必有所不為而後有所力為天下之事將求其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無恥其無功二者要難兼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不得不有所捨將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故敬之未柔也國之未強也名之未榮也皆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為事一夫之擾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遑他事哉班固曰文景務在養民治天下之法二曰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曰專一則有守有守則無慕無慕則有成罪而慕王良則喪其射伯牙而慕高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技固不可以兩能一固不可以兩精也堯舜治天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靜而治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動而治焉動而專焉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聖人不能兼舉而雜用也擇其所當務而吾執之以為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謂專務文景之務獨在於養民蓋以古之靜者而自處矣而於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悖可恥也文景不恥也火通甘泉之譖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為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

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天馬葡萄之利未足以易吾桑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烟火萬里也方文景擇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忿于色矣未幾則相與樂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小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幾措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務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歟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動也其所以守者非動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荊棘犯霜露不為則不可也夫豈樂於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祖父之初不樂乎動也狂夫怵之禍夫激之以為無動於身則無強於家或鬬焉或訟焉家則強矣無乃適所以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為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狂李陵之禍而文景之生產作業始搖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傷乎哉湯武周宣之動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之余盛而必欲動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動也可笑者靜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笑者也可笑而可安者也謹論

太宗勵精思治

論曰明主之勤於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槩蓋可見者以勤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為勤也以勤為勤者事常出於勤之外以思為勤者事不過於思之中納天下之治于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未具而治之計也具矣太宗之勉勵精勤以治天下非費其勤也費其思也思以計乎治ㄧ以應乎思故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攀也勤於思而不勤於迹又何見焉出於心而成於治又誰攀焉崔植得其說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不勤則成可為長太息也且夫量書者即成湯之昧興也傳食者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成歟師廣成者即梁人之齋戒也游岩廊者即晉人之高簡也然與梁晉同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其不勤而成歟蓋有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衆人之勤ㄧ以勤也帝王之勤ㄧ以思也以帝王而為衆人之勤秦隋以之以帝王而為帝王之勤堯舜黃帝以之太宗之勵精不用於是而用於思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以勤為勤以思為勤者歟田業之法府兵之法租調之法此治之器也非治也米斗三錢之治外戶不閉之治鑾夷宿衛之治此治之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事親伐夷狄之事閱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綱也太宗勵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其事ㄧ而思乎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及其物ㄧ而思乎有所甚密則必有所甚疎蓋太宗求治之初有勸以刑名者有勸以仁義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有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難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勵精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疲於身不痺於色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宗自知之耳何也其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故也蓋天下之至勞莫勞於念慮而莫逸於宵旰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不痺於色而心已痺勤而思焉思而決焉天下見其治於已決之後不見其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宗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於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嗟夫天下之事有潛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淮淝之寇方熾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宦寺之權方橫而元載之嬉笑方和孰知遊宴之憂甚於戲頻嬉笑之慘甚於按劍者乎故夫真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者不勤彼夙夜晨興以為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也太宗之勵精不在勤而在思其真勤歟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知且不可知也又可見乎哉太宗之勤于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曷為其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有焉謹論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九十

解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天問天對解引

予讀柳文每病於天對之難讀少陵曰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難字者耶病於難前輩與予同之初病於難而終則易焉予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離騷天問及二家舊制釋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庶以易其難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　柳宗元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古往古也大古天地未分之說傳之者誰何以而考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濛雲幽紛曷可言焉
古盖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者為之也鴻荒雲怪幽
深紛紊何可得而言哉且不可得而言也考且得而考也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ㄏ闇ㄏ惟時何為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瞢然而闇誰能窮極之者天地
之馮ㄏ而盛滿萬形之翼ㄏ而衆多何以然也其像初誰識而命
之者神物之明ㄏ鬼神之闇ㄏ是又誰為之者時是也馮ㄏ盛滿
翼ㄏ衆也見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馮ㄏ翼ㄏ
對曰晉黑晰眇往来屯ㄏ庬昧華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晉音忽
晉與昭晰而為晝昏黑窈眇而為夜盖日往月来日往月来自爾
而已屯ㄏ而昧焉則冥昭瞢闇之理盖不可得窮極也二儀之盛
滿者自盛滿爾萬形之衆多者自衆多爾人物之明ㄏ者自明ㄏ
爾鬼神之闇ㄏ者自闇ㄏ爾像焉而華汎焉而化此其庬昧之氣
像盖不可得而測識也日月晝夜之由不可窮也天地人物鬼神
之由不可識又孰有為之者哉盖亦強名之曰惟元氣存而已晉
與見漢郊祀志言昧與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穀梁子之言也陰
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何而化生天體之圜也孰與之營造
而能圜天重之九也孰與之量度而有九凡如此者奚而功誰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　營以成諸陽而九轉棘音大渾淪蒙以圜號冥凝元黿無功無作

陽陰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之而吁炎而寒之而炎交錯而自爾成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化天之九重者陽氣之合諸而積者爾天之圜體者一氣轉輪而渾茫者爾烏有所營烏有所度哉其凝而結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黿而治也元然而黿莫見其所以黿烏有所功烏有所作哉蒙如也號名也天之圜亦豈真圜即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圜故加之以圜名而已故曰蒙以圜號

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天維之斡旋何所繫綴天地之垠涯又何所加八柱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倮繫維乃麋身位無極之極滌瀾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亹亹何棟何宇宪離不屬焉烏恃夫八柱無青無黃無黑無赤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麋其體與位矣天無待於繫者也天有極于和則有形而不大矣天無極而大者也皇熙者天大而廣也天廣大而亹亹不息不棟不宇全然離物而無所連屬豈有八山為柱之恃哉九天者東曰暘天南曰陽天南曰赤天西南曰朱天西曰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成天西北曰幽天北曰元天東北曰變天中央曰鈞天也天無色
而亦無方豈有九天之涯際哉
問曰隅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衆多之數天運之會合何以有子丑之辰ヒ
者日月所會也沓合也日月列星亦同此問音注又音闒
對曰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隅無隅曷憎厥列折筭刻筵午施旁豎
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燬睳淵太虛是屬其施
萬樊筭音專筵音延竹也楚人折竹以卜咸焉是託憎莫孔切
布筭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圜也燬者日也睳者缺也淵者
巧謂機巧也淫謂巫史之淫瞽也午施布筭于中而橫也旁豎者
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燬日無缺故曰規燬也月者水之精故曰
淵月至望後生睳則缺故曰睳淵也萬樊者星也蓋天地之列位
有幽陰陽明之別而已烏有所謂隅隅旁角也哉謂之有隅隅旁
角者機巧淫瞽之言欺誑云爾天運之推移有晝而明夕而曛而
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哉謂之有十二辰者卜筮之人折
竹施布以推究晝夜之強名自取云爾然則隅隅之數十二之名
豈天之作為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為則屈子以此問天ヒ亦何以
告屈子也故曰非余之為焉以告汝余者天也汝者屈也子至於
日月安屬則有所屬焉大虛是屬是也列星安陳則亦託於大虛
焉故曰咸是焉託

問曰出自暘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

暘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汜音祀湯音暘

對曰輻旋南畫軸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烏有谷汜當烏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數炎奠儷淵迫而晦遐違乃專何以死育元陰多缺寒感厥兎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體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日之行遡天而旋以成晝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所謂次也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日出而東見其方之仄而西則謂日次於西彼未始有出次也平施旁達亦未始有暘谷與蒙汜也當日之所及則為晝而明不當日之所及則為晦而暗所謂明晦者其說久則亦窮矣月迫而並烏則月之光不勝日是以晦而缺烏烏有所謂死月違而遠烏則月之光得以專是以明而盈烏有所謂育月之陰也以缺為體也以陰感陰兎者陰之類也以缺感缺兎者缺之形也

問曰女岐無合夫烏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烏以夫為

岐女既曰神靈則不夫而子也宜

問曰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強疫鬼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瀰冥更伯強乃陽和順調度惠氣出行時届時縮何有處鄉
瀰猶彌也更去聲怪而彌怪異而更異彌怪與更異合此伯強之
所以生也和順既調則惠氣行矣故伯強緣癘氣而届惠氣以癘
氣而縮者也惠氣以和順而届伯強緣和順而縮者也莫非一氣
也又何有伯強居處之鄉
問曰何闇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
對曰明焉非闢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纏于經蒼龍之窩而迓彼角
亢
旦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幽不得不幽非有所藏而
幽謂之有經躔者傳者之謬也彼日之於蒼龍之東特寓焉耳豈
真以角亢之宿為日之迓者耶故激其詞曰蒼龍之窩而迓彼角
亢乎迓猶太嶽三光之迓
問曰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
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嘆鯀
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継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
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
何所成
王逸云汩治也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鯀於羽山飛鳥蟲曳銜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食之三年不施謂不舍其罪也鯀狠愎而生禹ㄦ何以變鯀之
愎洪水之淵泉極深禹何以填塞墳也九土禹何以能分別禹治
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經禹萬里曰汨謂亂不任汨鴻者謂鯀
之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於洪水反汨亂奔潰而益甚也書曰鯀
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古文尚書未出故誤爾
對曰惟鯀說ㄦ音鐃鄰聖而孽恒師厖眾乃尚其圮后惟帥之難膹
頒使試　盜埋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
亂功定地胡雒厥考而鴟龜肆喙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
渠夫固不可以類眡鮫躬步橋楯勤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
型九疇受是元寶啓咸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縱夫孰謀之式　行
鴻下隕厥江乃降禹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
貢藝而有上中下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備鍾究勤而欺畫厥尾
鯀狠愎而說ㄦ故近堯舜之聖而其孽不移師言推之尚之蓋衆
人之豪而不知其圮族故也后惟帥之難帥疑當作師謂堯難於
違衆不得已深腊臧頒而使試禹乃盜堙上帝之息壤以招上帝
之震怒故刑而弃之于羽山堯於是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鯀之
孽而生禹之聖此如汙泥之生芙蓉豈以類云乎哉鯀之昏禹之
昭何害於如氏之縱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哉行鴻水而下傾之
此所以降江宅土也初無所謂窴洪泉之說也從民之宜而分九
土此本于禹之聖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畫之說也為此說者皆

欺者為之也左氏傳國武子好盡言以拒人過所謂拒帝震怒與此拒同柳子息壤記云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馮怒者盛怒也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曰圖書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圖書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亦立於虛而無所植則地之立豈有植乎地之東南傾亦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小子之力所能觸而折絶乎誰為是說以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授天聽也陸賈傳云毋久恩汝為

問曰九河何錯川谷何洿音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洿深也

對曰州錯富媪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音鼻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乂清乂墳壚燥疏滲渭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氣運液乂又何溢為

水涸者地脈之收水流者地脈之行燥則收衍則流人見其顯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常窮于東也不知其陰滲已環于西也人之氣血降而不升則
人死矣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不西流而不收則天地有不死
乎然則水之脉穴于土區也如運行于一罏之內汝ㄦ焉積而
不運則溢也運而不積則又何溢為哉富媼后土神也前漢書禮
樂志云媼神宴娭趾下也歸墟海也汝ㄦ水流貌汝音攸

問曰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修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天何頃洞而課校修長頃胡孔切一作鴻

問曰南北順隩其衍幾何
隩音妥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曰崑崙縣圃其凡安在
崑崙山在西北其顛曰縣圃縣圃上通于天凡古居字

對曰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問曰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天地四方之門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清溫寒燠迭出于時ㄈ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對曰修龍口燎炎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口燎謂銜燭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亭羲以耀

若木之光華受日而光也

問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ㄏ氷于北至爰有炎州司寒不得以試

凝音嶷北有氷山故夏寒南有炎州故冬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ㄏ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ㄏ人名是達西極有不木之山

問曰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虬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

對曰有虬蝯蛇不角不鱗嬉夫元熊相待以神

言有此二物相須而為神怪也

問曰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王逸云虺虫也倏忽電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對曰南有怪惡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王逸謂電非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
對曰負正之國負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蒲九衢枲華安居
蒲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枲麻也王逸云
對曰有蒲九岐厥圖以說浮山孰產赤華伊枲
舊注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又云四衢七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
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華即花也
問曰一蛇吞象其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覩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
足見其大號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
元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對曰黑水溟涬窮於不姜元趾則北三危則南
不姜未詳蓋地名
問曰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幽ㄈ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鮫魚何所甂堆焉處　鮫音綾甂音祈

王逸云鮫魚鮫鯉也四足出南甂堆奇獸也

對曰鮫魚人貌通列姑射甂雀時北號惟人是食

舊注山海經鮫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為雀甂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　王逸注誤

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ㄈ中九烏皆死墮其羽

翼

對曰烏有十日其火百物宜炎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羣烏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烏

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感　啓代益作后辛然離蠥何啓維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藝而無害厥躬何羿彃日烏解羽禹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塗音塗鼈音招朝也與朝同離遭也蠥音薛夢也台桑地名也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隔也射行也鞫音鞠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賔
列也商宮商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屠割剝也王逸云禹腷剝
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 朱熹曰啟棘賓商當作啟夢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賔於鈞天
九奏萬舞也古篆書夢字似棘天字似商
對曰禹憋于續鮌婦亟合朕離厥膚三門以不眡 與視仝 吪〻之不盡
而圖孰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曁 宇一作宇 彼吪克臧俾以作夏獻后益
於帝謼〻以不命復為叟耆曷戚曷孼吪勤於德民以乳活扈仇
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咸粢厥粒惟禹援
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 一本無聖天 胡往不
道 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客之叙帝以貿嬪禹母産聖何䚡厥
彼謠言亂噣聦譏以不處
禹懲創于無嗣故亟娶于塗山爾豈以慾哉彼股無胈而不恤也
三過門而不視也睃即眡字啟吪〻而不傷也而孰圖于世味之
慾哉惟禹之用心如此故卒能援天下之濕而置之于燥字天下
之民而置之於安曁猶曁也曁者安也彼吪克臧者吪謂啟也啓
能為善故使如氏為夏國而不使伯益得以代夏國且禹之薦益
于天非不至也而天謼〻之命不歸之益者以啟之克臧故也益
雖不受命然不失為夏之老臣益又何戚于己何孼于夏哉啓既
受命而勤于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啟之德正有扈氏不正也以
不正而讎正天之所以援啟以征伐之柄以撻之也兇之必窮聖

之必功天之理也孰能害聖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命之艱食而
使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出天下于既溺
而踐履于堅土彼息天下之居而康裕天下之食者實禹之功也
垶者堅土也食者食廩之食禹之聖如此而啟又且不失禹之聖
則天命胡往而不遵之哉姑者且也道者導也啟達厥聲堪與以
呻謂啟能作九辯九歌以作樂之聲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唫之也
呻者唫也辨同容之叙帝以貿嬪者何也容者和也大樂與天地
同和啟之九辯九歌能分別其與天地同和始終先後之序則啟
之樂大矣故能與天之和相貿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之和相媲
配而無不齊也貿者易也嬪者配也帝者天也禹母產聖何醞厥
旅言禹母之產禹也初無腊剥母背之怪詩曰不坼不副ㄈ與醞
同音拍逼切旅者背也旅與胥同謂禹生之怪者淫瞥之言出於
妄亂者之口而已聰者割耳而不聽此語也蜀音晝口也瞉耳也
聰瞉猶曰洗耳云
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
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
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夏革命而為夏民之孽
也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者河伯化為白龍羿何射眩其左目
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者馮恃也珧弓

名也音姚封豨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弓以射神獸為田獵之娛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者言無德以事天獻封豨之膏以祭天故帝不順不饗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者羿之相寒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爰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言羿以射革命羿甚强也何為寒浞輩交起而吞滅之

對曰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皜厥鱗集矢以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嫭焉妻于狡夸夫一作失快殺豭豨以慮飽馨膏腴帝致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孤

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羿既滔淫荒怠割絕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作孽也奈何誣以為天降之予震皜厥鱗集矢于皖者言河伯化為白龍其鱗皜皜不深居而妄出自取矢之集其目也皖者明星謂龍之目如星之明也左傳云集矢於其目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者言河伯者為羿所射上訴天帝乞帝殺羿而帝不允盖訴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羿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乎遭羿之嫚侮也有雒之嫭焉妻于狡嫭美也音户言洛妃之美焉肯卜妻于羿之亢狡也夸夫快殺豭豨以慮飽者言羿自矜其以殺為快故射封豨為豭實以自飽也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者謂羿以豨膏腴之香以祭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饗之帝若曰何肥甘我舌喉以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憑求福也台音怡我也寒讒婦謀后羿弃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
臧者言寒浞伯明氏讒子弟也而羿以姦民為善人信其讒而
相之宜浞與其婦謀羿歸自田殺而烹之棄骨于野者以奸民為
臧之故也舉土作仇徒怙身孤者舉率土與羿為仇而羿不知方
且徒恃其身之力與弧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民恃力而不恃
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窮而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

阻窮而征巖何越焉者言堯放鯀于險阻窮荒之地使之西行而
度越巖險也化而為黃能三足鱉也見國語咸播秬黍莆雚棘
羽淵雖有巫醫不能活也能奴來切巫何活焉者言化而為黃能入于
茨之地變蕪為田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者由用也投棄也言
何用禹而棄鯀耶豈以鯀疾惡修長而貴盈耶

對曰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殖稱于正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
蘆正徹以圖民以惟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嗣後世是
郊

稱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鯀之子禹也莞蒲菰蘆之地皆大徹去蕪
穢以圖農功民謹悅而美之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憤激以成
功用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而鯀乃得配上帝于郊祀也

問曰白蜆嬰弟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

死大鳥何鳴夫鳥喪厥體
蜺雲之似龍者弟雲之似蛇者白蜺與弟氣相嬰胡為在此祠堂
乎此原之所見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者崔文子學仙于王子
僑化為白蜺而嬰弟待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者言
藥視之則子僑之尸也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者言
天法陰陽從橫陽氣去則人死也大鳥何鳴夫鳥喪厥體者崔文
子取子僑之尸覆之以敝箑須臾化為大鳥鳴飛而去言文子鳥
能忘子僑之身也
對曰王子怪駭蜺形弟裳文褫操戈猶憎夫樂良終鳥號以遊奮厥
箑箑留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文褫操戈者褫者斯福也又音祁宮名二義皆與此句不通褫恐
當作褫直爾切奪衣也謂文子見子僑蜺形弟裳而驚怖褫奪遂
操戈以擊之也留漠莫謀亡明與昏黑莫得而究也形胡在胡亡
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滂號起雨何以興之
滂亡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雨興何以然也
對曰陽潛而襲陰蒸而雨滂馮以興厥號爰所
陰陽蒸炊而雨彼滂翳特馮藉以起而號呼其所非號呼而後雨
也
問曰撰體協脅鹿何以膺之一無以字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身脇合為一支分為八以主天之方隅

問曰鰲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鰲大龜也擊手曰抃巨靈之鰲電脊負蓬萊山而抃戲于海何以能

安龜負山若舟使龜捨水而行於平陵何能遷徙此山乎

對曰宅靈之平掉焉不危鰲電脊而恒以恬夷　要釋而陵殆或謫

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平即蓬平也宅于巨靈之背而不危且恬安平夷也欲釋水而陵

者天若謫譴以居陵何不可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鰲帝尚

以為窄而不足奏也

問曰惟浣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

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浣多力論語曰浣盪舟至其嫂之戶伴有所求而逐漂其嫂少康

因獵放犬遂襲浣而斷其首女岐即浣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

康以夜襲初得女岐頭誤以為浣首故言易厥首

對曰浣嫂以力兄鹿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既舍宜咸墜厥

首

浣滑且力也故嫂曰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湯謀變夏衆以從己何以思厚之而得其從也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斟尋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湯殛之

對曰湯會參族夏以億兆戴成德于萬以誥伐鉤康復舊物尋焉得之覆舟喻易尚武毀之惟善啚己天得妻妹謀虐暴娛以大戕厥代

湯之奮與以變夏衆以與臣村厚而得之自著始以誅伐鉤也少康復舊物故斟尋安得而得其國其易如拾如得舊以覆舟之猶為難也湯之殛桀非湯也桀自淫自暴以致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鰥堯不告舜父母故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亂厥世惟蒸蒸翼翼于潙之汭

瞽不可告故堯自專而女焉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箕兄兆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于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則璜臺之兆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宗尚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對曰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德則為帝天下相帥而推以為元首
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而圖之
對曰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相傳其蛇身則以蛇占之而圖以類之也豈有化七十之說皆畫
工詭異而為之耳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危敗
舜卑以服事其弟而象欲害舜肆其大眾之心而不能危敗舜之
自也
對曰舜弟昧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
終不克以噬昆庸以致愛邑庸以賦富
舜之弟昧舜如仇浚井完廩以屠之水火象如犬之自斷亡爾烏
能禍舜而舜盡其兄之道用之為諸侯以致其愛邑之於有庸以
富其給
問曰吳獲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思得兩男子
自古公之子有吳太伯而太伯採藥南岳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
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期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獄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南岳仲雍實同此高義以成吳國之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曰緣鵙飭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犬說

后帝湯也伊尹因緣烹鵙美飭玉勇以事湯ㄒ賢之以為相遂承伊尹之謀而謀桀ㄒ遂滅亡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於巢鳴條而黎民大說

對曰空桑與殷論美厥鵙惟斬知言矚焉以為不　仁易愚危夫昌撱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　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詳

伊尹生於空桑負鬲于湯美鵙以論此皆妄說也惟孟子知言視之以為不也矚視也不方鳩切湯之伐桀以至仁而革易至愚至危之桀又曷用撱度而計謀哉桀之於湯為叢敺爵為淵敺魚者也民皆逃鸇獺而歸叢淵此虐君之所以為湯虔劉也劉殺也湯觀于天下未有如伊尹者非尹孰承用哉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如為民潰其身之瘡疣而平夷其肌膚也昌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胎女何喜

簡狄帝嚳妃也簡狄侍帝嚳于臺上有燕墮卵吞而生契

對曰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嗷之食而怪鳥以嘉

言契以禖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對曰該德亂考一作孝孳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愚
小皞氏之子熙為元冥該為摩收言該之德能嗣于父故列於神
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惡故也
問曰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國相ㄈ之子少康為有仍牧正與牛羊後
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於ㄈ澆扈爰跕
少康以戒懼興有扈以驕淫亡
問曰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曰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眡
舞干羽以格苗有不在於羽也緩其死而開其生則苗民何狃于
為盜而不懷
問曰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紂宜憂亡者也憂則臞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驗狂無憂以肥肆湯弛厥體而充膏于肌魯實被躬焚以
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武王斬之懸其頭
於大白之旗
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一作爰何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
夏啟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啟攻之親殺之於床

對曰鹿釋千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一作敔床以斮
鹿以力而侯以失民心而無所居
問曰恒秉季德焉得失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来
湯能常秉契之未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獵而還以禽徧班祿惠
于百姓不但往還田獵而已
對曰殷武踵德実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亟號以瑞辛營而班
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天也班牛而獲牛者非也此陋民冒而稱其瑞小惠是班以市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繫鳥萃棘負子肆情
晋大夫解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強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獨不媿鴞予言循閻微之迹而有夷狄之行不可以寧其自
對曰解父狄湟遺愍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以解父之強暴而遺陳婦之正信安得而不愧赧乎此解父不見陳婦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眩弟並湟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久長居有庫何也
對曰象不兄冀而奮以謀蓋 聖孰凶怒嗣用絕厥愛
象不恭其兄此象之凶也然舜之聖豈怒其凶哉不藏怒而親愛

之此象之嗣所以繼紹而久長皆聖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濵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于空桑故使之送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于重泉何罪也湯不勝民心而伐桀ㄴ自挑之

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獌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昌以不識胡木化于毋以竭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忌以墊孰譯彼夢　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禹怒以割厥桃而讎言

伊尹之聖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智之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毋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黿亟去毋走其邑盡為水大毋溺死化為空桑有兒啼人取養之即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為是說以蠹伊尹之聖也為是說者不良之人欺謾以害正身也盡邑皆溺果孰傳此夢哉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于桀故桀故桀因之衆怒桀之囚湯而割夏實夏厥自挑之以致仇讎

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朱作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危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上遣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武王曰甲子還報會大雨道難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救賢者之死蒼烏鷹也言武王之將師如鷹之群飛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爭遣伐器者伐紂之器者爭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爭先奪其翼也

對曰膠鬲比蔡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幸之頸紂黃鉞且孰喜之民父有疊嗟以美之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咸遣厥死爭俱器之翼鼓顛夔誰舞靡之

蔡沫也紂將殺膠鬲而沫矣故武王如期而往如捧盎水以救焚

為

昀顛夔未詳疊音禧

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衍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以

梅音每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獻白雉親往逢迎之為楚人所沈梅會也妖夫者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此器者以為妖執而曳戮之于市夫之衰有二龍止于夫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檿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檿流于庭化為元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幸之被戮之夫婦哀而收之奔褒人後獻此女是為褒

如

對曰水濱翫昭荊陷哉之繆迂越裳曎宜雉之穆憎祈招猖佯以遊
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終娛戴勝之猷觴瑤池以迭謠　儒賊厥訛
爰釁其孤幽禍孥以夸悼褒以漁淫者蔑殺諫尸謗屠孰繹漦以徵
而化黿是辜 儒一作孺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母虎滑戴勝觴穆王于瑤池之上為王謠其
詩曰白雲見列子儒賊厥訛〻疑作訛言幽王以侵漁其民而亡
以淫于嗜慾而亡以輕殺諫臣而亡豈有歸咎于龍漦化黿之訛
與夫釁孤之謠哉此世儒謬訛害之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而終乎一身不保天命之佑與
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號其大任屬
以傲辛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天遠而幽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從而責其罰佑之
不常哉齊桓之事皆相取爾天何與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
于屬任之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乃不幸而遭嬖孽
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
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
狂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梅伯之梅音浼
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詭以寵于異召死雷濟克
後文德邁以被芳鞠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三本皆于異于疑作干比干也
紂誰使之惑哉志使之爾志使之惑故倒行逆施維詭是寵比干
以異已而死雷開以同惡相濟而侯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故虞
芮之訟順之紂以醢梅伯之直奴箕子之忠故忠良皆喪而醜惡
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氷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
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
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歸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武發殷殺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志一作識鞭喻政也馮音憑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也武王承稷之業誅紂
而切激其過也伯昌文王也紂號令既衰文王執政以為州牧也
徹彼岐社者武王誅紂徹去殷之社而為天下大社也遷藏就
岐言文王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也受賜茲醢者文王受紂所賜梅
伯之醢以祭告于上天也師望呂望也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
下屠之牛上屠之國文王喜載以歸也載尸者武王載文木主以
代紂也
對曰棄靈而功篤胡奠焉翼永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帝禹

紂凶以啟武紹尚爲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昜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
武　踰梁橐囊羶仁萃蟻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內梅以頒爲烏不
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內以外明岐　厥心曠顯光
奮力屠國以髖髀厥商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予以
徂征

昜岐社以大者昜一國之社爲天下之大社也踰梁橐囊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羶仁萃蟻者文王遷岐而民從之其仁如羶萃蟻者如慕羶之蟻也羶蟻見莊子烏不台訴者台音怡我也我者天自謂也言紂內梅伯以爲醢而頒諸侯諸侯烏有不訴于天者哉大抵屈原天問原之問天也柳子天對柳子代天而荅原也孰盈癸惡者言紂之惡盈于夏癸發故兵其躬而殄其祀也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于屠釣非真屠釣也其隱德積于內而見于外惟文王能見其心甚明故太公樂爲之用屠商如屠牛之髖髀也髖髀見賈誼傳發殺曷逞寒民於烹者武王之殺紂非有憤悒而逞也出民于烹熬之中而置之寒涼之地而已惟栗厥文考者栗嘗栗武王曰予克紂惟朕文考無罪武王祇文考之靈故伐商也而虔予以徂征予亦天自謂也武王之伐商下畏文王上畏天命故徂征　又栗者文王之木主也以栗木爲主也虔予一作虔子言虔其子道以徂征也禮小祥以栗爲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維經也塹古地字

對曰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蟜訟蟜賊而以變天地

恭太子為驪姬譖之于內而不得列陳也死者如蚓之訟諧者如蟜之賊國此安能感天地柳子之論大抵以天人為不相關以天理為漠然無感皆憤懟狠忮之所發非正論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天命主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亂怠以棄夫又祐之

德則畀怠則奪也夫又祐之言不祐之

問曰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使湯官天下而垂緒官天下謂王天也下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尊食宗緒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昭

問曰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乞生闔閭少放在外及壯而厲其武以厲其威

對曰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惟其憾于離散是以厲其威武

問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進雉羹于帝堯壽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睡遠

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死自晚爾豈有饗其美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鯀蟻微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自相噬

對曰蜫蠽已毒不外肆細腰羸蠃夫何足病卒蜫胡對切蠽婦也

問曰鷲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昌有福善也

對曰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其昌偶然鹿何為焉

問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百兩謂車也魯昭公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

坐以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以多車而卒為旅人於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鼇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悞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丷陵爰出于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王逸云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楚人因論述之故其文義不次叙云薄暮雷電原所問略訖日暮欲之天雨而電作也厥嚴不奉者楚王之威日墮不可復奉雖求福于天無如之何也伏匿穴處者原將退伏岩穴復何言也荊勳作師者言楚先王之功與楚之衆將亡而不久長也

悞過改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吳光争國久余是勝
者言楚嘗爲闔廬所勝不可不戒也穿閭袤出子文者原見楚
将亡而無賢人以救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
告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兄
也原哀懷王将如堵敖不長而死所以告之也何試上自予忠名
彌彰者言原何敢嘗試其君自號忠直之名以彰于後世乎誠以
同姓義不能已也
對曰咨吟于野何若之狠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逆固若所吁憂
忿毒意誰與醜齊但秦人啗厥詐詭登狡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
夷愎不可化徒居汝罷　闔繇厥武滋以侈頽於荒不可以作怠焉
庸歸歟吾敖之閼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言原之咨吟于野何其狠然懵懣而不釋也楚之威将墮而誼将
殄自有當其任者道合則行道違則逆固其所也原之吁嗟忿毒
意欲誰與合哉齊久交而絶之與秦宿讐而往朝之餌于秦之詐
而不自悟也詭者登之狡者用之楚之政所以逆理咈衆而施也
禍凶且至而甘於處鋤滅不遠而恬於戮此其愎諫固不可化矣
原之忠懇虔恒徒自汝疲而已何救于楚之亡哉闔廬以武而彊（侈）
而頽而况楚哉於荒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可作矣
原其誰與歸也歟告也閼天閼也吾敖謂懷王也告懷王之祚将
短矣懷王卒以客死於秦旅客也尸死也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誠齋集卷第九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言汝之忠名誠不足尚何以
深言忠名之足尚也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

雜著

冊文

壽聖齊明廣慈倫德太上皇后冊文 代梁丞相作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維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一日庚戌朔皇帝臣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五三六經若稽天則勑叙人紀罔不上昭帝猷內勗母德與幬載相永與曦朏相輝是以書首堯典詩首周南蓋降羲迄黃肇允而未具媲武狄鳥若淑而靡降君子於是乎謂帝道莫盛乎唐堯母德無加於文母也然上下千載相望遥乞若夫堯父文母生同昭時參天兩地壽儷太極如日斯升如月斯常俾乎如今日之於鑠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曼哉不可得聞已德日新壽日新則鴻號令聞又日日新顧可挈而
不熙哉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紆武緯文紹業興統明
謨盛烈太上皇帝陛下皇建渾淪再造穹窿更生肖翹重輝宗祏固
天縱之聖神文武敭聰狗齊又多績也厥亦惟我壽聖齊明廣慈太
上皇后徽懿淵穆惠和靜專實左之右之輔之翼之在河之洲言采
其荇關雎之所以風天下也莊敬以思謙恭以畢思齊之所以垂徽
光堯有黃屋非心之聖惟父惟母同道一德惟齊惟鈞光施沖人思
音也為紿之俗薄澆之服葛覃之所以化婦道也至于求賢如卷耳
遠下如樛木化行如兎罝由自而家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母也克
仁緊光堯有不殺之武母也克儉緊光堯有日損之道母也克遜緊
躬率百工尊崇顯名用答揚二親之光訓蓋聖善壽祺言之不足我
是以有明慈之稱光明宣慈言之不足我是以有齊廣之稱乃齊乃廣
言之不足我是以有倫德之稱且厚以持載博而能化德也貫三為
一襲六為八倫也衆美倫焉萬善叢焉德行純倫視周之太任無所
與遜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加上尊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倫德
上太皇后伏惟殿下同堯之天合堯之日對越大養於萬斯年復無
無極無斁右序以篇宋祐以孫于萬嗣臣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詞

紿大學士人綾紙詞

牒某人成均材之囿也言藝其苗言擷其秀既曰擷之曷不藝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碩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養士之仁有自養之仁往省毋怠事須准勅給牒補充太學生故牒

議

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某聞聖人之孝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於愛之以德吾如是而極吾之所欲尊而不顧吾親之所不欲受豈所謂愛之以德乎昔魯之閔僖兄弟也然閔公先君也僖繼閔者也而文公乃躋于閔之上文公知尊其父而不知納其父于非禮之地是則尊其父者陷其父也故春秋書之曰躋僖公譏之也至定公而逆祀始正故又書之曰從祀先公嘉之也然則議者欲尊大行光堯皇帝為祖無乃近于躋僖公之類乎兄弟且不可而父子則可乎恭惟太上光堯皇帝以上聖之資當艱難之運而能撥亂世反之正皇建太極再造兩儀更生烝民重立九廟中興之業巍巍逾古至于回龍輅于永祐承太母于慈寧偃兵息民涵育溥博和戎靖國方內密如紹興辛巳逆亮叛盟戎路一征完酋自斃功成不處斷自天衷褒崇去之以授聖嗣駿功丕烈赫然如彼道隆德茂卓然如此其視光武無所與遜皇子我宋丕天之大律不可眡已尊而為祖何不可者然莽取漢而漢亡則先漢至平帝而終光武取莽而漢興則後漢自光武而始國自我始謂

之祖可也光武之于平帝光武所不得而父況非受之于平帝平帝之於光武平帝所不得而子況非授之于光武親則非父子也世則非授受也謂之祖可也今我光堯親則徽宗之子也位則徽宗之授也稟父之命傳父之位至于廟號父居其前同列聖而稱宗子居其後異列聖而稱祖光堯之心其安乎哉楊雄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尊其號而使其心不安其神不寧可乎今申命公卿大臣議即博士僉爾而進質之於天盡亦無變稱宗之制而獨求極尊之諡庶幾可以稱吾君愛親以德之美意亦可以安光堯在天之神靈也謹案諡法寬裕神知化曰聖一民無為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修德來遠曰文禮文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德聰明仁愛不曰聖乎內嬙聖于獨觀昭曠不曰神乎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干奮吏用肩不曰文乎刺經作制興滯舉偏不曰章乎宗廟再安祀宋配天不曰孝乎昔帝堯之德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煥乎文章堯之章也親睦九族堯之孝也惟我太上異時尊號于堯有光厥今易名脩堯六德勤崇垂鴻金聲玉振於是為稱若夫高者天德之稱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曰謂天蓋高惟高之一字乃盡乎天德惟天下之至聖乃配乎天德於赫太上其道高乎九皇其功高乎三王六經之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孰能當之太上光堯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聖神武文孝皇帝廟曰高宗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葉恭簡公謚議 名義據簡字審言

議曰天下有名教聖人有天爵政教莫大于誅賞而誅有不及于隱慝人爵莫顯于公卿而爵有不施於幽光謚也者其教不以政而以名其爵不以人而以天者也一字之褒死而不忘片言之貶百世不改是以君子貴之樞察葉公既薨其子某謁于太常考其行實稽之謚法乞之所與也謹按謚法不懈于位曰恭正直無邪曰簡合是二者可以易公之名矣公何以謂之恭也紹興之季羌虜酋敗盟寇我疆埸有為右相而受命督視者逡巡畏避竟不肯行公入對毅然請行太上皇帝玉音慰諭且謂卿能為朕行朕復何慮大抵緩則食其祿急則逃其死為臣如此懈孰甚焉公遇大難而以身任之可謂不懈于位矣是以謂之恭也公自為小吏而上疏論時宰之奸邪以取免官之譴及執法殿中則論執政之專愎必使釋位而去且謂君子當長養成就使之有立小人當芟夷蘊崇勿使能殖可謂正直無邪矣是以謂之簡也請謚曰恭簡謹議

節使趙忠果謚議

議曰身與義孰重曰義重志與功孰難曰志難古人不以天下易兩臂蓋以身重于天下故也然身不可殺乃有殺身以成仁生不可捨乃有捨生而取義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重之器在義而不在身古人不以九合易一死蓋以功難于濟世故也然以其君霸者或有比之而不悅以其君顯者或有恥之而不為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難之業

不在功而在志故鄙使趙公奮至難之志而不懼捐甚重之身而無
爰功雖不就義則獨高矣矧公神明之冑宗室之英乃與上古之伏
鄙死義者爭日月之光凌霜雪之嚴是歲寒之松生于高宗之景山
疾風之草生于文王之靈囿也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議
禮者當正色而議之夫何疑焉公在靖康之間憤金虜之猾痛宗國
之屯結豪傑三千人以赴京師在建炎之間復結義士數千人欲為
朝廷取河北竟以謀泄虜人執之斷腰于市嗚呼痛矣謹按謚法殺
身報國曰忠犯衆所懼曰果公之志欲取河北于既陷之後不亦犯
衆所懼乎公之義能捐一身于衆人會生之日不亦殺身報國乎宜
以忠果為謚謹議

策問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之
有用是以假之也嘗怪鑄之自于古積之至于今舊者不足繼之以
鼓鑄ㄈ之不足繼之以楮券宜其為錢不勝其有餘也而反愈不足
夫錢之與物無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
與物兩貴其咎安在或謂以楮為之其數十而用八非細民之便此其
所以敝也然行之于益州未聞如此之敝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為之
其費不貲盍與鐵者兩行之乎議者曰鐵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鐵
之費無泉之利無以為也然是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放鑄可為

也其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券之僞者民猶病之放鑄可為不可為也禁其銷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雞二彘之育孟子所不忽也何必曰利孟子有為言之也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衍亦孟子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補窾言無施諸君必不為也願悉解有司之惑將有擇焉

省試別頭策問

問道與德可勉而能才不可強而致此蘇氏之論也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司馬氏之論也由前之說則先才由後之說則後才兩從則戾一從則孰歸或曰蘇氏駁乎權司馬氏粹乎經權則多尤經則寡悔信斯言也仲尼之所謂才難不尚才哉舜之五臣周之十亂不用才哉且司馬氏之說曰正直中和之謂德聰明果敢之謂才然則才與德之分也昭矣及觀傳稱高辛氏高陽氏之才子則曰忠肅恭懿又曰齊聖廣淵傳之所謂才乃司馬氏之所謂德也又何欤諸君且用世矣于此何獨有司將觀焉

太學上舍策問

問趙治者固多塗經乃謂之道繇乃謂之德濟乃謂之術就乃謂之功其趨三其就一也唐虞氏粹乎道周人粹乎德秦人粹乎術漢人駁乎術與德嘗怪二帝之治執中之彌通而光被之彌遠精一之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約而雍熙之彌博竟曰成功舜曰大功何其卓也及舜以是傳之三代而至文武周公觀周公相成王以治周者豈悌形于忠厚洽于物禮樂陶於天下躋矣然呂刑之繁已伏于圜空之日春秋之戰亦倚于兵寢之年自是而後周弱矣當周公用此以治魯而君子已逆知其寢微矣周公用于周而不自知其將弱欤抑知之而不改欤且其道未離于唐虞之所傳而其德非違于道也所傳者無二而所就者不一何也於是秦人監之絀道以進乎術緬德以嚮乎功一用權勢法制以驅其民挈攜其政以歸乎兵與刑以為吾可以有就則亦奚天下不悦之恤故其究曰富而富曰強而強為國而濟登茲焉者可也然說者必曰秦以此始亦以此終其信然耶抑評以成毀而不以工拙乎夫成毀之與工拙此二事也秦果工于為國則不以毀廢功不以人掩技也且其後之毀庸知其不有由歟抑其所以毀果出於其所以成者歟於是漢人監之高文創守以寬厚公恕之治與天下為清靜和樂之事然漢無秦之術而亦有秦之功朽貫紅粟白老兒嬉秦未必有也南越請服匈奴和親不為秦之強而亦不至周之弱武宣繼之則又不然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曰何至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二君之治益出乎秦人之術者矣然一以之虛耗一以之中興事同而功之異此又何也且夫道與德唐虞不得不帝周不得不弱說者曰窮于漢之高文乎此尚有可諉者曰異世至於術秦一秦也由乎前也矣以功由乎後也矣以毀說者

又曰秦之所挾者毀之其也其前之功者幸也然宣帝復用之而功則又異說之誖恭惟主上躬發聖德紹揖群元蓋將攄闓闢天地之志以丕績祖烈內修之政自治之策必有萬其全也比者紓淮民之勤蠲江河之通復蓋策胶正甲却羨餘戢橫斂劭農功講水澤謁如之治登周漢而咸唐虞有日矣敢問諸君緊欲輯不世之功則宜術之施然秦之短武之毀乃有可懲而秦之強宣之功亦有可計欲建不拔之業則宜道德之用然周人之弱得無可監而唐虞之隆周漢之永又有可宗今行其三而並欲擇其一而專欲抑外此而之他也或曰仲尼之門羞稱乎術或曰仁術不曰孟氏儒術不自荀氏欲願殫議而洽講之將以聞焉

公試武學策問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至意將非古也危而注意將是寒裘雨蓑之論也故擇將在素論將在豫嘗試歷選古昔與諸君論之或謂制勝者不穿札破敵者乘輜車將豈顓戴鶡哉然枹鼓已陳濤之役山西之族哂之或又謂列兵法者皆決水轉圜之家學裕父功者乃忠義感人之燕翼不于其人于其閥也然長平河橋之役非將種乎彼起屠販為爪牙何必將種乎或又謂謝病頻陽乃能平楚老者可使也不更事少年亦能破秦可偏廢哉軍市之租盡給士卒廉者可使也貪而好色亦得士死力可獨取哉抑不思故將單而失道尚乳臭而見輕鬻樵水飲錢帛而實燕晉斯焉取斯嗟乎將固不易知也將亦

未易若曰無踰老臣若曰臣能平之自鴈何嫌焉然降匈奴者即自當單于之俊困壺頭者即據鞍矍鑠之老獨何欤或謂戰必勝之將徵信謹守鑰者暸知之勇可用之將徵紆濟大略者誰識之舉良將大臣事也然守汝州而擒舉之者誰歟此猶可詮曰文武異科將相異列也意思深長必禽萬人敵者舉之策敵制勝必武舉異等者舉之亦各于其當也然敏辯言兵而望風輒潰舉之者又誰欤或曰相崇而疎將重而遠盡親且近者之咨予嘻五樓之敗即中尉之門人潼関之衂即軍容之上客旄節以賂得者有債帥之號招討以貨取者亡封疋之師又何歟擇將之難也如此或謂君王神武則駕馭必英雄然有君無臣古人歎之何也恭惟主上聖武如堯勇智如湯競烈遵晦如武王然寤寐方名旁招頗牧迺者發德音下明詔內而侍從外而討臣令各舉偏裨以倫采擢聖慮至深遠也伊欲謹差貢材允答降指摭舊以鑒新舍短而集長策將安出願諸君切磋究之將以聞焉

庚戌殿試武舉策御題

朕以寡昧獲承至尊壽皇之休德任大守重永惟保邦安邊之要莫大乎二柄夙夜祇懼適求天保采歛之治至親御鞍馬講武訓兵娄詔諸將一意拊摩選偏裨之智勇而上之摳庭戒將帥之拮克而察以御史朕于軍政非不盡心焉今子大夫咸造在廷朕甚嘉之益聞古者兵制夏商而上邈矣周家之制地方百里出士若徒者三千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井牧之法也然乘馬之法一同百里出士若干者乙千有五百馬
何其異也至於諸侯兵十大夫孟津之會侯國八百則兵之為千萬
者六矣而天子之兵止乙十有五萬馬財足以當十諸侯之兵而已
豈強幹弱枝之制乎至於齊之內政晉之被廬秦之材官漢之南北
軍七校樓船唐之府兵礦騎雖曰非古亦各言其制也其因革善否
可得聞乎若夫歷代舟車步騎之異技奇正偏五之異法擇將者或
以文或以武或以新進或以老成何塗而得其人議兵者或仁義或
詐力或祖韜略或祖孫吳何門而決其策子大夫講之熟矣悉意以
陳朕將親覽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九十二

雜著

詞疏

代宰執開啟天申節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有王者興五百年而名世使聖人壽八千歲以為春惟燎馨薰以祉福履尊號太上皇帝伏願游泳於淡與天為徒以顯親之養為衆父之申以無疆之齡

代宰執進天申節功德疏

於赫太上自為與子之天有開必先節屆誕彌之月光揚頌語中衍帝齡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道心惟精德壽必得紹唐統接漢緒可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億舜日萬兢年不勝大願

代宰執滿散天申節疏

前期一月嚴香火之彌文佳節于秋正星虹之初度爰熙竣事告厥
寶慈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齊心大庭函氣太極二百一十載既濟中
興之功八十一萬年永膺天下之養

代宰執開啟皇后三月六日生辰青詞

詠舞雩之風載愈蘭褉夢入懷之月有慶並庭呻其寶書介以純嘏
皇后殿下伏願與天齊壽合日其明六百四十年既應誕彌之旦一
萬八千歲永同當宁之齡

又皇后生辰功德疏

青煒維李載遲春日之陽紫殿有椒是生天下之母焉依梵力嘉壽
祺日皇后殿下伏願合明日君併德天妹佩環而助萬乘承寧金室
之居奉玉而壽兩宮長對瑤池之燕

代宰執八月二十一日壽聖太上皇后生辰祝壽青詞

執炬少昊適行秋之正中思齊太任符夢月之嘉應藥篇作頌箕壽
申休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伏願博厚侔天光明合日玉卮
萬歲長對上皇之觴瑤池百純永膺兩母之綏

為大安人醮星辰青詞

蒼穹昊仁仰止遠然黔首芸仁視之蠢爾惟一念之既極則兩儀之
不遐伏念臣某自頃入朝駕言將母用充負之再歲當受籍之三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罷玉　從南內萬官之後歸持　酒為北堂千歲之歡載籌慈鬢顏
有痼疾舉闔門而無色恍四顧之疇依額天之心一萌勿藥之效如
響久矣羈旅未之獲酬慈禹還歸敢不盡敬名羽仙之侶誦藥珠
之與篇伏望上帝下臨百神格降申錫老親之壽永庇寒門之私

為妻安人醮星辰青詞

上帝高明遠而無極下民哀籲感而遂通伏念某妻室安人羅氏順
及月辰遽纏灾疾命已危于一髮禱遂遍於三靈鑿忱恂于方寸之
閭格化育于圜穹之上其應如響厥疾乃瘳既頓復于神魂亦兼全
于毋于戴天地再生之施欲報斯何薦潢汙行潦之微不文其　方
命黃冠之侶載緒玉字之書取爾惟馨永藻既潔願迓仙馭下照衡

閭庶昭鑒于悃誠蒙永綏于迪吉

元潭觀度道士疏

文江壯縣元潭古壇別得張道陵之真傳且存許旌陽之故績治舍
為蓋殫廢九淵之波濤裂石浮鉾尚餘一劍之苔蘚看管風月可無
後人次送烟霞何愛末力或倒帑廩或捐金珠斯集事之無難亦獲
福之稱是

常州禱雨疏

吏之多罪積繆政以傷和春事唯深乃淹時而閔雨懼首種之不入
舉小民而曰咨籲天有祈徼福不應伏願名龍震電詔山出雲雨徧
崇朝霖以三日于邦舉趾勿令東作之違時力穡有秋允協西疇之

望歲

又常州禱雨疏

維時仲夏言籍其苗瞻彼大田無寸之水敢至單於情素以奉籲於
穹蒼伏念臣菲然抱虛膺此治據乃繆政於太和薦雲蒸以有祈尚
屯膏而未治儻更崇朝而不雨則將卒歲以無秋民亦何辜吏實多
罪伏願降臣以百殃之罰以徵罔功錫民以三日之霖永藉此旱格
于上帝慰彼群生

禱疾青詞

疾痛呼天人以窮而反本高明覆物民所欲而必從敢瀆告於再三
庶徵福於萬一伏念臣某發自空乏之窮祿滿盈上不切於王家下無
補於民政不老而後止乃於既止而進官君子居無求安果以媮
安而屬疾繄天賜之過分致自災之自招歲將一週病尚未去不堪
極痛屢祈死以載號仰止高何瘥間而未徹深省愆尤之積曷逃
星曜之臨敬介黃冠薦丹幅願回哀眷耄雖罪而不刑俾有更瘳
疾無妄而勿藥

淋疾祈禱青詞

鶴鳴九皐無微聲而不達昊閔庶類繄哀眷之必回豈其蟻蝨之臣
隔此恫瘝之訴伏念臣年幾入秩病已再秋念萬物自遂於兩間咸
各正其性命顧六腑獨窒於一者曾不如於狗猪雖脩古來刀鋸鼎
鑊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慘怛之狀三醫並手百藥罔功餘生蔑如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死數矣屢裹於顛元造未徹聞於蓋 瞑眩小瘳根本猶在肆旁招
於羽客敬展盡於血誠敢祈畀於一洗沉痼豁然去體徼五福之康
寧大哉惟天與群生而歌舞
箴

言箴

金乎緘則以三生復亦以三前三以悔後三以悔亡則悔亡則去罪
學箴 為清江陳
叔聲作

匪仁弗泉匪敬弗源心為之淵以妥其天是心未熟求躬之淑譬彼
蕘麥而欲穫菽聖有六籍道之國都立師求友往問之徒有充於中
必行於外行與聖契言與聖會其或載筆以範厥辭大本斯扳何葉
弗蒸咨爾後學於斯盡覽惟其篤之是以告之

官箴

大兒長孺試邑南昌辭行問政於誠齋老人告之曰一曰
廉二曰恕三曰公四曰明五曰勤因作官箴以箴以贈之
曰

吏道如砥約法惟五疇廉而殘疇墨而恕兼二斯公別無公處三者
倘矣我心匪通玆謂不明借胥為聰夙夜惟勤乃克有終

愚谷箴

安成劉江伯深自號愚谷益公銘之誠齋野客楊萬里復
為之箴

愚公之愚有允無誣愚溪之愚變黜祿愚如愚之愚ㄧ與道俱何擇非一亦頗之徒

銘

裕齋銘

零陵嚴慶曾之齋以裕銘而屬予銘之蓋予德於狹而心於懼者也將焉取裕抑敢不銘以與吾友共守之銘曰

孳允民彝廉恣廉乖則外是移而裏斯蕩孰宴其贏孰嗇其豐盍其反而裕哉厥躬崇ㄧ如天若日絕煌富以萬方光施八荒仁以覺之敬以握之維其學之是以穫之乃門則顏氏于經于理將不姚如盈而甲諸伊其寇而冲而盈諸豈其授而匪授匪寇匪新伊舊人見我新我若而人我其裕矣我其怙矣怙心驕ㄧ其裕日消瑞乙孫子孔聖孔神而好是問可自用云寨房龍如夙圖霄書弗性其性有如百聖

允齋銘

鄧普卿以兌名齋而謁銘之予則銘之曰孰蹟吾門自門徂齋有塗而魚無酤而蠹寶忘餒而生何樂哉曰樂斯何償天其始有章者編有麗者澤潤兩作兌交相為益厥益交如其弗悅懌惟聖作則爰得講習兩儀乃神講則貫兮萬理　整弗亂兮相彼一関悅言乎利我友萃止則喻于義口之非艱性之惟艱群舖獨欣易牙則然孰天而言孰聖弗傳我友歸止我其求旃

寓庵銘

歐陽伯威名其居曰寓庵徵銘于誠齋野客楊萬里乃銘之曰

言壓我居言遽彼廬我寓我軀載離我梓載旅彼地我寓吾里曾是里離曾是廬隳而子寓爲曰人斯生控摶滙塵子誰膺貴漢來奉去能幾寒暑茲不曰寓翔吾與若寄是垠墀胡帶故絡浴爾寓翁既儒厥躬亦右厥風賈而來售俠誕爾昧睇周藥寇可浚匪沫可詠匪雩執聖之樞宅彼回室瞻彼尼日後天其想有寓有窮有居無終不在其從乃定乃宿乃蓑乃轂乃匠乃玉弗勳則書其以久渝子獨恕諸

書室銘

室不厭虛書不厭整牖不厭明几不厭淨君子資之君子師之四物敢悔非天疇欺我躬匪凡我性匪牖莫虛心有弗疚

文星研銘

端溪之星硯紫巖先生故物也其子敬夫以遺予則銘而藏諸

金玉其聲追琢其泓端溪之英紫巖之朋維仲敬夫詒我誠叟發橐瞻之日中見斗楊氏祈客墨氏祈國逃楊逃墨子將奚適

充齋銘

毛氏說作齋房讀書其中名之以充請銘予銘之曰

人皆玉其廬莫或玉其軀人皆穀其腹莫或穀其德爾胡不思爾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肯孰降之表孰秉其彝有降靡竭有秉靡奪有親靡慝天以人成
睨柯匪柯曽是遠而捨亡去亡曽勿及而推之而充何堲弗崇充之
而實何穡弗鋂踖之幽「織之油「言製其秋其衣其裳　室與只
爾鞠只爾勿勗只東方旭只

務本齋銘

永新左掾字正卿嗜學進「命其齋以務本艮齋先生記
之矣復請銘於試齋楊萬里則銘之曰

畯穡乎穫粹穡乎斲繄士所穡何穡非學「將奚先何學非賢自賢
而聖自聖而天滄則有岸叫則有畔大人之道畔岸河溪河溪可涯
道可方思其端惟四乃不其藝既三其綱亦五其常闖之彌幽跂之
彌悠據其一原萬善奚求人有怙恃誰無孟季執柯伐柯乃睨而視
之二典兩帝參天兩地昌躋登茲不曰孝弟有若肖尼參乎攸崇本
立道生是以似之瑟彼學子遐不務此聖其遠而子其及而

存齋銘　吳丞名必大字伯豐

永興吳君負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謁予銘之銘曰

天與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局宅是坏庭我有神舍弗揫子夜寇
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　其從于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時聖有
續予為孟孫之族稟汝歸宿寇則逐「匪子汝歸汝勿去兮匪彼汝
寇汝弗居兮汝室載寧汝挾載究宗廟百官疇不汝或承尼日堯墻
有覿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粱詩冠禮裳有操無亡莫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所其鄉

緩齋銘

吾友吉之尸曹椽趙君括少監提刑老先生之次子也暨而能儒而文官位職之初名其公之齋房曰緩謁予銘之

銘曰

急為緩師匪弦規緩為急資匪在匪韋有鳴者鷄二人同槃一跖一蚼塗是遠而君子所履疇彼疇此韋弦由己不可則止萬趾徐匪緊善之適舍韋而趨如鏑赴兎萬措汲匪緊利之拾舍弦而戢如燬違遥宜赴而違曷蚼之歸宜違而赴曷跖之去跖聖之藩求魴於山於淵于萬斯年之子嗜學家有老斲迺庭有覺其避席而作

敬齋銘

新喻蕭一致字伯易三堂居士從義孫也山谷為作三堂銘云敬齋作敬禮曰毋不敬程子曰主一曰敬銘曰

維事維萬維心維一聽要思鴻維貳維忽貳豈其忱忽豈其欽維動維言其敢弗心三堂孫子學以為己欲趾聖門主一為趾謹獨慄然履氷臨淵及奏厥成對越昊天

省庵銘

西昌梁大同字器之篤志嗜學進命其讀書之室曰省庵來乞銘

人無鑑銅當鑑以月人無鑑月當鑑以心一善之萌鬼神知之非鬼

神之知吾心已知一不善之作海鷗亦覺非海鷗之覺吾心已作知之斯行吾心吾明作之斯絶吾心吾鉞孰明孰鉞省則勇而明亡鉞喪昧則縱而以省攻昧維聖作對以昧翳省摘埴觀井三省以日吾省以時參省以三吾省一之維聖無過維賢寡欲ヒ寡未能敢其惰

西塾銘

禾川窩行之作西塾以訓廸厥子乞銘于試齋老人銘之曰

衛俞之族有西其塾維學之蕞維子之淑咨爾子孫子弟子昆淡心寧神明聽話言我纂我廬爾群爾居有易春秋有詩有書琴在ヒ牖書在ヒ手爾誦爾絃以復爾有爾有伊何伊孝伊忠伊義伊仁于玉爾躬難既鳴矣爾夙爾起日之夕矣爾膏爾燬其體維淵視聽言動維禮為銓雖趨聖門命世維孟書心知性俯就百氏仰承三聖匪孟匪顏于跋于攀瞻彼教伋壁而登天潛而未徹如攻堅木徹而莫禦如泉赴谷由心而自由身而親由親而君氣至如神咨爾子孫爾聆爾思非道宏人室是遠而

贊

文潞公畫像贊

竺景東畫文潞公像陳勉之携来求贊曰

俾宋作古自我仁祖心一德同潞國文公不兵不革正是顏色式是中國震是我狄有頒者冤忽然在前　有人焉　之九原

醉筆戲作生菜贊

粹乎蔬則已瘠粹乎肉則已腴〻而不腴蔬筆肉也瘠而不瘠肉胃蔬也孰使雲子侵予之疆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桑贊

其葉可蠶其葚可飡其幹可薪其藥可根有裨乎人無愛乎自墨氏之仁

玉石贊

山有玉工則琥之溪有石家則礎之士有瓠人則噐之吁

張定叟畫像贊

渊之西東轉饑而豐其誰之康朱張兩公神臯天咫毗塗其理後先趾美維張與李孰知夫傾東海於談餘振華嶽於物初顧是區〻是殆見吾善者機欽長窯白石清泉激〻杖屨野服於一卯一壑之間予安得從定叟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自贊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予真戲自贊曰

汝翎弗長汝趾弗强毋攫汝頑毋兢汝醸于崖于濵其窮其茫嘻〻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荒哦者遜狂醻者遜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錯

張伯子尚書畫像贊

江西連帥華學尚書篤素居士張公伯子之畫像大兒長

孺圖之以示予一別十年
庚ㄈ契ㄈ逢怖則折嗇ㄈ休ㄈ靚誘而流有偉張公詢素且冲匪石
匪　迺玉厥躬勁於疾風桂子河濵淑兮吾恬　愚不愚弗撼弗助
弗誘弗怖曲江之持于湖之搞孟氏之素其不在茲

張欽夫畫像贊

唐得明示亡友南軒先生画像敬為之贊

名世之學王佐之才一瞻一慟非為公哀

寫真贊

吉州通守得輝命史寫老醜戲題之

有紿者巾有蓑者杖雲嶠風衫振步獨往龍伯國之民欤無功鄉之
民欤

王時可命敏叔寫予真題其上

綠巾鶴裾山澤之臞汝荷簑之徒抑接輿之徒歟

張功父畫像贊

功父久別喜得邂逅寒温之外勞苦之曰
香火齋汝伊蒲之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
琛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氷茹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
約齋子方外欤方内歟風流欤窮愁歟老夫不知其問諸白鷗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贊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在北山之北

丁寧溪風約束山月有問汝者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
約齋之幸率

樂府

誠齋歸去來兮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稚滿庭闇正坐餅無儲粟漫求為吏東西　偶
然彭澤近鄰圻公秫滑流匙萬巾勸我　為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
斗折腰誰能如許歸去ㇾ來兮　老圃半疇　山田欲蕨蓁念心為
形役又奚悲獨惆悵前途不諫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颸破朝霏風細漫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光小恨熹微　乃
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荊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幼入室相携有
酒盈尊飲觴自酌庭樹遣顏怡　容膝易安栖南窓寄傲睨更小園
日涉趣尤奇儘　柴門常是閉斜暉縱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思鳥倦亦歸飛翳ㇾ流光將入孤松撫處凄其
息交絶友壑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後出何求　千載今欲從誰
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遣俗人知　邂逅又春熙農人欲載耆告西
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嵚嶇窈窕壑泉隨宜
欣ㇾ花木向榮滋泉潤始流澌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矣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為委心任運無多慮顧遑ㇾ將欲何之
大化　乘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遑良
辰孤往恣遨嬉獨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了復奚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章乞休致戲作念奴嬌

老夫歸去有三徑足可長拖衫袖一道宮衙清徽骨別有監臨主守
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柳登山臨水作成詩三首二首　休
說白日昇天莫誇金印斗大懸雙肘籍甚廬陵新感事三箇閒人眉
壽揀罷軍員歸農押録致政誠齋只愁殺螺江門外村酒

七月十三夜登萬花川谷望月作好事近

月未到誠齋先到萬花川谷不是誠齋無月隔一林脩竹如今總是
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絶看十五十六

昭君怨賦松上鷗

晚飲誠齋怨有一鷗來泊松上已而復去感而賦之

偶聽窓梢朴鹿知是沙鷗来宿稚子莫諠譁恐驚他俄頃忽然飛去
飛去不知何處我已乞歸休報沙鷗

昭君怨詠荷雨

午夢扁舟花底香滿西湖煙水急雨打蓬聲夢初驚却是池荷跳雨
散了真珠還聚作水銀窩瀉清波

武陵春

老夫茗飲小適逾得氣疾終夕越吟而長孺子有書至答

武陵因程子西

長鋏歸來踰十暑不着鵕鸃冠道是今年勝去年特地減清權舊賜
龍團新作祟頻啜得中寒瘦骨如猷痛又酸兒信問平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調歌頭賀廣東漕蔡定夫母生日

玉樹映階秀玉節逐年新年七九月好為母作生辰澗底蒲芽九節
海底銀濤萬頃釀作一杯春從以東籬菊壽以蔡園椿對西風鬢雪
炷香雲即君入奏又迎珠幰入脩門看金花紫誥併舉　西國册
命太夫人三黜台星上一黜老人星

四月二十八日同履常子上晚酌戲集　作四月之詩五章
章四句

四月嘗春酒及時魚也　我有嘉魚貴然来思為
四月維夏凱風自南緑竹猗ヒ維石巖ヒ
此春酒酌言獻爵之　南有嘉魚維其時矣維筍及蒲維其嘉矣　園
有桃左右采之摽有梅薄言掇之　今夕何夕月出皎兮東方之明
不醉無歸

自敬齋銘以後乙未九月較補

誠齋集卷之九十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九十一

雜著

題跋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于東宮榮觀堂召官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邸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袤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簽軸以進再拜謝惟侍講臣萬里於同列為未至蓋已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硯命磨湔衡墨染申屠覺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檢　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之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敬刻之金石以侈寒士千載之榮遇云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兼内勸農營田使借紫臣楊某拜首謹書

跋御製梅雪詩

今上皇帝陛下在東宮榮觀堂晏群僚日既為臣萬里親灑翰墨作詩三首五紙將以分賜臣邸臣端禮臣揆誠齋二字復書御製賞梅詩一首五紙以賜臣萬里臣衰置之几上莫敢先取者臣萬里即請云敢用劉涓登床故事乃急取此紙蓋肆筆最得意者皇帝天顏為之載穆群僚皆有歆羨之色是歲冬皇帝一日復命春坊臣特立傳賜群僚以御製梅雪詩三首凡五紙恭惟皇帝陛下道德之極崇典學之緝熙固已登咸二典三謨之業聖文之渾噩詩句之高古又復戛擊商頌周雅之音視大風之歌秋風之辭皆莊周所為風斯在下者臣敬刻之高安郡治俾士民誦之詠之與雅頌異時同聲焉淳熙十六年歲次乙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借紫臣萬里謹書

跋張欽夫介軒銘

欽夫之文清於氣而味永吾見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人豈異也衆人之愛水木竹石也愛水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乎介又以其得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及於 民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有来觀者其愛與欽夫同不同未可知也一笑而書其後所以一笑者予欲書而忘其書也

跋熊叔雅所作唐傑孝子贊

孝慈者即連理同蒂之應世以為祥非也當時孝慈所化草木亦孝慈耳觀孝子唐傑之事豈不然哉嗟呼草木非有知也人非無知也或化焉或否焉又何欤楊某跋

過楊唐趙清献公神道題柱衢州地

是惟清献之墓過者可不敬乎故斯慕亡斯為二之前則曰能一之後則曰不能敬猶不也吾從楙之

跋歐陽伯威詩句選

右歐陽伯威詩句之釋也予既序其胜辭復手抄此數紙自有用處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遺小奴挈瓌樽酤白酒酹一蔡花瓷瓶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燕之蕭然不知此在塵埃間也即伯威喜予書又奪去此紙誰復伴幽獨者年月日跋

跋曾無逸百帆圖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没于風濤縹緲雪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疾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来其間獨幽然若無見彼何人也耶

跋章友直草蟲

春寒簡許新蝉飛蝇聿遠出耶細觀蓋章伯益墨戲也庚寅三月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己日楊萬里跋

跋曹無違所藏米元章帖

米家字帖遭逢紹興聖人謂字歸復古殿中矣而此紙尚遺人間士之遭時求其必不遺難哉

跋曹正臣兩疏圖

予每讀唐人文字喜言兩疏畫圖惜不得見今具在眼中矣然以孝宣清明之代而二先生何去之早耶及觀盖寬饒傳則知都門祖帳之餘二先生相顧飲之彼猶以為晚爾

跋劉景明四美堂序

吾友劉景明比作四美堂序也盖禾川晚秋圖也乾道六年九月望

誠齋野客楊某跋

跋陳與權印五經善本

以書刻印者未有不利焉者有不利焉者唯異端之書為然刻異端之書則然所以刻者則不然朝刻其書以貽諸人夕計其福以貽諸自焉在其不利焉者欲南雄陳經于光堯朝以童子科免秋試詣太常未得志於有司退而歎之曰有司之門則不可以逕而入也聖賢之門其不可以逕而入哉益讀古書以溉其心以樹其身以燀其辭章盖退而後進者也病夫書肆之刻五經者字畫之不精脫訛之不更求善書者寫而刻之使來者皆得以印之嗟乎利之不蘄福之不計異端之不溺士之若陳子者希矣五經之彰繫于刻不刻耶不

繫於刻不刻也於斯三者吾獨以嘉陳子

跋陸宣公古方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謗者欤或曰窮而不怨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自也宣公之心亦有用不用乎哉

題曾無已漁浦晚歸圖

浦吾里舫艋吾宅黃帽郎即吾侶也萬仁京塵於今三年偶開魯無已此軸風煙慘淡波濤洶湧欲欣然振衣登舟云

跋歐陽文忠公秋聲賦及試筆

六一先生墨妙每見石刻未見真跡也今乃得見秋聲賦試筆帖先生之孫提幹不來歸故鄉安得此奇觀提幹云尚有集古録跋及家書四百餘紙某聞之雖喜然未敢盡規求也某山林之日月方永欲一日盡此四百紙何以卒歲

跋李成山水

余葺茅而工徒病雨擾擾不肯畢也今日偶小窮鳥鳥之聲樂吾友王才臣偶攜李成山水一軸未展卷烟雨勃興庭戶晦冥吾廬何日可了耶

跋趙大年小景

予故人曾禹任寄似大年小景畝素一規不盈尺也逾視逾遠忽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萬里之外然水石草樹鴻雁鳧鷗可辨秋毫予剩欲放目洞視之而舊以桃燈抄書目眚屢作嘗謁之醫ㄴ云窮睇遠視目家所忌也偶憶此戒速卷還客

跋蘭亭帖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議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襲訛者也予見無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州峽舟中日ㄴ唯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絶云予聞五更清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

跋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予以歲癸未官滿浯溪去年自杭都補外每懷兩地山水之勝輒作惡數日所謂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者欤今日獨坐釣雪舟中風雪方霽故人曾禹任邀我乃併至兩地此殆夢中可也

跋劉彦純送曾克俊作堂序

曾克俊之居距吾家三里而近予每步訪之周以脩竹面以東山甚愛其幽勝然目留而心不隨忽喜而忽懼往不及坐而去者蓋克俊之幽境能悦人未若克俊之破屋能逐人也西溪先生所謂將壓者特闢而知之爲爾今則又甚矣西溪所謂左撐者前日晨炊不熟取以煬灶而疇昔之夜雪作地爐無大復取所謂右支者薪之矣適有天幸入冬不風後此數月春風勃興此屋亦殆矣哉因克俊携西溪序篇来附書左方以告仁人君子之憐克俊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跋張安國帖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於戶下者也

跋許狀元與蔣顯叔樞密帖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今人年未三十一舉於禮部則鄉先生不敢字之且稱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薄矣夫

跋半山老人帖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知其人

跋曹子宣帖

曲阜筆迹斷爛可惜擣粉為箋其色也豈不滑澤可愛其矢乃爾問交亦然

跋郭功父帖

俗吏之冗不得觀書功父所厭此殆與予同病也

跋薛諫議魯都官帖

薛諫議魯都官書前署名而後花押使施之今日後生怒罵不置矣

跋山谷小楷書陸機文賦帖

予嘗見前輩言山谷先生為人書古人詩文初　書亦非已出必問求書者曰子欲某史某傳乎某賦某詩乎文選諸賦自三都二京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盧西京江海之外文賦辭最多而先生一筆為最仲旬勿民書之雖未卒章亦不少矣今之士引筆未識偏旁姑無以譙為也能不以書而寫古人詩書字六七十如五六十者有幾顧曰筆書記誦學之末乎爾以此帖示之得覆醬瓿其榮厚矣

跋王才臣史論

此吾友王子俊才臣年十七時所作歷代史論十篇也是時老氣橫九州毫髮無遺恨誰謂只今猶餘子後耶今尚書承旨周公每歎科舉之力只精於擇士而粗擇有司魚網之設鰥則麗之其意端為王子發也吾又何言

跋魯達臣所作蝸蜥蝗蜩墨戲

歸愚居士曾達臣予家親戚且最厚者予知其蓄學問善議論今古而已其子無逸為予出二蟲敗紙而有生態予既驚喜其奇觀又歎平生初不知達臣之多能也所挾愈大者其知愈　予之不知達臣獨此而已予之二蟲又何知淳熙己亥季冬十七日誠齋野客書

跋向　幹所藏王初寮帖

覽王初寮帖卷首愛其字畫美秀然其神氣風骨竟莫名其曺出也最後次韻尚仲明衡陽十絕句如歡臺雁峯等字乃知其為東坡之別子其有出之於建炎之後而秘之於宣政之間耶遽簽之下誰知庚水政在此也

跋東坡所書雉帶箭大字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先生所挾孰非招尤取疾之具復出此掀天揭地大字投畀嶺海豈元符大臣罪哉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某學書最晚雖遍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大字乃知李家未見秦王耳

跋尚仲明文稿

知己在言路此巧宦者進軟語待彈官之秋也尚仲明抵之以書規其患失而　其畫言拙矣哉

跋謝昌國所作胡孝子傳

昔柳子厚書段太尉事以諗子傳孝子之墜人也胡孝子於是為不遇矣

跋韶州李倅所藏山谷書劉夢得王謝堂前燕詩帖

此山谷歸自黔南之官當塗時所作也雖放舟大江順流千里而兩雲煙三峽怒濤尚勃鬱泡湧於筆下

跋蘇黃滑稽録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再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子曰坡谷聞之憲虛公子憲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

跋東坡小楷心經

予每見山谷自言學書於東坡初亦無然恐是下惠之魯男子也今

版權所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心經乃知波瀾莫二昔宋人請南宮萬于陳〻人飲之酒醉而以
犀革裹之比至宋手足皆見

跋劉原父制詞章

歐陽脩　宋祁　范鎮　王疇　宋敏求

勑古之為國政者法後王為其與己近於典制文之物可觀也故
唐有天下且三百年其聖明若賢臣忠相與經營扶持之美政盛德
顯功美政善其行
事多矣而史之所記官非其人謀固已記述失序使至于興壞
成敗之迹晦而不彰朕甚恨焉故擇庭臣使筆削之書統
成一家之具其某官劊列
紀裁成大體具官某罔洽羅遺逸合緝異聞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
閱立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
典乃譬有功朕將構右舊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
勞不可忘也皆遷一等須藏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某可某
官餘官勳賜如故

公是先生作歐宋五人唐史書成第賞秩制稿塗改字畫一〻尚可
察也皆譽其功四字初當在遷秩一等之上豈意匠中變而筆偶遺
削歟楊杲書

跋張忠獻公與劉和州三帖

紫巖先生之用心有一念不在憂社稷軍民與愛惜人材者乎學者
觀其與劉和州三帖先生之學亦可以嘗一勺知江海矣和州之才
附托此紙不既焜煌矣夫

跋張忠獻委劉通判仲謙應辦光堯車駕勞軍雜務專行歷

士之才不才惟遇變乃見變在應亡在速亡在暇應變而速應速而暇近世如仲謙亦鮮乎哉夫豈任天下大事而幕下無人才信不可歟

跋尤延之戒子孫寶藏山谷帖辭

山谷此帖予初官三衢買之無錢剥落茶林托鈔銀數兩以易之子孫其永寶之錫山尤延之書

計鈔銀重輕足可供億不知何人杖頭之資者半月而顧以易之山谷此帖後必有市于色而抵之地者廬陵楊某跋

跋鄭威隐公事

近世培溉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賦矣唐五季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歷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堂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寧之大臣指諸老為邪姦措摭銷汨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威隐鄭公者此固前日邪姦之遺種而紹聖崇寧之大臣所銷汨不盡者耶意慶歷元祐之邪姦可少哉至於銷汨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高州虜破城公死之名驥字潛公廬陵楊某書

跋張功父所藏林和靖摘句

天不察則失神人不察則失天和靖三十聯刻露天秀剔抉造化幾事不察如許窮老而不悔有以哉，

跋洪治中梅蘭竹水墨画軸

孤竹之君雲均之級子真之孫避世霞外物莫作對疇敢尋蔡正之會然盡蕃參語其森其侶若林昏砥以鄧昏芬以烈雪瑩玉潔旁格来同伊誰膚公猶曰中書之不中也耶

跋黃齊賢通鑑韻語

迂叟通鑑之書尚萬亡言不啻也黃君齊賢終一事為四言舉四言得一事卷而懷之通鑑在袖間誦而記之通鑑在舌端矣此學者之利也或曰此書之不忘通鑑可忘乎曰不忘此書然後可以語通鑑之不忘不忘通鑑然後可以語通鑑之忘學者謹之淳熙丁未三月十二日楊某書

跋龜山先生帖

右龜山先生與陳幾叟書如云漢陰命下登州不即遣乃覆奏俟命聖恩寬大州郡乃爾然還不還皆天也此為陳了翁發也聖恩寬大州郡豈不知之然寧敢於違詔而不敢於違奸臣是以復奏也設有謫命必不覆奏矣嗚其時何如哉

跋默堂先生帖

右默堂先生與其弟朝宗書論及程王二學之是非謂自古及今惟有一是大哉言乎至謂王氏禍天下之罪雖世無孔孟亦不免聖代之誅或曰世無孔孟則默堂子何據而誅王氏乎曰人心而已矣然則不必據孔孟乎曰孔孟人心而已矣

跋廖仲謙所藏山谷先生為石周卿書大戴禮踐阼篇太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字中喜用古人語此自是山谷一法也如先生美　後生為此以貧賤有人易以富貴有人難之類此呂賢語也豈盡然哉而今集中至全載丹書諸銘與山谷之文相亂蓋山谷嗜此銘故每喜為士人書之耳此軸其一也莊周之蝶不可以告周子之兄信有是事淳熙丁未六月十九日

跋謝安國詠史詩三百篇

遷固紀傳一篇百千言而安國納之於廿字杜少陵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誠齋楊某書淳熙丁未八月二十日

跋段季承所藏三先生墨跡

六一先生半山老人東坡居士間何濶也因段季承為介紹乃一日併得望履幔下快哉

跋豐城府君劉滋十詠

豐城府君愛山成癖不知身之化為山欤山之化為身欤讀山中十詠覺嵐翠染衣崖凍襲骨誠齋楊某跋

跋蕭侍御廷試真書

侍御蕭公廷試之卷一日三題文不加點固難能也而其辭深厚淳質不曜浮文如太羹元酒渾金璞玉可以見祖宗時人才之邃雅矣

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書

跋趙士蕃江州死節墓碑

趙瑞國初相識於金陵詞粹而氣淑以為其人悛ㄈ儒者也別去ㄨ年昔歲之春來為吾州上幕與之把酒道舊故為笑樂外莫知其所挾未幾則聞潔廉自將正學以言守法以立每議一政一事山可移不可奪蓋天下之士乃未易知如此哉今日王才臣來訪神出瑞國之曾大父揔戎公墓碣與前輩諸公間題傳後語讀未竟舍卷起立髮上衝鬢鬚畢張且憤且悼而繼以泣曰嗟乎忠義信有種乎魯無君子者斯烏取斯而太史公乃曰天之報施善人非昔魏文帝以世無大浣布信有是事年月日誠齋楊某敬書

跋蔡忠惠公帖

世傳仙人呂公飲酒家大醉自寫真壁間而去明日觀者如堵墻或以問予曰傳者誕也或曰寫者亦誕也予不能決友人蔡定夫寄贈其祖忠惠公帖讀至思杜初公遇孫資政詩惜殿中君謫春州事簡牘因悟曰呂公事非誕矣或曰何用知之曰忠惠斯言非為三子發也然則誰為曰是亦忠惠自寫真也或曰子之言亦誕矣予滋不能決俾書於跗以決諸定夫

跋李氏所藏黃太史張右史帖

右山谷帖二十ㄨ紙張右史十一紙予友人李師心携以示予蓋自其從魯祖承議公與二先生還往之尺牘藏弆至師心今四世且百有餘歲矣其紙新其墨濕猶昨日物也藏之久而莫之窮觀者衆而莫之奪其守寶有道哉予於是有感焉豈惟此帖哉又有大焉者使

李衛公子孫能守其花木竹石魏鄭公子孫能守其宅與笏房杜子
孫能守其門户皆如李氏子孫之守此帖雖至今存可也予於是重
有感焉豈惟數姓之所有哉又有大者焉年月日誠齋野客廬陵楊
某書

跋主管乃祖忠節録

二叔叔周尤國反漢而我宋建炎之難永豐有誨道直閣寮　有令
歲長沙有三聿之三公皆以屬籍死節貫三光名塞兩儀霜松雪竹
生我壑圃世謂今人不如古其然乎哉直閣之孫彦權示予以忠節
録敬書其後

跋李伯珍詩卷

伯珍　別一星矣今日安成劉伯疆送似渠癸丑詩一卷清新俊逸
奄有二子成三人矣今想更進觀伯珍之進自笑予詩之退也

跋張永州尺牘一

右同郡齊年同舉張公叔保之尺牘也是時予棄官山居而叔保為
豫章別駕與予此書卑詞參簡殆過乎恭此禮應上官乎施不應朋
友乎施者予再拜辭而歸之其子履乃能藏弆此紙把玩手澤如新
覽之淚落林謙之劉賓之每云叔保佳士恨不盡見其文然戊記中
亦可見其一斑此牋又一斑者嘉泰元祀六月庚寅楊某跋

跋張伯子所藏兄安國五帖

于湖張公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醉墨縱横思飄月

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某初拄名於公之牓又當再見公於直廬今其季伯子尚書寄示五帖開卷未了山立玉色凜然在人目中也或曰昔東坡雄儁而服子由之近道今于湖邁往而愛伯子之瑞愿何也某曰東京人士有問二荀於許意者曰靖與爽孰賢韋曰二人皆玉也茲明外朗叔慈內潤嘉泰元祐六月戊戌楊某跋

跋彭道原詩

吾族與蕭氏世姻也而未聞有所謂執鄧堂者因觀彭道原此詩問堂無恙則化為荒烟野草久矣曾不百年而物之廢興如此是可歎也至於昭甫之名鄧則千載凜然也堂何與焉泰嘉元祀六月庚子敬書

跋羅天文墨蹟

右此帖予婦翁印山先生羅公天文送士人曾干里序也予往來印山求公之文章字畫而不得今其孫紹何許得此紙再拜三讀悲喜相兼璞詞妙墨兼麗山谷此羅氏寔須之鼓封父之繁弱也君家子孫ㄈ永言寶之自紹興辛酉三　至今歲嘉泰辛酉良月初吉蓋甲子一周矣此帖六十年乃出而歸羅氏物之顯晦故自有時耶況於人乎誠齋楊某敬書

跋袁機仲侍郎易贊

右易贊并序吾友子袁子機仲侍郎作也微斯人眸子不運而見三

聖一心空洞以納太極能倒傾蛟室寫北璦瑰吾

跋喻子才為汪養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李銘汪碑喻題若著同時汪規異時遺珪一日三師纂其庶幾

跋王廬溪民瞻先生帖

廬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先生以策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後五日門人楊某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云

跋林黃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林侍郎黃中一字寬大　所書淡庵先生遺事當萬里作行狀時所未聞者豈特某所未聞其子孫亦所未聞也是時王之望尹墻得志其威能隘張魏公而不能不折於先生之一語其力能奪虜勢以脅其上而不能不沮於公之一荅茲不謂大丈夫乎

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淡庵先生之孫揆寄示先生諫草凡十一行辛章云臣不忍見虜寇入門等語其痛刺骨某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是時和戰之雜之時也國是數定而屢搖國勢將怯而復壯仲尼曰民到於今受其賜

跋張魏公荅忠簡胡公書十二紙

此帖十二紙皆紫巖先生魏公忠獻張公荅淡庵先生忠簡胡公手

書也紹興季年紫巖張忠定公謫居於永淡庵謫居於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書還往無一字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患也萬里時巫零陵一日併得二師今犬馬之齒又十有六夙夜惧此身將為小人之歸復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巫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其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予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因志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慕事苦女工難得新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併志之

年月日某書

跋李彦良瑞木

董生孝慈瑞見大雞韓子詩云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歎其不上聞所以愧其不能薦者也彦良平國之孝友迪能致瑞於天而明不能上名於朝當有蒙其愧者令彦良之孫彦從能傳大父之學用心如止水卹族如葛藟瑞木其在李氏其有榮焉嘉泰甲子孟陬晦書

乙未九月鈔補

并三卷為一卷

誠齋文集卷之九十三終

誠齋文集卷第九十四

雜著

祭文

祭張魏公文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具官楊某謹以清酌之奠西望慟哭百拜致祭於近故大丞相少傅魏國公張先生之靈嗟乎殄瘁之悲天人　同　至極者孔明與公數人骨驚中原欲平厦屋垂成而折其橑孰喪孔明非天而天孰喪我公天而非天胡為乎天「厭漢也胡為非天」宋瞍也宋瞍則那而奪其老天不其奪天不其保叔破旦斧叔毀孔曰天而能保則摳其舌公來再相國人曰賢公既在　左右乃　謂公賢矣莫留其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不賢矣國人我欺掊以萬口靡以一手一不勝萬其然其否彼退則憂ㄈ同而殊家國用之謀

正叔之學公則心之君實之德

公則身之因心以身因身以君正君以祖二太真仁相於兩朝暮年暮月日洗天澄淮安江諡暮月乃爾故不百年公而百年公無地安

公今安矣民則艱矣呼公不聞民則潛矣踽ㄈ小子受知最深道學之傳可諼於心ㄈ報則無雨以清血俎以名誼斟以誠實羸然倚廬莫望喪車千里一鞠公其吐諸

祭羅季呂文

惟靈嶷而不穡藁而不苞有攀斯幹而不干尺至性天倫滴淚到泉凡我昏友誰其不潛子之尊公非異人望心子目子博扶而上心久益堅目久而穿豈子顧然懸乎其天ㄈ司下人培淑實隱子慝則無而至此極春如其容淵如其中蔚如其詞竟不其逢吾文則無聊復子慰子知不知吾涕則費

祭劉公佐致政奉議文

疇昔之秋我往拜公ㄈ老不杖髮白顏紅秋又事至則聞公病我著斯經莫或遑省云何不淑遽至於斯以哀弔哀有國無之我不知公知公者天弟仕兄及德高年年子賢而文我友之冕義均孔懷豈特姻婭　兩翁私憂曰予兩家百世相繆其憂則私其意不私交不金石義斯磷淄公今千載言復奚益一篇ㄈ公有淚沾臆

祭趙子顯直閣文

其位楊某謹東向慟哭百拜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某官之靈嵗在辛
巳虜酋跳邊謂吾大江可投以鞭諸將十又雲崩濤退天子自將與
虜作對大江之濱有金其城巍然孤堅虜不敢攖匪城斯畏伊人斯
忌其人為誰趙公剌史城以公崇江以公深鉤以公豐虜以公禽公
忠而勞民感以奮南國既寧公功誰問臺閣造天不以公登澧瀕如
象乃以公行蜀天遼上公以喪返維國之鎮萬心一怨嗟我孤窮恩
深唯公赴告来思悲填於胸臆思其守奠哭於柩挹彼注茲詞以為
有

祭九叔知縣文

嗚呼惟我與公豈如他人族則小疏情則至親名則二人實則一身
自幼至壯于學于仕我有公隨公無我棄公倡我和疇同疇異我少
也賤無廬於鄉流離之悲我豈無腸公由子歸子實生我他邦之人
得留卜鄰屋此心疇知竹枝之遊老以為期別公三年此豈
曰久如何公歸乃在於柩我怨無公如厦失梁如駕失輈如涉失航
天乎痛哉焉用呼天曰天與善公胡為然厥操柏竹厥德龜玉厥詩
厥文凡今之獨天不祐公曷付之茲既曰付之曷不祐之西垣南臺
皆公已薦口方開公則已矣我以官居會哭則那寓辭一哀公何
奈予尚享

祭虞丞相文

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西望再拜致祭于近故宣撫少保左丞相先

生之靈嗚呼獷彼元戮獨于淮壖氣無長江不日投鞭錡也既退權
也亦潰孰宣王靈式遏狂悖公以書生雍容請行澹乎無營安乎無
驚矢而石而公則自之有殞我躬無傷我師三軍一人萬人一心彼
自送死無勞我撟長蛇嗥矣公其殪矣昊天極矣公其起矣宗社殆
矣公其安矣黔黎泯矣公其極矣其後十年乃相吾君進退遲速盍
詢國人ㄈ曰公來四方庶平公曰吾歸西鄙匪輕俾民知兵俾兵知
耕雜渭之濱前無孔明大功垂成大星夜墮我師相泣彼虜交賀公
宅于揆人或公咎今皆公恩公豈復有維彼之人於公曷畏曷存而
忌昌亡而喜維此之人於公曷疑曷生而譏曷沒而思在昔聖賢疇
免乎是苟無天日我心則愧維公平生憂國如酲齎志下泉目其能
瞑昔公在位如富范韓古風肅肅ㄈ公欲追還率顧衆俊載飛載集而
我何為亦寘百執我思其人玉立長身凜然日中御風翩雲思之彌
近忽然彌遠西望岷峨有淚如綫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氏夫人文

嗚呼近世大家孰振厥華於江之涯維王與汪於閥有光鄴然相望
有齊夫人維王之孫王氏是嬪茂族相輝是似是宜孰盛於吏象服
沃如壺彝穆如婦德肅如邦君之來魚軒則偕鵲巢與齊云胡不淑
逝者其速隕霜於菽菲然釀饗不腆不豐小君之恭

汪氏夫人路祭文

夫人所怙肇自幕府扶日御天再考宋宇遂相光堯宅是元輔中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疇庸其孰與侶如夏女艾如周山甫如漢鄭禹如唐尚父盛德所流實潤實溥是生夫人典則有裕蘋蘩中清環佩中矩謂天不祐德善厥付謂天不成齡耆厥與邦君方昌雲翔鳳翥諸郎玉立繼亡多譽偕老之章陟屺之句遂　此詩誰謂荼苦江水澄只江日暮只壹輒載只歌此醑只

祭羅元忠文代內

嗚呼手足之親實維八人三兄五妹相依以生仲氏夙喪伯氏繼往維吾季兄既老益壯嗟我夫婦宦遊東西庚寅之別五年乃歸昨一見兄已有病頗今升兄堂兄事益棺長松既仆小草何附蒼天蒼天有此惻楚翩亡者旌迎彼幽宮一觴永訣悲不可終

祭王十五叔婆蕭氏文

於穆夫人憲部之孫大夫之婦保昌之嬪迺正厥德閨中維則贊亡保昌俾劬厥職保昌倦飛棄官言歸二老其脯松雪相輝教子奚孫芝秀蘭茁慶流如川有溢無竭保昌既逝夫人獨存如彼雲光歸然益尊云何不淑謖草斯痒美櫝斯殪象服斯闕嗟我先妣幼失外家鞠于夫人德豈有涯我見夫人妣如存焉歸而不見淚如迸泉尚享

祭劉零陵先生夫人彭氏文

疇昔零陵師生同僚日親範模日聆英謦既而兩家復締姻好先人康強先生未老繫我老母相從夫人尊酒徵逐兩家如春歲在甲申我失所怙曠ㄈ無依視師猶父先生既往夫人白首兩家北堂二老

眉壽如何不淑夫人閒傾訃告曷來令人怛驚懿ㄧ夫人淑問有耀
班姑之文孟母之教毗我先生玉崇厥門命服有華玉顯厥身既貴
且榮夫復奚恨家失賢母子孫之惜我時使指詒遹其行弔之不得
有慟失聲

祭張欽夫文

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近故欽夫安撫左司之靈嗚呼孰航
天寶鐸之洌彼淵泉飲者酌之學外曰政人外曰天茲不曰欺天其
厭旃孟聞諸伋程聞諸孟伋聞諸參ㄧ聞諸聖ㄧ也析薪疇荷其重
程也孰柯實曺其家孰家乎程紫巖先生紫巖有子紫巖是以紫巖
南軒昏為後先聖域有疆南軒拓之聖門有鑰南軒廓之聖田有秋
南軒穫之我稼在囷其穀士女其饗有昊其蒸皇祖云何不淑上天
雨霜嘉穀既零我心孔傷孰琢我璞孰斤我堊孰疾吾藥九京不作
豈我之私民失母慈士失宗師邦失倚毗已乎南軒不苟其年不遐
其騫天胡云然延顏之光揭孟之忘昭回彼蒼公未或亡歲在辛卯
脩門語離相從濠梁白首為期誰謂此別是曰永訣淚盡眼枯繼之
以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夫人文

嗚呼結緑懸黎生於玉山大賚照乘出於龍淵世無賢母安得賢子
山淵鬱葱珠玉是似於穆夫人禮儀閑ㄧ圖史奉ㄧ言德安ㄧ吉蠲

爾姜肅雍佩環訓子其動度容其數或黹其線或居其門戶服　田
寵光便蕃中庭有蘭中堂有萱萱曰家慶衣冠之盛壽母之領袖答、
之盛奚爲蓁蓁義其韻光同音與贊于同科同舍更惆自應志無頭者
升堂拜母兄禮友讓生男一哀哭以奠文尚享

祭王丞相文

嗚呼昔歲六秋公在呈居問焉以書答焉四命今春云暮公在寢室
嗟焉以筆哀不能答八月中澣我來自西次于上饒聞公迎醫九月
之九言至都下則聞公薨驚沸以雨嗟自乾道壬辰仲冬再經須臺
我初識公公爲我卿我則負丞護玉　貽傾踏悃誠公自此升雲霄
漢騰我自此退矣閑一星我任郎署公宅元輔音親今兹追不媚附
俗異且嘻公離不疑不寧不疑以此予知暨塵府掾夙宵幕辨狷有
遠從戇無舒捲俗侮且憎公和且平以水濟水曷曰作羹翳公秉心
曠曠昭廓不渾不撓清水喬嶽孰無畎澮公垣以同孰無府城公開
以通孰不邊幅公抑以恭孰無色辭公粹以融近世數公豈無賢哲
匪才之矜以量爲悅公之在位或者公誹公既云亡疇不公思彼誹
彼思公則不計公存公亡邦之殄瘁知舊眇然悼以其私人物眇然
悼以其誰繫官於朝莫往滌之言寄一觴公尚歆之尚享

祭衛天著母夫人文

傷哉夫人胡年之不長尚其家之昌其又奚傷粵自來嬪洵懿且仁
相其良人學以發身貽彼庭堦蘭玉其相追琢成章于冕董有光金

馬承明遣隽握英匪我舉首瞻冠著庭鄉夫也金陵皇亡使星子兮
山陰雕軒互迎蕩鄣斯征兩地望塵有琯珮聲　百其年厥觀斐審
隔座後先榮光相宣古　有喪尚力以救翔友之疚若之何不弔伯
鸞吾寮阿戎吾朋父子之間皆吾弟兄升堂之拜蹉跌至此生芻之
奠必恭敬止尚享

祭劉謣鄉知縣文

嗚呼公之文足以逮前修而口不置後進之片善面折人過而退則
稱其長當於古求今也則亡權輿一官百不一試益秩方新如斯其
逝嗟乎痛哉與大尹爭是非寧使其上官面顏發赤以直一夫殛死
之命今尚有此決曹掾也耶部使者尊而欲薦公亡則不屑其人
而不願出其門謝其薦書而不受今尚有此不負丞也耶今求斯人
姑置是事悵亡有懷亡我知已我始徒步贄文謁公辱公鑑裁援之
徒中謂彼璧珠寶不難得惟此人才可珍可惜始則教育使責於成
終焉永好重以昏姻赴告忽來失聲有慟儀形堂亡吾不復夢民失
慈母國失高賢士失主盟我失二天績縣千里寓哀嘉音公乎聞乎
一訣永矣嗚呼哀哉尚享

祭十三叔母文

某幼而無母壯而喪父老而哭繼母苶亡余生未即死者有叔父而
猶父叔母而猶母也歲在己酉天奪我叔父今茲天又奪我叔母未
死之月其將疇依天乎痛哉天乎寃哉恭惟叔母太孺人女德柔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婦職孝敬母道宣慈生膺恩封年享九齡子孫盈庭相傳詩禮復何
憾焉誰云壽龍變為真酒嗚呼哀哉尚享

祭朱侍講文

嗚呼我未識公得之欽夫云今傑魁舍公則無我初識公玉山道間
我病補外公徵入關平生相聞恨不相識既曰只識一見相得我欲
從公臨水登山萬仞峯頭携斟捫天揭取北斗酌海為酒染雲為裳
崩霞為袖海波若乾更借銀河二老醉倒頓足浩歌天不誘衷空人
癘疾此意莫遂遠及私室猝亡一見握手絶倒借曰不欵亦慰懷抱
自此與公好如弟兄我嵩先公與賢我先通来二老年各七秩告老
之章彼此若一念欲命駕千里訪公尋盟玉山一快我悰有昊降割
曾不憖遺奪國忠賢奪我友師赴告来止一慟欲死已矣元晦吾道
已矣訣不公面哭不公聞生芻一束以澤我肝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十三叔母文

嗟哉先妣叔母其如嗟我繼妣叔母其第二妣棄我ㇾ生笑然有叔
母在如母存焉有昊降割又奪叔母疚哉余生何恃何怙豈無骨肉
莫非後来母實盡矣云胡不哀有齒其姐有列其醑一觴送歸云何
不舉自此永訣千年不晨仰瞻室堂有淚盈巾

祭太師文忠公京左相文

嗚呼我聞公名十年之先我守荆漢公察朝端我進一公書荅拳ㇾ
我識公面十年之後偕掾公府我左公右公使朔狄我出筠守自北

NDL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別不再盡著十三年間一昇一沉公寇台嶺我老山林公使犹時
大節玉立公以哀往彼以娛接處樂雷起花帽　集日肝肉乾公辭
秩庭以死自誓挽之不前全節來歸名重於山公歸自蜀逢國多故
孝祖上賓聖考違豫手扶日轂安駕皇路襄我皇德天清日光安我
國勢鳥安岱諧我廷紳鳳雛鵷蹌如公忠賢與國永肩與川流禧
與椿流年善人怙焉斯民仰旃秋氣將半望舒將圓未圓一縷公覓
式遏誰欤不仁隕我維垣維垣之位文忠之謚上思疊贊不請而至
他人敢承公則無媿嗟我與公同居江西分則鄉友情如孔懷我老
乞骸公殫睠眉謂古之齒雖古所稀身猶康強毋遽曰歸三請乃白
帝其允茲閩公反柩已達維梓我以老病不克信只寓辭往莫有淚
如水尚饗

祭余丞相文

六又月閒客來自南咄ㄈ怪事有駭其談南斗之側文星再昱一夕
砰然霣于嶽麓而嶽之巔天柱一峯同日亦摧震于湘中匪峯則摧
匪星則霣丞相余公薨于潭尹星精嶽靈既銷既零奪氓之母奪邦
之英吾聞其語淚下如雨知音云亡流水誰御淳熙季年光宗潛淵
公為宮詹我忝經筵慶元ㄈ祀皇上嗣位公為宅揆我以病廢公在
華門如商甘盤如楚士蕭如漢綺園金得砭石木得繩墨鳳得羽翼
諒我皇德公在辛廷楊綰之清君實之正子明之平補天不折扶日
不側支厦不踣定我王國帝睠方隆帝在方崇翩然去之歸云冥鴻

帝再起之保釐南紀惠然肯來周邦咸喜云何不淑我民不天乃曷
降割騎箕而仙鄉弔于朝士弔于野工弔于市農弔于社我本狂者
深山野夫淳熙十二逢公中都公為侍即我在即署同省異曹一見
殊顧中都金陵一再為僚心則斷金情則同脫有酒呼我有詩和我
一別雲散公升我墮公相我皇拔茹無方岩採結緑淵澄夜先恢彼
雲網愁我長往搜林剔蘚下逮混濟病夫掩扃再勤亏旌招之不來
寘彼西清君恩天覆病夫非據微公之故胡為乎天路天乎至此吾
道已矣東望一慟絶而復起嗚呼哀哉

祭趙民則提刑少監

嗚呼淳熙季子年天區丕平文傑武英鳳翮鸞停孝宗當宁顧瞻在廷
孰為右賢孰為左親孰為宗盟帝省其名周諏九賓獨無為城天顏
不怡爰詔適臣麟趾之良各舉二人肅乚維公台斗宣精有鴈其表
先生是親王言如綸擢貳匝鄉來儀箇班其人玉氷咸屬之目老成
典刑崇綸川流名章霜新清談推表雙止德麟世無東坡孰價厥珍
人為國賀公則我鄣我武丹墀我心白雲月哦風呻猿崖鷺汀帝留
不能出節湘衡薦軒庶獄于彼甌閩琚瑤珩璜大鈐厥鳴陶謝焚
甫白收聲竟解其組歸卧菜荊鳳山其嶸錦江其淨顧濵之神山谷
之靈于胥斯胡于胥斯賡劍池之藻丹井之醪我以吾醒一世仰止
鴻飛冥乚既五其福盍于其齡有北者風吹盡我心維亟之夏辰孚
何辰月弨其祭奄奠兩楹

小子沱若渌零高安語離條踰一星

謂此別　契濶死生走也耄矣維疾之嬰蔥幕遠而罔克酸奔有淸
其緜有觫其觖有瀝其恫先生是聽嗚呼哀哉尚享

祭西和州太守陳師宋文

嗚呼淳熙之季我守高安小邦槁乾遠民勤艱愷莫助之同流上恩
郭內之邑有孚則賢辨訟也恕治賦也寬民氣穆如民譽鵲然惜也
及僚未暮其年我告君滿君後我先復會中都義均弟昆屢以治行
升聞于天言輊予羽推之不前竟老於外不登不騫君歸自天靡書
相溫屬聞先驅于征塞垣再竹其符再朱其輔如何不淑一夕九原
總章杞梓腐于尺椽太宮玉璫委諸瓦甃才難豈然用之惟難我欲
往弔弗克駿奔有生者芻有淸者緜式篤我哀式侑君魂嗟乎師宋

英爽若存嗚呼哀哉尚享

再祭余處恭左相

嗚呼昭彼日月如環斯循倏然而夜忽然而晨曾是人斯來此大化
忽然而晨忽然而夜晨夜之間又有縮贏回縮而跖折贏而伸有美
卹公金玉在躬潛夫之學格天之功我學淵閎我功夔尹而不百年
止乎耳順唐盛開元實相韓休十月而去莫之與留宋隆康定杜公
實相五月而去王室用壯倬彼慶元左輔惟公暮月而去皇眷用崇
三君子者進退雅乎奚以久為暮月可也不久且然況歷其年使克
永弼作虞孚先昔歲公薨反柩宅里病不克弔遺情塗祭今公嘯期
兒曹未歸病不克送老淚其洏一以詩悼兩以些誄篇尾之光三燭

于位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謙仲樞使

嗚呼淳熙作噩我守荊溪公職璧水一見異知厥後八載公為小宰
我入即署刮目相待自此投分以漆傳膠顧我冥取辱公定交歲在
涒灘我以艱出公尹豫章館我勤邺来歲之冬我長道間公持鈞樞
再見解顏我既孑立公亦孤峙寒棲獨巢脊尉其后我使江東公歸
淮埧尊酒再同夜闌秉燭追離不足一揖而別日月轉轂誰謂此別
遂千其秋忽聞公薨我淚滂流孝宗季年丕變八極遠伻正觀近踵
慶歷儀刑衆賢金海玉淵孰為之宗未或公先有謂其議有殺其色
伯夷之清史魚之直作帝股肱上所深知下所深惜帝有

台公其梁棟帝有靈囿公其麟鳳晚卧霞外風哦月嘯手折若木
濯纓咸池自潛名起人望靡已盍歸乎来襄我明世赴吉駟聞善人
失聲玉折蘭摧嵩隤岱傾嗟我老矣沉痾垂死云胡不天又哭知己
千里命駕已負此期一束生芻弗躬致之滴淚清墨以寫哀些一介
行李摯諸靈座嗚呼哀哉尚享

祭益國周夫人王氏

嗚呼昔謝文靖公方在東山其儷居之能無歎然昔向文簡公方受
書贊其儷居之載績晏賢聖通塞曷閑其自閨門戚忻則難其人
卓哉益公萬邦是式懿哉夫人婦道維則公之未相夫人敬之案過
其眉匪直與齊公之既相夫人安之匪直載績淡如平時有魚其軒

有象其服其在朝廟如在巖谷退歸午檮有漁有樵其在巖谷如在
廟朝匪疚匪疾匪哽匪噎翛然而往如蛻如蛻年又其秩不曰不齡
國崇其名不曰不榮有斐君子而不偕老有遠過庭自公所名心予
不嬴神予不瞑此外寘感神予上征乘彼白雲跋彼織女臨睨人寰
積藐塊土嗚呼尚享

祭周益公丞相文

維皇宋嘉泰四年歲次甲子十月庚寅朔越十一日庚子具位楊某
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近故致政少傅大觀文左丞相國之靈嗚呼
六七月間聞公屬疾　往問安我疾方棘魯未幾何聞公有瘳尚搞
鴻文以應人求云胡一夕而遽不起蓍此哲人騎彼箕尾乾折天柱
坤隤岱嵩國脈股肱道喪師宗天予痛哉一老不憖自家徂邦聞者
涕霣公自紹興奮蹇諸生獨提一筆萬人莫攖遂收雙科遂入三館
遂掌絲綸遂首輔贊中興以還孰　詞臣維汪龍溪學士　員公出
其後而出其上發帝之令有一無兩高皇倦勤遜于孝宗託子者誰
維陳魯公孝逊于光疇繼陳者公扶日轂以照天下昔漢董賈玉映
文事彼豈不文ㄈ而不位有唐房杜星垂相勳彼豈不位ㄈ而不及
維文維位公俱其尤其詞典謨其勳伊周齡甫又十健若霜鶻而推
其冠而還其笏歸于午橋爭席漁樵曲遂川嬉風哦月謠酒船淋漓
詩陣跌宕九老非高七賢未放赤松之遊公其前而蟠溪之望公其
肩而汾陽之祉公其全而神清之蛻公其仙而公一無憾我心孔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珍痺之傷其我之私嗚呼哀哉尚享

誠齋集卷之九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九十五

雜著

文

南溪上梁文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兒即偉伯起三鮎之堂所傳清白子雲一區之宅焉用高明猿鶴驩迎溪山造請可緩歸與之計攸寧老矣之身南溪老人少出里中而倦遊晚緣兒輩之漫仕江湖千里萍梗半生雖樂土之豈無眷故鄉而亦愛悠亡歸夢久飛墮於枌榆了亡眼中今真還於衡泌翦茅一畝結屋數間車轍有長者之多竹洞無俗客之至春韭小摘濁醪細斟掃花徑以坐賓親聽松風以當鼓吹田父泥飲從月出以見留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應門或日高而未起小隱之樂勿傳於人甫練日以拋梁聊占詞
而伸頌
兒即偉拋梁東玉筍千峰到坐中胸次更無一丘壑其如明月與清
風
兒即偉拋梁西坐待天邊挂玉蕊群稚還生桂枝想讀書也擬上雲
梯
兒即偉拋梁南觸眼青羅繞碧參夫巷已無奇草木陶家五柳亡家
相
兒即偉拋梁北夜寒斗柄垂簷側底須百屋堆孔凡只遣五車迎子
墨
兒即偉拋梁上老矣夫老矣心猶壯仰看天河瀉碧空便欲挽將洗
氛陣
兒即偉拋梁下今年幸有如雲稼浣花春社定何如我與隣翁作秋
社
伏願上梁之後胡星早落漢月獨明地闢天開河清海晏要令半世
家及國以舉安不獨吾廬子與孫而寧處

施參政信州府第上梁文

兒即偉襟三江而帶五湖惟古上饒之地秀千若而流萬壑不減晉
人之談我卜我居是端是度同知參政相公自居魏闕之下夢寄故
園之春萬金家書苦無他語千里明月祇說思歸永惟我家世有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先太師扶經世之具自雖不逢今相公遇明主之知天豈無報胡不觀乾道壁間之詩抑又聞崔氏枕中之書再激餘波六月得雨猶在人口驗於今朝舍錦里而不歸是綉衣而行夜爰得勝地乃立相門玉水前陳匯一潭之清境靈山後倚列百疊之畫屏雖云近市而無喧凜有高人之遠致仰圖首肯端策長良屬當執朴之巡宜有拋梁之頌

兒即偉拋梁東春曉千花綉畫中正對玉山峰頂塔一枚椽筆仰書空

兒即偉拋梁西秋晚樓臺夕照低聽匕鳥帝山客語去年洪水決新堤

兒即偉拋梁南槐夏清陰翠蔚藍景德諸峯高見寺大溪一水滙成潭

兒即偉拋梁北朔雪入簾深一尺望中玉作萬屏風箇是靈山人不識

兒即偉拋梁上一拋正拂銀河浪乘槎耐可摘星辰騎鳳翩然徧崑閬

兒即偉拋梁下今年萬頃觀多稼相公日月只思歸要與鄰公同作社

伏願上梁之後君親尊顯家室燕寧凡我後人愛平泉之竹石亦令来世敬綠野之林園歡愉之至詠歌不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新縣謁先聖文

某至愚極陋亦使為邑夙夜祗懼未知所以免於貶績者聞之夫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敏請事斯語尚享

謁先師兗國公文

先師允然有蘊而澹然無作不惟天下歸仁萬世皆歸之某受邑於此視事之初敬有謁焉尚享

謁先師鄒國公文

言聖師者必曰孔孟言亞聖者必曰顏孟某諸生也初學為邑視事之三日而有謁于先師禮也尚享

謁諸廟文

有謁于神者非謁神也謁福而已矣某以非才受邑于此其或無潔于其躬無仁于其民神其殛之謁而福則未敢也至于降以穰歲驅厲癘疫神於斯民獨無意乎尚享

辭廟文

某至于是邦水旱之興逢錢穀之為問雖有撫字之心竟于民未始云補也賴神之庇全安而罷敢不重拜

辭縣學文

某承乏於方六七十之邑亦半歲矣而鄉校鞠為茂草今猶昔也聚糧興耿匕此心不遂而去某之罪大矣尚鑒之哉

常州謁先聖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以諸生冒守此土視事之始敬有謁焉重惟非才何以免戾嘗聞之夫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某雖不敏請事斯語

謁廟文

某以愚陋而守於斯神以聰明正直祀於斯自之汚濘民之欣戚吏之職也吏之淑慝年之豐耗必有司之者神之職也某臨民事神夙宵祇懼惟神無寧底吏之有罪寧底民以有年視事之初不敢不告

焚黃祝文

某幼被先考艱難之訓登名官簿十年而喪訴天暨有列於朝則有不泊之悲仰惟聖上再款泰壇游疏自葉之澤黃告朋錫以繫官周行今而後能涓日以告於幽宮蓋已晚矣某也不孝之罪何以自贖惟

先考歆享也

某八歲而妣氏實棄之暨某壯而仕既有官於朝每嘗君之羙則涙落入杯永思至痛終天罔極念不可使妣氏之祀忽諸不敢殺身以從養於地下仰惟聖上再款泰壇游疏自葉之澤黃告朋錫以繫官周行今而後能涓日以告於幽宮蓋已晚矣某也不孝之罪何以自贖惟妣氏歆享之

焚黃祝文

歲在丙申太史告景至聖天子端冕執玉親款紫壇熙事告成澤及四海煥然寵命貴我先公陞於議郎服在朝著仰惟英典歆此恩榮

又

歲在乙亥聖天子大享合宮湛恩臣子以及其親先君朝奉是膺今命某以游宦久稽至重命今焉來歸乃得以綸告之副焚之以告先塋惟先君歆此榮寵尚享

回贈先祖承務郎焚黃文

粵若我家儒學紹訓實肇允於我祖惟我祖紹明行脩師授學者閎于丷園不顯其光德充澤厚詒我後人五世有列欲報之德其道亡縣萬里屬當進階亟請於廟願移榮於我祖皇上孝理哀其志而俞之湛恩告第追錫京秩故燔贊書之副徹于幽宮惟我祖歆此丕顯休命尚享

先考焚黃進贈通議大夫文

昔歲季秋聖天子大享於合宮考熙成休錫福海宇我先考以潛德餘慶增秩一等惟通達大議是為法從之崇階告第贊書用焚其副惟先考歆享之

先通奉焚黃文

聖上迎者郊見上帝釐事休成湛恩龐洪暨厥幽顯惟我先公潛德不曜闇而日章追秩三品贊書告第敬燬其副聞於幽宮光靈儻然歆此天寵尚享

誠齋集卷之九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尺牘

答太守

某伏以即日凜秋益深　恭惟判府秘書牙檣入境川　靜波台候動止萬福　某幽屏遠材不能密詞祠拂天之施政爾欲俟閭閈幕府之日駿奔賓階以修桑梓之敬乃勤遣騎下教先之諗以淮陰乃眷臨嘒之音州民何敢蒙此禮於詞人岳牧之前既止其踰垣之避又塞其遮道之迎擇於二者則有一焉願領令前茅肯謂之進有萬其幸抒謝不莊不勝主臣

答蔡師定夫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伏以書雲令節爰日舒長恭惟某官威惠滂流民咏天迪台候動止萬福某頃蒙札翰遠詒慶問至自郡中書司亦復以謝劄委之復命今尚未達何也黃司理東叔来出手筆其人之於文詞可謂篤好者見贈四六亦極不俗知自詞林宗伯許来也剌口問詩殆欲捐軀於李杜壇前者小至之辰野人遠跡不得望見詩書之帥奉上千歲之觴乃勤遣騎賜書勞苦分甘名酒洗醆開嘗對軍馬故人作尹眼為青黃杜二詩敬賦之以九頓謝焉濟翁辱厚賜今日官府未立之餘此惠不啻矣蟹賦初草荷擲示未遑再侍願言珍重即登兩地以福衆海

答新淦遠軍王節推

某伏承手筆敬審即日雪寒台候動止萬福餉牛貍　腴松實腦膊又照之以畫燭今夕濁醪真有妙理矣珍感何極姑藴戔百番毛頴三十輩聊伴空函匪報也承許過我當令平頭奴子洒掃苔徑

答王提舉大著郎中南強

某伏以惟雪應候恭惟某官登攬未幾風采已肅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病空山　依獨有之天得免愁嘆来古參覿願言珍重即從上雁

某日者吉水陳簿專騎脩敬嘗因之奏記乃尚未達恭承一人喜来拜天落雲錦之書老病自癈之人親朋無一字誰復噓向其寒冷訪問其死生者乃獨得此於天上之故人豈但加於今人數等古人恐

亦未必多也某政生沉緜不能造朝得免是行幸矣誤蒙恩除非所
據焉方且控辭乃荷慶語竦　草上占謝不格仰惟全慶某頓首再
拜敬問蔥闈雙福壽兼隆台眷即娘均慶精紙寄贈政所置也下拜
珍感山間不敢請委竦息竦息小懇家藏撫州公庫六經偶缺三傳
之釋文敢乞頫指小史以清江薄紙印補便中惠我至幸不必裁割
也

答顧倅

某小疎登峰造極之談寸心尊仰如水赴壑也伏奉誨帖慰喜可言
即辰雨寒恭惟式鄀成行且入覲神介台候動止萬福珍餉玉酥山
村那得此味更覺清風吹我入水晶宮也至感至感鶉笋四十隻敬
復伴空函匪報也占謝不悉竦息

答廣東憲趙山父

某伏以天意釀雪寒威正力恭惟某官玉節遠華風采一新民咏其
賢天衆其正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德星之聚尊ㇾ幼ㇾ受祉有衍伏
自使軺照臨衡茅美載尊俎里巷改觀溪山輝媚故老咸曰自有此
里以來不知幾年今公盛事未嘗有也追送紫氣凝眸行塵至今了
了在人目中名部遐逖按行難徧然掐箇婆空棠蔭清靜足可養望
以待聘且得以施學道愛人平反　德之手絜嶺海萬里之外置之
於畿甸咫尺之前此任之不輕而重也昭ㇾ矣顧天下憲司名為宴
瘠而廣東又瘠之到骨者然　之小肅則不漏守以充儉則不窘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生用此十室之邑三家之市亦無不可為者耶供一笑前數日連
拜所賜二書其一報舉金幹其一告以下車息肩之初宵自城中返
至欲襲紙一作歌傾之字致悃欵之謝而天下無雁池中無鯉奈何
再施未報而遣騎至止銀鉤玉唾照映蘭紙訪問死生噓呵寒冷詞
旨劬愉此意中人何可忘也鉤連州金柑不識此十有四年矣薦先
之外留飯六家不忍獨嘗也披餘十金聊伴空函匪報也金幹荷季
諾更終望惠未占再侍願言珍重即看賜環遂登即從

答提刑何正言同叔

某伏以臘盡春回天意欲雪恭惟某官建臺邦畿寀遍天日高厚恭
衛台候動止萬福年家台眷安問踵至某向者初夏專走一介奏記
仰蒙報教重以書籍法帖之貽山間苦無姑蘇之便未克嗣音仰蒙
遣健步賜手書銀鉤玉唾如從天落某老病免歸自分終焉遭逢聖
明特有收召實以沉痼不能造朝一再控辭得免行役此已幸矣恩
除過優遜避弗俞真鍾鼓樂鼉鼓衣冠被狙借令人不我咄亦顧影自
咄　此蓋年丈平日議論之際噓唏嘆晚摩之力遂躋登茲敢忘所自
重勤慶語若持誦周南之滯喜樂克之用者枯株何以當青黃也年
文登攬亦既半歲直聲勁節清德峻望宜在王所日聽尺一尚窈遲
之月湖山莊自有白雲守護明月看管何必切切掛懷抱先泉石而
後王室非所望於蕭傳益公倡和亦時有之每與其兄子中　言向
交至所謂如在山陰道中令人應接不暇老鈍窘矣何啻一歲而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奈命一笑伏蒙遠寄真酥八觔建茶甘　松實　鰾各十觔公以為
千里之鴻毛我覺窮兒之暴富感激珍餉山村那得許也屢徵近詩
輒性教首一覽而擲之幸甚隱顯殊途合并無期願言珍重即從上
雍

賀周丞相

某屬入城府得望見尚相末光且勤為穆生而設醴榮感兼之踏凍
還家臘毒之疾大作下血數升蕭然憶且病矣拜謝　緩此欲之
以三朝又新敬哦數語以賀焉高清無底十罇建康糟蟹四瓶乃　親
製酒醪料足非市脯及公帑所造者敬藉手再拜上千歲之壽仰惟
財幸

又答餽歲

某已專人奏記敬修履端之慶茲不重累恭承遣騎休有賜書華之
以瓊琚玉佩之偉詞重之以酒麵銀麕之珍餉坐令寒谷頓發春光
抒謝不莊感愧交集仰惟台察

與江東萬漕　元亨

某伏以元夕已過春寒政力恭惟都運龍圖右史中書舍人年丈玉
節遠華氷漕整暇天衆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之蹟侍畫山林
惠震映焉依知免出處殊勢合并無期願言金玉厥躬即從上雍
逡執事樞以昌斯文以樹善類
某頃在江左年丈東歸不得一見猶獲一再致書未几某謝病先歸

遂與世絕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致通貴有如平生至親至厚孰與
年丈者亦復作陳其勢耳然丈以山藏海蘊之學瓊琚玉佩之詞光
風霽月之望妙齡孤秀漢庭無右立石螭兼西垣天下尚窈遲之而
論事剴切抵觸當權脫然寒鴻之高翔嚇以腐鼠而不顧公論勃興
久而後伸東漕未足為慶然直權臣之前謾誦太史之留滯亦良快
慫司糟正幸得趨事使采光已書一考前任有四考今有益公
定稷王樞使三章最衆者職司合矣也天惠孤寒年丈來臨二紫之
章併在門下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惟年伯動心一引
某惶恐有愆大兒長孺在中都時嘗令進拜年伯蒙一見偉視今官
手鳥不勝望恩願賜之切

答張判院提刑

某伏以天氣澄穆景物閑美恭惟某官玉節光華民咏平反天棐忠
正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蠲筆硯奏記行堂且謝先施仰惟財幸
某初吉之　暄涼惟謹副墨之子問訊有甲恭惟紫氣東來牙檣西
沂屏翳弭節川后靜波願言致謹綢馮弋戒羞服允荅凝旒之春即
膺走鄧之召某不勝心禱

某恭審清選名勝平停祥刑德星臨翼軫之虛燁騰南斗仙槎度雲
漢之表福被西江風里潯流動植奮豫恭惟驩慶某屬以老朽臥病
山林自幸餘生仰庸雲天之覆幬獨嗟病骨莫瞻綉斧之光華仰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台蔥又囑固陋

又

某恭以提刑判院人間俱高照映當代文行兼懿表偉名流立朝則班行聳昭外屬則勳績焯著合逢初政旁招異人謂宜綴上林之鵷鸞從此為明堂之柱石平畴江右豈無他人乃屈星軺再臨舊治百城之民歡呼鼓舞於二天之下矣九州四海未屬饜也含香握簡筆箸持衡某旦七以祝某側聞今代人物絶俗之標如光風霽月瑞世之望如景星慶雲不門下而誰在也某也山林衰病之身斯弛自放之跡與蓬蒿居與麋鹿遊安得望使星之來光放霄漢之上哉欲通姓名窈自薄陋敢謂收人所棄遣騎賜書清風入懷垂露在手何如其榮光也敬九頓首以謝將命某伏自壬子之秋以病自免歸自金陵已作終焉之計去夏誤蒙皇上記憶下詔收召一再控免幸免其行而恩除自天擢寘次對此蓋推善引類分以餘光未敢行謝先辱慶語愧感之極言之不盡仰惟判省

答湖州虞察院 壽考

某伏以蘭楔已過春事趋裝恭惟判府直閣察院分陝保釐天葉忠正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空山庇焉知免未占參侍願言金玉殿躬荆扉掃轍世路遂決終焉之計姓名不出州閭書問不至通貴有如判白之徵持紫之擢不夙則暮某伏自壬子之秋謝病西歸即反閑門下同朝知己之舊詩社論文之契亦復作疏非意也勢也敢謂高

誼絶風不遠千里特走一介天落雲錦霞發簡牘以訪問其死生噫
呵其寒冷此事今無古或間也新詩一編披讀未了恍如墮氷非起
粟豎寒毛不足以諭清警甚荷台座經濟之學麗雅之文孤介之節
魯未展嫉沴之一二老　左馮抑未矣即從上雍遂當間社老生擊
壤於耕桑壠畮之間受賜矣盖日望之
某疎憊僭易再拜啟問台閤玉眷恭惟尊℃幼℃受趾山則有委不
外頒賜緑嚢書籍攝衣一℃降拜感謝情至骨矣近詩數首呈似顛
瀆詩云木瓜却用報瓊琚啟賦以問爲
與揔領張郎中
某窃以首夏清和恭惟某官拜命維新三神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
敬修竿牘以候前茅仰惟警省
某頃金陵屢嘗奏記伏自壬子之秋謝病免自此姓名不出閭里書
問不至通貴有如名德之崇高知遇篤厚亦復作疎其勢則然至於
心慕　每望南雲則與北雁俱往朔風並馳也某廬陵居村去城六
十里賸欲駿奔遮見山立玉色之光去冬一病垂死至今蘭然神
往形留獨切悁跋
某窃惟貔貅　竈之煙不可以久虚木牛流馬之任不可以輕畀
聖主南顧得人於梅花雪片之外先之以名節申之以除書其差擢
之意勤矣恭惟藩慶然泊亭演迤之學雄深雅健之文光明篤偉之
才自應立春風玉笋之班此行入奏昇金掌持紫荷遂留王所也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某將特賀屢賀不一賀而止
某惶恐輒有迫切之懇大兒長孺頃官湖　外得仰　節之下蒙被
國士之知台旆之西復欲壁置俱往是時以宿諾鄭酒官之檄不得
承命然榮耀至今也長孺前任四考今已得益公王樞使張定叟劉
戶部京削四章仍有職司獨少合　之奏茲事重大幸逢先生長者
揔饟下車之初敢望特轂一京伏以成就之八月便可西考成資此
而道塞濟以今日否以今日望走在晉舍此何適脚色狀一封敬以
申納仰惟裁幸

答廣東唐憲

某窃以首夏清和恭惟提刑大中錫鄣蕃庶三神賁社台候動止萬
福某敬修竿牘以拜重勤伏祈委照某月琯之間尋恭有前候司靜
作載見副墨不審北辰台候何如伏惟明德所居百順是叢多社攸
介更冀劼毖茵陋之宜燮調鼎飪之奉某不勝喜頌
某遠跡山林卧疴田野姓名一不出閭里書問不至通貴影響昧亡與
當世不相聞至於門下尺素之問亦復作疎然高山仰止之詩實勞
厥心何時晤對釋此鬱陶臨風依歸之極恭審　聖主有詔使星
躔方典領鍛圭稚璧之司存復平反圜扉茂草之審克三易蕩節曾
不崇朝恭惟驩慶某敬哦短啟以為執事賀具陳別悃仰惟省覽
某恭以某官負斐騰英茂之望蘊光明俊偉之才掉鞅　塗跬步雲
漢適觀　聖主屢遷之意可卜鋒車促召之期含香握蘭昇金度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夙則暮某自此當不一賀而止

與余丞相

某林下槁人自放於荒山野水之外靜與猿鶴同夢動與雲月同意人間萬事九廢其一暄涼何如之問不至廟堂而非簡山立玉色之標長在目中而非疎身輕恩重此心炯ㇾ即辰六月維夏南風之薰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脫屣鴻鈞畫綉綠野辭帥藩之重寄首書殿之陰名御風珍　尚支造化三神賁祉襄我大忠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着簉成山則某初閽除書私窃自意拂天之施萬有一不鄙吏翼軫之虛而降上台之末光以照臨之則落霞秋水之勝雨簾雲棟之華門下客尚得拏舟艇欵齋閣參杖屨上下岩壑追逐雲月為公賦之竟墮在日暮碧雲白中抱此悁ㇾ何時心憑短啟申賀布之別紙敢祈鈞覽

答吉水李簿名恕己

某忍尺劍池之涯惟是清文風飛廣譽川流若日接膝曾未得一聽登峰造極之談是之為恨拜辱墨妙有不侍傾盖而相與獨至者推謝不恪惟洞視焉　恭審　巾車来贊岩邑仁聲義實先孚己甲伏惟歡慶某老病林棲不得與凍黎倾子一觀惠化泚筆悵然

答黃几先

某一作治報爾後罕便坐疎風訊寸心孤往碧崖道人来袖出手筆欣然多ㇾ即辰秋高霜寒伏惟侍側怡愉神介尊候萬福母夫人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寧無艾頃蒙約下訪極知來易辨已而果然知(俗)再宛轉小出以踐
此盟至感而塗之士來遂所厚不敢輕也人事好乖右屢歎之碧崖
詩句古雅信矣佳士書詞筆力　已甚用枝葉占根柢定不凡耳安
得一晤酌九河以洗渴心落筆獨增耿仡願言進學進德即看已未
冠淡墨之題

答周監丞

某老眼眵昏久無警世之新文以一洗之忽拜萬象之記清新雅與
兼麗班左自韓柳而下無幾大手所臨小巫屏息當打數語挂名徑
端涸思乾仡願小紓其期至幸

賀新趙守令

某伏以開府云初時臨小至恭惟某官茂對令節丕輯純嘏恭惟歡
慶某僵卧空山不獲躬綴衆賓之末行面致千歲之善頌故哦短啟
塵賀見之別牋仰惟

答贛州黃侍郎

某伏以小至即序化日初長恭惟某官作鎮帥藩惠化滂被三神錫
羨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癖山野蒙被餘映未期侍見願言　珍重即
膺　嘏之拜扶樹斯道

某幽屏山間殆與世絶千騎東來初不聞知不得遮見一吐耿仡茲
蒙遣騎墜以翰墨訪問生死　誼崇嘏古之所罕不論斯今也感慰(可)
數惟朝天節霜嚴日烈危言鯁論衆傳人誦進退狗道出處中清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道有究至於作籌未幾仁聲義實與贛江俱東甚賀
某自壬子之秋謝病而歸已作終焉之計近於六月之吉上章引
年乞挂其冠而諸公持之久不下此正如垂死之人親戚環而守之
不放其瞑愛之祇以苦之耳台座知我者必憐我輒摧謝併及其私
云
某悚息進越再拜敬問台閣玉眷恭惟尊丨幼丨受祉山則頒餉官
壺半百既旨且多凍壁冷室坐變溫和降拜珍感山村不敢請委仰
祈台察

答王信臣

某老病日侵腎痛比劇新舊書問十不通一不然如吾信臣豈不懷
者即辰臘盡春回恭惟里居綽裕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六月之吉上
章告老而諸公持之不下如此政如將死之人骨肉扶掖不聽其絕
愛之乃苦之爾何恙未減否然不勇決一拔疽根所謂得臣猶在憂
未歇也

某平生狂直太上聖語云楊萬里直不中律豈於故人而獨諂桓溫
語孫盛之子云此史逐行自是閑君門戶事一笑而恕之幸甚

答胡聖聞

某日蒙過我而東知行不聞不敢苟留僅丨得一夕把燭縱談吾猶
以為加少也奉教欣慰即辰臘盡春回恭惟頓　聞禮神勞尊候動
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犬馬之齒今歲平頭乂十矣復駕言兮焉求自

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天意未俞諸公遂未與將上寢而不報既未奉詔又難再瀆所謂有似魚中鈎也正學懿文小緩棲鳴豈久無逢者　文行之珍以虞其親亦未為無報也願言保重

輿提舉王郎中　南强

某伏以即日寒晝春生恭惟提舉郎中契文澄清一路天葉忠勞名命仰惟裁幸

候動止萬福某敬修辭以問焉

某冷　死灰過者掉臂聞者掩耳天上故人高誼邁倫孤風絶世玉郎行部眷焉顧之不以榮顯而廢久要無論今人求之古人亦恐如麟角也繼睹郵音窃知祇名歸補春風玉笋之班然猶小遲及瓜王親尚詘於新制某今年犬馬之齒已平頭之十矣復觸言今焉求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諸公持之不下亦不以不俞報蓋以陰塞其再瀆也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鈎今方悟退之此詩耳

某竦息再拜敬問庭闈致政中大國夫人壽康無羔某進越有懇妻侄孫分寧簿羅迪瀛少有俊聲早而擢第廉勤厥職好修未已某已嘗面納　重欲于新歲上半年職收破白之舉已蒙矜允令專人拜賜敬望不侵為然諾不勝寒士如天之福

送鹿與周丞相

某惶恐小稟偶長孺送至雙麝山園偪仄僮青生疎不足以畜平園幽懋而寬通給使武健而精熟且聞舊有鹿今增其二可以群矣敬以獻諸原圃惟鈞慈不賜揮斥榮甚幸甚幸

答朱侍講 元晦

某伏以春半欲謝暖氣尚遲恭惟宮使侍講殿撰契丈高蹈事外天
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去歲六月上乞骸之章又閱月而不報
偶 大兒吏部囘令面控誠懇於廟堂諸公 方與將上而天意殊
未可遂降未允之詔 諸公荅書云未要勞攘出籠之鶴尚絆一足
又須小待也今東床過城中留台翰於劉丞許披讀大慰尊仰懷之
乃知目疾尚未十全大抵書生緒故紙則其眚在目美柔翰則其眚
在手某老未得臂痛之疾每一發則視管城公為讎言遂與契丈分此
二眚可痛亦可笑也近見邸報果若所慮此醞釀久矣隄久必決其
勢然也道眼學力豈待外人開釋者然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

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也然豈不
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宅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某平生最
不信此囘閱及之王深父貽書於歐公畢仲游作記於坡老可試取
而一閱否未見君子願言珍重

荅嚴州知府魯中郎致虛

某屬者小兒幼輿試吏部塗出左禡因之往記蒙篤寀久要視之甚
偉且勤走專一介行李移書累辭作山谷之字畫追端叔之發遣逃
虛之人得此翌然二字不足以名狀其喜也即辰傳燭散煙春入侯
家恭惟民詠豈弟參相循良台候動止萬福某老日益加病日益侵
去年犬禹之蠆平頭丈十矣幸得托禮法以乞骸骨而廟堂寢不以

聞者八閱月不免令大兒長孺面控諸公乃得將上誤蒙　聖恩降詔不允而諸公荅書告以不要勞攘又未敢趨迫恐或以為激或以為要也出籠之鶴尚絆一足私訴之鄉里故人當蒙憐也嚴陵頃於淳熙甲午寓居兩月以幼女寄產故也是曾仲本將為諗某以州無寓公可恥留　及家人子杯土思歸不能從其請曹文至令悵然也是時州許甚裕今得来教屢空乃爾何欤幼輿過逢乃拜方兄歡伯之餽所謂割白鷺股食鸕鷀肉矣推謝併供一哂来教五幅非所以用之鄉人焉某若是此根所謂吾尤子期而又為之荷ㇾ會弁澌無前期願言珍重即膺即從之拜南史見寄字大紙佳甚便老眼至感

至感台眷恭惟尊幼受祉山則

與新隆興府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修禊已過禁煙思来恭惟某官帥閫建牙川后靜波天相侯台動止萬福恩閫眷鈞慶令以機宜今何曹在侍旁否某老日益加病日益侵去歲犬馬之齒平頭又十上章乞骸諸公持之寢而不報者凡八閱月　大兒入京令控廟堂方與將上誤蒙　聖恩降詔不允出籠之鶴尚絆一足契丈知我當憐我也契丈卧護北門自當十萬外庸既訖便應入東鈞樞顧斜飛取勢復照臨秋水落霞之墟何也十州之幸則大矣天下之福則未也然老病野人遂得故人以為獨有之天此又幸之大者不敢以為門下賀私為病自賀也大兒長孺首蒙論薦又蒙推轂於耿漕遂獲改秩此懇已不貲矣臨行

窮空又拜厚賜受越屬吏之常誠為創見不圖幾一不能歸　東坡所謂我兒即公兒也感服恩　言之萬　寧有足耶某惶恐復有誠懇妻姪連功即分寧縣主簿瀛三世登科者乂人此即其一也能文曉事廉勤自將到官一考民譽甚休頃者契丈帥臨安之日羅簿嘗得拜見仰崇與進今幸得趙事葺轟之下敢望台慈特報今上半年職狀一章以收録之過於某自受此恩也亦已懇南强提舉亦見與論薦矣偕易惶恐未占參侍願言珍重即聞兩杜以復其始

荅晉州李大著

某伏以探事已過禁烟鴈來恭惟某官价蕃承流暮年報政民訴天迎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荒山乘化歸盡西望故人渺無再會之期願言珍重即膺賜環遂正持憲以昌斯文

某伏自歸覽西沂小泊龍蟠虎踞之邦肯為老夫小留遂得秉燭把酒握手縱談追還道山之時夢一別乂年蜀月楚星天各一方每一矯首遐想故人此心翩然與大江俱長逆流而上忽焉歷瞿塘過灩澦也今者刻有二騎剥啄柴扉手封一封書如天落雲錦謫仙句端為我發再拜三讀豈但愈頭風割眼膜而已泚筆摧謝未究娠兆之一二云

某把玩書詞驚喜未既忽見赴告先丈朝議尊伯奄棄勞養既久外除欲弔則已緩不弔則已疏二罪當併按也若以地迥人遐為解則後之一罪又浮於前之二罪矣朋友道絶之誅不敢逃遁故自歸於

大司府之司敗伏紙惕若恭審海鷹茅土榮建牙纛以便鄉就國之寵有過家上家之榮恭惟歡慶然有如契丈挾紆世之具發挾庭之文政使小却猶應對紫薇東金蓮也朝暘環夕引道某也尚窈遲之

某一昨壬子之秋移病自免雖得章貢以沉緜竟不能之官自此柴門反閑僵卧環堵四年矣乙卯五月誤蒙上恩收名亦以序免而除命自天誕實次對野人僥冒微故人蓋牙之餘何以拜此未能推謝光辱慶問九頓以復將命今已後矣

某僭易百拜敬問契家玉春惟受祉山則諸郎進學日新恭承遠寄文綉四種便面十本降拜珍投有萬其感私居無以為報建本誠齋詩八集凡三千五百餘首聊供擊蠔拊缶之一笑需堂記某豈其人初不敢承又不敢辭率課數語以塞嘉命悚仄悚仄

答周監丞

某病疴空山內黃皮皺右臂痛楚怨於操觚在目眊昏觀於細字親朋書問幾於絕矣無似之名小疎於几閣此故之以恭承誨帖墮自天半盥手而披玩九頓首而即詠不覺蹶然而起負墻而立凜然如有生氣濯龍二大字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仲特凌霄逸少痿鸜何必減焉阿戎英妙眷顧兒曹蒙博約之誨厚矣南北二臺天香國色吞雲夢者八九顧老圃山蔬何足進焉拜謝不莊惶恐惶恐

答錢判官 文季

某屬者桑梓之邦甚幸得一世名勝以冠屨贊山林野人庶爲以免
庸非盛福上印王親小泊錦帆不嫌山石之犖确野徑之詰屈肯環
堵左顧病夫剪春韭炊黃粱以留上客不蒙推去而不嗅何禁如爲
何感如爲倥傯別去莫審施旌之所指恭承誨帖下逮乃知依劉表
嚴武於西山南圃間落霞孤鶩寂寞久矣今逢耿介絕俗之標豈無半
語以寵光之獨不我寄何也顯晦殊途自此遠矣握手論文豈再作
夢願言珍重即看舘學之除以重國家

荅虞軍使直閣 知能

某茲蒙遣騎狎至詒書縑其文字之律四言之贊 聲玉昭兆舒鳧
衆多如雨應接不暇二篇酧謝不能佳也不敢虛耳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之九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九十又

尺牘

答朱侍講

某伏以夏氣有傚已覺微暑恭惟侍講殿撰契丈里居燕超天衆壽俊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因劉丞　記多因游辱手筆之寵甚慰尊仰之懷王君報書當為轉致台諭云未可破戒我道蓋是也王君豈不解此契丈又安之受之而疑某之察吾何也某行天下自謂知我者希知我者其惟亡友欽夫與契丈乎由今觀之知我者欽夫一人而已一笑東坡云過客如雲牢我閉口是在共法拈出則贅矣某請老不獲又不敢促迫歐公所謂恩黎教授以為輕發也士以進為難不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又有難者吉凶悔吝聽諸物亦安能擾ㄈ自苦也會合無期但深
翹跂願言珍重以重斯文台眷尊幼均慶諸郎學士進學日新児輩
蒙先生長者存問列拜謝臆有委候命之辱

荅撫州周通判

某頃辱車騎照臨山間此意殊不淺摘園蔬酌老兎肯留予片時尤
以為感恭惟某官對時仲夏天悲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涓選今
日佩服印章恭惟慶愜某卧病成懶念ㄈ賛賀竟蒙先施版牋詞清
銀字畫遒妍襲藏為榮小啟修慶惟一過目而覆瓿幸甚願言珍重
或竚判璋之徴　某惶恐拜問親庭萬金之書恭惟擊通絡至児荷
蒙問周悉次第長幼二子寄住提封當得修敬中男百拜起居有里
中委願索閒之

與周丞相

某小疎奏記蓋動報教是懼責天白日長在上在左右也某比偶作
一二閑文字王才臣已誤徹鈞聽頗辱楓落江湖之問今録二通呈
似非敢享敝帚之佑瑜欲求成風之斤不勝主臣

慰程監簿

某伏以三春雨暘時若恭惟大孝監簿契丈孝誠動天三神感格孝
履支持萬福某伏自壬子之春詔決讞死囚於上饒道休寧西郊仰
蒙先丈華學給事篤密事契丈承志承命遠出山驛衝泥班荊絶歎
誼風永懷意氣至今不忘惟是老病之餘是歲八月移疾還家人事

都廢姓名不入於修門書問不至於親舊深交厚契如吾契丈亦復作疎非意也勢也至若出塵超俗之標登峰造極之談則夜夢晝思了了長在目中也茲以奉弔乃得修敬未占再晤願言俯就喪禮節抑哀痛以當門戶之重寄　某上饒之役初志以王事不敢一登宅里占拜先丈華學給事謂歸途當遂此願既而懲於羊腸之險挈舟東下遺恨至今恭惟先丈高文大冊範模士流舊學耆英著蔡昭代謂宜有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以重邦家亦聞上下岩壑步履如飛與客爭棋平旦不寐不知通日何恙靡已遂至大故聞訃驚呼一慟欲絕嗟乎天乎世豈復有斯人乎某以山居僻左聞之也後弔之也緩負我知己言之忸怩且以老病不得駿奔會哭敬遣騎持奠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裁幸　某惶恐再拜

敬問契家台眷惟哀苦同之令弟判縣朝議附此致慰有廬陵委顧細大聞之

答胡季亨宣教

某頃首再拜疇昔之歲車轍來臨初得識封胡絕俗之標秉燭夜話不知落月滿屋梁鄰鷄丁五更也辱書深慰別投一日萬周之思即日春寒未愁恭惟剌經耕筆此樂無央尊候萬福玉春均慶某老病日侵自去年九月一日再上納祿之章而諸公寢不以聞又不敢迫趙恐動不如靜也姑聽之耳未見願言珍重以須晚成之寵

答本路趙　不遷運使

某伏以即日首夏清和雨風時序恭惟都運直閣年丈英邁又新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摧隤旻自壬子八月移疾自免歸從
金陵深閉荊扉長往正窒不惟自棄於當時亦且息交而絕游世與
我而相違物與我而相忘姓名不入於脩門書問不至於通耆坐分
黃犢之草眠占白鷗之沙而生平故人致自青雲背自霄漢者亦不
復俯視蜩鳩激活波巨矣過者莫之執何豈有天上使星芒寒色正
乘斗柄之搓臨翼軫之分猶鄙曾不崇朝慨然興懷一念首及四海
九州之同年閔其束散薪以煮白石攜長鑱以剔黃獨
某惶恐進越再拜敬問年家玉眷恭惟尊丨幼丨受祉山則飲賜官
壺雨露既旨且多復有以元纁綺穀有是四端比漢世諸公所以禮
高賢者顧某不佞何以堪之降拜敬受冷窓凍壁頓作春溫矣感謝
情至胥敬賦是詩以復將命者野人不請敢太史馬走之役
某惶恐有懇賜書之初不應使司慈情謁仰恃年契愛焉敢爾不自
外妻姪分寧主簿迪功郎羅灝通經學古文詞俊發早添科第吏事
明敏已蒙定叟南強帥倉二丈舉以職令之章矣合并之恩非門下
而誰望焉亦已書而考歆望台慈特輟今年上半年文字以成就之
某實益受此厚也

答李子立知縣送問月臺詩石刻

某伏拜誨帖之辱又重之以墨刻之眡惡詩拈出已供觀者之一莞
跋語儗非其倫恐誹有鼾耳推謝不莊及反反

答周丞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小疎奏記隆暑翕赫此故之以中男病心氣不能作春蘇食葉之聲寤乃去冬丹鳳之赦恩以一紙終塲年及四十許令詣遭受暑叨冒安仁之監河皆異時化筆疏而為令之所波及也乍歸病未免走謝首勤墨妙勞還慶語周諄吾黨小子何以辱此於相國小涼當令扶服翹大門之外以謝恩紀茲未究宣仰惟裁幸雪君觸熱可念信如約諭

答晉州李知府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天著尊契文報政有績祇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疴山間乘化歸盡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望見其末光願言盡珍重理逐膺紫徼玉署之拜以昌斯文

某屬披邸報恭審紫泥夜下號令正人青蔡朝馳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歡慶某辱在草木嗅味之同尤深松柏懋悦之感未由面賀而以尺紙伏惟裁幸筆素之除方且拭目以俟

某昔年拜入辱天落雲錦之書逮今緹衣于囊每拂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千里外再蒙遣一介行李墜五紙妙帖訪問生死不以霄泥昇沉而而其態不以老病泪没而白其眼厚禄故人書斷絶少陵之語可悔此事今無古或聞東坡之自献也感謝至骨萬此寧有足耶

某目眩觀書手戰執筆平生止携破硯一拳亦久寄絶交書矣長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以故我未徵義縣之記抖擻病心倒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戒謂應覆公家醬覘矣未教乃蒙稱不置誠不以榮亦祇以愧也二傳絶妙好辭左拍子長之肩右磨孟堅之壘陳范而下不論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碣併荷寄似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春恭惟尊丈幼丘社山則老妻兒女列拜起居頒睨越羅綵坐下拜珍感蓬茅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廬陵委願索聞之

別趙知府

某以隆暑故小疎奏記閽寺心尊德一飯以之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提舉大中戒裝解維川后靜波天棐台候動止萬福台閤玉眷尊丈幼丘受社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人間事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大中小來即宣之宜萬金之書既至台抱側丘不遑寧處謁告棄即戴星驟奔言歸覲省某瘝老幽屏不振之蹟一見荷傾蓋遂得仰依葆箱於獨有之天者三年於茲父子廉頑始終知遇不以衆人遇之老自義當撰廢疾走追送牛檣偶以病暍伏枕短氣如縷不能支吾敬遣大兒某遮拜道左悉詩一篇聊寫戀丘銷黯之情惟一覽而擲之地烈日翕赫遠塗良勤願言為君親自愛即堪詣進遂從上雍

荅棗陽虞軍使

某伏以即日素秋有儵新凉入郊恭惟知能軍使中大恩奭兄乘邊

以整卧鼓滅烽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去
秋專上乞骸之章造今未報亦姑聽之然自壬子至今時致事已七
年矣菜未結階耳鄉中去國西門數千里而遥不遇東西行者相思
二字安得至我故人之側清風朗月未嘗不思元度也再遣騎墜教
四六千百之牋稠沓煩悉何其過勤也自代之舉聊以自見區區薦
藻小匕獻芹之意而已在故人則亦焉能為一羽鳥能為千鈞哉下
問詩之利病知非肝腸上之語敬陳所見寄大兒七字甚奇古如分
十四字渾成雅健使山谷見之猶應擊節務官二句乃散文語前輩
固有偶出此體者如木之就規矩然吾曹不可學也其餘或奥澁而
不風騷不可不知忘言惶恐未教至宿草不哭之語令人淚落不能
休山谷云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敬賦是詩以洩孤憤願言珍重
即膺召除

答金州黄通判

某伏以素秋有儆新入郊墟即日恭惟尚老府判大中契大監式政
成為裝王覲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行且晤對
豫以跫然願言羅閣必戒　食有嚴用對越都官之拜
屬者文度来歸袖出旱蛟驚蛇之字久未嘗報而厭赤又以近誨為
賜矣亟拜何面如焉某茲蒙誤恩序進諫大夫之秩噓枯所遠抒謝
之慶語所臨祇重其不敏之喜耳陸沙文字仰感領畧長賤妙絶禮
則過之丁藁新詩酷似千岩昔黥布陣似項羽見者恶之老夫之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集亦云荷ㄷ睹青邇正尚面傾倒台眷尊稗恭惟受祉何數有委
敢請于若集三星圖荷寄似至感

與蔡定夫侍即

某以素秋有儆新凉入郊恭惟宮使殿選侍即尊契丈殊庭高簡天
業忠貞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南北相望侍君子涕
無前期願金玉不背之身夏盟斯文棟幹吾國允荅爾
某一從亢旌之東介在山墅罷斗絕表烏則不與士大夫往還裏
烏則不能遣長鬚兎尖爾淨之欲曠不至於几閣乃若山立玉色之
標金鍾大鏞之韵無少選不在耳目中也契丈學古居今持方入圖
故應落ㄷ然欲沃之靣經綸之具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舍是可終
揜而不白乎日邊細作行之除書予日望之某昔歲七月再上乞骸
之章迄今不報諸公之意則不薄矣出籠之鷁尚絆一足亦可憐生
遣吏輦輅新二千石念此便不可失急呼兒覓紙數問如何墨渃字
傾與無書同又賢於無書耳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尊稗受祉山則膝上文度今何曹
何地抑有在桃李之庭者否老妻女兒列拜起居有里中委嘱所願勿
他

荅萬安趙師逈知縣

某伏以即日凉秋恭惟知縣大中學道愛人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
福某老病自免世戔相遺誰者比數過聽誤矣特書先烏再拜循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敢承也不敢信也惟謝不莊伏惟財幸
某屬得侍即彭丈吃ㄒ說知縣文行之嚴懿以其言想其人定知不
凡及辱墜言先之以言牋申之以禊著發書占之金玉相輝韶濩以
間孟吾宋乃有兩德麟西京不得一于政顧老朽知之晚矣范煇所
謂子揚井底蛙者果若其言則元愷宜產於環堵旦暮不生於京室
也願言自愛遠者大者老夫假浿史無死尚親見之

答余丞相

某伏以元陽有儆清涼未多即日恭惟判府安撫大觀文左丞相作
鎮大維分陝一面德威所帖能弭以安王室以安天步大忠鈞集候
動萬福某老以耄及病復日侵縱浪大化之中應盡便盡獨東之嚢
在尚繫未得恣意曳尾泥中耳去歲再上乞骸之章迨今不報諸公
美意夫豈不厚然推賸之鷁歌側之馬與其留之藥玩孰若縱之水
宿愛之櫪伏孰若放之林棲此外惟有注易一書長恐一旦溘先朝
露使羲文素王折券已責則比債無可庶之期今幸止有未濟一封
小涼當卒業則冥然長辭亦勿之有悔焉耳矣他無足為知己道者
昇潛異勢居侍無期不勝大願ㄒ愛重此不肖之自以畢未了之憾
業似推轂吾君於五三以躋登我宋於億萬年微我公天下誰望某
野人之居介在幽谷不假一卒於官以故無使令而平頭奴子生疎
鄙野又不熟於置郵以故不能專价以致東閣之敬每東西行者偶
興之逢便不可失則必寄牋奏記眷戀恩紀屢書不一書亦不記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回且不自知其繁且瀆也丞相乃屈上宰之崇高遣一介之行李賜盈紙之真帖餽百　之酒材有用之書策難致之蜀附至珍之蕉霜森然盈庭塞破茅屋少陵詩不云虛名每蒙鄉相問汎愛不救溝壑辱今茲訪問生死之誼膏潤豐碩之儀所謂惜不令德衊見之也感謝不足敬奉唐律三章八句別紙以聞烏仰惟丞相手扶黃道之日負柱大過之棟不動聲色不崇朝措天下泰山之安車絪來燠堂印未刻脫屣超然無一分顧藉心近世社稷之臣於今兩難曰心如江水日向滄洲而後皇注想無老之意海內莫枕於京之望舍魯何者適惟丞相毋忌

某惶恐頓首百拜進越敬問恩閣大國夫人即日恭惟尊候萬福東閣即君林下道蘊受社山則老婦挺　幾為墓駱所殺史亟紛若醫藥雜進幸而更生不謂上達鈞聽曲賜下問至感至感亦同男女羅拜絪禍之訊大兒自別奏記族弟濟翁交正遂去作幕下士寵光赫奕闔族榮耀黃倅竟辱到對之恩此舉絜之潢汙轉之碧海無疑者簡黃一薄皆蒙恩顧之深厚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某何以堪之小言詹詹何足以為萬分一之謝云酒材特荷赫　之諭至於印章款識之周密以防易換之敝克勤小物至於如許頃　士張李長少鄉緬寄以洮硯啟封則一拍笏也嘗以詩謝之云如何綠玉含風面化作青銅溜雨枝至今中都士大夫傳以為咍與鈞座處事遠矣

與權府聶通判

某小疎奏記心往鈴下偕易有白事友人王子俊字才臣今日見過云剽聞台坐因見益國近詩渠挂名其間辱亟稱　褒可者感激望表之知欲求一望見其末光大願不觸門墻之麾有萬其幸渠非敢有世俗可憎之求也併祈洞視焉渠於原夫輩之外詩文超絶云

與楊侍郎

某惶恐小稟一親戚岳之臨湘簿下迪功南隱鄉里名儒兄弟十人第者二人其餘荐名皆　簿公以特奏得官文學深長吏能精察諸司多知之者見委之以攝政峽之首幕而仕守范憲以職令狀舉之然寒士寡合持未有合窄堵波之夫者敢告宗文輟一令狀以辱收之一舉手之間使有出千伊蹙之力并深不食為我心惻舍門下宜無先焉者偶臂痛不能多書且懼勤於執事者惟燭然而星臨之有萬其幸

答曾知府

某伏以秋氣已來西爽彌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文政成王覲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途就窄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諸公持之至今事未下出籠之鶴尚絆一足亦可憐生耳契文中和平易之政稱謹歌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却猶當誕置之含香握蘭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也詔我金玉之音得語雜情詛春若不忍胥遠者　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推謝不莊願言珍重即看日邊除書細作行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朱侍講

某伏以肅霜既降即日恭惟宮使侍講殿撰契丈燕居蕭遠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祇有不如不見所趋乞骸之請諸公竟不以聞寢而不報亦姑聽之恐以為只管煎　也衆以報教發於去冬得於今秋人事大抵然耳不猶愈於十書九不達乎時日劉丞再遞至今年丈夕一書乃知春間當小不快中間魯魚無疑亦相報云足疾良劇不知五藏神却不夢於子云而乃告之以樂正子春之疾方寸不自　其瘦而下於　存楚昭王之所恥也一笑不聞論著脫藁者幾千萬言曩者稗販不曉事作此狡獪去冬因室家挺災為墨齒輩推墮井中欲打併徙居以避之　怒移水中蟹凡此物輩多投畀豺虎矣非徒逃天刑與鬼責而已契丈當愛我以德猶欲我欣然踐穽乎苦哉苦哉念書詞宜荅又敢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也契丈再歸五夫逐無車馮喧此某之所智而來教乃謂苦於所居窮僻無書可借無人可問疑義無與析信矣逃虛耐靜之難如此哉未見願言若保千金軀用奉荅當宁荒野之思

某僭易再拜敬問台候恭惟尊稗蒙福山則諸郎仕者居者為誰不及上狀老婦災疫仰感存周非朽骨肉何以拜此大兒尚待次一年有半中男調衡州安仁稅官小兒桂州戶曹皆待次長者來秋少者四年蒙問故及列拜起居有委不外

與福州安撫葉樞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伏以即辰維仲之冬肅霜晴寒恭惟判府安撫判大資樞使相公
表海荒冬春仁秋威民詠兵寨三神扶持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婿
受祉山則某身日益衰病日益侵祇有不如不見所趑伏自去年乞
月再上乞骸之章蒙鈞座與諸公問眷寵留未與上聞仰惟美意隆
厚豈不永懷然滄江鷗鷺之野性尚畢命而守堵除也追惟向者來
學省一時英俊並遊於青雲而直上凌太虛而徑度遂持鈞樞宅三
能者相公一人而已謂宜小俟虛左之拜止一武之間崇朝之頃而
翩然去之高則高矣君子曰何不穀我相公抑一
念到此予其惶恐至懇大兒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永嘉吳
孫文世其家才敏於政其父公叔與某一再同官事契甚厚而某假
守高安之日此郎為戶椽極賴其助首以京削薦之某再入道山遂
令長孺妻其女弟異時此郎亦當參拜榮座受知不淺今敢進越於
告仰於一書殿京削端倚此增山嶽之重以求當路則此任路秩沛
然矣儻蒙特報來年上半年之章以卵翼之所謂變化在啄菹也小
官遣人即難得不虛其行生之成之ㄈ恩其重輕大小宜如何令帥
門雄盛非閩即蜀而山水之勝妙天下者必曰三山博約川巖月旦
雲煙當有金聲玉振之句賜也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以否霄泥殊
塗鵬鷁異翔安得致身於其側再聆登峰造極之談以談豁此鬱陶
滌此埃壒狀紙跋ㄈ惟金玉厥躬以棟幹吾國而三王吾君再還廟
堂永專國秉不勝大願

與鄭樞院使

某伏以即辰維仲之冬清霜晴寒惟觀文資樞使相公珍閒冠倫流灑騎氣獲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婿受社山則某伏以又月之間長溪士人王應旂奏記帥閫受書謁之隸已徹閒否左席久虛天下日僕登庸而即吏忽以得請詞庭報喜類及斯文非所望於釣座也某惶恐至懇大兒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吳璟公叔監丞之子也文世厥家才敏於政自是今日之人物某再假守高安此即為戶椽甚得其助首以京散薦之未幾某再入道山遂令長孺娶其女弟公叔官南昌忝幕特此即嘗拜下風自此出入門墻深荷異知敢望鈞慈未忘其先契特輟已未上半年一書殿之京削以成就之諸司見此必爭收録則改秩必濟矣公叔有知當為兀杜回以報不貲之恩也惟金玉是自即再還廟堂逐專國秉以福斯世不勝大願

荅周監丞

某伏以即日小至將臨清霜載肅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丈獨立萬物之表是叢三神之鼇台候動止萬福某覲再拜奏記於受書謁之隸且謝委眄之腆仰惟財幸

某再拜啟問台閫玉姬恭惟尊ㇾ幼ㇾ受社川增大兒進拜飲食教誡之寵具能言忠誨煩悉之狀東坡云我兒即公兒也今直得此於鄉先生矣有萬其感

荅提舉雷郎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伏以小至將臨清霜晴寒即日恭惟提舉郎中契申文使節又新
小祺錦里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日益侵病日益加自去歲再上
乞骸之章而諸公竟不下其事安得乞我一牧童林間聽橫笛于易
節便地得請可喜然猶小須未慰湘南父老扶杖之望何也然反私
心獨喜蓋中男次公安仁鹽河之閾正在來秋正得趨事故人如天
之福何以代此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某之於台座亦
好云音問來訪死生此古人感德之言　謝惟珍重以臨追詒

誠齋集卷之九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尺牘

答贛州彭郎中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某伏以小至將臨清霜寒霧即日恭惟判府郎中尊契丈暮年報政惠化川流民咏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嵇受祉山則某老日益侵病日益加閑冷之蹟姓名不敢自達於通貴之前四方人事皆已掃影今茲陽復令辰君子道長有如台座心所起敬亦不克奏記為踐長之賀蓋昇況異勢其理然也不謂台慈折節岳牧之尊篤契章布之舊遣騎損誨訪問生死鈐齋名酒分餉野夫以暖其長鎩厭黃獨之寒以勞其散薪煮白石之苦捐衣下拜寒谷春生中心藏之多言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一衣帶水無從伏謁金玉是自筆素就列日夜惟此之禱

答廬陵劉縣丞

某伏奉誨帖以小春絶品分似野人烹玉塵試春色心知韻舌知腴第恐春風不慣腐儒湯餅腸耳一笑占謝不既悚仄悚仄

與湖南運使陳郎中

某伏以小春良辰新寒氣肅即日恭惟都運直閣郎中玉節倚天忠誠貫日百城蒙惠三神孚休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拜手奏記徽姓名於槧人仰惟財幸

某也愚不肖顧獨有落ㄈ心事吐之則誰聽不吐則不釋開卷闔目想千載若相期茲非退之ㄈ詩予士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茲非退之ㄈ語予某之與執事同生於今而謂之異世謂之千載可乎不可也緊執事以文元之學不世之文一戰文闈萬人奪氣有司驚目收異科策高足偃名藩冠望即陞延閣持英藻豈弟於州忠慨於朝風采於一路厥今談者言當世之名勝必曰陳公焉某老病之身不中用世棄官八年請老四祀襟襼乎西疇之煙雨荅箬乎南碉之水月獨不得與岳麓之猿鶴橘洲之鷗鷺一望執事之聲光以某之想慕知退之ㄈ想慕想而不見慕而不釋不於執事乎吐之將於何吐之尺一且下紅藥紫薇妒公之歸自此愈遠矣臨風慨然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閣玉眷即日恭惟尊ㄈ幼ㄈ受祉山則有廬陵委願奉教條某皇恐白事中男承務郎衡州安仁監稅務次公筮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初百事墻面孤寒伶俜之迹所望於上官收恤其尺寸而脫略其罪庶睹其始而全其終百穀之仰膏雨廈屋之幪震風舍執事疇依者

與衡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雨即辰恭惟判府大中填撫大維鄒若天柱民謳嵗弟天迪忠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盼飾不腆之書自徹於涓人謁者之伍仰惟財幸

某竊嘗洞視今古大夫之家有能擅勲名之場沂儒學之源登文章之籙世濟其美婵嫣相纏有陸氏若者乎無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敬輿在唐皆人中龍也孰謂古有其人而今未有乎孰

事英妙之年掇奇收科玉映潢臺德明之儒學機雲之文章蓋魯國之寶玉大方黃梅之夜半衣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問外人者也遜抗敬輿之勲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緑淨之波豈真能苛留者一州之福將均寵之於天下公卿關而選所表寵渥徵黃誕寘禁近其不遐矣某也山林野人已抽手板付丞相矣安得一覿當世之勝流以一洗其胷中之悁跋乎敬賦草虫之三章以寄此心

某皇恐再拜偕越敬問台門玉旆即日恭惟尊丨幼丨受祉山則廬陵有可致老睆之役者唯命是聽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有俶百事墻面今官衡之安仁監稅正緑大府之下邑遂得仰事高牙大纛之光塵亢太史之牛馬走豈無涓埃收之卹之豈無罪戾燾之免

之不勝舐犢之情不敢自蔽而瀆聞於大君子之聽不勝主臣

谷權杜陽軍解通判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帶雨即日恭惟權府ㄧ判大中設盬最課假守兼官一境宜民三神賮祉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上記以謝書禮報況一再之辱未見君子願言珍重立竢春風玉筍之除

某屬者專走家僮修敬樹門之隸人乃承諸臺遴賢兼刺鄰府春仁秋威洽於二邦在彼願其終惠眷是最狀於以上聞假材官而六之使不徒行以抵官下不貲之恩盡室永懷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一請再請不一請而已也惟終惠之

與湖南黃提舉

某伏以維夏之冬亦小之春即日恭惟提舉大中一節星臨百城霜凜民氣嘉樂神天合扶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齋心奏記司鉛槧者仰惟財幸

恭某聞皇上顧憂元ㄧ逖在湖山之外其欲安ㄧ在如畿甸之內於是疇咨宰臣涓選膚使如西周皇華之五章如東京臨遣之八人者惟提舉大中以豫章棟幹之材商瑚周璉之器繁星五緯之望百千人中褒然舉首仁風先春義氣後秋筑磬舞歌奸貪瑟縮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使事有指顧此耿中丞之一職豈鬱ㄧ久居者難翅豹尾

之間尚多虛位非執事是待而誰待也某棄官八年請老四祀孤雲野鶴之與儔桃花流水之為鈞何名流之芳風瞻使星之末光可思而不可忘可望而不可見寸心耿耿安得傾豁抑許穆夫人之詩不云乎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司領南雲悃云欵

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閣玉眷即日恭惟尊已幼℃受祉無央有廬陵委命戒唯℃某皇恐白事中男承務郎監安仁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今以蚍蜉蟻子之微而仰事動採山嶽之威是震是栗敢九頓首以請倘或辱許效其一駕而倫覆之以二天使得窈五斗以活其孥仁人不報之恩寒士不貲之福緊門下是怙

與湖南陸提舉

某伏以即辰大冬初寒小春猶燠恭惟提刑太中出節少府訓夏詳刑百城觀風三神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窈惟詳刑使者千古未聞蓋肇自章聖皇帝咸平四年閏五月始有開封斷獄覆奏之詔℃月始有諸路並置提點刑獄官之詔於是殿中丞李湘首膺荊湖南路之選聖℃繼℃此職增重於部使者之中命曰職司令提刑大中一代人物之英三朝德業之望儻簉持節聲光蔚然斗柄垂天慶雲拂日何以尚之結緣而侍禁廷聽履而上星辰人猶遲之而原隰載驅於彼　將非聖上欽恤亦如選李湘之意耶使事有指繡衣春當霄漢立某方麾少陵此詩一賀班公登仙之行也某老病野人棄官八年請老四載講聞嶽峻川流之盛名而獨無路以望見其末光一

生遺恨孰宏於此寄聲修好吁已後矣仰惟高明洞視心曲
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閤王眷即日恭惟尊稚蒙福姟兆有廬陵之役
敬請指縱某皇恐白事中男承務郎監衡州安仁稅務次公筮仕云
初百事墻面天假之幸乃遇今日之陸先生倏收孤寒而主後進如
退之所作行難之篇者寔其鞭箠而宥其簡書使得饗於是以朔其
口此非人皆有之天也嚮風歸依有萬其望

安仁涂知縣

某伏以即日良月初寒恭惟判縣中大佳政宜民自天孚佑台候動
止萬福某謹上記下隸伏惟財幸
某辭奉瑤林瓊樹之輝光歲月滿奔至於照人風度可思而不可忘
者了ㄈ在目睫ㄈ在心旦晝往来於懷也執事之才之邵大其施則
宜遒鵷鸞之行小而却亦合當麾節之寄顧尚淹邺於鳴琴製錦之
地何也然學道愛人之聲與湘水俱流下轉上聞自宰縣而超拜何
知非福某中男次公筮仕之初百事墻面迺得事其大夫之賢者豈
非幸欤惟故人高誼必有以訓具所未能而葆其所不逮者使得餐
於是而壁之或全舍執事何適矣

送俞憲羊麹

某伏自道奎相傳玉節光華將照臨先人之敝廬日掃花徑以俟東
来之紫氣惟是荒村去城差遠山財土鉏索然不給於鮮遣人賒市
喚婦自餃豈不夙夜然高牙虛徐而日晃食乾矣一易再易則亦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侑伺之久倉猝之頃不免效荷蓧之殺鷄廬氏之烹鴨溪毛野蔌此固不足以盖於王公者不腆乘壺羊腔麪餻碩敢摯諸行厨惟洞視其禮不足而敬有餘不敬而揮之有萬其幸

答趙戶彦法

某伏承遣騎墜教殊慰孤寂四六妙絶切磋彌瑩後又過前老夫當避路矣可珍可妬兩絶句次之似非得意之作也他日進一步則自知之加餐飯長相思玉帝除書定應不遲

答周丞相

某下穆吹燈發函奉告覺銀鈎煥天氣盡白驚喜絶倒命戒程文銘詩歡以敬承已留玉當少須矣辱相國有盡於詩寫來之教春前去醒來牕曉仰供仲尼之党爾不勝主臣

答韓提舉華文賀年

偶醉餘醺語憶秦娥小詞云新春早春前十日春歸了春歸了落梅如雪野桃紅小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圖爛醉花前倒花前倒兒扶歸某伏以献歲有俶好雪知時即日恭惟某官玉鄧倚天霜臺拂日三神畫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退休木姑沙眠貧而安病而不疚者部刺史之天我獨有之也兹為恭審六條允察千倉既盈威惠川行鰥寡春熙帝疇顯庸恩錫書賛進直辟典濬文之閣式增諏周禮樂之華恭惟藩慶自此月昇金掌春慶玉墀某也幸拭目以觀盛事

恭荅程監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伏以春意澄穆即日恭惟監簿契丈大孝哀疾除切天相至性孝
履萬福某卧痾山野庇焉以免未占良覿願言以禮制情跧美績聞
恪遵聖人哀毀之戒此朋友所望也
某山居苦無端便小疎問訊獨有景行之勤厥示剥啄誨帖下逮驚
喜不勝命戒先丈閣學銘詩某受知不淺其何敢辭自視歉然其如
固陋恐　文不足傳遠耳今月十五日夜拜領行狀明日撰成又明
日刊落其甚繆者又明日送似益公求是正併為求題
蓋臂病不能多寫凡四日乃書毕不知襄事之日此文到否蓋行
狀逼期乃至非敢作魯人之臯也如莆田陳丞相皆葉丞相皆前期
一年送行狀来庶得小從容文字較子細耳仰惟幸察

答醴陵錢知縣

某閒者濶焉久不聞問每一動心向風永懷便如對面語也遣騶墜
言驩喜亡量即辰春事過中寒暄之雜恭惟文季知縣中文契兄學
道愛人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福玉姪均慶寄以新詩即詠三反五
復發清新於平淡之中藏古雅於追琢之外非時世折楊黄華之音
也第如俗學多翻變晚輩論詩學等語不宜筆之於書何苦以毒口
牙掐齒舌乎每以此戒朱元晦今復奉諗古来得道人挂古屋壁間
此真吾師也願言自愛以竢馮掐

賀吉水秦宰交割

某伏自牙檣西上紫氣東来日偵先驅令兒輩殿奉廷迓久之寂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竟辱旆旌屈臨環堵如之何其感又如之何其愧也違離屬爾尊仰如新即辰春事過中寒暄相半恭惟美錦初製民咏天衆台候動止萬福玉嬃均慶某恭審涓選今日佩服印章教條一新稗耋呼舞恭惟驩慶某屬以老病不克從大夫之後修桑梓之恭專令大兒謁賀伏惟幸台察

答新封州譚知府

某頃辱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敷間呼酒嘯歌秉燭軟語老病之軀頓有生意別去未幾復增永懷尺書寵詔殊殷耿仄即辰暮春積雨恭惟明仲判府大中鄉丈為裝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日邊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坐致通顯閎禹貢之同載多甘茂之一官才解二千石之章即佩見大夫之組恭惟驩慶某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四年三請一奉不允之語一不報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揄揚何以拜此方其辭免職名未敢摧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筍之班

與朱侍講

某伏以四月維夏南風之薰即日恭惟侍講殿撰尊契丈燕處超然天衆履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祇有不如顧棄官八年乞骸三請待命四載前月四日乃始蒙恩放牛桃林俾聽橫笛惟是增秩進職踰分絶等方具辭免自非平素借重何以拜此伏自去秋得一書於魯無疑許既而遇甘道士往五天因之修報不作石頭事否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城中親舊書云契丈露章告老而遣當新舊尹去來倥傯之間莫
府文書不免魯人之皐遂致相誤且無疑来訪其詳相與太息
天下之事固有蹉跌如此者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浮雲去来想能安
之無待於開譬也足疾今年不至良苦吾曹老矣能復閱幾寒暑
少年疢猶著書罪過願痛掃除退之云書於吾何有此外無可相規
者餘惟珍重永綏眉壽

與丞相

某僭陬二詩仰獻一莞不敢奏記懼勤報章而山僮言歸街袖彪列
蓋天落雲錦之書華星秋月之字金聲玉振之詞也盈尺之紙萬寶
足叢肅然與手而披文頃覽沉痾之去體衛戢何謝藏棄為榮仰惟

鈞慈下燭悃忱嫉兆其幸

與丞相

某移病棄官今已八年三章乞骸四載俟命近衆聖恩解縱歸田而
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控免弗俞閔免下拜重念某孤陋之蹟奮自諸
生效官於中外者四十六寒暑矣乃今得以保全幸無玷缺不辱先
人之教茲蓋我丞相以天下之大宗師長育吾黨之小子挈携造化
不遺餘力遂濟登茲感恩戴仁無以来見敬哦小啟別紙申呈仰惟

鈞察

答周丞相

某疇昔之朝方被控免弗俞之命登時下拜贊書際晚走兵人奏記

并短啟以謝造化之恩當既徹聞矣今日下稷上介庚止法書貴之
雲戚郁紛玉句鏗戛墨池家傳之故事扳據图遺黃公酒壚之戲言
收拾為雅荷聖恩之非淺入鴻筆而彌榮拂謝不莊悚感無數仰惟
鈞察

答周提舉

某疇昔之辰方被控免弗俞之命登時下拜即具短啟摧謝我乘成
老先生蓋引年致為臣之風曠不見聞於昭代久矣惟公家伯仲首
倡遐舉以媲會夫如某之淺陋豈不懷祿眩寵仰慚二大老之高節
故欣慕踊躍以自附其末光所謂魯無君子者欤而遣騎詒書華以
戩啟英詞絢練逸韻清鎗至於履危機居憂患與夫杜陶汲賈韓孔
歐蕭等詩某何人乃敢承此殆詞人逸筆不能自制輒借某以裝
鋪席者耶緝衣十襲拂除蛛塵永以為寶再摧謝不莊主臣主臣
某伏奉別紙諭及花事老圃舊有穠花四百株丁巳秋曠枯及其半
豈敢望萬象堂上春光姹兆之秋毫也耶邢尹不可再見必有能辨
之者一矣

答聶倅

某伏以高軒偉然一新風月之壯觀蕪詞陋矣不啻已渝之俚音既
泚翠珉之鋭鐫復點華綺之藻籍暘以墨本覽之頼顏摧謝不莊誦
言廉已仰惟台察

答張尚書

某伏以即日暑風清徽恭惟詳定判部尚書尊契丈八座穹崇名位
兩隆天監孤忠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嬰清漳之疾偶拋彭澤之米荊
扉深閉今已八年丙辰　稀之盖上章乞骸前後三奏俟命四載乃
今始蒙聖恩放歸田里惟是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此禮特異控辭弗
獲俯俟下拜不勝震懼自非天上知己吹送之力何以達此悃感何
數自顧稽穎在躬夫復盖頭窈自藩陋不敢貢尺書以謝齋閣不謂
屈尊念舊忽拜天落雲錦之書訪問生死侑之以天雄附子北果之
珍餉拜嘉驚喜亟餽亟拜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唐律一首小見謝幅
一覽亦可知別後筆力之退自此吾弗敬子矣荷七雲泥益隔伏謁
何階願言珍重即看趾美祖烈遹跡韋平用光吾道

答胡季亨

某辟舉談間居諸易少妙帖下逮長牋偕來明月連城驟驚滿把落
英墜露頃覺回春某三章乞骸四載俟命蒙恩從欲謝事歸田顧推
謝之未能忽慶語之先辱叙報不悕伏惟財幸

答臨江王守

某伏以即日維盡之秋殘暑未退恭惟判府太中尊契丈惠化告成
民歌天巢台候動止萬福玉姥咸慶某老病坐疎安訊而金玉之音
紿至矣清江史君百餘年間豈無一閭人而三孔之文未傳非闕欤
今雪搜放失遂成一書舉一推萬其政無遺曲矣分以名山之副至
惠至感野人孤陋不足以釣君子之深者然植之以豈弟之根荄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茂之以平理之枝葉則塗之人異輔頰而同謳唫也賈子所謂類非
俗吏所能為者非欤然某猶窃有恨安得結掌十数公恭錯天下為
邦伯使萬物吐氣吾與少陵蓋異世而同恨也相去尺有咫無從參
拜北眸悄然願言貴珍即膺公鄉表選之制大兒昧學仰辱異知畫
室榮之又恐立霄漢之日貴人多忘耳荷ㄈ

答市舶葉提舉

某伏以維孟之秋殘暑未退即日恭惟景伯提舉大中僚契丈使事
整暇有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自丙辰以後三章乞骸
四年唉命適者方蒙聖恩察其懇切放歸田野而增秩進職異数優
陰控辞帶獲閑免俟受震懼靡寧未遑摧謝先枉慶緘契丈把麾持
持節已徧外庸盍歸春風玉筍之班以宏其施垂天之翼尚小留滞
周南何也先丞相銘詩屬之益國真今之無價寶也甚喜甚賀雅意
或欲持　介之鄙此老夫之福也里諺云老人如小兒得人矜憐而
温存之乃其願欲也荷ㄈ顧言珍重以膺新渥
某再拜惜問契家台嫂即日恭惟尊ㄈ幼ㄈ受祉山則令似長育計
今應就傳從學久矣想一日千里也遠餉通應異味絶交経歲矣鰾
尤耐久山村客至便可供一杯也珍感珍感有委不外

答趙運使

某伏以時雨滌暑老火作仇即日恭惟都運數文年丈宮使奉宣祝
釐天迪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入秋感暍遂作瘧疾平生故人黃昏

為期殭半舍去獨此謝ㄴ水鬼與僕作緣屢日暫別隻日必至殊不
爽約今日當見臨危冠焚香方徙倚以俟之而年丈語離之書如天
落雲錦泚手披讀此疾忽脫然去體古人草檄可愈頭風僕始不信
乃今知之甚榮甚惠凡今之交其合若萍其散若烟有如吾年丈之
有情若斯者乎無也偉材達學何必減不土之里無言之詩着侍臣
冠而立玉堦方寸地自是國之光輝外庸已枉其人矣而又遠聽其
去可為時歎不為年丈惜也寓直寶儲上意可占又有大者乎願毋
疾其驅以慰詒追

答傅尚書

某伏以時雨致爽秋陽作殭恭惟判府華學尚書尊契丈岳牧詞人
民之父母三神隕祉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壬子之秋移病免歸山
林野人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至於平生知己如台座者亦
復作疎非意也勢也徵高朗洞視其何實非罪丙辰以還三章乞骸
四載俟命遄者始蒙聖恩察其悃ㄈ放歸田里而增秩進職異數優
優控免弗俞倏受震虩換厥所元噓枯所逮道遠莫謝而一介行李
剥啄荊扉把一封書天落雲錦慶語玉潔故情春熙脫略雲泥相望
之懸彌堅金石素交之誼今人有無此事固不論也求之古人有是
否乎未可知也其榮其荷宜如何也台座人望在今所謂水之江漢
星之斗者廟堂虛位上宜置諸左下猶舉疑丞而宅之武夷山川似
不得苛留此一朵垂天之雲也願言貴珍以須書賛之汗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再拜借問契家台嫂恭惟尊ヒ纫ヒ受祉山則大児荷不鄙下問何榮如焉敬拜謝意未及奏記不專故也遠餉新茶所謂元豊至今人未識者老夫是已敢不重拜當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雪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胷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荷ヒ

答戴左伯知縣

某伏以秋雨追涼即日恭惟知縣朝議僚友學道愛人奉法脩理民謳天悲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修辭以謝光辱伏惟財幸

某沉痼自屏親者掉臂而過疎者白眼以覷惟吾故人金石不移松柏從凋年歲録續遣騎詒書訪其生死于黄糟之草中白鷗之渚上殫久而益堅不懈而愈劬一何與人異嗜好之酸鹹如此哉某自壬子棄官丙辰請老連牘三請俟命四年近蒙聖恩放歸田里惟茲異數優ヒ力控弗俞倭受震驩省故人平素吹送之助也佳政宜民下轉上聞借令未至如草令之入宅公府小却猶應察廉爲臺含香粉署所謂家貧望鄰富也荷ヒ

某再拜上問契家台嫂伏惟尊稱咸慶賀牋妙絶久不聞韶感喜亡斁小啟稱謝却成以瓜報瓊也寄以紫茆木石乳香拜受寶之珍之此正扶老所須者故人之意厚矣感ヒ

答余丞相

某伏以即辰風生桂枚露下金莖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珍臺臯

伊平地松喬甽畝愛君江海存闕三神顯相賛祉萩祥鈞候動止萬
福恩閫相姥尊〻幼〻純嘏山則東閣即君伯仲直閣叔出季處皆
足慰意某餘生奄〻本之以支離疏之形骸申之以遺積瘕之沉痼
歲在丙辰幸及未先犬馬填溝壑之須臾自列上閣乞歸田里一奉
不可之詔一蒙諸公間寢其事荅以官簿之年來至三表乃荷聖恩
放牛聽笛縱鶴出籠此已徼福不貲矣而又增秩四品進職四等以
榮其歸而華其老以鏡湖老監而初豈夢到甘泉法從之綴乎深惟
聖主所以幸老臣者而誰實白發其端乎揆厥所元不在門下而奚
在遠未克謝而濟翁弟于七月二十二日轉致荅教乃四月某日筆
也披讀有衛武公鄭子貞之褒有垂安車策鳩杖之賀某何人敢窃
仲尼一字之褒乎感恩在心言之淺也窃審泰階之光尚寓躔次於
賛公之房人以為陋我以為華所謂無地起楼臺相公者何處覓庾
冰庾冰正在此一笑親戚吳推璪遂蒙若肯少徯敢不他時倫數之
諾某敬代吳下拜以謝恩言矣來年既盡則辛酉上半年文字正渠
書考第三之日何晚之有小兒幼輿入京換授此又我公之恩也今
詣翹材以謝為此外不勝大願愛金玉之身即看袞繡之歸濟翁掌
故舉族洋溢乎恩波中矣

荅林提點

某伏以覇碭過中麗涼彌厲即辰恭惟都大提點寺丞玉節行部使
星還次高厚孚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懸車曲肱兩耳掩豆

乃不聞知拂天之施照臨鄉邦曽不得隨父老扶杖縣令負弩之後以遮見右轅之清塵不敏之辜雅宜笞罵而一介行李盈尺錦書惠然飛墮野廬之荊扉態懃暄涼訪問生死黄冠草履之人何以辱此于部使者攝衣端拜盥手朗誦如獲寶玉大弓舒暢昭兆不翅也非有胷無芯疇不懷者古詞摧謝萬此寧足願言愛金玉之貞珍筆縢之拜心禱罷ヒ

與張丞寺

某伏以即日千崖秋高恭惟功父寺丞詩兄大隱ヒ朝自天賁祉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人事盡廢書問不入帝城平生故人有厚於吾功父者乎無也亦復作硃可不可也寸心孤往惟夜夢多見之耳吾曹抽手扳付丞相良一細事某乃四年三請而後得之士大夫以躋攀分寸而上為難不知乞身謝事其蓺ヒ乃爾功父所挾者古而所售者今所賞者稀而所価者衆十里九山一武再止想前知其然而怡然不怪也觴豆湖山簫勺風月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肯遽以此而易彼乎小兒幼輿入京挨授敬令一見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惟面命而耳提焉是所望者願言珍重當有夜誦子虚者

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晚晚顯氣高潔恭惟判府寺丞契丈露冕惟新建牙伊燠釐倪呼舜神天成釐台侯動止萬福契家玉姬受祉山則某

老病餘生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今春乃得卷懷衣冠雜麋鹿惟茲影響昧ㄈ自頃一別每於山間仰故人於雲漢之表揭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還未嘗不為之喜而不寐也茲審整違鵷鷺之行自說股肱之郡一麾出守于畸東來恭惟慶懋某不量野人之疎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糾曹戴從政重熙妙齡收科一再試吏其文詞清駛奔逸源流出於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百千言益出而益典窮愈讀而愈有味今親逢呎江之文伯而為之東道主故應坐上一見而察其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後知其為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一人焉拔其尤持挾一上半年京秩之章以列于公車則黃金之臺隗始之舉古人復生何以代此且薦士本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其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而誰在也進越之辜不敢自宥敢自歸于司敗也黙歛山水之邦異時名公作牧者累ㄈ焉某在江東日嘗一過之以使事有指不敢入郢至今遺恨紫陽諸峰宿與知之今之告訴于史君之天其肯與我酌樽中之渌問諸峰之神而一笑乎久不揮麈從談下筆云云如旋盤之落屑不自覺其煩且瀆也雲泥相懸眇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ㄈ言乃玉是冀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雍

與韓運使

某皇恐死罪僭有白事頃者一介行李五朵祥雲照臨之日比其返也因之奏記蓋嘗進越以徽州録參戴從事重熙為滿篇櫝之薦嘗

人多忘野人荅書不衆抵擲以荅
之章可得而下拜否窃知高風卓絶不撓于熱書而每喜於冷書是
以特此而無恐不然何罪之敢逭

誠齋集卷第九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九十九

尺牘

答虞侍郎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某伏以即日廩秋暑退新涼入郊恭惟侍郎左史舍人國史尊契丈玉立如泉天衆忠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衰狀已迫夕曛摧隤餘生不先朝露天上故人幬我幪我之惠也念亡欲致一字之敬多間細冗極知叔孫草儀為時綿蕞正當槁山事嚴之秋既而季孫奉使為國光輝又有漢節星馳之役踉跎至此竟蒙雲錦之書先墮柴荊之下情誼至到詞氣劬愉至於毛穎所不能盡之精微又託藺君口以傳授其懇款古之交也將別而悲後之交也既別而不思今執事

之於野人一別之後無歲不存問無書不殷勤在外既不疎居中彌不疎也豈野人有可思盖執事自作古人事而見思野人也祇荷祇荷魯儒之詩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少陵之詩不云乎雲霄今已隔台袞更誰親敬賦二詩以仰祝焉伏惟財幸

某皇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羡門之嬉即日恭惟尊尊幼亡受祉山川某老矣無能為役若曰取履結襪尚堪指縱也長者諏吉陸賈徧觀諸子南昌大兒去之尺有咫尚未能作意一往況其餘乎退之云東西南北皆欲往千山隔兮萬山阻一笑然中男次公秩滿將來歸矣

某荐蒙別紙鎸諭斐然之文欲求當代名流墨書者書之以入石敬

聞命矣抑非元次山之頌莫稱魯公之妙畫非六一先生東園之記莫稱　之奇字某也何人乃承此寵悚仄悚仄

答周丞相

某昨委材翁携擬試詩賦呈似不敢奏記盖恐仰屋玉宇之報今反拜賜華衮之褒榮懼交如也六王畢日五色本是丞相擢　之長技某本以墨義進而效安石之雖詠焉其廣額半眉舞袖琅當手足俱見矣昔半山老人公讌觀優未嘗解顏而一日偶對之不覺一粲或以問公曰吾久思咸恒二卦不得其義遽得之而喜耳某或者獻笑而遽遭其喜乎敬謝不莊仰惟原省

答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牋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吳推薦仰于中二于石親民任使之京削扶今之請行於今之俗是犯二不韙焉觀勢凉燠者今俗其不然乎大兒長孺嘗得京丞相為作親札薦於胡總不異勢之燠者莫相君若也而尚不切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差緩而不能炮烙我亦不能動悟也況某退休氷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一也昔初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為私近呂文穆公舉其猶子文靖至謂有宰相才當時聞者不以為欺至於齊曄則有目以其為宰相映之弟而不敢取焉某何人薦其戚黨于執事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也敢期執事度越一世之拘攣追還于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其人沛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一字無非真實語矣退翁云大夫不疑人欺已僕何足道哉微執事孰可以當退之所云者乎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萬分獨以居今之俗行古之道為執事賀也

答福州帥張子儀尚書

某屬者奏記仰干筆端之膏潤牒試王親茲辱報教聽請窃聞熱官要人求者不少皆詘距之獨曲徇一故交野人之求薦舉不以勢而奪交遊不以寒而棄萬物皆流金石獨止臿子所謂豪傑之士不在門下其將焉在寸心感服靡有量數疇昔呼儛兒之簡遂玷鏤錄送以墨本覽之汗如水漿可以為縱筆浪言者之戒矣傳聞三山公帑有唐文粹大字板本當求一編以遻老眼未拜睇何也得寄王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看才許異泥浮耳

與羅運使

某皇恐竊見舶勾之態女夫子槍藏郎泰寧縣丞陳經聰於學問工於詞章臨民康惠還事勤敏早年登康氏科第前任為吉水主簿今者遠有天幸乃獲敬奉趙事於鄉月使星之末光天具武者將與之乘羽翰而雲飛脫泥塗而淵泳也某過不自量其老足之踵輙持與台座有同朝十五年之舊後有部界二千石之託潛效古人內舉不避親之懇上干筆端肩寸薦之潤竊惟陳丞前任未滿而解官今任適理至本歲之冬乃成三考妄意欲望台座特賜嘉奉三年上半年京削以為破目之舉名督一唱諸台必和倘蒙不忘會賤之交尚篤金石之契憮然収郵仍乞來歲先賜照牒以慰老懷信其有可望之期也仰惟此不報之恩泰華未為重渤澥未為深豈惟陳丞得出門下實某得出門下也一寸丹心天實臨之

與周丞相

某宿昔奏記且以虞公銘詩呈似一寸丹心端欲求指畫之益非以徼浮寶之譽也乃上勤釣翰之報至假以子長之褒且謂彪固而下不論聞命辟易汗背赧顏抑某偶當虞氏兄弟授簡之責永懷知己不報之恩舍己不承復誰諉者黽勉下筆所謂傖父學人作馨語兒童羅嵒効樽俎者仰睇彪固之門墻尚不敢充員於衛官筆吏之列而何暇子長之譏也子非小人不肯之患子長不肯之患也何哉丞

相專以文許人何至以子長許人乎此抑所云不爾則人不足與者乎亟奄荀勝之年尨㪅頹皂者之首也以榮以懼以愧以感示教當攻為和遺碑碑以登時剔攻書卅矣至如書史誤以戲為勒亦豪是正而文義之尤者乃獨不揮匠石斲鼻之斤不試醫王洗腸之方豈摘其細以塞其求斲其妙而不肩於教乎再作得一書答袁氏兄弟今納上不寧惟叅仲尼之一莞猶不絕望於寔走之誨

與隆興張帥

某皇恐小稟女夫子脩職郎新泰寧丞陳經瞻於學習工於詞章早年中庚戌科第前任為吉水簿今茲之官汎舟之役塗出南河欲者行於囊光乾嘉縣之前茅以望見台斗咳舌之末光仰惟一世之儒宗文師天下之鉅人長德謂之進而不拒便得瞻仲尼之日與見老子之龍後進之士如天之福何以代此進越皇恐

與本路張郎中

某皇恐小稟女夫子脩職郎新泰寧丞陳經工於詞章達於吏事早年中庚戌榜前任主吉水簿今茲之官汎舟之役道出臨川仰慕一代名德之尊願瞻入使光華未敢望戶郎不拒連教謂進俾得以觀道德而聽教誨不勝後進之榮躍

某皇恐再稟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自努之先驅少吏顧追隨歸埽門舍人而不得敢謂台座攬轡之初小子奏記之日遽蒙洒篤士之墨剡陟明之章先之以照移申之以奏牘舉

詞褒榮恩意山義蓋下上紉生殁示而未敢忝者顧搢紳先生未見而先叔邺之老自榮懷罔有藝極空臆推謝萬不一陳仰惟原省

與本路提刑彭郎中

某皇恐仰侍天上知己二十年矣與推致雁行進剔進超致迫切之恩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自弩之先驅被二星之末光全慶畫護粗安充藏窃斗食以活其弩未在西曹遠滿之科荷載恩私畫室同心也宣念此兒自幼訓以一卷之書年十有八嘗忝鄉薦校能淺陋竟以門才而進故随在千官之底仰惟台座一世之儒宗文師四海之鉅人長德餘論所及枯枿再春敢望不靳筆端膏寸之潤誕寘屬吏薦墨之後或以奏課或以察廉或以陞除或以十科或以所知一字拜嘉皆踰華袞靡有細大莫非異恩弟得在狄梁公桃李之門某死不恨矣不避古人舉子之私上干需使拔士之牘一寸丹心不任惆歎嘗預禀矣

謝隆興張帥薦大兒

某皇恐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牛馬之下走仰依台斗之末光玉振之所開明慶雲之所覆露受容受察成始成終此惠已萬萬不啻矣敢謂衆國士之知度越百輩特洒薦士之墨剡發陟之章孝友學問慈祥公勤顧小子未能於一焉拜舉詞難并之四者矜其榮則華袞未儔較其恩則岱宗猶輕父子懷仁糜捐莫報泚筆推謝未究萬分仰惟台察

荅趙戶　送糟蟹回送黃雀并黃雀肝心醬

糟坵郭索久矣寄絶交之書詩人審言惠然送鮮顏之味酌流觴而延問吐黃中而載欣嘗以籌之瓶之罄矣投桃報李愧瓊英玉桨之雨無披緜多脂與心腹頭顱而俱往薄言藉手不稱所蒙伏惟原宥

送周丞相烝蟹

某皇恐彭蟲郭索二十輩用四明法烝之以獻極知戒殺故不敢生致免使校人畜之池亦不須送與江夏黃祖也一笑既徼且瀆不勝主臣

荅雷運使

某伏以即辰凜秋暑退顥氣肅寒恭惟都運煥章吏部玉鄭天倚霜臺風飛群黎載歌高厚感若台候動止萬福某漁釣一壑遇者弗顧而霄漢綉衣軺一日雅遺行李堕素書重幣以將其意名酒以接其懽誨之養生則有隱居所注之編被以仁風則有晉人所揚之扇休之煥之恩斯勤斯此殆執事將挽回古人之光芒以甄治末造之澆漓而為是舉也不然反躬自視無以堪之世俗感藏推謝之語乃無一二可以藉手報惠也光通之侍未知易日詩不云乎四方既平王曰遄歸又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耆艾敬賦二詩以頌焉仰惟財幸

某竊惟則行則藏聖賢之高致有光有晦古今之盛節歷選昭代則有若都運煥章吏部經世之學遐有淵源華國之文絢於燎火是故立之春風玉筍之班而不為泰分之帥閫使軺之勤而不為淹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頻年卷而懷之退藏於道林麝麋湖山之幽深追隨于紫岩南軒名德之芬香其處也濠ㄴ如隱山之玉草木被其光輝其出也垂ㄴ如出岫之雲海宇係其膏潤自西徂東特然京兆扶風之鄧復自北而南為西山東湖之游往來山谷皆裕如也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而世何足以知之哉天之祐宋為之生賢必不為江右一道計昭ㄴ矣退之云胡不均宏執事樞今日此責將有在矣金馬碧雞之訪豺狼狐狸之問未敢以為門下賀

某皇恐進越再拜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蹤即日恭惟中外尊稚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為役於取履結襪尚堪指縱某皇恐敬致睽懇大兒長孺無尺寸長適有天幸得充負弩之下吏不勝大願ㄴ老先生薰以道德之馥飫以仁義之膏熹之以仲尼上律之天撫之以北海薦士之墨使得為門下桃李廡中病類實如天之福闔族之榮也一寸丹心翼ㄴ悃ㄴ某伏以廩秋暑退風露高潔即日恭惟判府秘書契丈作藩政成民頌豈弟天恭忠貞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棄官十年懸車三載雖未先朝露而自絕於斯世久矣姓名不徹於朝貴書紙不抵於故舊如契丈之賢而又有四十年與游之雅而亦不敢以一字相聞雲泥相望車笠相遠其勢則然耳而風誼扶俗意氣邁倫不遠千里遣一介行李墮雲錦之書訪生死於寂寞之濱篤久要於平生之言此非今人之事也古人之事也顧施之於獨冷之閑人則所謂賢過之

者欲推謝有隙萬此寧足出處殊轍何從晤對鄉若太息願言乃玉
在躬以慰吾道即歸視草

荅全州知府陳秘書

某皇恐再拜啟問奚家台嬭即日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不被伏
辱回第二蕉斑箔非環堵之所宜有奇拜嘉珍感之至

荅虞制參

某伏以維孟之冬新寒告至恭惟恩館制參直閣燕居潭府德名彌
高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棄官十載謝事三年老病摧頹幸安
舊里慶雲之蔭景星之光實衣被之換厥元感幸萬ㄧ惟東序之
金鐘大鏞西望邈若天半安得小叩春容之聲以欵謏聞敢請謹緝

緇而遏戒羞服即膺一札十行之詔徵歸三事大夫之班
某伏自壬辰之秋雍國老先生倦台鼎拜孤保王諭蜀父老之日面
請鈞旨一見東閣之行高行瞻琪樹而聆玉振乃知傳鯉庭獨立之
訓贊揆路奮熙之功自有人也窃嘆此生端不虛矣回首舊事
便三十年人生幾何良可太息野人既歸林下而直閣抱負經世致
主之業潛稱韞櫝自歡其光不屑一出而一施之使朝家不獲奮舒
庭堅世濟之用天下不睹韋賢元成相業之縱獨非缺欤遠辱雲錦
之書當草ㄧ叙報是時舊疾偶作令女壻陳函代執管城至今震惕
開州人再至乃能具短書以報伯仲長牋之辱先老生銘詩并以呈
似兹不重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皇恐再拜敬問恩閎王嫂即日冬寒恭惟尊ㄴ幼ㄴ受祉山則有
委不外蒙寄贈紅紫素羅下拜珍感之至發羅木綿各二匹聊伴空
函匪報也兒輩辱問勞長孺次公幼輿皆之官未及奏記以謝先生
長者之賜也

答虞知府

某伏以良月有做霞氣高寒即日恭惟恩舒判府直閣脩作長城卧
護國西威惠用章天人咸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ㄨ十有
五矣已迫夕曛未先朝露微我故人燭之以末光何以遠此蜀月楚
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牀聽雨握手論文以寬此心之鬱陶願言
金玉大業棟幹皇家即奉緑綈遂賡紫禁

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初得瞻北斗之碧
梧鸞鵷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盡在魯矣
盛德有後老身定交自賀而得之也語離一星晝思夜夢曷嘗不在
鉅鹿下某棄官歸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三請還笏始得俛之寒
灰枯草過者掉臂伯仲間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珠玉之唾訪
問生死慰存皎寒詞旨劬愉意氣傾倒老病餘生抵掌頓足覺生意
頹回霜毛再元也惟紆世之學濟美之才小淹外庸日竚光顯如范
氏之竟夫呂氏之晦叔此所謂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便付了也
短書以謝其長箋之辱玆不重出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恩閎王嫂即日冬寒恭惟尊ㄴ幼ㄴ受祉山則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委不外蒙寄眄紅素羅太平治迹老先生制集下拜珍藏之至建本
詩集一部木錦一端聊伴空函匪報也

答湖北唐憲

某伏以即辰良月應期初寒戒候恭惟提刑太中尊契丈體上好生
作民司命霜凜百吏春熙群黎天人孚佑台候動止萬契福寀玉姪
受祉無艾某老病餘生死灰不然責者所棄舊者所忘也今茲遠蒙
一介行李墮以雲錦之書勞苦寒酸訪問生死此古人感德之事非
今世末造之有者而又寵寄葛洪洵嵓之塵罔非玉床箭鏃之英虹
氣貫岩竇光浮鳥兔者得此隱居扶衰却老之劑仙人長生不死之
珍惜未能死籍之可落猶庶幾臞骨之再腴霜鬢之又元也九頓以
謝嘉惠系百言而未宣寫耳小兒幼輿孺子不足進於先生長者之
門仰屏拍賁之暮下自愧素餐勿返賤職而挽留不置恩禮益篤老
懷感激何有終窮出處異轍安得再望見青天白日之清明願言愛
重盛德大業即還雞翹豹尾之班

答彭侍郎

某伏以即辰雲葉獲霜風刀翦水恭惟觀使侍制侍郎尊契丈淵兮
萬物之宗游乎丸垓之上天人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之身已
迫夕曛未先朝露芒寒旁燭君之餘也極知孤操逸韻高蹈事外闚
扉以謝龍徽下惟而對聖賢名乎可得聞而其人不可得而見曲肱
飲水其樂也夫所謂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不賴固窮節百世當

誰傳者耶我欲從之慨其室則通也奉教告洒然便對面豁然頓失心疾吃ㄈ王秀才定不凡耳已納渠惠顧當揮羽作一日談也諸封胡孰仕孰居皆未及共戒語辱諏及兒輩皆景升兒子耳長者記憶以榮以感未見願言珍重以棟斯文

答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膝奠昏命雲師來同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文集芙蓉以為裳折若木以拂日天人盡獲河嶽合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併至幽獨無俚有可樂者其惟海內名勝平生故人一笑一談一觴一咏之間乎于江陽萬山阻海內姑舍是也煙火相接雞犬相聞如我二人尚可諉曰疏乎哉一居白鷺之北一居青原之東一葦可杭而其室則通其人甚遠每一念之作惡數日屬者奏記以寫我心以管城老矣罷於傳言亦鯫駑爾拙於寄聲心之精微欲徹於下執事何踈而徹也答教之返貞以致報李也把翫未釋而漢水白錦又將一封雲錦而至矣金聲玉振駭洞几杖華星秋月淵曜耳目雙籧佳實千顆勻圓初疑得成紀黃龍之珠又似美王孫精金之丸驚喜自不敢專饗偶有剥啄納謁者贊曰麴秀才也亟延上坐入坐觴而姐之欣然兩家之難解洒然五斗之醒未矣古謝不敏末後一語惟曰后皇之嘉橘與臣朔之桃爭歲月論春秋云

答隆興張尚書

某謹已公牘以謝官壺之賜游奉貢翰以示意氣之勤且分似於湖

先生之金書兼之有于家問之新刻至於君明臣良之大字赴官臨
風之留題大篇短章日光玉潔銀鉤鐵畫屬耆舊篤翔至窗牖前窮兒
驟富降拜驚喜榮感萬斯某屬當奏記以謝大兒墜陟之章繼屢報
教再有後日特判之議得玉汞劍敢萌此心一諾千金益深謝臆附
見於此併祈台察

謝彭提舉南昌薦大兒

某朗承召節以趙介圭入覲亟奏記以賀履復哦詩而餞行在野人
既蒙報琚之成而大兒復被薦鶚之表建請擢用式勤臣工至於趙
尚行能之著聞廉謹剛方之獨立一之謂甚四者難并華衮不足以
諭褒嘉之榮秦嶽不足以擬恩紀之重降拜銜戢謝詞周諄將藏之中
心其言之不足仰惟台慈賜之下燭

答李厚之知縣

先丈竹林先生銘詩今驛送呈似剔股事恐非不說於教者政犯鄂
王府之大禁也故徵其詞秦漢以前無塔字韻書云浮圖也故易為
榻亦傳以豫章懸榻之土風望示報庶不作石頭砌耳

答胡撫幹仲方

某伏以即日近膺如春恭惟仲方撫幹學士鄉兄賡賛戎閫天葉賢
哲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世所擯於道旁者每蒙書札訪問生死公
自為德吾何敢也吾州又添一詩人真足為
青原山賀矣龍山十詩其味雋然而殊有後山風致使阿温老兵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追恨當時坐上初無此客子耳嗟歎不足卷而復舒無論餘子老夫亦當避路淡菴先生有孫季永亡友有子此何可當也來歸通止豫為兆喜願言珍重墓家即以鶯墓鳳閣貯之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六珈九鳳月上即日尊稚均祉餉乾桃及書箔佳甚降拜珍感兒曹荷聲次公子前月二十五日秩滿計漸當歸尚未至也

答王晉輔

某伏以即日臘雪瑞歲恭惟晉輔上舍鄉友茹古之餘神介尊候萬福某老病怯寒方閉隱於臍以附似紅之火乃蒙一介行李踏瓊瑤之迹詒書札以慰存之北果相燭惠然朋来今夕濁醪真不孤寒須專春二字小俟霽暉呵筆灾研勉為作也願姑徐之近詩未欲拈出幸察

答周監丞

某伏以若歲春秋益國已免具奏記贈我錦綉乘成復講於多儀高詞清鏗笙鏞以間至寶琱琢金玉相其如遺百味之蘭生俯以四老之橘戲淮泗入舟之白湖海半殼之黃初疑食指之子欺頍使飽涎之泉湧銜戴不淺憂虞實多昔歲有北杏之盟比敢為於戎首今茲報東門之役罪難逭於過先顧夜豎於降旛勿後来之及施頍首哀籲操心戰兢謹具劄子摧謝仰惟台察

與周監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伏以即辰平地尺雪光霽益寒恭惟致政提舉盩寺鄉丈欽灑餐霞御風翺氣與造物而同遊與春初而為鄰三神交歸純嘏畢至台候動止萬福金臺玉堂之室安期羨門之婚尊卜幼卜錫羨惟鈞某主臣敬以今茲嗣歲將興瑞策遇泰陰外陽內小往大來是為君子道長之辰正應五福類升之慶某生涯短褐行李長鎩顧隱於臍方縮扃而如蜎風其吹女竟煖高而似春敬上三百一斗之觴御祝千二百歲之壽謹具劄子陳賀恭惟台察

某皇恐上覆吾州大禁不敢以茅柴觴綱帥司襟帶堂醞乘壺北果四奩進越為壽衆不麾去有萬其幸

慰秦宰

某恭聞謖堂太宜人壽考康強弗祿無艾如魯僖之母如戴勝之仙謂宜萬有千歲以享榮養不審何遽靡已遽至大故聞訃悼心怛然恭惟愛孝如魯子純孝如考叔驟罹哀疚何以堪之某老病待盡不克奔弔故脩尺疏以寫慰不腆奠儀布之別楮恭惟台察山川悠遠護歸勤止願言裁哀以襄大事有委不外

荅福帥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梅歲餞雪柳風迎春恭惟判府宏撫閫學尚書尊契文上即閩府移鎮藩臺尺五近天一星朝斗高厚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與病偕昏會而集夕瞑無幾朝露未先天上故人懷之載之以及於斯也新除冢使頤似永叔覓蔡以迎頴然上意有在當如君實

赴陳而過閩為曾後智而任安先書已重知不敏之作矣至於藴司
業之酒錢蔡君謨之玉鈐羅池之蕉荔嘉惠狎至拜賡未暇瓜牛之
廬殆塞欲破慳敢忘恩意南山之竹不足寫此懷抱也襟堂新記示教
古人兄弟雖重為郡漢人詫為盛事務之風話特未覩祖孫先後造
建戟熹於元戎之閩宜潞公德盛之堂其子作之牧記之豈若當家
之坡自記之乎終妙好詞前無古人矣悤詩寄題別構録去或可附
記碑陰否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登鈞樞以世厥官

答贛州薛侍郎

某伏以即辰老夕特臨寒暄方戰恭惟判府侍郎尊契丈卧護上流
外撫百粤惠化威譽民頌天迪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犬馬之齒今
又十有六矣棄官於壬子之秋乞骨於丙辰之春聖恩特異玉音宣
諭京丞相云楊某官簿之年未及章却復上至己未之冬乃得謝其
衣冠長為農夫以没世矣道旁老櫟過者不顧契丈不我數遺反我
寵榮尚珍鸞墓樞府偕緣之雅若鄙春秋必脩時事移書以訪生死
送酒以通殷勤顧僕無淵明之高公有王公之賢公奚負於僕乎有
愧於公耳鎖江主人能置酒願渠月住莫終更但賦山谷之詩以抒
銜戢之衷也然天生大賢必使澤四海豈獨淪之外庸以私庇一野
人乎前言戲之耳魯公平易近民之政王襄中和樂職之詩類非俗
吏所能為也下轉上聞歸岩鄙東鈞樞可倚而竢矣惟貴珍大業以
對越焉

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台春寒恭惟尊丨幼丨受社山則益公與野人同居一邦信如諭第野麋山鹿畏入州府已未之冬聞益公新樓落成即駕柴車一往觀焉而州郡掐以公讌縱以臺餽是樂克從子敖子輿無戒心也因與益公相視而笑一揖徑歸雖却其禮而得免焉自此每有相思折簡而已蒙故及山間有可委者

與新吉守劉伯協

某伏以即辰天氣澄和風物閑美恭惟判府大中十乘啟行五馬南來千里載歌三神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齋宿奏記以逆執事之顒仰惟財幸

某蓋嘗遡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而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偕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脉不在執事而誰在乎宜其根諸心形諸事賦諸政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郴江之民至今手之舞之居州適有天幸上賜仁侯然州民則有其來何暮之歌望家必有無疾其驅之詔朝野爭賢若為應之然後寄徑乎即宿鄉月之躔橫驚乎簪筆持橐之地政未遲耳某也亦歌暮一人之數者輒採民言哦為短啟以代乘韋之先或辱一覽而抵諸地

答王監簿

某伏以即辰春事強半寒氣未歸恭惟判府監簿契丈至孝欽承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O C

蓮天棄思孝履支持萬福某老病餘生終日僵卧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柴門寂寥無雀可羅而況長者車轍乎敢圖荀龍薛鳳伯仲之間尚遺忘先相公翹材長鋏之下先之以一行之書申之以式玉之李勞苦之緘彌勤加遺之儀益腆父老驚怪泉石焜燿自顧一黃冠野人莫測其所以得之孫弟極其所以感之切多言為謝萬此有足耶未見君子願言念門戶重大之寄依聖賢毀瘠之歲古有韋平今有范呂皆父子鈞軸後先衮繡茲老夫所望於門下者其勿與庶人之孝競一槩之苦

某恭承介弟旆旌惠然昭臨袖出伯氏尺素之書面授相國言行之實付以紀述託之以銘章自視涼陋之學久矣就荒絶窘之思槁乎將落燭之武所謂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安能摛振藻以頌盛德大業之萬分寫大勳鴻烈於千載使與皐伊先鞭周名上風乎欲披襟則在燕拙為已僭欲避席則在交情為已疎三省九思累日不決而介弟言之而不置迫之而不釋閔免授簡惴惴廉寧然尚有愚者千慮之一吾家子雲不云乎水避碍則通諸海人避碍則通諸理者六一先生作范文正銘其間書文正與呂中事極有典則務從忠厚而范氏子弟不知六一之深旨徃徃不慊此意已託介弟口傳於足下矣十月之交可遣使來取也

某皇恐再拜敬問相門玉姥即日恭惟尊幼茂介春祺令弟府判郎寧縣直閣府判司令棣鄂八龍孫枝九鳳受祉山則廬陵有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九十九終

不外頒眠筆墨香茗蜀圖石器北果腊麋拜賜珍感之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一百

尺牘

答蕭國博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景伯國博鄉丈教胄溫衆物望歸赴矣衆可大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自權自棄之迹惟幽屏之不遐淵潛之不深姓名不入脩門書問不至朝貴久矣誠不自意平生故人不問雲泥之異勢不忘貧賤之素交墮鯉對之斜行寫鶯鳴之軟語諏暄涼而訪生死自視陳人何以拜此成均封植棟幹之圃也異時位三槐間兩社者孰非由此塗出願言寶珍之即對越西崑南榻之除以梯乎鑾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年回

首雞聲茅店之月渭城柳色之雨久寄絕交之書矣而三子出仕中
男次公去秋之官雁峯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南浦小男幼輿
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東征逐子如曹大家也必不得已從
其近者莫南昌若也又怯暑行冬春之間乃可作汎舟之役來年秋
次公秩滿來歸老身始有還舍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
憫笑抒謝不莊伏惟財幸
某恭承命成先國大挽章靜庵記文塵封破研遼遼營城久矣閔免
各緞數語以塞盛意公家醬甕當曰吾太公望于久矣呵ㄈ
契家台嫂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乏使否願承命幼輿每蒙燕集盛
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旋瑣感戢不淺寄鉤水芹當為君開色碾春
風煮湯候蟹眼也正恐無五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攬只與杞菊藜
莧之腸肯城借一耳
荅胡左藏
某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姟兆恭惟季鮮判院契丈容與鴛行式
法大府天棐勤肆台候動止萬福屬蒙便了啄門賜以先集已嘗權
謝小兒來歸重拜誨帖且餉以黃草龍目離文矜之以為暑服則大
勝細葛之含風臂之以拈春酒則未減紅綃之裹玉降拜珍投則百
斯感某棄官九年所待一死自分與長亭短堠永矣絕交矣而三子
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長男長孺今六月又之官小男幼輿九月
又之官其勢不得不東征逐子如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始從其近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莫南昌若也而又未能暑行必也冬春之交乎至来秋次公秩滿来歸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閔矣都内之署相州稗圭盖嘗居之矣相業權輿不在茲乎惟珍重以須

荅袁侍郎

某伏以即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奉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寰中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姪成慶某昨日有自城中来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約理明如斧析薪如水赴壑二五兩爻尤為易簡若乘此破竹之勢不數日可了此八卜卦矣何如某旁搜幽討枉却十二年之燈大予掎摭風人等調皆切中二豎所居壓和之目那得遁疾當問閭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贊敬為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得着否晦翁可痛孔堂兩極遂折其一其關吾道之興喪非細故也亦既遣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為朋友唁也願言珍重即看賜環

荅徐用之知縣

某伏以即辰流碭過中高寒已早伏惟用之知縣學士寮舊久御祥琴孝思未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蒙誨帖命成先丈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老病微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代作如錢侍郎仲耕孫檢正之父諸銘吉州設廳諸記皆其筆也惟莆田陳丞相葉丞相建昌張彦文尚書新安程給事元成諸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銘詩乃平生或恩或游之至深厚者不免強為牽課耳今君房遠出
槩說去家當徐圖之或親或令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也
幸小紓之如已就當托黃廬陵轉致差易ㇾ耳即聽新除

答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廩秋適中顯氣以爽恭惟提舉郎中契丈王節光華使
星淵　霜日所映海波不興三神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坐辱
死灰不然平生故人不待寄之以叔夜之書而庇久無退之ㇾ述矣
契丈盛德無兩高誼寡二獨迂梯天之施左顧釣月之灣父老縱觀
猿鶴呼舞賢者自為人所不為野人有以致此客則吾矣遣騎隆誨
撫存仰至先之以東京之元纁申之以司業之酒錢至於寶熏名果
重疊照坐落英橘枯頻回生意冬窻凍壁皆作春溫書史襲生又辱
收補繫人支錫月給某無顙士之才要能使後者見愛而不去非故
人此舉則掉臂在旦暮耳多詞不足盡感之一字未見顧言愛此大
業即還頌之　慰此老懷

某悚息再拜啟問契家台嫂即日涼秋恭惟尊ㇾ幼ㇾ咸集純嘏有
委不外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已交職老身就養小須少男冬閒之官
澧浦然後議此行其上春之間予令親伯珍近方得書過望過望

與衡州知府趙判院

某伏以即辰廩秋一半顯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新拜魚書輟從鷺
序高牙乃建幕府初開神人是孚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齋宿奏記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仰惟財幸

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諸趾公姓異人林立時則有若德莊之詩文
時則有若德老之數晉時則有若從善之才氣漢之政駿唐之白賀
方之福矣今又側聞判府判院妙齡嶄然卓詭絕出揮五色筆草三
千牘福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榮榮光映千佛名經之中鳴
綜壯縣則如京下之翩彩班分月名城則如竹西之寫烏絲晚登春
風玉筍之班已藹秀出班行之譽翩然獻直自詭一塵清氣開衡岳
之雲高吟動湘江之水借曰遠民之福其若海內之望青規紫禁式
遄其歸于淵所謂可倚而竢也某老病幽屏姓名不至朝貴之門十
年矣天誘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趨大府牛馬走之下隙悃之修敬
惟一攬而擲置道旁云

某皇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閎玉娒即日秋清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
則廬陵有可效老聃之役雖以承命
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云初殊未更事幸得充員衡之監稅仰
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各有一天也僭以慶雲照以德星需以膏雨
舍魯何遠矣不勝舐犢之私仰瀆聽衡之公無任主臣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幹丈直閣過普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歲十二月入城見益
公云仲氏十月一日不祿某聞問驚悼涕泗交頤不知到官幾月竟
以何疾而終天　丈人三子十一孫惟先丈仕宦方將光顯而遽罹

大故頃親萬里護喪紆灘瀕出已蜀歸葬里閭不使其父為旅櫬客
魂千年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孝老懷忽聞永歸悲喜交至歎重歎
亶久深無消息昨日得季子周報老疾之身久罷慶弔一二日間當遣
幼輿奔慰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宜節哀以終大事不悉

答南豐陳宰

某伏以流碭過中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契兄三月報政于
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上奏記以謝先施未見願言
愛重不啻之業對越選表之除至望政℃
某閒者濶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諼遣騎墜誨再披三讀恍
如瞻清峻而聆深珍也嗚絃幾何時而學道愛人之聲與風俱東以
不顧故人相存之意誼風廩然足以追舊俗而回之感嘆不足摧謝
不莊悚仄悚仄

某再拜敬問契家玉姥即日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不外大兒長
孺前月二十一日已庀職南昌小兒幼輿咸陽客舍每辱臨存尤感
故意之長也諸司惟俞漕甚厚今納一書因便送達契兄何待於此
徐　無一日雅頒昵麗參至感徹筆二十枝聊伴空函非報也

答羅必先省幹

某啟清曉已專僕奏疏酏慰尋當聞達行李交至伏辱　筆赴告披
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即宅里又為之喜也即辰秋寒之初

緬惟息肩小憩孝履支福乍歸豈無可委衰事有地有日吾京丞相
親與某言渠家上世皆用浮屠法葵之水火每歲寒食只來江皐酌
酒三爵燒紙錢數束即是上塚而京丈少年擢第致位左輔可以見
景純風水之說之謬矣景純自遭王處仲所殺子孫亦無顯者而後
世猶惑於不識字之山人仲謀俯鄉家屢遷考妣暴骨再三以求富
貴反招短折之罰老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願勿泥此不悉

答本路安撫張尚書

某伏以即日一雨既霑顯氣初爽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德履星
移躔次翼軫元帥崇崛上流繁雄五月政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
福列仙之嬉受祉娭兆某老病罷畎受一廛於二天之下齋宿奏記
孔夙不莫而兒輩未行之間誨函已從天而降矣宜先者後宜和者
倡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洗此怍也惟老牛舐犢之私仰恩水壺玉
衡之清退而省爲謂借不速戾於至公亦當見笑於大方散圖仁教
谷賜恩書垂華星而落雲錦諏茹煩悉拊存劬愉先之以不忘於湖
牓尾之陳人申之以尚憶蹇叔生上之半面夏諺謂耆人多忘始亦
信之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初當此若邑徵仲尼上律之天情
之在上子美突兀之屋庇之在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來誨諗以
舊令小縱謂輩不聳聊致詰　使承後者省力父母昊極之德何以
尚此某與老妻相語府恩若此深厚感甚至泣也至于某不才多病
之身一生寡偶幾覆車於太行沉舟於呂梁知難而退棄官九載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禄再期寒士仰此五斗豈願尚幽獨而取高譽辭實福而要虛名哉
先人門户日就坏隤已既不仕而其子亦可以不仕乎於是驅其三
子使皆為吏非父驅之也不然子亡老身煢然獨卧空山
豈得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索居無聊於是投其隙而進迎養之說
重告之曰汝則順矣其若以身累人何汝獨不聞夏諺云予中人十
家之産寧日增一斛麥無或增一客汝既窃禄於使家矣又挾而父
與而母以惟是能為主人不增麦而及增客也可乎父子既似桓山
之鳥每念此兒之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不知此聲胡為已上達
太師之衡聽乎得兒書云尚書面命之曰而父昔來西山南浦皆有
光華及讀來誨則又曰江山寂寥久矣一傳先聲下至草木魚鳥皆
喜色又聞有傳台意者云將掌倫方伯連帥之職加待之以未至客
右之禮蛙廩鶴料亦與絓粟牙檣錦纜亦與浮家蓋父子窮愁之所
願欲而不敢請者我主公皆逆探其心而不靳其賜矣如是而不感
如是而不就則木偶而已耳少男幼輿方為裝以赴漕之監河將以
良日行姑候其行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卜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
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云言爱重盛德大業即持
鈞樞以福禄四海云

答謝提幹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千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
又有韓楊之擬尚書固不減柳文若名德柳何望回至於某尚不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充柳之衙官筆吏而況韓子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而尚書為最所命不應讓但作傳之說若作家傳則家人子之任非外人事若作史傳則命於今上慶元卜年日歷中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官某臨江人也云卜如某脩孝宗日歷作張魏公欽夫李壽翁三傳是也今某閑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吏議乎墓銘神道碑惟命

答虞知縣

某間者濶烏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授讀三過喜如之何蒙封示直閣文萬金之書寄聲於某商略所書令祖雍公言行以歛議襄陽兵事冠於篇首恐未可也篇首正當書紹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殲渠魁國之再昌舍此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有警本路帥漕戎帥請發兵而雍公不許妄動卒無他虞此特書之篇中足矣未足以冠篇也又謂其文名雍志此某未之前聞也前輩文集中止有曰墓銘曰表曰神道碑而已今創名曰雍志此為何等文書乎恐傳笑文士而後無傳也某今所陳者大如曰不可則願請儒宗文師一代大手筆者為之某當再拜而避也

答建寧府傳內翰

某伏以即辰顥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徽學內翰報政代蕃易鎮河股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歸與待盡雲山徑不與東西行者會雁亦不我過也欲往一字其道無緣獨有其人甚遠之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遣騎墜教字垂星文語洗晴雪忽覺致身李中丞之側喜如之何家集拜賜三世文獻一朝快覩翔南宮望即與游深厚懷知永肩讀二三策未竟而泪落不能收也元穎既佳又恢學落思軌無所事ヒ十襲珪璧時一啟仰思王公而不得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焉占謝未詳願言愛重斌德大業即持鈞樞用畢能事

答泰和卓宰

某病身無偶搔首忽ヒ偶聞剥啄柴扉者捐衣出問則詩家者流寄聲訪問生死者披讀驚喜即辰良月初吉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丈惠化告成為裝王觀借留不可神人其依台候動止萬福送以快閣新刻真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多荷多荷儆惡詩輒

往二絶句山谷有靈當笑小兒強解事也打謝不恭竦仄竦仄

與周監丞

某卧疴空山祇有不如咫尺不見實同千里方寸尊德倾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臺獨立一世之表三神擁衛台候動止萬福某皇恐小稟昨晚蒙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某本以老病棄官還家求以休息而東西每歲建堂ヒ之陣以夾攻之豈特楚人一歲七奔命而已無地可以詭姓遁身者忽聞慈命頓解天殺敢以聞禹漢過不先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苦雨未霽恭惟判府古史舍人尊契丈暮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成二天化洽雨路披晤上流靜波神天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卧
疴山野意象眇昏畸吏打門玉字下墜思賢新記儒榮古詩聯翩而
来珠流璧合之言雄偉請之慨然起封狼居胥之意古文雅健覽者
宛然逼真柳愚溪之作崆峒曉日之光章貢秋風之清忽下照蓼藿
之門吹盡冠纓之埃也至棠陰丹筆之語尤足破陰陽家流之邪解
鬼神應泣之大　有功於後學至變於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記章
貢道院盛賦某學落思涸何敢受簡長者有命又不容固辭當欵乙
擬呈別遣人来送求是正也詩為築三徑小亭甚榮弟小圃偪仄無
地可頓去大江二十餘里取材為運甓勞人費財切告賜免此心乃
小安耳也氣頓冷噓呵凍指推謝不莊仰惟洞視

與林提領郎中

某皇恐敬有賤息小兒幼輿愚駑不才初習為吏充員澧之慈利稅
官幸得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屋訓迪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湖　唐提刑

某皇恐敬有賤息小兒幼輿愚駑不才初試於澧之慈利稅官幸得
趙事玉節光華之下敢望情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廈
訓迪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其幸再有稟白先是上狀當以澧推吳
承直璟舉及四員政欠職司令矣一章仰干台造乞特賜令年下半
年或来年上半年一京削以成就其改秩之榮更祈早賜判發至懇

與江陵楊侍郎

某皇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駑不才初習為吏充員澧之慈利稅官遣有天幸乃獲趋事詩書之帥不勝大願仰祈憐仲尼上律之天庶以少陵突兀之屋訓廸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醴陵錢知縣

某伏以即辰苦雨未霽殊妨斂藏恭惟文季知縣國録契丈暮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嫂均度某老病侵加懸車待盡先是談者君子學道則愛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醴陵之民一何幸也廬陵今秋兩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日大田可縱燎今日遺秉又生耳矣湓縣歲事定復何似小兒幼輿之官澧浦寄徑提封敬令一拜丞丈願扣囊底書以振德之所祝愛重大業拭目壁水蓬山之際

與澧州趙宰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大中慕府掌開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宇崇朝三神其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移病引年垂車山藪亦藉其芒寒色正之末光旁燭之也千里而遥何從晤對願言寶珍龜玉翔集孔鸞鳥桑蔭未移天子有詔

某竊觀近代人物耿然獨遠奇絶特出之産過半出於帝家之璿源玉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府大中用周室麟定棣鄂之英漢宗鴻寶秘苑之彦而挑青燈磨破硯著鵠袍與四海九州之豪子鰓生角雕蟲鎪冰之技於饕蟲爆竹之場取先群雄関其口而奪之氣

顧不爲哉至於鳴絃歌有學道愛人之去思分風月有驥足未展之嘉歎澧陽文獻是惟屈宋指瓊折瑤之窟宅也橘頌衣鉢今有傳矣寨屬爾雅而令修於庭戶之間又自得於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者耶敢以爲遠民賀併以爲江山賀非以爲執事賀也

某皇恐再拜故閫馬高車之門閫風方壺之姱即日冬初恭惟尊尊幼亨受祉姟兆某皇恐有稟小兒幼輿愚駑不才試吏之初遠有天幸乃得走趨仰事宣州仁賢之主人真所謂人皆有一天者某不勝大願亦幬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訓告之挈携之震風凌雨今知免矣

答吳節推

某屬者便了送花之歸囊篋細藏之報語在前書矣即辰苦雨未收恭惟景陸節推學士尊親以賓之良兼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玉姥俱慶小兒幼輿之官藍河得託懿戚之芘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何俟多囑唐憲文字再趨之矣

與葉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涼恭惟觀使大資樞使相公珍臺開館皐伊冠倫御風騎氣寀喬離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昔歲吳推遣使詣唐福因之奏記及其還也報以雲錦之華星　之書此惠已宏多矣而又餉以茄子石巨之珍芳紅綃玉膚光映氷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野人蔡莧之腹人世煙火之腸坐覺三洗而九滌也榮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次胥矣先是鈞樞台呂小移大府之躔橐兜戰轟轆作三山之行
竊意皇上未察必謂是役也周公分陜行且弌遄其袞衣裴度鎮錐
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悟其假此以釋寵榮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
主臣敢有白事𠕋者不度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操官吳承直璪舉員
踰七望八已三員輙仰干造化乞賜鈞播即蒙千金之諾以來歲上
半年京削收録之且頒以照牒今嗣歲至矣再遣使了畯奔以請券
牘一類文書敢以給俾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此恩也今
晨始霜病指欲隋嘘呵凍筆畢淒字欷皇恐皇恐宰席虛左止竢我
公之歸告廷風雷四海傾耳

荅隆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判府大中年丈共理帥藩同
宣皇化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不敏致敬山皋
死罪死罪未見君子願言愛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笋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大中龍虎榜之末陳簡若姓名之下如五緯天垂四
嶽玉立顧公出我處相衡不逢庸非咄咄怪事耶台座挈國躋氏之
業獻金聲石之文挾斯具遺斯世干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度宜
也顧俯同濂溪之集章貢　之來淮海何欤將西山之英東湖之
神俟吾墨鄉臨之求偉詞俊語前振落霞秋水之寂寞欤某老矣而
大見有迎養之請大帥詒書招之倘負薪小愈尚堪力疾一往則見
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儂家欤而尺素修好乃辱長者先施爲薄雲

之誼篤矣策馬之殷忱矣負荊之謝皐矣
某皇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候即辰冬寒恭惟尊ㄈ幼ㄈ受祉姱
兆有廬陵委顧畢力某皇恐瞶愚大兒長孺愚騃不才冒試制邑遼
有天幸得趍事介師之門下風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
敢以此自歸於門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

誠齋集卷之一百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尺牘

與余丞相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某伏以大冬有徼霄暉未舒即辰恭惟觀使大觀文丞相上能芸寒造物與游遁霄琅咸若河嶽畫獲鈞候動止萬福恩閟相嗟錫羨姟兆某山鹿野麋之姿夫須獨速之生羌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於人間事恍兮如隔世矣猶有痛掃漑而不除者胸中一點耿耿感激投分之意氣不侵久要之然諾雖欲如寒灰之不燃槁木之不芽病未能也而況野人之塊辱在化工大鈞之播寸草之心未報陽和三春之暉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然雙鯉尺素之敬有虛月矣史涓千里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駕之約竟寒盟於載書不由黃頭白眉高臥隱坐則有垂釣之偃行
則有可笑之覽而然耶抑亦石甃我趾龍覆我艇陸則蒼確之徑水
則洶欻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不作惡數日也若夫清風明月
必思元度高山景行獨仰仲尼皇天后土實臨此心側聞相君潭亡
公府與珠履落之久矣東望佳氣想見綠野之堂碧瓦拂日翹材之
館華屋纖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友顧荒傖魯不得陪燕雀侶龜魚
於上下良長裾彈劍鋏於前後良可憐哉廬陵自乂月十三日不雨
一行槁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以縱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
於今日遺秉又復生耳余生逢此咄亡書空坐待土銼之不煙塵飄
之不粒也老兎盈瘦藤蔓不待寄稽叔夜之書而鄭不來矣三衢歲
事定復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而小蘄於九州四海獨不可施
及於隣里鄉黨乎專走便了奏記東閣略無一物可以伴黃耳者竹
萌五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各一斤進越贊諸公真所謂野人之
芙芹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惟不摽而出之大門之外有萬其幸
天扶柱石人傑蓋梅可不寶之珍之愛之重之以荅揚其意耶以公
歸分之雅尚能為聖世賡載之
某屬者專僕奏記恭聞相逢茲復賤懇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璨頃
蒙鈞慈頒照牒舉辛酉年賜上舍年改官親民任丞相一倡群公並
和今得舉三四員矣嗣歲且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宗文字
敢祈鈞旨顧指與箴特賜發以授去僕以歸脩萬其感恭惟如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恩某實並受之

谷新車輅王判院

某伏以積雨新晴六合清朗即日恭惟子林判院鄉友歸軒錦繡待級班行神介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錫綸言於殿　除州府之戶即寄徑於斯亨衢　者予惠我無疆言之不足寄贈潭帖古碑白燭皆清且佳敢不重拜唯為斯文自愛當有夜誦子虛者

與衡州陳通判

某伏以即辰景迫凋年霜酣露日恭惟判府大中分月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不憖耄及慕用下風吉躅頴洎徽名詎者邇未擔進賢之冠輒進保全軀之頌式竚驛百怨飛鴻行某盖嘗究觀近代之人物所盛莫三山若也而所盛之中莘乎冠首孰居太丘子孫之右者前有兩博士之制科後有一樞相之斗魁磊ㇾ相望日杲星垂宗不乏人執事以撐霆裂月之筆收片玉一枝之名清風震山游及破竹年甫強仕而聲已溢世昔人謂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以展僕則謂治中別駕亦未足以展執事也然東坡俘杭濂溪俘處在二先生則為不遇也矣顧不為兩郡江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衡湘為執事慶而以執事為衡湘慶今人恐未知耳若老杉之人方幽屏待盡猶及見執事之翥鳴也及今相聞獨不可乎唯執事財幸

某悚息再拜啟問台閫玉嬉即日恭惟尊ㇾ幼濡受桂山則有廬陵

委願奉承之某皇恐偕有至懇中男次公不習為吏曾試識征遼有
天幸乃得走趍服事於旗纛旄麾之下親炙薰陶於宗師道德之側
抑諺有之鄭渠無旱畝崑山無礦土前之說以徼恩紀之榮後之說
以旬樂育之惠惟執事垂意焉

答范監稅

某伏以凋年受代嗣歲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丈新除近天神
介台候動止萬福某閒者濶焉久不聞問乃心尊德無頃焉置恩攬
誨帖驚喜不勝恭承來諭知先集刻印行矣傳功將有分賜於野人
者病眼作花苦無異書以金篦之日候此賜如饑腸雪轉而望肺蹯
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未見願寶珍大業立侯明廷孔鸞之集

答贛州張舍人

某屬者行李還返因之奏記以謝嘉惠且一再思以妻姪孫羅令瀛
為門下薦乞特輟今年上半年首章京削以為破白之舉茲辱遣騎
璧以玉字之書諗以金誥之寶大帥之槖兜戟纛曾西柄而東風已
先到河陽之桃李寵恩特達何異老身之親得出於其門也多言不
足以寫中心之感官壺拜賜臨行遺愛而不忘一野人況十邑之甿
乎書吏續食併深御戢餞行二詩別紙呈似依依知己之意抑亦見
娀兆之一端云

與湖北傅提舉

某伏以即日由元至人猶寒已暄恭惟提舉寺丞登攬霜清寒承嶽

動百吏震疊群黎謳謠天迪神保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拜首
奏記謁者仰惟財幸某半生漫仕十里九山常推輒局顧獨有負特
而矜喜者不曰盡交天下之名勝乎而其尤者則未有過於草堂一
家之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公同朝一見如舊相識繼與郎中
公同朝立談到金石處最後與內翰公在朝則遣羽在外則合符僕
之於執事契仰不薄也然有遺恨者識機未識雲觀元方而未覩季
方也揩紳先生曰執事詩似父似兄德業節槩似二祖其氣亦宜過
之無不及也而乘尚孟博之車董壽昌之庾宜乎否也執事惟小須
之時有求於執事非執事有求於時也某老矣病矣已棄人間事矣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言天下之事矣然猶惓惓於執事者而
不去詩人不云乎空餘見賢思忍渴望梅顙執事幸無忽
某皇恐再拜僭問列戟拂日之門安期羨門之嫏即辰恭惟由尊及
稚趨介春謀某也里居病廢無一事可以効牛馬走之役者願承命
戒某皇恐致敬之初不應及其私抑閽之菟彼柳斯鳴蜩嘻亡言大
者之旁小者無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駭不更事初學為吏今充慈利
鹽稅之員遣有天幸乃獲走趙服事一世之先生長者誨云鄭渠無
旱畝崑山無礦土前之說願以徼福繡衣使者覆露之恩後之說願
以沾句文章巨公教育之恩惟執事憫之

答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發襲六為之學摘駢儷之詞如遺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尊豈僕敢拜敢以歸納仰乞賜知趙戶荷領略[illegible]令之辨渠於
台造旦夕必自呈爵里也某皇恐復有至懷南昌令孺乃某長男
也不才試邑適有天幸乃得趙事綉衣之下風敢祈先生長者賜以
萬間廣厦之庇或他時考察所部官吏之殿最願沾丐薦墨之膏潤
寒士寸進繫此一援手千鈞之巨力抗之則九垓之上棄之則九淵
之底惟仁人動心爲不勝祈扣深切之至

答臨江葉守

某伏以維仲之冬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流化名城暮
年報政民樂豈弟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今茲書雲舊絢迎日舒
長陽氣潛萌君子道長哀對尒至瑞慶大來某以國卹不敢哦爲ㇾ
拊缶之音爲巍ㇾ大厦之賀及勤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錦之書月
對華星之字三復九反清風襲人又重之以縹玉之酒金漿之醪先
薦屏攔洗琖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纖沙雖之酏酥程鄉之若下風
味勝絶何必喊烏吟窓凍壁擁生春温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先生
之聞孫祥刑使者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文學政事兩有家法
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風自北而南洋ㇾ盈耳也乘此一陽
之復遂膺三節之台經登春風玉筍之班某也蓋日望之高蓋列榮
之門安期羨門之嬉即日恭惟尊ㇾ幼ㇾ受祉山則廬陵豈無一事
可以效牛馬走者雖以承命

答本路彭提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屢者上記以謝知薦羅親之恩蓋出於聞而知之既而羅来訪
具能言契丈所以延佇者甚厚既飲食之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
其擾清治誠不少也愧感何以已茲衆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
兼以石刻且屢妙句寵和壓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舊苦臂痛偶三
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請女婿陳丞
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萬安趙宰

某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朝議契丈鳴絃政
成民咏惠和神勞豈弟台候動止萬福近新進奏判院魯仲鄉相過
極談龍頭書院絶境江鄉未有恨不得飛墮其間觀文物之盛也茲
衆遣騎墜教有霜柑黄雀山藥之餉厚意所臨拜受珍感舊苦臂痛
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請女壻
陳丞載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陰興張帥

某恭承絨翰縈繭重以名酒旨多洗珓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蘵沙
洛之酥酈程鄉之若下視此風味之勝絶何必減焉榮感之衷已奏
記推謝矣別楮又勤親染華皇之字煖律之詞煩休押至連雲無栖
病身莫寄而嚴鄭公之眼獨為少陵野老而青烏窮途易感不知老
淚之沱若也小男幼輿前月二十四日已之官澧浦之監河矣而天
寒既降老妻有小痼疾怯寒特異待迨春微和當議往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荅福帥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辰書雲蒨絢迎日舒長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尊契丈
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威惠允洽大小咸若裒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
動止萬福某昨六月間新安福林簿待問来自三山雲有歸者某因
之奏記以賀建牙且謝戟轅出脩門之日賜書告行其中稱某與徐
達書酷似柳子云者今衆高誼不遠千里遣一騎寄雙魚驚喜披讀
乃知此書未達何也契丈幕府肇開魯幾何時而平易近民之聲中
和樂職之頌已與風俱馳與川爭流君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之政
故應如許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而来教乃謂自令似之官之後頃
起歸欤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子丞相本朝之呂大小申公ヒ家先
正大參煙雲在上門户之責不責之賢孫而誰責也契丈勉之頌貶
羅池蕉黄漆園髹器君謨水蒼之銙鍊師蛺蝶之羅歳時雜記又得
異書降拜不勝感戢之至辱問近詩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絶句謹
録呈似未見君子願言珍重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鄂之召先之以
世官申之以韋呂旦ヒ望之
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婺即日亞歳令鄂恭惟尊ヒ幼ヒ受祉山
則大児長孺近又日庀職南昌縣事中男次公去歳仲冬庀職衡之
安仁稅務小男幼輿前月下澣欵行復澧之慈利稅務仰蒙輒及故
稟及有委願承命戒

荅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某今月十一日已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似
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偶然參差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
帝謀元帥公應疇咨自玉虹翼浪之鄉建羅帶碧參之纛恭惟愜慶
某僭有至懇妻姪孫從政即靈川令羅瀛既冠收科能文政幸得仰
事詩書之帥敢乞先生長者特轂慶元乂年上半年一京削為之破
白之薦一紙拈出諸司之和不翅某受此恩也拳ㄴ至扣

荅臨江葉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猶寒已燠恭惟某官暮年而化千里而謠神
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黃冠野夫又逢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
如蔥躋彼公堂稱觴介壽隔一帶水罔克駿奔寸心悁然獨有跋ㄴ

乃蒙特遣行李墜以玉書慰存劬愉訪問生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
占謝忽草何以報德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我賦是詩以為善禱
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為善頌云

荅除興府張帥

某伏辱專介疾馳中宿而至手札下逮累百其詞報以大兒屬疾之
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以生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曛夕
問及復商略家藏萬金之良藥輒以餌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以灶
之小變則為之戲頗小退則為之解顏竟與起死可謂更生最蒭小
官受若已子熏載鞠育之恩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亦得大
兒親書報以小愈唯是啣恩載仁不知所報抗回之驩顧印之龜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慊曲衷之萬一也以謝一二仰惟詧省

某恭承行李抑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門者弗越於信次先諗之以兒疾之小愈申告之以兒體之復初深惟生死肉骨之恩私竊覺河海華嶽之淺鮮何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今此兒效死門下抑折肯絕筋而後已奚服箱歷塊之足辭雖不足於使令　僅能執筆抒謝於後矣不勝主臣

與湖廣撫領林郎中

孔邇恭惟驩慶某小緩脩賀乃辱相先偶以三子俱出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臂痛復作自此恐與營城子永絕交口占刀筆吏摧謝併惟大貸

答安福徐令謙亨

某伏以即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惠化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某生無他好而惟文詞之好近世古音絕響久矣談學問者薄之以為技鶩儷偶者毀之以為淡於是退之之五絃可新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誠不自意彭蠡之濵有執事獨奏人之所莫奏而味人之所不味頭白肉黃之叟窈伏林下聞其風而悅之豈不屬垣其霖雨高山之遺音梁指於函牛獻黿之惠餒哉大兒長孺曰翁嗜之兒有之當翁奏翁唉也斗斂敢簠永始云獲而大瑟中琴山膚海錯畢陳於前矣滿聽清鎒大嚼雋永何其奇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遠圖如總壁記見勤民之深惻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畫記續愚溪之斷絃每窈嘆惜古文其遂息哉延斯道以炳來者不
在執事其將焉在楙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宏
某皇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為甚且如貧家歲收米鄉小斗
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類推也恭聞
使司移文委本州趙倅同吉水秦宰監和糴米一萬石此聲一傳民
戶驩懼若秉去秋八九月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而使司之
命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糴乎萬一州縣奉
行則號令必峻追逮必急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
下燭民瘼特與改命速行住糴則一邑生齒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
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秦宰有公劄子來求某一言於使
臺併以呈似

荅絰左史張舍人

某忝承一介行李墮八法親書寄以三碑拜受竦感遶此小溪驟漲
春雨斷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以利涉者而又埜人蝸牛之廬門不
容轍巷不容軒元戎小隊麾壘拂旌絳天前茅所次羅閩所呵
將何以捐之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土摧謝十分未見其一端也霊
川羅令瀛已荷季諾賜以稱章敢望終惠

與周丞相

某累得謝幹覩書云丞相許為其先碑題蓋今此文已就故季陳情
持以呈似文有傷理有避碍者害辭者願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

一師用先是石人峯詩仰勤妙跋詞藻滂沱源委洞徹盡發曹劉李杜未覩之秘觀者以為某之詩真足以當此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胷中蘊此一段詩評久未吐出特因某而發故借石人峰以裝鋪席如子美之黃四娘艰之ㄈ毛仙翁東坡之雲龍山人半山之方仲永耳所謂周子之凡之前不得談莊生之化為蝶也呵ㄈ長孺次公幼輿前後皆拜薦稱之墨三子之免且有進寸之望矣感恩豈有涯哉

與淮西韓總領

某皇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為甚五月大水自六月不雨至於九月幸而間有陂塘車戽者救得三五分而十月一雨連五六十日高者生耳下者為泥土且如貧家歲收鄉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以一葉知秋也屬者恭聞德鄉魯文行下倅所收糴米又萬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恟懼不知所出趙君即具公文乞行蠲免遙有大幸而台坐肇新慈臺之政仰蒙特免其半此恩不貲州民始有更生之望然此舉若乘去秋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今民間旱後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糴其半則州縣奉行號令必峻收逮必嚴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未忘舊部之民特與改命盡與蠲免則一郡生齒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趙倅以某受門下知遇不淺來諗某為邦民一言有書來喻敢併以呈似

答吉州趙倅

某屬當奏記仰干使廳給榜約束水利事特蒙報施無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威茅賦之謠不寧唯某一家耄稚之恩感而已茲領帖誨命戒韓挹領免糴之言尤見勤民之仁心某亦受賜一之人閒之距躍三百驩以奉承敬以呈似覽畢望顧指書吏緘而機之幸甚

賀本路俞運使超名

某今晚得邸報恭審契丈膺受璽書徵還金闕即傳除目遂冠從班恭惟歡慶某辱在與游之末其喜其忭尤在人先老舅遠路欲送南浦其路無由敬哦唐律兩章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

荅湖北趙主管

某昨蒙維舟江湖迂轡山墅猿鶴驚喜泉石煜耀老病之人何榮如之伏承誨帖加遺少夫元直之藥四客鄉三畫十周栗誌拜受至感徵小詩令以呈似諸公牛腰併歸行李

與湖北唐提刑

某屬者一再奏記尋當徹聞茲復三瀆未語忸伏自台座未登攬之初嘗亟以親戚澧州吳推璟為薦亦閒進拜即辱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許以論薦告以少待此意已不貲矣然諸公間皆薦人來那融未行極知區處不易則今上半年文字已不敢希覬矣某亦敢咄咄相逼耶吳推秩滿近在今冬考仕過足已有舉主四員所大關者所極榮者正患未有職司與合尖之章也二者舍舉舍門下誰遣

者代者夕至則詰朝秣其駒矣嗟乎殆哉岌乎某哉識好惡千捏萬告欲望台座特賜令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吳推一生昇沉視此一舉豈惟吳推感此盡載生成之恩某實並受之諸公所薦多有初到任者似未渠晚也意迫詞危併祈未督過之尤幸尤幸

某恰作此書間忽得大兒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来報云小兒幼輿誤蒙異顧特招入臺暫攝幹官老夫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貲之恩孺子洒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厦遂得託而棲九里洪河逐得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生長者教育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終始芘存而全度之不勝大願

答吳鄧推

某昨晚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諭及唐憲文字事氷氏之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今復往唐文一書就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詣澧浦奉報仍批戒幼輿令時復一提之也懇切之詞不遺餘矣後欲復作蔑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及也公幸察我　花皆奇品千葉無膚弟石門劉氏二株皆未見花　枝葉一色一種也去秋来書云二種非也

答新塗縣鄭宰

某伏以即日稧事伊邇　空悵寒恭惟判縣議契兄學道愛人期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恭上記以謝先施伏惟財幸某屬者遣朝文丈侍即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亦聞棨戟鸞鵠五色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蔚剩欲滿聽戎談以灈軟紅役役卒歲竟乖儆尚遺逮今敢圖誼槩崇崛先我繼好一封雲錦之墜荊扉訪問死生激烈衰懦自視歉然何以稱此惠也侍郎起居狀遂得剽聞便覺玉立長身在吾目中欣遇豈少哉最聲籍甚下轉上閭啓縣故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蓋少須之

答虞知府虞制機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手札中以長箋示以先師相言行要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畢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板二三萬字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比例纂成一編板數字數皆以為準却再示及當為落筆蒙貺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拆封點數依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至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

尺牘

答王樞使

廬陵楊萬里 廷秀

某伏自春時張紃之官因之奏記今月十一日臨江材官持報教以
來天落雲錦以驚以喜端晃廟堂之容生鎮雅俗之節廩然在人目
中也即辰黃花節過風露清峻恭惟觀使文樞使相公叨晦忠君江
湖存闕自天賁祉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待盡環堵自丙辰乞
骸露章三請竢命四年逮今歲春夏之交始蒙聖恩察其非矯僞者
放牛縱鶴以遂物性惟是異數過優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控免帶獲
僥受寵兢揆厥所元徼我天上知已挈携振德不遺餘力曷濟登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江隔而萬山阻未克持謝先辱慶語仲尼一字之褒劉公十部之賢野人拜此榮光赫然下燭蓽屋上衝斗牛矣未占避席之侍願言愛重即還虛左之位式是萬邦

答朱侍講

某九月十月之交於甘道士魯無疑許連得報教二書幽憂滿懷風濯雪釋即辰首冬殊溫恭惟致政侍講殿撰尊契文懸車里門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嬀尊稚均慶某老身幸安隱黃能堂駱輩察其納祿不官鷺股無可割者不蒙見祟而今歲秋熱不照年例特地助祝融為虐坐飄烝炊快亡無奈先之以疝申之以河魚羞而月而後已得書云股肱之疾移及腹心且艱於溷鳥皮啼青竹是在醫法癬不察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飢渴之不恤者非書乎孰使我劇目鉢吟搦擢胃腎者非書耶某娄陳書囊研槧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以酷嗜在此第恨病而力不足耳政使和緩復生能浣此學古之骨而砭此玉戾之嗜耶諏及啟棘窗商之義即問高于益公益公報以二說今錄在別紙似聞所著楚詞解甚奇可得而窺見否獻方之未既而又縱史之又似李公擇戒東坡勿作詩而及送墨也一笑願言珍重用永廩壽

與湖南安撫趙郎中

某伏以元煒和平執權司冬即辰恭惟判府安撫華文郎中制閫雄深連帥崇崛一面攸寄三神所禱台候動止萬福某瞻拜于奏記潭

府之中涓仰惟財幸某窃惟近時岳牧之繁雄如金陵六朝之故國長沙定王之古城居上流控形勝其責任均也二邦大帥異時一二大丞相之閥勞與鉉息肩戟纛者於是乎居焉其不輕而重明也華文郎中以兩京政駿之儒先開平之德望皇朝不土無言之賢旦又實繼一二鉅公之殊轍令修於庭戶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之外作一長城當十萬兵一何韙哉至於賦詩以叱開衡山之雲命駿以殫壓洞庭之波此又其陶鑄之土苴云耳紅塵之騎紫轂西禁日斯邁月斯征某也尚窃遲之退惟老病之身已垂車以示子孫矣天不作緣有如執事一世之名勝如朝陽之光在物久矣而某居覆盆之下乃不得快覩青天白日之清明茲非命也夫然乘化歸盡偶未先朝露之間猶得九頓首徹姓名冒慕用以聞焉抑持以自賀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閣王嬪恭惟即日冬寒尊穆介福川增山委有廬陵之役承命是荷某皇恐白事中男承務郎監衡州安仁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天假之福得仰事禮樂詩書之元帥慶雲之惠不別荊棘厦屋之燾必免震凌仲尼不云乎吾舍魯何適矣惟仁人照臨之

與周丞相賀冬

某皇恐今茲歲在鶉火之津月旅黃鍾日臨長至惟皇上帝萌陽氣長君子是用錫純嘏介眉壽於我丞相於時賀實載集壽觴斯舉而下客某也為賈獨後譚子不至非罪欤不腆春酒有斗其罍敢效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芹子之誠奉上一觴千歲之壽仰惟鈞慈不賜瘴去有萬其幸屬
者次公酹行之官仰蒙一再晏集父子送主致曲示恩又賜之以帥
漕薦稱之書至矣盡矣盡室銜戢抑又聞新作樓觀排雲拂日如元
龍之百尺東坡之十丈皆奄有之一何壯也幼輿次公之歸皆能言
釣誨之云將與某樂之宿昔傳聞豈若身見又何榮也亦既沐浴戒
行李以須皮冠之旣乃前月二十有六日疇昔歸塗之疾驟作委頓
僵卧日惟恃粥如趣生卧沙薄持守九之輩皆絕交矣寸步非杖不
履陳三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茲游不遂茲命也
耶呻吟成聲因得唐律三章敬以獻高以佐工師抗梁之雛以代燕
雀臆對之賀以贖病夫衡命之譬併以聞焉仰惟財幸

答周監丞

某伏以一雪應期三時有望即辰恭惟致政提舉監丞鄉丈獨立萬
象之表高並兩原之峰春祺陽來眉壽川至台候動止萬福某已修
獻歲之慶茲辱行李之臨親染銀鉤鐵畫之法書朗誦玉佩瓊琚之
俊語足華其老亦孔之榮至於餽即之慇懃粲然為儀之溫厚紋魚
異品而雙止良醞盈尊而四之右彭蠡而左洞庭忽登瑣逛滴員珠
而濃琥珀快吸山杯拜嘉載欣摧謝無數仰惟台察

與江東韓運使

某幽屏山間與揩紳東西行者略不相遭仰止繁星之芒寒寸心深
切欲寄雙魚之白錦其道亡繇凝神載馳與江水日夜而東下也即

辰一雪知時歲律適止恭惟都運華文玉鄧山公霜威風生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挂冠得請上恩優異孤遂歸全徽台座及晉之波昌濟登茲感極幸極繡衣持斧觀省民風聖主仁厚之澤沛然潭於耕桑壠畝之上覬鯫幽枉之情淪然徹於莊繭玉藻之下使事有指盍歸春風玉笋之班用宏厥施山林野人蓋日望之某皇恐白事頃因便風當進越以徽州録參戴從政重熙為箑積不滿之薦恭承台翰報之以今歲下半年與來歲上半年京削皆有前議矣仰惻台意蓋以心許而化筆未及也寒士得此何福如焉乃知貴人多忘閑人言輕之說未易可以測滄溟之斗升度嵩高之尋丈也敢復僭褻欲乞台慈特轂來歲下半年一京削以收録之不勝大願某亦嘗薦之於徽守任丈任丈已發來年上半年破白之章也併祈台察再三之潰無所逃刑仰惟矜恕未參拜問願言珍重即膺賜環之寵

答徐參議

某伏以即辰景迫凋年天欲再雪恭惟致政參議直閣年丈高蹈物表獨樂事外天巢名勝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推謄已甚所謂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者退之此詩似為儂發也年丈官簿年齡尚能記憶當未及古稀之數恭聞挂冠神虎懸車里門無乃太蚤儒榮之堂于青霄而直上綠綸之誥揭雲漢而下飾斐然之詩何異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投簡所臨不容九頓首而辭避已犯不韙茲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伐石深刻架軸裝潢不日以玉牘而衷燕石以繡鬣籍魚目乎寄似碑本榮不盖愧也未占得見願言珍重以輅加壁聚輪之徵

答胡上舍

某久別得誨帖恍若覿玉樹風前之標何如其喜也示教程試草卷疾展快覿轉圜石於千仞之溪不足為其清駛也敬留録本以矜式兒輩而歸草卷切幸收至願更楙其耘以斂其豐即看冠冕多士之捷親黨以有榮云

答周丞相

某伏以即辰雪後方寒恭惟致政少傅大觀文左丞相國公潭居府中鈞轉天上春回維斗星見老人鈞候動止萬福某漁釣棄物不自意得幸於今日之公旦灑玉字墜琚詞餽節物講歲禮有若均絪禹之為者整黃冠野服手三與首九頓而後降拜敬受焉別占無語以謝嘉惠茲復重陳

答斛通判

某屬者兒輩之官因之奏記材官庋止墮以錦書如渴得泉喜可知矣即辰欲雪不雪入春未春恭惟府判太中鄉丈釋彼喧煩歸我風月旌旄尚濕山嶽用光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嬪咸慶某老矣何思何慮獨念兒輩未免隨牒餬口四方而次公愚駭未更事懼抵官刑為老朽羞徼我鄉友知己深厚託契悃款情之以慶雲之蔭難乎免矣安得廣廈千萬間少陵是也眼前突兀見此屋窮以之示及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丈史君書信已敬受亦復作一書謝之望願指材寘為投達至幸

谷韻守張舍人

某伏以歲事履端春寒方峭即辰恭惟判府右史舍人尊契丈閫制繁雄威惠洽暢忠賢昭假后帝孚休台使動止萬福某堪岩野夫無適俗韻晚綴千官雲片之末行獨得徧交海內之名勝時則有若舍人丈英峙超詣宏論卓詭壞詞清鋒見之使人自失聽之使人忘罷誦之使人驚悸古作之絕唱退之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者非某心服此言寘為置于前哉一別十五年高山仰止之詩夢亦不忘也某自壬子之秋棄官還山丙辰之夏上章乞骸四年三請去夏始蒙上恩聽請放鶴出籠縱魚入海方覺吾身之屬我也契丈赴鎮判欲候紫氣之東來遮朱幡而一見既而聞之已望行塵而不及矣蓋村居阻深去城逾遠故也不謂燒穎未該綠袍益篤裂下一封之雲錦倒傾斗斛之明珠快閱新篇把玩初驚而兵厨名酒未酌先醉不覺頭白眼睛之再明寒牕凍壁之春溫也側聆輿人之誦露冕曾未暮月而仁行如春威行如秋寓精敏於裕和而振寬平于峻整儒者之政故應有此類非俗吏所能為者不在此其將焉在甚賀某解褐初學作吏之日嘗充員是邦之民掾控峒之曉日貢水之秋風今故無恙守今得一代之勝流以為東道主寵光江山瀾拂泉石真不孤矣天意欲雪清旭寒甚炙硯呵手作故人書其始憂匆忽焉混匆也安得再見縱談忘塵尾之落飯送飛鴻而揮於以續曩昔之樂耶願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玉不貲之身式柱斯文之任即還而地以均宏之

谷周丞相

某下稷恭承訓告降拜捧讀驚喜不勝野渡斷橋非勉平叔訪魏野之便中路破店亦非宰周公會許男之所盖嘗以聞矣而未蒙領今得銀鈞而後操心不危慰甚幸甚苓藥且盡矣且屬有叔母之戚亦不敢銜花以獻也新將戾止即圖一小出巖石之瞻伊邇預以躍如

谷徽州知府任寺丞

某伏以即辰春服既成既暄既穆恭惟判府寺丞尊契文惠化允洽民咏其仁天畀其忠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侵加乘化歸盡無秋毫可對天上故人談者侍側渺無前期不勝大願之言乃玉是身式柱斯文延佇旦上雍之從

某伏自頃來于騎居頭之初寄箋南風以寫鬱陶之思以慶人生之貴辱之報之寵問之多上談宿昔論詩之雝下及生死一訪之盟何如其懌又何如其感也樂職宣布亦既許日撫字勞心平易近民類非俗吏所能為者下轉上聞故當不少矣表選之好音應有隕自天矣野人閒之獨後何也戒命先正文集序引命代文將要必得無價乎如夢得乃可序柳文如東坡乃可序歐集不應下屬之某也抑管蒯代置漿欽承之乎欲承命捉簡則不捻覥面欲再拜避席則有負交情牽率下筆以塞下教之辱別紙呈似

某皇恐晉越再拜敬問奕家台嬪即日春煦恭惟尊嫜幼仁受祉山則洎朋蠲紙筆墨皆書囿絶品下拜敬賦山谷去驟畫虎之篇以謝嘉惠云某頃者僭以鄉友戴糾重熙薦諸篋櫝不滿之處仰辱大人不以為疑永及下車而論薦之以京秩奏豈戴君受此恩實某受此恩不翅也

答栗陽虞運使

某老病僵卧瓜牛廬中灑瀕之波久矣沈鱗雪山之風亦不到面懷我故人于千遮萬隔之外豈不欲寄一字寫九回腸路何由子淵之便了朝來剥啄荊扉踏破苔徑三書朋至又字偕來披讀醒心清骨奚翅痊頭風也即辰暮春暄淑恭惟知能軍使提宮直閣恩契文金湯一障華裔牧寧民詠天迴台候動止萬福命戎蓋公書傳僕登時馳達令待報也李江州無半面已轉于俞漕一書或檄亦以書檄來教及事自付便介持往漕司投之又未知俞文肯從欲否便介必能言其詳也先雍國先生銘詩祇俟行狀至止即為落筆未見願言珍重即協必便其始之祥

答韓運使

某伏以即日四月維夏氣猶清和恭惟都運徽猷文流禹勳崇擊隼威肅民二其天神百其相台使動止萬福某黃帽青鞋乘化歸盡瑶林瓊樹清蔭馬依空有陽千里共明月之寄懷豈若開青雲睹白雉之為快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使事有指遂歸帝所以從上雍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望之

某曩昔之夜青燈作花破牕既曉既晨乾鵲鏡舌私自驚怪一寒如此槁木冷厌誰復以春風淑之以枣緼黼之者窈笑未既而江東之雲墮荒林磴泰淮之月入我懷袖矣宇ㄈ煙霏而霧結語ㄈ金春而玉應此其為腸固已百結綠而千懸黎矣而況辣婇之羅水紋之縠雲機之紗以換其獨連之短蓑五星之花魚鼈混之滿東海之碧鱗以洗其蓑莧之枯腸乎九頓首以謝嘉魚猿鶴亦為之呼舞泉石亦為之屈燿也餞行之章燕拙可供一莞乃蒙蒼石深刻濃墨塗澤花綺緣飾覽文駭歎悚懼媿汗永詒作不累蘭恭審都運徽猷策水解漕下之勳某望ㄈ之謝謹列它纂茲不一

膺日邊除首之寵裕陵聖作星翻漢回徽閣華攘雲興霞蔚自非名勝莫寓直廬綬紫魚金蕃錫亟拜恭惟慶幅某閫之也後賀已云遲惟茲孤悰載欣靡已戴紲書而寧賜報殊為執事之勤薦紙有限求者何窮亦安能周及也戴君荷稱感已不淺矣

答建昌陳知府

某伏以即辰公麾有鳴赤煒於赫恭惟判府大中外庸告成為裝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身幽辱何從得一望見亞山瓊樹之餘映願省厥紲馮對越旅庶啟賦鄉月昇金掌之詩以唉厦成之賀

某海辱遣騎墜賜誨亟折屐走趋盥手披讀情誼獨至感喜不勝惟

茲良牧刻印昭代大樂之書發金鐫石室之秘以倫暉農之旁搜而
荅賡牟之大問顧下取於哇俚之燕詞以遣諸篇末不曰以聚薦錦
以韋先璧予頒以墨本不覺汗浹背也推謝不莊仰惟財幸

荅韶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南風之薰時雨既降恭惟判府石史舍人尊契丈五月
報政千里生春風謠式和懌載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自
放於山顛水涯之外麋鹿之與處鷗鷺之與渚逢者不識過者不問
而我天上故人獨回朝陽之暉揭五緯之芒每麥照衰朽於覆盆節
屋之下親戚李簿之歸道暄涼問無恙外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
也正冠九頓首盥手三復圭退之所謂麗日寒光之映骨子厚所謂
垂露清風之入懷一日而兩得之其榮甚感宜何如也課及易書此
意尤厚蓋耄者無營癈者無俚則聊復呻槁簡繙蠹篋且以永日且
以遣心而已尚不足為京房焦贛之奴婢而況王輔嗣之精微程伊
川之至到亦何能窺其藩而闖其戶哉八卜之卦亦未終篇未經窴
定何急於出而徼於傳也太史公曰死之日是非乃定伊川先生易
傳已成而身前則尚未出也而況於某乎晦菴先生亦嘗問及嘗以
家人一卦呈之今亦呈似一本也苦李何必多唉其一恐咀之未
竟而擲棄道旁矣李簿云張先生詩傳已脫藁成書矣重閎之側尚
可染子公之指予某皇恐僭稟陳幹章絕識偉器文學卓越未冠擢
第籍甚厥聲數年前為尉安福貧到骨而益廉去已久而見思然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寒無媒蹉跎二十年矣今幸遭一代之正人莊士儒宗文師一顧賞音便價十倍敢以薦諸篋櫝未滿之處望特輟今歲上半年一京削以為之破白先生一唱羣賢畢和矣知眷是恃故敢於言獨冷無挾故可以言仰惟財幸李簿荷國士之遇非但廣厦之庇而已一衣帶水未有望見玉山瓊樹之期願言省殷綑馮式如金玉即還上雍之從以主吾道之夏盟

與隆興府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帥閫繁雄德威洽暢芒寒翼軫氣淑湖山三神致祥台候動止萬福某濫釣一壑麋鹿同羣何幸蒙孫於仲尼覆燾之天獨恨未拜於韋伯星辰之覆不勝大願上言式玉啓處愛若護之即宅鈞樞閑宏其施某深惟大江以南督府大才而洪都雄時不作第三唐屬之帝子而中興之初屬之大丞相李公不以其上流一都會故耶時則有若華學尚書厥令高文絶學之英本朝鉅人長德之首瑞一世而福天下粹乎如不驁之鳳不觸之麟未嘗朋一善人而善人恠焉未嘗仇一匪人而匪人懼焉是非有不私之仁不栗之嚴裏光而表自孚心化而目不運如古之所謂德人者易濟登茲皇上因其勇退之不可留而屬之以上流其不輕而重也昭乎矣而某也不意老退之身乃得受一麾為氓何如其喜也然父老扶杖而往觀兒童騎竹而雍迎某獨不得從其後又何其恨泚筆奏記盡前以為一路賀而後以致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己之私云仰惟財幸
某皇恐頓首再拜僭問容卹之門潭居之府德星之聚蘭玉之姿尊
尊幼卑即日清暑恭惟善祥叢委山則川增某皇恐輸及其私大兒
長孺愚駑無似徼邑南昌遠有天幸遭戟轟肇建之日首得拄笏拜
庭以趨走仰事五雲三台之末光敢乞廣厦千萬間之大庇不勝懇
切之至某塵忝正出令兄安國舍人牓末亦嘗委參拜蒙顧盼則此
兒亦或者猶在闌門子姪之後塵乎及此則僭矣惟夫子忠恕焉

與陰興府趙參議

某伏以即辰昌歜踰節安榴薦芳恭惟參議提刑少監先生高議帥
閫嘉謀師律后釋憂顧天柴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
歸盡慶雲在上覆露焉依侍側云隃向風孤往願言綏厥泰宇式如
玉金即隨鋒車逐踐台斗
某伏自發軔江介歲在六身當走兵入秦記起敬來年去秋移病上
印自此棄官九載請老三章一不惟衣冠東之高閣而已積研壞筆不
記吾誰姓名羞達于部家書問諱涴于親舊籍令弟來自羞諱彼獨
不汝羞汝諱乎乃至於一字亦疎于先生知己至深至厚者之門此
故之以柳子所謂非意也勢也繫我先生妙於詩文何必減於介軒
峻於德望何必減於大資裕於才識何必減於部然苦寒色正實
大聲閎磊卓在宇宙間者五六十年顧乃與某一同其蹇而不與某
而同其亨信矣吾道之艱於逢而善類之永於喟也自今子少椽之

来每見必得閒靜作暄涼之詳比是羞諱之戒可以破矣又作遷延之役老病故也今子下筆其布陣甚似項羽吏道殊精敏而潔已直道玉立竹裂所謂生子當如仲謀者故以為老先生賀矣

某皇恐再拜敬問師門台嬪恭惟即日清晨尊稱咸慶有里中委纖悉唯命某皇恐賤寮大兄長孺受知不淺今學為邑於南昌正依仲尼無不覆燾之天百爾誨之庇之所謂我兒即公兒也故知不謁而獲然申ㇾ而謁焉仰惟財幸

與運使俞大鄉

某伏以即辰元扈載鳴赤熿有赫恭惟交代都運華文大鄉尊契丈望即光華氷漕肅給百吏霜凜萬家春生三神倫釐台候動止萬福契門蘭玉之姿尊ㇾ幼ㇾ受社山則某伏自春半衝雨江干遮見錦纜牙檣之下風得一瞻青天白日之清明滿聽登峯造極之談咏盈襟埃垢冷然一空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者欤既而又蒙書禮舉公讌之盛儀委折俎之腆賜魯之百守鄭之九獻何以尚此野人降拜何如其榮又何如其感也某抑嘗進趍以吉學金廣文薦進於門下不崇朝而提舉之京削如從天落有請必從有謁必獲何如其感又何如其愧也交代大　数月之間榮兼三組任不重而事不亦叢乎而若漕若帥若憲之政挈領而裘順舉一而萬從徵開物成務之鉅材聽遠燭幽之絶識泛應曲當之敏手曷濟登茲甚盛甚服然再離駕行将十霜矣把江海之一麾駕原隰之四牡外庸有續使

事有指勤亦頻矣歲亦淹矣細書夜下甘泉朝陟宏尚窃遲之也新帥既至文書少省而祥刑尚虚位未能不小勞否某皇恐小稟大兒長孺無能不才輒學為邑不寧唯犯五不韙而已今茲之官如天之福乃得充下走而執鞭為先驅而負弩仰戴於仲尼覆燾之天容玉即從上雅用光吾儒

荅太常虞少卿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寺奉常少卿尊契丈玉立頌堂刺經作制聞樂知德天聚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仰天上故人於非煙非景之表自視蚊雷隠汗渠醯雞處甕天何敢望分天章而織雲錦者小兒来歸袖出華星秋月之書玉聯金白之軸藥物楮頴之贈若将卹睦婣而禮高年之為者恣邁之人何以得此於天子通責之門也九頓首而三歸依其何感如之東坡云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邈無瞻高明聽清越之期願省厥細憑式如金玉用對於掌制進讀之拜

某頃寄奉懷之唐律情之所至而形為聲畫者正如菀柳鳴ヒ之蜩草根嘆ヒ之蟲耳若絙之以鼓金擊石雲和孤竹之大音則陋且廢矣麾句下遠所謂突過黃初壓倒元白不啻也回視倡者徒有或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步而後止耳至於近作一軸如槿花朝暮相催君莫問一邊開如乍開乍闔月穿雲如猶有舊時渡照淚而今不忍十分圓如木犀天上移來和月種如年來只有賀人書如問大鈞縱然不得文章力也向連山去作州如夜永只憐燈是伴秋涼最許簟先知數畫更籌密送曙起來羸得鬢成絲如九日年來只有身窮健莫把茱萸浪自愁如蓬底吟哦詩有味胷中磊隗酒無醨故人莫枉綈袍意范叔猶能忍一寒如燭短怕更長如虜使方將接踵至淮民未有息肩期如虎皮ㄴ在有餘威如滿懷冰雪中秋月過眼鶯花上苑春如一別十年難再逢　莫為元規扇障風此又珠中之徑寸玉中之連城也和林正父八句皆奇此尤難者所謂夫子奔軼絶塵而回瞠乎其後矣候喜曰弟子伏矣

某皇恐頓首再拜敬問契家蘭玉之嫂即日清暑恭惟尊ㄴ幼ㄴ隽社山則有廬陵委願奉教小兒幼輿進拜既辱先生長者與其進又辱盛禮無集誨言周諄褒字備細闔宗榮感喋ㄴ何足以謝嫉兆之

一二

再答虞少卿

某已端拜天落雲錦之書亦既額ㄴ奏記以謝嘉惠矣而別紙之誨又特達以先國太美櫝密穸之銘詩詔之於愚情不能文者承命怳駭懍莫敢當窃惟聖主在上文治燀然慶霄所覆萬物五色一時儒宗文師老於文學者麟儀鳳師金春球鳴如司馬班范如舒向卿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韓之日光玉潔如柳之芒寒色正如本朝之歐蘇曾王者磊ㄈ相
望契丈渡銀漢歷咸池而不酌顧乃過潢汙行潦牛蹄旂并而斟焉
何也契愛不淺命戒甚深又不肯趨風以避掩耳而走閔免投簡以
塞盛意敬書丹封以呈似悚仄悚仄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尺牘

謝俞渭舉南昌大兒壻陸

盧陵楊　萬里　廷秀

某近十三日燈下大喜走筆以致命名之賀當已上達適得大兒書報仰蒙台慈矜惻寒士特賜剡奏舉以壻陸劉安登仙雞犬隨之而上天狄公為相桃李皆出於其門方當知己大用之初首在筆端膚寸之下此舉殊絶一路聳觀仰惟異恩盡室懷感喋喋何足以謝少見萬分之一耳

答新澧倅胡判院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暄涼之雜恭惟季解府判院鄉丈浮家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鎮前茅追蓼芎片雲催詩川后靜波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審上稗主
水衡都内之印寫定國竹西烏絲之幅洞庭木葉澧浦玉佩寂寒千
載復得今代之屈宋衣天孫之錦裳提詩人之椽筆以主斯文之夏
盟何其盛也沉沚澧蘭瑞可賀矣幼輿如天之福遂得走趋服事於
清塵之下風訓之以澹菴續弦之膠庶之以仲尼上律之天不於門
下而望更於誰而望也慶牋未往墨妙先之摧謝無多語上言加餐
飯下言長相思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荅本路張提舉

某伏以即辰春夏更端寒燠挑戰恭惟提舉郎中綉衣立漢玉節倚
天秋霜百城春雨萬物三神賁社台候動止萬福某納禄為旺遠跡
荒野二天覆幬不動四體此賜誰出可謂其感拂日之施曷曰行部
當與山農披獨速戴夫須九頓首於星軺之清塵將命者還奏記摧
謝願言乃玉屑飯以柱吾道即從上雍云

某皇恐再拜晉越敬問潭府之居德星之聚即日恭惟尊丈幼丈善
祥山則純嘏川增某卧痾餘生固不足倫牛馬走或者執晏子之鞭
取黄石之履猶足代賈吾

某惶恐再拜賜書之寵光輝致詩牘之賤褻大兒長孺過不自量其
不才冒昧學製南昌之巖邑行且一考適有天幸乃獲走趋服事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星之本光敢望台慈憐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萬間之
廈俾得展尺寸以竭其力窃斗升以活其孥訓廸其不逮而全度之
有終不勝寒士祈恩望賜之至

答成州李知府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太中鄉丈自作長城隱
若歃國邑圍之競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齋莊奏記以謝先辱
未見願言貴珍大業即還禁近某辭奉玉立十五其霜蜀月楚星萬
里同晷一封雲錦西風吹来披讀三周雖慰亡量恭承命戒委以先
太中掩幽之刻老病學落其曷敢當司馬大夫之簡介弟得遠臨
以兄之命下走辭之可乎柳文債如山撥之不開願小紓期會儻
擬作章就當得敬往惟原省

與本路運使權大卿

某伏以即辰首夏清和南風薰阜恭惟都運嚴敵大卿尊契文外臺
倚天使華拂日春雨萬物秋霜百城三神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自
顧黃冠野服之微仰瞻繡衣霄漢之貴楚星蜀月各天一方雖欲寄
牋書成無鴈今馬東歸乃獲奏記何喜如之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
登甘泉法從之綴

某恭審膺受重書肅將氷漕錦江玉壘回岷峨曉日之旗雲棟雨簾
煥桑梓畫衣之繡過家邇止即拜榮如恭惟都運嚴敵大卿嗣中興
佐命之英為昭代典刑之老即星鄉月徧春風玉筍之班使傳僊槎犯

北斗銀河之浪乃底可績式遄其歸即陪紫禁之鶯花寮級彤庭之
筆橐某十年不見千里相思獨有二天晚託故人之覆燾憑將尺素
小攄慶語之慇懃仰惟台察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閣玉婺即日恭惟尊上幼上受祉川增某惶恐
賤懇大兒長孺不量愚騃試邑南昌遂獲寀依使星之末光俯充墓
治之下走敢望御以柔譽寬其疲駑幬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
子美萬間之廈俾得効尺寸以展其力窈斗升以活其孥始終保全
不勝寒士幸願
答隆興府王佚
某伏以即辰震治將夏暄凉方戰恭惟府判太中同寅帥閫分月湖
山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潔濯衣冠上記連救仰謝於相先
伏惟原省
某山林野夫分犢草眠鷗沙影響不達於市朝姓名不至於通貴顧
獨聞督府之貳有君子焉盛名與五緯爭光雅德與三江同流而未
得一識私窃恨之敢謂達官貴人乃折節以下草野雲錦一封自天
而落意氣燠休勞苦劬愉又投贈之以先正木杪龜趺之碑墨手漱
石三讀九歎仰覿前輩立朝伏蒲之大節卓說切至之忠言僕雖老
矣猶得師也何福如焉摧謝之心尚嫉萬於此紙上之云上者咏誦
於心筆又訽於喙爾
某惶恐九頓首以啟問盧家白玉之堂楚天綠荷之屋德星之聚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仙之姥即日恭惟尊丨幼丨受社山則某老病無能為役然豈無取
履結襪之可執者傾耳以竢矣
某惶恐有懇天兒長孺遠有天幸乃得元下走於大府託蔭映於慶
雲教載之全度之舍魯何遠焉

答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老紅駐春衆綠生夏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丈台座
老子之龍蘗弄明月仲尼之鳳頡頏霞堪輿萬裂川嶽畫護台候
動止萬福爰暨一金玉之堂芝蘭之庭安期羨門之集受社山則某一
生強項小信機祥而疇昔夜者玉蟲作花如太華之蓮晦與清旭乾
鵲饒舌如魏人之噪家人子軍咸曰是必有異僕固亹胡而心誹之
也言未既而韋公五朵之雲謫仙一封之錦自天而落矣隻染雙槁
莫非寸裁金而雙截璐也意者乘成先生撑腸以康壁西崑之藏滌
筆於氷甌雪椀之洫而然耶何其一字不似人間來也若其期
汗漫於九垓之上御風往返或命中車於青原之雲或掉孤舟於白
沙之煙其出也漠乎前者維有白鷗和其哦者維有黃鸝僕亦不得
而追也其歸也夾其輈者維有荷芰候於門者維有楊柳僕亦不得
而隨也其人亦不得而追隨則其書顧不可襲而寶乎昔歲冬年之
約蓋出於仲尼相君不敢以聞耳僕高敢作意起事乎且此世俗之
苛禮也非吾人之內心也尺素勞苦固所願得而望賜者所約豈為
我輩之情話恩書也哉鳳毛仇香似聞捧檄覲省即有膝上文度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喜可羨可妬某三雛偕出而王陳二倩夫婦皆挾扶床生膝者来歸相伴甘受其聒不落莫也辱多問故及願言永綏眉壽聖主三王乞言之益又十二鐫勿厭勿倦勿靳

答提舉雷郎中

某伏以郎辰離治肇脩清暑云稗恭惟提舉郎中尊契丈身兼三官名齊十賢遠畦如畿鯨波如砥自天祐之神介聽之台候動止萬福某来日無多前塗就窄羅雀之門亦無雀可羅矣軍將打門逢首出問乃吾天上故人飛墮雲錦之書訪問生死之語詞温如春意厚如親至於清酒百壺花羅八両東坡江瑶之品蔚宗寶熏之妙紛委甲至殆將塞破野人茅棟矣酒錢與鄭衣着遺白数百年無此事矣古風蕭ヒ公獨追還士俗所関與時高下豈細也哉顧老病之人無以堪之耳言之多ヒ亦祇以贅頗聞莫徭小蠢随即殄殲頗勤指縦否大兒数来迎侍張帥亦一遣泛宅初欲一往竟未能也東湖西山招王勃喚山谷尚不要徐洪那要病翁耶荷ヒ未見願言珍重即還鶏翹豹尾之間以昌斯文

答彭澤王縣尉

某恭承千里寄聲示誨文編讀至潜王述宣子誄詞氣沛然如銀河倒挂孰能禦之進而未愁老夫當避路矣王亞夫有于可賀也已二境詩呈似一笑

答黄宰

某蒙命戒新學記書丹夫以賢令君之盛舉鄉丞相之古文而某乃得挂名經端縱不我命猶將求附翊有命乎示及方目卷子即當落筆

與江陵范侍郎

某伏以即辰離治厥初清暑猶稱恭惟判府安撫閣學侍郎尊契丈卧護北門身作長城威惠交加天人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僵臥待盡耿然未有參拜之期不勝大願〻〻言式玉厥躬以棟吾道即閒兩社均宏四海

某一作台座持祥刑之節於湘江服軌轄之役於建業大兒長孺每得從載後車於浯溪之上是時嘗一奏記未幾相如諭蜀晝繡錦里而野人則解組懸車歸耕若石之下楚星巴月相望萬里公之便了我之奉一皆隔其蹟矣然雪山倚空而照人伶俜之影無一日不在光映之中也契丈正學懿文何必減當家之玉堂鳳池孤忠壯節何必減宗人之文正忠宣人物無不及而名位有未稱僕寧勿言言之生瘦姑置姑置每懷館中之樂公之珠乘自史院而東出僕之柴車自提舉廳而西入相顧交揖竚立小語今如在天上而況嘗梅石渠登高風篁也乎僕亦勿言〻〻之斷腸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台座自楊徂荊浮家移鎮嫂氏淑人一行尊稱能勿勞勩即日恭惟蒙福山則令似直閣今幾人先是未塗柴膺之時每動乃翁之念今有子萬事足矣老妻兒女列拜起居有廬陵

委吾某惶恐賤懇第三男幼輿不量稚駑初習為吏元員澧州慈利縣監稅故人作尹眼為青之句願賦山谷是詩也又有至懇長孺之妻兄承直即澧州推官吳琛文詞炳蔚才識敏明廉己仁民足周世用某淳熙己酉假守筠陽之月渠為戶掾極賴其助是時未作親也首以京狀薦之今只有余丞相顧守二章矣唐憲亦許以職司之章舉之獨合尖未有畔舉敢告契丈帥司特賜令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不啻某受此庵鴻之恩至懇至禱

答湖北唐憲

某奏記即下三致至志焉伏勤誨咨訪問生死情文絢練榮感萬斯幼輿初習為吏便蒙天上故人招為入幕之賓脫汙轉之清波使某與老妻聞之感激不寐也吳推文字極費區處死罪蒙許來歲京削剔至感至感聞家塾一新義學多士朋來敬往一古詩以詠歌盛事惟一笑而棄置之

與澧州趙守

某惶恐敬致睽懇推官吳承直琛大兒之妻兄也文詞炳蔚才識敏明廉己勤民足優世用某淳熙己酉假守筠陽渠為戶掾極得其助是時尚未作親也首以京削薦之今又有余丞相顧守二章唐憲亦許以職司之章所大缺者合尖之舉也遷有天幸乃獲趙事戟轟之末光敢望台慈特賜上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似閒幕下賓賛多初官未用得文字計亦無事者惟台座一灑薦墨則五章之恩併歸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不然則九伋斁一著矣其利害輕重大小仁人必動心焉

答吳節推

蒙論趙澧州書今上納如看訖却繳爐而投之范帥亦有一書幼輿託芘并求尊親京削令幼輿録呈也唐憲回書封去某又再懇之矣陳漕無半面不曾通書亦不曾作幼輿託芘之書彼此無情分豈可干求詵何容易不惜取辱但無益耳餉脯醢果實至感

答吉州趙倅

某恭聞總司畫蠲雜事此蓋通守仁賢深軫民瘼誠心所格金石為動某何力之有重勤謝幅何敢當也叙報不莊惶恐惶恐

答江東轉運使

某伏以即辰祝融仲月昌歜佳辰恭惟都運大監殿撰尊契丈玉鄙拂天氷漕流地百吏秋廉一路春生高厚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少安田里皆天上故人五緯之芒九河之潤所照映而滲漉者敢忘所元未占參拜願言保合大和對揚休命即侍甘泉用光吾道

某頃者台座自陜以東名公主之遣小兒入京因之奏記仰勤報教戔然餘生介在村落如坐井底乃不知有謖堂之戚不獲修生芻之吊今奉尺素赴告乃始聞焉欲唁則後矣所謂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者耶死罪死罪台座經世之材冠出漢庭諸老之右即星卿月使鄧州麾顯庸加績簡在上心久矣寄徑簪紱運掌鈞樞端不作難此

海內所仰目也五年之間再臨舊部孰不有下喬木之歎尺一式遄
可立而竢某拄冠林下死灰不難朽株不芽過者掉臂而契丈不遠
千里詒書寄聲訪其生死此事今無古或間也推謝之詞萬此寧有
足耶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婚即日恭惟尊稚蒙福鉤以天花摩姑雨
魚瀟線海錯宣筆下拜珍感之至大兒長孺荷合尖之大恩得僥改
秩之官南昌行且一考次兒幼輿為衡澧稅官亦皆之官矣併辱下
問尤感尤感

答韓總領郎中

某伏以即辰五絃解慍八鈇奏音恭惟奉使統領郎中尊契丈上應
列宿外饟師干天人是孚河嶽畫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未
先朝露徵我天上知己幬以慶雲之惠何以達此未占參拜顒言道
迎叶氣裏對龍光即学從臣之嘉頌

某恭審對越紫泥鶱於粉省氣衝星象虹貫依烏之躔纁給貌辦輻
湊汎舟之役恭惟驩慶某屬者奏記控於司聰以紓邦瘼昔之小飢
祈臺府蠲除於雜事大懼匍言之僭自投繡斧之誅敢意宣慈未忘
舊部應之如響報以好音煖然似春沛以潤澤免守既下閭境驩呼
顧病夫欲謝而未能忽行李聞來而繼好一封雲錦訪問死生千花
越羅衣被寒苦侑以肴核固非珍芳饌勝絕於漸墨濃究同於周雅
紅曬如瓜之棗霜清大谷之梨旅百於前有萬其寵徒知九頓首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坐書不盡言安得一交臂而談受而不見仰惟文席下燭寸心幸甚
某惶恐再拜偕問金堂玉室之閑安期羨門之嬉即日恭惟函丈社
福尊稱惟鈞某病身無所可用然取履結韤尚堪為役

答鄒校書

某伏以即日五弦解慍八觔應律恭惟校書校理秘丈依光東壁天
粟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塗就窄未先朝露蔭映所
敢忘歸倚待見眇然願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十年鳳池　某也尚

窈逢之某深山野人雉兎之與處魚鼈之與渚幽屏寂寞姓名不入
修門書問不至朝貴曾謂一代名勝以卓詭切至之言而當聖心以
博習修潔之儒而表冊府乃於霄漢之上墮雲錦之書以辱收之不
以其耋老而加斯須之敬乎惟名高而詞之卑德盛而心之不足此
古聖賢進德無底之壑也顧肯與鄉里小兒校科級而競名爵也耶
趙載道所委記亭子之文某也淺之為丈夫矣以是愧執事

答彭憲

某伏以五絃解慍八觔應律即日恭惟提刑直閣郎中尊契丈霜臺
拂日玉節倚天一路春生百吏秋肅天聚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承
日無多未先朝露者不曰仲尼上律之天覆幬而生殖之乎一寢一

飯敢忘所元舊因疾趨肅容過閾折屐損一將指疇昔夜痛呻吟呼
天起視東窓殊不肯白清曉命瘦藤跣而出忽有軍將打門童子走
報天上知已語我一封雲錦之書慰存酸寒訪問生死發而占之再
拜三讀不覺失痛楚之所在檄愈頭風僕始不信乃今知之此惠已
不勝其渥矣而又申之以名酒佳實之餉縹玉芳列金漿澄清先薦
屏攝而後敢洗琖開嘗漢之蘭生陼之玉薤程鄉之茗下沙洛之酥
酈風味勝絕所謂有過成莊無不及焉至於衆禽山風滿把月露昭
洗色香味尚帶林下氣韻也一杯徑醉深入無功之鄉親睹伯倫之
德尚天高地下之不知而何樂正子春之疾之知哉感戢意氣姟洸
末多也鄉邦自入夏五風十雨未足以喻今歲大底三日而霡霂五
日而滂沱不昌田疇不漂室廬食新之望在夾日間耳微祥刑使者
平反空囹之仁感召嘉氣易濟登茲退之云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山
谷云三十餘年霖雨手滌留在外作時豐古今同此歎也侍見未有
前期不勝大願ㄴ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細扎除書旦晝以須金堂
玉室之閟安期羨門之嫏恭惟尊穆蒙福某老矣取履結襪尚堪為
役

谷蜀帥劉尚書

某伏以即辰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制置龍學尚書尊契文
卧護天西名震関外忠勤昭格高厚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病與老
期前塗就窀覆露所逮永先狗馬填滿窞耳餘無足為知己道者楚

星蜀月萬里相望何從得一瞻玉山滿聽韶鈞願言爰此盛德大業
作我明堂一柱即補虛左之席
某日嘗奏記西征前茅之緑上林之雁石頭之函杳如也弟覺風來
雪山水下灑灒帶仁聲而挾威譽日夜與之俱東允荅平生期望於
一世盛名之下者甚欣甚賀厥赤三輩清曉剥啄柴扉驚起猿鶴之
夢貢謫仙所謂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也送以書冊之富侑以藥
物之珍降拜有萬其感某頃在金陵京大是時帥蜀以通鑑唐書為
寄至於太平御覽之書疇昔聞名何嘗夢見此惠尤不貲也方當問
龍乞水洗開病眼睛熠棐几時展一編便如見諫議面也小詩摧謝
見於別牋惟一覽而投之苦海耳
某皇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閟安期羡門之嬉即日恭惟尊
尊幼七衆福山則諸即學士直閣俱未嘗展連教之謁仕學之優衣
鉢之付無然歆羡之詩某所以願賦也大兒獲倚通德之門巢萬間
之廈風雨不動如山矣中男皆已之官極感多問如陳開州雖不及
一受出鞭竟蒙約王茶馬同上補墨不翅某受此庞鴻也羅晉州荷
寄支積奉即送其子渠自有謝緘今付来騎呈似京丈當國天下之
士受陰賜多矣當時未必知也今乃知之矣而九京不可作矣煎膠
續絃不在門下而焉在乎惟毋忽
答本路張帥
某伏以即日六月徂夏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安撫閣學尚書契丈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斗喉舌之淵曜鎮南紀波瀾之上流令修戶廷民安田里天人咸若弗祿陽來台候動止萬福某視簷及夕未先朝露慶雲在上敢忘所元願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虛左之席舍我其誰某深山野人誠不自意天上知己遣紅塵之一騎墮雲錦之尺書寸金獲玉之詞秋月華星之字訪問生死慰存酸寒此恩不貲矣而蘭生玉薤飲以公瑾之醇德雲腴雪乳濯以玉川之清風魚麗于罶之鯊赤鯉有神之鱻又屬饔其口腹而燕及其室家至於念炎官火纖之蘊陰則揮之以安石之蒲葵憐明牕棐几之寂寥則當之以剡藤之玉板窮兒暴富貴城塞破茅棟矣恩意隆重何以堪之降拜感慚惟誦淵明冥報以相詒之詩以謝嫉兆之一二而已載惟老病之身未死之間有願未償剩欲酸奔府廷望見瓊樹而耘康之嬾不翅七箸之不堪李陵之德亦復屢穀而不起情與願違豈非天哉然先生解榻之意非有胷無心者其誰不懷終當一往以　千里命駕之債僕之業在載馳卒章之二言矣某既濯冠盥手發書占之矣則又有文書一函啟縢未既而珠璣盈把霜雪回光奪目聳神應接不暇蓋于湖先生之手澤也篤素先生有命以挂名左方夫豈不禁然以嫫母譽南威以拙工讚王爾借不自忸其若旁觀明眸者何勉署數語竟不能奇塞先生長者之命而已戒及願庵詩集序引併奉教頃者天幸乃獲瞻拜凌煙之冠劍僭哦四字視呂化光二十四頌東坡德威之詩彼將僕命我矣重勤盍及震虩以之

惶恐再拜進越敬問台閣玉姥即日恭惟尊稚蒙福山村有妾細大
唯命長孺愚騃不省仰戴仲尼上律之天密棄子美突兀之屋今知
免矣闔族感恩庸有既乎更祈終惠不勝大願

答廣西張經略

某伏以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經略數文左史舍人契丈以
五侯九伯之師撫百粤群蠻之封威德兩崇華裔交慶三神盡護台
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荊扉晝閉不進東西行者之便無從奏記
以為建牙開府之賀而羅令之歸首奉一封之雲錦訪問生死慰存
寂寞溫詞劬愉厚意萬蓉所謂故人情誼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漩
也台諭以謂蠻俗本自易於馴擾其拊非漁小利者激其變則徼奇功者
從其變可謂洞見西事之根蹻矣常愛亡友張欽夫帥八桂日有勸
農之詩曰國之大法有賠其重蓋欲爾驚非欲爾施爾或自麗于疚
于恫安得予心達於爾喪此真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此意與契
丈章貢謝表異詞而同指端可相為表裏矣惟契丈但辨此心何病
蠻俗之不懷民功之不集哉某賀某賀羅令具道契丈知遇訓誨之
意居諸邑之右某願展布四體罄竭尺寸允答恩地古人云為知己
者死尚可而況為之用且求自見于斯世哉破白京削之諾極知
踐言必不侵為者亦遵紙尾赫蹄疏之嘱不敢漏師于多魚也一笑衡
陽兒子次公昔嘗參拜再見荷未忘牖間之半面且辱齒牙之借譽
老懷榮感簡簿老儒尤蒙青眼寒士之光也益公事出非意初欲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謁之緣每一見必來山間報謁不欲勤之第以一行之書問勞之而已荷問及某與益公同感厚意也未見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還甘泉之著遂膺鈞樞之拜台候尊稱即日受祉惟鈞有委不鄙更之乃幸

與湖北陳提舉

某伏以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提舉寺正玉節倚天使華拂日登攬有俶風稜肅如三神所鑒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蠲渝顓奏記連教未占參拜不勝大願ㇾ言愛重大業對揚休命即還茅頒之緻某頃在于官雲片之未行因得畫交四海之名勝而泉山為最名相如梁公則知已之深者詩人如傳安道則投分之厚者是時已聞執事其德似太丘其文似子昂其詩似後山至於領都內則有稗圭之令閒賛廷尉則有ㇾ功之陰德典名藩則有次公之治行其所立皆卓然如太嶽之玉立炳然若斗柄之天垂也而僕也獨與執事出處不齊也如相避然寸心歐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故　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驟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為僭焉抑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定交所謂朝陽之光在納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紙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某惶恐再拜借越敬問金堂玉室之閟安期羡門之嬉即日恭惟尊
尊幼ㄴ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為役然尚堪取履結襪也遲速惟命
某惶恐致敬先生長者之初不應便有請謁亦惟曠度盛德是恃小
男承務郎澧州慈利監稅幼輿筮仕之初愚騃無似適有天幸乃獲
趍事外臺之下風敢望幬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羔突兀之
屋俾得窈斗升以活其孥效尺寸以展其力終始保全免於罪戾不
勝寒士少隸之福

答張主簿

某恭承誨帖昭以高廟日歷全書某蓋嘗充史員史官載筆一人之數
然無力抄傳今忽拜賜喚醒史館之昨夢驚喜其可言哉第先史
君行狀非如皇甫持正之文一字惠一縑者乃蒙潤筆之禮如許不
貲何如其感又何如其作也摧謝不莊不勝主臣先史君尺牘敬跋
數語歸諸揀架云

答郭敬叔教授

某伏奉劄韓輸誥以令子試藝恩數伏惟驩慶第立法小靳未稱所
扶然父子世方圖動靜之科允曰吾鄉衣冠之盛事矣大年之父同
叔之子猶將弱焉如某諸子若孫之罷駑皆豎惴而降自崖而反矣
政使累日笞之亦何益也不勝其羡又不勝其妬耳一笑契丈附此
致賀云陳文書信已領

與余直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伏以即日秋暑小却新凉入郊恭惟恩館大孝宮使直閣驟嬰陟
岵之戚偏奉樹護之養天巽純孝〻履支持萬福某敬上記連敖伏
惟財幸
某屬者先丞相茸纛就國奏記辱報竊知中甫蕃宣之喜夔龍强徤
之身謂壽考百年未艾也近旬挾閭遽傳赴告薨逝聞問哀痛一慟
欲絶仰惟先丞相宿德尊於四朝元勲冠於一代皇上為之震悼朝
野罔不相弔直閣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堪之然不形毁瘠者聖
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强歠淖糜稍進溢米漢之
元成唐之德裕與本朝之呂晦叔范堯夫世襲台鼎趾美名德此某
所望於直閣者孺泣難繼哀不勝喪豈某所望於直閣某老病不克
驟奔會哭於縗幕之前敬遣女壻陳丞經代某一行不腆奠儀列之
香狀祭文矣敢冀台察
某惶恐進越再拜敬問北堂國太夫人即日恭惟哀疚方新懿候萬
福老妻敬致起居慰唁之悃恩閤台婘長稚均祉諸令弟直閣附此
弔問有委不外

與范侍郎

某與時違群玉之山侶振鷺之渚不自知其為天下之至樂也老病
棄官居閑處獨每一興懷並游英俊之日欲再覿其末光餘韵何可
得哉至於蘭薰雪瑩玉粹金昭可愛可親可師可敬惟吾范丈一人
而已兩來升萸後雪戒致齋前之句恍若凳瓊有如種玉之䟽至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口誦心藏而不能忘也荊州楚蜀之衝有古英雄之遺烈迨暇登臨當塞破錦囊矣恨不得上下岩壑追逐雲月棄百事而從其後也屬者建牙之初通不自量其一寒之野夫乃敢奏記於卞連之大帥未審或取而一覽未忘握手論文之雅乎抑一擲而棄之云我方有公事子姑去乎公尚忘我天下誰記我者一笑某不勝主臣敬浮致其慇大兒長孺有妻兄澧州推官吳承直璟建炎尚書表臣之孫隆興盩丞松年之子也文詞炳蔚才識敏明廉已仁民足周世用近嘗進越薦之門下收之允足為桃李之嘉種今幸有舉者四員秩滿近在歲杪行百里而半九十山九仞而虧一簣仰惟仁人能不動心敢望台慈特報今歲下半年一京削以合浮屠之尖此恩不貲溟渤非深高岱匪重也倘辱沛筆端之膚寸導昧滄於章奏豈惟吳君如天之福抑亦某實並受之再瀆之喜無所逃遁惶恐惶恐

誠齋集卷之一百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四

庸言

庸言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楊子曰文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為怒君樂為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日偕者或曰然則欲其發皆中節實施而臻茲楊子曰聖人以一君臣文臣衆人以文臣一君楊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信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楊子曰所樂存焉則陋巷在前而顏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黃屋在上而堯不知楊子曰君子恩及禽獸而周公必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薄荼蓼

楊子曰仁者萬善之元首正萬事之本榦

或問橫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不服而為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何謂也楊子曰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閉二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或問濂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何謂也楊子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詘而正非誠之復乎亨利用也元正體也體名二也誠一而已

楊子曰以理從心不以心從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從口不以口從心故懼以語則民不應

楊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或問程子說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蓋君無旅也信乎楊子曰出居於鄭在乾矣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非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也曰是固作易者與說易者之所諱也非諱也不忍言也

楊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盡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

無常位然乎楊子曰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猶天高地下不可易也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之志猶不可以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可乎詩曰無教猱升木楊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決事此易成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

楊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平於干則怒不制其痛則哀或問學者之言道或閎已於至幽而墮人於至茫何也楊子曰非強則妄誣所不能之謂強億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楊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或問君子故其獨何謂獨楊子曰作於其心之謂獨或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道有褐乎楊子曰覿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富而表著無列

楊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不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安

楊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屢遷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吏寧而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楊子曰吏不去無父也寧不去無兄也

楊子曰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問橫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楊子曰水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居其宮火陽物也至陰之精隱其家

楊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不然故不懼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懌諸心體之則淑諸身溥之則澤諸天地萬物學者言不及此何也楊子曰道不在已言道病已已不在道言道媿道

楊子曰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盈以樂而消是以犯而不校

楊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之宗子也程子宗子別子之宗子也

楊子曰禮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禮之嚴師

楊子曰君子懷德故主乎善而不主乎已小人懷土故安其舊而不徙其新

或問廬而不藩而不墉藩且墉而不崇不厚不復廬其安乎徹藩墻以納於菟禍夫不為也徹封建以納儉扰而謂君人為之乎慣哉柳子之告封建也啟戎以宅華使殭不藩陲不墉蕩焉通而莫禦民到於今受其烈者必柳子之言夫楊子曰以藩墻為藩墻廬其安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仕優則學豐其蔵學優則仕散其積

或問田不井疇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欲王澤之下究其一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勇不足以行之蓋仁於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均萬夫之無是以王澤不下究也楊子曰奪一夫之有以均萬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訟其所有可乎哉或曰上均之下焉得而訟之曰下患無所訟乎秦之慘刻民不訟于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下患無所訟乎

楊子曰呂公未嘗獻淮魚獻淮魚者婦也文公未嘗獻錦獻錦者亦婦也不獻甚於獻也

楊子曰君子不罟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人也罟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楊子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之人而必曰貴富也異矣

楊子曰不遷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楊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痛痒也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仕隱非君子之欣戚也人主觀君子之隱顯可以知其貞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楊子曰今之學者亦為己舍為學則無所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己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楊子曰古之學者亦為人舍為學則無所不為人

楊子曰君子見其所不欲見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孔子闢陽貨之亡是也君子敬其不欲敬亦有不敬其所不欲敬孟子不與王驩言是也為陽貨王驩者知怨其不見已而不怨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怨其不與已言而不怨其不與已言之端惑矣

楊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足相摩則寒者溫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楊子曰思精其宜則衆理通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理盡其通則萬變徹蓋義者物之宜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變

或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何謂惻何謂隱楊子曰惻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痛之謂惻於彼惻於此而仁不可勝用矣

庸言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楊子曰榮變而枯木離而本不離糞變而素色改而質不改此變也鷹化為鳩見鳩不見鷹草化為螢見螢不見草此化也變者跡之遷化者神之逝

楊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楊子曰國家之敗抑亦興者敗之欤家有範人有表範完而表端罔或虧側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而人不議然則敗唐者高宗也而非高宗也
楊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楊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辨之有不受也
楊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非贊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也
楊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楊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楊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靜則息
楊子曰君子之於人以大善掩小惡不以大惡掩小善
或問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
聖也
楊子曰非諫臣之盛也祖宗之
或問天地未開闢如之何楊子曰古猶今也天地既開闢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楊子曰君子之於小人有容而無斁或曰何也曰不為小人不勝小人不勝小人不斁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於西漢也本朝與西漢孰盛楊子曰西漢縣令勇於敢殺本朝人主勇於不敢殺
或問熙豐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儒其咎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楊子曰臨川

王子之論易嘗不曰三代哉
楊子曰君子不言已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也呂子大臨之為也何
如楊子曰無傷也魯君之宋吁於垤澤之閽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
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楊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閽人唁己為恥後世之士以閽人薦己而不
為恥漢文納袁盎之諫以宦者參乘為恥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
不為恥
楊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必知害其所必知
仲尼不為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
其所有用仲尼不為也
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後王以聖人而責學者庸寺
不恕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其甚以先王而責後王是致後王于
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於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光輝者月日之散也日月者光輝之聚也散故其輝無不克
聚故其象有可指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數以三罪則愴然之哀一變
而為懼然之懼何也道長則情消懼生則哀亡惜也子夏見曾子之
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
楊子曰人之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為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楊子曰重不及傲敬不及謟
楊子曰旦將飲者夢必渥旦將跌者夢必愕今皇亡爲汲亡爲得則
懌否則戚奚爲哉

庸言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已怒敓楊子曰紂不可
怒也亦可怒也周師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亡國之罪後有死國之辭
嗟夫後而已矣猶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萬全者其惟子房乎楊子曰子房策之子房
用之奚而不萬全哉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棧道之絕策
之通乎

楊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狥中不正而利寧以利狥正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楊子曰學
者無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爲仁楊子曰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
心息覺一身之痛痒者愛及乎一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痒
者愛及乎萬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之痛痒者愛及乎萬物故
君子遠庖厨
或問孟子謂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程子謂仁者覺也三
子之言仁異乎楊子曰何異焉愛者惻之應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
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何違於仁子貢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博施于曰必也聖乎博何違於愛然則博愛之與兼愛奚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何也楊子曰不肖者不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經也死夫子不慟經而慟回也死顏路不為之慟而夫子為之慟何也楊子曰哭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禮乎重哉道乎

楊子曰置盞於水中本定則鳴既定則默靈也以為知道靈也以為知德元乎哉楊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其兩乎曰否粹乎天理者性也馭以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過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于未發之中實若而可曰戚不睹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者為中庸子楊子曰執是以為中庸非也外是以為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必均時乎不必均爵祿可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刃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謂也楊子曰迹而太極乾坤六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妙用顯而君臣父子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隼牯鴻雉植則取諸瓜杞茅蒭器則取諸蚌鳴雉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或問五行之序楊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而有定故曰定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跼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楊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得無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仕楚天方興漢信則圖漢信得而才乎

或曰子諍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詠而臣有詠是故桀之龍逢紂之比干孝宣之蓋寬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桀紂為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楊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詠諫之戒也後三君之詠不諫之勸也或者曰諫者戒不諫者勸其究若之何曰亡焉而止矣桀紂明皇則亡孝宣光武曷嘗亡哉曰夫亡者自至焉國次焉

庸言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楊子曰顏不孔不止紂不桀不止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學者宜何師楊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聖者二之前

楊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說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說珍乎行由後之說珍乎知學者將疇從楊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矣離婁而健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師冕而馳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其而已矣

或問荀彧魏從而漢殉孰忠乎楊子曰漢魏均忠也一則以心一則一身

或問曷謂中曷謂庸楊子曰中者群心之根株庸者衆口之穀粟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楊子曰商輅周冕尚儉也樂則韶舞尚遜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楊子曰薄非漢文始也昔滕世子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薄其起於周之衰乎

楊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於無然後謂之道物亡道存道則存矣何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咎焉何如楊子曰此富公未察也韓之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至不可知機之既至不可留然則先事未有以白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北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材晉大國也衛敵尒國亦何為多賢也後世以天下之大歎人材之乏又何欤楊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楊子曰學之為言傚也以己之不知傚彼之知以己之不能傚彼之能學云學云誦數云乎哉辭命云乎哉

楊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可欲不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欲而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貧者未嘗不言富富者未嘗言富故曰有諸已之謂信瓶之罄矣維罍之恥不充故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實故也故曰充實之謂美山川之輝於外也百里珠玉在內不盈握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刻木而為山一山而已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歷家之言天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楊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非為進者言也

楊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蓋以進德修業為樂也樂乎內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憂蓋以德之未進業之未修為憂也憂其大者忘其細

楊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以獨有亦不可以獨無仁言覺

義言宜也覺其宜則行覺其不宜則止故仁者右義者左或問近世之儒吏某子吏也以儒聞某子儒也亦以儒聞二者同乎異乎楊子曰異何謂也曰吏以戎索治周索儒以戎索為周索

誠齋集卷之一百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庸言

庸言六

廬陵楊萬里廷秀

楊子曰利不歸於上則不國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利歸於上則無民故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楊子曰赤壁之風天道在南承石之霧天道在北

楊子曰夫子之道溥矣宏矣卓矣遼矣故六經既就而六經非夫子無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與二三子逼哉子貢之問也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道大如天子貢欲以一字襲而取也終身塗遠子貢欲以一字蔽而取也終身塗遠子逼也荅之ㄈ難也儆吾夫子誰實能

谷之子曰其怨乎然則六經雖博可以一怨
跋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一夕負而走矣子貢得之ㄈ難而
學者喪之ㄈ易也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邑惜乎
楊子曰學者陋其故而不能不安悅其新而不能不懦其於至聖人
也遐哉
楊子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盛乎桑之落矣其黃而
隕其周之東乎
或問張湯推賢揚善有諸楊子曰推揚有矣賢善未也掾史之薦非
賢善乎曰胥薦胥史薦史賢善乎
或問陸抗飲羊叔子之藥程子謂其不當飲信乎楊子曰抗飲烏不
可也祐饋烏尤不可也不幸而抗死烏若之何
或問君子而時中何謂也楊子曰詩不云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
或問張敞其健吏乎楊子曰敞可謂賢矣不貨昌邑王以售其身敞
可謂賢矣
或問顏淵死子哭之慟何如楊子曰夫子欲有與言將誰與言
楊子曰水託於器而有象器毀則象亦毀火托於薪而有質薪化而
質不化象者形之虛質者象之實
班固贊王莽曰天變見於上人怨作於下莽亦不能文也楊子曰固
之言過矣莽之言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未為不能文也

楊子曰作詩者其深知小人之情狀乎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也言之巧能以欺夫人顏之厚不能以欺其心

或問元亨利貞如之何楊子曰元而不亨不釋老乎利而不正不申韓乎

楊子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或曰性譬之水焉濟人水也謂濟人者水之性則過德乎水謂溺人者水之性則過怒乎水之性有湛然而已爾性譬之火焉飪物火也燬物亦火也謂飪物者火之性則過德乎火謂燬物者火之性則過咎乎火之性有煇然而已尒人之性而曰善焉惡焉混焉非不性也非盡性也何如楊子曰所謂湛然煇然者為善乎為惡乎為混乎

或曰何謂性何謂命楊子曰受之乎謂性授之乎謂命

或問戒不睹懼不聞其惟闇室屋漏之地乎楊子曰不睹莫如吾心而闇室為十目之所視不聞莫如吾心而屋漏為十手之所指

或曰後世為將者多養寇以封己非罪欤楊子曰非其罪也有誨之者也自高帝殺韓信始也

或問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然乎哉楊子曰仁可譏也建恭為子職斯而可訊辭亦可訊

庸言之

或問楚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

去其楚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聃之說高矣子楊子曰高則有矣非其理也且弓以用言也去其人則弓孰得之得孰用之楊子曰冲然之謂道忽然之謂氣澄然之謂天凝然之謂地盈然者天地之充也冲然者天地之渾也故道為氣母氣為天地根

或問楊雄之劇秦美新有徵欤楊子曰雄而有徵久矣其獲矣耄而後徵焉情乎哉然則奚而作曰避禍焉而已矣禍可避乎曰禍可避則命可避

楊子曰聖人之辭渾賢人之詞辨渾故一言可以一取聖人之辭微賢人之辭章微故思而有不詣章故不思而獲楊子曰天下之至神者其惟人心乎已有過焉何必人告也見人之過得己之過聞人之過得己之過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己之過聞古人之過得己之過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得己之過見寒暑之過得己之過何必天地也見章弦之過得己之過見輪几之過得己之過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因今日之過得前日之過何必有過也一言之過未言而得其過是數者之得非人告也心告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不惟顏氏子而已矣知之未嘗復行惟顏氏子而已矣

楊子曰禮出於人心入于人樂出於人情入于人情

或問班固之論人也其等有九信乎楊子曰人之等奚若是之多也又焉而已矣敢問其目曰自庸人等而上者有三曰賢人曰君子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人自庸人等而下者亦有三曰小人曰狄曰禽人而至於禽狄不已甚乎曰是未足甚也由余狄也反哺禽也人而禽狄如焉非甚乎下免禽獸上詣聖賢奚為而可曰學

或問聖人可學乎楊子曰奚而不可學也聖人倫之至也子孟子之言也聖盡倫子荀子之言也聖人盡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聖人也我亦人也我無人倫乎我無人道乎昧弗明舍弗行乎弗至弗盡耳

或問何謂天位何謂天職楊子曰履大君之位以承乎天茲謂天位修大君之職以荅乎天茲謂天職有斯位也當知有斯職也臣而不修其職則為曠官君而不修其職不曰曠職乎然則孰為君職曰君職在養民養民在政文中子曰文制之主以仁義統天下是也又曰其有以結人心乎非也結之利之也

楊子曰命德討罪自上天出此二帝三王之降也命德討罪自天子出此漢唐之競也逮德下衰自藩臣出至于自婦女出自嬖倖出無衰矣

楊子曰小人之於爵祿未得則羙不得則溫既得則慄乎則固乎則思乎則姦乎則亡孰亡乎曰亡身雖然亡身小矣未足悼也大於亡身足悼也

或問近世士風大不美何以易之楊子曰奚而不美也曰病在奔競曰病不奔競耳奔競非病也未論曰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在前忽焉在後使天下之士皆奔競於此矣病哉病不奔競於此而已矣

庸言八

或問仁義禮智為四乎為一乎楊子曰一而已矣曷謂一曰禮生於義仁生於智仁義生於為己謀無不忠責己欺甚于責人欺則災楊子曰為人謀甚於為己謀則謀無不忠責己欺甚于責人欺則災無不信既見聖甚於未見聖則傳無不習楊子曰市之為道也競晨而晝競晝而旰競旰而夕雖止其競不可也夕矣雖使其競亦不可也故聖人觀復楊子曰引重者先進之感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或謂曹公不報赤壁之役其性乎楊子曰赤壁之役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役魏勝也

楊子曰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楊子曰有為而為不若無為而不為

或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乾坤有毀耶楊子曰乾坤毀而後可以去易去易而後可以息乾坤楊子曰由道以出器者道不弧由器以復道者器不流

或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也楊子曰存乎易者其易死存乎人者其易生

或問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何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楊子曰志為政則氣聽乎志浩然之氣也氣為政則志聽乎氣志聽乎氣不定方則既衰之氣也血氣之氣盈則暴虐則屈道義之氣塞乎天地矣然則氣何以能動天志也乎不見夫跖與趙者乎跖之行其心驁然以震亜於趙者其心躁然以爭盖氣外析則心內悖氣外驁則心內競然則使聖人而跖且趙者其心若之何曰聖人吾不得而知矣君子死而結纓足可跖心不可跖君子終行後長者身乎趙心乎不趙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或問心與性為一乎為二乎楊子曰心與性一而二而二而一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心也泉水之詩曰相彼泉水亦流於淇心與性之謂乎

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楊子曰召公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之言是台公之言非矣

楊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君子小人消長之理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死生之理也

或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謂其泊然無喜怒乎赤子之喜怒非泊然矣謂其漠然無哀樂乎赤子之哀樂非漠然矣然則赤子之心何者為心欤楊子曰有感心無流心

楊子曰君子之學一歸焉而已矣百其塗奚傷焉曽子言忠恕夫子未之言也西子言仁義子思未之言也

或問鬼神楊子曰神者氣之靈鬼者體之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譬一廛二廛之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
一廛
或問斯一章不殺一為數天下以為非孝何也楊子曰愛之至于不
則天下之至大焉數受二十子弑亂三千無父無君
或問管蔡之聞周公其忠周公歟楊子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挾
武庚忠商歟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志焉在曰王焉而已矣何
謂號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其號忠周也挾武庚其號忠商也不周之
忠則周公不可得而殺不商之忠則商民不可得而徵周公不殺則
周室不亡商民不徵則管蔡無以假武庚以興商商興而周亡周亡
而管蔡武庚以自王此管蔡之謀也故周室譬則秦也武庚譬則義帝
也管蔡譬則劉項也

庸言九

楊子曰垂緌以恥惰游之民何必鞭朴之辱縞冠以刑不齒之士何
必鈇鉞之誅

或問書一也或誦焉而君子或誦焉而小人何也楊子曰非誦與不
誦也由與不由也

楊子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斧鉞鼎鑊而亂臣賊子不懼者
有矣戰國之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後世君子而犯刑者有矣

楊子曰君子斂心以理斂身以心

或問臨川王子謂天變不足畏可乎楊子曰王子之不畏天也天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王子而亡王子之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有
楊子曰日退則月進月退則星進星退則霧進君子小人亦然
或問士何以得為君子楊子曰惟受責惟能為君子未諭曰受一人之責無一人之責
或問謝子良佐謂宰相不能富貴人也信乎楊子曰富貴人者豈惟宰相不能也君亦不能也豈惟君不能也天亦不能也天不能富貴人則孰能富貴人乎曰萬也不可使為松鮒也不可使為龍能使其不可使能為其不可為則天能富貴人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恕孟子之言嚴恕故許于萬人皆為君子嚴故不許一人不為君子
或問甚矣小人之不可附也古之累者孰不以附小人哉楊子曰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或問赦者小人之幸信乎楊子曰小人幸君子不幸使小人不幸君子幸乎哉
或曰古者人主下士如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是也後世無聞焉何也楊子曰非後世人主不下士也人主之不下士自士之自下始也
或問易皆六爻而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然則爻其乎楊子曰非乙也曰用九用六者所以發六十四卦九六之用之凡也
楊子曰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問六經之道有要乎楊子曰何莫非要也雖然有始焉有終焉始乎易終乎春秋又問易春秋之道有要乎曰何莫非要也雖然陰陽君子小人之消長易之要君臣更夏之陰替春秋之要

楊子曰有善而盈曰驕有不善而孰曰吝

楊子曰學而不化非學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惟愚明柔強哉雖明必愚雖強必柔

楊子曰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楊子曰士大夫之家其興亡有數焉視其數之多寡而已矣詩書也貴富也由乎前者其數又由乎後者其數三雖曰未興亡矣由乎後者其數又由乎前者其數三雖曰未亡亡矣粹詩書者無亡粹貴富者無興視其數知其家矣世之君子毋視乎人之家視乎己之家毋視乎己之家視乎己之身毋視乎己之身視乎身之數

楊子曰意者逆其所未然必者期其所願然固者安其所不然其病三其源一曰有我

或問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也然則宜何從楊子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與曰子路可為也夫子不可為也

庸言十

楊子曰風者天之出入息也人之一身莫小乎語默而莫大乎息天地之造化莫小乎雨雪雷霆而莫大乎風息死則人死風亡則乾坤

息

楊子曰司馬君實之文準荀也臨川王子之文準楊也

楊子曰古之至者處其一今之至者處其三曷謂一曰至曷謂三曰

釋曰老

或問明哲保身何如楊子曰全其名守其鄽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

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楊子曰秦人之尚功術猶人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齊丕肥老丕壯

龐必強其究也其死焉忽然

楊子曰成帝輯折檻以旌朱雲聖明之資也不聖不明不摘不亮爾

楊子曰揚雄言秦之士也睨夫四皓高祖且不能致也況秦乎士未

嘗睨也

或問孔明與仲達未戰也戰則孰勝楊子曰孔明乎奚以知之曰其

立也山其靜也淵古之將也中嘿之遺仲達已動矣

或問舜之舞干羽之旬而苗不格則如之何楊子曰苗民之格愈遲

舜德之進愈速

楊子曰見乎表者作乎裏形於事者發於心是心作焉其外寂然其

中森然勿謂無形時於江陵勿謂無見惴於震雷

楊子曰精於理者其言易而明粗於事者其言費而昏

或問君子言命乎楊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曷為不言命言

命則人廢奈何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君子曷為必知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顏子之學聖人亦逼矣仰之彌高其遠無極鑽之彌堅其入無間瞻之在前可望而不可至忽焉在後若得而又若遺

楊子曰口者躬之戶目者躬之牖德者躬之府仁者躬之充矣其戶燈其牖營雖然燈其戶營其牖其府充乎

或曰學者莫上於敏莫下於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楊子曰不可怙者天不可畫者人

或曰昔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且封以地子西以為非楚利也昭王乃止子西之言信乎楊子曰昔者虎之居乎山也自知其無以德乎獸也使貍名麟焉貍曰今日之事有虎無麟有麟無虎子以為麟之至則獸麟從乎子從乎虎於是疑焉麟聞而歎曰吾以不觸聞也貍尚疑我哉子西之說則貍之說也

或曰曹公孫權一世之雄也不為曹公孫權者能當之乎然曹公用舟周瑜敗之孫權登岸滿寵敗之何也楊子曰二公龍虎也龍以水而雄虎以山而雄易而居焉敗矣曹公之用舟虎在川也孫權之登岸龍在山也

或曰氏之溺於戰國之虐政也其心競其力憊拯之難也其力充其位缺拯之難也孟軻荀卿力不足以行其心非患也為齊卿為楚令不位與而其拯無聞焉何也楊子曰今有孺子將入於井仁人有不見無不拯雖然仁人趨而拯之孺子之父從而挽之則仁人雖欲拯之烏得而拯之孟荀則憫孺子矣如挽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夫子之論禮商得以損夏古之禮有不苟取周得以益商今之禮有不苟去

或問孟子聖矣乎楊子曰謂若聖嘗敢者夫子也況孟子乎雖然孟子之學至其至矣非曰聖也非不曰聖也或曰孟子之與孔子假而生不相後也將並於孔乎將學於孔乎曰奚其並奚其並

誠齋集卷之一百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六

庸言

庸言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楊子曰陰動之謂陽ㄧ靜之謂陰動靜不息之謂道ㄧ也者三才不息之體也善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質也性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用也覺此之謂仁達此之謂智公此之謂百姓之日用行此之謂君子之道ㄧ衆多乎哉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有過與不及之中ㄧ其二乎楊子曰中有二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ㄧ之初過與不及之中ㄧ之復

或問有以活為仁信乎楊子曰活則圜ㄧ則忘分有以公為仁信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公則方ㄧ則忘情亦不忘分不忘情故愛人不忘分故自愛

或問禮義廉恥柳子以為非四也二而已矣然子楊子曰一而已矣曷謂二曰恥是也惟心知其一則三者至矣是故君子以一生三以三養一小人去其一以敗其三何所不至哉故立天孽建民極恥為大

或問應變何如楊子曰變者天下之不幸應者聖人之不得已

或問士大夫當仕而報怨不可也報恩獨不可乎楊子曰不可未喻曰吾聞之吾友尤延之曰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報已之恩不私乎

或問道術奚辨楊子曰大路之謂道小徑之謂術正塗之謂道邪徑之謂術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一夫取疾而終迷之謂之術故周禮曰于川有川ㄧ上有道月令曰審端徑術聖人之所道者明昔天下後世以可行者也故譬之以路而謂之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故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顏子之道ㄧ也老佛管商申韓之道非道也術也

或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無所不說於聖人之言而曰非助何也楊子曰鐘不自鳴撞而後鳴夫子萬石之鐘也回也不撞而聽自鳴則鐘之鳴也不數矣使七十子皆如回則論語孝經或幾乎息矣論語孝經而息豈惟無助于夫子亦無助於天下後

世亦無助於天地萬物

或問脩世嫉邪何如楊子曰世不必脩邪不必疾

楊子曰晝而夜莫之異也溫而寒莫之異也得而失生而死異焉何

哉

或問禮與時孰從楊子曰禮次從時亡次從禮

或問橫渠張子與二程子其學孰至楊子曰孰一不至也雖然大程夫

子不幸短命吾所尤歎也

楊子曰西漢之士不正東漢之士不中

或問易與天地準何如楊子曰易與天地準天地與易準

或問君子不言而信此何理也楊子曰見桑者有燠意見耒者有飽

心桑與耒言乎哉

楊子曰移攻昧之師以攻己之迷回克敌之力以克己之私

楊子曰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洒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

鐘鼓弗鼓弗考者也

楊子曰天焉曰命人焉曰性主焉曰心

楊子曰農夫之播種也種黍不生稂種稂不生黍有種此而不生此

者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堯舜有存心無放心無存心

庸言十二

楊子曰居其前者不欲繼其後賢之進也難居其後者不欲立其前

賢之立也難

楊子曰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枝葉木根將枯枝葉將瘁試取聖賢之書一閱焉枯者茂瘁者榮

楊子曰有敗詐無敗誠

楊子曰古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普文請隧不與貸而不粥祭器也仲叔子奚請繁纓與之寒而衣祭服也

楊子曰天下之物不可不有而有之者其有不贅不可不無而無之者其無不置

楊子曰登高者未必跌而嘗覆車於夷塗夜坐者未必寢而常失旦於昧奧

楊子曰總干而山立南豐曾子之文也發揚蹈厲眉山蘇子之文也

楊子曰生而知者信其當然也學而知者見其所以然也惟其信於斯故曰誠惟其見於斯故曰明明之謂賢誠之謂聖誠而不知其所以誠之謂神

或問曰古之有道之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虎無所投其齒兕無所投其角信乎楊子曰然曰有道之士若是其異乎曰何異焉舜與共驩雜處也雜而不處不曰不亂群乎宗司馬欲害孔子也害而不害不曰不濡不熱乎雖然此非聖人之至也而老莊妄意其為聖人之至也

楊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炊與實物於鼏而覆其上寔水於鬻而煬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判乎其不比也然水火之情揚而氣升焉則覆其上者潛然而零矣覆其上者復其初燥如也潛然者冥自而來哉氣也天地之為雨也亦然

楊子曰聖者天之習賢者聖之習

楊子曰虛者盈之終息者消之初

楊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不足欲也居無求安必遷善也

楊子曰君子以自觀人以人觀自

或問五行一曰水。者物之初有乎無乎楊子曰有者水之象無者水之質

或問物有相反相成何也楊子曰及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故飴之甘其極必酸荼之苦其極必甘

楊子曰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榮也枯者或與之同日及其凋也生者或與之並時故華數而葉實枝槁而萌出此造化無息之妙也

楊子曰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何疾乎奪焉而已矣不嗜不疾不利不奪也而聖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奪攘之氛以舞雩之風吹戰爭之塵視一世之所嗜所疾者何如哉或曰然則聖門忘天下與曰否楊子曰聖人之畏天也以民聖人之畏民以天

或曰憂讒躁失之宰予竟孔亦有遺照與楊子曰聖人天也無遺照

亦無遺覆雖然照有或遺也覆無或遺也

或問至大至剛以直何謂也楊子曰無不容之謂大無能動之謂剛無可愧之謂直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謂中何謂和楊子曰不觀之天地乎陽無潛萌萬物歸根之謂中分至啟閉序則不愆之謂和觀吾心見天地觀天地見吾心

或問致中和在彼為致也在此奚致焉楊子曰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庸言十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為云乎哉率性之謂道外取云乎哉修道之謂教倖得云乎哉故令之畀之ㄴ謂命無加無損之謂率作之勗之ㄴ謂修或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功用若是其大乎楊子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然則聖人之致中和者何如哉

楊子曰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能潤四海

楊子曰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楊子曰水能濕夫火而陽以金則濕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以之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流者止

或問無窮之謂理無盡之謂性而曰窮理盡性如之何曰窮無窮盡無盡之謂學

楊子曰金有範天地亦有範木可圍天地亦可圍易也者其鑄穹壤之範量高厚之度與故易曰範圍天地

楊子曰學有思而獲亦有鹵而獲思而獲其覩親觸而獲其詣速

或問為人君止於仁何如斯可謂止矣楊子曰心有所先定之謂止建邦者先以邦邑為止行旅者先以舍館為止心不先止於仁雖叢括萬善包舉百行其吾物乎哉

楊子曰水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捋者肖之

外而牖之燁內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

或問橫渠子謂君子之學為天地立心奚為其為天地立心也楊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地之心之師也有天地而無人無天地也有人而無君子之學有天地而無心也是故學立心立學亡心亡

楊子曰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或問孟子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更子二本何也楊子曰草木本乎根人本乎父一本也父吾父亦父人之父非二本乎

或問楊雄謂仲尼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聖人亦有訛也信乎楊子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信斯言也則見董賈敬王莽亦仲尼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未嘗屬也至責冉求原壤未嘗不屬也孟子之言未嘗不屬也至荅尹士滕之館人未嘗屬也

楊子曰孟子之文瘠而腴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於荀卿有駁而已耳有蕪而已耳

楊子曰聖人可以觀可以知不可以指

楊子曰大極氣之元天地氣之辨陰陽氣之妙五行氣之顯元故無象辨則有象妙故無物顯則有物人者氣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極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動靜者人之陰陽也喜怒哀樂者人之五行也酉子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而已乎

或問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何謂無適楊子曰心有他之謂適

或問何謂惟精惟一楊子曰使后羿為王良得良失羿使王良為后羿得羿失良

楊子曰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及其初

楊子曰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終不能終之非篤信也非真知則自欺非篤信則自畫

庸言十四

楊子曰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易從則有功信其前之無阻

也

楊子曰精氣為物神而明也遊魂為變明而神也聖人觀物而知變是以知死生之故聖人觀變而知化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楊子曰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ㄈ則誕曲成萬物而不遺ㄈ則私

楊子曰富有之謂大業無足心也日新之謂盛德無止心也

楊子曰金遇火則釋遇水則凝陰從陽者反其本土遇水則釋遇火則凝陽從陰者歸其宅

或問何謂動心忍性楊子曰動心君子之疚疾忍性君子之藥石

楊子曰晨昏一日之晝夜寒暑一歲之晝夜死生百年之晝夜鬼神萬化之晝夜故通乎晝夜而知者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

或問再思三思何故楊子曰夫子為季文子言之也不善而再思則善矣善而再思亦善乎況於三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大法不可犯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於大法

或問君子之為善或以為好名何如楊子曰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乎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形絕影絕善滅名滅善可滅乎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而莊周曰為善無近名周之言可師則夫子之言可叹

或問橫渠子云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何如楊子曰湛一氣一君攻取氣之佐何謂佐曰以天地之氣佐天地之氣

楊子曰陰陽一氣而二名陰言靜陽言動陰外無陽陽外無陰

楊子曰三代國命在民與諸侯戰國以命在士秦漢國命在民魏晉以降國命在兵

或問莊周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信乎楊子曰妄哉周之言也人之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奚以知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或問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楊子曰子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楊子曰日以曝而明氣以息而和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楊子曰神領意會者見驚於騰口塗說之儒下帷潛心者見誹於閉門授徒之師噫

或問諸儒同異之說學者宜何從楊子曰事疑從古義疑從是

或問漢儒句讀之學何如楊子曰非不善也說字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意外之味故說經彌親去經彌疎

或問天地之性人為貴何也楊子曰君子自尊其身不敢自下於天地自貴其身不敢自賤於天地非尊貴其身也尊貴天地也

或問橫渠子謂天象陽中之陰風霆陰中之陽何謂也楊子曰日月星辰明而有象ㄈ者陰之凝風霆幽而有聲ㄏ者陽之散

庸言十五

或問橫渠子謂正明不為日月所昡正觀不為天地所遷何謂也楊子曰日月所不能昡而況同民之吉凶作易之憂患乎天地所不能遷而況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乎

或問橫渠子謂神天德化天道何謂也楊子曰靜而存曰神故德動而周曰化故道

或問橫渠子謂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何謂也楊子曰敦而不化囿於體義而不神局於方

或問橫渠子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何謂也楊子曰水之聚海不得而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或問程子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何謂也楊子曰息而神盈天地之間消而鬼反天地之間非迹而何

或問何謂闔戶謂之乾楊子曰不觀子之噓何謂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吸

或問何謂富有之謂大業楊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楊子曰孔子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

楊子曰君子之治福常集于小人天下之亂禍常集於君子

或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斯天理與人欲欤楊子曰循其不得已天理也肆其得已而不已人欲也

或問吾將仕矣事上官若之何楊子曰事長莫大親任事莫大專用心勿大薄哉人欣然曰問事長得事君

或問學經有法乎楊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神雖然是四法者耳為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以思之神以會之不營思之不庸會之不願耳焉而已矣人遠吾適人莫吾莫

楊子曰陰陽神而為無名是以無極陰陽渾而為一氣是以有太極陰陽辨而為乾坤是以生兩儀陰陽始交而為雷風交再為水火偏為山澤是以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具而萬化生萬化顯而太極隱萬化神而太極復

或問弟子問仁問孝未嘗異而孔子答之未嘗不異其隨才而寓旨乎楊子曰果隨才而寓旨也是容心而擇告也然則奚其異曰後之答忘前之答然則孔子亦有忘欤曰不忘不足為禮乎

或問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為物孰為則楊子曰天叙有典非物乎天秩有禮非則乎

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此孟子之言也非意也孰意也告子之意也一以告子為犬不以可守廬一以告子為牛不可以駕車然則人也牛也犬也其性為一乎為二乎

楊子曰文帝之生財以取諸民者取諸己武帝之生財以取諸己者

取諸民

楊子曰道必有所存曷存乎存乎人也當其存也至傳於陋巷之臞及其不存也乃奪諸于酏之膏

楊子曰告子之論性不勝其離也以善外也非內也故作性猶杞柳之論以性者人猶物仁猶人故作生之謂性之論以性者知斯慾仁斯知故作食色性也之論一性數說百離告子而知性也自言之自離之故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

誠齋集卷之一百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又

庸言

庸言十六

楊子曰二程之學以仁為覺以敬為守以中為居以誠為歸以致知為入以明道不計功為用而韓子曰軻死不得其傳其真不得其傳耶其真不見其傳耶

楊子曰天下有至樂不筌磬而雅不芻豢而腴不麴蘗而酣君子趋焉衆人去焉是未可以語夫俗也顏子不以一瓢易三黜乃在於不遠復之一爻楊子雲不以餓易祿隠乃在於大元之一書其可樂者安在哉使其有ㇾ可樂必有以易其樂

廬陵楊萬里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公都子之問孟子其性之說有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楊雄氏之論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也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矣言性者不入於釋必入於楊不入於楊必入於韓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不入於孟而入於公都豈三家者流之所知

楊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一日仰之與萬目仰之見之孰大聖人之經猶的也一人射之與百人射之中之者孰多

楊子曰以禮制俗古也以俗制禮古乎哉漢武帝招儒生集方士雜議專采制作之勞終身不離於稽古而禮文之事終身不離於世俗

去委巷而之委巷何也以禮制俗以俗制禮之異也

或曰孟子荅公都子之問性曰情曰心曰才何也楊子曰安之ㄧ謂情發之ㄧ謂心能之ㄧ謂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毀無以見性

楊子曰法無不良ㄧ而變則弊者起法無難復ㄧ而搖則良者遷

楊子曰人之於善最患於賤其所已得而貴其所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貴與賤之心相為循環非終其身循環其已乎

楊子曰夜氣ㄧ之歸根也平旦之氣ㄧ之將春也自此以往其微緒千萬而其大變有五然於五大變之中其存二其居存亡之間者一其亡者二曰夜氣曰平旦之氣曰旦晝之所為曰牿之反覆曰違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獸不遠二者之存吾徒可以自賀一者居存亡之間吾徒可以自警
二者之亡吾徒可不大懼哉

楊子曰欲善易信善難故可欲之善不如有諸己之信且何必二帝
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亡為不可也匹夫之言非聖人之言然有
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開基信三老仁義之一言也異端
之學非六經之學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平信黃
老清淨之一言也不然前堯後舜左周右孔日陳於前朝聞之夕棄
之

楊子曰堯舜之允執厥中與求雞犬之放同一警孟子之免鄉人與
恥指屈之疾同一憤

楊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辭愈緩孟子告齊宣王當其責王臣之
友不知其責士師當其責士師不知其責王

庸言十又

楊子曰修身在立主立主在有力孟曰子先立乎其大者此修身而
立主者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惟有雷在天上
之力然後能為非禮勿履之事此立主而有力者也修身而立主立
主而有力斯人也不曰真大夫文孰為真大夫文夫

楊子曰古之人責人有終責己無終

楊子曰齊莊公設勇爵以募勇士而得殖綽郭最孟子設天爵以募
天民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楊子曰赤子失其母而鄰之母乳之視非母也聲非母也而撫之則母也朝而啼夕而笑始乎鄰卒乎母矣烏知鄰母之非吾母欤惟民亦然為人上者乃使鄰母得乳吾之赤子何哉

楊子曰一杯之水不能勝一車之薪之火仁之細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仁之粗也細則功不大粗則力不精

或問孟子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君可要乎楊子曰君求於臣可臣求於君不可或曰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孔子何愛于主之以得其位行其道哉楊子曰孔子之與衛卿不可以兩得也得衛卿則喪孔子矣非衛卿之能喪孔子也自彌子而得衛卿則足以喪孔子矣孔子如此其巍巍也而以主彌子即喪孔子故孟子曰使孔子而主癰疽侍瘠環則不足以為孔子

或曰百里奚之非自鬻孟子之言之明矣若夫宮之奇與百里奚之諫與不諫臣子宜孰則楊子曰宮之奇哉然則孟子之言曰宮之奇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孟子之言非欤曰是孟子之意也忠者臣之則智者臣之賊百里奚非虞之臣子乎君違不能諫而逆之吾知其不可諫國將亡不能死而不先去之智矣未知烏得忠故孟子與其智而已矣與日月爭光者其惟宮之奇乎哉或曰百里奚死虞則何以有相秦之功曰為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婦之事夫倚市門狎不逞夫病棄之家貧離之而曰克家乎臣之事主亦然虞在與

在虞亡與亡ㄴ則百里奚無相秦之功獨不可乎或曰然則孟子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言何謂也曰去虞之智以功沒罪相秦之賢以罪沒功

或問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何也然則其誰能之曰其惟孔子乎然則溫故為難乎曰溫故非難也溫故而知新則難也然則其孰為故孰為新曰古人已往之迹之謂故出古人故迹之外神而明之ㄴ謂新

楊子曰周籍之末去文武周公諸侯之深仇也及其既去國之八百為文十二文十二為六文當此之時必有思其深仇而不可得者矣或曰閔子不肯為季氏之臣惡季氏之專魯而不忍汙其身也孔子於季桓子乃有行可之仕何也楊子曰夫子之仕於季桓子也而豈徒哉

楊子曰舜寧失不經而後世不失不幸自夫不應為之法始也孔子有不稅冕而行而後世有稅冕而不得行自夫擅去官之法始也而天下不治則上之人從而尤之曰法未察也噫

庸言十八

楊子曰以位為賢陽貨賢於仲尼以皆為賢季氏賢於顏子或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楊子曰忍始於八佾終於弒父與君

楊子曰衣有破補則全人有過補則賢

楊子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易以一字為義理
楊子曰易六經之首禋也天穀之義播之文王芊之周公仲尼甲折之

楊子曰一思而是非之心明再思而利害之心生利害之心生而是非之心昏矣學者警之

或問橫渠子云日質本陽何謂也楊子曰日火也大者天地之中女月水也水者天地之中男又問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何謂也曰男以陷言女以麗言

或問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何也楊子曰狄宜無而有夏宜有而無

或問人仁心也義人路也何也楊子曰無心為生無路為行

或問莊子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何謂也楊子曰循天理之謂觀加人力之謂助

楊子曰色斯舉矣有未色而舉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是也翔而後集有翔而不集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楊子曰國語謂擇福莫若輕自以為智矣不知夫福者競之端福者盈之報擇福以輕其福猶重而況擇福之重者乎使此智可行則李斯之禍免矣

或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如楊子曰文視諸侯則正視桓公譎矣桓視文則正視三王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君子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楊子曰聖人以道行命中人以命行義
楊子曰天下不一則不治戰國是也不一則不亂秦是也
或問何謂一何謂中楊子曰會之曰一約之曰中
楊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而況君子登顏孟之
東山登周孔之太山乎
或問儒者謂封建不復古不復矣何如楊子曰孟子欲天下定於一
世儒欲天下定於萬
或問門人厚葬顏子夫子奚而不可也楊子曰顏之心門人知之乎
知之者夫子也然則顏之心豈若曰顏之所恥門人之所榮顏之所
榮門人之所恥
楊子曰神有窮而化無不可知窮神則人不弱知化則天不強
或問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神者心也化者天地萬物之變也不盡
其心不達其變楊子曰　之所謂為人者我知之矣其所驁者是也
舉一世之所驁而不置者曰飲食男女焉而已矣飲食男女之外無
行焉是果古之所謂為人者耶古之所謂為人者何也將以並天地
而三之焉者也且天地若此其至大也吾人若此其至小也以至小
並至大其必有以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
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吾人能彼之所能而遽自以為足
以並天地彼能吾人之所能乃不足以並吾人也今吾之所能求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彼之所能求以異乎彼且無以異乎彼也而欲以並彼之所不得也遐矣哉

庸言十九

或問詩有六義何如楊子曰此說詩者失之也詩之體有三詩之作有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此詩之體也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此詩之作也何義之有

或問陽貨饋孔子豚孔子受焉繆公亟餽子思子思辭焉何也楊子曰惟陽貨之餽不可以不受惟繆公之餽可以不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也楊子曰天因物故易地因天故簡

或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易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聖人之德可大則聖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何也楊子曰聖賢以易簡成小人以智巧敗易簡無他因天下萬物之理而順之耳

或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楊子曰以地之明知天之幽以始之生知終之死見其一知其萬也何也明必有幽始必有終也其理必然不足怪也

或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也楊子曰氣之精者凝而為物故有知而謂之神氣之遊者　而為變故無知而謂之鬼魂者氣也鬼者體也亦謂之魄故神存則物生神去則物死神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體之主人體者神之傳舍

或曰作易者誰乎非聖人孰能之楊子曰非也然則孰作之曰天地然則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其是理作易者書是理猶繪事焉物亞有其生焉繪乃肖其生世無日星何從而繪日星世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肖也彼以其天我以吾乾彼以其地我以吾坤不觀乾坤二卦乎此之貴賤彼之卑高此之剛柔彼之動靜吉凶者其萬物變化其象形也故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或問道者不可須臾離何也楊子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可須臾而離於其道也

楊子曰水為冰雨為雪精氣為物也聖人因其有而處其有不以無廢有冰為水雪為雨遊魂為變也聖人因其無而聽其無不以有遷無異端反是

或問何謂鬼神之情狀楊子曰情存則神狀存則鬼

或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也楊子曰晝則作夜則息死生一晝夜也晝夜一死生也

或問今不如古信乎楊子曰爰而不信古者官人以世後世官人以人古者士大夫專殺後世天子不專殺古者士死忠以殉後世天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以狗今不如古奚而不信

楊子曰有所忘則必有所不忘有所不忘則必有所忘

楊子曰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宏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宏之為禹諱矣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為聖人諱過小人之諛也宏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而後發也猶諱父而移之盜也又以諛湯者諛禹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堯固無辭也非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己也三聖一道也宏諛其二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授堯之手而坐於桀之側堯亦無辭也桀何顏哉而宏獨有顏以見堯滅文仲曰禹湯罪己由宏之言則臧文仲之言妄矣

庸言二十

楊子曰成天下之事者譬之山行而攀木焉陟者以順攀為進降者以逆攀為進事之成豈一端而已哉

楊子曰人有一足履甲之舟一足履乙之舟不惟不受於甲亦不受於乙人有一足居門之內一足居門之外不惟不信於外亦不信於內故高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楊子曰梓人能為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能為乘輿玉輅而出無車仲尼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而粮無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此君子之事也聖人不然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

楊子曰喜者陽之循怒者陰之拂欲者陽之伸懼者陰之詘不動於陰陽之謂性動於陰陽之謂情動而復於不動是為聖賢君子動而不復不復而無不之也民斯為下矣彼異端者甚惡四者之情而求去之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陰陽亦可去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也楊子曰一陰一陽而非道何者為道一陰一陽天地所不逭也而況人物乎陰陽之在天地其位為高下其精為日月其運為寒暑其物為水火闕其一則天地息陰陽之在人物其耦為夫婦其親為父子其分為君臣其道為仁義其事為德刑其類為君子小人中國夷狄禽獸闕其一則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謂物不得不行之謂道

或問上繫首章既曰天尊地卑又曰乾坤定矣何謂也楊子曰天下有二易有造化之易有策書之易造化之易原乎太極策書之易成乎聖人易豈聖人之私書哉太極以易書示聖人聖人以易書述太極如是而已爾未喻曰聖人觀彼之天地得吾易之乾坤觀彼之卑高得吾易之貴賤觀彼之動靜得吾易之剛柔觀彼之萬物得吾易之吉凶觀彼之形象得吾易之造化天之除虐嘗假手於成湯天之作易亦假手於三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子曰克己復禮不可以有己為仁由己不可以無己

或問涉世當若之何楊子曰寧得罪於君子毋得罪於小人得罪於君子君子必察得罪於小人小人必殺

楊子曰古之法亦疏矣未若後世之倫也舜寧失不經未有不應為之章孔子不稅冕而行未有擅去官之章也

或問賜自以不如回為其聞一知二聞一知十之相遠也何如楊子曰子貢知二多矣聞一知十可乎

或問孔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何謂一楊子曰入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一出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二然則孰為二曰楊墨也申韓也釋老也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楊子曰聖人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能言距楊墨者為聖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之徒乎然則或謂二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知清淨寂虛元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為得為聖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為得為非聖之徒

或問何謂安其身而後動楊子曰安在動後非憂則悔又問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楊子曰慮在求後非辱則累

誠齋集卷之一百七終

誠齋集卷一百八

東宮勸讀錄

陸宣公奏議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我之策者皆以嚴尤為至論某以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於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內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

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聖人蓋得之矣而尤何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之上策乎蓋其上策大概有四曰修身曰用人曰立政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修身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怠無荒朝夕策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人主無可議國勢無可窺四夷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上策也而曰吾無

上策也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足以知之

國家自祿山煽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視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凌陵亦甚

萬里曰自古夷狄之患寇攘中國則有之矣橫行中國則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橫行中國者非夷狄之入中國而中國之納夷狄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其藩墻固其門閣虎亦安能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駭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矣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欲先取西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西京而欲速是故乞師於吐蕃借兵於回紇祿山

則亡矣兩京則復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不止其過在於結夷狄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
高祖起義兵平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靜之策假突厥之兵
于有二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無突厥之寇是以肅宗祖其
遺策也
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夷狄以取
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夷狄以取夷狄乎　本朝懲戎之道亦盡善矣
來寇則與之戰不來則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
和如列聖屈己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賢相承中國成平者一百六
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
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遼滅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
禍此結夷狄以取夷狄之過也至今勞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擇得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徙耀德以佐威能通以
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次取之議以安我心彼求和則
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　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仁忍小以全大安而居
其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慴蹊隧壘軍容謹
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必克不
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大計以邀其歸擾
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

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
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党項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唐可用也至
今可用也　太子曰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薄録莊宅三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小才小慧時
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
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陳非術談巷語之鄙事則譫諵面諛之
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之燮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延英每對
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亡言之者至與其徒諧陸
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罷辱之及何
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盍
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盍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
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自居穆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為官官宮妾之職無事
君子之大節而以伺　為小忠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盍初以小
察而或中故主嬖之以為忠卒以大諧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
矜盍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
不幸也嗟呼參之譴贄也不遺餘力而贄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
君子小人之用心其相去遠近何如哉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欺奸諛是固然矣至于參之譖贊何其灼然不慈斷然不受欤使任贊有終豈特可以還貞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太子曰參譖執而贊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奸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甚艱辛常追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則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腳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厭其為騷怨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此來顧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載車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顧車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連之草唯計搬運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經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為度支建折稅草之議每束折錢二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腳之費為錢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為錢十有七今延齡每一束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而行其說也蓋舊制為錢十有文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車腳之費則減其錢二十有文是實減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蓋減車腳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文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為緡錢者二萬有文千矣以所減之錢為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愈尊此延齡之所以賦其直也德宗一歲樂於得二萬文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為羨餘者非增其所當取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掊克也減其所當與者割剝也裴延齡以掊克割剝而得官職德宗得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牛笏白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聽言易聽而用之者為難贄之事德宗論諫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湯可以為文武下猶不失為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德宗）不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且疾之惡之怒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為龍逢比干未知德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與固不遇於同時而遇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而遇異世之聖主既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復使鶴禁之僚讀之於東宮蓋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而傳之子贄而有之亦必自慶矣非贄之慶也天下國家之慶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議論多所發明甚有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 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季縱
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殺之
至聞營陽所以至之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
下何其盛也至于義康初任之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亦
托酒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復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
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
文帝之矯於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遣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
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耶彼公時
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大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以來殺傅亮殺徐羨
之殺謝晦殺檀道濟裴方明道濟之死舉憤而投諸地日光如炬曰
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主聞之曰道濟死吳 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
措如此魏 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
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殺無辜不可以害忠良倘或兼是數者而
有之外則為敎國問罪之資內則為奸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者商紂隋煬是也紂之惡自以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姓焚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性疾人諫曰有諫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遺書而數之曰鑿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所謂內則為奸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賢主也在已無失德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嫚辱之使其在已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辭其止於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慎哉　太子疎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石列于衢路北人見者譜之以為暴揚國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自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已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而除之更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國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之以為罪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與知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不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甚非人主之福也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峻則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殺萬里聞之藉載曰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盡歷代虐刑至太祖而盡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　祖宗相傳以為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于族乎故後之人主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悞國如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孫不過流竄表而已蔡氏子孫至今猶富也國祚久長實基於此ㄧ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祖宗相傳只是一箇仁字

上欲伐魏王元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其法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ㄧ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以為不可沈慶之以為不可太子劭蕭思話以為不可而元謨首倡兵端帝謂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元謨者輕而喜功貪而虐下是何足付　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哀哉昔漢宮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舉天下之力以疲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元謨圖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迫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其所謂其非甲兵之謂也堯舜之其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其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其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元謨首勸北伐自為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元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元謨則置而不問焉帝之賞罰為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之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敗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為人取國之幸矣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仇之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於愛不協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弒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患之謀奪其權宗愛怒弒余源賀陸麗立皇孫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弒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故舊尼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信倖而魏太武以弒殂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已之小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聽小人之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但宜宮近倖中有小人為多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為正是為小人以譎諧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為小人之亡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化而大略不出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而自死于宦官之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于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殺太子戾豈特太子戾哉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弒于宦官李輔以憲宗之英武而弒于宦官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殺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懼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曰立心二曰講學

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摠內政由是太子幼深惡淑妃及濬と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幼と更與之善幼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始興巫嚴道育為巫蠱豫玉為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と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幼以告潘妃淑妃淑妃告濬と馳報幼と與腹心隊生陳叔兒齎師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與張超之等數十郡人馳入雲龍門及齎閣扳刀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兵捍之五指皆落遂弒帝

萬里曰凶邵之惡滅天理數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人在側而發于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宮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擇中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薰染使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于宮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邵四月戊辰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已已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乎謹始益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修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儉也而二君皆以荒淫名亂天下幾至亡國而況始之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報君父之仇亦可稱矣然即位纔幾日而淫其叔父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謂之鳥獸之行所謂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朗上疏告之以備邊境告

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宮闈告之以辨毀譽亦未為犯顏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擇人久仕故也帝首變文帝之制以六周為三周以久仕為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修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為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質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於民內則短折其壽其自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弒一已失德兩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雖然人君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德平居為賢主洪後一旦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宏為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為太子也何傷之有雖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烏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有是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鉤弋而立昭帝其意以為鉤弋不死必禍昭帝如呂氏也不知鉤弋死而昭帝大後魏鬼狄也武帝故事後魏未必知也特其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為君亡而母存則皆為君之禍也于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慮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亡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朕何如主昌曰
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
毅曰陛下桓靈之主而武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諫
數事皆人難言者高祖嘗之此三君所以興桀殺龍逢而亡紂殺比
干而亡隋煬殺趙才等四　而亡明皇殺周子諒而幾亡此殺諫臣
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於殺諫臣也宋孝武
以直言而殺周郎其罪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數國問罪之
辭其不亡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為已之語默
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已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遜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危言而不諱足見我有從諫
之聖觀其遜以避禍足見在己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
郎事昏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殺忠
諫之士至於陋其身為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者君臣相與
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嚴不通
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於燕使荊軻刺
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立而不敢救趙高說二世謂人主當
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夷宮之殺弒二世乞為黔首而

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病也宋閔公　宋萬為萬所弒陳雩公戲夏徵舒為徵舒所弒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臣無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群臣燕嘉賓燕朋友故舊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於群臣燕集未為過也至於使之沉酣嘲謔則過矣君而嘲謔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謔其君則臣不臣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君臣嘲謔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則宋之所以不永也

初讀三朝寶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如所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武如所謂視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暇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賢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內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為本朝之堯舜此雖仁宗仁聖之所至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二聖為家法之效也自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為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復祖宗之舊天下大悅元祐八年間　盛事治比隆慶歷既而小人章惇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為復新法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

祖宗之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為天變不足畏祖宗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卹祖宗簿賦斂後世賦斂無藝而民貧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祖宗納諫以通下情後世寖詆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國之權盡屬於宦官祖宗時與夷狄堅盟好息邊釁後世結金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祖宗之法亡而中國之禍酷矣觀仁宗之法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而治亂興亡之鑑昭ヒ矣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東宮勸讀雜録

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泌曰歷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為朋黨為誹謗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責而已惟陳東以諫死而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光堯之意蓋權臣汪黃之奸而誅之而其誘及光堯耳太子曰所謂黨者即類之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得以黨為罪哉又曰嘗讀胥鼠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黃視之以為仇故殺之也既退萬里贊葛詹事曰陳東之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固不可使東宮不知一日講讀畢葛卿因款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太子曰何至遽卒乎萬里曰風者虛之

極也如木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蒂遇風則落士大夫以叡色斲喪其根本故至於此太子曰人之根本在元氣豈可不自愛葛卿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欲而不亂易富貴者有可欲而不亂難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顧行之難耳不可不戒萬里因舉及仁宗用諫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必奏樂是日遣名對一士夫大未對間一宦者持幅紙呈奏樂故事仁宗攔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仁宗怒曰何辱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活不憂天下端午罷奏樂自此始人主何必遠師堯舜自有本朝堯舜葛泌又因舉及仁宗時宮嬪一日群請遷(遷)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回曰此事在官家何因問外廷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錢一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妤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藏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仁宗曰吾固常語汝亡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可奈何於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太子欽嘆不已

時諭德　沈揆講尚書至不通聲色萬里因舉其說曰遐見沈揆講義云遍近也不通聲色者不近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況眈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予此論甚佳太子亦曰甚佳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廷錫宴知大宗正趙不息建言六事皇太子錫酒方立飲於前而皇孫平陽郡王安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其　儀上下其議太子笑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亂班時論服皇太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經鄂州大將郭果捨克軍士狀上遣人廉其事果伏軍中權酤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千匹饋于軍不受故怨而譖請與偉辨上以其事付太子議裁以聞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採亦不可以言罪偉罪偉則言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韙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日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讀既畢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陰陽消長之理也詹事葛泌曰陰陽之升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長則陽消陽長則陰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曰治亂安危亦然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備預而小人贊之以奢侈贊之以邊功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也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宋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所在萬里執牛篦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暄同處議天下事在拾遺孟昭圖諫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沉于蓼順津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事無可言者萬里曰唐自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於唐亡太子曰高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伉士良謂天子不可使觀書及親近儒生

萬里曰此仇士良其黨送歸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則我輩疎斥矣當以田獵毬色玩好娛悅之則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廷文宗飲恨以沒宜官豈真不可去乎蓋是時老臣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謀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太子曰然

淳熙乙巳史方叔侍即既以數文閣侍制奉祠于是東宮闕侍讀一員時經營欲得之者甚衆一日詹事余處恭葛楚輔見梁丞相丞相問云官僚闕勸讀官如何余葛二公對曰今日請問固欲白此乃合辭以誠齋為薦丞相可知既而廟堂諸公將進擬在選中者凡七八人余葛又與廟堂議損其數凡經營者皆削其姓名乃定議以吳春卿陳蹇叔胡子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連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呈上閱至胡子遠曰也得又閱至誠齋云這箇好也廢遂得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諭德沈虞卿侍講尤延之上講堂自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讀得非近日上封事極言者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學問　操履剛正甚誠實又甚直尤工於詩太子曰極好此間亦有數人經營欲得之皆是由徑政不要此等人今除楊侍讀極好余葛諸公既退更相賀以謂宮僚皆得端人正士不容憸人曲學於其間也先是五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四日試齋上封事極言天災地震虐情倫　得國勢君子小人凡三千餘言不報余處恭因講請之暇嘗為太子誦之太子竦聽善故知試齋姓名云

太子即光宗皇帝史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瑞禮舊名卿吳名燠陳名仲誥胡名晉臣何名萬沈名棨尤名袤上孝宗皇帝試齋親結主知天語稱好試齋不負天子諸陸宣公奏議請資治通鑑三朝寶訓皆效忠規於太子時人以為稱試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長孺謹識

試齋集卷一百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一百九

淳熙薦士録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鋭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盧陵楊　萬里　廷秀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　立朝敢言作事有惠

祝櫻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折　外温中厲遇事敢為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于詩即風米甚屬官吏皆肅

葦相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鍾　性資靜慤文辭工緻

王回　俊辨而言敏于而裕

劉彝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為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若屈之今為湖北參議官

章穎　早冠多士其學益進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蠖　儒而知兵長于論事至于兩淮利害尤其所詣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元甫之業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袞　儒者能斷吏事敢為剸繁摧奸尤其所長

莫漳　長于史學遠於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勝陞朝知袁州辭鄉縣

吳鎰　早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縣

王諫　風力振毅勇於摧奸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今知郴州

祖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壁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詡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于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滸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為江西提舉司幹官侍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過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克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踰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于世用鄭勝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于仕進前任監和濟局今任祠禄陞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緻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殫洽吏事通明

魯三復　以文藁弟以廉提自作邑有聲蓋　橫欽梁勝

魯三聘　刻意文辭雅善論事蕭勝選人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典戩奏典重作邑愛民雖而不擾鄭勝陞朝

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淵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堂奏冠之鋒修城

治兵冠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雅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沉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沉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高而益勵文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郴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宇　事母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閫鍵日進未已至于吏能乃其餘事

藺渭　通敏更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得易

鄭鄤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常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

太守虐政一切之民情翕然去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有辨章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　瀚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為撫州宜黃丞其父字邦衡

以上凡六十人

淳熙乙巳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最急先務誠齋答

誠齋集卷之一百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話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燕子卿梅詩云秖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介甫云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山谷集中有絶句云草色青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曹至詩也特改五字耳 曹云桃花歷亂杏垂香又不吹愁惹恨長

東坡云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人寂ヒ鞦韆院落夜沉ヒ介甫云金爐香盡漏聲殘剪ヒ春風陣ヒ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問君何意栖碧山咲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相隨遥ヒ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麒麟圖 畫鴻雁紫極出入黄金印又自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経灩澦漫逢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来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来到氣已呑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間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戈氓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自平生不識高将軍手腕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経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兒呼不蘸驢失脚猶怒醒来有新作此山谷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回予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
難乘詩有一句又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
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酔猶寒已
自知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藺公刺暴公之
諧己而曰二人同行誰為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杭喚婦出房親
自饌上言其力窮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資路自覺
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戀別之意而不忍
又朋酒日欲會老夫今始知嘲其獨遺己而不拈也又夏日不赴而
云野雪興難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筍溪漫浒千將劍却
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
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
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詩人驚人句杜山水障上堂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又斫却
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遶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更有無
月中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天柱
峰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地陂陁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用東
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名龍伯公上天揭
取北斗柄逢萊頂上幹海水盡見底(乾)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
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歷軒轅紀龍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持綉戶日月近雕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又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

和此詩者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又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于李杜蘇黃詩草炙此等類詞人閒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問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珊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乎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正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穢者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閒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如人情似紙薄世事如棊局新又飽語世事慵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林)中天地大軟紅塵裡夢初枕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宦而事反拙者當初只為將勤補到底翻為美巧成此尤可笑

唐律又言八句一篇之中句ヒ皆奇一句之中字ヒ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予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ヒ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總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瞬又重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舡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臥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全哄到又椀坡不禁三椀　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裡ヒ毛筆平生幾

兩屐自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自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自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當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晦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生　捷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予摘用久而自出故引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啗龍蛇周禮考工記車人蓋圜以象天輈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要宏毅天地　蓋輈孟子云武城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味二三策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伾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傾蓋亦不須劉寬為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此皆翻案法也予友人安福劉凌　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

五七字絶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女素娥俱奈冷月中霜裡鬥嬋娟如芭蕉不解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鷰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　来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數殺已無夢三更桐葉强知秋百囀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風吹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ㄈ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詩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會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渥云昨夜三更雨臨朝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云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絶唱也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内皆有一唱三嘆之韻　自陰與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侯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顧安世平甫華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嘗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趍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　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大飲酒云信脚到太古　登岳陽樓不作蒼忙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即客一枹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絶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於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林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開門絶似晩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黄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勝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予歸自金陵功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為我醉到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夜連村雨黄風獨徑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煖分煨芋火明借績麻燈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平甫題釣臺醉中偶爾閑伸脚便被劉即賣作名恭仲云碎砍生柴爛煮詩又有桃宋佐轉一絶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明梅月蕭疎兩奇絶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方亦能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方見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稍又河橫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龐石甫者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黄道星移北斗邊明月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内門前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裡朱顏正後生吾鄉民俗
稻未熟摘而蒸之春以為米其飯絶香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
碧帶香吹出玉輕黃予先太中貧嘗作小茅屋三間而未有門扉於
元鄉求一扉元鄉以絶句送至云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ㄈ可斷
魂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昌英有絶句云碧玉寒塘瑩
不流紅渠影裡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濾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
詩名有絶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
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
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
重閔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
斗星辰上身客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
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
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祇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為國子
監簿以老請辭除直敷文閣宮觀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
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滿
賣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過江南
又楓葉蘆花滿釣船水風清處枕琴眠覺來失却瀟湘月却問青山
覓酒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宗徽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陳無
已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神考如日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筆而
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華無
所不充而躔次必有所舍諸人大服

閿州大熱尺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
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輕薄子于塔庵二字上添注爺孃二字元章見
之大罵輕薄子再於塔庵二字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毋嘗乳哺
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麋鹿盈囷山下注云今為糜爛
為麋糟輕薄子用糟字黏庵字蓋今人讀麋為庵讀糟為子甘切添
注遂成乂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孃庵糟

鄉先生劉尚書才邵字美中云劉侖偉明獻南郊大禮賦首句云粵
惟古初豺獺有祭大音隋小大南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豺獺之
祭此譬如千乘萬騎羽獵長楊而于其間說鼆蝦蟆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國時為帥還往甚
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
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高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則令人扶
季高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季高答曰云云大意令
安國學李邕書

徽宗嘗問米某薦軾書何如對曰畫黃庭堅書如何曰描鄉書如何
曰刷

高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孫字

韓退之荅李翊書云思元賓而不見乞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高此

用石勒語王俊贈勒麈尾驅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

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乞乎飯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判邑人歌之曰恤乞乎欲乎悠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人子日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于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

皇帝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亂云乞曰宏云乞曰文通云乞曰古道云乞曰朔云乞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柳子厚荅中書云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画人句法云眡其鑽空欲其怒也眡其裡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槩之欲其約也槩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

韓退之行歲云宜悔而休汝悪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柳子厚憂歲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歲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曾子固送王元恪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己乎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乎之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

子白法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序云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恥然仁而已矣子恥然義而已矣非子之所望於升之也子固送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盛遊覽之樂亦大畧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暫翳圜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橫騖屹然中流觀此底柱又云公人中之龍那肯屈節於犬羊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遜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帝欲仆泰岳必蹶又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又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股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眥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人百其身百人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丞某留題云今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後美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寺未立暫遇一僧舍為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美中此聯朝士嘆其親切詩句故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情又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詩成白也知無數花落虞兮可奈何詩有寔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獲宋玉戰策兩穰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有用法家吏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如務如前卷僧題方探支蘭入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慇懃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半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簟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為新奪胎換骨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謂有然亦有是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第二坡來謝歐陽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皐陶曰殺之三克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坡問坡云曹掾臧衰紹以衰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掾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竟皇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于王ㄈ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皇容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ㄈ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綉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連又橫空又綉轂又雕鞍又驟也勞擾軟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享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諸妓立東坡後凭東坡肩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遂折東坡隳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珪說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故事宴之其人大喜以為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求薦墨坡佯應曰諾久之閒談坡忽問李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箇獃長漢李大慚而遁見王僑卿說

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技萬方坡終不笑一優哭出用棒痛打作技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予對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更狀論云非不治也不治乃所

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
挂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
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今集中無之予昔為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
寺前壁間山谷親筆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歸書之止記一
聯云春將國艷薰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蔡攸幼慧其叔父卞荊公婿也卞携攸見公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說
攸立其膝下回首問曰不知相公所解之字為復是解蒼頡字為復
是解李斯字公不能荅拊其背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美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
其聲嗚嗚然怨如如慕山谷為坡偈此賦為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
曰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　精銳孫仲益作上梁
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
振曰既呼又嘯易嘯為響
退之盤谷序云妬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妬寵一字負恃兩字非句律
與下句云爭妍而取憐不類之既曰負又曰恃為復恃當作時
本朝制誥表啟用四六自然豐至今此文愈盛有一聯用兩處古人
全語而雅劘妥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閟睢之求淑女無
險陂私謁之心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
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巫龔尹字正子以啟賀之云技巧工匠
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書所稱何以加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上湯丞相啟云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薊謝　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啟云得知于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剪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荅士人啓云嫫無琴瑟吉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誅多聞其古人之益友此雖增損六字而特圜美至翟公異行麻制云古我先生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百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荅一教官啟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惟前代守文為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　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謝如密州云賓出日於麗譙江山炳煥傳夕烽於海嶠故角清閑謝賜笏帶云草木何知被慶雲之渥彩魚蝦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　非其有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四六有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地殫天區界軼海外此嶽瀆閟神鬼受職折木天街星宿清潤曾子固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

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龍荒之北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
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云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搖
謂鴟鴞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遷謫在八桂思鄉里坟墓
作青詞云萬里丘坟草木牛羊之踐百履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册后妃関雎鷄鳴之聯以為四六
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册后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下逮
海隅夫婦無有愁嘆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施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
失舊物聯屬工矣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形者書曰人惟求
舊而介福謝上表云仁惟求舊義不遐遺乃易仁為人莊子曰副墨
之子問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
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衆多而繼之以恭惟
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為成王矣蓋成
王名誦而下洛故也此文人之弊文之美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
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庭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
升諸公而程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啟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
公而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子為父子

子之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年自居江湖之上公治長雖在縲紲之中而東坡謝罪表曰身居江湖之上夢遊縲紲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于奔命程公異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於奔命亦此類也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州表云中書舍人廣厦細旃論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楊雄賦全語後兩句用王吉疏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郡下而從臣未有虛位孝宗除為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張抑字子儀以啟賀之云珍臺閒館冠皇伊之掄魁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舉似予予驚歎擊節以為不減前輩未幾景盧入翰林為學士遷梁叔子丞相以病辭位孝宗愛重之不欲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禮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為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啟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衛王張浚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行山詞以異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尉山劉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民不肯左衽群起歐至死而朝廷或傳其生詞臣行加恩詞云風寒易水之士去之不還日遠

長安怪人来而未至汪伯彦黄潛善為相時太學之士陳東以上書
誅既而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而罷汪黄二相後趙鼎為相汪
黄有啟謝廟堂鄱陽彦時叔雅為趙客代趙答啟云一男子之上書
彼將高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二聖北狩皇扈畢遷中原無主惟高宗皇帝在外獨免降祐太
后以書進有云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阨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此汪彦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復辟赦書云斷鰲而
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勲取日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
也張邦昌既僭窈竄謫謝高宗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蓋欲興周紀信
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顔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
賀表云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謫汪彦章行詞云明黨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
名孔子首誅乎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
一時辟小之宗容有問彦章者曰內翰頃有啓賀伯紀拜相云孤忠
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究
咸舉幡而集關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與今謫詞一何反也
彦章曰某此啟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
詞有云乃傾家積降與賊通若行此言何從答曰某如何知得但見
渠兒子自虜中歸
汪彦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啟云當年翰範曾聞學士之葫蘆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玉堂又見司空之廬薗自以為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太祖
皇帝朝內翰陶穀所謂年二依樣畫葫蘆者乎曰然又問廬薗何出
曰昔司空圖在翰陶穀所苑常作廬薗詩問者絶倒又吾州安福有
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為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於水大
晨昏兩腊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遺表者首句云身
獨立於上台未踰三月瘡忽生於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乞皇帝御殿表
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
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為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
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
未厭蕭萬語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
梁叔子丞相生日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
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羞之嘗大烹養賢每虞公餘之覆黃仲秉攝
西掖行康坡贈太師誕文忠詞云朕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
之辨惟小人無所忌憚使君子至於固窮又云某目無全牛意空九
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六言之尚至于嗟嘆問者亦為
與之起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諸路發運使遍行州縣凡合起上
供及江上餉師錢穀盡以為羨餘而獻之壽皇大喜既而歲莫上供
無一州至者板曹大窘奏其事上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多
取贏于郡國無遺羨於雞豚數歲之中以為常本無心計無三年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蓋曰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為刑部侍郎觸一權貴內外得丹陽謝
廟啟曰一麾江海頗欲避西風之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府之酒王
季海丞相為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為浙東參議官以啟賀季海
用雞檄對鵝經季海嘗其的對雞檄乃用王勃為諸王作鬬雞檄
山谷戲筆尚書范文正公為學子時作蠶賦有云陶家甕內淹成碧
緑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徽羽吾州劉沆丞相徽時讀書山寺亡
僧請公戲作偷狗賦有云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尚回
顧兎之頭嘗州人諱打爺蓋常有子為五百而其父坐罪當笞者其
子恐他人笞其父之重而自請行刑故有此譏士人有戲作此賦者
云當年祖逖見而知聞而知後日孫權出乎爾反乎爾

投人詩之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用壽考字公曰五
曰考終命和我死也說了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為贛州安遠令士
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去甚處周茂振賀劉
季高由謫籍枚自便啟云十年去國驚我馬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
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
之子常先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上啟其自序處云叔夜麄疎次
山漫浪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麄疎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
問上官家諱吉州推官李椿當干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複名
而一字椿者初許荐而後不與請子族弟炎正字濬翁作一啟以解
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棗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杏壇之故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為京丞相所知
有啟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歎桑麻之後長
丞相遂卜待除掌故之令
尤延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潔粢豐盛報
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體面大又嘗愛于由行詞有云養德即
園本無求于當世書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
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熙河表云旌旃所指
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
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略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
菊花從此不須開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容也無已云人
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
其名也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濼事可涸之以為田介甫欲
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楊墓無齒貢父退介甫思
其說而不得吁其子雱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雱曰不知當台而
問之貢父既至雱以父之問焉貢父曰笑此易曉耳楊墓杭人善作
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
時聞者絕倒
東坡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汪彥章啓云嗟甫里百弓之別墅丈尺
二寸為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今通鑑二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十八卷會昌五年祠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方亦注下釋文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云寺居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為蘭若今以唐尺計之蓋二里許也

或問何謂漢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漢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来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于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黃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為之者張欽夫深于經學初不作意于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詣興幸已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于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歉于一心茲蓋皇帝陛下體克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熟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為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間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得一鷓冠今為雜買場寄予詩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已秋天地自老江自流如笛聲吹起白玉槃正照御前楊柳碧如可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黃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張魏公傳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第九舉之後祖紘嘗舉茂材異等父咸舉進士復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守志鞠養雖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者知為遠器甫冠入大學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州司録靖康改元召除太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太學中聞高宗皇帝即位南京星馳赴焉除樞密院編修官虜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常奏事高宗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詆毀朕躬亦不加罪浚請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布中外以勸言者時乘輿在維揚久之中外窃議以為上將安歸
者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明詔令葺東京関陝襄鄧以待巡幸
大拂宰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尋
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沖天而無
羽翼鄉為朕留浚頃首泣謝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浚念虜騎必至
而廟堂不為備力言之於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不答三年春虜
果犯維揚乘輿渡江行幸錢塘留朱勝非門禦虜呂浚同節制平
江府秀州江陰軍上馬已而勝非名赴行在浚獨留時濆兵數萬所
至焚剽浚散金帛招集事甫定會三月五日苗傅正彦作亂立皇子
隆祐皇太后垂簾同聽政高宗退處睿聖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浚
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點刑獄趙哲
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張俊為秦鳳路總管將萬人自中途還浚念
高宗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握手泣語之故俊亦哭浚　俊起
兵問罪俊喜再拜因徧犒其師呂頤浩在建康劉光世在鎮江浚以
書約其兵來會傅正彦等脇朝廷名浚詣行在所浚奏張俊軍驟還
宜少留慰撫之因命俊分精甲二千扼吳江即上疏請復辟仍　奏
草報諸路又令蜀人馮轔持書往諭傅等俄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
部人馬詣行在所浚復言不可離平江　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
俊喜曰世忠來事濟矣亟以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相對慟哭世忠
曰願與張俊身任之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浚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今日之舉孰逆孰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又曰若浚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等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莫不感憤浚合世忠奏以兵歸闕而密戒其急至秀據粮道以伺軍至浚又恐賊急邀乘輿入海遣官屬募海舟皆集傅等遣大兵駐臨平浚為蝟帛書募人持付臨安守呂康允之等俾勿驚乘輿韓世忠至嘉禾稱病不進日造攻具傳正彦等大懼亟除浚世忠即度使謫浚黃州團練副使梹州安置浚世忠皆拒不受二十四日呂頤浩劉光世踵至二十又日乃傳檄中外浚率諸將相繼以行傳等聞師且至憂恐不知所出馮轓以浚意說宰相先勝非帝百官請復辟四月二日浚至嘉禾奉復辟手詔三日進次臨平傳正彦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彦脫身遁是夕除浚知樞密院事翌旦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再三問勞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忽傳大母之命言不得已眨梹州朕不覺羹覆於手今其跡尚存念卿被責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後殿過宮庭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傳正彦既敗走閩中浚命世忠以精兵躡之並獲于建安檻以獻與其黨皆伏誅乘輿方經理東南顧閩陝之重未有所付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閩陝始慨然請行乃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命以便宜黜陟　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來朝浚疏其通虜從偽之罪呂頤浩請留浚委以誅瓊而後行在道屢言于高宗願體乾之剛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有為謹左右之儆而杜其隙聽言之道在親君子而遠小人責大臣以身任國事高宗手書嘉納焉先是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屬一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慮畔來武昌從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以十月抵興元時虜已陷鄜延驍將婁宿掌重引大兵渡渭犯永興諸帥莫肯相援浚至甫旬日即行關陝問風俗斥奸賦搜豪傑諸帥聽命諜告虜將寇東南浚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入寇渡江四年二月浚治兵入衛來至襄漢遇德音知虜北歸乃復還請幸閩陝為定都大計是月虜益兵欲必取還慶浚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時聞兀术獨在淮泗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為牽制之舉浚之始行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詔浚以時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术等由京西來援九月大戰于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虜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浚斬哲以狥退保興州命吳玠聚涇原兵于鳳翔和尚原守大散關以斷賊路命關師古等聚興河兵于岷州大潭命孫渥賈世方等守階成鳳以固蜀口虜輕兵至輒敗浚上疏待罪高宗手書慰勉爲紹興元年五月虜酋烏魯折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連戰三日虜大敗走八月兀术復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邀擊復大破之兀术僅以身免祝髮黥髮而遁制加通奉大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宣旨浚還凡渥及屬
官奏事行在所高宗喜恩意有加浚在閫陜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
張方虜衆夜訓輯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有才畧任趙開為都
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
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
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忠彦等降虜端與知之浚送端獄
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于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
南東江淮亦賴以安然浚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
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于幕府而不得者謗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
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朝廷疑之三年春遣王似副浚會虜
大酋撒離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入寇破金州奪饒風嶺先
是浚命劉子羽為興元帥至是子羽約吳玠同守三泉守禦甚固虜
至金牛知三泉有備又聞子羽遣銳師襲己懼而引退王師掩擊其
後斬馘及墮溪谷死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呂頤浩朱勝
非不悅浚日毀之詔浚赴行在所浚力丐外補高宗弗許四年二月
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浚誣以危語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居福州浚知虜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
講解乃極言其狀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由數路入寇
高宗思浚前言之驗策免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
及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既入見復除知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密院事高宗親書降詔辭浚前詿仍勝朝堂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
視師時兀术擁兵十萬于維揚浚遂疾軀臨江名大將韓世忠張俊
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留鎮江鄜度　兀术聞浚至一夕遁高宗還
中使趙浚赴行在所五年二月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
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以正原本書王朴平邊策以獻高宗
還臨安浚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名韓世忠諭上旨
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振山東世忠即日渡江巨寇楊么據洞庭朝廷屢
命將攻之不克浚自請以盛夏乘其怠討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
人乃楊么遣為諜者給以文書俾分示諸砦諭以早降皆驩呼而往

五月至潭遣岳飛分兵屯鄂澧益陽賊魁相繼請降衆二十餘萬浚
一以誠信撫之七月湖寇盡平遂奏遣岳飛之軍屯荊襄以圖中原
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大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中使賜至促歸制除
浚金紫光禄大夫浚力辭不拜請以其恩封其母十月至行在所高
宗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群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
之功也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浚言自古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朋黨
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忠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
亦同何朋黨之有為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禄而已或故為
小異以彌縫其事或表裡相符以信實其言人主如此何所決擇哉
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

天下國家非為自故也吾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進蓋將以力行善行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攻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于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于天下方其一念之正盡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盡而為陰否自是而起矣陛下能日新其德正心于上臣知其可以泰致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願陛下常思其否焉又言今日之事雖有可為之幾而其理未有先勝之道蓋不在于交鋒接戰之除而在得天下之心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悌之心寢食不忘父兄則當思其為陛下害其仇恥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俛去侍禦僕從罔非正人則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絕玩好賞不予幸而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莊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氣壯則志喪陛下何為而不成乎不然疑似之心生於彼毫髮著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垂勢去禍亂立作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有他其監不遠也為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又言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移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修己正心惟

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他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淨心氣庶幾利害之來不至疑惑以禍天下名對便殿問所宜為浚既面奏復條例以進號中興倫覽凡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六年正月至江上勝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高宗遣使賜御書裴度傳浚請乘輿以秋冬幸建康浚復渡江遍撫淮上諸戍又月詔促浚入覲八月至行在所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為地至蔡州浚復力趣建康之行乘輿九月朔進發浚先往江上劉豫及其姪猊挾虜來寇浚以書戒劉光世令進擊又令楊沂中往屯濠梁劉麟渡淮南涉壽春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引兵退保趙鼎及僉書樞密院事彥質移書抵俊欲召岳飛兵速東下又乞高宗親書付浚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為保江之計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江南其可保乎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高宗手書聽浚楊沂中以十月抵濠州浚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疾馳至采石令光世之衆渡江者斬光世聞浚來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劉猊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大破猊

於藕塘視僅以身免麟扶柵而遁高宗還內侍賜浚端硯筆墨刀劍
犀甲且召浚還至平江班見高宗曰却賊之功盡出卿力時勝等已
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進撫
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十二月趙鼎出
知紹興府浚獨　相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遂
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灾異奏復賢良方正
科皆從之二年正月以去冬却敵之功制除特進浚懇辭光是祿令
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浚辭不獲即求流貶兄滉至是高宗謂浚曰
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浚乃奉詔問安使何鱗
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僊高宗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
之孝與士庶人不同必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
奎炭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乞降詔諭中外高宗命
浚草以進其辭哀切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乘
輿發平江　建康幾事叢委浚獨身任之人情賴浚以安每見必深
言仇恥之大及復再三高宗未嘗不改容流涕時高方屬精克己
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旨往往命
浚草之四方灾異浚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
律浚奏其狀高宗罷光世而以其兵屬督府浚命參謀軍事兵部尚
書呂祉往廬州節制浚又自往勞之人情初無他而密院以握兵為
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

歸奏其不然瓊求與德有宿怨自別於御史臺乃更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殺呂祉以歸劉豫浚引咎求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豫會瓊等叛去浚復遣間持蠟書遺之大抵謂豫已和結約故遣瓊等降虜疑豫遂廢之臺諫交章詆浚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於是趙鼎復相秉與自建康還臨安九年二月以赦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決和戎之議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前後五上疏爭之十年正月高宗遣中使撫問時虜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固權以制變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楫利害甚悉高宗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浚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務必親訟清事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閒引秀士與之講學閱人化之十一年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三年太母鑾輅來歸制封浚和國公十六年瑟出西方浚上疏力論時事浚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以進為賀秦檜大怒令臺諫交章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九月徙永州浚去國至是已二十年退然自修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虜上主必問浚安在先是虜載書有毋易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之語蓋憚浚復用也於是檜令臺臣王珉徐嘉每　事必及浚至
謂浚為國賊欲必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名錫為湖南提舉以圖浚
又令張常先為江西轉運判官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又捕趙鼎子
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時賢士檜所惡
者凡五十三人皆與焉高宗始親庶務復浚觀文殿大學士
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落
弛且聞完顏亮篡立勢已驕悍浚憂之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
居喪歸蜀會星變詔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其決生隙用兵而吾方
信虜蕩然莫備乃復言願法湯武事葛事狄之心用勿踐事吳之謀
以和為權鑒石晉之事契丹以和致敗大臣沈該萬俟卨湯思退交
見之大怒以為庸知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
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必採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
以本官奉祠庚辰秋冬朝廷聞虜有異志中外表疏請還浚相位者
不絕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歸至潭奉欽宗諱號慟不食又聞虜
有嫚書不勝痛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
月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亮斥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兵
退歸止鎮江遂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被命即　途至岳陽
遇大雪亟買小舟貫風濤而下時道塗之言傳聞日異中外危懼長
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不少顧過池陽聞亮死然餘衆猶一萬屯
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遽呼增氣虜惴恐即遁

去浚至建康請乘輿巡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儲偫以須不半月而轝軍民恃以安三十二年正月高宗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以手加額乘輿入行宮首見浚ㄈ言國如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高宗嘉納之乘輿還臨安將行勞浚曰鄉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四月命浚經理兩淮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虜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虜衆浚以軍籍凋寡請招集忠義来歸之人及募淮楚壯勇之士以充劈手未幾軍又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衛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陳敏專制弩治軍且請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外可以塞虜寇之粮道

内可接大兵之氣勢益募福建之海舟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河清以窺淮陽張子蓋子自鎮江来謁浚與圖取山東之計奏乞益以精兵俾屯淮上ㄈ即位浚首言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来之事詔從之上自藩邸熟浚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咨浚赴行在所賜手書未至國門遙趍三四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嗜欲私溺所亂則失其公理矣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又言今日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為法自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

國圖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浚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
鄜使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薦陳俊卿為
判官復往江上翰林學士史浩議欲仍舊石下浚議浚謂不守兩
淮而守江乎是示虜以削弱之形急軍戰守之氣一有緩急誰肯守
淮者不若先城泗州浩既為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嘗
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先是洪張
掄使虜回見浚具言虜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請不當復遣使
而浩議遣使報虜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竟遣虜責舊禮不納而還
十一月上召俊卿及浚子柄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
心用師淮壖進舟山東以逞為吳璘德順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
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契丹酋窩斡起兵
攻虜所滅其驍將蕭鷓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浚請厚撫之詔浚
擬官以間虜以十萬衆屯河聲言南窺而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
廬虜不敢動第文移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虜詐不當為動
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制除樞密院使都督建康鎮府池州江陰
軍江屯駐軍馬時虜將萬户蒲察徒穆反僞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
都統蕭玘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會主管殿前司
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已聞上手書報
可三月召浚起行在所浚中道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未革揆之廟勝深可疑者願發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上
謂浚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樂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趙霊壁
邵宏淵出泗州趙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
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座右又以上旨出勝軍前慰安百姓李顯
忠至靈壁敗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見宿州中原
震動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浚
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倘副
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虜益兵將至顯
忠等信之夜別歸虜亦解去時浚在盱眙去宿不回百里傳言虜且
至浚亟渡淮入泗州城撫歸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上手書撫勞
浚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從其
請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非議百
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以長人言而懷猶豫
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之今日亦猶朕與卿終之荐遣內侍勞
浚且留旬揚大飭兩淮守備是時師退未已人不自保浚徙家維揚
衆情始定於是浚又第諸將之以次行罰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
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兵形勢修滁關
山以振虜沖聚水軍淮陽馬軍壽春由是兩淮守備寢固上復召浚
奏事浚言自古有為之君必有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
不使浮言異議得以搖動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而臣以孤縱跋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寔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上覽奏謂拭曰雖乞去之
章日至決不許朕侍魏公有如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
獨曰魏公每遣使来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八月有旨復浚
都督虜元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院欲索四郡及歲幣且云令兹
治兵決在農隙浚言虜強則来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朝廷欲謝
遣来歸之人其已至者悉加禁切浚言陛下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
首疑之時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虜浚言仲
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遣王之
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爭不能得未已召浚赴行在奏事至鎮江
以論議不合乞罷机政上賜手書報以面議既入見上諭浚以欲專
委任之意浚復陳力和議之失上為立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
昉楊由義先往諭虜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
而上與浚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十二月制
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
僕射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虜械胡昉等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
不成天也自此是當歸一矣二年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
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大駭力爭乃
與其黨密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
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来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
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要

害之地城堡皆築其可固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
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言脅和有刻日
決戰之語而虜亦知吾有備辛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無諸軍
將士踴躍思奮聞浚來亦撤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
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
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思退乃令王之
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宣力屬官禍方又論
浚費國用不貲又論浚奏留張深不受趙鄰之代為拒命又論乞罷
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言者詆浚愈力左司諫陳良翰侍
御史周操言浚不當去國上謂良翰曰當今人才孰愈魏公卿宜徧
論侍從臺諫使知朕意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察其誠欲令
其去四月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
之議矣浚懇辭恩命改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曰吾
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
葵我衡山足矣八月二十二日寢疾後又日呼子栻等於前問國家
得無棄四郡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贈太
保後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師贈謚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
不觀無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及求士尚友以講明當世之故在
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艱難危
疑人所畏避則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

和戎之說浚獨以虜未滅為念晚志益雄雖不克就然表著天心扶
持人紀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之道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
學修德畏天至誠不倦為先紹興間力挽耆儒實之講筵至隆興罷
政猶悔 勤上講學紹興之日食隆興之飛蝗率上疏請修德以弭
變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右川陜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
復陳宗廟大計及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冲充訓導之
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臨
安內則易以安肆外則難以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
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剛以私意役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及大攽綱
旺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劉掠浚嘗奏奪其觀察
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之勇可以大事凡涅以才學為高宗所知
賜進士第後省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當國多所引擢從
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挫折
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江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
名士其多至執政侍從尤喜于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閫陜吳玠
吳璘田行間識擢卒有大功于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
任歸薦于朝卒成顯昌之奇功其高宗孝宗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
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為名將大抵浚之用心以致君堯舜之道為已
任以春秋復仇之義為己責以永復祖宗之境土為己憂談者謂其
論諫本仁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諸葛亮云事母至孝及出身為國離母
久年為宣撫日始迎養于閒中暨在相位始遣人迎于蜀琴星之見
浚將論時事恐為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亡誦其父判策
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母喪浚
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于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
贍其族及其母族昏喪皆取給焉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
以動其心起居皆有常度在餘干未疾之前溫恭朝夕無一毫倦怠
意浚之學一本天地尤深于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務　明不為虛
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除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
易解并雜說共十卷藏于家長子栻自有傳次子杓以才　稱今為

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

張左司傳

張栻字敬夫父浚故右僕射魏國忠獻公也生有異質頴悟夙成浚
愛之自幼嘗令在旁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岳胡宏
講求程顥及頤之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指栻默然若有得者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取友四方初造深遠卒歸乎平易萬
實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机宜文字除秘閣是
時上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浚起謫籍受重寄
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藐然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
務莫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慨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
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
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膚棄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
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没枕不勝君親
之念甫襄事即拜疏言吾與虜為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雖嘗與
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故至誠惻怛之
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
感國而名冦然亦安知非天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
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決軍民之憤則人
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　和專務自
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疏入不報服除久之劉珙薦上亡亦記其前日議論除知撫州未上
改嚴州入奏時宰相自任以恢復之說且謂枕素論當于己合數遣
人致意枕不答見上有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
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
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我胷中之誠者
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
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
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蓋絹錢太重為
請得蠲是歲之半明年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時宰相謂虜
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請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敵者皆斥去
之於是栻見上曰卿知虜中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飢饉
連年盜賊四起栻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
詳矣上曰何事栻遂言曰臣窃見比年諸道亦多旱民貧日甚而國
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
彼也上為默然栻因出所奏疏曰臣窃謂陵寢隔絕之乃欲卑辭厚
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
必勝之形當在于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決机之日今日但下
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
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
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聞此論也上面諭當以為
講官與時得暗語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
財賦遠近騷然栻為上之上曰正志以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
民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
巧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
能及此者如鄉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
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因講詩至葛覃進說治生於
敬畏亂起于驕溢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

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棄纖
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
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卹
者所以誤國知閤門事張說除會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
不可旦詣宰相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
疏尾付宰相使諭指栻後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
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
之恥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復明年乃出栻知辰州而申說前命於
是中外諠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栻在朝未期而名對六七栻感上非
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之意

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
之栻退居長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上復　栻詔除舊職改知靜江
府經歷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絶遠土曠民貧嘗賦不支異
時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故州粗給而民
無加賦其後漕司又取其半州既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惑之常責
其虛息於是官高其估抑賣于民而公私兩病矣栻奏以鹽息什三
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十分之一為諸倉
糴鹽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州輒
行抑賣者論以為違制敢有資宴飲供問遺者論以贓詔從之所統
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徼外郡蠻尚仇殺喜侵掠閒亦入塞為暴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兵皆詭惰又乏廩給死亡不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
中最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吏
部以資格　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材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
州黠卒伉健者為效用今新兵推鋒茅軍日習月接悉棄他役視諸
司州有兵食不足軍實不治者更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
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効所捕斬前
後以千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
豪喻以殉怨睦隣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其禁防示以刑制於是內
寧外服莫府無南鄉之慮朝廷買馬橫山歲久藥滋邊圻告病而馬
不時至亡者多道死材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
有置船之援綱馬在道則所過有執率之勞其或道死則折賣其皮
省奏章之其他奸弊細碎皆究其根穴事為之防諸蠻感悅爭致其
善馬來歲額先辦馬無滯留亦無道死上聞材治行且未嘗叙年勞
乃詔特轉承事郎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
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而府縣往亡縱釋以病良
民材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郡盜遁
去材又益為教條喻以利害俾之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
於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至將每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
勁親兵親勇民兵材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驗心而又加卹去伍于是
將士感悅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材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縣道階級農隙歸武大閱于府面加慰諭勉以忠勇隊長有奏之
補官戎政日修士心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栻慮其擾
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判單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
衆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他悉無有所與辰坑諸州自政和間奪民
田以募游惰號力弩手栻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奸民出
塞為盜去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乃胡奴在黨中栻
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狥于境而縛
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自南朝人有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
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為棄荒乞授流民
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辯詐該必虛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

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
栻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栻為右文殿修撰提
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
仕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以平圖天下誦之年四
十有八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江靜陵江之民
皆哭之哀栻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信道篤樂於聞過勇
於從義詹力明決無毫髮吝意所至郡必葺其學校暇日召諸生與
之講學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必隨事教以孝弟忠信至於昏喪之
法風俗之弊且為條教擇耆艾為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條教訓其子
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為浮屠父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奉長為務諸路俾執以付具奏官吏有犯名教者皆作遣甚者或奏劾褫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説所至必屏絶之毀淫祠前後百數至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則敬敬焉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所著論語孝經言仁篇諸武侯傳皆成書其他如詩書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皆未及更定云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子焯承奉郎早卒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一終

傳

李侍郎傳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年縣人父升進士起家以廉士稱靖康之難汴都不守虜大掠升護其父泰以脊受刀與其長子相繼卒椿殞三喪侍後母張避地遡湘逾嶺嘗艱窘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參軍臨武冠作求盜者掠致三十九人鞫之才六人抵死又証為官軍嚮導者父子三人通冠釋之調衡州軍事判官郡守陳正同怒永民張臣泗証以死刑椿鞫其獄竟直之再調宰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奪陳氏田陳父子斃於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又將覺兆雖僞取田歸原民元顏意行渝平亟白守宣道江宜爲備
因爲經理繕城池葺留械料民兵宣得以無恐張浚節制兩淮軍馬
辟充準備差遣浚拜宣撫使又辟都督通判椿爲屬是時賓督之盛
皆一時之選至經營兩淮引薦事宜規流民市屯戍調軍情若山水
險要形勝周嫻規度精審皆椿力也孝宗之春將臣有以　討之
議聞者下其議督府椿方寢疾至扶病移書於浚之子栻言恢復不
因謀略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號制未允議論未定拔退我
勞雖得地必不守不可動也書至合淝師已行矣復致書於浚言大
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毋損威重後皆如椿言是冬浚入覲
事少異椿勸之去未半春浚屯視師小人之黨已勝浚竟危而浚

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誓當捐軀死而後已椿　又連書趣之去初椿
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未赴台對除知鄂
州至鄂首行懇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開軍民有爭一裁以法主將忻
服以治理聞移廣南西提點刑獄洪前使者未竟之獄縱釋數十百
人盛夏行部厲毒弗避牢戶處問人人諄悉退閱文牘一夕千紙廢
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禁瓊管仕者買土物復移荊湖北路轉運判
官許奏事行及近甸屬時宰方謀逐正人逆忌公促使道文部抵鄂
會歲大祲官配民備　賑糶民爭于糴而官下其估商舟不至米湓
湧貴椿捐〔強〕配之數弛　抑之直未幾四方之米輻輳賤十之三漕計
之數常賦有定數乃有歲糴代發之米凋殘未盡復乃有增起二分

之錢椿奏乞蠲其額寬其期入楮券壅滯請通以錢吾雖侵民請從
市直監司行部多從吏卒擾州縣椿單車以行不將一卒所至之州
就取吏卒以為使令行前又戒吏其所當問事各條例為籍按之以
問無復相通為奸携私錢自給一不受餉名為吏部員外郎頃之因
議郊赦有蠻人讎殺並與釋罪者椿白執政曰此椿在廣西李域事
一時有　旨非可常行也當删執政媿謝曰都司無人除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時張說會事樞密會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
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說曰遠宜近官非不知也故遷者之豈無
意哉莫氏方橫奈何遵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請治小臣引政邊事
之近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之數立為賞罰之格以勸沮
州郡椿白說顛吉撫漳汀等州俗勁悍募之易也湖北瀕蠻涼西淮
南凋敝恐有以捕為募者必驚擾請毋限額積兩事忤說語人曰吾
乃無一可者椿不自安驟請補外上疑之以問執政參知政事鄭聞
以實奏上令諭以安職未幾說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檢正深疾吏
奸每裁正之輪對言三衙諸衛沿江蜀漢之兵有用之兵也當益者
也諸州將兵禁相兵無用之兵也當銷者也然銷之有道死亡勿補
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也異時寧以沿江蜀漢之兵分屯諸司
州可也又言穀帛本也錢末也今穀帛之說變而為錢此穀帛所以
愈輕而錢愈重民何自而不貧願正賦法更祿令多畀之以穀帛而
寡畀之以錢請補外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改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湖南建請減桂陽軍月樁錢歲萬二千緡折民稅絹銀之直免戶部配鬻孔香衡獄廟大椿言廟游大天實厭其非制請除壇以祭而不屋毋違典禮毋煩財力不報查寇作師臣紬集寇勢宮謀復乘虛往湖南壽嶺外公當畋亟之餘兵憊軍弱遣一將數百人悍傑于攸茶陵安仁郴桂陽之境指受令事宜寇卒不能再至事平請諸朝歲分兵以戍相陰平江益陽龍陽產茶之地名歸有言軍政之弊曰近者鄂渚大軍二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上乃得盡閒外閫軍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一百七十萬斛而省方見米僅支一月或兩月嘆曰真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以為一年之蓄又請自南庫給錢以為糴之資又請糴洪吉渾衡軍食之軍及鄂商之　及取江西湖南北寄積之米自三總領所迭輸中都又言制國於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粟帑藏所給一旬之錢而米有豐儲倉之積米錢有南上庫之積所謂積者本非有餘也移東就西耳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徵伕臣之欺革而正之皆不果用臨安擇守椿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彥頴曰李椿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異時守臣走權門奉約束民事一付吏椿自親文牒簿書不避告察寡弱得伸權貴屏息私謁不至故事府中有人承受公事守至不謁椿常謂

怒因諭旨故遷延以相沮傷椿曰廟堂無所用承受德壽宮送內人
四華鴈大事實曰燼而評乙一問得情市有大近大閹之舍怒拯者
不專遣兩親卒至府庭趨　椿奏下兩辛大理觀望復遠府吏卒椿
即委府職於其貳而自劾有旨杖兩辛釋府吏卒杭僧跌蕩憑藉松
宇數百間因有奸事椿悉取其宇以舍中都官旋解府事椿在府至
三月云因專對言易二五剛柔之義曰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當之
卦十有六宜無不利而辭多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宜有
悔咎而辭多言君以剛健為體虛中為用ㄴ虛中以行其剛健臣以
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ㄴ剛中以守其柔順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
其剛健之德矣未見有剛中以守其柔順之臣臨九二未順命者剛
中之臣也遯六二固志者柔順之臣也願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
臣或未即順命究其義而無虧則信而任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扶
情固位而無執守則速而遠之執政滋不悅久之求去除江南西路
轉運副使選前職辭行上曰鄉未可以遠去改知婺州皮角若干而
筋居二千觔椿奏一牛之筋四兩是屠五萬牛也上為收前詔除吏
部侍郎言民貧多盜非國之便願令有司各疏冗食之司省者監司
疏一路守臣疏一州上于朝儀而省之上善其言委椿疏婺州事上
之椿為吏部請薦舉理改奏狀限半年而連以革欺奪選人酬賞許
後收用以勸勞効戶部酒庫監官不計避叢以公銓選秀鄉館客周
銓時涯湖州戶掾椿言銓未銓試日衡待次人閱選法奏改員外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預事上親慮因命椿與張綸叙因徙綸官承宣使奏牘欲列名椿
右椿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綸椿退謂權要恃恩不足怪廟堂曲徇
為可畏章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即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
即耳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綸函罷時上獨
攬機務群臣媮免椿言天下國家譬之一身君為元首而在上臣為
支體而在下臣故有腹心之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
之臣易經八卦亦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為足為股為耳
為目為手為口今陛下焦勞于上百官逸豫于下號令未允輿議則
曰自出上意除授不愜衆望則曰命由中出大臣不弼侍從不規給
舍不劾臺諫不論是人君獨任一身之責也願體乾剛健委任責成
使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口舌之臣各盡其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
寺新補軍頭乘忿而摽都市朝廷不深治椿奉張彝之事為戒言官
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坐黥隸椿言非置臺諫耳目之本意軍
者結羅者以採主將擿椿請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閹者之盛曰自
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存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
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甚惡也
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
官置蠶室而限其數復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
使預干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與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上聞靖康明
受之事嘽慴久之曰朕幼亦聞此紿疏袖中最後為上極言邊備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奕為喻曰敵有強弱猶奕之有優劣奕固以優劣為勝負而又論先後為此易之所以貴乎豫今春虜加無禮于吾使人所以備之不可不豫歷疏保淮之地有八曰楚曰盱眙曰拍信曰濠曰渦曰口花麈曰正陽曰光　保江之地有四曰高郵曰六合曰巢湖口曰北關若保淮之地計今之事力或未能及則保江之地計在所必守其事如此近事如此又襄陽宜屯一軍應城以為近援又荊南屯軍宜徙江之南以備呂蒙取關羽之故智又論兎梁濡須之形便上與往復商略椿以病賜告請奉祠許之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太和府將發賜尚方珍剏當塗廨采石重地上意屬以一面椿請有機密章奏願從通進司以聞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上言州管禁軍舊籍二千七百而贏今裁一千一百而縮欲宿寡若簡橫江水軍千人選將練習緩急列監以直裕溪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又言采石水軍舟多卒少欲以步卒之半為水戰之用或利而進則舍舟登岸不專乘　備而為往來巢湖必保濡須之計又言沿江津渡宜隸南岸時和州利箕商舡開支港首尾屬之江椿曰是自蔽天險也奏之上亟遣塞之居歲餘年六十九即請老上初惜其去章三上乃以敷文閣侍制致仕越十年湖南謀帥兵役之後思有以鎮之上以椿為厚重遂落致仕進顯謨閣侍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強起至已幾何悴者蘇疑者釋復如盛時朝廷下府議復稅酒椿定其議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貴民物積不償者椿至一錢悉償之斗酒十錢亦不妄用故人爭客
助以私財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為椿歸其半民事必躬剖
決如縣令然歲旱賑廩初分下一紙之令而定蠲租十一萬給常平
米二萬糶又數萬民免流徙前守創新軍曰飛虎誰議未息椿曰長
沙鎮壓蠻敦枕湖陂嶺二十年間至三乞師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
而枝擊精紀律明隱然為強軍興論帖息上說進其將一官郴故多
盜而又厚賦民輸田租率一斛官取倍之又八斗椿曰何自弭盜請
損之今為二斛而減其一斗焉民稍寬未滿歲復請致其仕詔曰不
可章又三上言極危苦乃進數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有三椿年
三十始學易有得不着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在臨安奉詔擇靈
隱寺主僧椿復于上願崇先聖之道正人倫之本毋鬻度僧牒撤無
名佛屋漸汰游惰歸之農業椿莊重簡決　嶷然有守泊然無欲而
其中吏易平直廉不異衆介不絕物不比權貴亦非矯勵每曰不幸
值要人亦忌而敬之上嘗亟稱其樸直云椿嘗議渡江以來茶法之
弊謂官撫空券市之　戶州縣歲額配之于民卒有賴又政之寇請
更法初廣西監法官自鬻高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一路田租之
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五倍其居未既為錢二十餘州吏
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米于民曰知糴曰拍糴民愈病久
之鈔弗售者三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知糴拍糴官民俱便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在漢府即　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耕以楚泗滁濠之田給
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襄郢之軍先黃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
安隨之田給襄郢之軍俾之自耕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送耕烏麻
幾地利闢邊儲廣軍士足乾道之初　江四十年矣比來諸軍率老
且病于是立法汰去養之諸州然廩不時而諸州　困新軍未戰而
舊人已空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毋使失職未汰者可勿汰毋給全
廩其子弟不願涅者以為效　毋失強壯可以壯牧士卒之心寬州
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中原歸者待之宜有別若何朔起事摧敗
而來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逆虜入寇避死而來者與大將通約
先後而來者皆吾赤子其優之宜也亦或可用也然優之ㄧ恩厚於

上軍以怠我舊人不可也薄于降虜以怨伏義未歸者亦不可也至
于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益儻敎之餘孽也貸其生足矣宜
悉置之江上　諸君下者分亂部伍之後高者假以添置軍職之名
勿散之州郡勿屬之軍馬勿令出入於禁衛可也男二人殺夫正夫
椿居官倦而法官獨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帳始至有新帘幕
必撤而藏之以須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餽餉非律令所應受者率
歸之公帑素篤夙誼同僚李受死有女棄民間贖而育之嫁之云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二終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三

傳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蔣彥回傳

蔣彥回名偉零陵人也居郡之南郭少辭家入太學既無遇於有司則嘆曰士必富貴而後得志耶市書數千卷閣以藏爲築園植花木葺亭榭以讀書於其間未幾園產玉芝遂以名爲山谷黃先生貶宜州過而賦之先是黨禁寖甚士大夫有顧望心先是郡守丁注有玉芝園山谷之詩蓋次其韻也丁見之懼易其本韻二三以異爲教授侯思孺一日哭入郡士某之家命剔其壁山谷留題者將以告於廟主人亟刻之乃已惟彥回日從山谷遊藏　其詩文字畫二百餘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谷亦樂為彦回作也實崇寧三年三月也明年九月山谷病革彦回
問之往見焉至則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後非彦回則誰付乃盡出
所著書示曰惟公所欲取彦回竟不私片紙山谷既卒彦回買棺
以斂而以錢二十萬其舟送之歸淒并云道卿先生謫居永彦回復
從之游驩甚未幾道卿復有昭州之命留其夫人與其子僦民室于
太平寺後以居乃行彦回實經紀其家同其患難而周其乏困道卿
卒月致二書以謝蓋深德之其後北歸臨別之詩可見矣嗟夫士窮
乃見節義此韓退之為久故之交而言也若彦回之於二先生秦越
也非有平生之素而能慕鄉乎二先生之風既賢也已況二先生當
蛟龍熊豹狂猾猛牙之鋒窟穴落而朋友缺淹泊阨塞於荒遠寂寞
之地望風而憎無仇而擠者滔滔也而彦回至于死生之際而不變
此古之賢且仁者族且親者恩且舊者猶或難焉彦回能之可不謂
賢矣哉予來巫訪其所謂玉芝園者但見荒園野草而已問其子
則觀言者已老矣顧其家會甚觀言居之淡如也其猶有彦回之風
欤問彦回之遺事所言云爾其人頴朴而屯純緣其言可信也且出
道鄉之翰墨又篇讀之使人三嘆而恨不出乎其時又曰山谷美丈
夫也今畫者莫之肖觀言年十五在旁見其喜為人作字及留題于
吾鄉人士日持練素以往凡上如積怨得意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
豫置酒且令人訊除其堂之壁先生曰何為者豫離立而請曰敢匄
一字為寵先生曰諾酒半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坐今亡矣且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其詞又曰道鄉對人寡言終日拱手不下帶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頃大盜孔彥回屠城寸紙不遺余矣予太息而為之傳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酺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黃祖仲叔秦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懷王為治粟都尉楚師不饑仲叔之功又劭自少已俎豆於漢庭諸公間武帝時西域浮圖達摩者來酺聞之往師事焉達摩曰子能澡神慮脫虜學以從我乎酺退而三沐易衣刮露牙角剖出塵心而後稱見達摩達摩欲試其所蘊之新故于是與之周旋議論于變萬轉而酺純素自將罔之不滯承之有餒凝而謹焉粹然如玉池

達摩大悅曰吾師所謂醍醐酥酪子近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見外黃豆盧酺潔白粹美渙然於世味有古太羹元酒之風陛下盍嘗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飧兮酺有焉上方急邊功曰安用腐儒元朗中酺上書請以白衣從煮棗侯博聞使出塞上戲曰酺鄉從煮耶將博耶酺對曰臣愚雖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熟游于煮博二子間未嘗聞煎阿匽願得出入將部片言條白未必語言無味也上曰前言戲之耳若鄉白面書生諸將豈肯置鄉蔔牙間哉遂拜太官令時上篤信祠祀詔酺與名儒公羊高魚豢同寶雞之祠酺雅不喜羊魚二子曰二子向食者耶殆將汙我不得已同盤而食深恥之頃之祀甘泉齋居竹宮屏葷酒(獨)酺上奏曰臣麄才不足以辱金口嘉納臣友人汝

南牛氏子穀音如閘穀於蒐之穀柔而美願舉以自代上曰牛氏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甘朕不嗜也是夕鮒有所獻上納之意甚開與夜半上思鮒所獻覺肝脾間嚴冷名鮒問曰鄉所言常多與妾子牙輩熟議耶鮒曰臣適呼子牛而未至上曰鄉幾誤朕腹心乃罷鮒名鮒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溫衛侯次為平衛侯自是絶不名鮒云深自悲酸發於詞氣而公羊高魚等得志惡鮒異己因讒于上曰豆盧鮒所為人鳥虖哉者也鮒遂抱甕隱於滁山莫知其所終　太史公曰豆盧氏無漢永離也至後魏始有聞而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豈其苗裔也鮒以白衣遭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浮圖以進君子不嘉也

敬侏儒傳

敬侏儒者子名不字承登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長身碧髯膚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樂也遯於徂徠山譙郡人有採藥至山見伯松悅之久之譙郡人謂伯松曰聞君子長子元明者未娶我有隣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乎伯松拒之不得免鳥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譙郡人去次子叔材即承登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焦僥國樂而家焉娶胡婦生承登長二尺其父恕曰吾兒亦焦僥耶其妻笑曰所謂甥多似舅後攜承登歸徂徠市時漢元光元年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曰吾身雖短而心甚長因發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壁囊螢之勤不過也數年大明經籍言之烱然如明星鳥武帝乃求賢良徂徠推上承登上暮名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侏儒心輕之乃親策于庭問三登太平之治何修臻此承登對其略因承之學所謂一燈明滅者何足以奉大對雖然螢爝尚足稗日月帝默竊而異焉因與語問漢家火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本强然常聞火在木上云ヒ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　遷登州太守辭公孫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閣故人茅大心麻子游陶缸皆在坐承登遂領帶三子而白丞相曰鄙人淺短主上以侏儒倡優畜之誤蒙相君燭其寸長然鄙人之學所謂借明于三子者丞相遂留四人于東閣後一夕丞相召問攘匈奴之策承登獻三足記曰足兵食士丞相大悅因嘲承登曰吾聞曰烏三足君而亦有三足耶上內興祠祀外視四夷國家多事丞相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與承登游夜歸讀春秋

府吏散獨留四人者同一書几承登尤愛幸丞相每曰微承登則茅氏麻氏陶氏三子者能未隊於地乎三子亦曰唯ヒ後丞相少倦於學而將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寵因諷丞相曰昨夜東方生上云公孫某暗於知人而以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飢欲死侏儒飽欲死丞相其戒之丞相默然將作大匠因荐承登同姓敬子長於丞相自是子親長而稍疎承登矣子長自長八尺言甚佞又善以照知丞相娛樂之意而曲從之爲且又有內援丞相久不見承登一日因子長在後堂為長夜之飲偶顧承登寥寂台之既至承登精采昏慘而面目汚垢又冠一小圜帽狀如仰盂丞相侍姬皆掩口而笑不已承登因發罵丞相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時秋雨霧相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卷詩簡編者皆偪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墻角　太史公曰公孫丞相聞東閣以延天下英俊之士輻輳而啟承登為上客每至一坐皆起亦可謂能不以貌取人矣卒以子長之佞疎而去之相業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以遇而子長之佞易於合不為易於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久矣士君子之學而仕未始不與承登游者然吾見其初而已至乎一惑于子長則往而不返者萬水一波也亦何以議公孫為哉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琉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為永州零陵丞國禮為戶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而國禮調臨安府璟寨官居無以自食家於湖州新市一日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最厚因而以書薦之謂國禮之才以劇繁無所不可為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歸久之臨安官達與余並舍每言及薛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學又非學焉則故國禮未嘗學也其叔欤貌可故泣不可故也其性欤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于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為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獨曰利之云乎至是前日所為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別國禮又泣謂其泣偪乎施之予則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施之薛侯夫亦僞為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宮問之故居之鄰鄭縕者則曰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不嫁顧嘗罵于門以長育其長曰永哥者今居某市集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仁既歸為予言國禮事余于是泣且歎曰國禮家事余知之其妻江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以為己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極慘今國禮既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　則聯而莫散也不亦諡乎大抵人之情閒倡之名則掩鼻矣聞非己之子則異心焉聞其主母馭其妾不以人理則怒發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者以綱之焉欲其不渙然離也難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愛相維基於國禮之未死可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ヒ朝死而其妻夕去之矣不有媿于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于國禮之妻也有不愧于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人之朝食人之祿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于國禮之妻也有不愧于國禮之妾者乎余既以告壽仁因私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李台州傳

李台州名宗質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母屢娶也生宗質而罹靖康之亂子母相失宗質以父廕既長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因家司馬季

思官蜀宗質曰吾求母東南無之必也蜀乎從之西舟所經過州若
縣若村市必登岸徧其地大聲號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歸不食
司馬家人哀之乃寬譬之乃飲泣強食司馬季思秩滿東下所經復
然竟不得至荊州復然曰旦夕號呼噬痛氣憊小憩一若肆垂涕坐
頃之一乞媼至前揖曰官人與我一文兩文宗質起揖之坐禮以主
既飲若問其里若姓媼勃然怒曰官人能與我幾文何遽問吾姓名
我非乞人也宗質起敬謝曰某惶恐上忤阿婆願霽怒試言之何害
恐或鄉隣或族親也某倒囊錢為阿婆壽媼喜曰老婆姓異甚不可
言宗質力懇請忽曰吾姓展宗質躍然喜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
媼曰官人勿誤吾兒有驗右腋有紫痣其大如杯宗質拜曰然右祖
示之于是母子相持而哭觀者數十百人皆嘆息泣不已宗質負其
母以歸季思與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扳輿孝養者十餘年母以高年
而終宗質亦白首矣宗質乾道庚寅為洪倅時予為奉新縣令謁之
不知其子母間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質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
州曾覿姻家也覿無子七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再也亦未知其孝
後十七年台州既沒予與丞相京公同為宰椽談間公為予言李吉
州母子事子生八年喪先太夫人終身飲恨聞之泣不能止感而為
之傳　贊曰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母壯
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懈徧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東
坡先生頌朱壽昌至今永歌以為美談若李台州其事與朱壽昌豈

異也茲不謂之至孝通於神明乎非至孝而奚通神明非神明而奚得毋予每為士大夫言之聞者必泣人誰無毋有毋誰無是心哉彼有未嘗失毋而有毋不待求毋而毋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愛者獨何心歟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四

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廬陵楊萬里廷秀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叢桂坊魯祖故不仕祖贄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亂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言毅且賢推為師其扞及旁郡甚遂也不立名號亦不屬人國初乃歸来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為工南發運使語在國史為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莫考相傳来彭城上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福也先生之族自從祖溥以文章魁恩科群兄弟策進士者六人薦名者三十三人先生之兄曰安鎮字

鎮臣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時尚少盡得兄之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是為劉鎮臣之弟紹興初盜起先生奉其丞事公避地遠與二盜遇先生白丞事公前行先生橫一杖以逆之盜有睿小留而丞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古書所稱孝足以感盜心者世未必盡心也觀先生之事未知古人何如耳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薦名皆首送十七年再舉先生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民浮殍其語痛刺骨考官不樂降在第四名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岳州司參軍兼攝録事參軍有野夫為傭保于大姓者父病謁主歸省主人不可野人徑去主人以盜告官獄具如章先生爭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岳民叫郡稱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議月奪諸將俸十之半先生爭之不得頃之諸將激其徒譁且變居民惶懼空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丞事也庸不在我亟發帑取給當是時微先生幾無岳州辭滿望秩左從政郎永州上學教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詣學館墜而傷既受代先生未瘳州家憫其客閒貧病以攝他職廩先生先生受之將行先生持所受歸之官為錢六十萬太守左史一公宣子驚異曰使士大夫皆如劉世臣　不有焉可也以薦省改秩左宣教郎知贛州雩都縣贛俗慓且相許先生至曰民無窳良也淑慝者政耳邑之大駔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守令瞪視莫敢抗其角牙一日從惡少椎小民於市先生曰是敢爾命擒之吏素畏二氏疑莫先往先生罷一吏乃能實之獄抵罪僚吏人士為之遊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卒不奪曰吾非無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諷先生以獻羨餘錢五百萬先生曰縣之土田瘠而賦斂重耳將焉取余令可逐一錢不可得郡丞怒詬之守不聽詬之使者又不聽郡丞窮且愧乃作詩以遺先生先生謝郡丞亦謝先生之政主之不猛繼之以不懈往ㄈ日晚而晨食得疾以歸太守有憐先生者為之匄祠祿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也皆走送先生遣之不肯去以朝奉即致仕享年六十有八終於家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喪祭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録事參軍竇依格非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承不謂之孝乎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為憂承事公既沒先生嘆曰吾常計吾先君今日之事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貨財秋毫無所分教諸猶子待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來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有富貧慧愚不同先生一概訓導人ㄈ自以為得先生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為空言其原委自賈誼陸贄藴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夥應書之歲率以期功之喪而不得試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遵用之不狹其功用豈小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之四

子以文相高先生曰吾為不貪矣先生之在永州請於郡　權通
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永之士曰周濂溪之不師柳子厚之師可不可
也是時丞相魏國張公謫居於永每稱重先生曰實學之士張公再
相萬里見公ㄈ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未及薦以謚去
先生尋亦病矣知先生者不得用得用者不必知先生天下以是惜
先生先生不自惜也萬里也門弟子之下者然從先生最久及
某丞零陵縣侍先生更未盡一歲萬里復得就先生而卒業先生之
喪也萬里嘗見張魏公為張子韶侍郎服友之服又見澹庵先生胡
公及羅長卿為清節先生服師之服萬里敬為先生制服焉因與先
生之子去非謀請銘于天下之能文詞者去非曰先生行狀子當作

萬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辭不獲命乃序於篇謹狀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魯祖璉不仕

魯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載累贈太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魯氏俱贈淑人

公胡公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愷未仕而沒贈

承務郎父載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所生母曾倶贈淑人皆以公惟
祖母張以百歲封孺人去太中氣慷慨以試有司無遇即棄去公自
幼超詣絶世强于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驗之而
信年二十八太學試文筆不加點博士驚異建炎二十年上皇策士
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娟有直者竟第三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
未上昭慈聖獻皇太后避狄於虔州狄踵至公裹甲為兵與皇非士
眷懷撫州太守張循軍合遏其衝虜退論功轉承直郎權吉州軍事判
官時群盜四起守臣張中彥檄公督別將趙之儀捕之覘者請夜襲
之公不可曰賊掠民自從將毋俱焚逞明賊遁掠者得釋未幾丁太
中憂除喪與兄逢山居士鑄築精舍于里之洞岩從名儒蕭楚讀書
力學冥求治亂安危根株或勉之仕不答紹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
浚都督諸路兵辟公提舉荆湖北路嘗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改荆湖
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多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方
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虔寇及營田事上
曰營田孰初對曰田制遵矣三代曰井春秋之晉曰爰秦之商君曰
轅漢之晁曰錯屯趙過曰代先國曰營真宗用耿望之計于是乎治
屯田仁宗用歐陽修之議於是乎建營田無樂法有樂吏令募民營
田官給之牛具貸之種矣
然湖之南土牛之所生市之以出鄉
則無全牛降之嘉種官有其費強之於吏手則無實惠上曰善當改
之改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乂年十一月宰相秦檜決策暨金人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倫誘致虜使次僞詔来責禮異甚中外洶〻公獨奏封事其略曰

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宰相無識舉以使虜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倫又欲陛下效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廟社盡汙夷狄赤子盡為左衽官執盡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劉豫我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〻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然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妄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向陛下間関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校之蹈海之危已萬〻矣倘不得已而用兵豈我遠出虜人下哉

今無故而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
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
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誘議洶
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
冠之魯秦檜大國之相也及驅衣冠之俗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檜曰
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
元佐如此有如虜騎長驅能折衝禦侮耶臣謂檜近亦可斬也區區
之心願斬三人之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
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銳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
小朝廷求活耶　書奏　除名編管昭州時侍御史鄭光中諫議大
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給事中龍如淵戶部侍郎李彌遜　向子
諲禮部侍郎張九成俱入對引救檜迫公議亦偽為救公者謫豐廣
都州鹽倉改簽書威武軍判官事於是寺丞陳剛中以牋賀公曰屈膝
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
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鄒衆下澤之車陳坐是謫知虔州安
遠縣死焉三十年御史中丞羅汝楫彈公本以奉詶即除名謫新州
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歐陽識所告王坐貶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訕上吉再謫陽州
軍時有觀察　某上書乞侍公行不報張棣擇一牙校遊棠者送
公至半途臨大江棠拔劍而前公色不動徐曰求詩謂送某至吉陽
者當爾不受賞乎棠笑而止至朱崖或　公以有後命家人為慟公
方著書乃怡然也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垤治皆為良士初吉
陽貢士未嘗試禮部公勉之行及仕于朝乃請廣西　至禮部者乞
不限年與推恩自是仕者相踵聞毋曾之喪一慟幾絶勺飲溢米二
日不歠髮書白見者出涕先是檜大書丞相趙公鼎泰政李公光及
公姓名於格天閣垂晉者爭以公為梯豎察御史田如鼈獻書乞斬
公檜柢之地光坐移書於公再貶儋耳武　運通判方疇以致書謗
姐逐下　廬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公與忠獻
公偕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衡造焉館於讀易堂忠獻從容謂
公曰泰太師額柄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今上即位首復公官除
知統州召至　行在所即日賜對上温顏曰久聞卿直諒公首論為
國以禮又論今日之事在修德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選將以觀釁
持其表上嘉納除吏部即遷秘書少監又遷起居郎論史官失職有
曰謂記注不必進呈使史官無諱史官當立於御坐之前庶幾言動
皆得以書今之史官後殿立而前殿不立請前後殿皆立左右史奏
事請令直前不必預白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盡
復席制　祖宗之舊公請遷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抵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剛天下之亢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ㄈ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氏之君漢苟不移蹕何以繫其心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止隆興元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秦圖恢復計侍御史王十朋力贊之于是忠獻公督師進討金人既克宿州以大將李顯忠欲 其金帛且與卻宏淵私憤復敗于虞上憂甚十朋亦自劾上愈怒公言近者淮上之衂蓋天以是勵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以小衂自沮蒐乘補卒期于自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罰衡決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厚賂權貴游說自解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亂之漸間不容髮願毋忍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進序篇其畧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願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假人之月上以旱蝗星變詔問闕政公請勿徼福于佛老之教而躬行周宣憂旱之誠戒監司守令有貪殘者必罰是應天以實公因論納諫曰今朝廷之士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道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之為責臣直未知信否夫責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謂姜公輔為責直此言一出忠臣結舌 至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以太祖皇帝欲拜昌言為法上曰非卿不聞此九月金人更求成大臣欲從之公奏曰虜知陛下銳意興復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爾願見前車之覆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修守倫益張吾軍上曰朕有一說斷然不移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則吏夏名分決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乃對曰陛下至誠如此何憂醜虜願持之以不懈絕口不言和字上曰卿忠直如此朕甚喜兼權中書舍人公遜於右史馬騏上曰無以易卿又言恐敵事不勝任上曰責當以理逆就職進兼同修國史有旨以中人李綿等嘗與典發軍討無誤各進名一列公不奉詔綽等泣訴上曰胡銓不肯經筵講禮書至愛而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棄之勿疑憎而知其善必任之不貳上稱善聖壽明慈皇后改稱教旨為聖公言易曰大哉乾至哉坤蓋天地之位不可並故以大哉至哉為別陛下雖奉親盡孝而光堯與壽聖難於並稱聖旨上嘉納謂樞密洪遵曰奉親之過朕當自受張栻名對賜三品服公言君子愛人以德今賜栻服章非愛之以德也其父浚決不肯使人輕受栻亦有守決不肯輕妄而受恐或議浚非全浚也十一月上以和戎之利病遣使之可否禮文之先後土疆之取予下廷臣雜議公議曰國家與金人講解覆轍亦可睹矣京都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栗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國家罹戎狄之禍何嘗不以和哉議者乃曰陽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內　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欺君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則上下偷生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安戰乎大臣見之相顧失色于是益忌公且欲奪魏公兵柄公復沮其謀除宗正少卿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補外不允嘗遊宿玉堂上問曰虜人汲汲欲和閒其窘甚對曰近有自淮甸來者云虜人聞陛下力任張浚所以汲汲欲和臣願陛下委任勿疑則恢復可必上曰善公又申前講上曰卿久在贛州而略無瘴色天祐直諒卿未宜去兼國子祭酒因見公言往年虜酋欲移蹕建康不可但已上曰澶淵之役當時有勸幸蜀及江南惟寇萊公決策公曰今張魏公陛下之萊公也願且定計上曰善卿直諒四筵謂公曰卿之學術士所甚服因及此曰文士如黃庭堅蘇軾者誰與對曰未見其人詩人如張耒陳師道者誰與對曰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忠皆宗師道者上曰如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廣訪其人退而乃薦王廷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弟鎬猶子昌齡籍云除兵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朝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墓城在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而為中國患今虜中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係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以河廣之耕種以絕後患時有國學士獻書闕下乞用福國陳公康伯及公為腹心者七十有七人二年八月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廷臣各陳闕政而及急務公言禹有九年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而國無捐瘠脩其先其也今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浮殍無
脩甚矣願詔遣水之處博施振恤使民被實惠無至流徙此先務也
陛下又令條陳闕失臣謂今之缺失孰有大於和議者因極陳和議
可痛哭者十上太息公言自靖康至今凡四十年虜未嘗不由詭道
而我終不悟也窃聞道路之言虜緩我以和實潛師以伺我或言多
作戈舡由海道以進或言竇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願陛下堅守和
不可成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
侍講因進讀寶訓至食乞習射奏曰四夷易以兵制難以信結願陛
下謹守此言上曰文武豈可偏廢又讀真宗顧李宗諤曰聞鄉至孝
能保宗族朕守二聖基業亦猶鄉之守門戶公奏曰唐柳玭云積累

如登天覆墜如燎毛祖宗基業誠不易守上稱善公言側聞虜人欲
書謾欲議詩禮有所增損議者謂未節不必較臣窃以為議者亦可
斬也四郊多壘鄉大夫辱之楚子問勇義士恥之故獻納二字富弼
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問勇輕重孰恥獻
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爭于君父屈己從之是多壘不足辱問勇
不足恥獻納不足爭也臣願絶和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勇婦人臣
謂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以邊鄙有興詔改北郊用
來年正陽之月大雩之辰舉參禮經及國朝故事陳不可者宰
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於
是大官皆不悦遂除指置浙西道淮東海使詔趙行以二為期公即

辭行曰臣願陛下先絶和議上曰要盡其在我者時金寇入境號八十萬聲動輦轂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高郵太守陳敏與虜相距與謝陽湖水軍師李寶屯江陰詔寶調陳州師及扼守要言白海上公使公檄寶發兵上援敏寶不行公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倫淮李寶倫江緩急則更相援今寶逗遛違詔坐視敏之孤臣恐謝陽失守則大勢去矣上以命寶公又移書切責之寶乃發兵渡淮與敏相犄角虜一夕退時天大雪河水皆合舟車不能進公先使軍趣水士皆奮尋詔罷兵而時相亦斥死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加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郡邑害民之大者三上曰每思鄉直諒朕恢復之志已決今虜中土木不思旱乾相仍機不可失對曰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虜和何為中變又謂臣決移蹕建康何為中輟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須又曰在汪大半腐儒鄉不可去一日秘書即張淵對選德上因教不詭隨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仁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曹陛下之意端在於是上稱善除權工部侍即以修史書成轉承議郎因見上曰屬已得契丹要領鄉觀朕施設公言少康以一旅復禹跡今陛下富有四海而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乃者乙酉之歲修門之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右不以告此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尋工部為真公辨焉詔曰汲黯在漢謀寢淮南隨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仕晉盜奔秦境鄉其冥辭賜對　金帝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今恭政周必大視草以御札歸公今藏于家公嘗燕見言初元經
筵之任文人惟任獨在任老矣願乞自歸田里上曰卿忠孝有物護
持且留覲朕恢復立皇太子公請筮太子實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
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來世國祚不永或又八年或五六
年或三四年皆由輔導不得其人對曰誠如聖訓公力乞致仕除寶
文閣侍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有旨復留改右神觀兼侍讀公辭不得
請於經筵講罷復申前請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
諫公曰從諫人主之高致陛下曰登大位虛懷受言中外翕然光武
之殺劉伯終之實難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智畧吏能各二人公以

張敦　昌永周必達李發劉之柄應書言者謂舉李發劉之柄非是
公坐貶秩二等三求去上不得已從之除數文閣直學士與外祠辭
行言于上曰願陛下規恢遠圖任賢除邪理財訓兵憐寡恤孤然後
布告中外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以副太上付託上曰朕志
也又問鄉今何歸對曰廬陵又賜通天犀帶又曰臣在嶺海無所用
心妄意經學三十年粗能訓傳上曰鄉可進來既歸詔趙之遂進表
易春秋周禮二記解命藏之秘書省復奉議即降龍圖閣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有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名重泰山微相
如何以強趙之語光堯天聖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即進封開國伯
益邑三百戶公復乞致仕優詔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明堂合祭禮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增邑戶三百實封百戶淳熙六年十一月召赴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不許公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遂稱篤且極陳時病五事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命諸子口授遺表有死為鬼以厲眡之語來聞特贈通議大夫年七十有九諸孤卜于是歲十月丙午葵于廬陵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承務府君塋之右公明德峻極廣絶敬畏丞相洪公恬述其先忠宣公廣中事云皇太后以書歸曰胡銓封事此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公以利不苟取初欽祖既祥及卅除與皇后公以眡將事賜賜金帛再辭必得請乃已使海道日其焚紙為錢一切剗磔四享先設禮分膳坐客百人州閭耆老不貧賤挹鄭必躬投壺賦詩雜以琴奕往往由旦暮族黨親慶弔必詣寒暑風雨不為回車房新興時嘗名其室曰澹蓋取賈生澹若深淵之意晚自號澹庵老人云公居無事時下心拱手言恐傷人獨論國事勁氣正色貫日襲月奪於前不怵不惻不疚不式大節揭ㄴ細行斬ㄴ動容出詞見者起敬長自玉立望之如山即之如春其為文章駿奔軌忽幽紛膠轕隱秩徐繹其緯理順脉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婉高儷凌中興以來作者寡二筆畫真隸　上規顏蔡鈇屈君出有其作人飯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南一製十稔而豆區飢民棺檢道殣退省其橐屢空不靡惟太中
公不貨于省緊德之植公實儀之蓬山既逝公子其子歲在癸巳瀟
以公任孝友惟秩忠義惟幹淺茂碩大豈一朝夕公有澹庵文集一
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
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議義一卷奏議六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活
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淑人先公卒中散大夫荊湖南路提點刑獄
敏才之女子男五人泳承務郎監江東淮泗捴領軍馬錢粮聽太平
惠民局兼行宮雜賣湯淳熙二年卒于官參政周公哀而銘之瀟承
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決薦省
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承務郎贛州興國縣丞王宗孟將仕郎王
臧孫男六人棨棨桯杙枫楷女四人長曰相孫天餘皆幼萬里與公
同郡嘗從學公將窆萬里以繫嶺表不得築室于塲瀟走書二千里
以公猶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言行萬里論次將乞銘于參
政周公萬里敬慟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楊萬里
狀

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行狀

魯祖亨故不仕
祖中謹故不仕
父同故潭州司戶參軍贈宣義郎

公諱邦又字希稷系出漢太尉震五代之亂徙家廬陵故今為吉州吉水人　世以儒學相承宣義府君登進士第初命長沙民椽未終更而早世後以公追秩宣義郎即公其季子也父歿之五月始生未冠而妣陳夫人即世兄弟相為命公天性孫悌視兄猶父嘗揭其所居之堂曰華鄂仲氏沒公時實亢京閫計慟絶太學九年苦心嗜學言行忠敬必以古人自勵　檢為魁甲而趙漂陽欲屠之以掠其金帛公即帥民兵逆之諭民出財募士殺敵者賞一戰賊殲　邑人德公肖像祠之部刺史奏功議　公恙　遠僚在任三年盜不入境建炎三年十月當受代九月除通判建康軍府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公事大將杜充擁兵數萬保建康公以兵隸焉是時賊李成剽江北瀕江守倫十二月充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偶金虜大至與成合我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援戰不利潰兵夜叩南州以　虜進營於南門外鉄作寺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日充悉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宗搆知軍府事陳邦光柔怯不足賴是日父老驚懼擁邦光出城迎拜虜前強亦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啟曰通判素有瞑眩疾虜酋曰四太子者乃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者有兄垂老　分禄寡嫂孤姪遠到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妻孥皆無所以託寧不念此國

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何為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費辭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軍府號張大師者及前知軍府事陳邦光名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易生與犬豕均飽者流血被面　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之出虜酋大怒幽之他室明日邦光諸　出諭使降乃釋幽至庭邦光降階語曰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毋為徒死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犬豕苟生復幾何時使人效爾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門練劉者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于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書活字下公起取筆徑書死字下虜酋大怒復囚之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詰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爾四太子震怒乃大罵曰我食趙氏祿終不負國汝叛國家何負汝而敢肆逆殘吾恨未劍汝頸吾豈為死怖耶遂裂布裹衣以祈速死虜見所書襟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實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又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先娶傅氏生女一人後娶魯氏生男五人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鄉月鄉早天時振文纔十歲　女後歸新塗進士陳敦書四年五月軍府上其事於朝天子愍悼加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詔廟祀於建康府紹興元年冬知軍府葉夢得復請于朝以公大節罕並褒表未稱宜加秩賜謚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號奠以禮二年三月詔復贈公朝奉大夫謚忠襄廟曰襄忠仍付其
事史官命有司改奠三月甲辰夢得奉天子命率官屬啟公殯具衣
衾棺槨奠于廟之上東南隅之山五年十一月朝廷以公幼子未仕
即其鄉賜田二百畝以廩其家又年四月駕幸建康大臣復以為請
光堯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猶官其裔楊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
褒加贈徽猷閣待制再賜田三百畝故銀兩足絹各百復官其一子昭
文昭文遜於孺文以報託孤之恩杜充之遁也或告公盍去之公曰
吾　苟去城誰與守我尚安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
炊乃火命其猶子孺文御其母以奔漂陽而屬其子明日城失守去
云公神色明秀長身玉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
及遇事決彊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循於家稱于鄉信於友為郡
學官教子於弟子員為縣大夫恩洽於百姓至於以身殉國立天下
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遽然也故天子褒之曰綽有張御
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紹興三十一年冬十月逆亮踰盟犯邊入
淮南至江北建康震擾人皆禱於公廟楚巫占之曰告秋至其殂狄
旅其通大邦其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亦云十二月　光堯
師江左父老杜彥誠輩數十百人述其事遮駕以聞有旨下江東帥
漕司驗問建康帥臣張公浚上其子昭文蔚文祿尚未及願官之以
勸忠義會今上皇帝即位命官昭文明年又官蔚文公後以振文陛
朝四贈至中大夫公之被害也有卒子曰陳大伯者常從公為傭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被囚陳在旁又有主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絶人時號為賈山砦亦同公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鶩薪者置于薪以入閽人察之事覺虜磔其父子於市朝廷既褒公之忠烈二人者亦各官其一子以武階邦人肖其像於公廟立公之前以從公祀云謹狀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姪孫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萬里狀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

宋故尚書左僕射贈少保葉公行狀

盧陵楊　萬里　廷秀

曾祖傳故泉州晉江縣尉累贈少保

祖寶臣故保州文學累贈少保

父建故不仕累贈少師

興化軍仙遊縣某鄉某里

公諱顒字子昂其先楚之沈氏春秋時尹將中軍其後諸梁改封葉子孫因以為姓世傳三國吳都尉雄五代漢衛州刺史仁魯皆其後也自黃巢亂中原士人避地南遷葉氏仕於泉因居焉本朝太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興國二年陳洪進舉泉入覲四年始割仙游莆田府興化軍公令為
仙游五世祖寨隨洪進来朝授泉州文學太常奉禮郎累贈太常少
卿少卿公三子皆以學行稱高祖都公賓官其季也登景德二年第
宋興仙游擢第自公始終官屯田都官二員外郎蔡公襄實誌其墓
二子曰任曰傳任以父引年得官傳景祐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校
書郎泉州晉江縣尉蓋公之曾祖也累贈少保少保公娶黃工部之
女累封衛國夫人少保卒夫人年二十四守義不奪至傾家創齋聘
明師教子讀書蔡公又為作賢母傳記是公之祖窟臣以累舉授保
州文學累贈少保父建晦迹不仕贈少師妃郭氏累贈瀛國夫人公
先於元符之庚辰方稱時兒輩群嬉公獨危坐講誦弱冠與伯氏覲
俱入京師試大學秋賦俱薦名適金虜犯順朝廷設武藝謀畧等科
伯氏一試中選授承節郎從大將劉延慶守京城東北隅力戰遇害
公徒步南歸壬子車駕幸揚州廷策進士公擢第調廣州南海主簿
兼攝尉有商私載鹽二兵監河官獲之以授公使白府以幸賞公曰
仕途發軔如作室之度柱乚一不正室隨以欹欺以倖得是曰正予
盜發府檄尉與巡檢同掩捕巡檢獲盜十餘人盡歸其勞於公乚白
府曰謀自彼出也今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大罪也某不忍為府帥
待制晉開大喜曰仕不求通勞而能遜退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
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於朝循從事郎調建州録事參軍
建族狠而喜訟或積年官不能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乚原情

諏倖必得平亭旁郡民閭之有訴於漕臺輒請以屬葉掾云建之兩
稅每歲官受賦納遠民或運入官府市人為之代持送官往ㄷ過飲
其佔官民交病公適司納為主法革之先是市人代送者新幕帶持
白金以供帳司納之官公悉却之因薦之改宣教郎調泉州晉江丞
未赴二親相繼即世服除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集諸邑長
議之莫對或請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公獨謂三等不足以定高下
乃定為九等郡守大喜且令信之六邑皆式貴溪云又詔行鄉飲酒
是禮久廢縣官無習聞者公舉行之登降献酬少長有序得三代遺
意公家蓄以酒鍾以琉璃為之美盖異寶也自上世藏之二百年矣公
在貴溪命匠以金飾之手觸而毀匠懼將赴井公笑曰器之成壞數
也汝誤尔慰諭而遣之更未盡三月民有以魔惑衆者因聚為盜一
日至千餘人公先遣二巡檢將兵拒之廳粮修器自將射士ㄨ十人
繼之二砦兵見賊衆不戰而遁公引兵登山望之賊疑未敢進公駐
營山趾而植幟山顛日已晚賊且至與公對壘公夜潜遣人於賊營
某所謀從火約其衆曰大舉則亂射賊壘遣五鼓西風急火四起箭
發如雨賊驚亂偶一渠魁箭貫其眗及天未明悉發兵急擊之賊死
傷甚衆餘皆潰逃入弋陽公引兵歸ㄨ十人無一傷者知紹興府上
虞縣歲遠大飢公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之粟不報公即發廩鄰邑
之民多轉徙就食者役民必令民自推貸　不以付吏民欣然
皆以實應無欺隱者賦民必為文嘗各書其數與之ㄷ期使民自持

文書與戶租至庭尉公親視其入給之質劑皆使之明年府易帥屬縣趍府受約束新帥下令諸邑今歲夏租先期送十之八諸令唯匕公獨進曰上虞小邑往歲無秋今麥秋可望願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公為書約民匕相率輸租旬浹而畢及令諸邑最帥大喜時秦檜當國數興大獄以除異己忝政李光已逐海外猶欲殺之叫縣逆其意爭臟籍之上虞李之故居在焉公與李光一日雅因郡農過其門謂其子弟人為危難之府帥曾泳檜上客也嘗檄尉襲滂求李陰事滂以問公告以毋庸為此且曰吾非為李實為君秩滿造朝泳請為戶部侍郎許薦於檜公固辭未幾檜死其黨皆竄嶺海公謂弟曰使我受漕薦今與同禍矣禮部侍郎賀允中以端方有守靜退無求薦公於朝名見公首論國讐未復陵寢未還中原士民日夜念鑾輿之迈顧乃尚胡服習夷樂非孟子用夏變夷之意也其語直高宗皇帝嘉納越三日除將作監主簿遷司農寺丞公在朝二年非公事未嘗詣丞相府樞密王淪知公恬退而未知其德性欲試一事一日官告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公請寬其慢藏之罪於是淪大喜謂其客曰葉守承介通嚴而恕真重器也未幾公求補外除知處州括蒼小國也地瘠民貧歲賦不給公節冗費量入出賦肉充足有寺田令陳光獻羨錢百萬公詰縣錢何自而得耶且以所獻充所賦云宰相湯思退括蒼人也其亮犯禁其家奴屠酤不逞公繩以法思退不悅于是常州通

朝廷綿錢四十餘萬太守坐免繼者以死憂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夫無肯往者思退移公之常州公至毘陵帑庫赤　官吏無俸乂
閱月矣公究利病定規畫責鎔漏郡計遂裕虜寨犯邊高宗軫駕視
師建康道毘陵公以職賜對　御舟因言恢復之計莫先以擇將相
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臣聞自逆亮死虜軍三十餘萬
北歸帖然而無異變是虜未可輕也且虜之初退余兵僅三千人在
在泄陽李倧擁萬人莫之誰何是我未能進也臣謂今日爭言進取
陛下宜容之公初至毘陵無蓄月之儲一年之後乃餘緡錢二十萬
上佐勸公曰某使者獻錢若干皆賞公何不賞公曰
某平生惡人獻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皆民之膏血也某之所積固
出於權酤之贏然者以利易賞某實恥之轉運副使林安宅提點刑
獄王趯疾公不附己思退因諷二人求所以中傷者公聞之力丐祠
官於朝未幾趯果劾奏常州事坐不實免官而公以尚書郎召未至
除右司郎中時孝宗皇帝初即位欲請中書之務增宰相之員首膺
是選者余時言為檢正焉林安宅為左司費行之與公為右司時
下詔求直言公上封事謂以手足之至親付以州郡之重寄是利一
人而害一人時趙某為台州云遷左司未幾權給事中公以左臂微
痛求補外遷湯思退再相公遂申前請思退曰公之求去毋乃某之
來乎既而思退啟擬除公戶部侍郎即至於再三一日帝召諫官曰葉
某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顒聞
之公論不然因陳其思退移公常州之由及諷林安宅王趯中傷事

及思退再至公不自安屢〻求補外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
以知此人越異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時隆興二年八月也又
三日復以公權本曹尚書四選之三悉歸銓綜吏抱文書旁午相屬
須臾即竟時七司弊事未去公乃上疏曰選部之所以弊者蓋以典
選之官貫穿案牘不知吏出入條例不知吏歲久遠不知吏典選一
事衣冠清濁所由出也今乃使之入銓曹之門則典吏為市出銓曹
之門則典吏為士可不思革之乎一曰隱占闕員之弊二曰引例異
同之弊三曰捃摘小節之弊三者革則弊去矣公乃與郎官編刻七
司條例為
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帝覽之御筆褒表令刻板頒下
公又上疏曰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合人情則公否則私今吏部之弊
莫重于行賂蓋　有失其意者不可不改也如今曰受賕有取予同
罪之法今請勿罪與者而止罪取者如任　有用堂除賣典而墮名
壓銓試人之法合請勿墮以優中銓之士有未銓試者今請中書不
許除官有免試出官者今請雖宰相亦不許移貤帝遂立為定制皇
兄居廣請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應得父屬占射差遣例畀　若純
公爭之曰若啟一若純則百若繩至矣帝從之於是始有大用公之
意時洪适簽書樞密院其三世已贈東宮三師又請於　覃恩二
官貤高祖父母且援李昉等故事詔已聽請公言追秩高祖禮經所
無也為人臣者官至執政封及三世恩至渥矣唐臣謂追贈出於洪

恩非由臣子之求斯言當矣國朝會要上載昉請以郊禮畢恩追贈所生父母李迪以藉國恩乞回贈此父母未聞大臣以所得恩賞貽高祖父母者願循禮經改成命帝從之公在吏部二年士大夫之改秩者詣曹者會課者行賞者吏皆不得預時人謂度江以來銓選平允非晏典業乾道元年七月晦前三日名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他日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嘗編覽之又問鄉當官以何為先對曰真宗皇帝所制文臣七條盡之矣此萬世子孫之法然臣之當官每以公忠為先既盡公忠則不為黨服不畏強禦以之為臺諫則持正論而以之坐廟堂則行正道處富貴而不以為榮赴陛鐖而不以為懼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捨之而安者帝曰卿宜無忘此二字公因言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窈閒陛下以萬乘之尊為鞠戲之樂有如馬驚為之奈何臣竊為聖躬憂之帝曰朕無他但欲不忘　禹爾後五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越二日兼權參知政事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鉄錢帝以問公ヒ力言其不可安宅以此大與公不相平十二月拜中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事公入謝帝謂公曰朕聞鄉等每事必有條理堂吏不能為奸公曰臣安敢必其不為奸惟每事必經意乃付吏庶權在臣等則不在吏爾時臣下收邦上章為之白劄子帝嘗下之中書公因言曰事若可行彼胡顯其名示人以公如不可行則白劄子安用帝乃問曰朕欲用魏杞何如公曰古人有曰知子莫如父知臣莫

若君興化自建炎間常有詔輸米二萬石佐福州軍食謂之　至
是四十年民猶病之守臣張允踏書極言其為害公言於帝嚴檢其
半後盡除之乾道二年春帝臨軒策士及唱第一人乃趙汝愚公進
曰宗子文學如此極可喜宰相洪适曰此實陛下作成之效自嘉王
後未嘗有宗魁多士者陛下宜魁之以厲宗室公曰不然本朝典故
有官而試者不得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徽宗宣諭嘉王楷不欲以
魁天下以第二人王昂為舉首昂亦登仕郎有司失於奉詔至今非
之帝曰當從典故　參政言是也有江陰軍判官受賂大理寺上其
獄帝曰貪吏朕欲用漢法誅之适曰誠如聖諭若行漢法除一二甚
者庶變風俗公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册書之天
下以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又安足道時武臣梁俊
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公公對曰沙田者乃江濵所出沒之地水
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長東西而
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蘆場則臣未知詳也且辛已宜興陛下矜兩
淮之民連年苦於鋒鏑田租並復至今未征今沙田乃不勝其擾帝
曰誠如卿言祖之正貢尚除之況沙田乎公遽泚彥至中書切責之
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泚彥惶
恐汗下是日有詔淮東沙田蘆場並罷明日公入見曰蘆場沙田事
昨已詔行之今以臣之一言而朝罷之真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沛然若決江河者聖德高明史官書之可與堯舜禹湯齊驅矣自洪

适罷相公與魏杞同參政事兩無所私每議必同帝一日問公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公對曰安宅居福唐臣居興化實鄰郡少時同入太學此人當官吏事強敏惜其福心不能容物爾若蒙陛下擢置政府得以協力以事陛下臣之願也帝笑曰卿言甚公甚公蓋有以公與安宅不相平上聞者故有是問未踰月安宅果上論之云葉十五

官人受宣明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府大軍倉公上章乞下吏辨明帝曰非追逮不可公曰必爾造其倫是日除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拜命即日出關帝下公章大理寺官引嫌辭禹更下臨安府公至嚴陵制獄移文逮所謂葉十五官人者乃公之長子元　實不在旁以報逮言公至今　再移文逮葉十四官人

乃公弟之子元滹也元滹毅然請行即日就道親故無不壯之者公至興化念元滹以一身二千里就逮恐仇家包藏禍心致滹非命則誣誘無由而白公乃上章曰聖明之朝事必閱實然臣私憂過計窃慮有司觀望或容心於其間臣仰惟國家聖祖神宗用刑欽恤雖之賤獄吏之微亦皆引對至於婦人李氏兩至殿庭是以中外無幽杜壅閉之事伏望陛下明哲獄成之日先以上聞賜以睿鑒仍乞依祖宗故事親加審究刑庶不冤時王炎帥臨安帝令炎親掬之元滹至有司與周良臣置對初尤無秋毫跡然安宅時同知樞密院乃王伯彦為侍御史恐喝典獄必欲　人ㄈ之公章至帝下之臨安獄成上聞親鑒帝御筆書其後曰安宅泊庠風聞失　事關大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顯免所居安宅仍貶筠州時乾道二年八月也明日參知政事魏杞蔣芾以周良臣具獄進帝曰安宅泊庠之罷非止為葉某一人設也不如此後來大臣必有　暖昧執政請以公之泉州帝曰無罪而去當名以來　明日詔公詣閤一時士大夫莫不咨嗟嘆息謂公自　至執政初非勲舊一羅譕閭人情炎非天子聖明不能直此冤非公之清介不能脫此謗非元潚　孝不能果此行公上章以疾懇辭名命者再降詔促名者亦再既入見帝閔勞加禮且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公深引咎退見魏蔣二公曰上自促召參政意有在矣參政未至前數日上嘗曰朕近日有二三事快意中外翕然皆以為善如治臺諫誣大臣此其一也主上聰明果斷真可謂中興之

主　語未竟聞有詔除公知樞密院事公未拜有詔鎖學士院拜公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入謝未及言帝曰林安宅向者章疏朕問之得之鄭禺安宅已逐居筠州鄭禺不可不責公答曰臣遣猶子親逮之時困思自昔人臣作誣　者多矣類皆吞聲忍　而已安得如臣今日辨明若是者此皆出於陛下獨斷臣之父子死而生之骨而肉之陛下之恩大矣大恩未報務修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卿言為公又言臣識慮淺短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外惟知薦賢以為事君父帝曰惟賢知賢公為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芝茂王佐芮燁林光朝等可充修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帝納用焉又言曰是古明君用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賢使愚使好使盜寸長不遺惟去泰甚帝曰固然竟有禹皐亦有
共驩周有旦召亦有管蔡在用與不用公曰誠如聖論臣謂今日在
朝者雖未見其如共驩管蔡然有窃美陛下之威福者臣亦不敢隐
帝曰朕正欲聞之時召鄭聞既至見上公啟疑欲除右史帝曰可命
未下而外已傳聞同知樞密院陳公俊卿曰某聞之洪邁ㄴ聞之龍
大淵公曰某當以公言為驗乃於帝前極論大淵與曾覿窃美威福
向也不得其實今以鄭聞事視之矣帝曰此朕之僕臣卿呼至中書
切責可也公曰固陛下僕臣然二人在東宮事陛下久從龍扶日官
已高矣大淵今為承宣使乃侍從也臣安得而呼責之帝曰朕不揮
去此二人後有事大於此者當極言之始終無隐公拜　而退明日

朝退魏杞獨留帝先問及二人事魏對如公言是日有詔龍大淵可
兩浙東路副都總管曾覿可福建路副都總管二人既出中外相慶以
為太平盛世事時公為首相魏公杞為次相蒋公芾參政陳公俊卿
同知樞密院權參政四人同心輔政中書之務頓清帝以國用未裕
詔謂理國之要裕財為急前二三人臣思之至于用度浸廣漫不加
省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
制國用使參政可用知國用事公乃言曰今日費財養兵為甚藝祖
皇帝肇造區宇東征西伐兵不過十五萬建炎以來外有金虜内有
盜賊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惟多則有冗卒虚籍無事則費才有事
則不用雖曰汰之　即招之以臣之愚如欲足國當於汰緩于招可

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愛人之政自然行於其間若欲生財
徒害民尔帝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將　每於上前妄薦人才
一日帝謂公胡與可卜用公曰陛下何以識之帝曰聞之王琪公曰
與可奴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王琪之職將也應薦武何預與可陛下
以此可之其人矣臣不敢奉詔公退而逮與可至政事堂之眉次令
條其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者乃與可無以對踧踖遁去
大將戚方剥軍結宦官
帝欲躬治以警其餘公言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指方者陳瑾李
宗回其尤也治之不可不急公又言曰久無此舉雖祭威王烹阿與
譽阿者何以異諸將聞之誰敢不洗心易慮既而御　戚方之家可
沒入其財三分之二以勞軍公又言諸將若此者　恐人有自疑之
心不若止因有司所白其（故）散官錢之數籍以勞軍則邦刑既伸物情
亦安明日帝見公曰鄉所議戚方事深得體帝又曰建康劉源亦常
略近籍朕欲遣王祚廉其姦公曰臣聞廉者甚於奸者帝乃止明大
理寺上陳瑾具獄其贓為錢二十萬帝曰此曹為奸宜涅為城且屏
之遠方公奏曰凡假陛下威福為奸者皆然可盡涅乎願戒勑賜自
新帝曰甚善於是有詔陳瑾除籍竝皆免涅長流循州李宗回除
籍編制筠州仍詔免治刑賂者乃必罰毋赦帝嘗謂公曰朕思祖宗
法度創之甚難者壞之甚易公曰嘗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　李常
寧廷試策篇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帝曰誠為名言公曰蓋壞者非一日
達能壞也人言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意每事不省剔致敗
壞如陛下憂勤恭儉勵精政事無一念慮之失古聖用心不過如此
帝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又且憂子孫不能守公曰陛下之言至此
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公言治亂在風俗美惡今風俗猶未美帝曰如
貨賂一事兼不丁寧尚如此蓋風俗既成以為當然公曰陛下治陳
瑤葉俗不患不改帝曰作成人才亦須歲久祖宗時作成人才至仁
宗時文武名臣乃出公曰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
嘗借才於異代亂世常患無才至創業之君一起所用者皆亂世之
人才也且如藝祖所用將相亦皆五代之人閔机合開全在上尔帝

曰甚善公每除吏帝必　加咨訪公嘗啟　王祕左司即官胡元質
右司帝曰胡元質佳王祕晓事否公曰祕極有才吳澧　詣中書求
為無錫縣帝問澧有幹才公退朝與諸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無不
聳懼公於進賢退不肖惟知任怨不示私恩每退約見所親語不及
朝廷事有関獻納必削其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道開達請謁不行
王祕謂公平章萬務無一事私喜怒者一日有　官吏數輩會於逆
旅因言某人某事或有以經營某人某除或可賂得者一人笑曰非
不料理惟葉公不可欺耳歲在丁亥日南至帝親郊而雷公以首相
引漢故事上印綬帝三留之不可以左奉政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公歸至富沙閩季弟之訃哀痛不已遂溪行戒操舟者速行期

以某日抵廣化寺蓋公所寓也既至而親戚咸在明日欲歸先廬是
夕鵝客酒三行公秉燭作書札丙夜乃寢忽覺云我頭足俱冷取其
藥未至而甍享年六十有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訃聞帝追悼久之
贈特進公之師友林師說高登蚤相暮因高嘗上書訊切秦檜
補甚急公與同仰　令高逸去高曰不為公累乎公曰以此獲罪幸
甚公即為具一舟　移公乃去公為人簡易然望之肅然有不可犯
即之溫如也每以接待後進成就人才為已任處鼇水知縣薛良朋
為常州掾曹陳舉善主簿單夔公最許可後良朋為吏部侍郎舉善
為殿中侍御史夔為戶部侍郎故舊有以公為善風鑑公曰吾豈為
此觀其言行知之耳公舊在富沙時同年進士林宋弼同官後善約
迭為姻林死家貧子幼公仕浸顯先以女嫁其子又命之以宮後以
其子妻其女云夫人陳氏累贈齊國夫人子二人元泳終官朝奉郎
通判福州元淩終官宣教郎監判惠州女四人適儒林郎新汀州軍
事判官林夏朝奉郎江南西路提典刑獄公事妍宗之朝大夫京南
西路轉判官方松鄉文林郎新建寧軍節度推官林澧孫三人崇承
奉郎屋承務郎圭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姚永次適迪功郎廣
洲番禺縣尉方信　次幼陳氏夫人先公九年辛葵於縣之仁德里
偉陽山公於庚寅正月九日葬於善化里馬石大旗山之原公自初
仕至宰相服食儉妾不改其舊先廬隘甚不益一椽先疇極薄不增
一畝工部侍郎林公光朝以書哭之曰傳家惟儉德無地着樓臺人

以為實録公之官至少保以長子元泳累贈也公葬後二十有八年
元溥叙公之言行以其書抵萬里曰元溥先伯父應謚不可不請非
行狀何以請顧先生哀而書之萬里嘗一識公於丞相府又以元溥
祠官於曲江每敬公之清德且奇元溥之壯節則紀於右云

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

本貫吉州安福縣
曾祖貫故不仕
祖京故不仕
父贈承事郎

君諱德禮字敬叔一字子深曾出晉安城太守　祖德言仕自
南唐歸朝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君幼警敏父遇為鄉先生授徒十
百人　君必為之冠父累舉不第試春官没於中都君徒步護
歸葬母老家貧復以授徒為生再舉於禮部一為首選淳熙二年第
進士調常德府司戶參軍事迎養外臺又府中煩使必付有媚其
能者欲窮之諷府曰胥與民為市賦租簿書缺漏千萬將欲簡稽非
劉掾不可府以付君文書山　大抵今年為戶者一明年　而十之
今年為戶者甲明年而乙之五年之後不可勝究　不三日悉與復
初即白之府曰州家此意將欲遷租有歸良民亡害予抑欲以發從
事以威取贓乎謂宜期以十一自許　民自列可不可也　公趙公彦
捴喜曰仁人之言也即行之時臨川吳仲權承龍陽與君丈辭炳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輝名動荊楚稱為二妙步剌史江公溥吳公煥吳公飛英江公作
勵皆一見而去之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授賀州教授丁母太安人
憂終喪造朝有詔求言君慨然陳時政十事其一謂古人之有志事
功者其君臣上下議論詳審而制度紀綱攻之而無間夫是以所為
而成也藝祖嘗嘆息以乾道紀年之失易以開寶當是時草創而未
之多罪鄉者虜之熙宗盖思陵我高宗居正體元中華之正統而襲
用虜人陵名也可乎事下中書時宰怒不復改議授浩州教授夔師
單公夔趙公鞏劉公光祖溥使張公徽馬公棄武始至皆其書禮招
至夔如以先務至則必入幕為上賓如損益鹽法及外余擬官法皆
君建名至今用之單馮二公嘗露章薦于朝今丞相京公置制四川

階率漕同薦時京公猶未識君也改宣教郎得邑撫之臨川轉奉議
郎邑名為江右之劇視事之初一日五百紙時謫一二辭者
徐詰以理訟者禁不得對一邑傳以為神不旬時獄訟頓清暇則與
學子討古賦詩沛然如閑居歲飢富民蘊年飢民盜發其廩尉
幸賞一日獲十八人且具獄君一問得其情謂尉曰非盜也尉適當
者訟之郡卜方移鞫而他所獲真盜乃釋之常平使者初議振貸君
嘆曰富民閒此大道也羅是振之者飢之也屏吏議一以誠意勸分
得粟數萬石民受實惠臨川近郊無曠土官有叢塚之捕曰漏澤者
甚隘凡小民之死者無所以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歲中則以浮屠
法火之君為買地數十畝且給以田命浮屠掌之鄉正蔌役分爭吏

得以書君曰有賦斯有踈不在此必在彼民之爭吏之喜也每一鄉
有踐更者則書其次十人下之俾挾議之當為者來上其爭遂息奸
民有曰十虎者持官吏短長聚空舍釀金錢為訟費君盡取置於法
毀其廬豪猾遠屏君持身有嚴奉法惟謹受俸必問令甲非令甲而
曰例者辭之家人子數百指蔬食終日皆無慍見色且不入其門親
舊之具必報江西帥張公為漕使趙公不遷太守魯公楷或以文或
以政或以廉力薦之予亦薦以文辭典麗宜倫著述之科襲公夔承
帥江西復帥諸司上其治最下中書ヒ其姓名丞相京公俟其秩滿
將擢而用之更未盡六十日而君屬疾以沒聞者太息實慶元五年
五月也得年五十有五君于學博極而長于周官以文清新而精以
漢老之女子男二人子漸子泰皆進士女二人長適崇仁主簿孫鑰
而卒次未嫁其孤楷巫咸灼倭句諏崩日暨霆地歲得上章涒灘月
得娵訾日得舍壁邑曰廬陵鄉曰高澤原曰太湖云將辟君之弟德
性述君之言行謁予狀之予與君游久且厚則哭而論次焉

年　月　日具位楊萬里謹狀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本貫亳州譙縣

曾祖言勅賜亳州助教

祖宰贈右散大夫

父允蹈贈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通奉大夫
公諱輿字叔保建元南渡直閣挈其族自亳徙家廬陵公自幼警敏
已如成人既長以文學名下筆有驚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歸以孫
女時直閣倅僑居生理草創有田薄少而季父永春主簿諱　継至
以直閣而念其貧公乃請盡以田遜之而以其私室王氏之橐中裝
傾倒以奉父母兄弟乃立屋廬乃實倉箱以廩族親以燕朋友中表
咸喜紹興庚午薦名禮部乾道六年以　補將仕郎平吏部銓授
建功即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淳熙元年循從事郎監涂州興府
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酌金增羨諸部使者才之命攝丞分寧又移
人有人此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公檢校之暮月得實以報
府下其法以諸邑即郡賦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邑繪公像而祠之
武寧縣令文綱為豪民給其三十秘訟之於朝士下江西常平使者
鄭公僑鄭撝公廉問公為直之綱致餽謝公怒却之遂與之絕諸部
使者交章論薦授衡州來陽縣循儒林諸部使者招公為衡州決曹
椽時刑獄使者嚴急與獄者惟其風旨公奉法持平無所左右每獄
成必齋戒乃上其獄有不可爭之必力詞勁而氣　平有人士董其
姓者於他獄已成殺人之罪録囚之官問之不成又以付公一問知
其無辜是郡中將進士公請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試憲使怒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不已從之既揭榜而董為侍補畫學弟子員第而實殺人者以就禽有卜者寓病目眚同行者以藥點其瞳子乃潰也遂盲因窃其妻以逭盲者疑其僕之亂其妻而殺之也執而訴之官其僕不勝考掠遂誣服詰其屍則曰投之水矣邑上之州上以付公上再三審詰因無異詞公獨疑曰殺人而奪其妻者古有之矣殺妻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郡曰寧有是哉就令之邑令不坐失入公決猶可以俟其真盜也已論決而真盜出則如之何未幾其妻為亂者自訴以武昌移文至舉郡驚異秩滿而用舉至十三員改宣教郎知袁州萍鄉縣轉直郎吏民交通持官短長舊令煩苛公用寬大闢庠序廣生員期年舊俗盡革一夕霖雨江水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公獨秉燭集吏呼舡具餉具食且載令曰活一人者賞若干遲明勞問無一人溺死者父老至今德之福民有抑時習者以族人某無後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以其貲訟二年不決郡以屬公上立談而決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士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歸者公送迎賙助皆得　達前後數十百云轉奉議郎覃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除通判興軍府事紹興五年至除興以考績及覃恩三轉至朝請郎時趙公鞏蔡公戡相繼帥豫章事無大小一以屬公帥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郡使者皆以最聞除知永州轉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大夫湘南名郡舊稱甲永乙邵公至則幣庚赤立是歲復蝗捐瘠
載路公節浮費羅鄰郡控于諸郡者得粟十萬石傳諭勸分活飢民
九萬有奇封公幣塵厨傳觴酒豆肉一錢粒米必靳也有一客主禮
望公者有譏語謂永之荒使有實費無實惠常平使者李公楫閻
而疑焉陰遣人微伺之又行部往省之飢民所廩其籍無浮常平所
諸其果無　愧歎曰吾為不知賢矣乃同令漕使陳公研俱薦公
於朝少傅丞相益國周公以書賀之曰過客責備動輒興謗若非庚
公親往觀風豈能知治行第一訛謠著也嗣歲大稔公封公幣如
初永之富復甲湘南云更未盡一月嬰微疾州民徧走群望以祈
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與道里費皆

致意周楊二公乞銘與行狀我無憾言記而終實六年九月五日
也享年又十四州民哭之如哭所親公為吏寛嚴得中材力敏濟惟
劇惟難彌出彌裕其仕差晚明習練達韞之匕充發之匕審而施之
不究為國愛財者惜之歸路由萍鄉空邑趍數十里而迎哭皆失聲
明日又哭送公為文簡嚴精粹而不願人知中書舍人林公光朝與
著作郎劉公夙嘗相與歎曰張叔保佳士也恨不盡見其文牋記中
亦可見其一班矣夫人王氏封宜人先公九年卒男五人履資隨臨
見履迪功郎新良州叙浦縣主簿貢當以公之遺澤蔭補孫男七人
長孫仲孫晉孫李孫同孫永孫女六人履與其弟護公喪返柩于家
將以是年　十二月丙午葬公于高澤鄉永和鎮新莊宜人墓之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萬里與公同生丁未而公為長又同鄉舉于紹興庚午且相好公
又以行狀命萬里其忍不奉教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具位楊某
謹狀

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行狀

本貫吉州廬陵縣

曾祖吉思故贈朝請郎

祖衍故左朝奉郎累贈正議大夫

父合故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
賦累贈特進

公諱漢老字季浩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廬陵因家焉公幼長于
詩紹興末年以　補官桂帥李公如岡器之辟宜州思立縣主簿
以廉介受知漕使余公良弼鄧公酢薦於朝三歲丁父憂除興甲申
服除循修職郎監潭州南岳廟調沅州司理忝軍一囚以剽掠繫獄
指病如股公白之守從寬比部使者以寬厚勤敏廉正薦者凡十有
三循從政郎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轉通直郎邑有官泥數十
頃大將卻宏淵乾沒其利而不輸租有禹從事冒占民田百畝公皆
復之轉奉議郎有二旺訟田公諭以比鄰支　二人感悟遜畔有武臣
祝其姓者掠仕狄女為婢公分俸嫁之帥臣尹分机憲使辛公奕疾
以其事上聞詔下中書十籍授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轉承議郎
又轉朝奉郎贛水暴漲浮梁蕩逸西昌昭有藏舟者事覺使憲攝州

版權屬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恕甚旹致白金以請公却之而隱為閑釋屬郡有武臣翟其姓者
秩滿以事苛留公為解之翟德之餉新茗小二缶公發之黃金也公
笑而歸之贛守丞相留公率二邑薦於朝錫服朱銀披湖廣總領所
幹辦公事武昌屯兵數萬仰給六路之餉而漕運多後期且折閱士
大生頌繫者衆公言之於總餉使者曰折閱之弊非一或州郡脫其
道里之費或乙買之甲者之手或督吏睚謝或舟人侵食兼是四者
官賦焉得而不負四弊革則無折閱矣于是繫者釋轉朝散即總使
蔡公戡趙公彥逾以器能薦而公欲自造力請為祠官授主管成都
府玉局觀東歸道由劍城故舊有死而未葬者公分橐中裝佐其襄
事轉朝請郎又以太上龍飛恩轉朝奉大夫授知均州主管ㇾ內安

撫司公事訓詞曰材術疏通分命汝宜　對選德公從容論奏三事
曰補諸軍尺籍之缺員核諸郡寄積之外府嚴楮券增損之禁合上
一再稱善未幾有詔覈軍實審寄　重楮券轉朝散大夫將至郡漕
使萬公鍾詰連率今少保吳公琚曰武當得人矣先是守臣數易帑
庾屢空公曰天下豈有不可為之郡于是興學校請博士而士知學
釋通負寬賦役而民蒙福損俸以棺斂而藁葬之俗易闢圃以居江
墓而棄屍之憾除桐柏山有寇鄰者號寇先生　居南垂北際之間
有衆數萬為夏商憂公移文諭以禍福撫以恩意三歲不敢動暇則
登覽山川審察形勢乃請增戍兵以控要害修器械以壯武衛豐歲
計之儲足常平之本疏奏有詔下戍卒戎器二事于所部一日觀者

百有降虜二人公餉邊令吏毋沙吾地武當麥賤官吏販鬻斛易白
金兩公下令曰犯者必效會風頓革故事吏俸以恭楮代緡錢之半
復損其半緡錢之　守獨不然公以身先之僚屬歌舞士夫仕蜀東
歸舟遇吾境疾者藥死者葬孤者廩轉朝請大夫　尚書張公杓
漕使諸公時頗交章薦進且以書白宰相曰彭某治郡先慈惠固圉
育肯授知常德府澧展沅清州兵馬盜賊公事封廬陵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訓詞有曰爾公清可以臨民惠和足以綏遠轉朝奉大夫
遠轉朝奉大夫外　臺鄰郡有餽餉豆之貲者緡錢月計二十萬公
別主之一日詣學宮顧睨墻屋傾圮乃僦工斂材取其于此有婺
畢者商出文簡老矣而二女未嫁又以其餘為之歸裝後皆有歸士
君子頌歡焉暇日校職方圖記見武陵兵籍者三千人今僅十一請
增至五百人上俞其請以是室廬戈甲填然一新軍勢整肅冠於旁
郡有詔減糜勘二年有挾貴勢舉者公不荅時苦水潦穀價倍蓰細
民艱食而常平使者往攝荊帥公曰事亟矣遽發倉廩數千不暇白
使者聞之曰謂後世無汲直可乎總領趙公不迎倉使梁公季瑊漕使
鄭公杲上其治行轉中散大夫除廣東轉運判官公曰足未履臺治
而復易節上恩厚其何以報乃擢屬部士夫之賢且才者如曲江守
曾懋主簿文字王久大淮泉屬鄭應中薦於朝曰是亦報國之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既解組舟行至端溪意忽若小劇者急呼其子某曰為我上章納禄
因小憩夢覺而逝實慶元庚申二月九日也後兩月除直祕閣致仕
訓詞曰制行無虧居官可紀以疾而休朕心深恤毋武陵郡夫人黃
氏天性孝友初二女弟婺居公撫育獨厚仕必偕行且必令歸士大
夫後其一適從政郎陰興府豐城縣丞李充其一適文林郎贛州觀
察推官木光祖其憂乃解親族有婚姻過期未畢鄉隣有父祖之喪
久未能舉者公皆出力紓紀之要曹氏系出南豐前福建漕使玫之
從孫先公十年辛封贈至令人子男四人竞俞先令人十有七年辛
去疾文林郎前監廣州市舶庫嘗與計偕去泰迪功郎前靜江府司
戶參軍去非以公致仕恩當補通仕郎女三人長適通直新知陰興
府武寧縣歐陽侯次適故奉議郎知撫州臨川縣劉德禮季未嫁而
卒孫男六人舜牧舜元舜愷舜申舜欽舜庸女八人長適故儒林郎
新鄂州ヒ學教授趙師恭餘未嫁諸孤護公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所去疾來謁予請狀公之行以乞銘于丞相益國周公
則敬諾而書之

嘉泰元年　月　日　具官楊某謹狀

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

祖承錫潁川郡王

祖元家崇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

考叔贊通議大夫

公諱儀之字民則秦悼王之六世孫也今居高安稱蓋嗜學至忘寢
饋痛掃綺襦鑽勵螢雪年未冠洞視經訓貫綜太史公班固書屬文
立成風踔川逵小試郡博士館下每蹙寒女子下風而立其上與其
仲氏儼同登紹興十八年之乙科年二十有一為宗子第三人授修
職郎撫州司戶參軍有異縣令尹以苛政免者部使者下二尺木書
詭他官攝之皆移疾不行諸公令議差擇命公亡不辭于是用仁滌
可用廉錐汙佳改惠化滂被回達民譽當出諸公薦之陞從事郎郴
州軍事判官溪猺出掠漢民靡寧部使者徵郡巫往尉安之幰不敢
往公請代行至感泣公單車深入蠻巢名其首長諭以朝廷德意即
日聽命三十一年逆亮寇邊王師征之朝廷下虎符發諸郡材官郴
兵不滿三百不發則違詔發之則郡無備公為太守奏請勿發虎
符下州民守　民呼舞為賀且謝守曰此趙判官奏力也他日有
詔耆中外諸軍餐錢而無其數郡欲請而候報士譁於庭守幰不出
公往叱之曰而輩人不過得數十百錢耳今欲何為遂白守用郊賚
故事界之衆定公陰求其倡者白守先誅之而後自列于朝有詔下
郡國籍甲椰小　也而其數視潭府官吏莫知所措公曰此易辦耳
先是境內有官軍禽盜既去而棄其甲者居民或藏去之公令求之
以應焉再轉潭之攸縣令宜章縣兵學金倡蠻數千人起為盜張甚
聲震湖廣孝宗皇帝特命中書舍人劉公珙帥長沙詭以平賊劉公
入境與縣令迎之境上劉公名士也送客獨留諏以平賊之策

且問柳城堅瑕之狀公曰城小而堅然不可守公曰城中有三井爾受圍五日不待戰死已渴死矣曰為之奈何公曰此賊非湖南官材所能了也非鄂渚羽林不可劉公遂用公言以聞朝廷遣一將谷青者來賊即伏誅劉公首薦以改秩且請擢以不次之位後帥張公孝祥至得(公)牋記于不釋以示幕下士曰吾當薦以無出趙令右者矣即刻薦言且招公入府為十日之飲侍講張公栻與侍講朱公熹相與講習皆與公遊文明詩筆焯乎朝野改左宣教郎知鄂之蒲圻縣會諸道大浸流殍相望蒲圻邈在湖山之外地荒民貧公勞來安集振貸有方境內安業旱不為災部使者及太守交章上其最詔與中外陞擢之職除知漢陽軍見上辭行時孝宗方銳意恢復公進言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舉大計而使敵人有倫我之心非策也願陛下晦其強以驕其心使不我倫修政刑廣儲積礪兵甲選將帥觀釁而動待機而發使如雷霆不及掩耳又言名見多士許其進言此盛德事也然人懷希合之心好奇立新之論聞之若可喜行之則無實願審於聽言而謹於出令上皆稱善鄂之一軍其舟師蒙衝視諸營屯獨雄且精每歲夏潦孔殷則檥于鄂之西浦霜落降水落則檥于漢陽之劉洲明年復如初歲中在鄂者四閱月在漢陽者八閱月而守舟者不滿百人公之未至一夕火延其涯焚其四艘公至訪其利病有發之竟格不行許之鄂相望于大江之南北故事　守未嘗踰境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鄂此十年間如有謁事諸部使者而越江者其始曰慶朔望其後曰
受約束遂旦ㄷ而往公至之初典謁以比近日公曰先是有不往者
吾曰無之公為書與諸公曰守臣出境非令甲也因不復進諸公聞
有以公為傲者來索錢穀簿書宜 出入以求公罪見民無橫斂官
無鐲屬吏俸兵食給無虛月而公之俸不自與者余一歲于是敬歎
除貧甚有房州別駕虛位公欣然詣曹受署房陵與公所居相距三
千里公留孥以侍母太碩人宋而匹馬之官守缺麻行府事勤恤遠
民專務惠養境內告旱公精意祈禱不崇朝而雨民皆欣然曰此趙
公雨也丁太碩人憂服除將造朝一日孝宗御筆拱殿見文武俊乂
盈庭天顏有喜因問班級中屬籍在列者若干人則曰無之於是愀
然不怡即詔侍從舉宋室文學政事可謂中殊之用者各二人吏部
尚書蕭公遂首以公應書除知鄧州公見孝宗論事剴切上喜曰覩
卿謙論非苟合者鄧非所以處卿ㄷ當朕卿士即日除軍器少
監朝士相慶以為得賢同年進士官於朝者七人一日有陳郎中之
喪七人致奠其一人參政蕭公以祭文屬公為之其文一日傳都下
云在列未滿歲白丞相句補外亟相以閫上留之不可乃除湖南常
平使者辭行上首問曰公何求去之力又曰湖南去 朝之
甚遠一路部使者之寄非輕鄉宜廣儲積以備旱戢醜名之私竊公

對曰儲積一事臣敢不欽承天子休命也非邊鹽惟產茗然戢之亦
當以漸上喜曰鄉言是也急之則激之使亂矣朝士惜去置酒飲餞
踰月公不得行又皆賦詩以詠歌其退勇守堅之節所部利病公至
之日亟罷行之歲遣小歉公與連帥滿公時講求荒政發廩移粟民
不流徙移江東常平使者未至改西外知宗ㄷ司有學有教授官然
有夫子廟而無禮事宗盟子弟無所觀禮春秋　附拜於郡庠公
進諸生講學政之未周察者首諭之曰學奉先聖而不祀可乎或曰
禮器未具公計費白匠製冕弁繪藻文　治尊爵列罍管潔秬
卺卜牲牷明年服器既成先期帥率諸生致齋直房夜漏未盡十刻
公夙興盛服將事陟降拜起沃盥奠瘞禮文於桑盛于一時云未幾
即拜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建堂之始風采一新浦城縣獄有以平
民為大辟者其人誣服其獄未上公平反之初且令免所居官一路
讋服又劾師屬王次春于　中呼官妓歌舞飲酒其人甚　人皆
為公危之公不顧也竟墮其　審而去未幾請為祠官丞相京公鋭
遺公書曰官有似祠官而祿差豐者帥司參議官是也公肯俯而就
乎乃俾食江西添參議之祿以便其里居之遠焉少無宦情年未三
十即治別墅號曰南疇花木成列松竹造天皆手植也一鶴一詠左
琴右書飄然有遺世之想不治生業老而益業有問者公曰居閑食
不足從事力難任吾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嘉泰二年四月二十三
日以疾終於正寢官至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七十有五配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太平州通判望之女也封
人先一月卒年七十子四人公掄迪功郎贛州左司理參軍公括迪
功郎吉州司戶參軍公哲將仕郎幼未名女四人長適從政郎向士
充先公而亡次適儒林郎王咸次適進士某次未嫁孫男二人長彥
法次未名孫女二人並幼公性淵靜不見澄撓遇物傾豁洞見表裏
然剛而不暴介而不　能貴介公子而　然退然若寒畯焉故其為
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松翠竹無鉤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絶塵
拔俗之逸韻其文尤長于論事上前數奏坦明練達的然可行孝宗
恨見之晚方登進而浩然去之使上有用不盡之嘆天下賢之士大
夫惜之云諸孤　卜以是歲十一月八日葬公于高安縣永賢鄉
雲居山中　岡之原以宜人祔焉將辟公括移書且録公之言行來
請行狀公之鄉舉明有司也狀之為宜門人具官楊萬里謹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雒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終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六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虞公神道碑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強虎狼之敵非得天下之大勢國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於一日不然百戰萬舉何益于成敗之數是故吳以赤壁晉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日之大勢定基而立國者然赤壁淝水之役乘其方銳之初君子以為易牛渚之役振於屢敗之後君子以為難容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高宗皇帝知人如堯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受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乙有勇力乎曰否公儒者也公非有育育何為得力公有機數

予曰吾公德人也公非孫吳何為得數然則曷為而勝曰忠誠而已方諸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激怯懦不以忠乎方虜商遺吾元帥書以行基間公昌言其詐以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嚮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足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失之鯀漢祖之善任使猶失之綰與澳今我高宗一舉而得公七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難於周公瑾謝幼度而高宗之聖賢於堯於漢祖遠矣嗚呼盛哉嗚呼盛哉公諱允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震仲在六國曰卿在唐曰世南又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家焉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秦公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南潼明周路轉運判官初秦公未有子禱于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一大官衮冕迎秦公執客主禮甚敬主人忽指其側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為而子秦國夫人娠公將生戶外有異光方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有驚人詩諸老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凡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權四川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撫領所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戶部糧料院既第登轉左奉議郎通判彭州求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國史

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討又兼校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又假工部尚書使虜歸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

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促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興國公召拜知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宣撫使召拜樞密院事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兼制國閒使濟國公近左丞相兼樞密華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西川宣撫使府國公以少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今上慶元七年贈太師公在荼馬司使長賈思誠議增茗課公力諫不從謁告引去公在梁州地埔民宴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亡一邑尤甚公亟除之然後上聞歲減緡錢六萬五千有奇逮民呼舞考試類省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薦公於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題之顯仁后崩百官入臨皆吉服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在西掖秦檜妻正贈布妙先生富民金厲以奴事檜而累官至閣以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宦官而超除樞密

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出知潤州公請留之時諸
軍帥皆以宣官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年和戎既久虜情叵測而
朝廷翫惕晏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盟寇來之道有五曰川
陝曰荊襄曰淮東彼必不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
為之備時上方在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幾公使虜館公者與
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虜中猝亡輓匐粟肄舟師歸見
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縱使徐度使虜還言虜無虜變意三十一
年五月虜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
言乃以劉錡為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於建康王權
與錡俓汜副之九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元顏亮自將大軍

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萬王權禦之既而二將望風遁還而權以
為退誘虜為辭公料權必渡江南奔白執政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諜
報權果渡江中外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伏
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事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謂公知兵心倚重焉
急召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淮江諸軍事以
公為參謀洪邁過衙方俱入慕府庾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當遣以
鄉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
修川聞王權盡失淮西劉錡盡失淮東錡亦托疾過江戊辰公至京
口見錡問兵敗狀錡抵讕曰兵出罔聖人不得已而用公曰虜捲席
而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已乎屬建康告急公與義問倍道而

進十一月壬申劉錡又大敗於仇州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戌
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江成閩代吾王權以李顯忠代
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忠領西帥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
逆亮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
五里所已聞江北鼓鼙震天公見官軍十七五七坐道旁盖王權敗
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吁而問之曰逆
亮在江北汝軍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他人
壞之且督府檄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彼自有將帥公奈何代之
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任從臣使虜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不敢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七吾節也策
馬至采石趙水濱望見江北虜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號七十
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只一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
公召其將時傒張振戴皐盛新王琪勞問之曰虜萬一過江汝輩走
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就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
十年乃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
義動因諷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此軍矣衆
愕立曰是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虜以
日來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戮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
金帛九百萬緡即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
書告授之若有遁者成亦歸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

董劾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與時傒等謀整步騎為陣分
戈船為二上下東西兩涯為游軍其一載精兵于中流以待戰其一
伏內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濆見北岸有一高臺其
上立大朱繡旂左右各七環立侍者中張以大黃羅蓋有一人被黃
金鎧據胡床坐其下者逆亮也怱虜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秉一小
朱旂麾舟數百艘絶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
與官軍戰我師小卻公乘馬往來障間顧見時傒撫其背曰汝胆畧
聞四方今　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傒回顧曰舍人在此耶即
手揮雙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略　出
其中流者舡小而卒衆又自争舟兵丐隔塞運掉不便而我之衆衝
往來如飛橫突亂刺虜舟破溺死者數萬頃刻江水為丹虜引餘舟
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還數戶四千七百人
獲萬戶二人生得千戶五人士卒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椎牛
釀酒大饗將士公謂虜明日必復來乃與諸將再往水濆整備步騎
戈船出海艚舡五之二以其半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遏虜舟之
所自出丁丑虜衆如惛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萬計舟來未
已海艚逆擊虜舟大敗顧見我師絶其歸路即縱火自焚我師舉火
盡焚其餘二百艘逆亮遁去入揚州留遣一騎遺書招王權其辭若
與權有宿約者公觀其書權之將佐變色公慮生變即顧諸將曰此
反間也欲以携我衆耳諸將拜曰顧公明當効死以報是日李顯忠

至公論之曰京口無倫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百艘庚辰公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板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我輩媿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艘會李顯忠戈船亦至公與楊存中等謀曰虜今棄采石來此欲出我不意盍反出其不意庚寅天閱舟師大而蒙衝小而海艦皆外壁板城中運機輪但見舟行不見有人三周金山沂泗往來矯如白龍怒飛水上風濤湧天江水盡沸北岸諸酋凭壘縱觀駭愕皆以為神亟遣人報亮亮見之笑曰此紙船也欺我哉因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　倫不可輕進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即斬之哀謝久之亮曰姑赦汝宜率諸將五日必絶江違命先斬諸酋退曰南岸必不可往亮即死亮不可諫亦死盍先誅亮居龜山寺乙未　諸酋偽效南軍却砦直至亮幄前闇曰何為者欲奏事既入則亂射幄中亮被箭呼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應曰吾人遂連射磕亮十二月己亥公與楊存中等具奏以聞公尋詣闕奏事甲辰公至上見公慰謝甚渥公謝曰此廟社之靈與陛下之英斷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采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逆亮今上當以三官臣願賜臣官以賞振等上曰襄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此宣力功其可忘即除振等正任承宣觀察等使于是劉錡致仕王權劉汜削籍流嶺表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虜歸路徐發京口之師襲之為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盡役兩淮矣

戊申車駕幸建康於是有宣諭川陝之命三十二年春公自襄潭而
開幕府於興元初興大將吳拱李道會於襄陽既又與英隣會于
河北又與璘會于秦州前後計議經畧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
振守淮西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潛
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會諸軍
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餉道省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初以此策聞于
高宗又以聞于孝宗經理有緒關河響應旌札所指軍民歸附日以
萬計且爭出芻粟以迎王師道復涇源熙鞏寧十六州而蜀士楊氏
望者娟公沮撓于中謂宜棄新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
大臣史浩主之公屢爭不能得乃請入見而陳便宜詔許焉既見孝
宗問棄地得失何如公以笏畫地且陳形勢險要如是而固吾蜀如
是而基進取上慨然曰史浩誤朕公既忭時宰于是當之命時除興
元年春也明年春陽襄有警召歸于是有宣諭河北京西之命未取
進制置使公聞　有於襄陽與大將王宣趙樽等會議攻守之策以
為荊襄藩籬實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樊城其次光化軍
而唐鄧無城難據守乃先城新野次城唐州又開泌河以通漕運藩
籬既固則襄漢久安此守策也王師進取之路出蔡以睨陳出襄郊
以襲許出海以逼洛出嵩稀以震河東出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
分已定累奏以聞而宰臣湯思退欲速和戎議棄唐鄧既而二州之
民皆為膚戮上亦悔之召公詣闕未至而有姑藐潼川之命旋又有

名歸之命公彙辭不獲參知政事王之望忌公請少須政成名用未晚上可之而名公益急既至見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之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失色初虜議和其約曰俘虜兩還叛亡則否至是併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幾有參知同知之命遣議母后風畧思澤公請視舊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薦王權公執不可虜使來聘故事大臣躬與除館公獨不行虎賁給其厮役公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請斬之不果識者韙之湖寇李金頠熾潭帥劉琪請濟師公曰鄂將可用而與某州將不相下即遣鄂將而以某州將繼之鄂將聞之力戰禽賊時久不置相有兩參預會蜀人李宏求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曰是富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于上曰虞某納

李宏玉帶將除以某職御史章服附其說以彈公請付廷尉勾罷政於是有太平興國之命獄成有司懷二奏以候上意上迎問曰帶自虞某家出否對曰否於是同列亦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絀中外讋服即名公於是有知樞密院之命未幾蜀帥吳璘卒於是有四川宣撫之命上輟所御屨及黃金甲胄賜公為公開幕府於利州時軍政嚴　民力愈凋公曰敝之攸興乞於大將之會與私也于是首劾大將任天錫剥下以為苞苴又劾幕椽王槐孫以戰功官其親又劾守令劉珙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瘝官者首薦吳琦為西帥吳璘珙為東帥又薦可將材者三人又薦其次者五人進退偏稗二百餘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讙呼　蜀交賀于是開公正絶請謁緒

營壘修械器明勸沮甄寘良扳智勇絀奸貪戢　　杜私役

訓技擊汰老癃刊疑籍　膺名一日罷游食者一萬有又千餘人乃

闢蒐庭乃試射　今之挽弓一石有五者昔之減於一石者也今之

蹙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者也至是軍政修矣請擇使者厚費

簡權奇却罷駑設監牧廣騋牝至是馬政修矣又請捐公錢一百萬

緡代民補輸自是一歲軍需減錢穀九百萬有奇四路郡縣除逋負

緡錢三百四十三萬有奇又禁兩稅之豫索者又禁　酒之豫輸者

又減常賦之虛額者遣邛蜀等十四郡告饑則發帑廩除年租活流

民數千萬口至是民力裕矣法行之初謗讟盈路或謂名變公不為

動既而下無異論蜀民頍蕘軍政一新實自公始公引疾司祠一再

俞力　　上優詔名公降詔若一錫宸翰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

者五公　辭者八特命北門草麻除樞密使未幾有石輔弼章兼官

樞遷國用之命時乾道五年八月戊子左相陳公俊卿薦龔茂良宜

在本朝有詔補外陳公見上慍見上震怒陳公追句罷政上不留行

恩禮頍衰公泣入見上為陳公摧謝且言願全所以進退大臣之禮

上怒未息百拜於前始授陳公觀文殿學士知福州王應辰曰虞公

所謂范堯夫佛地位中人也聞者一詞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

雨望祀于齋居之宮六年卜郊及期又雨公憂形於色是夕公雨立

沾衣滿鄉籲天引咎自責丙辰開霽上登壇成禮公感上不世之遇

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

方策自曰材館録聞人一善必書　再論蜀首薦王應辰趙雄黃鈞
梁介范中芑章森前後居中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
正鄭聞周執羔王希呂韓元吉林光朝林栗正崇晁公武呂祖謙張
琥楊甲王質辛棄疾湯邦彥王之奇王佐王公袞又用呂原明司馬
康故事薦張栻入經筵又薦布衣李燾制科一時得人之盛凜乚有
慶歷元祐之風先是淅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少長即殺
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其利甚厚而為勢家及浮圖所私
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
三萬又千有奇絹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九州之民
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會慶聖節燕群臣及虜使酒半上起
更衣使者窃諏傔曰侍坐孰為虞丞相覘者以聞上命傔與之見公
于幕次歎曰真漢相也上大喜名公見曰鄉能重中國如此又年春
建儲公言于上曰皇太子宜見聞正言曰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與
正人處乃薦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劉焞李彥穎為侍講侍讀會虜
聘虜使為林荅天錫來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遺上書因跪不起
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公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
問門官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好禮有詔放伏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
因傔者懇祈詰朝乚見上壽極其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於邊郡
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上遣使乚虜請陵寢地虜不可而荊襄羽
書報云虜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　中外洶乚于是荊襄大將韓

彥直帥臣張棣請發兵禦寇公料虜決不敢動戒邊臣勿妄動已而寂然中外大服其後書賛稱公鎮物如嵩岱決事如蓍龜者以此一日有報國門外海舶數百艘將及岸者中外恍駭上召問公公對當是外夷曹舟風飄至此果高麗賈胡也上志克復嘗手翬付公曰朕必欲用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公執奏不可上勉從之未幾復用張說為簽書樞密院廷臣極諫上怒甚公力排解皆授以郡上蒐講官制欲正右左丞相之名于是左丞相之命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帝城騎兵一軍于是建康非是上曰丞相有大功勿移彈文之　公伸前請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強起視事之敏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尋力祈解政納祿詞甚危苦上察公意不可奪于是有少保鄧度使宣撫四川之命錫宴禁中上賦詩餞行有云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五室祭器其後大臣不復　此公開幕府於漢中建諸蜀軍口衆者徵增其廩于是諸軍大悅又請閑外四州之民凡養馬者復其賦役于是馬數歲滋　大將秦琪以邊頭六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置易左右前後中軍之部分以便緩急于是軍勢首尾相應商虢之間有寇璘者擁衆數萬嘗欵輸于我公不輕納虜中捕之或請增兵不為增虜卒自退契丹之使曰六虬者潛請合力于我俟命于西利州山久不還會其屬疾公請遣還無致後悔青羌犯邊制司請發兵公正調緜州兵三百倫屯忽郁聲言擊羌而實不進羌自散上銳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舉寇詔趣追公不奉詔復于上曰機不可為但令機至勿失耳植根本圖富強待時而動可也安敢趣師期為亂階乎公注意將才偏裨行伍寸長必録延見慰薦人士如韓曉王元李昌圖韓炳陳季習陳揖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用云分念屬任至重益務修軍政裕民力儲財用戴星乘馬冰滿鬚髯人不堪其勞公不顧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實淳熙元年二月癸酉也享年六十有五是日大風揚沙前兩日大星殞于軍前太師秦將星墜方訃聞上大慟輟視朝于是有贈少師太傅之命公妻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國夫人三子公亮奉議郎直秘閣前四川制置師參議官公著朝散郎知開州公遜奉議郎余杭縣丞女樞娘適從仕郎黎州軍事推官張熠孫八人易簡承議郎前枣陽軍使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簡宣教郎知濾州安縣簡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庚簡宣教郎知成都府郫縣丞普承奉郎曾泰未奏公事秦公秦國夫人至孝夫人憂哀毀柴立既葬伏哭墓前僵仆不能起所中有枯桑是夕兩鳥巢焉里人賦詩頌其孝感秦公嘗疾篤公驚懼書章默禱於天云願移父之疾加臣之身減臣之年為父之壽秦公即瘳後一星終乃薨公在紹興隆興間以忠孝文武勲名德望與魏國張公後先頡頏孝宗嘗稱公曰今閫外能類魏公者獨有鄉耳然二公以身殉國皆不免於讒口賴主上聖明其言不行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于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為率有後福公嘗以聞且言于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一天下輿圖易一朝廷議論難公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
望公所薦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殫公
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
嗣請官其一子服久遠竟請復職授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
何如公曰聖人不言以德報怨寬自之仁乎有以明哲保身規公者
公曰仲山甫之明哲不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乎公之絕學絕人如
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辭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縑足兩一
千力辭得請乃已最　諭蜀辭行賜錢一萬緡至蜀以市國馬大將
有獻附子發之金也有獻家釀珠公笑曰是宜以劾上之近名却之
而已公頒而常立山玉色望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鐘傑魁俊偉慷
慨磊落內無城府外無邊幅好士如好色視軍士如視其子待內外
族親如待家人居家雍容無疾言厲色不嗜飲　廉已作頌以紀太
史

宋故少師大觀文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睿聖授勇智天挺皇矛有闡門宇宙旋乾轉坤之姿蓋藝
祖之仁武仁宗之神儉神宗之英明高宗之武文集四聖之大成金
聲而玉振之者也而稽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舍己比崇華勛聞善從諫兼媿湯禹　聖而不屈能而不矜漢五鳳
唐正觀風在下矣故其　仕相臣在初元時則有若魏國張公沒在
中年時則有若雍國虞公允文皆駿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
投分一何契也至其季年則不然乃選於衆而舉魯國王公之為
人貌不襮其剛動不顯其方吶吶言徐色柬以春遲冬溫之氣
當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君臣異趣又　睽也然公自款承次宅該
輔十有四年視前數公獨久厥職茂效考成濟登　隆平日不足而
歲有餘也
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爺百度咸熙民物樂康邊鄙清淳匕熙
之治視慶歷元祐無所與遜者　之賢又何偉也嗚呼孝宗之遠猷

深旨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淮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
地至婺八世業儒曾祖本祖登策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縣父
師德宣義郎皆贈太師魯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國太夫人公自幼
警敏寡笑與言表和裏正力學工文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
為台州臨海尉太守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公入幕府造
朝改左宣教郎累遷校書郎高宗皇帝命御史中丞朱倬舉可御史
者以公應書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
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志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
以正萬民時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公條其罪數十于是册免公論
益之至于宰士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掊克吉州中旨魏行虛
增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官陳輝王傳之才皆薦為郡如兩淮之
互市如七閘之鬻鹽如諸道之預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權酤皆言
其弊多所施行丁楚公憂既葬奉母廬墓哀動行路免喪除直敷文
閣福建轉運副使時孝宗陰興二年也舊制之鬻鹽官自為場其後
戶計人羙殫而售之清似泥沙損其銖兩公復其舊小民大悅未幾
召拜言于上曰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陛下以
堯舜自期群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曰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
術曰寶慈儉曰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
儲才用上曰卿暴居言責議論誠確除秘書少監時光宗為恭王上
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國史院編修官執政錢端禮私謁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正色拒之會王府生皇孫公請正其典禮端禮固是證公上知公不安相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至郡老少逆其境曰吾一佛復來矣公儉以裕財用寬以撫軍民有骨肉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而去者獄無訟係里無歎聲就廷漕未幾得名御史李處全沮之詔仍故官　之比溪湍悍方舟以濟每桃花水生隨級隨裂民病涉焉代公石為梁官費而民不與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提點刑獄見

上陳閱中利病四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侍以師傅施拜禮既至官下精意獻平冤轄集有數十年不決之訟皆與直之於是有司不敢怠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屢空民知遠罪諸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昭蘇治最

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魯靖一再來見公曾竟不見聞者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太子左庶子未幾西掖為真兼知學士院侍講太子詹事會郊祀恩應任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閣門官陳覺民超轉遏郡防禦使近習龍大淵贈太師仍　開府儀同三司恩數參知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正殿學士戚里張說為樞密罷政除太尉在京宮觀公皆封還詔書自掌帝制訓詞深厚有西漢風如蘇公軾贈太師詞尤尤為海內傳誦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上嘗與公論及朋黨至是發策問士以崇名節惡朋黨士風丕變得士最盛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後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簽樞密院事公言于上曰曩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和為戰于是一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　軍師補置偏裨者必樞密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軍以消其黨庶州勿撤戍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勿互招亡致紀律之不嚴荊襄士夫勿私役民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帥吳拱才可登用郭田張宣才可為帥辛棄疾平江西茶寇上功太濫公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上嘗益隂而公益夙夜兢ㇾ朝野賢之望其為相八年八月癸丑拜章彥盛失利之罪清州叛人擾邊楊修奏田琪失利之罪公謂二將戰沒若交罪之何以勸士三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職有泛求恩倖從中出者皆執不行四方所陳軍務雖數千里外應之皆切中事機士相賀曰此傅霖也時戶部言諸郡旱者口筭絹錢其緡八十餘萬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于是公請發廩以賑兩淮之飢擇官以檢民田之損蠲官粟以平歲直之穀價于是富民無蘊年貧者無道殣民皆欣然若更生焉先是丞相趙公雄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於是求去者留久次者遷蜀士乃安朝　論以為盛德事有王淑簡者蜀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君既至而趙公去力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抃為樞密都丞旨怙寵為奸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其罪語甚切謂自古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
冗官之敝請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任子減前郊
之半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吏多滯者語聞上問久不除郡
守何也公冀日啟擬三人上問孰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
黃洽賀上曰蜀帥得人矣上喜以其語告公于是薦劉國瑞可風憲
李昌國可　曹趙汝愚可閫帥張均可畿漕上曰鄉通日選用得人
決事惟允公曰臣薦一士則詭與決一事則毀至非聖主責臣以久
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故相梁公克家久外公嘗從容上誦言其賢
九年九月已巳拜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秉同心輔政
浙東常平使者謂鄭丙之剛正芮輝之文學可以侍經幄上使輝為
侍講丙為從官謂余端禮之精審曹達之風力可使　民曹謂葛邲
之行誼熊克之文詞可使登法從又謂補館職之缺員以儲人材選
治郡之高第以為郎官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政事之臣
如京鐘謝深甫鄭僑何澹袁說友呂祖謙尤袤謝諤閻蒼舒羅點范
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叔光宇文介謝師稷王正己趙思趙汝
誼何方鄧驏陸九淵劉穎趙彥中曹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也上
蔡戡林栗李壁鄭鍔趙彥中曹誼詹元宗吳燠陳仲諤詹骙周頡黃輔
皆用之又薦李處全及錢端禮之孫象祖為郡守上曰王某長者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古見風矣　故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然公守法度愛名器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宣德意審幾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盡故鄭丙議戍期至而不之官者必嚴其禁令公請遵行其法林宗臣議私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書公謂長告訐之風鄧樸祈改丹書而宰椽謂其子以為還郡法不應遷冀願以執政之容　官求詰銓曹公言聖世無近北門不可啟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陽民有擅決湖水以溉田者張均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不報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政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　食罪不至死左帑賑吏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衆恐傷好生之德于是流一人

三人夔帥林栗奏部民譚汝翼豪橫可殺公言吏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止殺吏人十七人謂宜減死於是止從編置吳宗旦劉國瑞請為盜者必殺公言若尔則盜必曰殺人者亦死等死耳何悍而不殺人乎之公重人命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言其才可惜未宜遽從趙公雄請祠公言人材實難亦未宜聽右相梁公克家告病求去公言時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官之職使暄春而後行部使者曾逢請祠以養親公言逢之孝養宜加以貼

職美名之罷士砥礪于風俗周極有才而人多議其輕公言所祂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上遂用為郡守幸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公言此等緩急有用上即畀祠官公之惜人才全始終如此版曹王佐言諸路旱熯除租至五十四萬石上疑其過于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潚言採荒多濫公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倉廩雖知其濫可不從厚沈宗禹請行推排貧富升降之法公言閭吏相糾舉其害甚大艱謂同列曰吾民疾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郡上供一歲再校後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以校殿最州郡爭先鞭箠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若至再其害不細謂宜止于每歲之抄擇一二通負之尤者罰之庶幾吏不急征民免苛政上大喜曰甚善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上嘗論唐太宗之功業因歎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為規上嘗遣楊邦彥使虜而虜酋不禮吾使因歎宿憤之未攄公以上策自治為獻虜使魏正志朝賀不肅公責之以朝儀辛致其恭順而成禮上欲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倫以示敬公之審幾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虜主歸朝廷公言于上曰虜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原豪傑起而圖之為吾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擇將帥嚴守備明斥候峙糗粮耳邊吏又言虜境徼稱其主巡行故國南朝乘正旦生辰暫輟一年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之何盡亦遣使郊勞于公言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幾邊吏再出虜境有徼

果亦云然上再三嘉公曰卿言于前乃驗于今真廟謨矣時高宗皇帝聖壽新歲八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極其崇慶之除者澤必侈其溥上命公縣最其典十三年正月朔上躬帥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卮上鴻號禮成發德音行慶澤郡公百執進律增秩于是恩達于薦紳矣太學弟子員往詣太常於是恩達於韋布矣虎賁材官飫賜餐錢於是恩達于尺籍伍符矣敬老尊賢薄刑責己于是恩達于逃人山農海隅蒼生矣公亦與遷而秩增封邑公艱辭焉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矣而上不許今可以從此逝矣三公祈上丞相印綬歸里田章四上不許九月再請為祠官又不許進封魯國公來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秋高宗升遐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虜遣使來賀生辰或謂上在哀疾既不受禮宜辭其來公言和好已久驟辭其使未可也謂宜除館延之徐議禮遣從之上欲遂服令皇太子參決機務乃於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詣堂稟議翼日隨皇太子詣內殿進呈時公當輒寢久盡瘁夙夜重以魏國年高上思國卹方殷欲去不可閔免躊躇非其志也來年春高宗祔廟云乃上章匄祠見上面控其辭危苦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公便鄉隣侍板輿之志也詔許辭行拊勞再三退辭東宮慰尉周悉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親歸里稱荃驩迎親故歆艷以為古人戲采畫繡公獨兼之公即日上章力辭典州請為祠官上恩閔勞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孝宗卷勤光宗嗣位公以舊學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明詔詢初政公荅詔言極切至大概謂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宅魏國憂有詔服除日降制公念母子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此痛極不如無生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脾疾親舊勸公曰此素食所致也喪有疾御酒肉禮也盡孫食從禮言未畢公一慟幾絶勸者乃止未幾小愈聞王人及門傳宣慰問且賜魏國以白金及帛疋兩各又百公起拜命自草奏稱謝一日忽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年亦然即命子弟執筆自古表章祈致其仕翼日夜漏下午刻薨于正寢實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星霣于里門遺表上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謚以白金及帛疋兩各千令奏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洽襄事官其子孫七人郎典從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之北郭外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累封冀北夫人子八人模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楹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樸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機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朽寄理將仕郎模机樸即監西京中嶽廟橚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杙皆先公卒一女適校書郎姚穎孫男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肅然簡遠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冲淡寡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衣十年每一飲食魏國未食不敢先閨門肅然寂無歌舞在公退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合族千指與同飽温訓廸子姪不異己子士夫客死必賙其歸好賢惜人才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黨與不市私恩每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薦進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怨終不自明公相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人先純正論政本寬厚是時士大夫多言閩人不可用者公嘗薦一二上曰非閩人乎公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也不有魯公亮禘頒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也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自此閩人多收用云博士章綡論事狂直上議絀之公曰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恥不相若此風可賀也若絀之乃致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既歸于下謗必歸于上上悅頴復留有司言天長縣水毀之十餘家上曰此常事何必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一日不可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開廣賢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矣故上每稱公曰不黨無私又曰剛直不欺夫外人見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粹温而上獨見其剛直揚己要譽者能之乎降興以
來稱名相云有文集若干卷制草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既葬十四年
柩走二千里以其兄樞之書來廬陵謁萬里曰先生非先公故之
墓隧之碑未立先生而不為尚以誰誄萬里則按其諸子所作
家傳及起居郎熊公彦所作行狀摭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書之銘
曰皇矣孝宗聖與天通英武剛明而相魯公孝宗赫然魯公凝然赫
然如山凝然如淵規鑿矩柄落 弗契方胡相逢同底于治聞諸晏
嬰有同有和同罔可否和罔惟阿未聞衢室以俞廢咈面惟予從違
弗汝弼惟皇之剛用公濟而維皇之英用公粹而皇武用公保大定
功皇明用公海涵地容皇德增ㇾ皇功鍠ㇾ皇治其宏有類其成昔
周之宣艾夜勤正暨厥末造鶴誨駒剌唐之文皇唐之成康其漸二
五曽謂無荒陰與之元閽開乾坤震是犹視于強于安淳熙之季薄

海至大金甌罔缺龜玉罔毀何施臻茲維皇不疑維公不欺維辛不
敢謂公平無勇功智名後有思者豈不来下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碑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文武道盛德備奄有三五漢唐以還皆自鄶而下然天下知其聖而已至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古大之極其惟從諫之聖乎嗚呼足矣堯舜之聖蔑以加矣於是忠鯁雲集用即丕功時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岱嵩星之五行欽公諱大經字彦文世家建昌之南城曾祖諱新祖諱本父諱富俱隱德不仕父贈至光禄大夫母朱氏封太宜人贈宜春郡夫人皆以公也光禄倜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知其有後公自總角從師刻志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不妄交游肆業精勤體澁不輟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光禄憂執
喪如禮敬奉慈母益力學再舉禮部第紹興十五年進士公閔仕自
尉南陵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泉簽事定江軍判官事　提舉
湖南常平提點湖北江東刑獄入為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侍
御史右諫議大夫侍講禮部尚書侍讀出守建寧提舉玉隆宮鴻慶
宮太平興國宮積官至正議大夫贈銀青光禄大夫爵清河郡侯食
邑一千九百戶享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召入覲公見上歷陳民
瘼時務氣和詞直翊日除監察御史先是上欲除風憲之選命條上
部使者十人御筆獨可公姓名見上曰朕於十中得卿一人以卿
風力峻整命下中外聳嘆公自惟暮齒擢自遠外益思補報首論士
風四敝曰捨克媮惰誕漫浮虛時初秋閔雨詔兩浙江東慮囚言諸
路獄多淹滯有未決者一百有十欲令刑部書之于籍嚴立其期
趣令具獄庶囹圄一空感召和氣以消旱暵一再言之上嘉其言增
秩二等大理正丞比年居外公以為言有旨作舍寺廷由是寺官無
居外者朝列肅然淳熙八年為殿試考官對策切直者置前列其在
殿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勑局儲才之地宜選仕
而已試者仍不除兼官又以治民之本在監司請令侍從給舍舉郡
守之通敏可監司者一二人職事補外亦必觀其才勝任然後畀
之諸路抹荒監司守令之賞宜戒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稍復而飛
蝗頗多公言于上曰願陛下深思天人相與之理彌加警懼飭大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講求人事之未至者更張而力舉之政刑之間益致其謹俾內而百
官有司輸忠讜從寬大各修其職以濟事功外而監司守臣察會吏
平冤獄去苛斂以寬民力而息愁嘆公當因見上談間奏云陛下面
命講讀官欲覽德宗之失令各言缺失謙沖如此何憂不治上曰德
宗不學不知道公奏云信如聖訓德宗拒諫飾非奉天所聽陸贄之
言皆出勉强陛下從諫如流實祖宗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人心之
說以為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臣當求其故毋乃
人心之未正乎昔仁宗嘗患縉紳躁競文彥博以為恬退者擢則趨
求者恥乃薦張懷韓維輩真宗嘗問治道何先李流對以不用浮薄
此最為先因言梅詢曾致堯等不可用今能如此則浮薄之風何患
不革陳絳敢仁宗輔諭旨以訓飭親民之官轉運張士遜辭王旦七
以權利為戒今能如此則貪刻之風何患不革臣願陛下用人之際
益思所以察邪正崇忠厚表廉白明義利彰好惡俾中外知趨附浮
薄者之必抑貪汙捨克者之必去則莫不洗濯其心靡然一歸于正
上再三稱善至言朝士謁告以免朝參浙西收租而加公量諸軍市
易諸郡遏糴奉使不可以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格事皆施行而
監司一說上尤注意妙選寺丞四人同時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
諫省首以警懼為戒謂人主之患莫大乎安於小成足於近效而無
始終不息之志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遠大之效古人之事業勉其
君以必為魏證願為良臣蓋以稷契自任而致太宗于堯舜也陛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宵旰圖治二十二年于茲而其效猶未能遠過于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維作星緯失常雖宸心焦勞聖德感召而獲一稔之應退舍之祥然天人相與之際蓋有甚可畏者欲望陛下謹終如始天心既格而警懼之誠益專洽氣雖消而修省之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小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已上深嘉納宦官源以姦敗公言欲革此習當裁之于未然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牧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又請嚴贓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闢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公常從容奉燕閒上曰比來中外亦無事公退而上疏曰臣聞治不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可謂安矣而賈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朝本

仁宗時可謂治矣而蘇洵以為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駭浪乎將入於深淵蓋二臣之心憂治世而危明主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修明紀綱整肅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然邊境雖安而稟圖未復災沴雖消而豐歲未可必至如寬賦裕民選將練兵亟人才厚風俗未能副聖之所欲者甚多也臣願陛下愈加兢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難能而勉其所未至毋以今日之效為已足而墜其所欲為上欣然開納秋旱下詔求言公上疏陳四弊曰臣聞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今者旱暵之慘蓋民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困竭而愁嘆者多軍士貧乏而怨嗟者衆當今之弊無大于此者夫民力之竭由於賦斂之無藝賦斂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藝本於財計之趋迫州縣之間繒帛不受其物而多折其估米粟過
收其贏而何止倍輸峻榷酤之禁苟関市之征至如預借田租誅責
積負羅織以罪而罰人　財無名之需數外之斂有不可殫舉者督
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嘆理所必然藉民力而息愁嘆其必自版
曹始版曹寛則州縣寛州縣寛則民力藉矣國家竭天下之財以養
兵而軍伍乃有貧乏之嘆何哉蓋生齒滋衆而廩給不贍故負薪驚
屨亦皆為之為主帥者又多務剥下以濟其私臣聞之道路皆謂中
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惟譽其美恃之者畧無所殫平時賂
遺之費非天雨鬼輸軍士安得不貧怨讀安得不作初傳陛下欲親
大閱士卒欣然俄而報罷殿帥閱習勞賚薄少遂有大半不聲啫者
試藝臧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律隳壞一至於此蓋由主
帥營利自豐素名衆怨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虐用衆
力不勝其苦燕饋總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流播而黜罰皆未
加焉臣願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養士卒室其倖進之路察其借譽
之私赫然如齊威王烹阿之舉則軍情悦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之
弊復有大者臣聞漢王曰朝廷不倫何以言治左右不正何以化遠
往者一二近習固嘗招權納賂以致人言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
雖舜之去四凶不是過也今道塗之人猶竊有議但見干進者或得
其所欲由徑者或遂其所求而竊竊意其有為之地者皆謂此輩在陛
下之前未必敢直指某人之賢與否也明言某人之求與此除也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浸潤之言或得以乘其隙彌逢之譽或得以逞其私不然此輩居第名園越法踰制外莊列肆在七有之非賂遺之廣何以濟其私耶臣願陛下疏斥奸回儉腐之人更選老成醇重之舊以備給使痛懲僭侈抑絶倖門毋俾妄議上累聖德然今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旱抗論曰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澇聖明在上而群臣不能盡心于國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觀愈此言其旨深矣今陛下屬精于上而大臣不任責于下今日進呈明日取旨殆不過常程差除瑣七細故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名怨欲立一事惟恐累自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上意也有當用而不用曰此上所不樂也委其責于人而掠其功于己每事依違無所可否如此而望其燮理陰陽感召和氣難矣臣願陛下深鑒韓愈之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之事必有能辦之者而陛下又何勞焉閱旬日公見上而言曰陛下近以閔雨引咎責躬求言補闕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上曰已令大臣録其可行者如捐南庫錢與戶部池州郡政與降充統制官殿帥尋亦補外蓋用公言也其在講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深陳一家之道損益上下之義嘗侍燕閒賜坐從容上問日飲幾何所餌何藥宜遊所歷何地嘗當春時上問玉堂花木云鄉于此亦少進杯酌及歸院即宣賜流香果實恩意周洽如此公屢求退願為祠宮上曰鄉公康必能為朕牧養小民乃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公自除大宗伯至是衣帶鞍馬再膺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韻賦詩朝

士以詩贈行觀者歎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幾移鎮紹興公力祈
免不拜新命章數上乃被提舉玉龍宮之除以歸公還家省松楸會
親友奬後進藏書萬卷周覽無倦鄉閭有枉抑不伸孤弱無告或貧
不能舉婚喪或不能詣吏部試禮部者公皆全而濟之至親近族或
月有所給焉紹熙改元南京鴻慶宮十六年太上登位以覃霈轉通議大
夫又特頒詔奬進龍圖閣學士下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正司馬光
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有三曰官人曰信
賞曰必罰又言當法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
納諫又言毋恃和好之安而忘備禦之謀紹興改元領太平興國宮
告老以通奉大夫致其仕公壽登八十闔室驩躍於立春講慶命章
彩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作內外姻舊載酒設醴撰為詩歌以
賛美之尋開府延瑜月乃罷閑里歆艷以為盛事五月八日皇上受
禪覃霈于是有正議之命閏十月降詔撫問賜銀匜藥茗王人踵門
恩光赫奕前此未覩也公姿稟特異年寢高體益彊一日疾作粥食
為廢湯劑靡效乃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
一語及家事薨實慶元四年乙卯二十九日也訃聞天子閔之于是
有銀青之贈公娶蔡氏累封至淑人兩遇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郡
夫人夫人與公同生于甲午先公八年卒子六人元諫早世元晉奉
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益從觀郎監潭州南岳元豫儒林郎監潭
州南岳元潨承事郎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簿解元豫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皆先卒女二人孫十二人孫女六人曾孫三人女四人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可封鄉梁家湖之原從蘄春夫人之兆也公忠孝天得日奉清儉待人謙和言不妄發宇量恢弘莫測其際而開心見誠學問醇正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患深長每先事而言或者以為過計已而信然宜春太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六十象舞委蛇金紫怡愉以迎扳輿就養公館士大夫榮之元晉等承顏養志皆就祠禄元渙雖任莞榷間求檄歸侍乃屬疾捐館三子皆在左右云先是元晉以書赴告于予曰先公辱下執事與游久故甚厚非執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為守令有惠化為部使者有風稜待制劉公國瑞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獨表其在言路者銘曰

諫罔惟行后罔聖明諫往惟咈臣罔良德赫𠂤孝宗惟天為崇從諫一者聖明獨備溫𠂤張公不姓厥衷不婷厥躬惟樸故忠朝陽在東鳴鳳梧桐非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徵往臣主惟徵一辟一蘷不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章煥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膺文自天典學日新遵道降儒先路五三於是儒學之士雲湍川匯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耋艾典型之尤者在二渊則雲川程公泰之在西蜀則眉山李公仲仁在江西則清江謝公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經學鳴或以文詞鳴曰經而經曰史而

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諤昌國其宇也家臨江之新喻其先世方唐武德初都督洪州因家于高安至元和間徙居新淦十世而懋與弟岐于舉康世克同登進士元豐八年時稱臨江四謝舉廉宇民師有藍溪集東坡蘇公與之論文有書尤稱其世上無真是之詩蓋公四世伯祖也魯祖臻祖誠父革皆不仕始徙居新喻自號清風老人累贈太中大夫母胡氏累贈淑人公幼敏而慤不妄語書日記千言既冠文名載振屢薦名最後首送紹興二十又年第進士授迪功郎峽州夷陵縣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王傳檄公攝撫州樂安縣尉公條治盜方畧上部使者其要在開其徒自告三十一年至夷陵適北陲有警羽檄旁午邑缺員令州請于使以公廉邑事軍無之興民亦不擾循左修職郎陞左從政郎授吉州録事參軍改左宣教郎知袁州分宜縣表孝弟崇學校政尚忠厚縣名難理積負於郡者數十萬一歲常賦之外又鑿空索緡錢二萬餘公嘆曰暴宏羊復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于諸部使力求蠲損得損亡幾以毋憂去後令許公繼請于朝竟蠲積負十三萬緡至公言路又以分宜及秀之華亭月椿同奏詔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問故袁州之四邑列蠲正額民錢僅二萬而華亭又數倍為分宜之民始有生意服除請為祠官以便養親授主管台州崇道觀尋丁父憂服除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國子監主簿太學博士監察御史先是州縣役法久壞公里居時嘗教其里之人自占戶之甲乙產之高下高役者自請承之

編為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于上下之諸路民多便之又論民之
繇役有曰保長者有十二患又論湖州安吉夏租繭絲之征既輸細
絲又輸細綾又輸絹請蠲其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大夫八習曰
不恤曰狥私曰貪婪曰刻薄曰侈汰曰輕率曰詐僞曰隱蔽凡此八
習為民八患宜法湯之官刑以警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惡為易
見未然之奸為難知謂之姦者寘于心晦于迹未易研究上嘉納之
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　月詔求直言乃以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
之苛如榷酤之羨如經總月樁之等緡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條
賑貸之策其要在勸分從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因言於上
曰先儒論學先致知經者致知之源帝王之學先稽古書者治道之
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為本當證以後世之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當
必至於自怠如唐太宗非無功也而不知學鄉謂讀書取證於後世
者甚善上又言及學問對曰天下之事立本救弊而已臣嘗聞陛下
論及允執厥中蓋中者本也中則不倚自然無弊上曰聖人所以貴
中者無過與不及也嘗夜召見論及南北事上曰當乘機會公曰機
會雖不可失而舉事亦不可輕上曰甚善公每延宿必召見賜坐賜
茶從容問曰閭鄉與　雍從游雍學問甚好公具陳本末上曰雍論
性可取朕於性說獨取孔子性相近與上智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
明自孔孟而下論性者愈繁皆失性之本公對曰陛下論性真得其
要又問雍曾見伊川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幼雍父忠者得頤之傳

上問觀雍議論多出于易有易解否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沖
晦處士加封順正先生皆自公發之太上登極公獻十銘其詞曰業
成而難其敗或易兢ㄧ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
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王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
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
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奬廉以激捷于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
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
生非止庶狄姦　諛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輕馭輕
動為戒又疏二事其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一定長久之道
其二則謂舉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巍ㄧ之功易以有成時稱十
銘如李衛公丹扆箴云因紘廷勸進又陳一節三近累百千言大略
謂所當即者二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三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
儒曰紘廷列職未幾補闕辭公叔似拾遺許公及之有詔各與鄉監
以示褒擢公獻疏曰以補遺遷鄉監官固陛矣意則非也況此二職
壽皇復建之所以導諫用意至遠若驟廢之非新政所宜公嘗言有
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者言之易受之亦易嘗
進講至書無逸嗣王其監於兹言於上曰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
由三代以監戒之詞為常所以治多而亂少堯舜之慈儉禹之菲飲
食卑宮室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皆周公所言四君無逸之類也
太康敗于甘酒桀敗于酒池厲王敗于荒酒幽王敗於沉湎淫決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公所言商受酒德之類也成王能用其言而躬無逸之行以致盛治誠可為萬世法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權工部尚書六月上章請為祠官甚力除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乃辭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秩滿再請既奉祠求歸天下士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之南郭名曰燕坐曰艮齋先生後居東郭茂林脩竹環列其居而桂尤盛遂以桂山名堂又皆稱桂山先生云紹興五年十一月九日以疾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階朝議大夫爵清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遺表聞特贈通議大夫娶胡氏封淑人柔恭儉敏閨內之事不以毫髮煩公二子峴宣教郎充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時先卒二女適進士丁南容胡定彭炯孫男四人

淮渭皆登仕郎漳澧皆補蔭未命女三人長適進士歐陽珙餘幼公孝友溫恭出於天性清風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賦咏必寄歸曰以此當綵衣之戲老人曰以是娛我足矣二親耄耆而康寧　侍養怡愉見者感化教育二弟皆得公學識有譽庠序懿中淳熙乙未科每謂二弟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雖聖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胷中然後能與天地相似孝宗嘗有恬靜正大之褒故烏臺諫省出入七年凡所糾正無異論無怨言公有文集一百卷經解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學淵源五卷雜志二十卷孝史五十卷公之經學受易於　雍以達于二程謂艮者聖人之止無妄者聖人之動其銘有曰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惟則勇於行又曰出門萬里其塗蕩ㄈ用震以乾是曰無妄學者宗
焉公之文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古文絶絃矣昌國
之文如送陳獨秀序甚似歐而南華藏甚似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
朝時嘗携二文以示兵部侍郎蜀人黄均仲秉仲秉以古文自命未
嘗推表一人至見此文讀之一過曰好再過曰極好三過曰此古人
之文非今人之文也均也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果何代何
人作也予笑曰此古人在中都之逆旅將詣曹而覓官黄鷰乃今人
乎慶元ㄈ年十一月甲申其孤覘奉公之喪葬于袁州分宜縣神龍
鄉鍾山里西峰安覺院之右近太中淑人之塋從公志也後六年覘
以書及文林郎歐陽朴之狀来曰先公葬六年而墓隧之碣未立非
敢忘也念先友最故者加少而深知者又加少兼斯二者微先生碣
之而誰也予因特書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録在銘曰

皇矣維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漂漢滌唐洛中之程同聖之絰南豐
之曾斯文之盟豐洛以降疇嗣其響中　昌辰謝公其人攡易之緼
孝宗下問優入程域澄源乎艮以文而鳴古文勃興陟彼曾壇韶鈞
其碑有一其得則百斯世云胡傷廉奄有其三公没六年草鞠新阡
碑于隧前列彼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嘉泰三年夏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以廷尉正膺帝懋簡作
牧廬陵慕府初開延見士民顧而喟然嘆曰此邦六一先生之故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太守今日之政其將疇師近舍先生遠取遵霸是宅鄧林而度材於北山航滄海而採珠于　川于是每夜漏未盡十刻先雞以興盥服以出周諏民瘼允哲民情治賦以寬聽訟以詳數政九思而後行錄囚百慮而後決至于精意雲宗體為之癢禱雨ㄈ　祝雪ㄈ至既十告朔仁形于心化孚于民山農溪叟咸以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前日開府之言其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文忠公矣公一日退暇登　史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仰而嘆曰古者忌祭有道德者爲　之祖此禮經明訓也今居六一之故國撫喬木之蒼然誦秋聲鳴蟬之賦覽唐書五代史之藁義如之冠晬如之容恩乎瞻之在前也伊欲折白鷺之芰荷酌青原之石泉社而稷之乃無一精舍以安屏攝以為邦人考德問業之地不曰堂邇而人遠乎面堂之南得一虛亭增築一室猶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屬士民落之移書萬里曰紀祠之碣招神之些不在子其將焉在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詞曰鑿斯文之奧祖兮集成乎素王三太極而三兩儀兮曾謂遠賢于唐虞一刪一定而一係兮紐天紀而綴人綱膊脰止于麟筆兮遏萬祀臣子以無將恫岱頹而設崇兮邪詖熒烈而波狂蹇道統之三絕兮疇再近孔氏之光隄無君無父之方割兮舉一孟之為防撲虛無窮戒之欝攸兮前一韓而后一歐陽徵一聖一賢之澤兮人倫何恬而不立惟泰元尊之丕仁兮賚先生乎仁皇上以來夫法宮兮下以主乎此邦卷此邦之子兮疇莫扈先生之芬香耿先生之精爽

兮千秋萬歲此邦乎弗忘矧崇永之馬鬣兮宿草風悲而雨荒庸展
省之不懷兮獨入於顙乎相羊雲起青原之戴兮月湧白鷺之洑筍
有玉版之葅兮樹有羅浮之霜掬西江以為酒兮手北斗以為觴帥
諸生北面以迎拜兮壽先生乎新堂乘回風而載雲旂兮忽為來歸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皇天佑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祖宗暨于中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正至之望為一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為已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夷視之為國輕重在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高宗及我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磊乚堂乚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虜情猶甚國勢泉亢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敢以聞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用張以大慰民望辛安宗社者陳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都督其係人望如此至于乞斬大璫張去為尼外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覿議復奏審之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賄籌樂宮根柢天下治亂天下稱詡其卓詭絶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乃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祿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天子震悼而廬陵楊萬里實執筆待罪殿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

潁川人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遠南遷泉江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蕃流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六八歲知學異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本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實首選有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一日忽心悸亟馳歸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病云服除員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教書即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今天子為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補導者爭欲植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

即兼晉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左郎二年講說常傳經以規歷
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
仲通以獄無辜婚秦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摠戎捄充併按抵罪
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藉甚會冬無雲而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
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罷思退今虜自燕徙汴謀入寇中外震恐而
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捄充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十一年春正月
望大雷雹而雪雨公引春秋書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今一日並
見此更狄陵中國臣下窃威權之象遂稱存中天子為罷存中而奪
之兵時虜釁已形公言宜委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
選者舊臣性張忠獻在閑于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

公上疏曰窃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
軍事可當聞寄臣素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疎雖有勤王之節安
蜀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
者窃聞諸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
心伏士論者為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
臣願陛下察其譎誕誣罔加辨白其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上大悟宣
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避狄公請斬之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
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
據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北虜若來侍以
重兵擣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飲兵增幣

無策矣虜兵尋度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有勝西之捷公勸上
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虜自亂殺亮新酋遣使求成朝廷議所
荅或有歸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日正名之
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
屏遠便佞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
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
仇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
義奮發況靖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効力大筭邊備十一月
詔(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
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其杜
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身附炎將帥以賂易
官陰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
公以為不若養威觀釁萬全而動從之會虜盛兵聚糧邊邑諸將謂
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興出虜不
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壁三縣禽其大將大
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
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虜亦大發
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鏖戰城下自朝及昃殺傷過當虜氣猶高中
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舉會夜雨不相知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
而南而流言以為我師大失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撫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ㇾ来歸計其實所亡失
財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
願勿以小衂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
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
官尹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楊州公上疏曰今
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楊州必使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
則人情解體浚方為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
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
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時
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
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辛弃疾
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檡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
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
公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
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
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
講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陛下治心脩身立政
用人專以仁宗為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
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國家之命脉氣節人才之命脉

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多以氣節相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推
喪略盡此今日之戒也于是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
政殿上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工部侍郎
王希呂附之公抗疏言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遇及
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
禮由是深忌之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
去而端禮亦卒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上猶未能屏鞫戲又將
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
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倫見忠說朕決意用卿矣十二
月詔館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陳良翰林
栗劉朔時龍大淵魯覿以舊恩怙寵士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
及公館客大淵為介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答偶中舍書人
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官公何自得之邁以淵覿告公具以邁
語言于上前曰臣不知平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窃
弄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
謝德受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
淮荊襄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倫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
隍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
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
輩者公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來庭公以故事

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牘不名公却之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求歸
亡命上顧輔臣議所荅公曰傳虜歸叛云否此載書也鎮江軍帥戚
方捄克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諒內臣中有王方者上曰朕亦
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
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造郊禮散
齋不用樂公請令儐者以禮諭之上親郊霖以震宰相葉顒魏圯策
免公亦請罪越數日除參知政事言于上曰執政當為陛下進賢退
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于細務宜歸有司庶已中庸之務稍清而
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務從臣梁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
者許得寢之上曰卿能爾朕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
紀綱講軍政寬民力用人隨才無求其備異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
其去可惜蓋有甚間者于是劾洪邁奸險詭佞不宜在人主左右黜
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
能否公曰吾三數人與語察其才如所揣而識之首減閔鹽罷江西
糴入廣西折配米鹽蠲諸道積逋以大萬計上與公言聽諫從於
是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魯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于兩
人中外詠歌至德今復願罷臣吾遂止殿帥王琪奉詔行視淮城還
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可召問之
公退責琪曰恐不知所對會楊州奏琪傳詔增城今既竣事公請於
其上曰無之公曰此矯制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曰詔邊臣增城此大利害大紀綱大號令也而琪得詐為之令甲
曰詐為制者殺於是詔削琪秩罷之先是寀命下諸軍朝廷多不與
聞公與同列請自今百司受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為至是復以
為言從之尋收前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亦奏審乎公言
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今三衙發兵則寀院不可不知每事奏乃
欲取決於陛下也今命不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俾舊法而廢之矣意
者非陛下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異日面奏
上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鄉等耶同知樞寀院事劉珙進對語切忤
旨詔除珙瑞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爭之力曰當與大藩上乃以珙
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寀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奬廉退或
才可用而閥閱尚淺即寀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怨被名對陰用
而不知所以自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牧
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嘗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
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舉職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
陽和二州各屯三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民兵要使
大兵分屯要害以搤腹背民兵各守其城以相犄角時虜亢文宣撫
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亢文為樞寀使至是拜公左相亢文
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亢文建議遣使北虜以陵寢為請公面陳未
可復手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實害事得以小緩曾覿秩滿公預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為浙東憲管上曰靚意似不欲公曰屬者陛下法靚甚盛或謂靚必復秀今果然願捐私恩伸公議又詔進靚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虜正旦請以靚為介還以故事遷其官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親戚求官幃公不敢言會公在告請於他相得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燾應制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机言燾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乃机與諫官施元之意沮應辰不為燾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言允文復申前議上以手札謀於公七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魯靚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治於盜明年之海水賊而即侵軼閩廣海寇然公台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頗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鄉慶懼晝夜窮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閩監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謙改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斂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而果不行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里第淳熙二年命再知福州民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詔畫發本道戈船及選卒公奏留其半州大旱且火且星隕且地震公悉以聞上賜笏帶藥物三年太上皇帝聖壽又十慶賜守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累章告老上遣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於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敬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　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上曰前日鄭鎰亦云鎰公壻故及之公曰鎰以小臣論事陛下和顏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用不以才而貨則下不服上曰然又曰陛下用人當辨邪正當由朝廷聞會靚王拓拓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藉之恩歸此輩謗萃陛下上曰小者或勉拘之大者此輩未必敢明薦也或伺知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此曹也願顧戒勑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下穀賤人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上曰何也公曰曩者士夫私趨靚行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趨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于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朕不敢覬時有請朕多抑之繼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　傳某由某薦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甚堂諫侍從多出其門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陛下言者如將帥賄交　特甚者不惟士夫言之吏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耳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陛下之聖德臣實病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行宮營寢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西向坐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患罷之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淮縣兵之民者不受自北來歸者先是上念諸軍有擊衆而廩不贍者令一司給擎衆者半時 上前下文書於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督御持送而廷勞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來更白近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于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問有軍幾事或禁中細禮亦必用璽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指揮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錢穀所出或師旅有興或邊防是繫係乎國家大利害者能保其無偽乎上手札褒慰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上詔公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上手札慰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請貸米斛三十萬穀二十萬分州縣賑糶而又繼以發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遺罷淮東之糴蠲米商之 所省父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公設施有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日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月公年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廉復申前請凡五表上又手荅却其章是歲

親郊名公侍祠公固辭之又三表及手疏告老上不得已詔以少傅
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
少傅之祿餘悉上還十一年十月又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
器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園江且來歲增上太上尊號且慶壽陪
班上諭宰相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來復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
用忠良復境土為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又十有四公忠
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見子孫必衣冠遇人無少長以試一
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言君不出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辨邪正斥
權要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名惠處國事顧大體務持重在中
書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上委稱其中誠為賢相云惟寛
洪無私喜怒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為稚善故端明殿學
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當曰吾侍罪宰相無過舉者二公
之內洽郡尚風教民有骨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
日以內而一衣或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
緦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部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
月餉公不欲異衆別儲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餘萬緡悉歸之官
公於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為法於釋老未
嘗（問嘗）有詩曰吾方師孔孟未暇師衆可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諱仁祖諱青父諱詵皆以公貴贈太師徐昌冀三國公曾祖妣黃氏祖妣李氏妣黃氏卓氏贈徐昌越冀四國夫人配贊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實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早歲　宿丞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淳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鎰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朝奉郎通判漳州梁億餘幼孫男四人孫女六人銘曰宋十一葉有赫有業皇承務郎址垣丞奉郎塾未官孫

振天之網乾道惟　皇惟　肖雷我高廟肖我祖宗追而與同慶歷元祐紹興乾道宋之聖時卽除四之攄國宿憤信威朔狁六月之師周宣之奇人醜仁琦庵之以歸自此足馬龍言不南下謨明何人猗張與陳談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天勳駿乂卒壞於成張公既喪久難厥相皇相陳公奮熙載庸正臣表治萬物吐氣勸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以正一時群材雖為公來若風斯翩萬羽斯會色吏氣愠皇知愛君乂有難啟事有難止不費頰歲齒如石投水乾道之陰萬祀攸崇祖職太史作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贈太師謚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北虜遣使來吊皇帝遣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往報謝焉至汴京虜遣使郊勞用吏禮蓋我以哀往彼以吉逆彼必欲行彼之非禮奪吾之有禮至臨我以威以張吏狄虎狼之強我卒能軋吾之有禮折彼之非禮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臣誌服以申吾中國禮義之尊者京公以必死抗之也大抵自古及今處狄之所恃以行其無道者止以一死怖士大夫而已不知夫死之為說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死正使不死其辱有甚於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正使必死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吾見其有出使而移疾憚行者矣見有不憚行既行而不稱職者矣見有不稱職而辱命者矣見有虜人餌之至於獻詩請降以乞壺飧者矣宴而然也畏死故也今京公執禮如執玉之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正色而不可奪勇卒不敢加無禮又復委曲頻從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宴而然也不畏死故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教門人道孰為大孔子曰禮為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偉哉京公乎惟得孔子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叟狄小惟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見君命重而身輕孰謂一死能動之乎當是之時天下忠臣豪士間其風而說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矣至於今上遂相之天下尚遲之云公諱鎧字仲遠滕章公恐城中之人圖己家質一壯男子同父祖和皆贈太師祖封表國公父衛國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封秦國夫人建炎三年金寇據滕章恐城中之人圖己家質一壯男子衛公同產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匕甚急衛公慨然請行後盡戮質子衛公逸水而免寇退訪父母得諸野奉以歸兄弟俱全州閭稱其孝感公薨而翹秀受孔安國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學必前列及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比對典模義極陳禹皇贊舜深旨考官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
丁丑第進士奉大對以直聞時年二十主撫州臨川縣簿令陳鵬有
能名公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吾以簡再轉南康子
縣令地瀕江田病水故多訟公核簿正程里程脊鉛箭頒清善良得
職郡計大半倚舟征吏緣虐取過者目為虎穴守屬公董之薄征通
商民譽謳如部使者王秬首薦之及公造朝改秩秬為小司寇見公
喜曰公才宜在天子左右毋庸詣曹受邑公固請自試治民秬曰薄
州縣榮中都官士夫皆然公獨不然可以泚垂晉之顙矣知江州瑞
昌縣俗以終訟為賢大姓磐據將吏短長奪撰民業怨有嫗持牒庭
下公詰其由莫知所對公曰必某大姓也嗟此嫗者遠其人下之吏
盡服其辜秋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據以歸其主始民樂公豈弟至是
一邑大驚三年莫敢犯　部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參知政事龔茂良
薦公於孝宗轉王曾官告院先是茂良帥滁章日得公牋奏之文奇
之曰此汪彥章輩代言予也老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
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召見時帝方英明果銳有雪仇恥復境
土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竦言以規速化公言於帝曰天下固

有落ㄈ難合之事帝未有驟如意之事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蓋悟公之規也周極言州縣困民貢兵驕士訪賢愴直帝曰鄉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公言事務存大體不為苛刻至有浮躁險怪之事或已辭官而潛入脩陰造請者或騁机巧以

者或言談說以營求儒林之官者皆擊去之帝謂大臣曰察官廉察亦小補也大朝會于殿中帝顧左右曰京某威儀雍容又謂宰臣趙　曰京某有公輔器時士大夫有倡為從窄之議每事朘削公言於帝曰此說一行日窄一日將下失人心上虧國體帝曰事不務寬大氣象自不佳公曰繇今有進此說者願必罰無赦又曰求才不如儲才今姑藴武昌鉄一守臣久求得其人萬一軍旅倉卒當屬之誰又言非嘗任守臣者勿除為部使者又言天下有勇敢之才不在軍旅則在盜賊二者相耦以為消長為盜不死不死抵黥流而通逻復為盜異時江湖大盜亡卒半之帝曰　慮此深矣何策而可公言宜令諸路帥臣各為募兵實招亡卒員數有額月日有限自首免罪賜名効用之軍不過旬日可以生得精兵潜消盜賊帝皆施行衛公薨既祥除荆州湖北路轉運判官舉廉訪會不避勢人逮鰥掾之不遺幽遠兼攝江陵帥訓兵御衆威望凜然軍民之政至今為法名為郎未毋行繇母秦國夫人薨既祥復召為將作監遷右司員外郎北虜賀生辰使来命公為儐儐值帝宅高(宋)公之夏公詮其使以帝方居廬難以受禮使人不可既不得見又欲小　公曰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之来以誕節也誕節且過何名而留明日遂行帝勞公曰朕不見庸使卿却之堅卿之力也除中書門下自檢正諸房公事庸又遣使来弔祭遂以公為報謝使公行涉淮故事當於汴京受晏宴禮前三日公與庸中郊勞使介康元弼瑤里仲通相見于寧陵公請免宴不從至汴飯公請不見宴且請徹樂宜如昔哀遺留二使　遺之書曰蓋聞鄰喪者舂不相隣殯者巷不歌聖人禮經之明訓也惟北朝之治國家道之以仁孝齊之以禮義者也今某之来繫北朝之惠弔是荷緊本朝之哀謝是為北朝勤其遠而閔其勞遺郊勞之使式宴之儀德莫厚焉禮莫重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以書辭者六七日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是於聖經為悖禮于臣節為悖義也豈惟詒本朝之羞抑豈昭北朝之德哉公亦竟不屈公慮其以衡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往竢于位元弼等遣人相踵趣公即席又遣相禮者傳呼邀請其轂不絕之諡哉敢請執事將何以訓也若不得請有死實樂元無逃遁惟執公不為動徐荅曰君不徹樂死不敢即席必欲即席可取吾頭以往聞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奪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酹醴果實之賜徐議云樂公乃率其屬班于庭北向拜受未畢忽北興　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其聲屬甚于是公即趨退復位及門甲士露刃閉関公命吾典謁北日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聞其主留館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復有宴亦如之帝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執死不聽樂其節可嘉士夫平時執不以
節義自許臨危乃見耳公見帝上勞曰鄉能執禮亦未易何以賞鄉
公謝曰虜畏陛下威德非威臣也正使臣死于虜亦臣子之常分敢
希賞乎宰臣言使還應增秩右丞相周必大進曰增秩常典京某奇
節惟陛下之命帝曰京某今之毛遂也即除權工部侍即初公辭行
言于帝曰此行禮物與前小異虜會而無恥當有以應之果以為言
公答曰禮物頒於朝廷使臣止於將命豐約非所知也虜無以詰至
是帝曰果若卿言成都謀帥帝曰京某人材磊落可使也除敷文閣
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公至蜀念地險且遠天日萬里當
聲威譽洽于西蜀又念蜀民之貧節用薄斂以裕其力請歲蠲成都
使斯民如在釐弊首罷覘者以安疑情朗閱訟詞以達幽枉者接小
官以求人材肅整維綱屏逐昏墨撫字細民輯睦將士旬月之間仁
之征緡錢九十餘萬有奇通三歲凡二百七十餘萬云後還朝又請
數年蠲減之期從之于是舉全蜀之民被朝廷之澤若更生焉紹熙
元年夔利告　發粟三萬以振夔之民五萬石以振利之民明年東
西蜀告旱又以錢二萬緡粟三千石仍請度牒五十以振六郡之民
榮資二郡尤甚公請除前一年未輸之秋租又盡除是歲之稅又請
度牒一百以為水旱之先備於是飢民免于捐瘠天侵如有中熟忘
其水旱焉先是威州之蠻其俗相殺有償以錢即解而去至是蠻

有與吾兵人鬬者聲言將入　守臣請避之笑曰我在此蠻何敢爾此必僧者教之若等僧者之首于市則彼不敢動太守　相公之令以示之蠻即退忝州舊以西兵戍之一日與州兵相攻兵及接矣其將　縱其下蜀人疑駭公視之若無事詘其　將而治其不　者吏漢按堵譙守張孝芳政嚴兵殺孝芳及其家公明遣佐屬諭論以疑其黨亟發綿潼劾兵以踵其後未幾譙卒自斬元惡禽其黨五十人以歸戮于市于是三邊綏靖朝廷無西顧之憂公請為祠官光宗曰蜀人方安京某之政進寶文閣待制　在蜀四年召為刑部尚書今上御極公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勤曰儉上嘉納之命兼侍讀上前陳春秋一王賞罰大法讀呂公著新法奏議皆酌古明法令隨事寓諷上喜因語金華語諸儒曰京某進義理坦明使朕意永釋卿等說往不當如是耶于是大用公之意萌于此矣尋兼吏部尚書紹興五年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明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丞相白麻出在庭相慶公與同列傾豁肝膽不忌不刻議疑從可介而　義是疑從是通而不比公本寬厚政出公方與士鈞禮不為崇峻匪瑕用長不遺纖末然守典謹度人綱人紀外若曠然中實截然其所主一遵孝宗成憲而有戚畹命從中出員外置幕僚者有屬籍近親特增秩三等者有禁中藥者超為遷刺者公皆執不行寺人王德讓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上力言不可上曰故事有之公曰祖宗故事遵行有可有不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真宗時則有若劉亟規將死求斷鉞以王旦之言而不與之以觀
察留後今之承

也此治世之

令典可遵用也在大觀宣政時有若童貫假開邊之功出少府之
自此楊戩藍從熙又得之禪積染師　又得之二聖北狩中原塗炭
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
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願陛下以今典為法以覆轍為戒上曰除德
今不以內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為者及孝宗時有甘昇者二人非不親
近也曷嘗有此至于　臣陳賈一言甘昇之罪孝宗即逐去之此又
謙一人而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必不可啟當除童貫時亦云一人
而止也卽鉞不已必及儀同儀同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
公ヒ于是力請裂麻上曰不播告書贊而畀以告身亦不可乎公曰
是掩目捕雀之論也上又遣

二三執政與同列上疏力

爭者至　三陛于四　上乃　德謙以外祠尋謫廣德軍仍　謫詞
臣吳宗旦朝論以公比王文正公云時太上聖體未安上每憂形于
色天顯後　康寧上欲涓日上萬年之觴而宮臣又焉

未公乃呼宮臣楊瑞友等三人至中書面詰責之泣而承命癸酉瑞友傳上太聖旨令白王壽辛巳上詣壽康宮奉王尼禮成輔臣於握次賀上太喜宮臣及屬車豹尾中侍從僕御之臣皆賀驩呼之聲震于中外有司奏太廟太祖祐室生玉芝上遂發德音布告天下太史崇奏星緯失次公勸上恐懼修省以 邊城每奏北虜事宜公勸上不必問彼而自為脩上喜年穀屢豐因宴輔臣公勸上勿恃小康而怠持守無間容出辭必獻儆戒至與同列在上前首發大議陳宗廟社稷萬世大計有人所難言者六年正月公與同

列奏事退公獨留上巫相印綬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上曰京某公正無私不可聽其去上曰巫相試實安得言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丞相三月公屬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上不許詔藥巫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月慈懿皇后上 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八月庚辰光宗升遐公聞之不能出國大慟遂疾革至丁酉將逝其子沆問以家事不答第太息曰國家多故何以枝梧言訖薨享年六十有三先是太史奏木星侵上相遺表聞上為震悼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上以居廬從有司之請免臨奠及輟朝有詔公薨於位禮宜優異於是賜之美檟以為櫬又賜之貂蟬火龍以為服又賜之水銀龍腦以為斂又賜之白金三千兩帛三千疋以為賵

又贈之太師謚之文忠以為恩又命有司祭之修門命從臣中人護
喪歸葬以為禮哀榮典章備文脩物並用司馬光薛居正故事近世
鮮儷也其孤沂祈免門祭護喪甚力從之配盧氏封令人前十二年
沒累贈魏國夫人一子沂也承議郎主管佑神觀三女長卒次適從
政郎前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準備差遣黃銖太史後也次適宣教
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張忠綯忠獻孫也兄弟四人鈐
鎡皆以公補官仲氏鎬登世官其子沂公之天資裏和表襲喜怒不
留色粹氣平可否無悖策第最早或者詼以嫚語公一笑亦不誰何
其宰瑞昌有毀公於太守者後攝帥江陵毀者為慕僚反側求去使
人慰安之且厚遇焉其人感泣公常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至於善
善賢ㇾ不啻已出其在政地每扶以小方冊書才行姓名上有問必
進於文無所不工尤長牒奏仕雖 口獨未嘗掌制誥者為恨其
為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瘦態有稿著三十卷經學補義五
卷晚卜居宋齋江宅古梁百章峯蔚後先因號梁坡居士堂曰真趣
樓曰山上為書堂名以賜焉雲昭漢回上貫翼軫流以嘉泰元年十
一月壬申葬公於新建縣桃花鄉高坪德源山之原走一介持書以
朝奉郎國子司業李公大央所作行狀來請銘ㇾ曰

朔狁其狉阻兵以威血人以娛一介行李漢節遠彼鮮不失次堂ㇾ
魏公往謝彼戎弔我閔凶彼用柬禮傑 庭止哀樂不歎公辭以哀
及莫 盛服往哉彼樂不徹吾首可折吾節不奪 天負墻鎧爭

日光永磨秋霜公殺以此排閽以出罔不辟易彼諂彼首樂徹禮優
竣事不留臣主相顧　蹤迹沮敢或予侮公歸修門孝宗亟稱皇咸
伸ヒ人望有鄴竟　厥位頻斷大事大閣其覩鄧壽其除公還賛書
太上違豫闕以監御公達舜慕二聖重惟一言回天茲不曰艱疇不
將命公當其榮彌險彌勁疇不鴻鈞公迎其梦彌艱彌峋維垣其貴
文忠其謚哀榮寡二西山西偏得源之源名相之阡玉立之鄧章水
有鴈凜氣無歌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宋受天命一四海聖ヒ相承澤深仁高一百六十餘年間重義累寧閭
一珫缺自宰臣蔡京窮奸極妖窃弄國柬遂成靖康之禍言之可為
痛哭已方京盛時蔽虧天日闔開雷霆生殺寒炎在其仆掌京久居
杭有尼出其間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和縣ヒ宰廬陵楊公直之
尼訴于京ヒ諷守胡諭公以地畀尼當仇以美官公執不可他日有
從臣薦公京以前憾擯不用公自是留落老卅縣君子是以為公惜
也使是時公遇主得焉諫官御史則斬安昌破銅山為國除此賊不
難也君子是以為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字存之其先出晉武公
子伯僑伯僑四世孫叔向族號羊舌氏食采於楊生食我以邑為氏
其後居華陰在戰國者曰章ヒ生欵為秦卿後四世曰喜任漢祖封
赤泉侯十一世曰震至唐曰綰曰嗣復曰汝士曰虞卿虞卿之孫承
休天祐元年以刑部外郎使吳越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江南六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輅仕南唐徙家廬陵子鋌終海昏令公之六世祖也魯祖諱戩祖
諱倫考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太中大夫妣黃氏贈碩人太
中公樂易有容里稱善人家貧擇師訓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
言未十歲能屬文既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梧縣尉丁父憂服除授
袁州司理參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循州長樂縣令
長樂二廣窮處也士不知學公首延士子修學校與諸生行鄉飲酒
禮民風一變聲最諸邑薦者交章改宣德即知河中府猗氏縣改杭
州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與文士登臨賦詩為一時絶
唱號詩將軍秩滿坐忤時宰竟不得志授知龔慶府奉符縣奉符依岳祠延
在焉仕者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與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多墨公
高置束書凡四方之民指金錢以奉香火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
府廷已無與為有戚里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公白諸部刺史以
聞有詔韓公鄂之任置對窮反誣公既具獄公無秋毫而任抵罪韓
嘆曰公之清雖畏人知神知之矣通判建昌軍地與閩境盜所出入
有惡少屬徒數百殺人火廬逕尉憚之公諭招不從設方略盡禽之
既而戚曰愚民觸法情可矜白州戮渠魁貸其餘民感悔益遂息在
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他吏通判洪州帥孫公莽素寬厚自公在建昌
孫已知公既至府事一委之公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公見時事
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
八月竟上章致其仕歸于吉之吉水縣涇塘里之故居高宗皇帝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極恩加中奉大夫賜金紫退居絕口不道朝廷事子不染州縣牘反
溪山藝松竹葛巾藜杖寄傲其間軒曰報春堂曰餘慶皆有詩以紀
之丙午冬大雪木稼嬰疾踰年而終建炎戊申正月九日也得年又
十有一葬以明年十一月壬申鄉曰中鵠原曰王既娶黃氏會氏劉
氏皆累封贈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辭藻而預鄉賦修職郎撫川崇
仁縣尉王庭迪功郎興國軍司法參軍王烈迪功郎全州錄事參軍
兼司戶王猷迪功郎肇慶府司法參軍皆以公蔭補王訓不仕孫九
人光祖振祖茂祖燠承祖炳麐庶得清諸孫皆進士而得清棄家為
道士云曾孫十人　暮清鄭撥清成清簡清德清臣掖清卿皆世業其
公字量怯疎名宦冲淡家素空之不問生業事兄如父祿賜必分訓
其子如己子祀未冠策第公以詩賀其兄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裡
朱顏正後生至今詩家者流傳誦為佳句公之葬奉議郎知虔州虔
南縣劉師旦銘之矣後七十有二年慶元庚申曾姪孫萬里覽其銘
慨公之忠悼公之詘復表其墓曰
宣政之辰有孽其臣載奚之鈞士伏以斃于其顰嚬于霄于泥殺楊
公載稟其風載劘其鋒怒霆舊挺排山塞淵畴不標旃予進可嗟予
傳可磨其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萬里迎侍老親來吏零陵過湘
江遇公於野店驩甚而彼此肖肉已前行日荒亡欲落勢不容久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某拜公上馬馳去公亦行一百回顧有悵ㄈ之色公平生剛簡未嘗對某如此也私窃獨怪之未幾則聞公病遂不起前日之回顧殆永訣之意也欤嗚呼痛哉蓋明年之八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劉氏字謂鄉一字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璣祖諱知復父諱位先皆不仕紹興初元復元祐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故熟爛口再聖紏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省為何物公與兄禹錫以文章煒然同州里選而公在第二州閣稱二劉焉已而禹錫登科公聞罷又十一年禹錫死公以經賦而科再詣大常登十五年進士第調謂州戶掾鄂居上流留屯神衛兵以六萬計一名軍中積芻火大將田師中怒甚大搜後一夕得三偷兒有火具械致之州太守

張傳承意委公鞫之欲必得三人者火劾狀精公意問囚盖其情將以窈藏於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其獄曰釋之三太守怒以語侵公ㄈ曰以火具而殺三人有以異於以釀具而抵酒禁者乎太守一笑破械遣囚遂與公為知己薦之朝遷左從政郎巫哄州武陵縣數決疑訟歲旱州命公禱而雨甘露降於巫廳事之後園棗者五李海棠者一邑民咨異部使者某公雅不屑其人某　章薦公ㄈ以好言謝却之就攝即博士逾年用禮部侍郎辛公次膺及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而疾作致仕得左奉議郎命下於身後云公初娶伍氏繼世向氏三子處中寵中得中二子始公未仕恤ㄈ然有及物意安福西寅陂歲溉田萬三千畝檀於豪右貧民病之公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作釣水約上之官事下至今利焉嗟乎士大夫潞爵賦禄任民之安危福禍而漠然塞耳閉口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俑厲民以為吾民數百年不可療之疽根以進其身無怍色而公未有職於民之時而拏民憂以自詭如此使得大其施所及豈小哉公即世之二年門下士楊萬里聞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鄉里遺老為予言劉正臣極長者其冰德在人博矣其後增亡未有已也今觀其二子相鍾策第而亦相踵以死以不得遠其翔不及流其根則福善之報然不然未可知也然君子之望其子也無忝於其訓以無媿於其天而已負其先以尤其天豈其志也哉是則報之大者是則二劉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士第負其有識慨然欲竭才力為國立功業卒至於應以病亡以不壽亡止於六十有一官止於左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元亨之才元亨之廉勤而止於斯天耶人乎天也亦人也始元亨巫武岡軍武岡縣時大寇楊么窟穴洞庭狠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大將岳飛討焉元亨以飛檄督饟於諸郡至全州通判范寅秩滿閔心軋士大夫元亨屢撼不動一日往哀懇之范盛氣大罵曰公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元亨抗言責之曰寇在心腹王師遠來不宿飽公忍坐視耶臣子之義當如是耶范不悅愧其坐人即發帑廩以應然用是銜元亨元亨不顧也已而元亨宰靜江府荔浦及永州東安縣

凡兩遇范為部中監司數窘元亨辛不得絲粟罪然元亨自是困躓
晚乃教授德安府士學用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而元亨老矣至安
仁數月境內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狀於朝頒其條教為州縣式
廟堂欲用之而元亨病革死焉孟紹興三十有一年九月某日也其
在荔浦民世為胥于帥漕憲司恬其勢意氣橫出視令亡如也令往
往及折節降禮以就焉介其譽於上官否則與為市以故多犯法不
輸租令惕不敢呵問稍忤焉則飛語鉤謗遠者莫考近者逐二十餘
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然者白於三司請再犯者得遠
治胥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通判修怨移以巫邪陽受棰鞠
獄衡州先是衡有浮屠弱一孤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往山宗果之徒
也宗果以才辨得幸於公卿要人孤兒每訟田於有司皆觀望宗果
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而衡州十里所宗果遺書於
元亨唉以惟所欲或常塗薦章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
謝曰諾既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舉田以歸孤兒諸公大驚
及秩滿歸家萬里私怪其蕉萃以問其子全略全略感然曰吾翁平
生之心力盡於為邑矣竟日坐聽民政饑甚則入屏風後卒七索食
食未徹間一民擁於庭則又廢餐而出迨夜過丙事已民謝去倦卧于
屏風後率以為常未已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安仁卒死於勤且
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也已曾祖諱軒祖諱仇皆不仕
父諱紱以經術為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丞事郎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辛子四人全略全德全材皆以文
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
婿妹楊萬里復表其墓曰嗟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為已憂而不慄上
官之怒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寃矣雖
然元亨之賢蓋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寃吾時為國愛元亨之才
而為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嗟乎攖已者醜諛已者奸同
已者扶異已者顛今之君子此病未痊若元亨之犯一郡巫其禍已
如此況復有大於此者耶然則之才於緩急之際而天下之所以難
治不足怪也已不足怪也已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誌銘

右司郎王僑鄉墓表　廬陵楊　萬里　述秀

南粤負山控海旷獠相錯為一都會況奉詔條為部刺史匪得其人則帥守頡頏殆若羈縻自淳熙戊戌迄辛丑凡四年間有以小司冠帥蕃曷者既愈且忮礪思噬倚門人為諫大夫怙執旁行聲氣出部刺史上小迕厥指輒以飛語聞于是護漕布憲常平諸使者如莒世顯如黃得如李倫如趙公瀚咸被嘖言縱之生黜齰舌而斃弗敢校也帥既連得意同時便者　者靡傅著侯獨括蒼王公　司平準盥祥刑領餽饟凡三易使者鄧弗詭弗如屢嬰其鋒愈忮者慚欲為

蠆尾未幾改鎮他郡以死而公故無恙嗟乎公仁人也而彼詖方獗獨不殺折是不亦勇乎截然居間者璞弗刑是不亦智乎是可書也

公諱　字廣元姓王氏初諱東里字僑少貧篤學為文有氣力登戊辰進士第歷汀州連城尉徽州休寧縣丞臨安府教授主管崇禧觀兼兵部架閣文字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知太平州改知道州尚書考功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廣東提舉茶鹽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止朝奉大夫年止六十公初在著作之　廷嘗與同寮劉夙相率論龍大淵曾覿招權害政章未上而去人咸惜之其在廣東疾　煮海　通商賈曾未滿歲得緡錢九十萬有奇條上便宜請歲助廣西之費稍　計之美尺給牢盆之直又

言　廣鹽笑宜榷贏縮此相補無分東西酌紹興之制通議增損鬻賣之數合兩路而均之東鬻其四西鬻其六然後官無抑配民力自　時朝廷欲糴米斛五萬漕中都公不奉詔事竟寢公又言右姓牟利秋時賤糴春時貴糶旺是用審請令常平貴糴以救其賤仁糴以救其貴布憲之始榜冠陳岡李瓊由春陵犯陽山雖王九十參提而寇勢未衰公親帥師自韶至連擒其巢　寇李接繹騷西鄙公又躬行壁壘邀其走集馳驅原隰　期三冠悉平居職三載循行所部凡為州十有四為縣三十有九　入黃茅無不至高或有三四至者

寇沈師猘于循梅潮惠之間兵車有與公發轉漕下撲策矢謀峻事無　弓鞬章七上不得請御史有以風聞言公者坐以視厘之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罷歸至信得疾回家焉辛於癸卯四月庚申葬于　九月辛未曾祖
慶遜祖　皆不仕父琳贈朝請郎娶金氏封宜人子二人郊將仕郎
郎廻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簿女一人適從政郎新信州錄事參
軍　宗魯既嫁而辛孫男一人女三人俱幼公天性靜默似不能言
外　中嚴直諒自信其與人交游淑慝險易無所置　周急遠施
有犯廉校其為使者或責公不按吏公曰薄其奉嘗其廉可乎然遇
事直前無慕顧意嘗嘆曰天下事不患不能為患不肯為不肯為者
用其肯為者于私用其不肯為者于公聞者　之公既沒薦紳先生以
文來誄者或曰並受真偽兼容賢愚或曰周為顏氏漢則孺子其為
一時推表如此予秉傳嶺表與公實為同寮又繇公提點刑獄情義
甚密予喪母而歸公亦使事言還過予敝廬留一宿而別甲辰冬十
二月予奉詔為尚書即寄侄上饒欲謁公而公死矣升其堂哭之哀
見公二子ヒ拜且泣曰知先君之深受先君之厚信先君之篤者宜
莫如子盍有以表之幽予曰諾後三年八月公之子郊試吏部得官
將歸來見予ヒ有感焉乃彙公平生大槩以授郊俾碣諸墓隧云淳
熙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即守尚書左司郎兼太子侍讀楊萬里述

淡然居士趙公平仲墓表

魏悼王之六世有賢孫焉曰淡然居士趙平仲其人也何賢乎平仲
也貴而賤富而貧才而愚德而虛也曷為貴而賤富而貧也問誰高
曾則廣陵郡王與安化軍節度使也問誰祖父則金紫光祿公也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累侯拖紫鳴玉而平仲生其家不曰富且貴乎然平仲不幸初喪
其所天又重不幸而大其廬而平仲短褐脫粟飲水如蔬以終其身
不曰貴而賤富而貧乎然則平仲名在屬籍而在官簿乎曰平仲承
即即也然則何為不仕無乃贋乎所挾鈍於所售乎曰平仲仁孝正
廉人也平仲年未冠父疾亟平仲走數百里迎醫之良者而拜之如
父兄及父喪上無諸父下無同産兄弟以隻影童子而塴大事毋寡
已孤母耄已稚乃擅已以飯母寒已以燠母勞已以安母亡子同命
者四十年如一日是時平仲未命也母沒乃得官則泣曰君命其敢
不拜無母有祿其忍獨食不曰孝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於
有司有官而終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黃老星家醫卜百工之技

靡不解而不惑於巫史浮屠不曰正乎其居豫章之進賢急人之急
憂人之憂樂人之疾戚託之以死或寄以孤者累亡也不曰仁乎仁
孝正廉是四者有一焉所挾既充矣而況四乎何贋之有然則苟為
鈍無售也曰非鈍也匿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才而愚德而虛然
則歷聘轍環非欤曰歷聘轍環何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
子真李仲元之徒欤雖然子真仲元之下之窶人也平仲賢介公子
也其於貧賤孰習孰不習也然有不習焉而樂者有習焉而樂者二
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易地而處當有可小觀者平仲諱公衡濬
然居士其自號也卒于慶元二年四月丁卯年五十有九夫人周氏
處士至遠之女李公擇之外孫也前卒年三十有九與平仲安貧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有鵾妻侃年風四子彥演從政郎常德府司法參軍彥璋文林郎
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彥法修職郎吉州司戶參軍同登淳熙丁
未進士第彥沃業進士皆傳業有聞而彥法與予遊最故予嘗舉其
文行之美以自代云一女適傅儔孫男四人皆幼考諱緒之監潭州
南岳廟母夫人張氏所生母金氏越三月諸孤葬平仲于縣南三牛
塢其日某甲子其鄉歸仁其原麻山遷周夫人附焉其世次氏名職
官之詳大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亟稱其信厚溫恭如晉宋間人
物廬陵楊萬里復表其墓曰
蔚麻辰之松柱兮皆是翁之手植乃歸仁之泉流兮有是翁釣石翁
不見兮空山蒼而水碧孰知翁之不死兮山水長與激遨嬉朝儕霞夫
霽輝兮翁載之以為旂霄吸警夫素湲兮翁策之以為騑扳天關以
入月兮不騎箕尾而騎少微子孫來拜翁而安仰兮盍諏雲而咨鶴
雲垂而鶴傲乞兮翁其來歸而小泊酌桂須而薦蕙肴兮必見翁欣
然一醉其如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無相在鄆卧病公雖欲成然沃盥必親執藥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及無相歸沃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北望長號之廬山飯僧泣血禱佛冀父子如初三月而赴告至力乞終喪又請公復感上深知每誦曰責難於君謂之忠吾君不能謂之賊娶源之東山水奇變築室其上自號沃然居士有古律詩二百八十首雜著書啟章奏百三篇其所述作初若寂無營忽輪如飛不加點雅善草聖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 鑰良貴呂廣聞梁揚祖皆為世名臣配呂氏先公卒沃上封樂平郡夫人繼室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子男一人嗣衍女一人嫁韓穰孫一人即安節也傳家學有祖風云銘曰太陽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農眉以啟之明應龍將昇從以　雲巨宋再昌天啟　高皇文武推
公　我烈光維時胡塵塞　窓昊澤于厚坤白晝為昏維　皇勿興
赫濯聲靈手其青萍叱開韁腥惟公孤忠挾策以從補天重光扶日
再中如周申如　侖恂如晉謝營高勳昭明　迺東鴻樞迺預政塗皇
曰汝加將遂相予

皇上益謙十命百辭　國有大
其洒泣推去天依公自宥　夷日以飛時予孔艱
疑公作寶龜國有危事公作金縢有吳斯發公作天柱后土斯陽公
作嵩　皇曰汝加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國是孚公感主知其疚其
劬先　以興後　以餔以沇　痛帶有其軀推轂帝車匪竞帶塗鳴
球天耳匪皇弗謨就　而醫就環而　就憲而　就罅而暨樞而
之膏而遂之繩而墨之塹而柵之五月而濟暮年而又方駕而梶方
楫而彌留弗可留致其可致場清馬城韓連社止前五百歲一有其
四後五百歲一無其二　如清風聞者興起勳勞智名帛素竹青未

喜所稱　輔所　有　有烟對越　清侯誰濟登汲古書生

樞密兼參知政事　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四月予上章得補外同郡令監察御史曾公三復餞送于西湖之上監六部門權侯安節偕來曾公坐忽跪而請曰權使將有請焉願為其祖樞密公追碣　予曰諾後五年予歸自金陵迷清江　太守郊庭乃權侯也前請僊侯忘之矣而侯

前諾予其可辭公諱邦彥字朝美河澗人曾祖顯祖慶俱贈正奉大夫父經贈光祿大夫儒學三世而光祿公為時名儒號　居士公自兒時嶷如成人七歲聞講毛詩公退即能為家人說大義自力學至忘寢食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斬然張廷堅與光祿公遊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試入太學崇寧四年賜正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青州教授歷　親西宅宗子正提舉河東學事除太學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賦詩音暢理明天顏喜甚錫有差轉朝請郎改辟雍國子司業宣和初遷左司員外郎徽宗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嘗欲官饗人子衣之品服公言孔子惜繁纓今以命服と奴人予黼卿之故報之使遼虜酋面授國書責公拜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

茵大怒竟莫奪公之在遼也審知汝　猥盛日時官軍驕惰歸言于
上請徵兩河緡甲兵固　恭益厚此　無令邊臣生事敗盟不
然必有唇亡齒寒之患且言　臣沈積中與詹

疲卒孤壘抗強虜幾及二年乃木合衆二十餘萬圍城粮盡而救不
至易子而食然公以忠義激士猶摧鋒陷陣虜患之為書射城中云
趣降即富貴何自苦為公罵曰逆虜吾受國厚恩死無恨豈忍臣異
類力屈城破兵民爭扶公出城父母妻子皆陷賊惟一男一女一姪
走及公亡自列請罪上嘉其忠喜其至詔曰關敎於兇毀家以紓楚
國之難顧真鄉委郡而為朝廷之歸遂厚之三年以朝散大夫寶文
閣直學士知江州公曰訓兵旅集舟積粟以防虜寇請朝廷分兵守
武昌襄陽則表裏之形成賊不能窺我于是李成在西劉文舜在紓
韓世清在靳孔彦舟在漢公以為此曹皆據江上名曰聽朝命受國
爵急之則詐忠緩之則詔患皆腹心肘腋之疾陰備之彦舟果欲來
攻知有備而退屬公丁父憂解官上惜其去三命越紼公固辭者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獲命四年正月以寶文閣學士知建康七月改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　使初建康遭虜焚戮城野一空度不咸當黜不報尋除集英殿修撰知易州女貞果犯京師欽宗受禪公復為左司諫康元年十月改宗正少卿除直徽猷閣知興州辭行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悉求南鄉（嚮）請北（嚮）龍休　國公道逢士夫自大名歸者語公虜且再入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駕命亟行高宗皇帝以康王為大元帥起兵河兵入衛王室以公為計議官公將與兵（與）宗澤兵皆師于澶淵與澤兵于丁赤三月自濟經趙吉力馬河拒賊列砦數十去京不遠虜騎充斥諸路兵約同進者不應澤曰是以肉食虎耳乃師于曹之南華及　北狩　上檄諸路追襲公與澤兵復之衛之滑賊已渡河公與澤同表　進及奉正　位號以係民望者五上即位公與澤同往大明募義兵上亟召公與澤赴行在所公乃回軍自京師赴都道除公帥荆南澤襄陽既抵行在所澤以元帥事入奏公未見間除天章閣待制改知東平公言于上曰願陛下無輕棄南京臣當死守東平一日三被詔督文官建炎元年六月也時河北盡陷京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整人以　生縱總漕事轉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　愉
公竭力安集不數月
辭　欺隱霖逋亡責稽滯水陸程轍餘五十里財用湊集于　行
在所在億萬計有詔加歎紹興元年入為　部尚兼侍讀二年五月
僉書樞密院公知無不言上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
人上心未忘王師一興諸路嚮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虜驕恣性西北
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浸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覩者報虜
兵疲于後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挺之農夫三也譬諸奕事先而
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于人哉不然疆理　以連下邳藩
殖荊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
用其次云復有中興十議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供業恢復土
宇乃偷安于東南其二謂駕御　將宜感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
謂宜命講讀之臣于所論說之外取累朝　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
事　臣于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觀傷善妨賢之說偷安苟合之徒
市恩立威之姦懷謾罔
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中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節其用又謂賑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

大事類非倫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盍令沿江州縣各倫其境內而提之以運帥上荊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　請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　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　之數上嘗謂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上又曰至誠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言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未幾以簽書樞密奏知政事數月上欲大用公三年二月己丑以　薨于位上痛悼親臨其喪贈　正議大夫　以金帛官為護喪歸葬于徽之婺源官其家七人女家三人公風骨奇偉胷次恢廓學術才氣之性喜濟物飢者發粟貸者折券鄉里稱為仁人長者公奉　夫人

分產米　而貧悉江畔

禄養所至届其堂曰戲彩既没永慕言之必泣弟猶誠先官之而后
及己子在官得俸亦以分兄弟之子及其遠族之子公孝友誠慈公
忠廉介出於天資自少至老無一語欺蹈規履矩日自儆戒體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及其在人之前骨鯁切直攖鱗若口敌以下有不
堪者謀大事決大疑人所駭公處之凝然決之沛然也不念舊惡
不阿其勢在當塗有江東漕當使酒嫚罵公者公與彼之章相避遂
兩罷為官祠後公　又官其人為式跋踏求去公與之領心盡歡仍
薦其婿其人媿服人服其厚其在從列時宰　當屬　公薦
某望治而謝病堅補外得請乃出故天下之嶧與諸孤將以嘉泰三
年正月三日葵公於龍遊縣雲山鄉古壁之厚以書来請銘曰賢良
紆紀鳳陽令後為兆銘熙聖祚光考榮宗　廬俯瞻機務兆人皇七
靡所宅憂縈難非上而誰　聖考有命其代予

金二十五　及幣帛若黃公又辭郡故有銅霄之命上又遣中貴人
傳詔撫問賜銀奩香茗公之帥長沙也三辭不獲命至則除諸邑
年之積通以寬民力効武崗擾蠻之兵官以安溪　竊日力以決民
訟夙夜勞　體為之　有勸以勿勤小物公笑曰吾生平在官竊一

日之禄必殫一日之勞可以老而于位時有大星　其皇之側云魯祖慶祖鐸父繪俱贈太師追封岐　蜀國公妣虞氏贈燕國夫人娶葉氏封福國夫人父子峴承議郎主管佑神觀未除公喪而卒嶧承議郎新權通判信州軍州事而預秋薦嶧第進士宣教郎有上曰除二令岐承務郎嵫岷未命皆早卒岡承奉郎擬監西浙江渡三女長適從事郎監新慶元府　縣大嵩鹽場支鹽官毛淮次適迪功郎湖州歸安縣主簿徐質天次尚幼孫男五人琢承務郎新監饒州永平監玦琦承奉郎孫女三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徐鑄次適迪功郎新鄂州江夏縣主簿劉常道次尚幼魯孫　初蜀公一兄與章事靖州蠻既平率逢原殺及老幼文州羌既定李昌祖誘殺降者公皆請懲其罪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先是參預龔茂良之政大抵慕魏相庶位承風多過于苛龔既去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彦穎同秉大政贊上以治尚忠厚諸路奏獻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氣象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也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黎州青羌　寇降
公降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奉草羌寇亦降公請招撫之以勸來者
先是蜀帥范成大言興元軍師郭鈞御衆無術至是析知常乃言鈞
治衆以整成大言吳挺頗失士心至是胡元質乃言挺治軍有紀上
聞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固未可遽罷鈞亦未宜遽用此抑
揚之理也五年十月除樞密事詔班錫恩禮並視宰臣上從容言武
臣嶽祠之員宜省公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相趙
雄言北人歸附者以員外置之職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公贊曰
聖意即天意也雄又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公曰堯睦九族在平
章百姓之先疏骨肉之恩可乎郴寇陳峒頗張帥臣王佐請節制諸
軍公言莫若使令展其效寇平公言佐之功卓然賞不言薄上即除
左次對又言佐用流人禍湛有功請先釋其纍囚趙上其功克又言
軍志曰賞不踰時請趣佐上諸軍功狀殿巖步軍帥岳建壽初亢職
即鞫其偏裨十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曰恩未加而威先之請盻
訓數篇陳漆偃健無華王世雄奇厖有謀上皆將之楚州守臣翟畋
專殺八盜池州守臣趙粹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當死公言其寃而
正二人之罪廣西帥劉焞平妖賊李接上問焞功孰與辛棄疾王佐
公曰弗如也乃畀焞集英殿修撰又年詔王某起居不名黎州寇平
上曰皆鄉協賛之力尤多至于賞罰惟允遂為後法
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于處事皆不及鄉蜀帥言昨平蕃寇將臣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光延高晃失律公請奪爵或流竄上曰不已輕乎盍從軍制公曰故事平內寇之功半於平北虜之功罰亦宜然上欣然曰朕固鄉言釋然有悟乃命減死公執政七載多在樞廷凡選授中外將臣及邊方守臣各稱缺

誠齋集卷之一百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

墓誌銘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余公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聖上御極之元祀始清德日新又新首選於衆得一名相匪夢求卜人望弗嚴弗　得之左廷有楊綰之清有司馬君之實誠其知國如知醫守法如守城好賢如好色用能回天扶日者定周昌徐聲怡色措國泰山懋勳芳烈至今昭焉左丞相郇國余公其人也或曰公賢固也如不久何上瞻方隆民瞻方輯善哉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留招之不出賢者固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此公之所以為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孰能無遺恨也不在天下必在己恨在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天下疾之也恨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恨而吾始無遺恨唐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本朝之名相亦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何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期年而去蓋不究其用不竟其業也豈二公有可恨也恨之者惜之也仲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仲尼且云然況公與韓杜乎此公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名數如衢之龍遊稱而讀書一過成誦年十三文已驚人紹興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招賢之路云聖如文武太公歸而伯吏歸明若昭王樂毅往而劇辛往有司異之貢以前列遂第進士初尉宣之寧國歷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孝宗台監行在都進奏院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監察御史大理太常二少卿兼太子侍讀兼權禮部侍郎除權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為賀金國正旦使吏部侍郎知太平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光宗嗣位召為吏部侍郎除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召為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遷左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判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復奉祠除判慶元府改判潭州積階自左迪功郎主特進爵自龍遊縣爵至本郡公邑自三百戶至八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致仕後少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卽國公以嘉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于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
公之尉寧國也以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己官尚忍
為之公之在江西幕府也帥陳之茂稱其文壯而麗談於諸公間交
章公舉秩改秩公之宰烏程也邑之政舊聽于巨室宰一操手輒逐
去公曰去等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鉛箭日數百紙次事
風生事梦如絲庭寂如水鼠輩落胆驚行股栗有富佑抵罪吏不敢
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揚言曰是必有扶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
本部祥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啟視竟置之法湖之六邑病于吕箕
之征謂之丁絹錢車三緡出一縑郭內二邑以縑自大觀始歲為匹者六萬五千二
百有奇不輸絹而輸其估其物一絹之估為錢者千其後為千錢者
五公以民病告于太守單夔請以上聞令士民出一縑郭內二邑以
錢為縑郭外四邑以縑為縑夔即以聞且令公詣中使面陳便宜丞
相虞公允文嘉嘆即言於孝宗歲蠲緡錢六萬公歸邑父老萬數交
迎感喜上恩罔不呼舞部使者及太守列其治最淳熙元年台見孝
宗天顏有喜是時帝意銳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敢遏者公
言于帝曰謀國決勝之道有毅有寧毅弱者先聲後實毅強者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巡邊陲威震朔方而漠
南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謀吳則不
然外請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蠱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
精而獻遺之禮益恭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也此先實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聲之策也今日之事與漢大異而與越若相同故漢之策不可施於
今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願陰設其倫而密為之謀運廟謨于靜謐
之中示敵人以輯睦之意使形聲俱泯視其變而察其時然後虜得
而圖矣請言其機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取亂之機有承
弊之機敵有內釁若匈奴困于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机
也敵有大事若夫差牽于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
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蹈
其後而慴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机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
機之既至不可以後以此倫邊鄙宴若泰山以此應敵勢若破竹唯所
欲為者帝喜曰卿通達國體既退帝論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
不詣已上除奏仰謁告逾年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尋下毋
憂既除喪不入脩門諫大夫蕭公憲薦公可御史蕭初不公識也淳
熙五年七月召見言守令以招克病民將帥以侵牟病軍用人宜先
行實後才能擇吏宜舉廉平優勸奬初孝宗惜其去至是喜曰卿自
此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員者特增一員處公云
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隳職業或內懷姦宄而敗風化
或趍資而援恩寵或依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
偷安為賢以得為能在朝者計日以求遷在外者便文以自營監
司以喜怒為刺舉將帥以締結為勳績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正之
路宜屏附麗之徒以杜群枉之門事皆施行公之在廷尉也宣教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定國者以守禦之功得官宰樞修怨誣帥以僞官白之中書時宰
主之獨忝政周公必大不以為然宰(時)怒以付廷尉令人諭意唆公以
法從公審其非僞以白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為屈竟全之
公之誠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為此職習
日有詔欲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
日以聞公言國朝祈穀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則朝饗于太廟其
儀視冬至郊祀之禮此太宗祈穀之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異此
矣以宮中大災之後考室落成之初故于天安殿廷恭謝天地因之
明年仲春耕籍此明道一時謝災之故事也非祈穀定制之故事也
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饗于景靈宮太廟
乃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詔儀曹奉常集議中書
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可以義起者至於禮之大體則不可易
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也如
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以郊而施之殿廷亦將以明堂而
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某(始某)死不敢奉詔帝曰禮官不可則止公之貳
銓曹也銓法所用有法有比法者上世成　之經也比者近世湛恩
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屢遷吏所欲與必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
所否吏所欲奪必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之奪之柄
不在貳而在吏不在法而無貨公初蒞事取法與比晝夜繙之一覽
即強記及吏白事公前知其予奪之情而逆折其舉廢之詞彼以其

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吾以吾經老吏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宿蠹根穴掃蕩頻清郡邑中職有缺員者每匿而不聞以要厚賄公令郡長吏走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褊于窮戶俾應擢者得之士夫曹諸小有幽枉許其夙夜面列至于武夫起行陣憊銓法者吏尤得以抏其吭而要其貨壅閉既澈文武下僚呼舞相慶淳熙十四年自夏至秋不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雨之詞必以六事自責京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事所占若成湯之六詞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政未節也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京房之六事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敬德不用也上下省蔽也庶位踰節也帝聳納焉公之為詹尹于東宮也凡閱五年議論之間陳古正今每寓箴諫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必深言之罔不痛切嘗以司馬光言人主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願書置坐隅朝夕觀省光宗時為皇太子敬遇傅僚尤尊禮公親賜汲古二大字以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多圩田上在大澤之坡大江小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堅瑕每桃花水生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朝渺然田宅為一壞數十百里滙為銀浸乾則莽為禍野民之生業不大穰必大荒公至躬行阡陌周視隄岸勸民築隄增卑培薄益以健籓隄成昔之狹者廣瑕者堅于是田無水災頻年大穰民歌舞之至今賴焉郡有寓公以財帛雄締交權倖動搖郡邑太守每至唉其貨寶一襲其餌沁上唯命噤不敢息政用糾紛公至卻其餽絕不與通每以事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挫辱之萬人吐氣光宗即位有詔求言公上封事言切於聖慮者莫若正心切於國體者莫若裕民已未首名見又言天子之孝不與常人同陛下之孝于壽皇豈將以天下養為孝之至哉弟當如舜之於堯　其道可也又當如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況壽皇之庶謨聖慈仁政善教天下所當蒙福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斯足以極陛下事親之孝矣公之掌憲部也廷尉上一死囚具獄蓋大俠殺人而使他人承之公讞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且北走胡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帥建鄴也減民租之半貸下戶之輸鄣浮費檢吏奸鄣餽不入私府甯燕未嘗卜夜初至守藏者以縣官緡錢百二十萬告既去以百文十餘萬告雪禁而賜罔不響荅外邑嘗有蝗遺種公募民掘地以粟易之率一升全一畝遂不為災連歲豐茂公之貳樞廷也興州大儒吳挺卒久失除代公讀知院趙公汝愚曰吳世民握世蜀兵有識寒心今徒慮其驟易生變然天下無釁　決不　動若更承襲將為後患趙公大喜合辭以奏光宗猶豫不從言趙某所請非為吳氏計乃為蜀計非為蜀計乃為東南計若無大將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六朝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大驗也又不從公遂求去初擬張詔除興元都統制至是始有俞音邊瑣以虜中事宜上聞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有倫無患公每患道思職常若教生講政守薦材用革債帥繕戎器時粮糗又根古今講論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一書以獻焉紹熙五年光宗被疾寢不能東朝重華宮外議讀張
公疏深切皆人所難言時同列將勇去以塞天下責望公謂二三
執政與同休戚今茲何時乃欲苟免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壽皇大
漸俄報升遐光宗遂不能　發喪人情恟懼朝廷莫知所出公謂
丞相留公正曰不有唐肅宗朝郡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今日之事
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公正及樞密知院趙公汝愚參知政事陳公
騤建言皇子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累日申前請甲寅御筆示傳子
之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戚得白太皇太后越七日癸亥得旨仍宣
諭汝愚騤及公先是丞相以朝臨仆地去國甲子禫祭百官畢集于
重華殿太皇太后垂簾有旨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
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于是太皇太后命左
右扶上入簾面諭光宗聖意上涕泣俯伏懇辭不能起太皇太后命
左右起上仍命持黃袍扶上至殿之左　素幄乃傳命執政同功進
再三上遜避亦再三左右頻以黃袍被上上泣頻却之公泣奏曰今
太上違豫太喪之主國勢岌岌人情皇皇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
也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以莫之承也且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之也
今陛下乃執人子之一謙忽國家之大計是蹈匹夫之小諒忘天子
之大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若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何其若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廟社稷何上　然收淚愀然勉從不得已側坐御坐之半公與同列再拜上亦答拜公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宇可正君臣之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上猶立而受內侍扶導上請梓宮前行謝禮畢上衰服出至大次猶立久之公與同列再三固請上始正御坐朝百官退遂行禫祭之禮晉刻之間人情大定中外相賀讙聲雷起乙亥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公曰國卹尚新天命有屬勉為宗廟社稷計非以得位為樂聖心所形臣實親見君臣之間自當交修此義豈應遽冒非常之寵辭不獲命止拜一官十二月庚午除知樞密院公為山陵使時葉公適以大府卿揔餉淮東將行丞相公不能任慶元乙卯四月己未拜右丞相公辭免之章云好

趙公曰明舊除知院入國門其少需徃謁之某且去士論未一非余論未息非也荒鎮浮之量何以調一于異同蓋指是也朝士誦之中外傳之于是人心相度得賢相望太平云二年正月拜左丞相公清介誠實好惡無偏恪守法度務行故事力主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必從容訪問人才記其姓名以備選掄一日謂侍郎楊公輔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拔任是年飢淮浙江東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錢請粟于朝以為振貸其數萬　公言于上曰悉從之都城居民以
戶計者十一萬二千有奇元年米斗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其估
以糶至今年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憂損　自春徂秋至
不內食雨暘或愆　以私錢朝廷雲禱公每賚上以實應天不專禮
文有禱輒應至是大熟因請廣糴積倉以備水旱四方或小有變異
聞于上請恐懼修省謹終如始異時錢與券相為子母以濟邦用至
是券日輕公私交病議者盈廷莫救其敝公請出度牒以收券之力
叅都內以散錢之出嚴大農受入之令守錢券十半之約于是母子
相平年蒙其利臨安之民有口筭之錢曰身丁
者台嚴湖三洲之民有五筭之錢曰丁子者請與復三年後之五色
自兩稅之外非經數者其名又十有四公請與損其十每歲所蠲為
帑者　四萬有奇免符既下五州父老欣戴上恩喜極而泣時方事
叢朝廷文書賞誅予奪政令罷行一日。觀省勿校不舍晝夜小有吏
謾廉鍰不燭廉愆不深三省黜胥不寒而慄朝士相語者未覩聞吏
館書成品彙孔庶皆公典領娄趣奏篇將議行賞公當首蒙澤者公
以國卹事之方殷至于彌文非所宜急皆朝不行時有黃厥方見親
信丞相趙公欲疎斥之議泄竟以論去道學之士遂為深讎依附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衆內外相扇浸不可制指趙公爲黨魁其薨于湘湖也卿典未行
議論紛起公曰此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罪某自當之即以
復官歸葬奏請衆皆不樂浙西常平使者黃花瀕以擅于民租遠竄
知婺州黃公度以隱芘屬吏褫職罷郡是皆有深怨者公爲執奏止
從薄罰追呂公　祖儉南遷宇解弗獲朝士有知公者直以公議相
勉責公曰某自分決當去恐他日將有大于此者耳

疾其黨　尚嚴憚公不敢侵後益追怨公戒子弟毋入京求仕公既
去善類始思公之有力其迹之彰ㄈ者如此至若彌逢密勿省機燭
微潛消陰制深計遠慮宜不得盡知公嘗語所親吏曰某備位宰相
無他長唯以全護善類爲急其他皆可畧要不可與此等虛名而使
士大夫受實禍此公之盛心也蓋當公之秉國　有道學相攻之隙
事方昌沸未易和調
名雖公歸禍將世倫故　欲飽而黨錮解此其驗也楊公輔貽公書
亦謂公危言勁論世所不能即明出處曲全善類辟顯義白其大端
不可掩設如此可謂深沉宏遠直大臣事業求淺之爲丈夫者矣一
時士大夫罹禍不深坐廢不久終當藉以扶持宗社公之爲功必有
能明言者公堅卧遂稱篤求去懇切同列合辭于上前請勿聽公去

上一再却延奏牘竟期賜告令視醫視藥太官賜饌公固請去位上
不得已四月甲子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陰興府辭行召見內殿有詔
免拜賜坐撫問洽周遣中貴人至江亭賜黃綾有上書者造設虛詞
誣陷浸淫殆不忍聞公即緘其書而眡睚已深媒孽已熟有成畫矣
詔公與蜀帥趙公彦逾　即位本末來上蓋謂趙公與丞相嘗有
隙疑公相代為相不相能與有所中傷因興大獄一時名士一網可
盡公食不能咽寢不能寐亟專介走成都期以守正要以同辭未達
而趙公所遣受禪本末之書已至公取副本觀之曰大體得矣若公
所譔甲寅龍飛事實則皆主丞相趙公以明其功曾不自述其協贊
之力徵其辭乃其義議論平實雖時論多所不快而姦謀竟息外間
所傳出于意料往ヒ亂真唯晦庵朱公熹見之嘉嘆美曰余丞相此
却不失實門人共聞其書遂傳會貴戚除節鉞制詞盛推定策之
功公不自顧計徑貽其　然猶使並緣事實者其慮周深公自是憂
見顏色義激肝腸謂知院鄭公僑知　何公澹曰某欲有所啟奈無
助何二公安得獨為君子公又以語楊公輔相協濟他日公獨見上
開陳甚密且曰除從官而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本已滋閒者遷怒
公知事不可復為變不可再激即抗　抉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終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一

墓誌銘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遣騎踵門遺書以曰江西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其實披得之今刻枣以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誰宜為萬里辭不獲命既堅不敢執以為不可然於時萬里未　于公也自是書問往還益深情益親厚後八年萬里將漕江東被旨往出饒州因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孫遞見於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旨雖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

途當膺長願既而山路欽崎難以再經乘舟東歸至今以未謁公為恨每ㄈ流涕公間之亦流涕蓋萬里平生容有所謁而不求知者矣未有不謁於相知者也不謁於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沒公之子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萬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奚辭公姓程諱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曹自重黎氏自伯禾及嬰留元譚新安民德之詔賜田宅于歙因家焉　起兵拒戾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謚忠武迄今廟食至天旺始徙　公魯祖宗顧以子頻謨閣直學去邁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贈奉議郎父晉之以公贈大中大夫一世娶胡氏贈碩人大孺人碩人公少穎異伯父奇之令從楓窓巫公學子方壯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ㄈ策也願下攸司着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賴公建策表裏相應寇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于上則僥倖息于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將任登除獄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近有宜州文學高衮者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時措捕亂亦太甚矣有旨押衮歸本貫又言諸即皆華選也近乃有為巫日十而遽攝員者有監門數日而亦充數者望申詔執政自今必察才望優者資格淺深時有為淮漕者進死蝗公書日者廬州守臣張師賢奏蝗遍田野今乃詭言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從臣召還者復進

免役錢公言身為朝臣不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乃導為刻剥是可不斥遷左司諫言民用子執役及和糴舊弊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省僅閱月以母老且病請外上再三留之曰朕方欲用卿尋以母憂去服除ㄈ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尋改知衢州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他人代公五年言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陛下勵精圖治未嘗不欲大有為然有志不可不養ㄈ志不可不審耗于事則易沮願無紐宴安無急事功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除江東判部公即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晝錦云既涖事有曰本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省錢曰宣城砦木錢皆蠲除之仍捐米數千石贍宣士中書連除興國軍宣化軍教授以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適朝廣首亮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言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屬兵馬守淮漢募義軍遣間諜理財用陳大喜以為差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尹趙子瀟待公　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以府事旦屏後窺高見公剖斷如流迺大相知除知通州諸御史薦為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飢孝宗皇帝憂之分遣即官御史行視賑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為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諸偏之上大喜曰吾執政誰肯為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帝ㄈ迎勞曰鄉賑民良苦又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　之會稽范純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襄邑斯二者可舉行也若夫今日之急務願詔監司與師臣察所
部之官吏或罷而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應式者罰之斯二者不
可也緩上稱善除右正言先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意愷切時已和戎
公言勿恃和以為安必因和以為脩復言廣盜始平湘寇復作蓋官
于湖廣者或負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
使者以察郡守慎簡守臣以察縣令孰為公廉孰為奇贓或調置或
罷斥至于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恤上即召群臣集議于御史府遞
監司一人遂除張維廣西提點刑獄張寇李全叛公復奏請廣開赦
宥招降之門速發旁近精銳之師應時計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冀
逐治渤海指持鉏為良民持兵為盜賊此安之一策也張故治滕東
城之困徽州褒徵有曰驛料竝錢者多至八千緡即奏蠲減又言徽
絹鉄兩昔輕而今重民以益困有旨十二萬匹減四之一公喜謂人
曰大哉聖主之仁一舉革二百年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淛江提點
刑獄聲行上曰朕欲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政少卿太子左庶子既
數月上復問宰執程叔達已除庶子未聞其簡記如此公言玉牒凡
列正記實録而不網羅諸書恐有放失尋兼崇政殿説書上前因論
帝王之學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願講求前代聖賢事業而施之天
下因講周禮至泉府言其治本欲斂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抵
其本而予之所以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説創青苗之法以取
二十二之息于天下卒受其弊經生之誤如今此州縣知利而不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受田租之粟則多至加倍理獄訟之詞則專務罰贖非先王之意矣上可其奏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降興府見上極論柳桂盜賊之由與消弭之策舟至洪州所部多盜申施同惡及立盜捕告之令一夕郭外僧舍有寇其徒來告公免其罪厚其犒盡縛群寇尸諸市屬邑有八而每歲之賦十逋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汙萊者亦有田不汙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逃閱公方遣縣官精敏者核其欺考其實百年蠹弊一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兵者千曰選中禁軍亦千曩時士卒營居市居相半以故驕恣公為之蔡室三百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給授唯時晝訓夕警無敢譁遊復于諸州置準偏守一員擇其久于監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頒之諸郡安吉之兵隸于牙門公以守臣兵令不嚴罷之犯法者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十一月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下惜民隱其惜官藏甚帥洪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為錢二十三萬有奇為米解一十一萬有奇談者以為多于董仲舒云十三年八月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興之政甚美與進數文公曰臣承之史職纂修玉牒固得仰窺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故天圖臣願陛下鑒圖法文王無逸之心勿謂皇穫而怠憂勤勿

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頗覺有益每遇水旱則披圖修省嘗獲感格後再名見上顧左右取圖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繇嚴恭寅畏允當以為法公曰陛下既知所以戒尤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外上曰朕方用卿

何數求去退而力申前請上願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直龍圖閣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明年丁大中憂服除七年五月除河南轉運使副使帥劉惇久病廢事民方怨咨公為辨訟決囚滌滯除獘還水旱與蠲租賑　每愛憂念至五六月不去心公退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西省後至瑣闥或昏暮丙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望詔自今除官行事必其事之本末人之賢否閱連前書於前俾得參考不然依舊制徵奏十一月召見賜坐上曰鄉制詔甚得體公稱謝久之辭起令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超越上曰何也公言舊京局詔闕本以待選人資才之有淺深今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歸事官願以京局詔　仍歸朝廷公每論諫上必嘉嘆即施行之再召見論敬天勤民養老慈幼之事其論敬

閤待制再因近歲或小不雨公每禱雨舉家不茹葷感召如響部內連年有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引疾乞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此任如始至所在官屬修問之儀宜受者積八千緡公皆以入公帑因任至所宜受禮物公亦以犒軍既歸宅旁治小圃曰西墅有室二曰蓼心曰秀野鑿池治種花竹逍遥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轉一官以嘗為東宮講官再轉西宮時舊學委政公獨以與執政
隆與合符小忤壅不以聞奉祠四載引半納禄遂以顯謨閣侍制致
其仕今上皇帝即位有詔撫問遺使賜銀盒藥名詔有謁見之語公
泣拜賜慶元二年十月特除華文閣學士賜玉帶金章詔命公

健一日對客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疾無苦食寢如常忽命
左右扶掖端坐於正寢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官至中奉大夫爵
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遺表聞天子閔悼加贈特進黃氏
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預國子第二名存早卒鉉
朝請郎行將作監主簿錫承義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夭女四人
適進士黃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黃榮通判台州餘　樞審

汪公之孫義實皆前卒孫男源洵皆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靜
重繼事四朝守正不撓始終如一即感孝宗絕厚日思報稱所論列
封駁無少顧忌以故齟齬嘗因草詔孝宗嘉賞顧左右問學士為誰
以他學士對公終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和於族信於友撫姊妹甥
姪盡愛婚喪賙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孝養不盡為終天之戚復舉大
中資產遺諸姪　官伯氏子慰九泉意族人病于鄉正之役則割私
田倡義舉諸鄉　之其利甚溥既沒里人築堂肖像祠焉嗜學至老
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柢書法得急就體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
曰玉堂倫草曰表箋曰論諫曰承華故實詩箋曰宏詞賦須曰歌書
詩禮記序祼文凡六十八卷藏于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有四朝遺

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霤于庭家人大驚沒于慶元三年
七月十四日葬于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溫ㄈ程公日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融聿維程公玉立維嵩雪立
維松衆正之宗既介既通不異不同邦之夔龍訊之黃黼不詭其從
不究其冲實乘其逢

刑部侍郎章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一年時宰專政燕居深念天下之忠臣義士名相如忠
獻張公骨鯁如忠簡胡公于不附已朝逐其一乡廢其一將欲一網
以食之既而開告訐興羅織押赴尉府作一大穽擇深文吏為已鷹
犬宣城章公儒者也高皇帝選于衆乃自刑部副帥為大理寺少
卿以式遏其職或謂公曰公今日士師非和聖士師也盍去之公曰
全軀以私淑寧捐軀以庇善人時宰每事論意公念爭之必不從ㄈ
之必不可進而唯ㄈ退而吾ㄈ士大夫置對多所全安于是大拂其
旨因惡會書樞密章夏諭言官擊去併波及公以為宗盟同罪云公
既去而頻年大獄起矣至時宰死乃已孝宗嗣位之初旁招正人忠
鯁輳集一日顧大臣曰先帝之朝有一廷尉不視大臣喜怒為獄者
誰皆以公對召見除大理少卿天語褒嘉曰以卿昔時典獄不觀望
大臣故用卿未幾擢權刑部侍郎時乾道一年也未幾擢觀文殿修
撰致其仕淳熙元年十一月戊申薨于里第得年八十有二朝論嗟
悼公諱燾字彦博世居宣城稽而偉　淵亭山時宣和間以周官紆

學名震場屋自鄉校貢辟雍升大學會兵革俶擾間関還家建炎二
年以父任調廬州司戶泰軍處州龍泉主簿改監行在瞻軍酒庫又
改泰州梁家垛鹽場又改行在所主管文字循承直郎紹興十四年
除大理司直明年校右通直即除寺丞奉使廣東鞫逮官獄以平允
稱歸朝轉右奉議即除寺正十八年遷刑部員外郎明年轉右朝奉
即后二年遂除大理少卿既以忤時宰言罷未幾除主管台州崇道
觀轉右朝散即未幾除知復州善為政　鄉明年又以言　如復而簡險有　蓬紋
五　　皆歸治聲上聞二十
篤為民生業而守臣階禍自公痛　至當暑卧榻不徹縗蒲至今士
大夫愧之邦民歌之三十一年轉朝奉大夫提點河南刑獄地遠畿
由有司嫚令差吏舞文獄以睹成刑法頗濫公明不察淵恕不縱狠
平易居政民以不冤全州材官執守臣以叛公單詞諭招即日請降
解甲還營公獨戮其始謀者數人餘釋不問一郡以寧未幾以病請
祠去孝宗御極遂見擢用將薨精神湛然一語不亂惟語子孫以孝
弟忠信明年十月八日葬于宣城之茆松山之原魯祖旦不仕祖珌
贈太中大夫父元任朝奉大夫致仕贈光禄大夫公初室黄氏繼室
陳氏十子綺監台州黄巖縣事繪監㠯江臨安府學教授純信州司
戶參軍綰蘄州黄梅主簿綬太平州當塗主簿皆通功即維從仕即
復州推官絳綷經綸業進士一女適進士汪亨齋孫男三十八人女
十二人公於文既工而尤工於詩于里中詩人周紫霞屢酬還往詩

筍當盈斧藻江山追琢風月佳音絶唱麗雅奇嶷翕衆口聳動群
聽至今言宣城詩者前有梅謝後有周章云公天性質儉不　華靡
一裘補級且三十年任踰三紀不籯一簀得禄必分族姻友朋睠而
無數至于一圯一壑乘興往返理一山圃于南山之陽命曰南坡杖
屨于斯觴咏于斯臨興于斯酒酣賦詩殆無虚日終無一言及於殽
利夜坐一燈讀書自娛或覓紙作字得唐人楷法年逾八十筆力益
遒目力益强今世未有也教子無倦自作家訓繩以禮法迪以文詞
純綱相繼第策而綱尤能文出諸兄右不幸皆棄世葵後二十八年
綽自宣城歸徒步来訪予廬陵泣曰先公之阡碑石蒼蘚封之厚矣
紹興中有年宰專權雷霆之威暗亡彼天哄彼異己第剪拂止蘚彼
屠伯宅之大里皇咨章公汝仁汝忠表圖裏方往刓耳鋒彼火而烈
公水其弱彼虎其咥公清其夢慕穆所先于張所艱公笑不言善人
克全善者是怙權者是忤公以是舉孝宗御天谷搜岩寒
降于幽閒寘彼甘泉其仁其博其裔其渥其誰云者楸表之鷷

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墓誌銘

淳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帝會慶節北使来賀命朝奉大夫起
居郎吳公假禮部尚書館之天寒公罷于宴是日嬰疾一足不便于
行賜歸及家俾進醫藥予往問疾則呼酒酌我取秘閣新刻法書相

TAIWANICA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展玩疾益小愈至十二月十二日疾再作奄忽而逝公諱煥字春
卿世為衢之西安人紹興甲戌策進士第調福州福清主簿偕從政
郎授撫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去官除服授除興府學教授弁冕胡蓋
與之一新書葵奏牘為之充棣其教條不可犯而訓誘可樂士多卒
學有就者改宣教郎除建寧府浦城縣轉奉議郎邑名難治始至訟
牒千計公才敏十行俱下奮筆決遣文書肅清有惡少年挾兄弟盤
旋椎埋名曰五虎公令縛至庭皆寘諸法莫敢吐氣鄉校多散公訊
得民無後者田皆歸之學官于是齋居始聞絃誦聲邑以益昭為稱
責治鹽配鹽與民公私交病公致益有資而下其估民樂與官為市賦
入有羨至充舊令所逋之數且以萬計部使者以治行上聞有詔諭
丞相府察廉能幹辦審議有司轉承議郎有薦公材可御史公自悅
治劇得賀州辭行上迎謂曰朕聞卿名久公論奏三事上曰甚善姑
牧遠民行且大用賀州郡賦亦仰鹽公行之如浦城言所部使益事
謂南民貧不應租外復有一米請蠲除之又二廣盜之　敕旨減省
殊死為城且往多亡命恐貽後患宜差擇伉健為兵轉奉郎踰年詔
降可鹽司者臺諫侍從皆以公應上語大臣曰用此人遲十年矣自
賀除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于是鄂之囚有司讞抵死而實未嘗
殺人公訊一語得情破械出之一郡驚異莫傜楊秀祿嘯聚猺寇沅
湘公即日單車引道或告以羽檄名兵公曰此特其酋首誤其下群
蠻何辜遣吏諭招許以不死秀祿出降不戮一人十一年召還對言

今日民貪只在諭俗宜嚴其禁自昔近始又言沅湘之蠻非無人性
官不擾之可以無驚要在擇長吏勸　首縛峒丁又言江東道路流
民纍纍將往黃州請耕閒田宜令淮南有以振業之上嘗說至流民
事則戚然曰非卿朕不聞此除尚書郎吏部銓有副使致仕應官
其子更格以蔭名者三十年公折之曰此令謂自在官而任其子者
今致仕矣豈得援此更章設吏轉對奏知明年遷樞院檢詳諸房文
字還司農少卿論寄任之法謂比年有自他官而除寄者在職或
兼旬或踰月則復還其舊其意不過覬觎緋高之恩庶起正法之上
徑轉橫階或防圍退剩免短空切蔭補而已且天法之所為曾歷者
謂滿三歲今俱不及不宜立轍滿歲又言今歲災異重仍星變地震

仲春雨雪仲夏積陰近取諸身腠理疎則正氣傷願思所以致此者
又言三省樞密院六部吏員無慮一千三百人願下所司議省冗吏
事皆施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有以製郊見冠服增秩者公封還詞
頭近屬有用此奏其門下客補官者公論至再遂寢遷起居舍仍兼
西掖遷起居郎方上禋祀湛恩慶壽大賚書命填委公從容古訓史
詞爾雅得代言體一日造膝言陛下臨御二十五年勵精為治而庶
績未熙意者群臣未能仰體焦勞媮功悅日隤靡益甚不親細務者
併　務莫之急不按府吏者併良吏莫之舉以甲兵之問不至廟堂
為美乎則不先無事之備以錢穀之數問之有司為當乎則不計國
用之虛以獻納論思為職者不過畢論以應故事以寅入午出為規

者不逮又重以書叙履歷何以使經綸官局悉上下無苟且盡有以
振勵而一新之上獎異曰卿老誠敏亮公既沒上悲之賻金帛有加
享年五十有六曾祖常祖思皆不仕父舉以太學上舍既進士第
三爲太守再爲部使者所臨有稱終官中奉大夫累贈至通奉大夫
娶室吳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繼室王其娣也皆封恭人子男二人垣塤女
四人長適迪功郎早卒次適通直郎知台州黃巖縣事方俟佩次許嫁
陳沃次幼孫男一人鉉女二人公介而和通而能立與人交粹然可
親及臨事有不可奪之大節其在州縣見謂明習及立朝乃讜直聞
家政素整清苦無分毫以潤其族兄弟之子教其幼而孤者嫁其女
之貧者垣既返柩於鄉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于閩山明泉之原公
之弟烜狀其行來謁銘萬里與公同年且同舍又同志其又奚辭銘
曰
士呻其策人禹家稷言佩之紬言摘其疵仕邑及州輻輳其猷寘彼
京周何毅不柔顯允吳公學政兩崇中外兩膚風行川通金玉天聰
山龍帝躬推轂九重華勛之降既嬌我筆盍棟我室有奄予畢有壺
無缺

林運使墓誌銘

公諱孝澤字世傳莆田人也曾祖質故贈朝奉郎祖傳不仕父選故
任承議郎致仕贈右中大夫公少好詞章卓然自立一時流輩罔不
推表大觀四年升貢入太學宣和六年登進士第建炎初調建陽縣

尉再調南劍州順昌縣尉會有告某賊欲犯城邑公不謀同僚不樂
寺夜獨計以為可先未發倉提兵宵征黎明至其所賊方屠牛釃酒
饗衆祠神公方突擒之無一人免者天𡘜丁太夫人憂當論功而群
僚有沮格遂判吳逵曰使賊而張州且不保況邑乎是可不賞乃以
聞服除授左承事郎臺陽縣秋浦鎮稅秩滿調泉晉江縣丞太守器
其詳互訟有積歲不決者一以屬公靡不立斷人情喜為公所至竟
於自辨于讞治欲以其惡及乳至于所私秋毫不可上官歎悼之通
判吳司郎秩滿調詞官之禄以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南康府公為郡
嚴而不苛吏不敢欺提舉廣南路市舶有胡婦持璣璧以獻為子求
官公待之不下而言詢胡曰立市與吏接者如拍之所入法歸有司以

俟供應之需未有私献無益之物者偉瑞一啟遠人何覬事遂寢朝
論偉之即拜轉運判官使是時官吏以嶺南為非法令所能遠馭累
黷貨賄有縣令挾大官要人素豪貪墨且橫公得其受賄狀即舉奏
之一路震竦曰是何可犯解印綬去者十數人知漳州公年彌高矣
聽決益精明北邊有寇聚歛兵于漳以戍為前守匱于賦故事戍者既
行守者增餐錢而州不時給其徒簇立庭下有猲色公不為動徐曰
若輩欲反必先殺我餐錢極無爾決不可强取比令還營取一二先
者寘諸法而令月支之衆服其暇歲大疫為靡粥藥餌賙于路界死
不能掩埋者官為棺歛部使者上最遷提點廣東南路刑獄公力辭
不就天子高之改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詞曰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良之吏吾所重止足之人吾所惜重義之臣我所敬朝廷方行總核之政吏有言於丞相者曰林公雖老持節鄉部肅清一路獨不可耶丞相然之申上除公本路轉運副使命下人即悚然曰此真監司也公即以鄉嫌有旨趣行公謂所知曰廣南之命既得辭矣顧拜今命辭遠樂近非人臣義章再上朝廷知不可強即復祠祿是歲乾道六年也公歸蕭然自得因舊菴廬疏渠引泉周以花竹日哦其間故人過逢論茗奕棋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明年正月十八日疾終得年八十有三後九月葵南都五雲寺之東北公性淡然無外嗜與人交一見傾底裡若遇事凜凜不犯南康臨漳歲倚山澤之入以佐公帑公盡捐以裨民遇過使客燕享儉而敬屑亦慨然滿意公自

律清苦一夕視事畢有持燭送公至閣內者公曰此官燭也亟命除去林氏自唐正元族表門閭公始葬之敷文閣直學士王公十朋書其碑焉公娶阮氏封安人先卒男二人長左迪功郎台州[illegible]學教授次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出知信州女二人適文士方庭貢方國誠孫十人文之為信州貴溪縣尉居之千之並將仕郎餘尚幼　立朝端鯁然勿激勿隨予晚與桁同朝而厚予得外補桁追送予曰先君子宅兆未碣非懈實有待子其人哉予謝不能既歸廬陵桁又遣一介走二千里来請銘[illegible]曰

士雅而節石漱雪鑿巇者而湊敷珠負塗我芻我駒我儷我日我晴疇其　軀林公烺[illegible]閩粵之望天子是奬南東其蕩公愔以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孰完不隳孰溢不歇胡耋而歸莆城之南言藝其土以安公宅清風
肅如冰之玉之式訛彼貪尚或忸之

提刑徽猷檢正王公墓銘

公諱回字亞夫世居九江五季有仕于閩者因徙家焉魯祖岳祖霈
皆不仕父　贈中奉大夫妣黃氏贈令人配丁氏封宜人公初入太
學名聲彰澈登紹興甲戌第歷婺州永康縣尉吉州左司理參軍知
建寧府建安ㇾ豐二縣監行在左藏西庫幹辦諸司粮料院出守濠
州除提舉江西常茶鹽改江西轉運判官移福州轉運判官召還為
尚書戶部郎官將作監大理少卿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除徽
猷閣浙西提刑主管建寧武夷山沖佑觀改知湖州除江東提刑以
疾請告再得祠祿積官至朝議大夫享年七十有二辛丑正寢時紹
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公在建寧以廉明稱太守汪公聖錫
尤器之每事委公邑人稱平又為修學校教生徒考則教以慈少則
教以弟有感慨流涕者　陵地接湖廣盜賊出沒猝行充斥公行以
勤恕圖空四五每曰公生明信矣時太守汪公風采峻厲寮吏震竦
乃獨于公事必詢焉且曰公學到古人才非近用予愧不及也卒以
此語薦於朝諸公亦交章改京秩得建安未赴丁中奉憂服除得安
豐ㇾ地當邊繳撫字之外無日不討訓練其高年及秀民博諏形勢
熟講守禦于是周知兩淮要害部使者嘉其治行丁母憂除喪得左
司理職曰昔韓魏公不卑此官吾敢不勉遷粮料院凡百官之奉捄

爲在京有司官爲賦錢僦民爲練謂之顧募乃有借兵人于外郡而以錢他用者公請革其弊知濠州辭行壽皇曰守邊之道無出威信公再拜而退至郡廩帑空虛歲復大浸旁郡皆然無所告貸唯淮北有粟而非我疆故事予令莫敢便宜公禱于天願以身殉乃名里長貸以公錢踰淮私糴旬月之間得斛數萬民食足贏澤及旁郡來歲大獲公慨然曰文事武備闕一不可于是增修州學有民兵統轄徐弼倚官毒民公首流之老奸讋爲士命越境莫可禁止公取其卒二十餘人月有廩給便各問封守成之曰一失其國于汝何得材官千員初不知戰公簡軍實肅蒐苗厚勞來數月間一變精銳威惕遐邇盜寇屏跡有二山曰橫間曰韭山在百里所公躍馬校行知其緩急民可保爲固之以獻及爲江西常平使者勤恤民隱發擿史奸風稜凜乚咸稱神明時贛吉南安建昌郡告旱公速賑貸請命除租荒政大修民無流殍江西稻鄉與常平義倉郡邑乾沒多去其籍公稽之情得小郡負亦以萬數然上令庾二年之粟改就將漕時遣歲豐公念前日之旱乃請于朝願以官所藏緡錢三十萬分命諸郡　爲明年江西果大旱賴之以濟江之德安兩稅苦重表之分宜病于月輸皆請損之閩之臨汀折配鬻鹽民不堪公轍其情請正經界名爲尚書即付以其事父暨所告汀民踴躍會復名太匠遷庭尉爲宰椽兩省事叢擬議精敏剖決忠實執政稱嘆如復敕令之司以防舞文罷詔獄以存大體皆壽皇從公請也見今天子首陳圖中興嚴虜備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核名實通宮路而法聖政之說為尤切其說曰壽皇淳熙致治之中
曰修身以學詢也以儉蒞政以勤用人以公誠心以格天虛中以聽
言寬以接下仁以愛民此其要也願陛下取兩朝聖政而觀之使大
臣時陳于前經筵日講于側即其切于時者力行之公在省中歲餘
求去甚力乃使浙西力求祠官從之數月起知湖州湖士大夫淵林
恕能人無敢近者尉聞于州公遣卒傳呼示以判事牛即伏俯盜竟
得焉聞者異之或歌之曰謂牛不能言何以懟其冤謂牛能觸人何
也公以耆德鎮之上下悅服又訪郡之大利修湖樓增城堞建利濟
以術而伏信及豚魚疇不曰　牛聽令公叔中奉家故貧無田有屋
院有盜夜殺牛卜逸訴焉程尉卜不省復懟歸安尉卜視之傷然牛
三楹中奉謀于公曰吾兄弟四而屋楹三將為寘一第吾欲遜焉公
面承命僦居郛外奉就親焉吾邑人豢之公既仕乃有田百畝及知濠
州盡以其入分族親亦以承先志云公材識宏深襟度寬博議論設
施如人數等數料如神物無遁情然接物逾和亦不可犯臨事莊敬
乃復可親嘗曰吾有三不欺一曰君二曰人三曰已自少慷慨有大
志服勤勞苦澹無慍色人有善必稱有過必掩奉已過儉以先一家
食不重肉衣不綺麗雖御僮僕未嘗疾語一門之內穆如春風初居
峴山晚卜築北湖自號峴湖居士在湖州朝廷方欲用之而求去益
切既憲江東歸至峴湖摩挲鄰曲問訊親舊喜不自勝居未幾移疾
乞祠其冠云子四人自強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自遜將仕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修以公遺澤補官自治尚幼女五人適承直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吳琰進士浚淵宏何致慮迪功郎前南安軍星子縣主簿周寓孫男五人泰之昂之益之履之復之女三人公有峴湖堂不啻足齋予嘗為賦之名士如尚書程公泰之禮部陸公務觀倉部周公可大賦之者尚多初丁宜人先卒親歿二甕于峴山沸泉沒而虛其一諸孤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高前期公長子自強以公之實行來請予于公為同年且同朝晚且親乃哭而銘之曰

我入修門公至自溫我出建鄴公遂潘茗雲當其同朝晉從逍遥逮其補外齋懋夙退我歸幾時聞公葬期沱若其洊滴為誄詞有煒廟罍琮璧胡篡不祼后帝而施諸瘞其既九京疇不復之其未九京疇克揚之

知漳州監丞吳公墓誌銘

公諱松年字公叔永嘉人魯祖諱北故不仕祖諱充故贈右光祿大夫父諱表臣故任敷文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贈少保母范氏泰國夫人伍氏宜人公伍出也以蔭補官初主平江崑山簿監南岳廟國子監書庫官迁删定官書成改秩攝登聞鼓院將遷擢而少師以壽皇府翊善議出閤事寵去公亦請外歷徽台二州會書判官聽公事其在徽州秉力吏治無文士脫略叢箋細碎之意太守多病予告以公明敏委以郡事吏牘填委或累月不省者公一日決之如流守倚以重秩滿歸至中途聞少師病篤捐妻子犯

波濤舟人失色公不為動翌日至家少師一見乃瞑台州秩滿得湖州轉運司幹辦公事部使者知公能文牋奏悉以倩公每一篇出大者百千小者數語詞意絶人給事莫公濟嘗嘆曰公叔下筆無一點塵氣何必減江彦章孫仲益時逆亮入寇湖南鉤師粟斛四十萬當遣吏護送懼公猶請行舳艫銜尾先至師次粮道以濟丞相魏國張公居長沙望重四海名士輳集獨偉視公每見必促席相語且勉之曰君不必苦心作文當為有用之學且學與其子敬夫遊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魏國再相薦公於朝及其宣撫江浙招公議軍政公以國事方急不告妻子而行通判明州太守蒙陽趙公伯圭母秀王夫人疾革委攝郡事公宿於郡盡瘁戮力亭整而郡時有死囚數人公覽其有冤色即呼而前溫色辭次問之皆號泣曰我海漁也吏執以来日夜笞掠使誣服為盜公密遣吏驗問海濱枯魚之肆果然一日盡釋去郡中驚服先是詔即官舉所知尚書薛公良時中書舍人洪公邁給事胡公沂直院莫公濟少卿胡公襄皆以公名聞秩滿造朝丞相陳公俊卿一見奇之除將作監丞改江西安撫司參議官時江西飢米斛千錢公捐俸以活飢民除知南劍州賜對便殿上勞曰卿勲舊之子也因訪以天下事公敷奏詳明所陳四事如答天意固民心録名將子孫革武舉試文上甚喜至延平首條三民事一曰差注巡檢須武舉中式或士子曉民事者二曰理訟先速首三曰商旅不得操兵事皆施行有訛誣其主人以殺其子者獄久不決公驗問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得實又明日獲其子於建寧蓋訊匿之云民以公為神暇日則召
椽吏與之論文入學校與諸生講經義時薦舉賢人縣有扶諸公
責人書至者公一不省視語於衆曰薦舉本意舉賢才及治行而已
挾貴而問豈薦舉本意哉先是郡之材官多以請托隸籍公一不聽
一日蒐庭大閱許其子弟集試其藝能簡其驍勇俄有旨集諸郡材
官詣行在所按試士氣奮甚挽強穿札為閩郡最賞減會課三年
其郡大治及去延平之民遮道涕泣為之立祠既入朝執政議以公
為尚書郎上曰吳某治郡有聲朕欲再畀以名郡遂得潭州未之官
而卒淳熙七年二月丁酉也得年六十有二終官朝散大夫初少師
官通判夢一浮屠頎然而瘠謂己曰帝詔予為而子視其謁云杭州
祥符寺及解官道杭州公生焉幼頴悟甫六七歲日誦數千言年二
十三侍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
其學弟三人皆師友公得同舊為最書而公獨下第及試策詞科隱帙秘
文過目不忘同學如丞相洪公适給事莫公濟皆推其業之精公風
神高邁談問傾坐起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
進慤而淡介而通寡欲而有守平居簡出終日簡編筆硯間遇會心
處即書於牖戶為文深厚古雅有前輩風有詩文二十卷曰江湖集
尤友愛於兄弟從兄御史臺某病革託以死生弟宗學教授某在閩
中篤疾公聞之疾走至其官舍未幾公護喪以歸力營以葬撫二室
之孤不啻己子所至得俸不以入門不買田宅分以周族親同爨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急與交遊皆名勝如王公十朋鄭公伯熊林公光朝呂公祖謙尤厚
云初室周氏封宜人永嘉先生行己弟之子也能通孝經論語孟子
諸書與公德對云前五年卒繼室潘氏亦封宜人後十二年卒子男
四人環文林郎前饒州軍事推官璟承直郎前監建康府提領所司
酒庫瑛文林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珙幼為人後公卒歸其宗琯尚
幼女六人希顯適文林郎瑞州軍事推官周若鑑希孟適迪功郎前
潮州司法參軍薛澤季蘭適進士周及次未嫁次適修職郎永州零
陵縣主簿楊長孺次適進士鄒畢孫男三人洵瀚深女四人諸孤以
八年九月己亥葬公于吹臺鄉曲山法濟院之陽遷周氏宜人祔焉
至紹熙壬子二月壬寅復以潘氏宜人祔其左方予與公初定交長
沙中同官豫章公之子璟晚復與予同官高安大兒長孺因得婿公
之門交莫厚焉親莫至焉公既葬之十二年癸丑四月璟以書來曰
先君未有銘詩微先生其誰宜則為追銘之曰

公叔風神白而長身如光風霽月之無塵公叔詩文老而日新如日
光玉潔而不陳公叔揩紳意行無津如我馬既同而貴其駓我車既
攻而方其輪嗟乎公叔一炊蓼之照而萬斯年之神公叔一去於今
幾春意其上虛空而跨綠騏下大荒而騎麒麟也耶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誌銘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淳熙有賢御史走寧徐公子聞之舊矣而願見莫之遂立朝莫之同也歲在庚子予為常平使者于嶺表之東公為刑獄使者於其西是秋澤宮當貢士公之子達試于東漕之有司首遺予書其詞甚庸其意甚瞎也且呼予為同年之兄予答書亦以是呼公退而閱同年小録求公姓名而不見至慶元己未七月十一日偶閱本朝登科記得公姓名甚喜熟視乃紹興辛未榜也蓋前予一榜云不知公何以云爾也豈其知愛之深而誤墨及之耶後七月其子達遺予書叙先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且以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郭公德麟所狀言行來謁銘予嘆曰豈偶然哉予其可辭公諱詡字元敏曹自大唐末五季亂徙建之浦城臨江魯祖諱伯祖諱安常父諱彭年以公贈朝散大夫母楊氏生母張氏皆贈恭人大夫公早棄塲屋為詩千百字號散翁事見吏部朱公松章齋集中曰彭猷者其字也三十公其仲也年二十九策進士授左迪功即主紹興府會稽縣簿帥曹泳權臣妲家也託公督租公首捕府之胥長通租者二人杖之荷校以狥帥噎默不敢問陞左從事即移建康府上元縣丞帥貴倨甚府縣官日趨走庭下公始進見如律三日禮畢獨趨廡次帥知其不屈乃皆免之公有十論極陳時政利病未常出于人漕使左司即中徐公度不知於何見之稱嘆以為通達國體一再薦於朝後帥韓公仲通每疑事必諏於公言無不盡頗恃意而辛薦公改左宣教即知處州龍泉縣宗室子有寓居浮屠者散子錢漁厚息市民物不酬直有聲高蔚炭者數人皆碎首來訴公即分遣吏卒逮捕卒置諸法有連官私橋黃柵水而請官役民者公不可諫之請者恚焉歲飢公將發常平之廩以賑民巫難之公曰倘有罰吾任其咎丁母憂除喪中書除監行在榷貨務一日孝宗皇帝召見時宰席久虛公首論宰相難其人者由職事官不精擇也今日之宰相前日之侍從給舍臺諫也今日之侍從給舍臺諫前日之職事官也陛下于用人之際常苦乏才而不知職事官乃宰相所自入之門不可不擇也上曰甚善又論凡薦舉當以廉為本而才藝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古之薦舉已其已行之事不但徵其未爲之才謂宜增其所舉之詞曰某人有某能常在某官爲某事以知其廉庶不敢欺上首肯之且勞公曰知卿恬退不事請謁是日除監察御史乃參知政事李公彦穎薦也公初不知明年李公出帥東浙以書抵公曰朔方挺特

副所期蓋李公知公久矣屬有詔令朝臣言事公極論時弊數千言其要有八曰正朝綱杜私謁節吏員之入流審正言之聽納立根本以自治嚴守禦以防邊盡地力以抶荒去奢侈以正俗章下時宰不悦公姿貌嚴冷未嘗以詞色假人中外嚴憚蜀人號爲鉄面御史公受詔監秋試有國子生江先者陳戩願與大學生同試　先殿中侍御史宰溥之猶子也溥以文書諷有司公不答又爲時宰所不悦遂

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至部詔兼攝漕事時客盜李接窃發前漕臣韓磊請留餉鄂州大軍錢五萬緡及丐鹽事司錢二千萬緡以給求盜之費朝廷從之公辭爲請自給主帥盜平以給餉不置增一秩詔詞曰不仰給于朝廷不支移于臨路接既擒帥臣奏功而將士詬亡公因極論有未嘗親矢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咎曰蔣璘陳正陳永輔其卒　劉正至於將臣王圭張麟既克復鬱林又辭化州之圍而嘗及太薄化州守臣何偉以數百市人弱卒抗數千强大之盜保全一城有以見其才不顧室家守節不二有以見其忠上官欲搜其罪而無實有以見其廉今不蒙嘗而反削籍執不宽之不報貶公而秩吏部尚書鄭公丙訟公宽上遂除公湖北路提點刑獄而何

偉亦復官畀郡又改公成都利州路復官而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塞鑄漏節浮費以行遠民之力州縣而稅往ヒ加斂及衆帛蜀牧之估皆重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多偽占多名數以逭征徭至有一戶析為四五十者中產下農實受其敝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實者二萬餘細民頓蘇黎州邊事有警其實費無藝公前後廣輸緡錢凡二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政必先學校去而路日畫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府學彭州郡太學劉大臨来告曰生員滋衆而食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也於是蠲其州榷酤之錢四百萬及官所沒入民田數百萬以給之公之再奉詔監護蜀之試場公省其場屋之葉至預泄試題及是夜半鐫板已定公盡易之宿弊頓革所得皆真儒先公常案縣令楊世芳又却前淮東撫領子文子震之私謁而家怨之至移謗書于本路憲趙善譽按公聚斂至十餘萬緡不俟朝命而經以此錢為民代輸夏租欲以是媚于民而揜其貪暴之迹上省其章謂宰臣王淮曰徐某能以十萬緡為民代輸貪暴者能之乎改知泉州歸至上饒改江東路轉運判官受命一日而歿淳熙十五年三月十有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議大夫爵至浦城縣　男食邑三百戶公在金陵時帥韓公委公受芻秣之輸故事束芻私其一錢公獨不受公卒韓公稱公之廉而及之客有對曰一錢亦何足辭韓公曰不然積而計之歲得千緡誰其不愛公在廣右常論奏以為監司郡守應用

之錢曰公使者自有額設今乃於上供留州之錢肆其轉移無有限
制漕計郡計安不之而取之乎謂宜第州郡為三等守監司為五等
公使之錢月給當幾何迎送又幾何幣慕帷帳幾何過是者以籃籃
不飾坐公赴利路憲至郢始值侯吏以官錢贖券數千緡故事里費
之外皆應歸中府不啟封到部盡還諸郡公自為監守郡守帑幔未
公大必葛公邸最厚晚乃受知於鄭公而李公椿陳公君仁在焉所
敬畏者范公仲主胡公晉臣公萬於宗親周恤中表自廣右還葬者
悉從簡儉其行卽非故事秋亳無所受公性寡嗇然所交皆是名流
如陳公之茂莫公濟趙公彥瑞翁公蒙之沈公度蕭公之敏右丞周
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性嗜學陰冬寒沍焚膏達旦尤遂於經熟於
左氏春秋西漢書酷好資治通鑑所居不庇風雨日哦其間人不見
其喜慍自蜀還蜀貨無一物唯載書百餘篋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十
九卷目曰東野居士集藏于家公配陳氏繼金氏子男二人達文林郎
新監台州黃岩買納鹽監逸迪功郎前監常州納米倉女二人長適
鄉貢進士周端書次適進士楊楫孫男三人損之將仕郎餘勿孫女二
人亦俱幼以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於忠信鄉新興里之夏
村師姑原銘之曰

靡乎其為流奚涉弗通規乎其為運奚駭弗進頑仁徐公單為抗而
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予其速惟金玉爾身鑠然不塵以對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

蕭希韓母彭氏墓誌銘

予友蕭希韓久不見忽衰絰謁予請曰森不天幼無父今又無母痛極不知所報今以某年月日葬吾母於某鄉敢介外弟王城所撰次吾母行狀乞銘以揜諸幽唯裁哀之予曰諾夫人彭氏廬陵鄉先生伯莊之女潛溪先生蕭叔展之孫婦進士彥績之妻也彥績諱唐卿其宗貴而大即所謂而御史之家者也唯潛溪舉孝廉不就其友曰孔仲武文平仲潛溪少時文名與之相頡頏既歸隱武仲高之為序其文集有歎慕不及可之語至希韓文學凡幾世矣而未有顯人天其或者大其源以溥其流是在希韓乎惜也夫人能教子而不遠於有就也夫人以某年月日卒年若干銘曰

耿然夫人允而且仁迪子以文其疚其勤既曰疚只曷不壽只曷不諏只有吳幽只

魯時仲母王氏墓誌銘

予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其去其歸先君必造焉所謂魯表民者每過之必見眉容指空盂酒淋漓呼大笑以為樂予是時雖幼聞將過表民則心獨喜蓋表民之好賓客至能使童子喜之予既仕而歸里中問表民安否或曰嗜死矣問其家生產作事如初否或曰嗜貧矣問其子孫才不才或曰其孫有行中者以文學名其里中之人稱重之不唯文學也其母死其族謂之曰汝有父莫之饋養且汝

年長矣盡如唐德宗所謂民俗有急或乘而受室焉行中大慟曰吾獨以吾父故不敢死吾又忍為此哉其為行也孝矣不唯文學也予曰表民有後矣今年行中來學于予叔父麻陽縣君之門予始識之叩其自如予所聞因問謁予曰吾母將葬敢以銘累矣予曰賢母宜銘夫人王氏廬陵人表民次子紹榮之妻也觀魯氏之貧則知夫人能傾貲以奉其舅之賓客觀紹榮之能教子則知夫人之有助觀行中之文行則知夫人之賢至於撫紹榮原配朱氏之一女如己子館置親戚之不能自存者於其鄉而葬其死而無歸者皆夫人之懿也夫人年四十九卒於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後一年葬於儒行鄉福田之原蓋於年十月某日也生四子行可行已行義行中其次也行已文學亦為時輩所推女二人其先以五季之亂自豫章徙也魯祖軒閩壺淵懿婦道則盡于詠子弟有聞毋德則煒于文夫人有子起夫人死而不死

羅元通墓誌銘

元通姓羅氏諱上達廬陵人其祖仇皆不仕父紱字天文以儒學文行師表一州常貢官不第以仲子左奉義郎安仁縣知縣上行追秩右承事郎元通天文長子元通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盛時有聲庠序如澹菴先生胡侍讀皆其與游也蓋一時同硯席者光顯矣而元通猶在場屋至紹興癸酉元通年五十有八始與子維藩同薦名又三年元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再薦名又三年其子維藩維申維翰俱薦名又十年維藩維翰同登
進士第吉語至而元通之死旬日矣元通事天文至孝天文貧而好
客每客至置醴餽之客至亟盡歡客既去天文視元通一寒不可忍
蓋以衣為食也元通卒不自言天文嘗以非罪繫獄贖貨不厭將
以重動元通走親友稱貸以脫天文于罟獲中元通年逾二十未有
子天文曰吾兒孝而無子無天則已建矣之亂里中益有號李眡者
執元通必欲殺摩其頂將揮刃矣而其徒有念元通恩者免之未幾
眡敗有縛李眡來獻者請甘心元通一笑付之元通性慷慨以義自
任如廩給族凡之老貧者曰子正曰恍叔救焚築室以居其孱者曰
惠卹其故人子貧且失學而教育之者曰左龍卿葬其親戚之不
能葬者曰李懷忠李晞祖之母贏糧以遣致里人之孥者曰劉生蓋
不可勝紀也元通年又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日卒初配李氏士族平
安國女也繼室李氏靖州通判章之妹也繼室之李名為羅氏之孝
婦一子二女皆其新女長女適彭皐次適丁南隱孫男四人瀚瀛浩
沂孫女二人元通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日葬于某所其孤維藩以書
抵予曰子于先人至親也非子莫之銘萬里乃銘之曰
學周于身孝周于親義周于人元通之伸才不于睽謀不于國有狀
不白元通之抑不昌其已以昌其子元通之傷元通之喜

魯正民妻劉氏墓誌銘

夫人劉氏故太師楚國公諱抗之曾孫韓王諱普趙氏之甥祖諱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滑州累贈至金紫光禄大夫父諱侄將仕郎世為吉州永新夫人
人九歲喪母伯父徽猷閣待制公淵以為己女及笄擇對于客屬州
録事謝唐臣唐臣以故人零陵令之子今惠州文學曾君敏學對故
歸于曾氏夫人廷事零陵公執婦道唯謹其姑劉氏今年九十夫人
每謂妯娌曰勝日不為樂以娛老人顧嗇于財乎故其姑特愛之文學
公壯而老于文老而壯于學館士教子夫人至膳羞必躬必飭其門
填然未嘗無人其室落然如未嘗有人秋毫無所累于文學公文學
公業專于學芳聲美績則夫人實使之外家死不克奠夫人奠之其
兄仲修之子得聞幼孤而無歸夫人教之塾而畢其要乾道戊子男
三省舉于禮部文學公亦以五舉恩謁集英奉大對夫人謂三省曰
而父無過非而薦名不偕而行不可不勉去年冬十月晦夫人病且
亟恐傷其姑之意力疾坐起如平時九十日而歿其姑驚慟曰吾婦
無疾何逝之遽得年五十有一子男五人三省三恕三顧三協三達
皆力學女五人長適簡璹次適李良佐餘未嫁孫男三人尚幼今年
歲在辛卯二月丙午葬夫人于某縣某里某山之陽將葬其三省以
簡璹所論次夫人行狀來請銘ㇾ曰
懿厥夫人異姓王之甥大丞相之孫靡扶其門而淑于婿方昌厥家
不昌厥身柰何乎夫人

鄒應可墓誌銘

應可鄒氏諱定應可其字也豫章新吳人曾祖廉祖積皆不仕父彦

昇以應可贈宣教郎母盧氏封孺人應可自幼知刻意讀書年十七見府帥大丞相趙公某驚異之紹興乙丑登科授左迪功郎臨江軍司戶參軍歲餘廣東帥王鈇辟為屬一歲宅宣教府君憂服除授河南安撫司屬官時溪蠻楊再興寇武岡全永郡數州朝廷命統制李通討之覃帥檄應可饟師數月再興就擒唯盆溪牛皮黃李三砦恃險不下朝廷命部使者選精幹為蠻俗所信者招徠之咸以應可應書同列危之應可以單騎直抵窟穴群蠻以兵迎之應可宣諭朝廷威德蠻酋悅大烹斟酒為應可壽應可飲之不疑一舉而盡群蠻感其誠懽呼拜庭下曰吾屬無慮矣於是相率就降者一千三百人溪洞悉平應可不言功賞亦不及秩滿授永州軍事判官全州兵叔太守為變者群兵皆撼心動目永州卒亦相挺之太守名應可計事應可即招其勇而有謀者諭以禍福以離其黨擒其渠魁白郡斬之餘悉不問衆遂肅然零陵之民至今德之同僚者十有六人改左通直即知潭之湘鄉縣一日有寇數百人驟至官吏及濠民四走闔邑震恐有白應可以家逃者應可叱之曰百姓視吾為動靜吾動則一邑騷然矣衆知應可不去乃少安應可於是自率兵郊禦之相持兩晝夜寇不能入而去尉捕良民樵牧者數輩送縣欲煆煉為盜以希賞應可問囚非是盡釋之尉大怒訴之於州乙移書責應可應可即趣裝曰吾以一身易十人之命不亦可乎既而獲其盜尉大慙未幾以疾弓祠去官疾愈以奉議即知隨州隨縣疾復劇以乾道庚寅六月

初七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應可娶張氏追封孺人再娶胡氏封
孺人子三人宗愈宗旦宗甫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成忠郎監南岳
廟趙善欣次未嫁應可為人孝友質直表叟裡方色辭恭溫可近而
親義所不可堅執不倚衆不敢為奮以直前學深文古其詩特奇其
字法自徐師川上沂魯直以趙少陵戶牖不數也有詩集若干卷予
與應可皆江西人且嘗同僚于永州惟甚其子宗愈以岳州通判陳
友直所狀應可之行來請曰先人與子最故納石土中子又奚辭則
銘之曰

應可之詩其誰莫珍應可之才其卒莫陳莫珍匪人莫陳匪天能使
不陳胡能使不傳

夫人朱氏墓誌銘

夫人朱氏溫州瑞安人也處士諱俊之女林君文質之夫人長溪主
簿贇叔之母也夫人事父母以孝閨及歸林氏為冢婦事舅姑如事
父母遠事祖姑陳夫人陳春秋高齒落盡舅嬰末疾母子飲食異嗜
夫人治庖食上二老各為之庖調胹重陳夫人忘勞姑焉夫人性勤
以嚴日以昧爽興視家政夫人盥櫛已輯事以待焉既老有幼女最
念託之夫人夫人與之同卧興補綴必躬既長及笄飭勵勤劬德言
容功不特以令唯古是若辦裝歸于陳氏遂為賢婦每懷夫人必曰
人有一母吾有二母處士既歿貧不克葬夫人言涕俱出謂林君曰
父母未葬尚以生為竟傾貲以葬焉夫人初得二子輒失之懼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姑之傷乃養張氏子曰義叔後十年夢遇三男于田玉雪娟好累ㄈ
若挽衣不釋者欣然挈携以歸已而生願叔滿叔貢叔云願叔以護
作戈船功授承信郎轉承務郎先夫人而卒貢叔舉進士中第義叔
滿叔皆肄學女一人嫁夫人弟之子伯山孫十人七男三女皆幼夫
人年六十三乾道六年三月甲子卒後一年三月某日葬於邑之峴
山貢叔以同郡陳傅良之書來請銘于廬陵楊某銘曰

親恙靡已何敢弗弛曰予孝子忍瞑記孤何誼弗渝曰予丈夫宜弛
而懋宜渝而否乃有此婦子今方騫母今下泉彼蒼者天

劉處謙墓誌銘

乾道八年十有一月五日里之

碑劉處謙之宪處謙之行彥純所狀處謙與予方懷好音遠攬其計
沱若以悲不予徵子猶碑之況彥純言耶處謙諱大有其先曰瑕
守安域卒母魏夫人徙于浮山遂為吉之安福人曾祖某祖臣父仲
陸皆不仕處謙于書無有不讀魯經漢緯直至虞初通賈鈎索既飫
既酣學林幽ㄈ我則宅之人筒以篋我筒以腹吐為厥章博麗剖劂
韡而敷蒸有蔚有煌三詣太常輒觸報聞將逕入帝閽祇奉大對展
布其蘊不幸死矣蓋七年二月十一日也年六十一配郭氏男曰夔
績一女未嫁孫男二人挺振孫女一人皆幼處謙孝友天性少而喪
其母歐陽夫人事繼母蕭夫人宗族後生不知蕭之為繼者也伯元
亮季兄偉先卒處謙葬之亮之子曰寵曰宇弱不樹立處謙扶之偉

之子曰衡曰大猷處謙多遯土田以畀之大猷受業有聞遂偕計吏仲元樞有女擇對處謙以妻吉水名儒桃源縣丞李次魚直鄉處謙有文五首篇曰遯齋野録將奏夔以筮筭卦之筮得黃石岡壁日得八月庚申銘曰

有傾其容有介其躬有涵其中為澤為調不雨不川其人其天

羅元忠墓誌銘

昔予自朝列乞外得請祠出閔觸熱至舍則移親故曰亟欲相見或秋其可然予心耿耿念元忠至親誰能侍秋偶入州府元忠在焉一見握手相勞苦各自慶非所圖也猝耳而別元忠歸頃之以病告又頃之以訃告實淳熙元年十月七日也嗟乎痛哉使予與元忠各不入州府已失此一見庸知此見乃死別也耶元忠羅氏諱尚義元忠其字也廬陵人曾祖軒祖仇父綏字天文元忠天文之季子也羅氏上世皆穡于業變而儒自天文始天文以卜子夏詩學為崇寧大觀學舍師表以仲子在奉議郎饒州安仁知縣上行追秩右承事郎元忠自束髮與伯兄元通仲兄元亨從天文入郡庠父子兄弟聲光有煒既而艾兄三人俱薦名書元亨擢第元忠老矣無遇於是棄捐舉子筆硯還山治生如計然白圭之為者澹觴一簪其究千金與武岡太守羅欽若常德通判郭仲質族子廣西轉運主管臣磻為正室交一觴一詠容與事外想見其風流而元忠特為談者慰滑稽玩世舉曾中百家書傳畢以資滑稽聞者絕倒而元忠凝然也每恨曰使吾

此圖版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蘇東坡劉貢父並世未知誰執談圃牛耳其視一世若浮雲獨於
教子不遺餘力歲以家入之半聘名士為子弟師可望與孚皆以文
有雋聲既薦名元忠若慰意曰士有材當為時用我山林人也勿履
我轍然後士大夫始知元忠非滑稽者得年六十有八配李氏有淑
聞子四人才愈才望先元忠卒葵元忠者孚與采也一女嫁文士劉
一德孫男四人後一年某月日葬于某郡某山之陽婿楊某哭而
銘之曰

趯然元忠眇視太空稊視鼎鐘卷舒河江平古其滂知被東方雖犖
金匝厥包塗泥其將疇知有淳弗流靡夔弗秋厥胄之庥

誌集齋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三

墓誌銘

鈐轄趙公墓誌銘

公諱不獨字彥親湘安懿王四世孫也曾王父宗隱贈大師潤王ヒ父仲癸贈少師華王父士譚贈武勝軍節度使公自總角儀觀秀傑端重寡言以五月五日生華王每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以蔭補左班殿直政和三年授成忠郎添差西京永寧縣酒稅建炎元年光堯登極轉忠翊郎二年以京西北路制置司辟命權知西京永寧縣事兼總轄軍馬時胡騎南侵所在盜起永寧當賊衝公毅然以維城為已任繕修戰械峙粮立壁堡作士氣屢立戰功鄰邑相繼不守公境

廬陵楊萬里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獨全紹興三年內外沮絕西京遂陷公與弟不庶不忍率公族及鄉
里豪傑各整山為砦以拒賊來則禦去則襲一日為齊步軍大尉王
勝大軍倏至遠近振擾公挺身與戰屢捷七年粮盡援絕勢不能復
支遂率所部數千人南歸天子嘉歎賚予復渥特轉四官令吏部授
優異職未幾轉武節郎又轉武德郎授建康府兵馬都監制曰趙某
忠義可嘉又曰以勸臣節公在建康威名炸著盜寇屏迹留守晁謙
之倡清公閒論薦章交公車轉武功郎歷撫吉南康臨江兵馬都監
官吉者再公屢摠材官習熟軍法操切吏士威信斬亡馬夕楸獄
市寧一偷兒相戒曰是嘗赤手撫虜何可犯也三十年轉翼大夫衡
州兵馬鈐轄上即位轉武經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後轉武節大夫
吉州兵馬鈐轄再遷武德大夫光堯聖壽之十湛恩轉武功大夫公
帝王子孫而少歷行陣精騎射善用兵孫吳之書口講心計洞建奇
正況涵策謀臨機料敵氷解雪汁每誦賈生語曰何不試以臣為屬
國請必繫單于笳中行說輒太息北向髮上衝冠及南北罷兵公亦
老矣戎馬之閒氣既以詩書群居燕閒黃帽野服投壺奕棋一觴一
詠市書充棟用訓子弟風流文雅聞亡佳公子也天性仁厚方在洛
金虜所過必屠遺黎橫道公見之躬取纍埋掩之雖在兵閒不忘愛
物嚴不重傷勝不多殺晚喜浮屠昧與盥漱清坐齋如誦其語數萬
周淳熙三年九月辛未卒享年七十三十一月某日葬於吉州城北
理子山女冠平之原配徐氏累封安人男善溥東義郎兼潭州南

岳廟先公卒女二人長適戍密即新岳州平江巡檢曾鎔次早世孫
男四人長曰汝弼承節郎新監潭州南岳廟次曰汝諧汝賢汝翼皆
以公蔭補官孫女四人長適李純次許嫁徐淇王珏王希尹汝弼以
公族子善謗所論次行實來請銘曰

衡林州教授毛嵩老墓誌銘

嵩老毛氏諱惠直其先三衢人八世祖侍御公為吉州太守道出吉
水之龍城愛其佳山水官滿家焉歷四世而生九皐生九皐生綺
生理俱不仕理字平公生二子季曰惠明長則嵩老也平國性簡淡
落然與世若不相接以是家窮空嵩老少長強學授徒以業其家于
是親若弟始忘其貧平國死惠明亦早世嵩老字其孤終身發妹孤
甥煢然無歸嵩老皆聚而衣食之嵩老既壯文名彰施再貢于鄉登
進士第授左迪功郎主郡武縣簿太守以嵩老孺先厚禮之光澤縣
令某以非罪繫獄部使者命嵩老往鞫之令懼不能自白使所親語
嵩老願毋周內保文嵩老笑曰所坐有無在彼所當輕重在令甲我
何預焉既至取其獄閱之皆文致讕辭也即平反之用薦者授左從
政郎漢陽軍漢川縣令縣故荒於歲又承兵亂公私赤立嵩老畢力
撫摩民少昭蘇尉某獻捄克之策嵩老謝不納尉慙甚思所以害嵩
老者夜遣卒爺縣庫盜官緡錢事覺跡至尉所人謂嵩老將甘心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痛繩治株連及尉嵩老曰吾知求盜不既得盜又何求太守某贓貨
諸邑爭剝民以媚之嵩老獨否守怒求嵩老罪百端竟無有然沫貨
不已嵩老喟曰淺民以自安去官以安民兩言決爾遂引疾上還印
綬漢川之民遮留莫可既去俸之未給數十萬錢嵩老曰吾棄官尚
言祿漢川之民至今思之授鄠林州上縣教授以上登極恩加左文
林郎鄠林瘴癘地士不知學嵩老曰人謂教官無職事育人材非職
事耶日入鬻宮為諸生講古今聖經賢傳口授指畫士得所宗始競
於學中州文風 頴不隔而嵩老不幸死矣蓋隆興二年七月有十
三日也于是嵩老生六十九年矣嵩老于鄉鄰其族親之貧不自振
者子弟之弱不樹立者可教之不可教者覆灌之嵩老高 以就
其才安其家者豈少也然類負嵩老嵩老不怨不悔亦不改為初配
張氏繼娶羅氏廬陵名儒天文之女有淑德既歸嵩老傾橐中裝治
生相內之政不以毫髮累嵩老男二人良臣良弼學有聲聲方 而
未已者也女一人適進士魯晞說孫男三人長曰靈運餘未名嵩老
既葬良臣尋卒乾道辛卯八月某日良弼改葬嵩老于等岡山之原
先事移書走都下次左從政郎吉州錄事參軍謝諤狀來謁銘某與
嵩老有連習熟其賢銘曰

嵩老之仕其征無車嵩老之沒其壽無廬嵩老之廉其獨無俱矜彼
之腴吟吾之臞後千斯年淮之潔汙老驥斯殂亦龍其駒其超驤超
如此其昌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承事郎通判鎮江府蔡公墓誌銘

公諱禓字子東莆之仙遊人曾大父諱襄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旻宣義郎贈少傅考諱仲左中大夫贈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公其長也公以門子為將仕郎尉台之天長郡守畢良史林之羅致幕下頃之宰海邑多盜皆藪于海晝則魚潛宵則虎寇公嚴治盜發輒得境以清寧州上功狀授承郎務知池州貴州縣貴池於邑為劇公更平寬邑人宜之然不可干以私大官要人為奸利者喋莫敢伸庚寅無秋江淮流民道殣相望元夕守欲出遨符縣張燈公曰此遊觀時耶竟不奉教大江之瀕因潴為田議征其畝州縣奉詔並緣侵牟朝廷知之乃命有司歸田於旰除租於官適議臣為使部者沮格成命公爭不可力請於朝以南平被上賜使者怒欲當以重劾爬羅瘢疵毫毛莫得也居二年弟洗給饟江東公以嫌引去除通判鎮江府未之官得上氣疾明年正月疾革命其子戩武曰譚墅先壩也我死葬焉庶幾從先人于地下疾少間家人咸喜公忽屏醫藥曰我生止今日爾乃盥櫛更衣拱而危坐隱隱聞鼻息聲候而逝實丙申正月二十九日也時年五十六官至承事郎諸孤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公於武進縣懷德鄉譚公命也公性閑毅明幼所佔嗶耄而不忘禎毅　其資則天事親慤孝見利琴瑟縮嗇曰富非吾志姑俟吾貧有田二頃歸耕何卜先是光祿以清白遺後之人不事生業而公為吏猶且廉歷官半世而在官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僅五稔故其家貧甚衆指數百自奉甚薄寧窮不一折節人不堪憂公晏如也既殁家垂槖諸孤以賻布棺斂烏公衷方襮圍粹溫成春善與人交一見傾盖人亡自以得公重比其殁也莫不隕涕公娶方氏封孺人長曰戡尊思道學下筆超詣舉進士甲科授簡三館詢言水旱所名上嘉其忠擢秘書省正字因賜對極陳士大夫敢言者非好名乃愛君善類怡焉今為承議即新知道州次曰武績文應進士舉女六人長適進士鄒彦謙先公卒次適建功即新德安有應山縣尉孫敏問次適通直即知江陵府松滋縣張稜次適張元渙次適胡堅次尚幼孫男一人康女二人丁酉之夏某来守毘陵戡以户部尚書洗所狀公行實来請銘某雖不及上堂拜公而與戡同朝甚喜兼不得辭乃為之銘ㄴ曰

士無功愚惟珍爾過惟疾爾諫蔡公卒瘖不寧其軀本ㄴ有初而祖君謨其貞如玉公其肖渚不薨而養不刈其觚宜璧而軀靡究其塗而嗇其攄厥報則都

王南鵬墓誌銘

南鵬諱詡世家廬陵之宣溪盖其先仲舒觀察江西其子孫有家焉者其別為宣溪之王云南鵬凡弟四人其長邦英業儒得官南鵬早游庠校有聲射科未有就逢靖康之亂兄弟奉其親轉徙兵間亂定南鵬年已逾壯乃得一官非其志也因棄去歸隱故山老焉乃傾厥家市書萬卷開館百楹夏誨子弟暑來去友晝祉其　實森裔織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觴淋浪高吟大嚎夕耳其牖絰聲史音咏歌于　既飫既酣南鵬角
巾野服消搖是閒送鴻揮弦其樂無實皐壤山林凡四十年其或秋
罷人道厥罹我廩我國傾倒既竭縮估不蠲呱泣其仁昏友族親以
宴来歸乃充乃求不憐益劬里有狡焉非意我于匪校伊愉彼則風
休狡自器擾既阽于　或急于余盍戲之乘我畀之哂作是慧者南
原魯祖贊祖居父翊初娶樊氏繼室劉氏二男秉直秉國女適蕭汝
禰孫男十一人揚名厚楊祖琳翁揚善揚仁揚烈揚武揚庭揚輝女
五人魯孫男十二人女十四人夫人二子一女皆先卒秉國補登仕
訓以善言訖而逝以淳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葵于宣化鄉山塘之
即厚琳翁皆預薦而翊再上余皆學蓋方昌而未已也萬里舊聞秉
國有父風而琳又有一日雅琳父子以從政即與國軍教授李侯盛
所論次南鵬行實来謁銘已曰
有耄彼松于澗之中不匝而槁雪霜雨風並是孫枝既灌既繁孔秀
孔妍遷彼景山宣溪之上其家方碩謂淑不夭盍覿斯石

蕭嶽英墓誌銘

公諱許字嶽英蕭氏其先自唐丞相復觀寮湖南其子儉留家長沙
六世而徙廬陵其後武寧令霽子煥國初徙白沙今遂為吉水人自
定基與其孫服相繼　為御史　聖公之曾祖汝寶為將作監主簿
蕭氏遂為廬陵大家公服之從孫也祖公謹不仕父昂以公贈承務

即公七歲知屬文鄉先生李瑞臣一見期以偉器年十二三有聲郡學三舉于禮部不第今天子嗣位慶賴海內公特奏名授將仕郎公事親無遺恨獨恨親不及祿既受則喟曰白頭非折要具于功令選調者六考考滿則爵父母吾得藉手下泉其可初調監常州奔牛鎮奔牛中切邦甸外通疆場行李還往空道攸出大農之供歲五百萬大儲待則又稱是踐厥職者聞罷自免非則懦凡二十輦蓋廣出狹入官吏並緣剝市利虐取苛留征商其咨閭閻以通官用告遺公既戾至搜索剔弊白之郡將自詭刮磨稅外乾沒罔不滌除曾不旬時商旅走集初年增至千萬明年二千萬又明年乃三千萬時北鄙有與天兵濯征虎符羽檄夙霄崇降塗出毘陵州不乏興奔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依葉丞相衡實典是州嘉公之才論薦於朝乃移公爲無錫令奏令爲真令公秩滿力請解自以奔 最增秩從政郎監潭州南岳廟戶部按近比懇賞符州錫錢四百萬公辭不受嫉祠秩滿調金州清湘丞改常德府武陵丞官期至公雅不欲之官別請老于朝上有旨以通直郎致其仕淳熙三年春光堯慶壽恩加奉議賜五品服故事仕而告休者半其俸太府撥鄉鄙廩之公辭爲是歲十一月朝廷育事于南郊大賚臣庶公以籍列遂得追秩考妣如公始願則欣然曰吾志畢矣奏牘既上未幾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方于孫侍疾涕泣不止而公神氣清更顧曰吾無一物以遺于孫平生所學得中庸二字而已今以遺汝言訖而逝公嘗客臨安同舍多鄰曲前有縣令楊元皐病

篤衆皆棄去晝夜佐其子謁醫元舉死又助喪周其緩急其重義類
此公配　氏先卒賜孺人男一人特起女一人適進士李禄孫男六
人特起將葬公於吉水墨潭之上以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之
狀来請銘於某銘曰

卯隆之階何聘非瓌何斲非材岳英之才而不達哉墨潭之曲堂斧
斯巍松柏斯懷疇不永懷

李縣丞叔周墓誌銘　水人後徙洛以贈少師諱章者為

叔周諱澹叔周其字也李氏
魯祖以贈少傅諱百朋者為祖而左中奉大夫諱元孺之子也中奉
累贈至正議大夫叔周年六十四卒於從兄迎明州通判之署積階
至奉議郎而所更者通仕郎從仕郎文林郎承直郎通直郎終官知
而所更者監秀州華亭稅監秀州
贛州興國丞
酒揚州節度推官吉州軍事推官知潭州安化縣初靖康南渡叔周
為虜所得屈叔周使拜不可且曰吾家世荷國恩可為虜屈虜怒擊
周首流血且死遇天雨得藉其任華亭稅以父憂不赴其任秀州監
酒日叔周被檄視潦州行民田中問所主曰監司圭田也吏側目搖
手不敢以潦閒叔周曰水潦為患上供且應復況圭田子盡復其租
常平使者鄭公某聞而奇之又被檄覆視平江府經界時立法嚴慁
昏吏鄉正並緣為奸高下定賦不以實閱叔周躬行田畝悉為正之
使得基均吳人德之歸日野人羅拜於道有具香火送叔周出境楊

州帥向公子固叔吏如束濕獨樂叔周之賢將首薦焉時録事參軍施興祖且更畫而薦員未具請于向ㄈ曰今歲止一牘將薦從事李君媿不及君叔周在傍亟曰願先薦施向以為長者從其請施以是得先改京秩吉之材官以主將掊剋一夕潰議者欲調外咎兵補之叔周曰此輩非有撼于州郡招之則定激之則叛郡守葉公仁用其計潰者果歸民用不驚安化舊令通府錢數百萬既辭滿羸廩不得去叔周曰帥張公孝祥願解縱代者當庚所通張公高其誼代者即解既而沈公介代張公有不悦于張怒及所與有捍尉董郤者以私謁不遂諧叔周於沈叔周自免去饒調興國未之官而没初正議發時家有餘貲叔周既仕則悉以委諸昆弟不吝一錢也嘗捍楚州實應尉通有盜捕淮北逸寇甚急叔周獲四人詔加官一列故事選調有武功受此詔者即為京官叔周曰以一人命為功吾不忍也置而不問及以薦改秩叔周曰吾不奉詔今亦改官叔周有雜詩百餘篇皆慷慨憤激一飯不忘君之語初娶劉氏繼趙氏皆先卒子男四人長天次純綸約女四人長未嫁卒次適朱甫及保義郎黄良能及進士楊楫皆趙出也孫男二人大中大昌叔周卒之日無田一畝無宅一區其柩旅殯于霍川其子純無所於歸以叔周嘗官于吉吉其所甚愛者且趙夫人之墓在今居焉純將返柩以葬於吉之馬岡山趙夫人墓之左明前期以吾弟揖之狀來謁銘ㄈ曰

猃狁方獗烈顙不折魂夫豈多平陸九河無晦可耜無錐可置莞ㄈ

孫子將焉置吾此羈忌之魂歸哉即坟哀我後人尚享其屯

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維字子綱（姓）陳氏鎮州金壇人也曾祖考元朝散即致仕贈朝奉大夫祖考廓登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荊州路刑獄公事考咸登進士第終文林郎知真州揚子先生早失所怙母蔡夫人殿中侍御史蹈女也念陳氏孤未樹立勵節自苦撫育訓誨年十三游鄉校試藝輒最譽問藉藉諸老先生愛之曰幸哉陳氏有子紹興丁巳方與計偕數試禮部無遇子從古幼而穎異先生嘆曰吾有志無成ㄴ吾志者必在吾子為從古求師至鬻別業以行束修人皆難之從古既策上第先生喜曰吾祖孫射科三葉矣何必我晚乃以息主官信州弋陽簿竟不赴隆興甲申從古既籍朝列先生於令甲當行封曰吾老得其一官禄不能及親今先自及安予奏上輒止先生讀書不專史科扶劘根株搜索原泉尤遂於詩孤淡古雅逼追陶柳一時名士如蕪養直呂居仁韓子蒼張處文皆忘年友故養直嘗稱曰子綱好古博雅所交皆知為天下名士云

先生急於拯物瀕死不疚不侵然諾閭人一善躍如以喜然資素剛是非ㄴ有昭無聾理所佃者陽貴必爭毅色正辭折忽其人鄰曲有競必就而正決以片言靡不悅服蓋其素履服仁食義身中徽墨言中槩獲人皆諶之非一日也金壇之征秩菽有布畦不病輸而病不

均先生曰我乃無田言之無嫌倡邑之人白之有司復除十年太守
寶文閣學士劉公子羽以書謝先生曰見仁人之用心從古始尉富
陽迎先生就養邑有黠胥受賕獄某縣令所憎欲庾死之先生諭從
古使力爭胥竟免有中人倚勢漁牟學田從古欲直之質諸先生先
生曰當官而行何畏焉從古以獲海盜當改秩先生戒之曰以盜得
官前輩不忍汝其力辭先生雖布衣善論天下事每從容商確今古
成敗利害如卜筮蓍龜之為庶幾古之愚者欲暮年深詣理學
為人之所不為而不為人之所為庶幾古之愚者欲暮年深詣理學
徒四壁併食易衣妻子慍見先生泊如也家無長物獨藏書數百卷
先生嘗自贊曰貌乎稿癯形乎倮儒外褊忤物中空洞而無隅至于
得喪死生如覺言夢寥然不能入其中既疾子孫在旁則告曰吾必
勿起吾所藏書勿逸儲勿墮于鋤以淑而軀言畢坐而逝云享年若
干先生娶談氏大理少卿知柔女也生三男從古承議郎差前監行
在左藏東庫學古稽古俱舉進士一女歸中書舍人張悫之子興宗
孫男六人伯震仲異叔謙伯泰季咸季益孫女四人先生之沒以隆
興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葬以乾道元年九月十四日其兆在縣
之唐安鄉茂成村楊子府君之墓側後十五年從古書先生遺事泣
以告其友楊萬里屬以銘曰
之德之學古彥所作播曰其詞風曰其詩麟卧弗馳十駕先之彼群
其飛覆此之喙弗咨與古而嬉不沽乃至亦不毀于櫝卒究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璞以對于先覺觀我于庭于而其蘭其芝其茁斧ㄈ伯也取怒是居
其父方垂天而翥或負其宇于

胡英彥墓誌銘

澹庵先生胡公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仁濡義染丕變大江以西而
其宗族家庭俊茂尤角立其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猶子
英彥也英彥諱孔武年十三為黨庠春秋弟子子員一試出諸先生
上郡博士汪侯劉夙舉之吃ㄈ也拍為春秋師以風學者英彥覃思
經訓鉤沈聖處出入百氏洞視根穴至論道原獨謂求聖道當自論
語始以韓子始孟為非是乃取賈誼楊雄李翺等解等為集注論語
若干卷傳以新意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史漢所引臣瓚顏秘書

輩所注釋闕文異義靡不畢舉成一家言今參政周公甚愛其書為
之序性嗜文尤工于詩其句法祖元白而空蘊黃追琢光景繪事萬
彙金春玉應山高水深獨造其極晚自號學林居士澹庵先生賡符
讀書城南韻以勗之蜀人何子應亦寄以詩而子亦嘗為賦之云其
論文極不苟如范浚明尤所厚者嘗以書與之上下其論往復千里
歲在癸巳嬰末疾自是沉綿無瘳後六年辛卯實淳熙六年十二月晦
也享年五十有五有詩若干篇詩話若干卷論語叢書三卷又集音
二卷文集十卷注蘭臺及淮海詞各若干卷曾祖諒故將仕郎祖方
中父宗古皆隱不仕娶劉氏故丞相楚公沆之曾孫男四人椐楊杞
梲皆志學女適劉德衍鄧執規次許嫁蕭景衡餘尚幼椐將卜葬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彦于某所其兄箕狀其言行來謁銘ㄈ曰

嗜古人骨珂句得賄不爵不嵩竟以窮死既獲于此又覩于彼不曰

青天無已于 秩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四

墓誌銘

羅彥鄣墓誌銘

廬陵楊萬里廷秀

予既退居杜門避喧鄰曲有竟歲莫予覿者一日予故人羅如圭羅惟一羅孝廉羅子潛相與闖然剥啄予方及新雨耘蔬亟捨野服迎之坐未定四子起拜且請曰如圭輩將有求於先生先生固不可以勢利求所

不幸死不死邊惟先生實哀之予曰諾彥鄣羅其姓如松其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彦卿其字也世為吉州廬陵人魯祖安祖稷父緯皆不仕彦卿未冠而喪其父其弟妹尚襁褓彦卿辛勤當門戶仰奉母夫人彭氏俯畢弟妹婚嫁初彦卿之父紝國兄弟五人皆早世曰廷璋敏仲和叔皆無子曰仁仲有子三人紝國有子五人祖母嘗有命以二孫繼絶分田惟均既而有難之者彦卿曰使其父叔不祀而以田自畀於心安乎衆而後定彦卿有妹嫁里之人彭忠鄉忠卿黨惡抵憲網彦卿傾囊賑之未幾忠卿卒彦卿養婺妹于家未幾亦卒彦卿又奠之撫其孤甥如己子焉彦卿每獨處一室書不去手顧以自少得疾亦不苦心讀文疾革如圭峯問之謂曰願憶卻氏聞見録吾彦卿笑曰得非謂尹師魯事耶聞道夕死聞見録云乎哉卒年四十二族叔父伶鄉哭之曰此里中之瑞也今已矣夫彦卿娶彭氏二子曰廉曰度四女未嫁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彦卿之弟曰如柏者喪彦卿服衰麻以報云銘曰

稱而孤只冠而痛只孫而狙只天莫呼只人其吁只躬則都只

通直劉君裴夫人墓誌銘

夫人裴氏世居閩封府祥符縣故武功大夫提點河東刑獄諱珪之女石通直即劉君諱除之繼室教即贛州學教授靖之宣教即太常寺主簿清之之母也夫人天性孝友父母兄弟没已久矣時思歲悲至老不衰通直君自元配趙氏夫人没家道不振夫人始佐通直君孜孜嘗冠昏載藏載穫初劉氏自江西徙京師建炎南渡流離貧

困夫人之歸也通直君仕未久其後廩給寢薾二子繼仕而通直群從兄弟來者日益衆夫人篤於骨肉之衆此吾所樂也豐約遑恤哉夫人當暑無私必衣冠里婦至者命坐下坐弗與均禮士之升堂拜夫人者退皆曰此母誠可拜也夫人精書計而不屑信陰陽而不牽敬鬼神而不謁凡有血氣之類未嘗自剪也一月之中蔬食者三之一謹於衛生服食必戒終其身髮理而目明得疾既革精爽不亂盥櫛不廢將謝醫藥戒家人勿哭偶若假寐奄然已逝享年八十男女五人皆趙出也長女嫁進士晁子綺次嫁迪功郎監鄂州在城酒務黃朋從次嫁保義郎監撫州金谿縣酒稅張謨孫男若干人夫人慈其子甚雖親近者莫知其非己出也

夫人之没以淳熙二年六月某日以八月某甲子附于吉州某縣某鄉某山通直君之塋靖之以書及文士丁立志張謙所述夫人之行實來請銘ㄈ曰

維宋四葉多異人江西之劉勃興公是公非兩先生金春玉應以道鳴歐陽臨川皆其朋四海仰目避文星大家繼ㄈ有典刑夫人淑問儀厥庭芝蘭雨露方春榮護草霜露一夕零有歸者所柏青ㄈ有萬其吉安無傾

李母魯氏墓誌銘

吾友李春之母曾氏吉之廬陵人居西郭世以農圃自業未亂而父母繼没鞠于外家羅氏母既孤苦痛自砥礪女訓婦功靡不習知長

TRAC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遠李君諱富君亦市隱以仁厚自將犯者弗校終身不入公門州閭稱其長者母性簡澹每以不遠事父母與舅姑自痛歲時杞事既蠲飢嘉必躬必誠紹興己酉盜起有婦人至自言從夫宦遊兵間相失母惻然憐而館之居無何其夫亦至母資遣之乙卯大旱母為飠以鬻于市里之飢者貲于母家母折券不取償焉鄉鄰有流徙者棄其赤子母皆收養之俟其返而歸之母初未有子養里中孤兒如己子既冠娶矣一日不告而去人皆切齒無狀子母獨喟然曰彼亦人耳當不我負彼既我負孫留何為以禮歸其帑而憐之不衰年雖高視明聽聰筋力益強髮微班白而齒脫復生聞者異之母見其子春幼而穎異令從師問學方居貧寒不可忍聞其無錢市書以衣易之或笑其迂曰富而後教是我兒老而後學與春既有文名輩流推表後學朋從然屢躓于有司每以未副母望為戚母曰汝學而未就是吾憂也學既而自未享豈吾憂哉母不知書而喜默坐誦釋氏語既感疾六日而逝蓋淳熙二年六月壬申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人長曰廷俊次即春也女一人適魯堅孫八人男曰球琳璹琯女四人皆幼後一年其孤以某月日葬母于某山銘曰

茅櫛子惠橘柚而枳母必者類或壤而芝亦渠元泥侯不可奇才于其門不于其人　何傑帶淪彼李之並子自早鄙向其母之懿

羅仲謀墓誌銘

仲謀羅氏諱全略其先避五季亂自豫章徙也魯祖仇祖緋字天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和間以毛義詩學為諸儒宗師嘗薦名兩學之士稱重之以子瞻
右承事郎父上行守元亨登建炎進士第有廉名終官左奉議郎饒
州安仁知縣仲謀三舉於禮部擢第授永州司戶參軍湖南歲大祲
部使者檄仲謀廉潭衡兩州飢民故事有司坐傳舍廩人發陳粟府
史具文書上官取閱之欣然以為活千萬人不悟其皆于虛烏有者
流也仲謀捧檄即騎一馬入墟落大山長谷窮至里給民衆實惠部
使者以聞行賞減磨勘三年永州旱檄仲謀案之仲謀白減其租過
半椽曹有沮之者曰欲盡捐邦賦乎仲謀曰得邦賦失邦本其惠孰
亟太守從之郡民皆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戶曹也永之邑曰東安
久無縣令邑事荒廢吏乘為奸郡俾仲謀掎之至之日教條一新簡
而節寬而信訟不苛而理租不迫而輸不暮月東安大治先是元亨
嘗為是邑有惠政後二十年而仲謀至父老猶識之曰是非吾父羅
明府即君乎有歎且泣者掎邑凡八月去之日有永給俸錢四十萬
以邑之置也置之而去秩滿以薦者授從政即湖南轉運司主管帳
司淳熙二年秋九月以疾告于朝願致其事授宣教即未拜命而卒
享年四十有八仲謀之為人恢疎而夷曠其學醇懿為文粹然不立
異論與人交和而久弟三人全德全材全功皆仲謀教之自幼以及
成人全德再薦名全材後仲謀六年登第里之人皆曰此兄之教元
孝亨之沒全功尚幼畢其婚者亦仲謀也仲謀娶劉氏男二人方大
方正女二人長適劉某次幼殁一年某月某日葬仲謀于某山其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大以仲謀從弟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維藩所論次行狀來謁銘予于仲謀至親初同舉于鄉既問罷而歸未半塗予得疾垂死同行者皆去仲謀獨留謁醫親嘗藥晝夜視予至廢寢食予昏甚懵然不知也蓋十有五日乃瘳予今年五十矣仲謀少予一歲方將為山林投老相依之約仲謀乃舍予而逝予則哭而銘之曰

聖田每匕天文藝之有煒元亨培之溉之世劬子耕未銍子登匕且銍忌在仲謀忌維夏而霜何苗不黃惟此鞠小疇不汝恫控乎彼旻則莫我聞旻則聞忌其如命忌命之不遄德之孔多咨爾孫子勿替厥祚

夫人歐陽氏墓誌銘

夫人姓歐陽世居廬陵之林平曾祖懷祖銳父斌皆不仕夫人生而孝謹父母愛異焉年十八歸修職郎王邦義字俊臣俊臣兄弟三人二弟生最晚主饋祀三十年上事舅姑下撫俊臣之弟妹補紉必躬敬愛匪懈姑太孺人蕭氏年八十每夫人上食侍立不去下氣怡色不敢左右視食竟乃退太孺人曰吾老矣不多食今日不自知其飽也太孺人每言及夫人必流涕曰誰獨無婦吾有斯嫡非吾婦也吾女也夫人訓誨諸子以學問每夕吹燈視其讀書默聽古人語時若有得曰某書某語殆謂某事耶性匕　合文意至驚簪珥悉衣服以資其子使從四方名士游次子嶠年十七薦名禮部夫人曰而勿以是自足俊臣喜賓客來者如歸或夜漏下四十刻燕眉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散夫人乃食夫人一兄世早夫人紀其家至今後匡謁吏部除夕
宿臨川夢夫人若告訣者後匡驚而歸及門之日而夫人卒實淳熙
三年正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臨終色詞甚暇獨以老不得養為恨
男四人有開嶠有功有德女一人許嫁迪功郎李如圭孫男一人大
年女三人以十二月壬申葬夫人于廬陵縣宣化鄉社背之原而銘
曰

姑得孝婦夫得良助子得賢母既曰得之而遽失之云誰厄之不年
者天不死者賢母淳不泉

浩齋先生劉公向夫人墓誌銘

夫人向氏文簡公敏中之裔欽慈憲肅皇后之魯孫武經郎高陽閔
將領子齊之女江東運使直秘閣子恋之姪也初武經公政和間劇
盜窈發公遣人諭撫之不從公怒出兵與戰不利曰吾世受國恩死
吾職也再戰死之朝廷閔其忠贈武功郎靖康初衣冠南渡夫人依
於叔父直閣公直閣公守衡州日部使者憚其剛正劾免之寓居吉
之安福縣為夫人擇配無一可者時廣東帳幹劉公禹錫與直閣公
同生于丁丑雅相厚而禹錫之弟浩齋先生諱廷直字謂鄉者初喪
其元配先生方薦名禮部直閣公喜其文以夫人歸焉夫人生長相
門后家及嫁布衣欣然處之若審人子後十二年先生登進士第初
調武昌戶掾再調武陵丞所至以清名著夫人之恭儉有助焉又調
知臨江軍新喻縣未之官而先生卒夫人身任家責撫訓諸孤其畢

男若女若孫之婚嫁者七人夫人天性裕和與妯娌輯睦有先没者
哭之甚哀又十有二年糾其子得中治第既落之安且寧矣淳熙甲
午七月成疾明年二月疾益篤四月其姪承務試南宮歸夫人見之
喜曰自新喻公即世門戶付汝吾病矣不自意得一見汝五月戊子
疾且革噤不得言猶且謝人來視者竟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三人
宏中處中其季即得中也女一人適承信郎王晉之凡十五孫男六
人仍倜俆億儔倫餘女也曽孫男一人曰澄又明年十一月庚午葬
夫人于清化鄉櫟岡之原其孫得中以其從兄承務所狀夫人之行
實來請某曰子盍銘吾母某先生門下士且親也則敬諾而銘諸銘
曰
奕々厥門有閣而黄崇々厥家有椒其房是生夫人載淑載穆心不
族矜彌畋彌肅抵其王笄易々著簪從吾先生水石山林胡不耋矣
慨其逝矣弗躬其祉式馳其嗣

彭叔牙墓誌銘

鄉先生尚書郎彭公有四子而第三子叔牙者哲而長身美鬚瞭黑
稠人廣衆望之者不問而知其郎中之子也不寧惟貌行粹學明廉
不是似人謂再昌厥家今年二月叔牙謁予語離之官一日忽赴告
至予失聲驚悼未幾其孤堯咨堯佐以州學教授連君茹所論次叔
牙行實來乞銘予謝且泣曰不見叔牙幾日耶而遽銘叔牙乎叔牙
諱周老叔牙其字也世為廬陵人曽祖士忠贈朝請郎祖行登進士

第官朝奉大夫開封府刑曹贈左正議大夫父合仕至右朝請大夫
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君以蔭補將仕郎授右
迪功郎德慶府瑞溪縣主簿辭不赴丁郎中憂服除授臨江軍新塗
縣主簿幸外大旱臨江三邑新喻特甚宰以病免守擇所宜捐逡以
檄君「詣郡言旱勢如此捐邑有政拯荒治賦何先守笑而不言至
邑發廩勸分裁抑豪貴遴漕司取羨粟千斛過邑舟膠俟秋水至君
亟白漕司曰民瀕死而粟儲無用之地願假以振及秋請償之不俟
報輒發粟百里呼舞郡督賦且急君詣郡歷疏旱飢宜少寬假守忿
謂寧得罪于州無寧得罪于百姓非此舉予君不為動還邑及境居
者焚香以迎郡丞行縣督錢「出無從故事當借来年夏租君曰民
今旰未食而言欲前一年借租耶乃聾酒器以輸分宜賦起張甚部
使者至親壓賦營君謂胤輩以飢至此豈誠好亂然不可無備乃什
伍其民治兵以需遣文法吏曉以禍福其黨果潰得還民千數時所
在枹鼓相聞新喻獨否去之日廩給數十萬錢一時無所受曰吾死
胡取祿君兄弟偕仕臨江部使者議所薦君知其難兩得力請先兄
因邑監河官闕舉者一人前守羙君以其章遺焉秩滿授從政郎靜
江府古縣令先是郎中守零陵忠獻魏國張公在焉以君才受知于
公至是公之子侍講遠帥桂林日遲君来君既抵府未趨見而疾作
竟卒于傳舍蓋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其孤及
棺于家以十一月庚申葬于廬陵縣儒行鄉福田里環子谷之原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歲已知詩杏園絕句詩流聞傳詞既冠舉進士綜貫百氏尤熟左
氏傳班固漢書時子憚于銓書試藝君一試前列輩行款艷君事親
篤孝自幼及壯未嘗一日忍離膝下端溪之辭士友多欲及親在而
仕易以進者君領之而已娶曹氏子男五人堯臣堯咨堯佐堯俊堯
舉皆嗜學女二人長適進士黃達次適將仕郎庾寧之　及庾氏女
皆先君卒孫女一人尚在幼銘曰
仕則不顯養親之急既晚而官則喜之年適彼千里夫且假寢載巾
我車日亦暮止莫紓匪身莫重匪親以此易彼君憾失矣君失莫憾
而得其次可碣音詩ㄈ不可碣

王叔雅墓誌銘

叔雅王氏諱皓九世祖該自太原徙家吉之廬陵又徙安福曾祖祥
祖奭皆隱德不仕父庭珪字良瞻登進士第終官承奉郎直敷文閣
主管台州崇道觀號濾溪先生云叔雅自束髮受書性警敏六經百
氏悉鉤其深尤遂于春秋初文定胡公過濾溪先生草堂為先生講
春秋叔雅從傍聽之即能陳說大義筆削衮斧洞視聖秘諸儒陳ㄈ
一武不隨夏秋侯鄉獻以王法恕不及編成不病刻然擊幌其詞以
賈於時我實恥之一再試于有司即棄去曰持古睎今可乎先生詩
句得法于杜子美自西江而下不論也叔雅少從先生賦早行篇先
生驚喜曰吾子亦能詩乎遂授以句法龍圖學士胡公(閣)以直言謫嶺
表先生以詩送行有名高北斗身落南州之句人爭傳送一日滿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C

海權臣聞而惡之下江西帥司興詔獄名捕先生叔雅以從父子俱繫獄叔雅請于決曹椽蕘庠曰吾父死矣願以身代之罪若笞死瘦死唯命爾之市朝亦唯命願以聞焉蕘喜受辭白帥帥怒屏不奏先生竟謫夜即既赴眡所族大口衆不能偕往留叔雅紏紀家事夜即得放還年八十矣上即位聞先生名兩詔召見先生往來道途叔雅皆侍行禮部侍即周公嘉叔雅之勤欲之朝有以旌異者之叔雅力辭高先生沒之四年而叔雅亦當疾一日與客飲酒至丙夜無情容明日夙興坐而逝云實淳熙二年閏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娶劉氏男二人詹　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葛耆年次許嫁進士劉逢原孫男五人女二人將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安福縣翔鸞鄉陂之原叔雅靜者視之若不能言及論當世人物如水鑑影人犯之不校或疑其矯退而察之終不言其非其胷中自與甚高望之蕭然簡遠若晉宋間人蓋近之若疎遠之若親即之若遺去之若思者也群從與叔雅分田既定有一人若不滿意者叔雅　即分己田以兼畀之與從兄弟二人同居及同食二兄沒叔雅目其孤人不知其為猶子也里之人有伍其姓者以貧不力食至欲發其祖墓中之藏叔雅呼謂之曰汝欲錢耶吾汝畀墓不可發也至今松柏不刊某少出先生門下與叔雅有五十年之舊晚後託婚焉于誼宜銘乙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瀘溪之詩叔雅胡得其傳瀘溪之壽叔雅胡羊其牛豈可傳者人不可傳者天耶抑瀘溪既逝叔雅不留人間耶將父子騎麟翳鳳追少陵大白而俱仙耶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五

墓誌銘

羅价卿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予外舅羅公天文以詩學鳴政和間為橫舍明師自天文至其曾孫瀛繼七里選者十有二人策第者六人元亨仲謀父與仕皆不達至价卿其文方昌其德方茂其聞方倬士友謂大天文之家在是矣年五十有二淳熙八年正月望一疾而卒天乎痛哉初价卿父子同薦名而价卿為詩學冠舉首再舉與兄弟六人同升三舉擢進士第未擬官居父憂復居母憂毀瘠逾制除喪授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始至湖北寇逸入江西將犯廣東提點刑獄司檄林公光朝宿重兵南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櫟之价卿謁曰南安前章貢後南雄賊來將焉寄絓惟韶州　其
絓有三曰朱子嶺曰九曲嶺其險可守曰英溪長岡其地坦夷寇所
必趋盡遺一軍為覆以待之可殲也林公從之賊果至大破之廣東
轉運使司厥貢惟銀異時歲以緡錢千五萬市于州縣近歲止給
官無自出始以民產高下征之民弗堪遣林公遷轉運副使价卿
謁曰緡錢日朘向銀如初不剥民焉取之盍請諸朝使書給異時緡
錢之數則一路蒙福林公嘉歎即席草奏薦之公車詔之樂昌有旺
詣郡使者言其令盜所臨部使者怒遣价卿廉之至則以無罪告部
使者疑其有所左右移价卿乳源尉下其事司敗凡三易官與理其
獄令竟得釋秩滿造朝見丞相衛國史公浩極論二廣煮海改法之
弊請一用舊章又作平邊策論戰守疏民瘼欲興內治以俟天時丞
相奇之用薦者陞秩從政即調監行在省倉中朂門既歸日聚族子
弟尊酒論文澹如也官期將未及赴而卒价卿性簡而厲言動從絕
靜以御繁勇以行義里閭族黨欲辦曲直有不之官府而之价卿者
一語曉之問者意沮其猶子琳與劉振英貧而無教則迪之以文
其　曲小民以飢歲不能自給則書其名數而廩之以粟二弟曰維
申曰維翰皆自幼教之既而維申薦名維翰與价卿同日擢第人咸
曰价卿之教父之既沒悉舉先疇以遜二弟僅足矣奚以多為廬
陵縣令梁君兄聞之為文以風流俗而二弟亦固辭不受盡以給族
親之貧持溥義問云价卿居官秋毫不苟保昌　者燬盡椽亟白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啟度一歸春秋釋菜禮用無曠講武營表鞠為戲棘壘張通播存
者十五　价鄉既至習射有亭築場有垣通者來歸旗幟精明見謂
稱職价鄉諱維藩廬陵人曾祖佛祐祖紳字天文父上達字元通母李
氏娶蕭氏男一人澥弱冠與里選女一人遣進士楊奎予叔父麻陽
知縣于也女孫一人尚幼有古賦二卷詩十卷史論二卷平邊策四
卷雜解二卷左傳說二卷論語二卷雜著六卷棣華集二十卷目白印
山集卒之歲十二月庚申澥奉价鄉之喪葬于吉水縣鄉曰同水原
曰醴泉前事來請銘予泣曰予出入舊家三十年耳而銘元通元亨
元忠仲謀矣今又銘价鄉乎銘曰

既獲歸覿其宅則毀其壁而祖之澤厥世有奕尚瞻汝穸
惟文惟德后帝所嗇多取奚益汝文斯絕汝德斯碩汝聞斯白探珠

王舜輔墓誌銘

君諱大臨字舜輔姓王氏醉軒其自號也系出臨川自高祖徙吉家
焉今為吉水人魯祖景視大丞相荊國文公為從祖教授於吉從者
傾一州龍圖蕭公世京大傳彭公燮著作楊公純師皆從之授業者
書數百卷號野民集祖翁禮幼以文名元祐三年蕭公子瞻孔公經
父孫公莘老知貢舉而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諸皆佐春官
第去取于是策第仕止賀州富川令有易論語傳父鴻舉以文行再
薦于鄉號非老人君生而濩落有大志不肯入小學老人不之強建
炎中胡馬南牧老人避盜為庸所掠君年十二三號跌以從行數十

里老人得脫歸與盜遇盜欲兵之君抱持老人號吁請代群盜義而
免之時州里新被兵跬步攸歎君度單弱不能自達固說群盜乞護
送還舍請謝錢萬盜許之君乃前行陰結里中少年嚴兵伏閤左盜
以老人至諸少年譟而出拜庭下問故老人云「諸少年目盜欲縛
之君稽首曰吾父免矣可若何乃殺一豕貫斗酒遣盜驚而去不敢
索一錢年十六七始奮于學日誦數千言自經史外虞初小說道家
釋氏之書無不貫穿沉浸尤熟於左氏傳與三國又朝史口講指畫
若身履然紹興庚午客永和鎮館于魯氏會賴辛以城叛民訛言寇
至魯氏欲徙以避之君設三策以料賊乃不果徙鎮賴以寧未幾寇
平悉如君言晚歲號是ㇾ翁自放于酒無處之室名曰醉軒又號醉
軒居士酣嬉淋漓萬方不省得錢不計多寡悉送酒家不足則裘褐
衣襦悉捐以予之不計直客有其衣冠儼然造焉則箕踞慢罵不容
口行遇田夫野父輒強之使坐與為賓主為說信義論古今不能休
父謝不能解乃笑聽去淳熙乙巳冬十二月望屬疾詔諸子曰明年
吾不復此矣至正月朔晝漏未盡一刻而逝得年七十娶蕭氏故兩
御史家也男子四人子仁子俊子偲子信女一人適歐陽次周孫男
女人少愚少魯少愿少忠少懿餘尚幼孫女四人諸孤將以其年之
月葬君于所居之東胡塘之原前期于後以朝奉郎提割行在文
思院曾三復所狀君之行來謁銘子俊嘗從予遊義不得辭則諾而
銘諸銘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陟彼糟丘天風颸ヒ望彼醉鄉大荒蒼ヒ八仙于疆于廬于粮舜輔從之酌其天漿駕翟車而追歡伯登閬風而超扶桑拘ヒ者方哭送其遺蛻又焉知舜輔之不亡吁仲尼之門不用酒也如仲尼之門用酒則太白入室舜輔升堂者耶

陳擇之墓誌銘

君諱琦字擇之陳氏清江人祖宗禮以高年賜爵迪功郎父善明經尤邃于易君幼刻苦自奮必欲續聞既冠以易學再貢擢乾道丙戌第主衡州衡陽簿未上張公栻祥帥澤愛其材招與之俱因從南軒先生張公栻受學焉及官衡陽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點刑獄鄭公丙責游徼甚急吏迹一驛卒其禮有血掠訊誣服史獻之鄭ヒ下之州詰之皆不窮州下之邑君擿邑疑之初診屍得死者裯署曰羅仲美君即揭諸衢有見而哭者曰吾子也蓋仲美與其族弟餘客商而仲美皆倍餘殺而取之君逮餘辭服白之鄭釋驛卒由是名聞一路郴飢官糴無紀人相踩死部從者命君往振之書當糴者伍之而畀以一券日許一人持券遞ヒ以糴簡而周整而無譁諸郡法焉用薦舉循從事郎調贛州贛縣丞南軒先生帥桂招君掾莫府廣西計郡計仰漕司鹽子錢漕輸嗇帥以閱請益下漕ヒ輸格會漕闕帥掾漕君贊帥歲增諸郡子錢十三邑歲市大理馬ヒ來已二千里自邕達諸軍又倍故多道斃桂舊有圍君請趣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馬用不耗帥辟奏為真不報既至贛太守尚書留公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待以客縣賦不給每訟不直者令入金錢君首除之官錢曰經總制
者隸提點刑獄司有使者折秋毫計一路逋錢大萬君亟言曰此錢
舊制所無借未能除不失凡最足矣今又益之可乎媿而止部使者
列其治于朝詔中書上其姓名用薦舉轉宣教郎知贛州興國縣未
上會留公制置四川辟掌機宜文字西南吏舊為蜀患近時復創馬
市歲不能徹戍議者欲用利路義士法什伍黎雅之民如李德裕雄
邊子弟以代更卒朝廷下其議制置司檄君經紀之君言其不可兩
州之士無慮六千盍析為二擇壯者二千以備邊餘以居守則民可
用戍可輟蜀法榷酒錢曰折估者病者上欲甚下蜀議制置檄君益
昌定議君上書摠領禍公憲詞甚懇惻卒減緡錢三十萬初蜀之民

私以楮券為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榷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
其後有司並緣巧取凡券之徵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兵為
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十之廩給當折物為錢者必視其所屯之地
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為錢之多寡故永之估則龍州得仙人
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
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之屯反用他州之估者故軍多怨讟留公
憂之乃與君謀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君雖
在遠而賢稱日至于朝近臣有欲薦君為郡而君死矣人皆惜其用
之不盡也君天資敏而靜密而寬過事迎刃而解亦不自功事至不
拒事已不有聽訟從明決訟從恕與人言若無所拂而實有所規事

上官細粗介通不同不為逢迎每言輒聽與同寮處如家人不見忤異亦不詭從君自受學于南軒進ㇾ日新常扁其齋曰　南軒銘焉其屬意于君蓋甚遠云為文章思深湛詞乃更易尤工于詩得江西體年四十有九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辛于官明年二月其孤返柩自蜀九月丁酉葬于建安鄉古堂之原娶曾氏子三人男復之渙之女適郭琛皆舉進士孫三人二男一女復之不遠二千里走行在所以太學博士彭龜年所狀君之行謁銘于某ㇾ與君雅故敬銘之曰

狗嗟擇之其挾不訾其趨不卑南軒是師趾其堂基衷其壁圭一笑而歸將遐其棲而早其被侯豐其資侯嗇其施之誰之司

太宜人蕭氏墓誌銘

太宜人蕭氏吉之西昌人故安遠主簿王季安之妻也季安即世太宜人以勤儉齊家以詩禮迪子淑問益茂家政益葺　壽皇帝聖時尊親錫類介賚海內若大夫若士若訊父母高年詔縣以姓名上之郡ㇾ上之朝賜爵行封有差吉州以夫人年德高邵應書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新天子御極湛恩龐洪三封太宜人綸褒表式如金玉衆服焜燿有嚴山河族親州里不以手加額以太宜人為師太宜人自幼在父母家以柔嫕聞既歸季安王氏在廬陵族大家昌季安砥行好修以不及當世之賢而知名者為恥傾身下士傾家序賓其門長者車轍常滿其堂日其數百人之饌而其室落然若無人聲

以故士多從季安游季安潛伏巖谷之下而其聞彰煒江湖之外里中以賢多太宜人每退然恐不勝也長子邦義季安前室黃所生也仲子孚季子仁皆季安季年所生太宜人拊掬顧復以為三子一毋三子亦云然也太宜人生以崇寧甲申丁巳沒以紹熙庚戌八月癸巳得年八十有七將瞑與其子訣問其所欲言者勉以孝悌葬以十月己酉地曰蕭塘曾祖某祖某父桂三男邦義修職郎先辛孚保義郎仁承節郎五女適將仕郎黃文郁胡諗文林郎劉伯淙嚴可久潭鳳孫男女人籍嶠嶼有德峴岭某嶠舉鄉貢進士女一人適修職郎李如圭曾孫男六人大年大保大彌大方大有　女五人適劉楊祖張淵餘幼先事孚走一介行李以從政郎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雷孝友之狀來中都謁銘于某ㄈ職在太史銘之為宜矧與孚游最故銘曰

人鮮克壽姥九其齡壽鮮克貴三命其承有子有孫有孫有曾盍高其閥後當有興

夫人趙氏墓誌銘

夫人趙氏保義郎廬陵王孚信臣之妻濮安懿王之七世孫華原郡王仲佺之曾孫武翼大夫陰興府兵馬鈐轄不忙之女也夫人自幼警敏年十有六歸信臣事舅姑宿夜寅恭其理家有綱有條下至醯醢調肭米鹽靡密絺紵織紝必躬必手人不知其天宗之貴也信臣尊賢下士賓客滿門殆無虛日夫人為其豐儉等衰率與信臣義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劍佩鏘鳴杯杓淋浪甘映夜艾夫人無情容垂橐倒廩其空屢空信
臣交游半天下聲聞日焯夫人益喜路軫公暨伯兄相繼淪謝諸孤
方稚夫人與信臣畢力紓紀其家今二弟若殿ㇾ宦塗所至有稱人
謂路鈐公有賢女云信臣少力學既長以夫人貽厲藉恩得官非其
好也則杜門里居延師儒以才其子夫人暇日督課程嘗曰汝家群
從預賓薦取科級者項背相望自棄為門戶羞長曰峴嘗以所著文
復嬰疾夫人力疾起進餐鬻治藥物太夫人驚曰汝舍汝療而吾療
謁丞相益國周公ㇾ不輒許可一見峴輒稱異之次曰岭豐ㇾ有立
信臣事母太夫人某氏至孝夫人日侍盥櫛不懈益虔太夫人年九
秩而夫人奉養如一日紹熙初元夏五月夫人嬰疾秋八月太夫人
亦不起年三十有八以十有二月丁酉葬于廬陵縣宣化鄉朱岡之原信臣以承議郎知隆興府分
寧縣陳夢材所狀夫人之狀實來謁銘ㇾ曰

孚太夫人竟不起冬十月甲辰夫人亦不起年三十有八以十有二
月丁酉葬于廬陵縣宣化鄉朱岡之原信臣以承議郎知隆興府分
寧縣陳夢材所狀夫人之狀實來謁銘ㇾ曰

太令人方氏墓誌銘

余淳熙七年為廣南東路常平使者而夫人子蔡定夫實護漕事治
所皆在番禺是時同列五人而並居番禺者四其有母者二人而已
蓋余母年七十有九蔡母年六十有五二母生朝兩家交賀同列羅
拜奉觴上千歲壽南人咨嗟以為盛事後三年余母即世又九年蔡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即世定夫哀號遣使者以書赴告且持朝請大夫廣東提點刑獄
方侯崧卿所紀夫人行實來抵余曰子昔銘吾父今可不銘吾母余
嘗升堂拜夫人夫人視以子姓若則哭而銘諸夫人姓方氏諱道堅
興化軍莆田人方為莆大族自秘監而下登巍科歷顯仕者踵接曾
祖宿胡朝奉即祖齊卿故中散大夫父松隱德不仕惟夫人一女酷
愛之必欲配名閥故歸于同郡承事郎通判鎮江府贈朝散大夫蔡
公淑夫人自幼聰而裕淑而恪事親篤孝嘗欲祝髮為比丘以報鞠
育親力止之既嫁奉事尊章肅恭謹至時其飲食起居色養無違
皇姑濟南郡夫人多疾罕能中其意者藥非夫人所和食非夫人所
視御躬定者侍匝　悅或經月方少懈濟南疽于腰幾殆夫人吮血
乃愈每稱其孝為宗族師夫人嫁時橐中裝甚豐悉歸兩姑貧而其
於娣如姑叔調娛曲盡愛舉無間言佐其夫正以從治家有法大夫
公既宅特進憂生理中微夫人悉力經理攻苦絕甘以濟春秋烝嘗
親滌濯羞籩篹細務至酒醯醯必躬至老遇事迎解緩急輕重皆曲
而當大夫公仰成不知家之有無也教子慈而不縱幼課以詩書長
勉以名節見其子登進士甲科名次復踐其祖端明之舊五持使節
再綰軍儲入為館職為郎為卿為宰士從其子遊宦踰嶺涉湖上漢
汚歷江浙九半天下人皆榮之夫人以盈為懼每戒其子曰我為汝
家婦逮事乃祖乃祖仕不過三千石汝父一官四十年而在官僅五
稔知汝趾美襲慶今幸有田廬家不啻足無不知足以貽我憂故其

子安義命恬進取夫人之教也晚更多難幼子家婦相繼淪喪夫人不樂遽遣嘗曰我得死于吾廬幸矣其子屢以親老辭寵祿蓋毋之志也誨飭諸女不少衰言動惟法故諸女遣仕族皆宜夫家侍內外姻戚恩稱而禮得馭臧獲不嚴而肅勤儉慈愛出於天性子既宦遊悉力致養夫人必欲均及自享甚薄春秋益高以禮自飭歲時宴享肅雍溫克如始嫁婦云性淡泊早受道家籙齋戒之日十居四五晨起誦浮屠書非疾病不廢初遇今天子正位儲宮以子登朝三遇慶壽恩霈自孺人累封至太令人紹熙二年五月乙卯卒于常州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男二人長定夫也名戩今為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次曰武先夫人卒女五人長適進士鄒彥謙早卒次適儒林郎監秦州角斜鹽場孫敏問次適朝散大夫知信州張稜次適承奉郎監榆與府雜納倉張元渙次適文林郎定江軍節度推官胡鑒孫男二人康修職郎新建康府江寧縣主簿庚尚幼孫女二人戩將以是年六月丙子舉夫人之柩祔於武進縣懷得南鄉譚墅大夫公之墓銘曰

太令之孫端明之婦大夫之妻宰生之母莆宗疇昌維蔡及方懿厥夫人兩家之光象服斯皇魚軒斯翚八秩斯長有煒莆常人知其福莫知其德維碣可泐維德彌白

夏侯世珍墓誌銘

世珍諱琳夏侯其姓也其先有自譙徙壽春者五季時為宜春掾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焉今為分宜人魯祖藩祖敏父繹俱不仕世珍弱不好奚從群兒遊習於誦之聲父異有雋市書萬卷博延師儒用楙其學一時名公鉅儒若今刑部尚書蕭公直顯謨閣楊公監察御史艮齋謝公皆折輩行與世珍交以故耳濡目染前言往行叢于厥躬嘗以文辭薦名春官既給札而父赴告至徒步二千里泣血疇面骨立足繭見者為動祖母春秋高夫人在堂弟婦六人幼不更事生理梦紊總于世珍晝理家夜誦書奉老者司顏色盡孝敬字幼者勤教載時昏嫁宗族之貧者資之失職者業之親鄰之見者昏以善不記其過正其失卹其災用是其行信于家其賢著于鄉凡縣令之省風謠問民瘼必諏度焉表之庚僑于臨江舊矣蓋表之為州地陲田寡粟貲匱州民必山伐陸取方舟乘流貿之臨江易粟以輸謙者建欲遷庚于分宜世珍以不便民白州以聞主計不從至今民病之邑有瀦澤曰泉塘者溉田晦千而 者頴利歲有水訟澤不均宏世珍自詭司水不以租挈有無自源徂流靡不波及有武經即巡檢張携孥之官邑莞客死分宜其孤生十年矣囊無簪存亡無歸世珍聞之既為之棺斂館置其孤白縣若郡為之上聞其孤授承信即世珍厚其遣貲之歸而亡卒胡奚兵畧君民逆顏行部使者帥師討之不能擒賊語人曰得夏侯某一言即降竟平之祖母亡夫人既除喪衆議出分世珍與弟姪曰先廬既堅某姪居之山野既華其弟居之誅茅水滴吾將老矣邑有鄉校徙之非是士欲復故世珍攘袂屬役以劬得疾祀明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音許世珍詣　集英西箱奉大對將應書來行而卒實淳熙十年
十二月癸酉也得年五十一初室何臨江人給事某之從孫繼室羅
廬陵人奉議郎安仁知縣某之女男四人詮謨謙識女五人適進士
羅介復周穡邹廷瑞其一許嫁李　其一尚幼孫男一人發將以
甲辰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世珍于化全鄉德全里赤塘之原註以文
林郎新永州教授歐陽某之狀来請銘某與世珍雅素且親乃哭而
銘之曰
傷哉世珍言折其玉　就于木言穹于谷視人以身視疏以親視金
以塵無　有實在昌有泉在井可薦可羞莫予云省我有嘉窀
誰其酹之我有窮人誰其收之窀筵散矣行道嘆矣傷哉世珍古斯
萬矣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六

墓誌銘

蕭君國華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君諱筋字國華蕭氏世居廬陵之橫溪曾祖吉祖琇玠皆隱德不仕父僩字伯寬博聞強記為崇觀三舍名貢士國華生九歲而孤母朱氏日誦柏舟之詩以自誓是時兵亂未救強宗內逼豪訴外陵殆無以安其居母姜慕飯糗教育國華兄弟三人稟以詩書耘以師友國華幼而穎異長而溫冲方頤廣顙重厚寡言事母至孝友兄弟以義有愉色無間言宵爾誦絃晝爾幹蠱術業有聞士林稱焉歲在陰興甲申冬國華改葬伯寬而雪雨兼旬國華憂之前一夕寤沐禱于庭

曰天其或者假某半日之霽得奉窀穸不然請以死報詰朝暘燠雲物開除日光穿漏得以襄事咸嘆國華之孝感云淳熙十年歲大飢郡守趙侯方講荒政國華兄弟首請於郡願身先之凡活飢民三百餘人侯甚誼之年三十餘喪室師王陽子非華元之戒乃於所居之偏別築一堂揭以仁壽幅巾藜杖徜徉其間棐几明窓爐香獨坐盡繙佛老之書而呻之中夜夙興終始無倦者五十餘年一日嫡孫謙侍國華于堂上國華曰居吾語女吾子孫森然矣吾年八十有二將何之汝其大吾門乎謙掖國華以歸沐浴而逝實紹熙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國華處己以敬待人以誠鄉人有爭不詣官府就折衷焉樂善好施歲飢則倒廩活人豐則修輿梁甓甃非求利益也子男三人揆棖拱揆好學善論議棖拱以乾道間輸粟助振貸官奏之朝補將仕郎鄉先生廣西主管羅巨濟器重之言于部使者檄棖以邕州上幕檄拱以封州遂溪尉揆振皆前卒女一人適周佩孫男八人謙樞權諤謨機紀皆强學女五人適陳渭礪葉孚榮劉粲胡堉劉于載曾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拱與樞將以紹熙四年七月十有三日丙子葬國華于高潭鄉余陂之原國華所預卜也拱介予弟萬遇以國華之行實來請銘〻曰

岵兮斯殂屺兮嫠居呱兮其孤横奚之蕭衆睨厥巢風雨搖〻予〻手予劬予曰予具書安歸如既培其根孰諱其芬彼茁者蘭

劉君季從墓銘

君諱大同字季從姓劉氏世居廬陵之石塘曾祖華祖珍父逢辰皆
不仕父以儒學行義幼躬(會)友所與遊皆州里名士嘗從參政董公學
泰政賢之為其子聘其女焉君生三歲而母胡夫人卒又八歲而孤
哀毀已如成人有凡既壯不壽君撫其猶子而教之因謂曰先人門
戶托予二人若不力學何由自立乃聘士之善講者能文辭者相與
疇畀之沃壤而已取其瘠焉畺又為出不繩營于錐刀倒廩于穀貴
之歲輒痛損其估以濟人ㄈ多德之里有大樂塘溉田數十百頃歲
久不治將遂圮廢衆憚其費莫敢議其役君一旦視之慨然曰吾田
須此水者甚寡然使水既瀦亦衆利也乃捐金鳩民築之疏為溝塍
取之不竭旱有先備歲大稔吉塘有小溪橫道患無輿梁每雨集暴
漲及陰冬凝寒往來者病涉君乃召匠計工伐石他山橋其上費一
錢粒粟不徵于人橋成行道呼舞君之樂于利人類此使天假之年
則其推有餘濟不足其事當益宏大又非今所見聞者比也紹興三
年三月乙亥君以疾卒于正寢年三十有八娶楊氏賜左中大夫徽
猷閣待制諡忠襄邦乂之孫故右朝奉郎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
管文字振文之女生三男皆幼奩皆兢奐四女許嫁羅　蕭昌齡宣
溪王程廬溪王漮泉江郭棲鳳君卒之明年其孤欲以九月甲申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于高澤鄉遥塘之原前期以迎功即潭州浏陽縣丞蕭一致之狀
来請銘于予忠襄于叔祖也主管于叔父也雖于官游北南與忠未
覿面然與君親也且聞其賢則哭而銘之曰

凱而不夭壯而不年學而不騫其立匪易其幼匪置其折匪意莫賢
者淵莫孝者騫則亦云然君也何慙于也可誨庸詎不大

孺人賀氏墓銘

孺人賀氏吉之永新人故迪功郎故仕甯君名鵠字公才之妻也元
祐宣政間有文名于辟雍號江西大小賀者其先也父師孟潛德不
仕孺人生有淑行巍然其殊女紅婦德兼茂並秀二親愛之選所宜
歸以適公才入門下氣怡聲允協上下婦職所宜靡務不輯姑婁居
二十餘年孺人晨昏肅祈閨內之事稟命無遂紹興丙辰米斗千錢
廩有餘積孺人語致政曰鄉有餓孚積而不散非仁也乃平直倒廩
且為粥于路以食丐者所活甚多鄱陽有賊聚不逞掠居民致政女
弟之夫為所劫質孺人聞之號泣傾橐瞶之一簪不留致政叔母寡
居屡空字二幼孫孚橚不給孺人白致政迎致于家生養死葬以所
事姑禮事之早鞠一孤女自髫及笄訓之劬愉嫁之敷腴閨壺妯娌
以為愛女賢于愛子蓋甥也致政雅好賓客一日無客意象悶悶客
至必取車轄投之井壺觴淋浪豆籩旁午卜夜繼晝盡懽竭貲靡有
小靳孺人躬饋未嘗形惰容乾道之季歲大祲帥憲政龔公奉詔勸
分懸爵博諭致政謀之孺人孺人喟曰活州里之飢此吾願也握粟

貿官豈吾榮哉且吾兒欲取官以啟吾家何不讀書于是傾家市書
萬卷旁招名勝秀孝以淑其子居亡幾何其子綜貫易經種績藝文
琢切行義著聞日章孺人教也性賤貨貴义梁川覓塗捐金賣珠至
于浮屠老子之宮罔不肸飾州里冠婚喪祭莫能舉者戚疎薄厚同
之無倦了無德色一日立子孫于堂下而誨之曰貴出于糞土賤取
如珠此貨殖家者流所謂上策也吾則不然富為怨府利為身仇但
免凍餒奚以贏為小子志之淳熙甲申遇本朝慶恤恩老ㄈ封為孺
人遂遇致政同日尚書良翁謝公扁其堂曰華壽云致政既逝孺人
體力康強有加無衰後六年忽晨起屬疾子孫嘗藥以進孺人却之
曰人生百ㄨ年十者稀吾今躋登上壽又奚藥焉復舉以他日堂下
之誨言終而逝實癸丑二月二十有八日也子男三人于齡于能昌
英女三人適進士吳少陽劉藻皆士族云于齡及二人皆前卒孫男
九人有志有謙有秋有功有開有為有文有永有興俱力學有俊聲
女六人適進士魯邁將仕郎劉崇一談完吳有興顏世德其季許嫁
劉載曾孫男四人炳煙煇燧女四人其孤于能昌英命詹君諏大蔡
葵宜某日地詹尹卦之曰是在嗣歲其日星紀于丙支午其瑞之畧
兼和之里一牛鳴地石角之譚封之右臂先事昌英以太常少卿魯
公三復所狀孺人之行來請銘于予先是予嘗銘公才矣今其可辭
銘曰

允孝乃姑允恭乃夫允才乃雛其莊其劬金珠之氣羅穀之塵龜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緡濯以蘭芬有青者編有銘者篇有述者賢儒我子孫子孫昌ㄈ
厥閱斯張我銘其藏訖左其光

通判吉州向侯墓誌銘

侯諱漪字節之向氏河內丞相文簡公五世孫也少以父秘閣蔭補
將仕郎授右迪功郎再監潭州南岳廟循右從政郎監洪州修船場
改宣教郎知潭州安化縣歷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湖北安撫司幹
辦公事五轉左朝散郎錫五品服通判吉州未之官而卒享年六十
蓋淳熙辛丑三月二十有八也江西舊以官舟轉饟　漏者輒棄逢
侯汝霖摠東西饟事請置船官于洪歲取舊舟更其十二聽之漕司
州不預焉歲久官失修舟艦侯曰是可不正言于轉運使ㄈ家是
之州不敢強安化故梅山地拘以誠慤卒以公廉稅節賦時訛獠安
業丁秘閣憂始秘閣問學于文定胡公故喪祭不事浮屠法或以為
宜禁用俗尚者侯曰先志不可違乃悉遵司馬氏儀侯執喪哀毀禮
無違者母畢夫人先秘閣三十五年卒旅殯于洪侯方九歲能記其
物色至是始克易棺斂遷拊又訪收畢氏后自秘閣沒宗族流落異
方侯必載以歸而振業之廣右連潞峒官屬之辟置馬政之便宜悉
隸帥司幕府侯每贊其長行之盡公桂帥李寶文浩與侯有舊皆每盡
言不隱浩欲興近城為營田從事皆承意籍取逃訖絕產以廣其數
侯曰所籍磽确無勤師徒后竟廢之侯當至中都故人劉公珙在西
府使人問訊侯已于銓曹得湖北掾始見珙ㄈ故嘆久之荊州

易五帥侯淡然自守不可戚疏沈資政夏侯行城于襄陽為之畫
力條其宜夏深器之既得吉之　喜曰文簡頃嘗居此官吾甚榮
之戊期方及而侯已病矣曾祖受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宗琦大中大
夫致仕累贈少師父子忠奉直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太中大夫自
侯資質直遇事鯁挺義不可者雖上官亦面折不少借至接親族慈
愛款曲人有緩急傾橐濟之故所至人畏而親敬而樂方秦丞相檜
用事張魏公居二水秘閣家伊山侯每往來魏公所問起居魏公甚
愛重之遂以其姪孫女妻侯之長子娶黃氏今封太宜人六男士克
從政郎武岡軍武岡縣令士允未仕士允迪功郎永州祁陽縣主簿
士光士寬士先皆未仕四女長適從政郎潭州湘陽縣丞宋剛仲次
適免解進士田奇次適進士王斌次適承務郎前隨州酒稅李正
夫孫男八人女四人尚幼以某年六月十五日葬於法輪寺高塘山
秘閣塋之左從侯志也士克以其壻宋剛仲狀侯之行乞銘于予銘
曰

富而好禮非貴介公子如彼寒士敏而好學非樂驕樂如金玉追琢
故家子孫不泯厥身不陁厥門文獻俱存於湘之濆維伊山之向云

渭溪王簿魯東老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生二十七因入州府謁友人郭克誠郭于曾于館暄涼外道舊故
未竟主人子出年可十七八許頎然玉立眉目如畫即之似不言與
之語泉迸雷出予驚喜自失遂與定交魯其姓祐其名禹任其字也
一字伯貢后更名震字東老云其先金陵人五季徙衡又徙吉之吉
水里曰蘭溪魯大父君房隱不肯仕大父光遠補將仕郎至大父敏恭
始自奮發有志于當世會外舅匝監丞歐陽珣使虜死焉無子朝廷
官其婿三遷知興安縣以宣教郎致其仕東老結髮不妄言笑
入小學日誦數千言少長發藻蔚甚是時今尚書煥章閣學士良齋
每課諸生所肄業未嘗不首東老且謂與安曰是將亢而宗年甫踰
冠亟薦於鄉侍與安往官下與安卒東老桂林跣護喪以歸間關數
里毀瘠立骨見者為泣奉繼母彭夫人拊二弟四妹　旌黨
州閭稱焉築文友詠歸二堂旁招明師朗率二弟與其子問業焉父
子兄弟講畫釀都誦音欬聲洋乚如也以故弟雩雖早世已嶄然
露頭角需亦再薦天朝薦行錫贛之典母夫人以東老兄弟得封寵
錫使蕃珈翟焜耀歲時舉觴為壽率子弟拜堂下孝友怡愉和氣藹
然東老自少馳俊聲人為一第不足圖也晚乃試集英得仕非東老
雅意也予與良齋先生皆勉之曰官無小政無不可為君臣之義
之可予則相與剡章薦諸朝調德慶府瀧溪縣主簿單車之官會郡
博士闕府選東老掄焉諸生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起敬起畏得所矜
式秋大比士子譁訟某官墨不可盥試者復選東老掄通判州事往

董之入鑲閩語考官曰諸君無陋南州異時張曲江余襄公皆一代
人物之英願留意勿忙ㄈ既揭榜士慶得人鍾官治金之課屢殿使
者病之苻東老行諸郡督其滯還至章貢遇侍即趙公彥操經略番
一見歡甚曰南海事叢吾憶其孰助我子其與我偕開府西以戶曹
掾辟東老東老為畫力補樂數繁一府嘉賴蓋使者歲貢鬯金每若
千鎰謂之一綱至　未得所宜畀謂東老庶且才俾盡護以歸水衡
東老辭不能使者曰吾求其人久矣徵君莫可東老不得已遂行至
贛屬疾卧舟中其子克已遡洄及之于西昌則東老病矣然一見其
子獨問母夫人安否訖語而逝時紹熙四年十月十日也得年五十
有八東老風誼甚高有以患難空之告者不以有無為辭可謂ㄈ之
久假不　不問性不好麗羞服取給未嘗過制至奉先事親則否治
家始若不肅終而不弛友朋至隨所有治具爵不踰五客主不及亂
罷則談經說理商略終古紙窓竹屋風雨蕭然寒燼青燈相對終夕
人ㄈ自以為得所欲也所居面玉笥諸峰多晉梁隱君子之跡嘗暇
日杖屨往遊每有詠茅山側之興因自號群玉隱居言語文章自出
機軸無一語襲前作尤喜為詩平淡簡古深得陳黃句法凡悲歡憂
樂登高懷覽古行役一切寓之於詩得若干篇并裸文凡若干卷目
曰群玉集又於書字畫通勁人比虞楮云藏書數萬卷又得歐陽氏
故書數千卷閣以度之終日倘徉其間雖陰陽卜筮天官地理浮屠
老子之說無不綜實人有問者隨扣隨應時輩見謂　配毛氏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邑貢士穎士之女先東老二十三年而卒男子克己克允克寬克家
皆嗜學克己克寬嘗預秋薦二女長適朝散郎荊湖南路安撫司幹
辦公事陳夢才之子東次在室孫男女二人尚幼諸孤厝東老于仁
壽鄉佛塔岡之原將以十二月己未瑞克己持陳君夢才之狀來見
拜且哭曰先君子辱先生與游先生不銘之孰銘之銘曰

近世勃興蘭溪之曾蘭玉盈庭四士收科東老則那暨仕而皤二士
舒英曲臺承明東老伶俜文行可轉詩可管弦人後已前已其生不
昌其死不亡東老何傷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七

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故承務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惠民局胡君泳字季永之夫人姓李氏紹興府上虞人曾大父高累贈太子太保大父光擢進士第宣靖間為大御史有敢諫聲紹興秦太政會宰相秦檜主和議公力詆其非坐削爵貶儋耳檜死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父孟堅氣慷慨方莊簡在謫籍里人誣以私史詔下獄貶吏陵父子各一方既偕莊簡復官丞晉陵宰錫山守嘉禾俱以最聞方用為淮東提舉常平而沒善類嗟惜夫人惠淑莊重容止有度喜慍未嘗見聲氣莊簡愛之甫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罹母鄭憂泣咽七悲哀動左右亂下　疾甚夫人視之不少置辛賴
以安姐族稱其孝友忠簡胡公之再謫珠厓也季永侍行年十有二
莊簡見而異之問其始生之歲辰適與己相似莊簡喜謂忠簡曰是
兒氣質不凡為胡邦子而命復類我他人寧為畸人必不為俗人吾
有孫女也常以奉箕帚故夫人年十有九歸于胡氏事舅姑如父母
笑言不聞于中閨故夫如賓時即朔望必拜侍諸姑娣如同産
未始有絲髮睚眦忠簡嚴于事先夫人躬眡滌濯為諸婦倡季永志
遠業夫人以米鹽自詭不以累其夫至諸姑之有行每輟囊篋相之
婦德優七式是里居忠簡每訓諸女必曰家婦非而輩法邪季永官
金陵不幸早世夫人才三十有三撫群幼泣且誓之死靡他不御鉛
澤不服華修惟飭諸孤從師就學比其長也皆奮然有立規始筮仕
監鉛山酒稅務以廉介為令泰政肅公尚書葉公論薦槩自明州比
較務掛令象山郡太守岳公以尤異薦于朝有旨書姓名于中書人
以為母訓之修云初夫人念父母家欲其子官于浙與一歸省槩既
官甬水遂奉板輿以東夫人
間祖父俱遠謫歸拜松楸見諸父昆弟心甚喜淳熙戊申冬自象山
復還上虞閱數月以卒疾實己酉七月十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男三
人長即規今為承事郎簽書光化軍判官廳公事次即槩修職郎次
程亦好學孫男一人復孫七女四人婉孫壽孫桌孫李諸孤將以紹
興改元五月庚申葬夫人于廬陵縣順化鄉龍回之原先事以通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司斡辦公事王宗孟所紀夫人行實
移書乞銘于萬里萬里與季永父子間最游故且師事忠簡公先生
其何敢辭銘曰

胡李兩翁僊峩相從婚姻東南一世清風季永不年夫人其艱松雪
其寒蘭玉其蕃澧邑言歸言慰其惠載馳一詩嘻奚廢耳

臨賀太守簡公墓銘

公諱世杰字伯俊姓簡氏其上世遠矣周有大夫師父漢有昭德將
軍雍至公之先自建業徙豫章今為進賢人曾祖真祖英世有隱德
考喬累贈朝請即姚安人宋氏自幼穎讀書略章句要為有用之
學除興矣未第進士授左迪功郎辰州録事參軍丁父憂服除調靜
江府司理參軍有兄弟殺人者吏當以重比且連坐公閱其實弟初
不與謀卒以讞奏外邑盜上府凡六七輩府以屬公ㄧ物色非是出
之后果獲真盜時參知政事范公成大為帥將重劾邑令而請嘗公
力辭范公薦公治獄詳明有詔記公于中書載籍淳熙初元范公
徙鎮全蜀辟署公為四川制置司准備差遣蜀自中興以來置帥尤
重于時頻易帥西南夷寇邊前帥坐免至是邊防機事范公專以委
公ㄧ悉心賛之夙夜不懈所辟客惟公一人相倚如肺腑邊備稽飭
則考論西蜀利害次第興除其大者如對咸折佐歲十五萬緡罷閱
外四州之和糴以蘇民力實自公白發其端蜀人大和異時士大夫
有謁于制司者不得則譖幕府故僚屬往ㄧ怵于權利公廉已和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援寒畯通下情事有未安必盡言不阿范公虛心以聽尚書鄭公丙手書貽以云聞蜀士翹楚皆為范公得可謂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范公召還薦公于上前乞不次擢用上方留意吏治以公新改秩詔中書除知鄜州蒲坂縣當承平時賦入甚夥今視舊十不能一且經界不正保役失平以作業若干訾民皆竄易名數吏手得以上下公下令覈欺隱第申乙為書藏之有司至今利焉頻歲薦飢振廩勸分境無流莩諸使者列公治行以聞有詔秩滿詣中書察廉丁母憂服除通判靖州深入五溪環以夷獠土爬山畊荒倉相望而官賦無定式錢曰紝掊制者歲五十萬其出無從往往虐侵巧奪以啟蠻心乃泯穿檢贏餘相為補除削其苛政蠻官林順才要結五峒於用牲于夷

凡將有異志公知之亟白郡守遣腹心諭以禍福莫保聽命有羅思蠻者開山通道以馬市為名包藏不測符公紝紀其事公躬涉險阻創立砦柵折其奸萌邊以無事于是丞相趙衛公與諸使者以公才能列于朝除權知賀州入見紹熙新天子虛問公往昔制幔成都榷酤之課近年益厥何也公對以昔朝開籠鹺算酒之利以佐軍興國此猶張弓也今數十年不弛民其有不困乎比年西蜀歲豐物賤而民愈貧養生之須有急于酒者課之厥也則宜上深然之元年冬公始至郡首參孔子廟及郡學民知公在意教化相率服從嶺外自盬麥更復用官自鬻之法民以為病公一切罷之痛自酌損必由身始齋厨不炊廣延生塵佐吏服其清苦云諸使者疏一通郡守之課以

公為第一書閘而公已疾以紹熙三年十月十有七日致其事未幾
辛亥年六十有六州民罷市巷哭官為朝請即假服三品娶師氏靖
安貢士亢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約綸紳約先亡女六人二女早夭
次適進士呂仲良次適進武校尉新監涔陽鎮酒務葉洪幼許嫁進
士葉沂孫男二人康度孫女四人公風度凝遠不形喜慍其學問通
古今其議論守大體其好善出天性試進士為范公所識拔因是遊
公之門及在廣蜀再為其屬主賓相歡金石不渝及范公退歸亦婆
娑于外范公所薦蜀士數十人公為之首同薦輩流有所執政者公
了無羨心當路諸公有書鉤致竟謝不往初公宦粵蜀輦車之官
妻子不至官寺暮年安人及其子始偕往臨賀更未盡安人先歸閩
于靖安縣長安鄉石馬岡予與公雅素且厚綸以公壻眉山呂仲
良之狀請銘來則哭而銘之曰

公赴悲傷感疾而歿綸將以明年二月甲申奉公及安人之柩合葬
范公帥蜀載萬隻玉歸獻黃屋大者鈞樞小猶伏蒲剌天上容
伯俊而馬不進卒老于郡我能非賢我否非天毋悼下泉

夫人邹氏墓銘

夫人邹氏世居臨江軍新塗縣魯祖復祖昌齡父敦禮昌齡字永年
大觀間登進士第終建昌士曹敦禮字和仲紹興初乙科登第仕至
通直郎知贛州節度推官邹氏世儒而士曹教子尤篤嘗仕于衡因家
焉故通直兩以貢士冠于衡又以類省試冠于湖南娶衡氏都曹谷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女谷夫人適邹氏南族鬳紳文學相高禮法相礪故諸女日閑訓誨夫人有女德通直尤愛之每曰吾此女不妄與人紹興丙子朝廷行鄉飲酒禮縣尹黃君鉞與人士約試畢而後行于是曾君德賢以書一經就試黃君喜其文及行禮通直揖僎介事黃君出德賢文卷示之且于行禮閒覘其人物儀短秀茂通直一見傾盖遂許以夫人歸之夫人歸曾氏時德賢之大父仲平年又十餘方康強好歡樂其子慶美慶善日娛侍左右夫人于妯娌間序為下陳凡膳羞牢醴頃刻而辦仲平得優游晚歲與親朋相娛悅雖其家之肥亦夫人先意承志之助仲平既終而慶善亦老矣夫人下氣怡色昏定晨省奉醴以進必極其旨奉饌以進必極其豐退又探其所嗜羅列而進慶善尤喜賓客每與客燕集必卜其夜式歌且舞曼衍畢陳以極宾歡彌日乃罷其蔬菓段修山膚海錯何珍不至徹已不進慶善每喜其後春秋益高牛車駱捨寧夫烹熬皆不合意至夫人刀匕所供每書事必嘗曰有婦如此吾無飢矣方其時慶善二女將及笄其長子德元遠早世孤女三人俱幼慶善夫婦既愛其女擇對惟艱又憂其孫之無歸夫人于侍膳間必寬其意願以身任至五女者言動視聽纖紕纂組必手携面命俾如內則之禮慶善視女若孫婉娩聽從嘆曰微吾婦之賢疇克爾厥后以其長適臨武令奉議郎蔣君昂其次適靜江府觀察諸使文林郎洪君光謙諸孫亦各擇良匹而嫁之其室中裝皆夫人協力營之加隆乃已蔣洪二君既沒則又德賢收恤其孤

淳熙乙巳慶善夫婦與德賢兄嫂相繼而逝明年德賢治喪哀毀不
支夫人晝夜哭臨摠齊內外及至葬車轍填門夫人勠力應接終日
忘食由是感疾紹熙辛亥畢幼子趙氏嫻趙氏尤為夫人所愛入門
未幾而卒夫人益哀由是疾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終于正寢享
年五十有五子男二人孫能子齡女五人長適從政郎新州新興縣
令李昌齡次適迪功郎建昌軍司户參軍胡卿月餘在室夫人生於
儒家甚德而度禮無違者敬事尊章為諸姒率同室千指俱無間言
下而媵僕撫柔慈惠各適其意方賢德少之時篤志問學求師結友
夫人紝紀家事并亡不參遺子之長訓誨尤力好學之士願與子游
者悉招延之故其子學以成每母子尊俎談笑間時以姬女誡及古
今烈女傳及覆評論聽者忘倦鄉里之為婦為女者是則是式其孤
以今年某月某日歸夫人之柩于同鄉西江之石蘭原前期千齡以
迪功郎新廣州增城縣主簿劉汝明之狀來請銘于予予與和仲居
則鄰郡官當同僚和仲江西詩人也夫人嘗能詩而未聞者何也銘
曰

伯偕之子封胡之姊林下之風閨中之懿婦德婦言彤管有煒豈無
胡笳之辭應有柳絮之詩胡不傳兮應見其二子而問之

安人王氏墓銘

安人王氏慶人也贈少保茂之曾孫樞密副使資政殿學士贈太子
少師庶之孫知歸州之道之女朝請大夫直秘閣張公允猷之介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奉郎新通判陰興軍府事輿之妻也輿字叔保叔保當靖康初侍
直閣公崎嶇兵間自亳社南來居廬陵今再世矣安人自幼警悟德
性敏淑樞使尤所種愛遴擇名閥良對年十七歸張氏時直閣公尤
未脫吏部選賦祿甚薄兒女在髫齔者數人尤重義好客有無盡費
安人不逮事姑歸先長妙閨閫之政一出經理仰事畫　禮俯育諸
幼益斤箸珥以葺生理初年僅七今則裕如稱者壯七者嫻聘不汰
裝不福粵自設帨首造祭器祭日必躬滌濯必致豐潔如是者終其
身年既莫止子婦　缺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史本傳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遵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遮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譁趙之賦不擾而足賑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為相交薦之名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傳士尋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

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台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于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治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鞍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七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自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婚紝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窃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涉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曰舟雖未具而憚于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禁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敗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以時警惑犯南斗逼日鎮星犯鉤門樊爻守羽林旦晝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河廣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糧食踈而覆之出不逊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謂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公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公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告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慕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
蕭何所寄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略宦者而得旋節如唐大
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指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
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倚
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抚險　臣之所
告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倫敘之策庶幾上可消於
天變下不墮於敖奸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
已所謂本根則人主自用人主不任責然猶未
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
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閤帝親
擢萬里為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
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
又問孰為才即疏若干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
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
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
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絶而不通因疏
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
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
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

未俟集議醜虜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
預且謂邊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
是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
之禍惜非權臣而借于權臣擾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
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七論一興其
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
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窃其權
大臣窃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窃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窃之則權在外
戚近習窃之則權在近習窃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窃
也私窃之也始於私窃其終必至於公窃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
年借煥章閣學士為接待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録院檢討官會孝宗
日歷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即官
傳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
進孝宗猶不悦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皆宰相意改知
贛州不赴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
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
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禄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棄始愛其才以問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仇曹用事欲網
羅天下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
官可棄記不作也仇曹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
憂國也凡郵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怨族子自外至遠仇言曹閔
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仇曹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
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
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
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羅陽後學羊農范氏抄